拉康研讨班 · 第九期

认同

L'identification

1961—1962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九期研讨班《认同》（L'identification，1961—1962）共26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L'identification；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Identification；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61年11月15日 6
第2课 · 1961年11月22日 25
第3课 · 1961年11月29日 40
第4课 · 1961年12月6日 59
第5课 · 1961年12月13日 81
第6课 · 1961年12月20日 94
第7课 · 1962年1月10日 118
第8课 · 1962年1月17日 142
第9课 · 1962年1月24日 167
第10课 · 1962年2月21日 185
第11课 · 1962年2月28日 202
第12课 · 1962年3月7日 222
第13课 · 1962年3月14日 248
第14课 · 1962年3月21日 278
第15课 · 1962年3月28日 303
第16课 · 1962年4月4日 329
第17课 · 1962年4月11日 347
第18课 · 1962年5月2日 391
第19课 · 1962年5月9日 427
第20课 · 1962年5月16日 447

第21课 · 1962年5月23日 471
第22课 · 1962年5月30日 498
第23课 · 1962年6月6日 526
第24课 · 1962年6月13日 571
第25课 · 1962年6月20日 606
第26课 · 1962年6月27日 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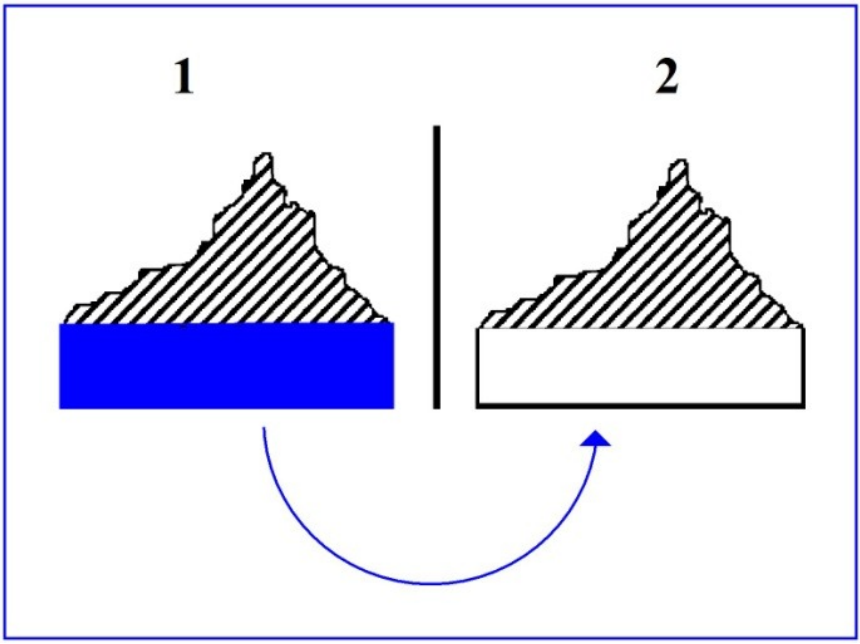
第1课 · 1961年11月15日

认同，这就是我今年的标题和主题。这是个好标题，却不是个容易处理的主题。我想你们不会以为，认同是一项非常容易设想的操作或过程。

认同虽不难察见，但为了真正看清它，我们或许还是应当稍作努力，设法把它构想出来。我们确实已经遇到过足够多的认同效应；若只作概略把握——我是说，只停留在连我们的内在经验都能直接感到的事情上——你们大概已经对它有某种感觉。至少到了今年，也就是我们的教学已非第一年的时候，这番构想的努力无疑会由它把我们带到的那些地方、那些问题，在事后证明是值得的。

今天，我们朝这个方向迈出最初的一小步。请你们原谅：这也许会使我们不得不作出严格说来叫作思考的那种努力。这种事不会经常发生在我们身上，正如不会经常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样。既然我们把认同当作标题和论述主题，就应当用另一种方式来谈它，而不是沿用我去年结束时留下的、可以称作神话式的形式。〔1961年6月21日课〕

你们还记得，我去年把论述停在某一点时，那里突出牵涉某种属于认同秩序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我的图式中，你们用来表象那些围住这块岩石的自恋效应的“湿润水层”之上，仍有一部分露出水面：



那是自身爱欲的岩石，阳具象征着它的露出：总之是一座受阿佛洛狄忒泡沫拍击的岛。但它又是一座假岛，因为它同克洛岱尔《普罗透斯》中的岛一样，是一座没有系泊处的岛，一座随波漂流的岛。你们知道克洛岱尔的《普罗透斯》是什么：它试图用一出滑稽闹剧来补足《俄瑞斯忒亚》[注1]；在希腊悲剧中，这类闹剧必定作为补篇出现，而在整个文学遗产中，我们只剩下索福克勒斯的两块残片，以及欧里庇得斯的一部赫拉克勒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注1]　保罗·克洛岱尔：《普罗透斯》，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56年，第307页；埃斯库罗斯：《俄瑞斯忒亚》，包括《阿伽门农》《奠酒人》和《复仇女神》。

我在这里提起这项参照并非没有用意；因为去年我关于转移的论述，正是以这幅认同图景告终。无论怎样努力，我都只能借“美”来标示那

道屏障——转移在那里遇到自己的界限和支点。当然，这并不是我曾教给你们的那种美：后者是悲剧的界限，是不可把握的原物把安乐死倾注给我们的那个点。

我没有美化任何东西，尽管从人们偶尔传播的关于我教学的某些传闻听来，似乎有人这样想；我并没有让你们占尽便宜。曾经听过我那期伦理学研讨班〔1959—1960〕的人都知道：正是在那里，我以原物为了让我们接近它而向我们索取的痛苦挣扎为形式，确切讨论了美之屏障的功能。

去年那期《转移》就结束在这里。我已经向你们指出过——向所有参加1961年10月外省研讨日的人指出过——却无法再多说：这里隐藏着一项喜剧性参照；在我所瞄准的某种经验中，越过这一点，我就不能再往前推进了。

可以说，这项提示有待人们从所谓这期研讨班的密码所含的隐义中重新找到。我并不绝望于有朝一日会有一篇评论把它揭示出来、彰显出来。毕竟，我已经得到过一项在这里足以令人抱有希望的证明：再前一年那期关于伦理学的研讨班，确实有人费心重读并概括了它的要点；读过那项工作的人说，它做得十分成功。这个人就是萨福安先生[注2]。我希望这些材料也许很快就能交到你们手里，好让今年我要带来的内容能够同两年前那一期衔接起来，中间越过一年。

> [注2]　穆斯塔法·萨福安：《〈伦理学〉研讨班笔记》，载《精神分析公约通报》第10期（1986年12月）和第12期（1987年3月）。

这也许会让你们觉得成了问题，甚至觉得这种延迟令人遗憾。不过，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有根据。你们会看到，如果从1953年起重新查看我的各期研讨班次序……

- 第一期关于《弗洛伊德技术著作》，
- 随后一期关于自我、弗洛伊德式与精神分析式的技术和理论，
- 第三期关于精神病的弗洛伊德式结构，
- 第四期关于客体关系，
- 第五期关于无意识的形成物，
- 第六期关于欲望及其解释，
- 接着是伦理学，
- 转移，
- 以及我们现在来到的认同，合计九期，

……你们便很容易从中认出一种交替、一种搏动。

你们会看到，每隔一期，主体主题与能指主题便交替占据主导。既然我们是从能指、从阐发象征功能开始的，今年又逢奇数期，我们便再次落到能指上。不过，在认同中真正涉及的，应当是主体同能指的关系。

因此，我们今年打算努力为这种认同给出一个恰当概念。分析无疑已经使它在我们这里变得相当寻常；正如一位同我很亲近、也很能听懂我的人对我说：

“原来你今年选的是认同啊——”说这话时还撇了撇嘴，“什么都能拿来解释的万用答案！”

这句话同时泄露出某种失望：总之，人们原本期待我会讲点别的。这个人可别弄错！她原以为会看到我逃开这个主题；可以说，这份期待将会落空，因为我正打算好好处理它。我也希望，这个主题预先在她心中激起的厌倦能够消散。我确实会谈认同本身。

为了立刻说明我的意思，我要说：一谈到认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所认同的那个他者。于是，我很容易就可以强调小他者与大他者的差别——从他者到大他者、从小写的他者到大写的大他者；这个主题，你们现在已经很熟悉了。然而，我不准备从这条路径开始。我要强调的，倒是认同一开始就把自身提出为“使之相同”〔idem facere〕的那一面：它以“同一”概念为基础，甚至以同一者与同一者为基础，以及由此引出的全部困难。

你们不会不知道，甚至很快就能辨认出，“A是A”历来给思想带来怎样的困难。如果A真的如此是A，那就让它待在那里好了！为什么要先把它同自身分开，又立刻把它重新合到一起？这不只是智力游戏。比如请想一想：有一种概念阐发运动叫作逻辑实证主义。其中某些人力求达到这样的目标：除非一个逻辑问题具有某种关键经验能够确认的意义，否则就不提出它。凡是无法提供这种最终保证的逻辑问题，他们都决意排除，说它作为问题本身没有意义。

尽管如此，罗素可以在《数学原理》中赋予A=A这条方程、这项等同以某种价值；另一位思想家维特根斯坦却会反对它，因为从出发原则来看，他认为它会导致真正的死路。这种拒绝甚至会用代数形式标记出来：于是，这种等式必须在记号上绕道，才能找到某种可以等价于承认“A是A”这一同一性的东西。

至于我们——既然已经说明，在逻辑问题上，我们丝毫不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的道路有什么正当性——就要从言说经验的层面来追问“认同”一词能让我们接近什么。我们信赖的正是这项言说经验，连同它的双关乃至歧义。

你们不会不知道，在所有语言中都能观察到某些相当普遍、甚至具有普遍性的“历史转折”；因此，我们可以笼统地把现代句法同并非原始、而只是古代的句法——也就是所谓古典时代诸语言的句法——对立起来。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这类普遍转折发生在句法层面。词汇则不一样，其中的变化远为活跃。可以说，相对于语言的一般历史，每种语言都带来由自身特性决定的摆动；这使某一种语言比另一种语言更适合显出某个意义的历史。

因此，我们可以停留在“同一性”这个词，或者说这个词的实质性概念上：“同一性”“认同”之中，都含有拉丁词“idem”。我要借此向你们表明：同一种能指功能，在通俗法语词“même”（同一、相同）中承载着某种有意义的经验。事实上，在若干意大利语族语言从印欧语演化而来的过程中，idem里接在id之后的“em”，似乎发挥着一种可以称作“词根”的功能。

在“même”里，这个“em”发生了重叠：古老的辅音〔转录或作“辅音性的”？〕由此作为残余、遗留物重新出现，返回某种原始主题；但它也在途中吸收了词源的中间阶段，也就是“même”实际诞生于通俗拉丁语metipsum，乃至富于表现力的晚期拉丁语metipsissimum这一阶段。这促使我们认出，经验在这里提示我们应朝哪个方向寻找一切同一性的意义：就在由“moi-même”（我自己）这种重叠形式所标示的核心中。

你们看，这个“moi-même”本身已经是metipsissimum，是一种我们没有察觉的“今日之日”式赘语，而它就存在于“我自己”之中〔参见《伦理学》1960年3月30日课〕。随后，我、你、他、她、他们、我们、你们，一直到自身，都涌进一个met ipsissimum里；所以，法语中的自身也成了“soi-même”。由此，我们在自己的语言中看到一种工作的迹象、一种特殊的能指倾向。只要这种倾向关系到以我为参照的行动和经验，请允许我把它称作“mihi主义”（mihilisme）[注]。

> [注] Mihi 是拉丁语第一人称代词的与格，意为“给我 / 对我”。拉康仿照各种“主义”的构词法造出 mihilisme，以标出法语“我自己”形式中对“我”的反复加重。

当然，如果我们不会在别处重新发现显示同一事实的特征，这件事便只有偶然的趣味。只要想到：希腊语表示自身的αὐτός〔autos〕也用来表示“同一”；德语和英语中的selbst或self同样会承担标示同一性的功能，那么，这里的差别便十分清楚，也很容易辨认。因此，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注意并追问法语表达中这种持久的隐喻，并非毫无缘故。

我们会让人隐约看见，它也许同另一个完全不同层次的事实并非无关：正是在法语中——我是说在笛卡尔那里——存在才得以被思考为主体所固有。这个方式极其摄人，以至自从那条公式交给思想以来，可以说，哲学的大部分努力都在设法摆脱它；今天，这一点越来越公

开。可以说，除了少数例外，没有哪一种哲学主题不是从试图超越那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开始。

我认为，让“我思，故我在”标记我们研究的第一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入口。当然，这个“我思，故我在”属于笛卡尔的论证进程。我原想顺便向你们指出这一点，但不妨现在就说清楚：今天，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着手对笛卡尔作文本评论，也没有这种打算。

当然，只要回到笛卡尔的文本，你们就会看到，无论在《方法谈》还是《沉思录》中，“我思，故我在”都远比铭刻在你们记忆里的那种警句形式、也远比你们对笛卡尔进程所抱有的被动而必然不充分的观念，更加流动、更加滑移、更加摇摆。这种观念怎会充分呢？毕竟，没有两位评论者会一致同意怎样准确呈现这条进程的曲折。

因此，我今天要停留在这条公式上，看看我们能从中找到怎样一种引言。这样做并非没有几分任意，却也有足够理由：这条公式对你们有意义，而且它的分量必定超过你们迄今给予它的注意。在已经达到的阐发阶段，我们要设法更精确地表述一项不止一次提出过的论题：除了能指的存在及其效应，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支撑传统的主体哲学观念。

你们会看到，这项论题对于我们此后能够赋予认同效应的任何具体体现都至关重要。它要求我们更精确地表述：我们究竟怎样设想主体的形成依赖于能指本身的效应。我们甚至还会进一步说：如果赋予“思想”一词一种技术性意义——以思考为职业者的思想——那么，仔细察看并在事后回顾就会发现，凡被称作“思想”的东西，从来都只是在这个问题内部某处安置自身。

由此我们会发现，至少不能说我们不曾计划以某种方式来思考——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无论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拥有的全部无意识经验、对这项经验究竟是什么的全部探究，都位于这个思想层面。我们当然一起进入其中，却并非没有我的引导；而这番努力最可感、最切近、最直接、最具体现的关系，就是你们在努力中能够向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我是谁？"

这不是哲学家的抽象游戏。关于"我是谁？"这个问题——我正试图引导你们进入它——你们不会不知道，至少你们中有些人知道，我听到过形形色色的话。知道的人当然也可能正是把这些话说给我听的人；我不会公开自己听到的内容，让任何人难堪。再说，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因为我马上就会承认，这个问题是正当的。

我可以沿这条路把你们带得很远，却没有一刻能向你们保证我所说之事的真实性，尽管我所说的从来只涉及真理。至于我听到的那些话，为什么不说它们甚至进入了来找我的人的梦中？我记得其中一个。可以引用这样一则梦：

"为什么——我的一位分析者梦见——他不把关于真的真话说出来？"

梦里的"他"指的是我。可是，我的主体醒来以后，这个梦仍使他责备我的论述：依他听来，其中总是缺少最后一句话。

若只说："你们这些孩子总要等我说出真正的真理，才肯相信。"问题并未解决。因为"真正的真理"这个说法有它的意义；我还要进一步说，精神分析的全部信誉都建立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最初向世人呈现自己时，就把自己说成带来真正真理的东西。当然，人们很快又会落入形形色色使事情本身溜走的隐喻。

这个“真正的真理”，就是牌面背后的隐情〔原文如此〕。即使在最严密的哲学话语里，也总会有这样的隐情。我们在世上的信誉就建立在它上面。令人惊讶的是，这份信誉始终延续至今，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连最微小的努力都没有作出，不曾给出一点能够回应它的开端。

因此，当人们以“你的话语真正的真理在哪里？”这个主题质问我时，我颇感荣幸。毕竟，我甚至可以认为，人们之所以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恰恰因为他们没有把我当作哲学家，而是当作精神分析家。

哲学文献中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就是哲学家彼此之间——我是说，他们在从事哲学时——归根到底从不会向哲学家提出同一个问题。除非人们以令人错愕的轻易态度承认：哪怕最伟大的哲学家，对于自己白纸黑字告诉我们的东西也一个字都没有真正想过。比如，有些人可以认为笛卡尔对上帝只怀有最不确定的信仰，因为这种说法适合某位评论者；又或者，适合他的恰恰是相反说法。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似乎从未动摇过任何人对哲学家的信任：人们可以谈论每一位哲学家、甚至最伟大的哲学家的“双重真理”[注3]。那么，我进入精神分析以后，以提出这个真理问题而“一脚踩进盘子里”（法语习语意为直捅要害）[注]，忽然又感到脚底下那个“盘子”热了

起来；这终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仔细想想，重新打开煤气的人正是我。

> [注3] 拉康后来在1965—1966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对象》中重新讨论“双重真理”这一主题，见1966年1月19日课。另参见托马斯·阿奎那：《驳斥喋喋不休者论世界的永恒》。

> [注] 法语习语 mettre les pieds dans le plat 字面是“把脚踩进盘子里”，意为毫不委婉地触及敏感问题。拉康随即把字面上的“盘子”和重新打开的煤气连在一起，延续这个双关。

不过，现在先放下这件事。让我们进入主体同一性的这些关系，并从笛卡尔公式进入；你们马上会看到，我今天打算怎样处理它。显然，我们绝不是要声称超越笛卡尔，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向我们标出的那些死路所产生的效应。所以，如果你们跟随我作一番完全不是“文本评论”的批判，请记住，我是要从中取得有利于自己论述的东西。“我思，故我在”在我看来以这种形式浓缩了日常用法，以至变成马拉美在某处提到的那枚磨损得不见图纹的硬币[注4]。

> [注4] 参见《文集》第251页和第801页。马拉美以磨损的硬币比喻语言：“叙述、教导，甚至描写，也还算可以；尽管要交换人的思想，每个人或许只须默默地从别人手中取过、或把一枚硬币放进别人手中，但话语的基本用法服务于普遍报道；除文学外，当代一切写作类型都参与这种报道。”斯特凡·马拉美：《诗的危机》，收入《漫谈集》。

如果我们暂时保留这条公式，设法擦亮它的符号功能，设法为自己的用途重新激活这项功能，我想指出一点。我再说一遍，这条公式的浓缩形式，在笛卡尔那里只见于《方法谈》的某一处[注5]；而在那里，它并不是以这种压缩形式表达的。“我思，故我在”遭遇这样一项反对意见——我认为从未有人提出过：即“我思”并不是一个思想。当然，笛卡尔把这条公式放在漫长思想进程的出口处；这里的思想无疑是思

想家的思想。我甚至还要进一步说：我们谈论思想，并不要求它具有“这是思想家的思想”这一特征。说到底，一个思想绝不要求人们思考思想。尤其对我们来说，思想从无意识开始。

> [注5]　勒内·笛卡尔：《著作与书信》，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53年，《方法谈》第四部分，第147页：“形而上学的基础”。

当我们试图谈论思想时，竟胆怯地求助于心理学家的公式，实在令人惊讶。这个公式说，思想是“一种处于草拟状态、缩减状态的行动，是行动的小型经济模型”。你们会对我说：“弗洛伊德在某处也有这种说法！”当然，弗洛伊德那里什么都找得到；在某一段落的转角处，他可能确实使用过这个关于思想的心理学定义。不过，同样无法抹去的是：我们也在弗洛伊德那里读到，思想是一种完全有效、而且可以说自给自足的自慰满足方式。我的意思是，就“思想的意义”这个问题而言，我们的量程也许比其他工人稍长一点。

尽管如此，当我们质询“我思，故我在”这条公式时，仍可说，就它的实际用法而言，它必定向我们提出问题。因为，无论我们为思想保留的领域有多宽广，都必须质询“我思”这句话，看看它是否满足思想的特征，是否满足我们所谓一个思想的特征。

这句话很可能完全不足以支撑我们最终能够从“我在”这项临在中辨认出的任何东西。这正是我的主张。为了讲清楚，我要指出：“我思”若以这种孤立形式出现，在逻辑上并不比已经给某些逻辑学家造成问题的“我说谎”更能成立、更可支持。“我说谎”只靠一种逻辑摇摆来维持；这种摇摆无疑是空的，却仍能维持，并展开出一种意义假象——这已经完全足够让它在形式逻辑中占据一席之地。“我说谎”：如果我说出

它，它就是真的，所以我没有说谎；但我又确实在说谎，因为当我说“我说谎”时，我断言的是相反的东西。

要拆解这个所谓逻辑困难很容易，也很容易表明：这个判断之所以出现所谓困难，是因为它所包含的判断不能指向它自己的陈述；这里发生了一次坍塌（collapse）。正因为没有区分两个层面——人们假定“我说谎”指向“我说谎”这项表述本身，却没有把二者区分开——那个著名困难才会产生。我要借此告诉你们：没有这项区分，它就不是真正的命题。

相关知识卡 言说行为与陈述：主体不能同陈述重合

逻辑学家其实相当看重这些小悖论。若立即把它们还原到恰当尺度，它们可以只被看成消遣；但它们仍有自己的意义：我们应当保留它们，用来标出一切形式逻辑的真实位置，甚至包括我刚才谈到的那种著名逻辑实证主义。我的意思是，在我们看来，人们恰恰没有充分利用著名的埃庇米尼得斯悖论；它只不过是我刚才借“我说谎”向你们呈现的东西的一种更展开的形式：

“所有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克里特人埃庇米尼得斯如是说。”[注6]

> [注6] 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瓦雷指出，只要同时考虑埃庇米尼得斯所作判断的意义和说出判断的正是他本人，克里特版本的说谎者悖论便很容易解决。结论始终是：埃庇米尼得斯说了谎。因为，如果他说的是真话，所有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他本人也是；而说谎者从不说真话，所以埃庇米尼得斯没有说真话。参见A. 科瓦雷：《说谎者埃庇米尼得斯》，巴黎：Hermann，1947年，第5页。

你们马上就会看到由此转动起来的小转盘。人们没有充分利用它来证明那种著名的所谓“A类全称肯定命题”[注7]是空洞的。事实上——我们会看到——在这里显出的，正是解决困难最有意思的形式。请仔细观

察：如果提出下面这个完全可以成立的命题——有人在批判著名A类全称肯定命题时已经这样提出过，并且颇有根据地声称，这类命题的实质从来都只是一项存在否定命题——即“没有一个克里特人不会说谎”，那么，问题就完全消失了。

> [注7] 亚里士多德划分出四类命题：全称肯定命题，记作A（所有人都会死）；全称否定命题，记作E（没有人不死，或并非所有人都会死，或不存在不会死的人）；特称肯定命题，记作I（有些人是画家）；特称否定命题，记作O（有些人不是画家）。记忆A、E、I、O四个字母的口诀来自中世纪逻辑方阵：AffIrmo, nEgO（“我肯定，我否定”）。

埃庇米尼得斯完全可以这样说，因为以这种方式表达时，他根本没有说存在某个人——哪怕是克里特人——能够持续不断地说谎。尤其当我们意识到，顽固说谎需要一种持续的记忆，而这最终会把话语导向某种等同于坦白的方向。因此，即使“所有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意味着没有一个克里特人不想持续说谎，真理终究也会在某个转角处从他口中溜出，而且恰恰同这种意志的严苛程度相称。克里特人埃庇米尼得斯坦白说“所有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最可信的意思只能是：他以此自豪；他如实预先告知你自己的方法，正是想让你迷失方向。

但这没有别的意图；它取得的成效，同另一种做法完全一样：一个人预先宣布自己不讲礼貌、自己具有绝对坦率——这类人其实是在暗示你为他的全部虚张声势背书。我的意思是，每一项形式范畴意义上的“全称肯定命题”都有同样的迂回目的；而这些目的在经典例子中如此鲜明地爆发出来，实在很漂亮。

偏偏由亚里士多德费心揭示“苏格拉底会死”，多少应当引起我们的兴趣。也就是说，它让我们能够作出我们这里所谓的“解释”；这个词所

要求达到的，略微超出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某一卷书名本身所包含的那项功能[注8]。

> [注8]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 II：解释篇》，巴黎：Vrin，2004年。

雅典称作苏格拉底的那个人，作为人类动物当然必定会死；但同样确实的是，作为名叫苏格拉底的人，他逃脱了死亡。这显然不只因为，只要柏拉图完成的那项惊人转移操作仍活着，他的声名就会继续存在。更确切地说，只有当他从自己的社会身份出发，成功把自己构成为那种以无位置为特征的存在时，那个名叫苏格拉底的人——在雅典被如此称呼的人，而这也正是他不能流亡的缘故——才能把自身维系在对自己死亡的欲望中，直至把它变成自己一生的行动化（acting out）。他甚至又以“枪上插花”的姿态，补上了偿还那只著名的“献给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公鸡”[注9]；仿佛所涉及的，只是嘱咐别人别欠街角栗子商的钱。

> [注9] 参见乔治·杜梅齐尔：《献给阿斯克勒庇俄斯的一只公鸡》，收入《瓦雷讷那位灰衣修士》，伽利玛出版社“白色丛书”，1984年。

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有某种东西可以被我们解释为一项尝试：他试图驱除一种自己认为会阻碍知识发展的转移。不过，这也是他的错误，因为失败显而易见。事情要导向另一种结果，就必定要比柏拉图走得更远，更彻底地使欲望变质。现代科学诞生于一种超级柏拉图主义，而不是亚里士多德式地回到按“概念”地位规定的知识功能。事实上，必须发生某种我们可以称作“诸神的第二次死亡”的事情——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诸神以幽灵形式重新出场——道才向我们显出它真正的真理：它驱散的不是幻象，而是意义的黑暗，现代科学正从那片黑暗中涌现。因此，我们已经说过，“我思”这句话至少让我们推导出一点：它向我们显出判断的意志维度。其实不必说到这么多：我们所

区分的言说行为与陈述两条线已经足以让我们断言，正是在这两条线相互纠缠、彼此混淆时，我们才会遭遇某种悖论，抵达我刚才让你们停留片刻的“我说谎”这一死路。

相关知识卡 言说行为与陈述：主体不能同陈述重合

证据正在这里：我可以一面说谎，一面用同一个声音说自己正在说谎。只要把这些声音区分开，这就完全可以成立。如果我说：“他说我在说谎”，事情毫无困难，不构成任何反驳；这同我说“他在说谎”一样。但我甚至可以说：“我说我在说谎。”

不过，这里有某种东西必须使我们停下来：如果我说“我知道我在说谎”，它仍具有某种十分令人信服的性质。作为分析家，我们尤其必须注意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介入最独到、最鲜活、最令人着迷之处，正在于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转入一个恰好相反、却又严格相关的维度，对他说：“不，你不知道自己正在说出真理。”这立刻走得更远。不仅如此：“正因为你以为自己在说谎，你才把真理说得如此之好；而当你不想说谎时，那正是为了更好地提防这个真理。”看来，我们只能透过这类闪光抱住真理。真理在这里是一个女儿——你们还记得我们的说法——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她同所有别的女儿一样，只会是一个迷途者。〔“……你们不比自己的衣服更配披上我的颜色；那些衣服同你们自己一样，而你们都是幽灵。我穿过你们以后去往何处？穿过以前，我又在哪里？也许有一天我会告诉你们。但为了让你们在我所在之处找到我，我要教给你们凭什么标志认出我。人们，听着，我把秘密交给你们：我，真理，在说话。”《文集》第409页。〕

那么，“我思”也是如此。那些拼读它或重新传播它的信息的人——教授们——之所以如此顺畅地流通这句话，似乎只能因为他们没有在上面停留太久。如果我们用对待“我说谎”的同样要求来对待“我思”，那么：

- 它要么意味着“我认为我在思考”。这样说所涉及的，完全只是意见或想象意义上的“我认为”；也就是你们说“我觉得她爱我”时所用的“我认为”，而这句话的意思是麻烦就要开始了。跟随笛卡尔——哪怕在《沉思录》文本中——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我思”在许多场合都只是一项严格属于想象界的标记；任何所谓根本的明证都无法以它为基础，也无法停驻在它上面。

- 它要么意味着“我是一个思考着的存在”。这当然是在整个进程开始以前就把它推翻了；因为那项进程恰恰试图从“我思”中为我的存在引出一种既没有偏见、也没有自负的地位。如果我一开始就说“我是一个存在”，那就意味着：“我无疑是一个对存在而言至关重要的存在。”不必再夸口了，人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思想留作私用。

指出这一点以后，我们遇到了一项重要东西：我们遇到这个层面，也就是讨论“我说谎”时提出的第三项——人可以说：“我知道我在思考。”这完全值得我们停下来。事实上，某种现象学围绕主体发展出来的一切，正是以它为支撑。

现在，我提出一条公式；接下来几次我们还会重新讨论它。作为精神分析家，我们所面对的东西、经验交给我们的东西，就是要从根本上颠覆、使最根本的偏见变得不可能。正是这个偏见支撑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可以说，我们的经验已经越过它所构成的界限，无意识的可能

性也在界限另一边开始。在从所谓笛卡尔“我思”研究发展而来的哲学谱系中，始终只有一个主体；临近结束时，我把它标作：“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在这里，你们必须让这条公式带上它特殊的回响；这回响在某种意义上同时承载着它的反讽与问题。还请注意：若把它带回现象学——尤其是黑格尔现象学——“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这一功能的价值，就应从在这番论述中展开的共时功能来衡量。从现象学质询一开始，它就始终在那里；它在结构的某一点、某个结上临在，将使我们能够摆脱那个据说会把我们引向“绝对知识”的历时展开。

在这个问题的照明下，我们会看到，“绝对知识”本身取得一种特别值得驳斥的价值。不过，今天只需停下来提出这项“不信任动议”：不要把这种被假定的知道——作为被假定的知识——赋予任何人；尤其要避免在知识下面假定〔置于下方，sub-poser〕任何主体——subjicere[注10]。知识是主体间的；这不是说它是所有人的知识，而是说它是大写大他者的知识。至于大他者——我们已经这样提出，而且必须始终如此维持——大他者不是主体，而是一个“场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一直试图把主体的权力转移给这个场所。

> [注10] Subjicere：投掷、落下或置于“下方”；由此形成 subjectum（主体），对应希腊语ὑποκ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

当然，这些努力留下了黑格尔所展开的“主体的历史”。但这绝不意味着，主体因此多知道了半点事情的究竟。可以说，只有在一种不当假定之下，他才会产生激动：即大他者知道，绝对知识存在。然而，大他者比主体知道得更少，理由恰恰是它不是主体。大他者是这项知识

假定的诸表象代表的废料场；而只要主体在这种“知识假定”中丢失了自己，这个废料场就是我们所谓的无意识。

主体在不知情中拖带着“它”；这个“它”，就是他的现实在这件事情里所承受的一切返回给他的碎片，是一些或多或少无法辨认的碎片。他看着它们回来，可以说、也可以不说：“正是它”或者“完全不是它”；可即便如此，它仍完完全全就是“它”。

笛卡尔那里的主体功能：下次，我们就从这里重新开始论述，并考察它在分析中为我们激起的回响。我们会试着在一种能指性分节中辨认强迫症神经症者现象学的参照；在这种分节里，主体内在于每一次表述。

第2课 · 1961年11月22日

你们也许颇感满意地发现，上一次我以一番表面看来相当哲学化的思考，引入了我们今年的论题——因为它恰恰针对笛卡尔的一项哲学思考——而在我看来，这并没有从你们那里招来太多消极反应。远非如此；人们似乎相信我有正当理由继续走下去。我为这份信任感感到高兴；我愿意把它理解为：大家至少感觉到了，我想借此把你们带到哪里。

不过，今天我还要沿同一主题继续；为了不让你们觉得我在拖延，我想先说明：以这种方式踏上这条道路，确实就是我们眼下的目标。让我们立即用一条此后全部阐发都会照亮的公式说出来。我的意思是：对我们分析家而言，所谓认同——因为我们在认同中、在我们的经验具体涉及认同的地方遇到的正是这一点——就是一种能指性认同。

请重读《普通语言学教程》[注1]中许多段落中的一段；索绪尔在那里不断围拢能指，努力把握它的功能。你们会看到——我顺便说一句——我的全部努力终究没有封死某扇门；通过那扇门，人们对索绪尔以能指与所指这一根本区分所开启的东西，可以作出一些与其说是解释差异、不如说是运用方向上的真正分歧。

> [注1]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巴黎：Payot，1972年。

我也许会顺便向你们略微触及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别，至少让你们知道它们存在：一边是我经常援引的雅各布森所属的布拉格学派；另一边是叶尔姆斯列夫[注2]确立方向的哥本哈根学派，它使用一个我还从未在你们面前提过的名称：“语符学”。你们会看到，我几乎不可避免地

还要回到这个问题，因为不努力深化能指的功能、进而深化它同符号的关系，我们便一步也走不了。不过，你们现在总该知道——我想，即便你们中有人曾以为、甚至责怪我只是在重复雅各布森，也该知道——事实上，就我赋予能指功能在主体一切实现中的优先地位而言，我在这里采取的位置比雅各布森更加靠前，处于前锋位置。

> [注2] 路易·叶尔姆斯列夫：《语言理论导论》，巴黎：午夜出版社，2000年。

我刚才暗指的索绪尔段落——这里只因它的图像价值而特别援引——是他用“10点15分的快车”为例，设法说明能指具有怎样一种同一性的地方。他说，“10点15分的快车”在其同一性中得到完全确定：它就是“10点15分的快车”；尽管每天相继出现、始终保持相同身份的各趟10点15分快车，无论车辆材料，甚至车厢编组的构成都绝不相同，其中的各项要素乃至实在结构都在变化。当然，这项断言之所以成立，恰恰预设：为了构成“10点15分的快车”这样的存在，有一整套惊人的能指组织链条，经由说话之在进入实在。

尽管如此，这个例子仍具有某种典范价值，可以清楚规定我首先说出的、也就是我将设法为你们表述的东西：作为能指性认同的认同之法则。不妨再作一项提示：为了暂时依靠一个足以支撑你们的对立，我们要指出，它同什么对立、同什么相区别，而我们又为何必须阐发其功能。认同在这里同谁拉开距离？同想象性认同。

很久以前，我曾试图在镜像阶段的背景中向你们展示想象性认同的极端形式，也就是我所谓“同类形象的有机效应”。在自然史某些位置，我们能把握到这种同化效应。我很喜欢用实验室中的一种小动物来演示：它叫“飞蝗”。你们知道，它的演化、生长，以及所谓外皮衍生物整体的出现——也就是我们能够看见的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

发育中某一时刻发生的一次相遇。在幼虫蜕变的各个阶段，根据它是否看见同类形象的若干特征，它便会、或不会依具体情形朝所谓独居型或所谓群居型形态发展。

相关知识卡 沙漠蝗的相多型性

我们完全不知道、甚至只知道极少一些造成这类效应的有机回路环节；我们只知道，它在实验上已经得到确认。先把它归入“图像效应”这个极为宽泛的门类。你们知道，只要把图像定义为任何一种在两个系统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的物理安排，我们便会在物理世界非常不同的层次、甚至在无生命世界中重新遇到各种图像效应。

这条公式十分恰当。它既适用于我刚才所说的效应，也适用于自然中经由一个平面形成图像——哪怕是虚像——的效应；这个平面可以是镜面，也可以是我很久以前反复提到的、映出山峰的湖面[注3]。

> [注3] 参见1954—1955年研讨班《自我……》，1954年12月8日课。

那么，是否应该像如今的趋势那样……

这种趋势在一种可以说近来攫住科学思想的陶醉影响下铺展开来。它的出现，从根本上说只是发现了能指链本身的维度；可是，科学思想会以形形色色的方式把这项发现还原成更简单的项，而这正体现在所谓信息论中……那么，我们是否应当不加任何其他规定，便甘愿用“信息”观念刻画两个系统之间的联结——其中一个相对于另一个是图像？“信息”是一个极为宽泛的观念，它暗含承载一一对应关系的某种东西走过一定路径。

这里正潜伏着巨大的歧义。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想赋予信息的价值不只是一种模糊价值，就不能忘记它必须包含的各个特有层次；否则，归根到底，它只会对古往今来一直被统摄在“形式”概念下的东西作一次重新解释，赋予它一种虚假坚实性。所谓形式，就是某种把握、包裹并支配各项要素的东西；它赋予要素某种整体上属于上升的目的性类型：从简单上升到复杂，从无生命上升到有生命。

这种东西无疑有自己的谜、自己的价值，也有自己的现实秩序；但它不同于新科学视角带给我们的新事物——我要在这里全力表述这个区别。语言经验所带来的东西得到突出、得到解放；同能指的关系使我们能够引入一个原创维度，而且必须把它同实在界彻底区分开：这就是象征界的维度。

你们看，我并不从这里直接处理将使我们切开这项歧义的问题。不过，我已经说得足够多，使你们知道、也已经感到并把握到：在这些能指性信息要素中，它所带来的独特性，就是它所包含的序列性特征。还有一种“离散性”特征，我指的是切割；索绪尔对它最清楚的表述，不过是说：每一项之所以得到刻画，就在于它是其他项所不是的东西。

我已经提示你们，要参照历时性与共时性这两个词。

- 不过，这一切还没有得到充分表述。在阐述能指法则时，人们过于经常只瞄准“事实上的历时性”；必须把它同“结构上成立的历时性”区分开来，我们正是经由后者抵达结构。

- 共时性也一样：若只在某个被假定掌握语码的主体中暗含诸项的虚拟同时性，远没有把它说尽。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又会遇到上次我

> 向你们表明的、对我们而言无法成立的实体。我的意思是，我们决不能满足于求助这个实体；它只是我上次论述结尾所揭露之物的一种形式，

我把它称作“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这正是我今年以这种方式开始引入认同问题的缘故：我们必须

- 从困难本身出发，
- 从我们的经验这一事实本身向我们提出的困难出发，
- 从这项经验的出发点出发，
- 从我们必须据以表述它、理论化它的东西出发。

即使只把它当作一个目标、一项未来承诺，我们也决不能像黑格尔那样，参照主体在某种绝对知识中可能达到的任何终点；恰恰因为我们无权把这种终点设定为可能。我们必须学会在每一个时刻都不借助这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求助于它。我们已经拥有的一项经验排除了这种求助：从《欲望及其解释》研讨班第一学期开始——这部分已经发表[注4]——这正是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不随那次发表一同交出的内容，因为它结束了我们教学的整个阶段。我们自己的这个主体，就是我今天想借笛卡尔进程为你们质询的主体；我在那一学期曾告诉你们，我

们所能接近它的最远之处，不会超出那则典范之梦。在那则梦中，整个主体都围绕一句话得到表述：“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 [注4] 1958—1959年研讨班《欲望及其解释》，由J.-B. 庞塔利斯作摘要，载《心理学通报》1960年第13卷第5、6期。

严格说来，与波利策[注5]的意见相反，我们可以把这里的主体指认为言说行为的主体，却是以第三人称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从第一人称接近它；但恰恰要知道：一旦这样做，即便在切身体验最为悲怆的经验中，它也会溜走。把它翻译成第一人称，我们最终会得到这样一句话；当我们在实践限度内面对约翰·多恩所谓“急急逼近”的时间战车[注6]——它紧追在我们身后——并在那个能够预见最终时刻的停顿瞬间、也就是一切都已将离开我们的时刻，我们会对自己说：“我不知道，我正是凭自己会死而活着。”

> [注5] 乔治·波利策：《心理学基础批判》，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7年。

> [注6]　实际作者是安德鲁·马维尔（1621—1678）。《致羞怯的情人》中写道：“可我总听见身后，时间插翅的战车急急逼近。”

相关知识卡 言说行为与陈述：主体不能同陈述重合

只要我们能够告诉自己：我们几乎每一刻都把这一点忘掉了，我们便会陷入一种没有任何名称、既非悲剧也非喜剧的不确定——在离开生命的时刻，我们也许会说，对于自己的生命，我们始终在某种程度上是陌生人。

这正是最现代的哲学质询的底色。即使有些人可以说对此几乎一窍不通，甚至以自己觉得它晦涩为标榜，仍有某种东西透过“向死而在”这一把我们带回存在论基础的公式传来——无论人们怎样说，这不只是一阵时尚浪潮。〔海德格尔〕

这不是偶然现象。无论它的原因、相关项乃至影响是什么，都可以说：宗教思想方式曾为欲望锻造宏大幻想，这些幻想如今遭到亵渎；它使我们暴露在外，甚至手无寸铁，激起某种东西——一处凹陷、一片空洞。现代哲学沉思正努力回应这个空洞；我们的经验也能为它带来某种东西，因为它的位置正是我刚才已经充分指出的位置：主体在那里构成自身，却无法确切知道，为什么对他而言，这里涉及“全体”。

这就是笛卡尔带给我们的价值，也是最好从他开始的缘故。今天我因此回到他那里；因为我们必须重新走过这条路，再度衡量我曾让你们听见的东西——我把“我思，故我在”标作一条死路、甚至一种不可能。它的价值与分量恰恰来自这种不可能。笛卡尔向我们提出的主体，如果只是历来思想在此前始终围绕、此后也继续围绕旋转的主体，那么，我们上次提出的反对意见便取得全部重量；法语动词“penser”（思考）的词源暗含的也正是这份重量，因为它无非意为“peser”（称量）。

我们能在“我思”上奠定什么？作为分析家，我们知道，自己能够把握的“我所思的东西”会回指一个“由何而思”，也回指“从何处”“从什么出发而思”；后者必然逃逸。正因此，笛卡尔公式才会质询我们：至少是否存在“纯粹我思”这个特许点，使我们能够以它为基础？所以，我至少必须让你们在这里停留片刻。

这条公式似乎暗含：主体必须操心每时每刻都在思考，才能确定自己存在——这个条件已经相当奇怪；但它够吗？他认为自己存在，就足以触及思考着的存在吗？笛卡尔在前两篇《沉思录》那不可思议的话语魔法中，恰恰把我们悬置在这里。

他成功地让某种东西成立——我是说，在他的文本中成立；不是等哲学教授从中捞出能指，再过于轻易地展示这种表述所造成的把戏："既然如此思考，我就可以称自己为'一件思考着的事物'。"这句话太容易反驳，却丝毫不减损文本推进的力量。不过，我们必须质询这个思考着的存在，追问它是否只是一个"être-penser"（在—思）这个连写不定式的分词："J'être-pense"（我在—思），就像人们说"j'outrecuide"（我妄自尊大），也像我们的分析习惯使我们说"je compense"（我补偿）、乃至"je décompense"（我失代偿）、"je surcompense"（我过度补偿）一样。它们是同一类词，构词同样正当[注]。

> [注] 拉康把 être（在 / 存在）与 penser（思考）强行连成新动词 être-penser，并把 J'être-pense 写得仿佛一个可变位的法语动词。译文保留这个法语造词，同时以"在—思"标示两个组成项。

于是，从这个角度看，为了引导我们进入问题而提出的"je pense-être"（我思—在）显得是一种难以容忍的把戏。因为一旦这样表述，存在就已经决定了我的全部进程从哪个语域开始。上次我已经告诉你们，这个"我思—在"即使在笛卡尔文本中，也只能带上诱饵和表象的特征。"我思—在"没有带来任何更大的坚实性；它并不比那个梦更坚实，而笛卡尔在其进程的多个时刻确实曾把我们悬置在梦中。"我思—在"也能像动词那样变位，却走不了多远：je pense-être（我思—在），tu pense-êtres（你思—在）——若愿意，可以在词尾加一个s——还说得过去，甚至还可以说il pense-être（他思—在）。

我们只能说：如果把这些形式当作某种不定式"pense-être-r"（思—在）的动词时态，便只能像词典那样注明：越过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以后，其余一切形式在法语中都不使用。若想幽默一点，我们还会补充：通

常替代这些形式的，是“pensêtrer”的补充动词——s’empêtrer（陷入纠缠）——的相同变位形式。

这意味着什么？“êtrepenser”（在—思）的行动——这里涉及的正是它——对于“谁思考谁”这个问题，只导向一句“也许我有？”“也许我？”。况且，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个“我”被走私进“我思，故我在”这一结论的人。

这个“我”显然仍处于问题状态。在笛卡尔走出下一步以前——我们马上会看到是哪一步——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可以免受笛卡尔对整个进程的彻底重新质疑；因为，为了给这项进程奠基，笛卡尔把欺骗之神的功能凸显出来。

你们知道，他还走得更远：欺骗之神仍算一个好神，因为他在那里只是为了让我沉浸在幻象中；笛卡尔一直走到恶魔、那个根本说谎者那里——它为了使我迷失而使我迷失。这就是所谓“夸张怀疑”。我们完全看不出，这种怀疑如何饶过了这个“我”；所以，它严格说来把“我”留在一种根本摇摆中，而我正想请你们注意这一点。

这项摇摆有两种表述方式。第一种是经典表述；我很高兴地在布伦塔诺《心理学》[注7]中重新发现了它。布伦塔诺十分正确地把它追溯到托马斯·阿奎那[注8]：存在只能以交替方式把握自身为思想。它在一连串交替时刻中思考，它的记忆占有自己的思考现实；却没有任何一个瞬间能使这项思想同自身的确定性相结合。

[注7] F. C. 布伦塔诺：《从经验观点看心理学》，巴黎：Vrin，2008年。

[注8] 参见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集，第85、86、87题。

另一种方式更接近笛卡尔进程：我们要察觉这个“我”严格说来转瞬即逝的性质，并由此看出，笛卡尔第一步的真正意义应表述为：“我思，而我不在。”当然，我们可以在接近这项承担时停留，并察觉：“我把自己可能拥有的全部存在，都耗费在思考上。”归根到底，必须清楚：只有当我停止思考时，我才能隐约看见自己也许单纯地存在。这些都只是外围的逼近。

“我思，而我不在”为我们引出一连串评论，恰好就是我上次谈到的法语形态学评论。首先是这个“Je”（我）：同英语、德语乃至拉丁语相比，它在我们的语言里，形式上远为依赖第一人称位置。在那些语言中，若有人问“是谁干的？”，你们可以回答：

- “I”“Ich”“ego”，
- 法语却不能回答“Je”，而要说“c’est moi”（是我）或“pas moi”（不是我）。

但“Je”又是另一回事。在口语中，由于它的元音具有所谓哑音性质，这个“Je”很容易被省略；它可以变成“J’sais pas”（我不知道），也就是其中的e消失了。但“J’sais pas”同“je ne sais”又不一样——你们对法语有原初经验，完全能感觉出来。“je ne sais”是一个“我在不知道中知道”。“je ne sais”中的“ne”并不落在“sais”（知道）上，而落在“je”（我）上。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同我刚才暗指的那些邻近语言不同，法语中“ne”这个暂且可以称作否定之分解部分的成分，落在动词之前。当然，“ne”并非法语所独有；拉丁语的“ne”向我们提出完全相同的问题。我在这里只是引入这个问题，以后还会回来。

你们知道，我已经提过皮雄[注9]对法语否定所作的说明。我不认为皮雄关于排除项与不一致项的表述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也不是新意见，我当时已经向你们指出过[注10]——尽管它们极其出色地引入了问题。不过，在法语句子中，“je”天然邻接并开辟通往否定第一部分的路径：“je ne sais”；这个事实属于一整系列彼此吻合的现象。我曾提醒你们，这些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同主体本身同能指的关系有关的问题，会在某种语言用法中格外有意义地涌现出来。

[注9] E. 皮雄、J. 达穆雷特：《从词语到思想：法语语法论》，巴黎：Vrin，2000年。

[注10] 参见1958—1959年研讨班《欲望……》，1958年12月10日和17日课。

所以，我想说的是：相较于别人，我们也许更容易受到警告，提防黑格尔“绝对知识”的幻景。只要把它翻译成某种巨型第七日的饱足安息，翻译成那个“人生的星期日”[注11]，它就已经得到足够的驳斥：在那里，整部大机器已被调整到作为实体化虚无的“知识”观念之最高纯度，人类动物终于能够把口鼻埋进草里。

[注11] 参见雷蒙·格诺在《人生的星期日》（伽利玛出版社，1952年；Folio第442号，1973年）卷首引用的黑格尔：“……这是人生的星期日，它抹平一切，并把一切恶的东西推远；心情如此愉快的人，根本不可能邪恶或卑劣。”

当然，存在最终会在那份永远搁浅的愚钝中找到自己的份额和保留地；人们还假定，思想这块赘生物会连同它的蒂一起被拔除，而这根蒂就是操心[注12]。不过，以事情目前的发展势头来看——尽管这个构想颇有魅力，它仍使人想到某种同我们也在操练的东西相当近似的事物；只不过，我们的操练更富想象力和幽默感——那就是通常所谓“科

幻小说”的各种小把戏。它们表明，在这个主题上可以作出形形色色的变奏。

> [注12]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埃马纽埃尔·马蒂诺新全译本，非卖品。

就此而言，笛卡尔的处境当然不坏。我们也许可以遗憾他对知识的这些前景所知不多；但这只会带来一个结果：如果他知道得更多，他的道德论就不会如此简略。可是——除了这个暂时搁置的特征——就其初始进程的价值而言，结果远非如此，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教授们谈到笛卡尔怀疑时，很卖力地强调它是方法性的。他们十分在意这一点。所谓方法性的，就是“冷着进行的怀疑”。当然，哪怕在某种语境里，人们确实食用放凉的菜肴；但说实话，我不认为这是看待问题的正确方式。

我绝不是要怂恿你们研究笛卡尔的心理个案——无论这看起来多么迷人——从他的传记、亲属关系乃至后代的处境中，找出若干汇聚起来便能构成一幅图像的特征，让我们借此重新发现精神衰弱的一般特征；也不是要把第二篇《沉思录》中著名的人形衣架段落卷进这种论证。围绕那些木偶般的人形，似乎可以重新构造一种临在；而经过其思想的一切迂回，我们恰好在那一时刻看到这项临在展开。我看不出这样做有多少意义。对我重要的是：在努力让你们感觉到笛卡尔主题在逻辑上无法辩护以后，我仍能重申，它并不因此就是非理性的。正如欲望虽然无法完全得到表述，却并非非理性；原因很简单，它是一个已经分节的事实。过去一年我一直向你们演示它如何得到分节；我相信，这就是全部论证的意义。

笛卡尔的怀疑——人们已经强调过，我也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当然同怀疑论的怀疑截然不同。相较于笛卡尔怀疑，怀疑论的怀疑完全在实在问题的层面展开。同人们以为的相反，它远没有质疑实在；它反而在那里召回并聚拢自己的世界。有些怀疑论者的全部话语把我们缩减到只承认感觉有效，却丝毫没有使感觉消散；他告诉我们，感觉比我们围绕它构造的一切更有分量、更加实在。你们知道，这种怀疑论的怀疑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占有位置[注13]：它是知识针对自身投入的研究和探寻中的一个时刻。此时的知识只是"尚未知道"，也因此已经是一种"已经知道"。

> [注13] G. W. F.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巴黎：Aubier，1998年，"精神哲学"丛书。

笛卡尔攻击的完全不是这个东西。笛卡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没有任何位置：他质疑的是主体本身；尽管他自己不知道，这里涉及的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对我们而言，问题不在于从精神所能做到的事情中认出自己，而在于作为开创性行动的主体本身。我认为，这正是笛卡尔那项疯狂进程之所以在历史上确实具有声望、具有迷人价值、并产生转折效应的缘故：它带有我们词汇中所谓"付诸行动"的一切特征。

笛卡尔沉思的第一时刻具有付诸行动的特征：任何同欲望建立最根本、最原初关系的尝试，都必然不充分，同时又必然首要；它正位于这个层面。证据就是紧随其后的步骤所把他引向的地方。紧接着的欺骗之神步骤是什么？它是向某种东西发出召唤。为了把它同先前那些当然不可取消的上帝存在证明对照起来，请允许我把verissimum（至真者）同entissimum（至有者）对立：对安瑟伦[注14]而言，上帝是"存在者中最为存在者"。而这里涉及的上帝、笛卡尔在其主题的这一点引入的上帝，则必须保证一切如此得到表述之物的真理；它是"真中之

真”，是真理存在的保证者。它之所以更是保证者，恰恰因为笛卡尔告诉我们，真理本身本来可以是另一种样子；只要这个上帝愿意，真理严格说来本来可以就是错误。

> [注14] 坎特伯雷的圣安瑟伦：《寻求理解的信仰》，Labor et Fides，1989年。另参见亚历山大·科瓦雷：《圣安瑟伦哲学中的上帝观念》，巴黎：Vrin，1984年。

这还能意味着什么？我们在所谓能指库的整体中，面对这个单一特征、这个早已认识的einziger Zug。严格说来，它可以替代构成能指链的全部要素，仅凭自己始终是同一个特征，就独自支撑整条能指链。

在作为转瞬即逝主体之笛卡尔经验的界限上，我们发现了对这个保证者的必然要求：它是最简单的结构特征；若容我这样说，是一个绝对去人格化的单一特征。它不只有别于一切主体内容，甚至排除一切超出这个唯一特征的变异；它正因为是单一特征，才是“一”。这个特征所构成的“一”，其根基只取自它的唯一性。作为这样的特征，我们只能说它拥有每个能指共同具有的东西：首先被构成为一道特征，并以这道特征为支撑。围绕这一点，我们能否在自己的具体经验中找到会合之处？

我的意思是，你们已经看见某种替换开始显现。在一项给哲学思想造成如此多困难的功能中——也就是古典传统里关于主体的一切表述几乎必然具有的唯心主义倾向——我们要用这种理想化功能取而代之。结构上的必然性就立足于这个功能；我已经在你们面前把同一种必然性表述为自我理想。主体在这个点上开创性地认同于根本能指；它不是神话式的点，而是完全具体的点。不是认同于普罗提诺的“一”，而

是认同于单一特征本身；从这里出发，主体作为“不知道者”的整个视野才能严密展开。

今天，我无疑让你们走过了一些艰难道路。不过请放心：我必须带你们跨越的困难中，最难攀登的顶峰肯定已经在今天越过。接下来，我想能够以更令人满意、也更能使我们重新找到实践视野的方式，在你们面前开始表述这一点。

第3课 · 1961年11月29日

上一次，我把你们带到了这个能指面前：为了使“主体是能指”这句话成立，主体必须以某种方式就是这个能指。这里确切涉及的是作为单一特征的“一”：



小学老师把“一”写成这样：1，其中有一道向上的笔画，仿佛标出它从哪里冒出来；我们还可以细究这件事。况且，这不会只是无谓的精雕细琢，因为我们要做的正是同一件事：设法看看它从哪里出来。不过，我们还没走到那里！

你们的心灵视野因某种教育方式的效应而严重混乱；更确切地说，是因为这种教育在小学与所谓中学之间留下了一道敞开的裂口。为了给你们的视野调焦，请先知道：我没有把你们带向“巴门尼德的一”[注1]，也没有带向“普罗提诺的一”[注2]，更不是带向我们的工作场域中任何“总体”的“一”——近来人们如此重视总体。这里确实涉及我刚才所谓“小学老师的”1：就是“学生X，你给我写一百行1”，也就是写一百根

竖杠；或者“学生Y，你法语得了1分”。小学老师在记分册上划下einziger Zug、单一特征，也就是最低限度记号那道永远足够的特征。

> [注1] 巴门尼德：《诗篇》，马塞尔 · 孔什编译，法国大学出版社，1996年。
>
> [注2] 普罗提诺：《九章集》，布雷耶译，美文出版社，1995年。

问题就在这里：这个1同我们在认同中处理的东西是什么关系？既然我建立了一项关系，你们心里也许已经像晨曦初现般看出：二者并不会立刻坍缩为一。认同不就只是这个1；至少按我们考察它的方式，并非如此。你们已经看出我正沿哪条路引导你们：这个1至多只能是认同的工具。而且，仔细察看以后，你们会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如果上次谈话中的思考者——那个“êtrepensant”（在—思者）——仍以自身的晦暗停留在实在界层次，它要走出那个尚未得到认同的“quelqu’être”（某个—在），绝不会自然而然。我指的是：它并非处于某个“quelqu’êtremême”（同一的某个—在）之中，而是被扔在某种“广延”[注3]的街面上；甚至要先有一种思想把这片街面扫净、清空[注]。其实连这里也还没到！

> [注3] 参见笛卡尔的“广延”概念。
>
> [注] 本课延续上一课的造词。quelqu’être 把 quelque être（某个存在者）连写，quelqu’êtremême 又把 même（同一 / 自身）接入其中；译文保留法语形式，并以连字符显出其组成。

在实在界层面，我们所能隐约看见的，是在“tantd’être”（如此多—在）之中——仍连写成一个词——隐约看见一个“êtrétant”（存在着的存在者）。它攀附在某个乳房上，总之至多只能勾勒一种“存在的悸

动”；这种悸动使被湖中仙女的诡计关进坟墓深处的魔法师纵声大笑[注4]。

> [注4] 参见1955—1956年研讨班《精神病》，1956年7月4日课；该课以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腐烂的魔法师》的一段引文结束。

请回想几年前——施雷伯主席研讨班那一年——我在最后一课援引的那个图像。那是一个诗性图像：夏帕吕怪兽吃饱了因自杀式纵身而受伤的斯芬克斯的身体以后说：“进食者不再孤独。”这句话使腐烂的魔法师久久发笑。

当然，要使它来到存在之光下，就必须有魔法师的视角。归根到底，正是这个视角调节一切。这种来到真理之光下的真正歧义，当然构成我们全部实践的地平线；但我们不可能从这个视角出发。神话已经充分告诉你们，它越过了死亡界限：腐烂的魔法师在自己的坟墓里。

因此，这个视角从未完全从我们的思想中抽离。今天，我们的想象地平线上始终悬着自身全能所造的巨型蘑菇云；当达芙妮之树那破碎如布条的手指投影在被它烧焦的原野上[注5]，便会提醒我们：有一个彼岸，真理的视角可以从那里得到称量。不过，使我必须在这里向你们谈真实之条件的，并不是这种偶然情势，而是一件小得多的事：我受命照料你们这一小撮精神分析家。我提醒你们，真理这东西，你们当然没有多余存货可供转卖；可它终究是你们吃饭的营生，是你们出售的东西。很明显，人们来找你们，追逐的是真实。上上次我已经说过：人们寻找的是真真切切的真。

> [注5] 参见奥维德《变形记》中达芙妮的神话（第一卷第452—567行）。

正因为如此，讨论认同时，我从一篇在哲学史上颇为独特的文本开始，是正当的。我曾设法让你们感到：它以特别根本的方式提出“真实之物”的问题；它质疑的并非能在实在界中找到什么真的东西，而是主体的地位——主体肩负着把这个真带进实在界的任务。

上次论述结束时，我抵达了一个东西；我向你们指出，我们能在早已辨认的单一特征形象中认出它，也就是在einziger Zug中认出它。对我们来说，指明某个位置的功能集中于这道特征：能指的保证问题、它的功能问题、以及能指在真理降临中究竟有何用处的问题，就悬挂在这个位置、扣在这个位置上。

我不知道今天会把论述推进多远；但整篇论述都会围绕一个目标转动：最终让单一特征的这项功能、“1”的这项功能在你们心里牢固下来。当然，这也同时是在质疑并推进我们关于能指究竟是什么的认识。我认为，这会在你们那里遇到一种鼓起勇气的赞同。

我先带你们稍稍逃一次课，因为我乐意这样做。前几天我提到过一项友善而颇具反讽的评论：仿佛我今年选择这个主题，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借这个机会可以澄清一点；它无疑同那项评论所暗含的责备略有联系：如果认同不参照一种独自支撑其经验的想象关系——也就是同身体的关系——它就会变成一把什么都能开的万能钥匙。

这同人们可能针对我所走道路提出的另一项责备完全一致：我总让你们过多停留在语言表述的层面，而我恰恰一直努力把这种表述同其他一切区分开来。由此跨到另一个想法只有一步：说我误认了所谓前语言之物，误认了动物，以为人在这一切中享有某种不知所谓的特权；而人们迈过这一步越快，就越感觉不到自己迈过了它。

重新想来，恰恰在今年——我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让自己向你们解释的一切围绕语言结构旋转——我转向了一项属于自己的经验。它贴近、直接、短暂、可感，而且带着亲切的同感；它也许能照亮一点：我同样有自己的“前语言”概念。它在主体同言辞的关系内部得到表述，而这种表述方式也许并未向你们每个人显现。

在我身边——在我作为此在（Dasein）身处其中的共在（Mitsein）环境里——有一条母狗。我为了向萨德致意，给它取名朱斯蒂娜；请你们相信，我没有对它施加任何有方向性的虐待。依我看，而且毫无歧义，我的狗会说话。我的狗无疑拥有言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拥有语言。

它拥有言说，却没有人类同语言的关系；这个限度向我们提出一个值得从中考察“前语言”问题的地方。依我看，我的狗说话时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说它会说话？它并非一直说话；同许多人类相反，它只在需要说话的时候说话。它需要说话，是在情绪强烈、并同他者——同我本人或另外几个人——发生关系的时刻。它用一些细小的咽喉呜鸣声表现出来，而且并不限于此。

这件事以一种近似人类的方式表现出来，格外醒目、甚至令人动容；正因如此，我今天想到要向你们谈它。它是一条拳师犬。你们会看到，在这张近似人脸、归根到底颇像尼安德特人的面孔上，嘴唇——尤其是上唇——会发生某种颤动；它位于突出的口吻下方。若在人脸上，这个口吻稍微有些上翘；但到底也有长成这样的人：我曾有一位女门房，简直同它一模一样。那位门房在意向达到某些高峰、恰好要同我交流时，嘴唇的颤动同这条狗的颤动并没有可感差别。气流在动物双颊上造成的效应，也同样清楚地令人想到一整套严格属于发音类

型的机制；比如，它完全适合接受语音学奠基者鲁斯洛神父那些著名实验[注6]。

> [注6] J.-P. 鲁斯洛神父：《实验语音学原理》，巴黎：Didier，1923年。

你们知道，这些基础实验主要是把小鼓、气囊和振动仪器放进产生发音振动的各个腔室；这样便能检验，构成一个音节发出的不同要素分别在什么层次和什么时刻彼此叠加。更确切地说，它们检验我们所谓音素所包含的一切；因为这些语音学工作，正是后来得到界定的音位学的自然先驱。

我的狗拥有言说，这是无可争辩、无可讨论的。不只因为它严格发音的努力所产生的调制能够分解，也能在原处记录；还因为这种现象的发生时刻同情境相关：它同人们住在一个房间，经验已经告诉它，围桌而坐的人类群体会在那里停留很久，而当时发生的聚餐总会有一些剩余轮到它。别以为一切都围绕需要：这种言说当然同进食要素有某种关系，但它与别人一同进食所具有的共享要素也在其中。

我的狗如此运用言说，而且在取得所求结果方面已经相当成功；这种用法同人的言说有什么区别？我不是要给你们一些自称能够涵盖问题全部结果的话，而只给出朝向我们必须辨认之物的回答，也就是朝向同认同的关系。这个说话的动物同人说话所造成的情形之间，区别正在一点；我的狗在这方面表现得格外醒目——它也可能是你们的狗，并没有任何异乎寻常之处——同人说话时发生的情形相反，它从不把我当作另一个人。

这很清楚。这条体形漂亮的拳师犬，据观察它的人说，对我怀有爱；它有时会对我迸发过度激情，那副模样在比较胆小的人看来相当可怕

——比如我某一辈后代中就有人如此。当它开始扑到我身上、压平耳朵并以某种方式低吼，又把我的手腕衔在牙齿之间时，似乎有人担心这会构成威胁。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几句我的话很快便使一切恢复秩序；哪怕必须重复几次，也会以游戏停止告终。人们正因此说它爱我。它非常清楚，待在那里的是我；它从不把我当作另一个人。而你们的全部经验却见证了相反的事情：在分析经验中，你们创造条件，让一个主体成为——请允许我这样说——“纯说话者”，就像人们说“纯猪肉肉酱”一样。作为这样的“纯说话主体”——这正是我们经验的诞生——主体由于始终只作“纯说话者”，便会总把你当作另一个人。

如果我努力引导你们走的道路有任何推进，那就是向你们表明：主体把你当作另一个人时，会把你置于大写大他者的层面。这恰恰是我的狗所缺少的：对它而言，只有小他者。它同语言的关系似乎没有让它进入大他者。

既然它会说话，为什么不能像我们一样构成这些表述，使那个场所——也就是能指链所在的大他者——既对它、也对我们展开？我们可以说，是它的嗅觉妨碍了它，从而把问题打发掉。这样，我们只会重新遇到一项经典说明：人类嗅觉在有机体上的退化，对人进入这个大他者维度起了很大作用。

很遗憾，援引这一点使我看起来仿佛重新划出了犬类与人类之间的断裂。我借此只想告诉你们：你们若以为我赋予语言的特权来自某种骄傲，掩盖着把人当作存在顶峰的偏见，那就完全错了。

我会缓和这道断裂。我那条狗确实缺少一种在分析出现以前尚未作为自主现象分离出来的可能性，也就是转移能力；但这绝不意味着，它同伙伴——我是说同我——之间的悲喜经验场域，会因此被削减到少于我在日常意义上所谓人际关系的程度。

我的狗所表现的行为十分明显：舒适效应和优越位置会回流到它自身的存在上。可以说，我本人同一位社交界女士的关系中令我愉快的那一语域，即使不是全部，也有很大一部分完整存在于这里。

比如，它爬上我所谓的卧榻，也就是婚床，便占据了一个优越位置。此时它盯着我的那种眼神，悬在两者之间：一边是占据这个位置的荣耀——它完全看得出这里具有特权意义；另一边是害怕我马上作个手势，把它赶走。这个维度同我纯粹出于煽动性而称作社交界女士的人眼里闪现的东西并无不同。谈到所谓交谈之乐，她并不享有特殊特权；可当她刚刚冒险长篇赞颂某部电影，称它是技术成就的极致，却感觉我马上就要宣布“那部片子让我无聊透顶”时，她眼里正是同一种东西。从上流社会奉行的nihil mirari（无所惊异）[注7]来看，她已由此产生怀疑：也许最好一开始先让我说话。

> [注7] “Nihil mirari, nihil lacrimari, sed intelligere”（不要惊异，不要哭泣，而要理解；斯宾诺莎）。在斯多葛派那里，这条公式表示赞同世界的理性，并且没有激情。

这些话是为了缓和、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恢复我关于言说与语言之关系所提问题的意义。它们旨在引入我将设法为你们分离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使一种语言本身——也就是所谓一门语言（langue）——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果这是人类的特权，为什么它会始终局限于人

类，其实并不立刻完全清楚。这值得逐字拼出来——这里正适合这样说。我已经谈到了舌头与语言〔langue〕。

比如，至少对于此前没有听说过鲁斯洛的人，注意下面一点并非无关紧要。你们总得知道鲁斯洛记录的反射图线怎样形成；我也立刻看出，在刚才关于我的狗的解释中，缺少了某项重要东西。我谈到咽部和声门的东西，也谈到这里那里发生的各种颤动；所以，这些都能以压力和张力来记录。但我没有谈到舌头的效应。例如，没有任何拍击，更没有形成闭塞：有浮动、颤动和气息，有各种接近闭塞的东西，却没有闭塞。今天我原不想在这里展开太多，因为这会推迟关于“1”的论述。算了，解释事情总得花时间。

如果我顺便强调它，请记住，我不是为了取乐，而是因为我们以后会重新发现它的意义——而且只能在很久以后回过头来发现。它也许不是我们解释的根本支柱，但闭塞的这个时刻终究会在某一点充分取得意义。你们也许会趁这段时间自行查阅鲁斯洛的图线，让我能够缩短解释；到那时，这些图线也许会格外能说明问题。

为了现在就向你们形象显示闭塞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语音学家一步就触及“pɑ”音素与“ɑp”音素——你们会看到，这并非没有理由——从而能够提出“ɑp”的内爆同“pɑ”的爆破彼此对立的原则，也向我们表明：“p”的辅音性——如同你们的女儿一样——就在于保持沉默。“p”的意义存在于这次内爆与这次爆破之间。“p”恰恰以听不见的方式被听见。请记住这条公式：中间这个无声时刻，即使只在言说的语音层面，也仿佛预告了某一点；绕过一些弯路以后，你们会看到我将把你们带到那里。我只是借路过我的狗这个话题顺便向你们指出它；同时

也请注意，我的狗的言说缺少塞音，而这恰好是它同你们十分熟悉的一项言说活动——歌唱——所共有的东西。

你们经常听不懂女歌手在嘟囔什么，正是因为塞音无法歌唱。我也希望你们会高兴地重新站稳脚跟，认为一切都对上了：总之，我的狗是在歌唱，这使它重新加入动物大合唱。还有许多别的动物也会歌唱，而这是否意味着它们拥有语言，并不总是已经得到证明；人们历来都在谈这个问题。我有一件由不列颠哥伦比亚夸扣特尔人制作的漂亮灰色小鸟像，上面表现一位萨满。他背着一个人形，一条舌头把人形同一只青蛙连起来；据说，青蛙把动物的语言传给他。

其实没必要大作民族志，因为你们知道，圣方济各会同动物说话。他不是神话人物；他生活的时代已经被历史的全部火光照得极其明亮。有人绘制过一些十分漂亮的小画，向我们展示他站在岩石顶端；一直到地平线最远处，海面上都冒出一张张鱼嘴来听他说话——你们得承认，这实在登峰造极。由此可以追问，他对动物说的是哪一门语言。无论在现代语言学还是精神分析经验层面，这个问题始终有意义。



我们已经学会完整界定某些语言事件中所谓儿语式说话的功能。它特别让我这种人心烦，比如：“咕叽咕叽，这个小宝贝多可爱呀！”它的作用远远超出这些带有傻气色彩的表现；此处的傻气在于成人的优越感。

不过，所谓儿语式说话同例如称作皮钦语（pidgin）[注8]的一类语言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当两个语言表述领域发生接触时，这类语言就会形成：其中一个领域的人认为，自己既有必要、也有权利使用来自另一领域的某些能指要素；目的是借助这些要素，把属于自己领域的一定数量的信息送进另一个领域，同时带着一种偏见，以为这项操作要让对方接受、向对方传递一些更高秩序的范畴。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之一，就是这类领域之间的语言整合；因此，恰恰因为相对于语言而

言，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是两个不同世界，这类整合值得以完全客观的价值来处理。

> [注8] 一种复合语言系统，比简化的通商语更完整，由经过改变的英语和本地语言要素构成，曾在远东用作辅助语言。

我们更不能不考虑它，也更不能忽略它，因为在这项参照中，我们能够找到能指库构成的某些略显悖论的特征来源。我指的是：某些音素在标示所谓亲属关系时占有十分特殊的优势。虽然并非普遍如此，但在父亲和母亲的至少一种称呼中，“pɑ”与“mɑ”音素占据压倒性多数。某种东西在这里闯入；它只能由学习一门语言过程中的发生要素来证明，也就是由纯粹言说事实来证明。只有从两个彼此不同的语言领域之间的关系出发，这件事才能得到解释。你们看，一道边界的轮廓已经在这里开始显现。

我想自己并没有创新，因为你们知道，费伦齐[注9]曾以“语言混淆”为题，试图开始标出什么；他特别针对儿童与成人的言语关系层面。我知道，这段漫长迂回使我今天无法处理“一”的功能。不过，它能让我再补充一些东西；因为归根到底，这一切都只是在清理场地：别以为我把你们带向一个外在于你们经验的场域。恰恰相反，这是最内在的场域，因为我们只能穿越这项经验——比如，我刚才明确援引的、小他者与大他者之间的具体区分。

> [注9] 桑多尔·费伦齐：《成人与儿童之间的语言混淆》，Payot，2004年；另参见《精神分析》第6期，法国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241—253页。

认同能够使你们把大他者的实体放到自己关系中的某个存在者下面，而且强烈到可以想象的最高程度。民族志文本会无穷无尽地演示这件事；因为列维-布留尔正是在它上面建立了一整系列理论构想，用“前逻

辑心态”、乃至后来用“神秘参与”来表达。当他更专门地把兴趣集中在认同功能上时，在他看来，这就是使自己选定的场域得到客观化的道路。

我想，你们知道，带着怎样的括号、怎样的明确保留，才能接受归在这类标题下的报告。我们必须从一种远为常见、同任何对逻辑或理性的质疑都毫无关系的东西出发，才能定位这些古老或并不古老的认同事实。人们历来知道、我们今天仍能在某些尚待界定的语境中面对主体而加以确认：这类事实——我会用一些冲撞边界、直捅要害的词来命名，以便让人听清，我不准备停留在任何会遮蔽某些现象之首要性的分隔上——一边不妨叫“错误辨认”，另一边不妨叫“双处现身”。在某些经验层面，关于这些现象的见证非常丰富。

人——问题正在于，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人身上，却不会发生在我的狗身上——会在某只突然出现的动物身上认出自己刚刚失去的人。无论死者是他的家人，还是部落里的某位显要人物、首领、某个青年会社的主席或任何别人：就是他，这头野牛就是他。又比如某个凯尔特传说；它出现在我这里纯属偶然，因为若要把这项核心经验在我记忆中可能唤起的一切全讲给你们听，我就得永远说下去。

我选一个凯尔特传说——它其实并非传说，而是根据某位农场仆人的见证记录下来的民俗片段。当地的主人、领主去世时，仆人看见一只小老鼠出现，便跟着它。小老鼠绕田地一周，又折返回来；它走进存放农具的谷仓，在犁、锄、铲以及其他农具上逐一爬过，随后消失。仆人原已知道这只老鼠意味着什么；接着，他主人的幽灵出现，为他确认此事。幽灵说：“我刚才就在这只小老鼠里面。我绕庄园一周，向它告别；我必须去看看那些农具，因为一颗灵魂依恋这些根本物件的

时间，比依恋其他一切都更长。只有走完这一圈以后，我才能得到解脱并离开……”随后还有关于死者同某些工具之关系的无尽考量；这些工具联系着特定劳动条件，也就是严格属于农民、更具体说属于耕作和农业的条件。

我选这个例子，是为了让目光集中于一种存在认同：一边是某个存在者相对于叙述主体曾占据显要的主人位置；另一边是这只偶然出现、不知去往哪里、也根本无处可去的小动物。这两个个体显现显然而强烈地彼此有别。这里的某种东西，不应只被当作有待解释的结果；它本身就是一种值得标出的可能性。

这是否意味着，这类参照只能产生最彻底的晦暗？若以为我会满足于一种民俗参照——哪怕抹去它的界限——把认同现象视作自然之事，就完全误认了我的教学要求你们作出的阐发类型和努力秩序。因为即使我们已承认这就是经验底层，我们仍然丝毫没有知道得更多；恰恰因为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正在对之说话的人身上，除非出现例外情形。

我们总要保留一点：请相信，在某些乡村地区，这种事今天仍完全可能发生。但它不会发生在正在听我说话的你们身上；这才是决定问题之处。既然它不可能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对此什么也不能理解。而既然不能理解，便不要以为，只须为事件贴上一个章节标题，同列维-布留尔一起把它称作“神秘参与”，或者也同他一起把它装进更大的“前逻辑心态”集合，就已经说了任何有意义的话。况且，即使借助较为缓和的现象把它驯服、使它变得更熟悉，也不会更有效；因为你们仍会从这个晦暗底层出发。

这里还能再次找到阿波利奈尔的一项参照。《蒂蕾西亚的乳房》[注10]中的男女主人公在某处对丈夫说："按圣梅努法吃掉你的脚吧。"就着共在（Mitsein）吃掉自己的脚，也不会改善任何事情[注]。我们必须把握这种叫作认同的可能性同某种东西的关系；后者只在语言中、也只凭借语言才存在：那就是一项真理。为何这是一种认同？对于刚才讲述那项经验的农场仆人，同对于把真理建立在"A是A"上的我们而言，它并无区别。两者是同一回事；因为下次论述的出发点将是：为什么"A是A"是一句荒谬的话？

> [注10] G. 阿波利奈尔：《蒂蕾西亚的乳房》，雷恩第二大学出版社，2000年。

> [注] 圣梅努法猪脚是一道以长时间烹煮的猪脚制作的地方菜。拉康把"吃掉你的脚"同海德格尔的 Mitsein（共在）并置，借谐音和字面联想讽刺：给晦暗经验贴上存在论名称，并不会使它得到解释。

我打算通过严格分析能指功能，向你们引入意指问题；而分析就从这里出发。如果"A是A"曾构成整个思想时代的条件——我开头讨论的笛卡尔探究就是这个时代的终点，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学时代"——那么，同样真实的是，语言学分析与另一个时代的降临彼此相关。这个时代带有若干精确的技术关联，其中之一就是能指的广泛运用在数学中的降临——我是说，在数学内部的降临。

我们能够看出，只有当"A是A"必须受到质疑时，我们才能推进认同问题。我现在就向你们提示：如果"A是A"不成立，我会让证明围绕"1"的功能旋转。为了不让你们完全悬置在那里，也为了让你们每个人也许能开始沿我将要讲的道路自行形成一点表述，请翻到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结束于第175页的那一章。该章最后一段始于第174页；我把下一段读给你们：

“差别原则运用于单位时，可以表述如下：单位的特征同单位本身相重合。在语言中，如同在一切符号学系统中一样——这句话值得讨论——使一个符号区别于其他符号的东西，就是构成它的全部。差别既造就特征，也造就价值与单位。”

换言之，与符号不同——只要你们读了这一章，便会看到以下几点得到确认：

- 能指之所以区别开来，仅仅因为它是其他一切能指所不是的东西；
- 能指中暗含单位功能的，恰恰是它只作为差别而存在；
- 单位在其能指功能中，正是作为纯粹差别而得到结构、得到构成。

这不是一种由片面抽象构成的单一特征——比如只从能指的共时关系中抽象出来的特征。你们下次会看到，若不从我所表述的这一点出发，便无法真正思考任何东西，也无法真正思考能指的任何功能：“1”本身就是大他者。只有从这一点、从“1”作为差别的这项根本结构出发，我们才能看到那个起源显现；可以说，能指正从中构成自身：正是在大他者中，“A是A”里的A——这个大写A，如同人们所说的“那个大词”——被释放出来。

只有从能指的这项语言过程出发，才能对认同如何构成作出根本而彻底的探究。认同同统一化毫无关系。

只有把认同同统一化区分开，才能不仅赋予它根本重音，也赋予它的功能和各种类型。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埃利诺尔

那位女士呢？那位女士呢？

洛里

她永远不会知道真相。

死去魔法师的声音

我已经死了，浑身冰冷。仙女们，走吧；我所爱的女人比我更有学问，却没有怀上我的孩子。她仍守护着我这座堆满美好礼物的坟墓。走吧。我的尸体很快就会腐烂，我不愿你们以后拿这件事责怪我。我悲伤至死；倘若身体还活着，它会淌出血汗。我的灵魂悲伤至死，因为我的葬礼圣诞，因为这个戏剧之夜；一个非实在、理性而迷失的形体代替我遭到了诅咒。

仙女们

既然一切已经完成，我们就到别处沉思这场非自愿的诅咒吧。仙女们离去了；湖中仙女在魔法师墓上颤抖时，长着猫头、龙足、马身和狮尾的夏帕吕怪兽又回来了。

夏帕吕怪兽

我喵了又喵，只遇见几只长耳鸮；它们向我保证，他已经死了。我永远不会繁衍。不过，能够繁衍者确实拥有一些品质。我承认，自己身

上一种也找不出来。我孤零零的。我饿了，我饿了。现在，我发现自己有一种品质：我饥肠辘辘。去找吃的吧。进食者不再孤独。几只斯芬克斯从潘神那群漂亮牲畜中逃了出来。它们来到怪兽近旁，看见它的眼睛即使在黑暗中仍明亮而目光锐利，便向它提问。

斯芬克斯们

你明亮的眼睛显出一个有智慧的存在者。你同我们一样是多重的。说出真相吧。这就是谜语。它很浅，因为你只是一头野兽。什么东西最忘恩负义？猜吧，怪兽，好让我们取得自愿赴死的权利。什么东西最忘恩负义？

魔法师

自杀留下的伤口。它杀死自己的创造者。斯芬克斯们，我把这句话当作人的象征说出来，好让始终站在死亡边缘的你们取得自愿赴死的权利。

从潘神那群漂亮牲畜中逃出的斯芬克斯们用后腿立起，脸色发白，笑容变成可怕的、充满惊恐的神情；它们立刻伸出利爪，各自爬上一棵高树顶端，纵身跳下。夏帕吕怪兽目睹斯芬克斯迅速死去，却不知道原因，因为它什么也没有猜出来。它吞吃那些仍在抽搐的身体，以满足自己的旺盛食欲。森林渐渐不再那么晦暗。怪兽害怕白昼，便加快下颚和舔舐之舌的工作。黎明刺破黑暗时，夏帕吕怪兽逃向更加幽暗的荒僻之地。曙光升起，森林里充满声响和令人目眩的光。鸣禽醒来，年老博学的猫头鹰却睡去了。关于这一夜说出的全部话语，魔法师只留下那位受骗的德鲁伊走向大海时所说的一句，供自己深入沉

思：“我正在学习重新变成鱼。”他也记住了喵叫的夏帕吕怪兽说出的那句话，以供自己发笑：“进食者不再孤独。”

第4课 · 1961年12月6日

让我们重新抓住自己的目标：“1”。也就是上次向你们预告的内容：我准备让我们的认同问题围绕“1”的概念转动。已经预先说过，认同并不只是“合而为一”。我想，你们不难承认这一点。

讨论认同时，我们自然从进入主体经验最常见的方式出发。它由一个看来具有根本可传达性的明证表达出来；这条公式乍看似乎不会引起反对：A是A。我说“乍看”，因为很清楚，无论这条公式带有怎样的可信度，我都不是第一个向它提出反对意见的人。

你们只须打开任何一本逻辑学论著，就会发现，这条表面最简单的公式一经细分，本身便会引出怎样的困难。你们甚至会看到，许多领域中有待解决的大部分困难——但格外醒目的是，逻辑学比其他地方更是如此——都同这条极易造成混淆的公式可能引起的种种混淆有关。

如果你们阅读柏拉图那篇引人入胜的《巴门尼德篇》时感到几分困难乃至疲倦，这是因为你们对“A是A”这一点思考得稍有不足。刚才我说“A是A”是一项信念；应当严格按我的说法理解：这项信念肯定并非始终统治我们这个物种。毕竟，A总在某个地方才开始出现——我说的是字母A。当人还没有A可用时，要进入“A是A”所包含的那种表面确定性核心，必定没有那么容易。

稍后我会说，这番思考能把我们引向哪条路。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意识到，A的出现带来了什么新东西。目前只须满足于我们的语言在这里

使我们能够清楚表述的一点："A是A"看起来仿佛想说某种东西，它产生了一个所指。

我先提出一点，并确信不会遇到任何人的反对……

我已从能够读到的可靠见证中，检验过自己在这个主题上的胜任位置。我曾询问过某些数学家——他们对自己的科学足够熟悉，知道我们如今走到了哪里——也询问过许多其他领域的人。因此，只要遵守我马上会在你们面前接受的某些说明条件，我提出"A是A"什么也不意指，便不会遭到反对。

问题恰恰就在这个"无"上；因为正是这个"无"具有积极价值，能够说明它意指什么。我们的经验、乃至分析民俗中有一件东西，一幅始终没有得到充分深入和运用的图像：幼儿的游戏。弗洛伊德十分精当地辨认出它，又极其敏锐地在"Fort-Da"中看见它[注1]。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收入《精神分析论集》，巴黎：Payot，2006年；德文原作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1920）。

既然弗洛伊德从一个拿来又扔开的对象——玩耍的是他的外孙——那里看出了游戏的开创性动作，我们也照着做一次。拿起这个小对象，一只乒乓球：我把它拿起来，藏起来，再给孩子看。"乒乓球"就是"乒乓球"，但它不是能指，而是对象。我们可以借此接近一句话："这个小a是一个小a。"

我无可争辩且正当地把这两个时刻认作同一件事；但在二者之间，球消失了。没有这次消失，我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重新展示，图像层面也不会形成任何东西。否则，球始终在那里，而我尽可以盯着它，直至陷入僵住状态。

把球的两次出现联结起来的“是”，同中间这次消失有什么关系？在想象界层面，你们至少已经触到一个问题：“是”同似乎造成它的东西——也就是消失——是什么关系？在这里，你们接近了认同的一项秘密。我曾借认同民俗努力让你们回到这项秘密：主体自发地承担两个其实截然不同的显现具有同一性。

请回想那位死去的农场主人：他的仆人在老鼠身体里重新找到他。“就是他”同“还是他”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认同最简单的经验、模型和语域。先是“他”，随后“还是他”；“还是他”瞄准的是存在——出现的是同一个存在者。对于另一个存在者，这样总还说得过去，行得通。上次我拿自己的狗作参照项；就像刚才所说，对它而言，这种存在参照似乎得到了嗅觉的充分支撑。在想象界场域中，存在的支撑很快就可以设想出来。问题是：我们在认同经验中实际涉及的，是否就是这项简单关系。

当我们谈自己的存在经验时，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整套思想竭力表述某种东西，并非没有原因。我每次搬动这件笨重家具时，总不免微微一笑：这个此在（Dasein），被说成我们经验的根本方式；仿佛要进入“存在”一词，必须先指出这件赋予一切通路的家具，把它当作首要参照。

正是在这里，另一种东西迫使我们追问：显出这种在世临在的切分，不只是想象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已经不是参照另一个存在者，而是参照我们自身最内密之处；我们试图在那里安置自己作为主体之所是的锚点、根与基础。因为，在想象界层面，我们可以说我的狗认出我是同一个人；反过来，我们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怎样认同自身。

无论怎样设法使它重新卷入自身，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有任何证据或见证，能够说明它以何种方式扣住这项认同。能指本身的功能与价值正是在这里显现。正因为问题涉及主体，我们才必须追问：主体的这种认同同一个有别于显现与消失秩序中一切事物的维度——也就是能指的地位——是什么关系。

我们的经验表明，我们作为主体不得不认同自身的不同方式与不同角度，至少有一部分预设能指来表述；哪怕使用“A是A”这种通常含混、不恰当、难以运用，而且必须带上各类保留和区分的形式。我要把你们的注意引到这里。首先，不再拖延：我想向你们表明，我们若有机会朝这个方向再进一步，就要设法表述能指本身的地位。我立即指出：能指不是符号。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为这一区别给出精确公式。我的意思是，只有指出差别位于何处，我们才能看到一项经验已经交给我们的事实显现：主体本身从能指效应中涌现。

是转喻效应？还是隐喻效应？我们还不知道。也许在这些效应以前，已经有某种可以得到表述的东西；它使我们看到主体本身对能指的依赖开始显现、形成一种关系。我们会在检验中看清。

为了预先让你们抓住我正努力说明的东西，我先给出一个简短图像；它暂时只是一种支撑、一则寓言。请衡量下面两者之间的距离。第一项也许起初像个文字游戏，但它确实就是文字游戏：法语中有“一步留下的痕迹”（la trace d’un pas）。我已经把你们带上这条带着浓厚神话色彩的踪迹；它恰好对应思想开始表述主体本身之功能的时代：鲁滨逊看见“脚步痕迹”，由此知道自己在岛上并不孤独[注2]。请衡量这

个“pas”（一步 / 脚步）同后来在语音上变成否定工具的“pas”（不）之间的距离[注]。

> [注2] 参见《无意识的形成物》研讨班1958年3月26日与4月23日课，以及《欲望及其解释》研讨班1958年12月10日课。

> [注] 法语 pas 既表示“一步、脚步”，也与 ne 配合构成否定。拉康把留下在场痕迹的“脚步”同抹除命题的“不”放在同一条能指链两端。

我先请你们抓住这条链的两个极端；随后才会实际表明什么构成它，以及主体只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涌现，别处都不能。抓住这一点以后，我们将能以一种方式相对化某种东西，使你们把“A是A”这条公式本身看作一种烙印。我指的是：在它作为信念的性质中，把它看成某个ἐποχή〔epochē，悬置〕的断言——一个时代、一个时刻、一对括号。毕竟，这是历史性词语；你们会看到，我们能隐约看出它的场域是有限的。前几天，我曾给出一项提示，而它暂时仍只会是一项提示：“A是A”这种虚假坚实性，同我所谓“神学时代”具有同一性。我相信，这会使我在认同问题上迈出一步；因为分析要求我们把认同置于同某种进入同一者的途径之关系中，并视之为超越那条途径。

悬挂在“A是A”这个所指上的这份生产力、这种决定作用，不可能以这条断言的真为基础，因为它并不为真。我在你们面前努力表述、试图抵达的是：这种生产力恰恰建立在一个客观事实上。我在这里使用“客观”一词，取的是它在笛卡尔文本中例如具有的含义[注3]：再往前读一些，就会看到他在观念问题上区分观念的“现实实在性”与“客观实在性”。教授们自然会搬出一册册博学著作，比如某部经院—笛卡尔索引[注4]，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自以为十分聪明，所以这在我们看来颇为混乱——这是经院哲学的遗产。人们以为这样便解释了一切，也就是摆脱了真正的问题：为什么笛卡尔这个反经院哲学的人不得不重

新使用这些老道具。即使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似乎也不容易想到，唯一有意思的，正是有什么迫使他重新把这些道具搬上前台。他重新拖出这一切，显然不是为了再做一次圣安瑟伦论证。……这个客观事实就是A不可能是A。我首先要向你们凸显这一点，让你们明白，这里涉及某种同这个客观事实有关的东西；甚至那项使我们依附于“A是A”中某种自发冲动的虚假所指效应，也不过是这个事实的阴影和后果。

> [注3] 勒内·笛卡尔：《第三沉思》，收入《著作与书信》，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第284—300页。

> [注4] 艾蒂安·吉尔松：《经院—笛卡尔索引》，巴黎：Vrin，2002年。

能指之所以富有生产力，正在于它绝不可能同自身相同。请听清我的意思：我绝不是要向你们指出“战争就是战争”这句话不是同义反复——尽管为了同我们所谈之事区分开，顺便提到它也值得。人人都知道这一点。人说“战争就是战争”时，确实说出了某种东西；究竟是什么，倒没有人完全清楚，但我们可以寻找，也可以找到，而且很容易找到，近在手边。

它的意思是：从某个时刻起，人们处在战争状态。这包含一组同平常略有不同的条件；也就是佩吉所谓“小木楔再也插不进小孔”。这是佩吉式定义，换言之，它绝非确定无疑。人们完全可以主张相反观点：战争恰恰是为了把小木楔重新插进真正属于它们的小孔；又或者，为旧木楔打出新小孔，如此等等。

这番追求无论属于哪一种，对我们都没有丝毫意义；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它会经由最深重的愚蠢而以惊人效率得到完成——这同样应使我们思考主体相对于能指效应的功能。不过，我们选个简单例子，赶快说完。如果我说“我的祖父就是我的祖父”，你们总该明白，这里没有

任何同义反复。“我的祖父”作为第一项，是对第二项“我的祖父”的一种索引用法；后者同他的专名——比如埃米尔·拉康——没有明显差别，也同我在他走进房间时指着他说“这就是我的祖父”中的“这”没有明显差别。

但这并不是说，他的专名同“this is my grandfather”里的“this”是一回事。罗素[注5]这样的逻辑学家竟会相信，专名同“this”“that”或“it”属于同一范畴、同一个能指类别，只因为它们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具有同一种功能用法，实在令人惊讶。这只是一个插话；不过，同我的全部插话一样，它注定会在以后讨论专名地位时重新出现，今天我们不谈。

> [注5] 伯特兰·罗素：《哲学逻辑文集》，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9年。

无论如何，“我的祖父就是我的祖父”的意思是：那个可恶的小资产者、那个可怕的人物——正是借他之助，我很早便进入了诅咒上帝这一根本功能——同户籍档案上登记的是完全同一个人。有关证件通过婚姻关系证明，他是我父亲的父亲；因为那份文书所涉及的，恰恰就是我父亲的出生。你们由此看到，“我的祖父就是我的祖父”在多大程度上不是同义反复〔原文如此〕。

这适用于一切所谓同义反复，却没有为它们提供一条单义公式，因为这里涉及的是实在界同象征界的关系。另一些情形会涉及想象界同象征界的关系；你们可以继续排列全部置换，看看哪些成立。我不能沿这条路走下去；我讲这种排除虚假同义反复的方式——这些所谓同义反复不过是语言日常而持久的用法——正是为了告诉你们：我所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提出同义反复不可能存在，我并不是因为第一个A与第二个A意指不同事物才这样说：A自身的地位中已经铭刻着A不可能是A。上次我正是以此结束论述。我向你们指出，索绪尔那里说：A作为能指，除了不是其他能指所是的东西以外，绝不可能得到任何界定。它只能由这一点得到界定——恰恰不是其他全部能指；而这个事实还决定了另一个同样真实的维度：它也不可能就是自身。

不能只以这种晦暗方式提出它，因为它令人惊讶，也颠覆了这样一项信念：仿佛“A是A”才是同一性的真正支撑。必须让你们感觉到这一点。能指是什么？讨论“A是A”时，所有人——不只是逻辑学家——都谈A，这终究不是偶然。因为要支撑所指称的东西，需要一个“字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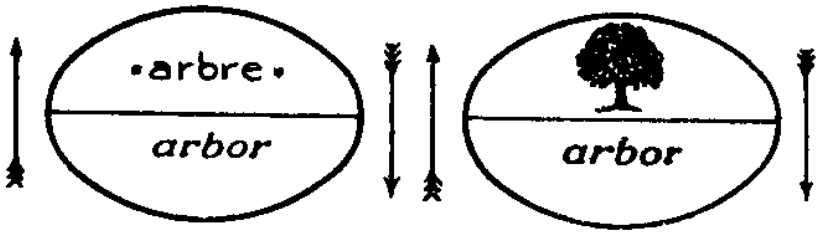
我想，你们会同意。但我不会把这次跳跃本身当作决定性证明；除非我的论述从不同方向同它交叉，并以足够丰富的方式把它证明到令你们信服。你们会更加信服，因为我将努力借“字母”向你们显示能指区别于符号的那一本质。

上周六，我在乡间住所为你们做了点东西。那里墙上挂着一幅所谓“中国书法”。如果它不是中国书法，我不会把它挂在墙上，理由是：只有在中国，书法才取得艺术品的价值。它同拥有一幅画一样，价格也一样。在我们的文化中，不同书写之间的差别同中国文化一样大，也许甚至更大；可是，我们并不赋予它同一种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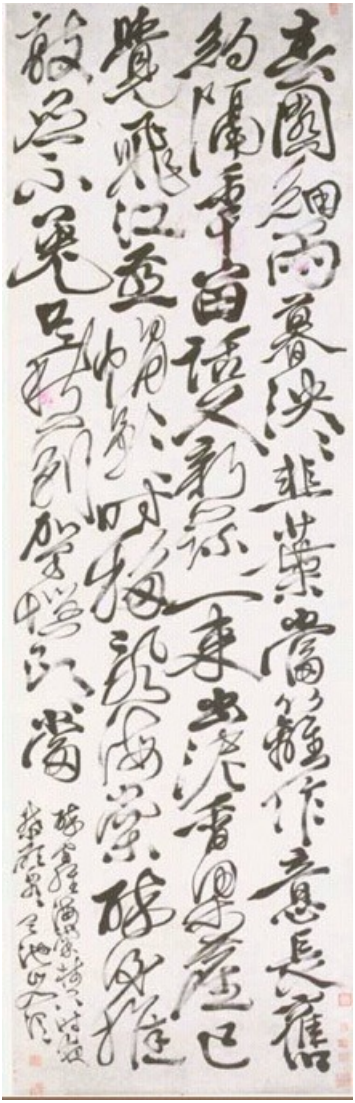
此外，我以后会有机会向你们说明，什么可能遮蔽“字母”对我们的价值；由于汉字地位特殊，这项价值在汉字中显得格外清楚。因此，我将展示的东西，只有经过关于汉字究竟是什么的一番思考，才能取得最完整、最准确的位置。

毕竟，我有时已经相当多地提到过汉字及其地位；你们应当知道，把它称作表意文字远远不够。以后我也许会更详细地向你们展示。

这一点也是汉字同一切所谓表意文字的共同之处：严格说来，没有任何东西配得上人们通常想象中那个术语的含义。我甚至几乎要明确说，索绪尔那个把arbor放在所画树木上方的小图式，仍以某种轻率态度支撑着这种想象；误解与混淆正攀附在这项轻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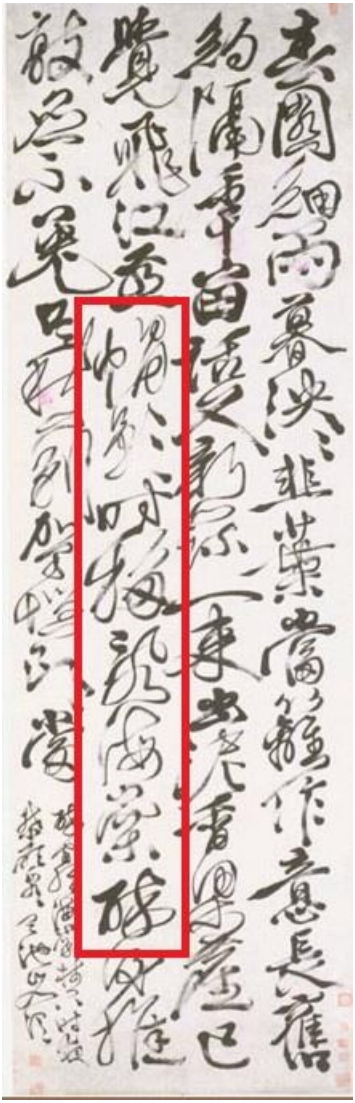
我要向你们展示的东西，做了两个版本。



当时，有人同时送给我一件某些画家十分看重的新式小工具：一种粗画笔，墨汁从笔管内部流出，能画出粗细和质感颇有意思的笔画。因

此，我比平常更容易临摹出墙上书法的汉字形态。左栏是这句话的书法体；它的意思是：“我的帽影在海棠花上舞动、颤抖”[注6]。

[注6] 关于这部分内容，参见居伊・西扎雷在Lacanchine上的文章。



另一边，你们看到同一句话以通行字形写出；这是最合乎规范的字形，也是学生一面磕磕绊绊地念、一面认真书写汉字时写出的形式：

帽

影

时

移

乱

海

棠

帽影时移乱海棠

mào yǐng shí yí luàn hǎi táng

这两个系列完全可以彼此认同，同时又毫不相似。你们是否看出：恰恰由于它们毫不相似，我们才最清楚地知道，右边与左边从上到下显然都是同样七个汉字；哪怕一个人不仅不认识汉字，而且此前连世上有汉字这种东西都不知道，也能看出这一点。若有人第一次在某片沙漠中发现这些图形，他也会看出左右两边都是字符，而且左右是同一个字符序列。

这要把你们引向能指本质的构成方式。我会用能指最简单的形式来作最好的说明，并非没有原因；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把这个形式称

作einziger Zug。我在这里瞄准的einziger Zug，正是赋予这项功能以价值、行动与动力的东西。

为了消除这里可能残留的混淆，我必须引入一个词，尽可能贴切地翻译它。它不是新词，而是所谓集合论中使用的术语："一元的（unaire）"，用它取代"单一的（unique）"。至少在今天，使用这个词很有帮助，能够让你们清楚感觉到我们区分能指地位时所涉及的关键。

因此，一元特征……

- 无论像这里这样：｜，垂直——我们把这叫作划竖杠，
- 还是像中国人这样：—，水平……它的典范功能似乎同一种极端还原有关：把各种质性差别的可能性减到最低。我是说，只要我需要画的只是一道线，似乎就不会有太多可能的种类或变异；仿佛这正是它对我们具有特殊价值的原因。

别弄错！刚才为了追查"不存在同义反复"这条公式的真正所指，我们并不是在恰好不存在同义反复的地方围捕它；同样，在这里，我们也不是要在下列事实中辨认我所谓任何能指——A或其他能指——之地位所具有的完全可把握性质：仿佛能指结构中的某种东西会消除那些差别。我把它们称作质性差别，因为逻辑学家界定同一性时使用的就是这个词。若说正是通过消除质性差别、把它们还原成所谓简化图式，我们才能辨认出自己所把握的能指支撑——"字母"——那就弄错了。

事实并非如此。问题不在这里。因为，如果我划一排竖杠，那么，无论画得多么用心，显然没有一根会同另一根相似。我甚至还要说：恰

恰当我没有费力把它们画得严格相似时，它们作为一排竖杠反而更加令人信服。自从我开始设法为你们表述眼下这件事，我便利用手边条件——也就是每个人都有的条件——追问一个并非一开始就显而易见的问题：一排计数竖杠在什么时候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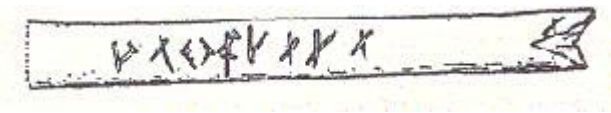
我去过一个十分非凡的地方。说不定经过我这一番话，荒漠会热闹起来——我是说，你们中有些人会蜂拥前往——那就是圣日耳曼博物馆[注7]。那里令人着迷，令人兴奋；如果你们努力找个以前去过的人带路，感受还会更强，因为那里没有目录，也没有平面图，根本不可能知道哪里有什么、什么又是什么，更不可能在连串展厅里辨认自己的位置。

> [注7] 圣日耳曼昂莱国家古物博物馆。

其中有一间以一位治安法官命名的皮耶特厅。这个人是个天才，作出过一些最惊人的史前发现。我指的是一些小物件，通常尺寸极小，却是人们能看到的最迷人之物。把一颗无疑已有三万年历史的小小女性头像托在掌中，自有它的价值；况且，这颗头像本身充满问题〔布拉桑普伊女郎〕。



不过，你们还可以透过一只展柜看到另一件东西，而且很容易看到。由于这位非凡人物在遗嘱中作出的安排，人们绝对必须让全部物品维持最彻底的混乱，连贴在物件上的标签都已经完全过时；但总算有人在一小片塑料上做了些标示，让某些物件的价值可以得到辨认。怎样向你们描述我俯身靠近一只展柜时突然感到的激动？我在一根细肋骨上看到一排小竖杠。那显然是某种哺乳动物的肋骨；我不完全知道是什么动物，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大概是狍子之类的鹿科动物。先是两根小竖杠，隔开一小段距离，随后五根，然后又重新开始。



骨上刻画的表意符号。马格德林期。勒普拉卡尔。

“这就是答案，”我在心里以自己的秘密名字或公开名字对自己说，“雅克·拉康，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女儿并不哑。你的女儿就是你的女儿；因为如果我们都不能说话，她便不会是你的女儿。”当然，这带来很多好处；哪怕生活在一个很像普遍疯人院的世界里，而你们会看到，这同样是能指存在的必然后果。

这类竖杠出现得晚得多，是在人类已经能够制作具有准确写实性的物件几千年以后。早在奥里尼亚克期，人们已经画出野牛；从绘画艺术角度说，我们至今仍难望其项背。不仅如此，同一时期，人们还用骨头制作一件很小的复制品；它所复制的另一件东西本身也是骨头，只是大得多：一个马头骨。照理似乎没有必要为此费力。



在那个时代，人们想必还有别的事情可做，为什么仍要用小骨块重新制作这件无可比拟的复制品？我乡间住所里有一部居维叶著作，书中有一些由技艺精湛的艺术家绘制、极其出色的化石骨架版画；但它们

并不比这个在骨头上雕出的小型马头骨更好。后者的解剖学准确性，不只令人信服，而且十分严密。

然而，又过了很久，我们才发现一种毫无歧义属于能指的东西留下的痕迹；而且，这个能指孤零零地在那里。由于缺乏资料，我不准备赋予这排竖杠中某处稍稍变宽的间隔任何特殊意义。它可能有意义，但我什么也说不了。相反，我要说的是：某种东西在这里涌现。我并不声称这是它第一次出现，却至少可以确定它在这里出现了；而你们看得到，它同所谓质性差别完全不同。

每一道特征都丝毫不与相邻者相同；但它们并不是由于彼此不同才作为差别发挥功能。原因在于，能指差别有别于同质性差别有关的一切，就像我刚才用传到你们面前的那些小东西所说明的那样。质性差别有时甚至能够突出能指的同一性。这个同一性恰恰由一点构成：能指本身用来标示纯粹状态的差别。证据是，“1”第一次显现时，显然指示的是多重性本身。换言之：我是猎人——既然我们被带到了马格德林第四期——天知道，在那个时代捕获一头野兽，并不比今天所谓布须曼人捕猎简单多少；那是一场完整的冒险！

看来，击中野兽以后，还必须长时间追踪它，直到看着它倒在毒药效应之下：

- 我杀死了一头，这是一场冒险。
- 我又杀死另一头，这是第二场冒险。我可以用某些特征把它同第一场区分开，但两者又由于带着同一总体线条而根本相似。
- 到第四头时，也许就会混淆：比如说，什么把它同第二头区分开？
- 到第二十头时，我怎样才能弄清楚自己数到哪里？甚至，我会知道自己已经猎到二十头吗？

萨德侯爵在马赛天堂街同自己的小仆人关在一起时，对自己完成的一个个“回合”也采取同样做法；尽管这些回合的花样各不相同，他同这位伙伴一起完成它们，有时还有几位同样各有差别的同伴参与。据说，这位堪称典范的人物——无论怎样看，他同欲望的关系必定带着非比寻常的热烈——会在床头用小划痕标记每一个“回合”；直呼其名，就是他在这次奇特的考验性隐居中推进到完成的每一次性行为。

至少根据凡俗生活教给我们的普通人经验，一个人必须亲自深深卷入欲望的冒险，才会如此需要确认自己数到哪里，需要在接连完成的性行为中定位。不过，在人生某些受到眷顾的时期，一个人究竟处于十进位计数的哪一点变得模糊，也并非无法想象。

“刻痕”、这道“计数划”所涉及的，显出某种相对于任何根本行动之内在性而言崭新的东西。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存在者还没有这种定位方式；过了相当短而且受直觉限制的一段时间以后，他会怎样做，才能

不让自己只同一个始终很容易更新的现在连成一体？在这个现在里，没有任何东西再让他辨认实在中作为差别存在的东西。

只说“这个差别显然已经存在于主体的亲历中，因为还有什么比需要及相关满足的反复更像一个循环？”是不够的；同样，只说“可是，某某终究不是我！”也不够。拉普朗什的头发是那样，我的是这样；他的眼睛有某种样子，笑容也同我不完全一样——但他并不只是因此才同我不同。你们会说：“拉普朗什就是拉普朗什，拉康就是拉康。”然而，全部问题恰好就在这里：因为在分析中，问题会成为——拉普朗什是否就是拉康的思想，拉康是否就是拉普朗什的存在，或者反过来。

这个问题在实在界中没有得到充分解决。作出裁决的是能指。是能指把差别本身引入实在界，而且恰恰因为这里涉及的并非质性差别。能指在差别功能中以悖论方式呈现：它恰好不同于那种是否以相似为基础的差别，是另一种有别于后者的东西。我再说一遍，我们完全可以假定——因为这类存在者就在我们手边——有些存在者活得很好、也维持得很好，却彻底不知道这种差别；比如，我的狗肯定就无法进入它。

我暂时不立即向你们展示——以后会更详细、更有层次地说明——正因为如此，它唯一不知道的事情似乎就是：它自身存在。至于它自身存在，我们必须追问，这一点以何种方式悬挂在一元特征格外清楚地显出的那种区分上；因为区分一元特征的，不是相似性的同一，而是另一种东西。这另一种东西是什么？就是：能指不是符号。

人们告诉我们，符号就是为某个人代表某种东西。“某个人”在那里充当符号的支撑。我们可以为“某个人”给出的第一个定义，就是能够接

受一个符号的人。若容许这样说，这是主体性的最基本形式。这里还没有对象；有的是另一种东西——符号，它为某个人代表某种东西。

能指首先在下面一点上有别于符号；而我曾设法让你们感觉到：能指最初只显出差别本身的在场，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显出。因而，它首先暗含的是：符号同事物的关系必须被抹除。马格德林期骨头上的那些“1”究竟是什么的符号，任谁都很难告诉你们。感谢上帝，自马格德林第四期以后，我们毕竟已经前进了不少；因此，你们应当能够察觉，下面这项同“A是A”一样——请容我直说——对你们带着某种天真明证的说法，其实完全错误：你们在学校学过，抹布不能同餐巾相加，韭葱不能同胡萝卜相加，如此等等。

只有从某种加法定义出发，这句话才开始成为真的；我向你们保证，这项定义已经预设足够多的公理，足以写满这块黑板的整个部分。在今天数学反思处理问题的层面——明确说，就是集合论——最基本的运算，比如并集或交集，绝不会要求如此过分的条件才能成立。

在某个语域层面，你们完全可以把任何想加的东西加在一起。理由很简单：一位研究某个所谓“悖论”的理论家已经极好地表述过，集合中涉及的“既不是对象，也不是事物，而是1”；所谓集合的“元素”，确切涉及的就是1。

我所暗指的文本没有充分注意这一点，原因十分著名：对“1”究竟是什么的思考，即使在最现代的数学理论中那些最清楚、最鲜明地使用它的人那里，也没有得到多少阐发。“1”本身标示纯粹差别；下次见面时，我们会以它为参照，检验主体同能指的关系。我们必须首先区分

能指与符号，并且表明，跨出的这一步在何种意义上就是事物被抹除的一步。

能指正从各种“抹除方式”（effaçons）中来到光下——请允许我使用这个形式[注]；它们会把主体显现的主要样式准确交给我们。为了先给你们一点提示，也为了提醒你们，我曾以哪些公式标记例如转喻功能：大写S的函数，只要它处于一条由（S′、S′′、S′′′……）继续下去的链中，就应产生我所谓“少量意义”的效应。“负号”在那里指示并标示所指的一种显现方式；这种方式来自S——能指——在一条能指链中投入运作。

> [注] Effaçons 把 effacement（抹除）与 façons（方式、样式）叠合起来；译文以“抹除方式”保留两层含义。

$$f(S', S'', S''' ...) = S (-) s$$

我们会用“1”替换这些S和S′来检验它；因为这项操作完全正当。你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因为重复构成你们经验的基础。对你们的经验而言，构成重复、重复自动症之关键的东西，引人关注的并不是它“总是同一件事”，而是它为什么重复。你们知道，从生物舒适的角度看，主体对我们所处理的那些重复——也就是最黏着、最烦人、最致症状的重复——严格说来没有任何需要。

你们的注意应当指向那里，以辨出能指功能本身的作用。作为主体同能指的典型关系，它如何可能由能指本身的存在构成，而能指又是我们最初那项重复经验唯一可能的支撑？我应当停在这里，还是现在就向你们指出，为了把握并理解能指的降临，必须怎样修改符号公式？

同符号相反，能指并不是为某个人代表某种东西的东西；它恰恰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的东西。你们知道，我的狗寻找我的符号，随后会说话。为什么它的说话不是一种语言？因为对它而言，我确实能够给它符号，却不能给它能指。可能存在于前语言层面的言说同语言之间的区别，恰恰就在能指功能的涌现中。

第5课 · 1961年12月13日

Μονὰς ἐστι Χαθ ἣν ἕκαστον τῶν ὄντων ἓν λέγεται

Ἀριθμός δέ τό ἐκ μονάδων συγκείμενον πλῆθος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七卷，定义1—2）

〔单位：一切存在之物据以被称作“一”的东西。

数：由多个单位组成的多。

迪迪埃·昂里翁译，1632年〕

这句话取自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七卷开头[注1]。总体衡量后，我认为这是自己找到的最好一句话，能在数学层面表达上次请你们注意的“1”在我们问题中的功能。并不是说我必须费力寻找数学家那里同它有关的东西：数学家——至少每个时代那些处在探索前锋的人——都非常关心单位的地位；但他们给出的公式远非同样令人满意。

> [注1]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0年。另参见弗雷格：《算术基础》，巴黎：瑟伊出版社，1970年。

有些人的定义甚至似乎直接朝着恰好相反的方向走。无论如何，我很高兴想到：欧几里得这样的人——在数学上终究不能被视作并非出身纯正——给出了这条公式。它由一位几何学家表述，因而格外值得注意。所谓单位——希腊词Μονὰς〔monas〕正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上次以所谓一元特征向我们指出的精确意义上的单位；我还会重新说明

自己为何这样称呼它。特征本身作为差别的支撑，正是Μονάς在这里的意义；它不可能有别的意义，后文会向我们表明。

因此，Μονάς〔monas〕就是一元特征意义上的单位。我在这里向你们指出，它的功能同我们去年在经验场域中抵达的东西交叉并标出后者〔参见1960—1961年《转移》研讨班，1961年6月7日课〕：我们在弗洛伊德文本中把它辨认为einziger Zug。每一个存在者正是凭它被说成"1"。希腊语"一"εἷς的中性形式ἕν在这里带来歧义；同法语一样，希腊语中的"一"既可指单位功能，又可指某种连贯因素：某物借它同周围区分开，构成一个整体，成为统一功能意义上的"一"。所以，Μονάς〔monas〕意味着：每一个存在者都经由单位而被说成"1"。这个单位作为每一个存在者特征在言说中的降临，在这里得到指称；它来自对Μονάς的使用，而后者无非就是单一特征。

这件事恰好出自一位几何学家笔下，值得注意。也就是说，他以这样一种方式置身数学中：至少对他而言，直观显然仍保留全部原初价值。当然，他并不是随便哪一位几何学家；因为在几何学史中，我们可以把他区分出来：正是他第一个引入证明的要求，使之绝对支配所谓空间经验与空间熟悉感。

我把引文的翻译说完："……至于数，无非是多个单位"——也就是欧几里得文本意义上的诸单子——"经引入后恰好涌现的那种多重性。"如果我把这个一元特征的功能同认同中的einziger Zug相认，并让它成为后者得到揭露的形象——去年的道路曾把我们引到那里——那么，在继续前进以前，我们先标出一点，让你们知道，我们从未同最直接

参照弗洛伊德技术与理论的场域失去接触。这里涉及第二种认同，见弗洛伊德《德文全集》第13卷第117页[注2]。

> [注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收入《精神分析论集》，前引书。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三种认同与《研讨班 IX》的重排

恰恰在定义第二种认同的结尾，弗洛伊德把它称作退行性认同；只要它同某种放弃对象有关。他把这个对象界定为"所爱对象"——在托普费尔[注3]的漫画中，这个词以连字符幽默地写出——而所爱对象从心仪的女人一直到珍本书。呸！我身边某人曾这样说，以几分愤慨表达对我藏书癖的不满。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种退行状态总在某种程度上同放弃或失去这个对象有关，而认同正从中涌现。他随即强调了某种每次都令我们赞叹的东西：发现者指出自己经验中一项确定特征；乍看之下，似乎没有任何必然性要求它出现，它只是偶然特征。弗洛伊德除了自己的经验以外，也没有用别的东西来证明它。

> [注3] 罗多尔夫·托普费尔（1799—1846），教育家、作家、政治家与漫画作者，被视为漫画这一体裁的创始人。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三种认同与《研讨班 IX》的重排

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认同中，自我有时复制情境中的不爱对象，有时复制所爱对象；但无论哪一种，认同都是部分的——höchst beschränkte，高度受限，而且重音落在狭窄、缩小之意上。它只取对象化之人的nur einen einzigen Zug，也就是一道单一特征，把它借来充当德语所谓"Ersatz"（替代物）。因此，你们也许会觉得，我从第二种认同进入问题，也是在使自己beschränken——限制自己、缩窄处理范

围；因为还有另一种，即第一种认同：它格外具有双价性，并以吞食—同化的图像为背景。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三种认同与《研讨班 IX》的重排

那么，它同第三种认同又是什么关系？后者紧接我在弗洛伊德段落中指给你们的那一点开始：主体经由欲望同他者认同。我们很熟悉这种癔症性认同。但我已经教过你们——我想你们已经看得足够清楚——只有当欲望得到结构化时，才能把它准确区分出来；欲望的底层至少预设我们已经给出的全部表述，尤其是主体同能指链的关系。就我所知，在这里这样做以前，别处没有人完成过这项结构化；而这种关系深刻改变了主体同自身每一种需要的全部关系结构。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三种认同与《研讨班 IX》的重排

我的进入方式是部分的；可以说，我从“角落”切入这个问题。我既然向你们指出了这一点，今天就应当使它取得正当性。我希望很快做到，让你们听懂而不必绕太多弯路。先提醒一条属于我们的方法原则：考虑到我们的位置、功能和必须进行的开垦工作，我们应当提防所谓一般；你们愿意把它推多远都可以——也要提防种，甚至类。

这也许令你们觉得奇怪：我一直向你们强调，在我们所处理现象的表述中，语言功能具有强大作用；可现在，我竟要同一种在逻辑场域中真正根本的关系方式拉开距离。我们如何能够指出、谈论一种逻辑，而它在最初出发时就必须标出对“类”概念的不信任——我甚至要把这种不信任规定为原初的？

我们在这里努力表述的场域，恰恰由此取得独创性并同其他场域区分开来。把我引到这里的，不是任何原则性偏见，而是我们对象本身的

必然性。它推动一种逻辑表述在这些年中逐段展开；这项表述不只给出暗示，而且越来越接近——尤其今年，我希望如此——提取一些算法。它们使我能够把我们必须添加到语言在实在界某个场域中所行使之功能上的这一章称作“逻辑”；我们这些说话之在，就是这个场域的传导者。因此，我们要尽可能提防一切Κοινωνία τῶν γενῶν〔Koinōnia tōn genōn〕；借用柏拉图术语〔《智者篇》254b〕，就是提防任何种之中的一切“共同体”形象，尤其是那些对我们最为原初的种。

三种认同大概并不构成一个类。如果它们仍能共同使用一个名称，使概念的影子落在其上，那么，解释这一点无疑也是我们的任务。只要操作准确，这似乎不是超出我们能力的工作。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对我们来说，普遍功能始终在特殊层面涌现。在我们所移动的场域中，这不值得太过惊讶；因为就认同功能而言，我们早已知道——共同工作至今已经足以让我们知道——下面这条公式的意义：事情根本上发生在结构层面。

而结构——还需要提醒吗？今天在再前进一步以前，我认为正应提醒——就是我们明确作为象征界的规定和语域引入的东西。我们把象征界同想象界和实在界区分开来。关于象征界，我也必须指出一切可能的犹疑；我没有见到谁公开为此操心，更应当消除全部歧义：这里不是一种本体论定义；我并不是在区分不同的存在场域。

从某个时刻起——恰好就是这些研讨班诞生之时——我认为必须让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三元组投入运作[注4]；因为在我看来，第三个要素此前没有作为这样的要素在我们的经验中得到充分辨认，而它恰恰由一个经验场域得到揭示这一事实构成。为了消除“经验”一词的一

切歧义——这里涉及弗洛伊德经验——我会说，这是一个“实验（experiment）”场域；我的意思是，它并非Erlebnis〔亲历经验〕。

> [注4] 参见1953年7月8日《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SIR演讲，以及1953年11月18日开始的《弗洛伊德技术著作》研讨班（拉康派精神分析学校资料页）。

这个场域以某种方式、并在某种程度上由一项人为装置构成；这项装置就是精神分析技术本身所开创的东西，是弗洛伊德发现的补充面。这里的补充如同正面之于反面，真正彼此贴合。你们当然知道，这个场域最初揭示的是什么：象征的功能，以及同时出现的象征界。这些术语从一开始就在整个文化场域中产生你们所知的迷人、诱惑、俘获效应；你们知道，那是一种震撼，几乎没有哪位思想家——甚至最敌对的人——能够逃脱。

还必须说，下面这一点也是经验事实：那个揭示时期以及它同象征功能发生关联的时期所具有的新鲜感，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份新鲜感同我所谓震撼和惊奇效应相关；弗洛伊德本人曾准确地把惊奇界定为无意识关系涌现时的特征。

那个时代有一类特征鲜明的、照亮意象的闪光。可以说，想象性存在者由此以新的方式被纳入；作为其严格意义的某种东西突然被一种把握照亮。若要给这种把握命名，没有比“Begriff”（概念 / 把握）更恰当的词[注]。这是黏稠的把握：各个层面在那里黏住；固着功能，某种在我们接近想象界场域时格外鲜明的Haftung〔黏附、责任〕。它同时唤起一个发生维度，其中事物与其说演化，不如说被拉长；这项明确歧义让“演化”图式仍可以作为自然暗含之物，留在我们的发现领域中。

> [注] 德语 Begriff 意为“概念”，词根同 greifen（抓取、把握）相连。拉康以法语 prise（抓取、把握）激活这个字面层次。

那么，在这一切中，学说演进为何会出现许多理论家与实践者以不同名目指出的这段停滞期？这种“久不点燃”的情形怎样产生，以至它迫使我们面对恰好属于这里的对象——我正设法把你们引向它——在更纯粹的原则上重新处理整套辩证法？我们必须在某处标出这类迷途的来源；它使我们可以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洞见只有在我们回到它们刚刚涌现的时刻时，才仍然鲜活。

在技术效力、在我们的解释及其有效部分的层面，情况更是如此。我们发现的那些意象为什么以某种方式变得平庸？这只是某种熟悉效应吗？我们已经学会同这些幽灵一起生活：同吸血鬼擦肩，与章鱼为伴，至少以隐喻方式在母腹空间里呼吸。具有某种风格的漫画与讽刺画，也让这些图像以此前任何时代都未曾有过的方式生活在我们身边；它们搬运分析发现最原初的图像，又把图像变成日常消遣对象。地平线上还有达利图像中保存的软钟表与“伟大自慰者”的功能。

难道正因如此，我们在把这些图像当作揭示工具来运用时，掌握力才似乎减弱？肯定不只如此！因为可以说，这些图像被投射到艺术创作中以后，仍保留一种我不只会称作冲击性、还会称作批判性的力量；它们仍保留某种嘲讽或警报性质。

但我们同治疗当下向我们指明这些图像的人发生关系时，问题不在这里。在这里，我们的行动目标只剩下把事情做好；逗人发笑只是十分偶然、用途有限的一条道路。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可以称作复发或降格的效应：这些图像直接回到了一个为自身取得恰当名称的东西——原型；也就是常用道具库里那套老把戏。

这项传统曾以“炼金术”或“诺斯替主义”之名很好地认出自己；但它恰恰同一种非常古老的混淆相连，人类思想场域曾在其中纠缠数百年。看起来，我也许正在同一种以格式塔理解我们参照的方式拉开距离，或者警告你们提防它。事实并非如此。

我绝不低估格式塔功能在思想史某一时刻带来的贡献。不过，我现在要快速表达；因为我正在对地平线作这种必须不时重做的扫除，以免同样的混淆不断重生。我会引入下面这项区分，好让你们听清：

- 这种探索格式塔场域的方式所产生的某些成果，其关键在于：

- 我所谓晶体学格式塔强调自然形成物与结构性组织之间的连接点与亲缘；后者只有从能指组合机制出发，才会涌现并得到界定。正是这一点构成它的主体力量，也构成那个——这回确实是本体论的——点的效力。我们在那里得到某种自己确实需要的东西：知道是否存在一种关系，足以证明能指效应如同“犁铧”那样切入实在界是正当的。

但这同我们无关，因为它不是我们正在处理的场域。我们不是来判断现代物理学有多么自然；尽管我们可能对此感兴趣——我有时确实在你们面前这样做——并指出：从历史上说，物理学恰恰在完全忽略事物之自然性时，才开始进入实在界。

我警告你们提防的格式塔，是另一种格式塔。请注意，同格式塔理论创始者所关注的东西恰好相反，它只为格式塔功能提供一种混淆性参照；我把它称作拟人化格式塔。无论采取哪条道路，它都把我们经验带来的东西同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普遍之人等古老类比参照混在一

起。这些语域归根到底十分狭窄；分析自以为能在其中找到方向，却只是再次显出它们相对贫乏的生产力。

这并不意味着，我刚才幽默提到的那些图像没有分量，也不意味着我们不应继续使用它们。近来，我们宁愿让它们蜷伏在阴影中；我们自己应当把这种方式视作提示。

人们不再怎么谈它们，除非隔着一段距离。

它们在那里；借用一个弗洛伊德隐喻："如同冥界场域中那些随时准备涌出的影子。"我们未能真正使它们复活；无疑没有给它们足够的鲜血饮用。不过，这也好，我们不是招魂者。〔参见《梦的解析》第七章，注1；法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0页，1967年版第607页。〕

我在这里插入对自己教学一项鲜明特征的提醒；它会彻底改变事情的面貌：弗洛伊德发现所带来的活力，并不在于这些老幽灵回归，而在于另一种关系。今天早晨，我忽然重新找到了自己1946年写的一篇小文章《论心理因果性》〔《文集》第151页〕；战后刚结束，我正是通过这类文章重新进入精神病学圈子。

在眼前这篇发表于博纳瓦尔会谈的短文中，我结束关于意象的论述以前五行，在同一个总结性段落开头的一段附言或插话里，出现了下面这句话：

"我们的眼睛生来识别兑换者的符号，因此更加难以进入……"后文暂且不论："……比沙漠猎人所知道怎样看出的东西更难进入……"我之所以提到它，只因为——如果没有记错——上次我们重新遇到了它："……羚羊在岩石上留下的不可见足迹；有朝一日，意象的各个面

向也会得到揭示。”眼下，重音应放在段首：“我们的眼睛更加难以进入……”这些“兑换者的符号”是什么？什么符号？发生什么兑换 / 变化？或者，什么样的兑换者 / 改变者？

这些符号恰恰就是我要求你们表述为能指的东西；也就是这些符号凭借自身在链中的联结性、可交换性以及作为这种功能而得到把握的置换功能来运作。这就是兑换者 / 改变者的功能所在：把一种变化引入实在界。这不是运动、生成、毁灭，也不是一项可以称作亚里士多德式的传统——即知识本身的传统——所勾勒的全部变化范畴；而是另一个维度。这里的变化本身由组合机制及其使我们能够界定的拓扑学来规定，作为结构事实的涌现；有时则作为降格，也就是坠入结构场域，又返回自然图像的俘获。

总之，作为这样的东西勾勒出来以后，你们会说，它毕竟只是思想运作的框架。为什么不呢？别忘了，“思想”一词从弗洛伊德研究之初就已在场并受到强调；为了指称无意识中发生的东西，它无疑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

因为，引导弗洛伊德的肯定不是要维持思想本身的特权，不是某种我不知道是什么的精神优先地位；远非如此！如果能避免这个词，他早就会避免。那么，在这个层面上，它意味着什么？今年，我为什么认为自己必须从笛卡尔出发，而不是从柏拉图本人——更不用说其他人——也不是从康德或黑格尔出发？

恰恰是为了指出：对我们来说，在无意识问题所在之处，涉及的是主体的自主性。它不只得到维持，而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我们的场域中受到强调；这恰恰通过一个悖论发生：我们在那里发现的那些路

径，严格说来只有主体充当引导者才可以设想。而主体引导得格外可靠，正因为他并不知道，可以说没有作为知情共谋者——conscius——参与其中。因为他无法朝任何东西前进，也无法在任何东西内部前进；他只能事后辨认自己的进程。没有任何东西不是由他产生，但恰恰只有当他一开始误认它时，才随之产生。

这就是弗洛伊德向我们揭示的无意识场域的独特之处：如果我们看不到主体的这种自主性在每一刻都得到维持——而且以最明显、最可感的方式得到维持——这个场域本身就不可能形式化，也不可能得到表述。我的意思是，主体由此绝不可能被还原成世界的一场梦。我向你们展示的是主体恒存的参照，而不是它的临在；因为只有依据这项参照，才能圈定这项临在。

上次，我在一元特征中向你们演示并指明了这项参照：作为1之形象的“竖杠”功能。只要它只是区别性特征，它就越抹去几乎一切区分自身的东西——只剩下它是一道特征——便越具有区别性。我还强调：它越相似，便越能发挥功能；我不是说作为符号，而是作为差别的支撑。不过，这只是对我正在你们面前标点的这个维度之凸显所作的引言。事实上，并不存在某种“更加”相似，也不存在相似性的理想，不存在抹去特征的理想。

抹除质性区分，只是为了让我们把握这道特征所指示的根本他异性悖论；每一道特征是否同另一道相似，终究无关紧要。我刚才所谓“他异性功能”存在于别处。

上次论述结束时，我指出了它的功能：正是它使重复得到一点——而且只有通过这个功能才得到——使重复逃离其永恒回归的同一性。猎

人划痕计数——数什么？数自己击中猎物的次数；或者神圣侯爵向我们表明，即便处于欲望顶峰，他也十分留心数自己的一个个“回合”。这项计数是根本维度；它在我们几乎任何功能中，都从不放弃自身所暗含的必然性。

数“回合”，那道算数的特征：这是什么？你们还跟得上吗？

请准确抓住我想指明的东西！它的动力很容易被忘记。我想指明的是，我们在重复自动症中处理的东西：一个循环——无论把它定义得多么残缺、多么变形、多么磨损——只要它是循环，并包含回到一个终点，我们便可以依据需要与满足的模型来设想它。

这个循环重复。它是否完全相同，或者是否带有细微差别，并不重要；这些细微差别显然只会使它维持循环功能，并使之关联到某种可以界定为特定类型的东西。此前全部循环正是借这个类型，在当下被认作同一；因为这些循环复制它，严格说来便是同一个循环。

为了形象说明我正在说的东西，我们来看消化循环。每消化一次，我们便重复一次消化。分析中谈重复自动症时，我们参照的是这个吗？我们进行一次次可感地始终属于同一种的消化，难道是由于重复自动症吗？

我不会给你们留下一个缺口，让你们说，到这里为止只是诡辩。当然，这次消化中可能发生一些事件；它们来自从前受到扰乱的消化被唤回，也可能是厌恶、恶心等效应，同某种食物在特定情形下形成的偶然联结有关。不过，这丝毫不会使我们跨过循环回返同重复自动症功能之间那段有待走过的距离。

因为我们所处理的重复自动症意味着：如果某个特定循环只发生过那一次——这里浮现出“创伤”的影子；我只把它放在引号里，因为我保留的不是它的创伤效应，而只是它的唯一性——如果这一次循环由某个能指指称，而只有我们以后会学会界定为字母的东西能够支撑这个能指——《无意识中字母的动因》——那么，大写A、可被编号的首字母A，就意味着：唯有这个循环、而非另一个循环，等同于某个能指。

行为正是以这个资格重复：为了使作为这种能指的它、使它所奠定的这个编号重新涌现。如果症状性重复对我们有意义，我就借此提示你们，把它关联到对自己思想范围的反思。当你们谈症状形成中的重复作用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里重复的东西，甚至不只是为了履行符号的自然功能——代表一件事物、代表那件会在这里现实化的事物——而是要使这项行动已经变成的那个缺席能指本身临在。我说：正因为遭到压抑的是一个能指，这个实在行为循环才在它的位置上呈现。

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精确而方便若干听众的结束时间，所以今天停在这里。以上内容要求的一切确认和评论，都请相信我会在后面以最恰当、最有层次的方式交给你们；哪怕我刚才提出它时，那种骤然的陡峭可能令你们吃惊。

第6课 · 1961年12月20日

上次结束时，我留给你们一项说明，好让你们感觉到，我的话语并没有脱离系泊点。也就是说，今年这项研究对我们的重要性在于：重复自动症的悖论，是你们看见一个行为循环涌现；这个循环本身可以用一对“需要—满足”的张力消解来书写。然而，无论这个循环牵涉哪一种功能——你们把它设想得再肉体化也好——只要它是重复自动症，它所表示的仍然是：它在那里，是为了使某种东西涌现、把它召回、使它坚持；而这东西在本质上无非就是一个能指。这个能指可以由其功能指称，尤其可以从这个面向指称：它在自身重复的循环中——这些重复本质上始终相同，因而都关涉始终同一的东西——引入了差别、区别与独一性。

这是因为，起初发生过某件事；这正是创伤的全部奥秘。也就是说，某件事一度发生，从此取得了A的形式；而在重复中，行为——无论你们把它设想为多么复杂、多么深地卷入动物个体性——都只是为了让这个符号A重新涌现。可以说，从那以后，行为就可以表达为“第某号行为”。举例说，这个“第某号行为”就是一次癔症发作。

在某个特定主体那里，它的一种形式就是他的癔症发作；这正是作为“第某号行为”出现的东西。对主体来说，只有号码丢失了。恰恰因为号码丢失，行为才会出现；它被掩盖在使号码重新涌现的功能中，藏在所谓发作心理及其表面动机背后。你们知道，在这一点上，谁都不难替它找到几分理由的模样：心理学的特性，就是总能让某种动机的影子出现。因此，在分析经验中，我们正处在这样一种结构性黏合之

中：某种从根本上嵌入这个生命个体性的东西，同能指功能黏合在一起。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代表〕，这就是被压抑的东西：它就是第某号行为那个丢失的号码。那么，主体在其中何处？

- 他在根本的、实在的个体性中吗？
- 在被这种捕获所纯粹承受的位置上吗？
- 在那个从此被“它在说话”的效应吸入的有机体中吗？也就是说，一个同其他生物并列的生物，因为被召唤去成为海德格尔先生所谓“存在的牧人”[注1]，从而卷入了能指机制。

> [注1]　马丁·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巴黎：欧比耶—蒙田出版社，1992年。

- 或者在另一个极端，主体能够同能指本身的游戏相认吗？

主体难道只是话语的主体，以某种方式从自身的生命内在性中被拔出，注定要盘旋在它上方，生活在这种由双重化产生的幻景中吗？他所经历的一切，不仅都由他说出来；而且作为生者，他正是在说出它时经历它，他所经历的东西已经铭写在一部ἔπος〔epos：话语、史诗〕之中，一部沿着他自身行动从头至尾编织起来的传奇之中。

我们今年的努力如果有意义，恰恰就在于表明：主体功能怎样在这两个极点以外得到表述，在二者之间运作。毕竟，我想，经过这些年的研讨班，你们的思考应当能够——至少我愿意这样认为——哪怕只是

隐含地，随时把这一点当作参照。知道主体功能处在以下二者之间，是否就足够了：

- 能指功能的理想化效应，
- 以及那种生命内在性；尽管我一再警告，我想你们仍很容易把它同驱力功能混为一谈？

这恰恰是我们所投身的工作，也是我们设法进一步推进的东西。正因如此，我才认为必须从笛卡尔的我思开始，好让我们正在进入的场域变得可感；在这个场域中，我们将尝试就认同给出更精确的表述。

几年前，我曾向你们谈到小汉斯[注2]。在小汉斯的故事中——我想你们多少还留有印象——有一个梦的故事，可以题作“被揉皱的长颈鹿”：zerwutzelte Giraffe。Zerwutzeln这个动词被译成“揉皱”，但它在一般德语词汇中并不十分常见。词典中有wutzeln，却没有zerwutzeln。Zerwutzeln意为“揉成一团”。“被揉皱的长颈鹿”这个梦的文本指出：那里有一只长颈鹿，放在活的大长颈鹿旁边；它是一只纸长颈鹿，因而可以揉成一团。

> [注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小汉斯》，收入《五个精神分析个案》，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70年。另参见1956—1957年《客体关系》研讨班，巴黎：瑟伊出版社，1994年，1957年3月13日至6月26日各课。

你们知道，在这个观察中，围绕长颈鹿与小长颈鹿的关系展开了一整套象征机制。这只小长颈鹿从一个面向看是被揉皱的长颈鹿；从另一个面向，则可以设想为：

- 缩小的长颈鹿，
- 第二只长颈鹿，
- 可以象征许多事物的长颈鹿。

如果大长颈鹿象征母亲，另一只长颈鹿就象征女儿；在分析进行到当时那一点时，小汉斯同长颈鹿的关系很容易具体体现为家庭竞争的生动游戏。我还记得，当时我在小汉斯的观察中指出：青年主体围绕这只被揉皱的长颈鹿所产生的心理产物，正使象征界的维度付诸实施；这曾引起一种今天已不会再出现的惊讶。

有什么能比下面这点更能指示象征界本身的根本差异？在这项产物中——至少这一点并非受到暗示，因为当时关于象征间接功能的表述根本没有留下痕迹——我们看见某种东西在心理辩证法中真正为我们体现并形象呈现了象征界本身的出现。

那次课后，你们中有一位很友善地问我：“说真的，您是从哪里找到这个的？”令人惊讶的，不是我在那里看见了它；因为材料本身几乎不可能把它指得更直白。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位置上，可以说弗洛伊德本人没有停下来；我的意思是，他没有对这个现象、对它在我们眼前可说是物质化出来的东西，给予应有的全部强调。

这恰恰证明了这些结构轮廓的根本性质：如果不把它们勾勒出来，不把它们点明，不以我们所能调动的全部力量把它们表述出来，我们便仿佛注定要误认现象本身的某个面向、某个维度。

我不会借这个机会重新表述小汉斯个案所涉及的东西及其利害；相关内容已经发表得足够多、也足够好，你们可以自行查阅。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以一种没有补偿、没有求助之处、没有出路的方式，根本悬置于母亲的欲望——能指功能本身正是我曾向你们指出的恐惧症之人为装置功能：它引入一个杠杆，一个关键能指，让主体得以保存那项对他至关重要的东西，即他存在的最低限度的锚定与定心；凭借它，他才不至于觉得自己的存在完全随母亲的任性漂流。问题就在这里。

但我想在这个层面点出的是：在这样一项尤其不容怀疑的产物中——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此前人们把小汉斯引向的所有方向，天知道人们多么引导他，正如我向你们展示过的，没有一样会把他带进这种精心构造的场域——小汉斯在这里以一种封闭、却堪称典范的形象，向我们展示了我最初界定为主体两个极端之间的跳跃、过渡与张力：

- 动物主体代表母亲；而且，谁都不会怀疑，它以那条长颈表现出母亲正是欲望的那个巨大阳具，末端还带着这种贪婪动物啃食的嘴；
- 另一边，则是纸张表面上的某种东西——我们还会回到这个表面维度——它并非没有任何主体性重音。

因为我们很清楚这里的全部利害：大长颈鹿看见他玩小小的被揉皱的长颈鹿，便高声叫喊，直到终于叫累、把叫声耗尽。小汉斯坐到它上面——draufgesetzt——仿佛以此批准了对相关之物、对整件事神秘利

害的占有，即Besitzung。如果我们在澄清恐惧症的这个阶段都毫不怀疑，问题确实在于他的根本认同、在于他保护自己免受母亲世界的原初捕获，那么，这套漂亮的机制应当使我们感到事情究竟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已经看见能指功能的例证。今天，我仍想在这个地方停留片刻，把它作为我们讨论认同的出发点。能指功能是主体据以构成自身之物的系泊点；这会使我今天停下来谈一件似乎应当十分自然地浮现在脑海中的事。原因不仅来自一般逻辑，也来自你们应当在自身经验中触及的东西；我指的是名称的功能。不是“noun”，即语法定义的名词、我们学校里所谓“实词名词（substantif）”，而是英语的name；德语也同样把这两种功能区分开来。我本想在这里多说一点，但你们很明白二者的区别：name就是专名。

相关知识卡 **专名、书写与语音化**

作为分析家，你们知道主体的专名在任何分析中有多么重要。你们始终必须留意患者叫什么。这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你们在分析中询问名字，事情远比你们可以给患者的理由重要得多。你们也许解释说，在这种对名字的隐匿或抹除背后，可能藏着各种东西，涉及患者必须让自己同某个其他主体的关系投入运作。

事情远远不止于此。即便尚未知道，你们也应当预感到这一点。

专名是什么？我们本应在这里谈许多东西。事实上，我们确实可以围绕名称带来大量材料。

作为分析家，即使在“督导”中，我们也会无数次用材料说明它的重要性。我不认为，我们能够在这里真正赋予它全部分量而不去参照语言学家在这个位置上不得不说的东西——这又是一次让我们亲手触到这

种方法论必然性的机会。并非为了必然服从语言学家，而是因为，对于这个具有独特性的能指功能及其定义，我们至少必须在那里找到对自己论述的一种核验，如果不是补充的话。

事实上，事情正会如此发生。1954年〔？〕，艾伦·H. 加德纳爵士的一本小册子问世[注3]。他写过各种著作，尤其有一部很好的埃及语语法；我指的是古埃及，所以他是一位埃及学家，但他首先也是一位语言学家。

> [注3] 艾伦·H. 加德纳：《专名理论：一篇争议性论文》，牛津大学出版社，1940年；法译本《专名理论》，EPEL出版社，2010年。另著《埃及语语法》，伦敦：布里尔学术出版社，1997年。

加德纳写了一本很薄的小书，名叫《专名理论》；我正是在那个时期的一次伦敦之行中买到它。他写这本书颇有偶然性。他自己称它为controversial essay，一篇有争议的论文；甚至可以说——而且这还是一种低调说法——一篇论战文章。它源于某位哲学家的若干陈述激起了他的强烈恼怒。这个人我并非第一次向你们提起：伯特兰·罗素。你们知道，他在我们今天可称为数学化逻辑或逻辑化数学的构造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同怀特海围绕《数学原理》给出了一套逻辑与数学操作的一般符号系统；只要进入这个场域，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它。

罗素[注4]在自己的一部著作中，对专名给出了一项非常悖谬的定义。悖论本来就是他丝毫不厌恶、反而经常运用的维度。罗素先生关于专名提出了一些意见，简直让加德纳先生怒不可遏。这场争论本身意义十足，因此我认为今天应当把你们引入其中，并借此挂接一些在我看

来十分重要的说明。我们从哪一头开始？加德纳，还是罗素？先从罗素开始。

> [注4] 伯特兰·罗素：《哲学逻辑文集》，前引书。

罗素处在逻辑学家的位置。逻辑学家的位置并非始于昨天：他让某种装置运转，并给它各种名称——推理、思想。他从中发现若干隐含法则。第一步，他把这些法则提取出来：若没有它们，任何属于理性秩序的东西都不可能成立。

在希腊思想对支配我们的这种思想所作的原初探索中，我们把握到，例如，矛盾律的重要性。矛盾律被发现以后，某种东西便围绕它展开并得到组织；这无疑表明，如果矛盾及其法则只是某种如此同义反复的东西，同义反复就会格外丰产，因为亚里士多德逻辑并不是仅用几页篇幅展开的。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历史事实是：逻辑的发展并没有走向本体论，也没有走向对存在的根本参照——仿佛这些把握真理之必然方式的最一般法则所瞄准的就是存在；它转向了形式主义。也就是说，伯特兰·罗素作为一个重要思想学派的领军者——这个学派为我们时代的整个思想方式赋予了决定性方向——致力于把逻辑与数学场域中涉及的全部操作批判，置入一种尽可能严格、尽可能经济的一般形式化之中。

简言之，罗素的努力同数学中这一方向相互关联、嵌入其中，最终形成了所谓“集合论”。它的一般范围，可以由下面这项努力来刻画：把数百年发展积累起来的整个数学经验场域，还原为一场字母游戏。因

此，我们必须把它视作我们时代思想进步的一项既定事实；所谓时代，在这里被界定为科学话语的某个时刻。

在这样的条件下，当伯特兰 · 罗素有一天关心起专名时，他会给出怎样的定义？这个定义本身值得我们停留；因为它会让我们把握某种误认——我们本来也可以在别处把握它，而且你们会看到，我会向你们表明它确实也在别处得到把握。可以说，这种误认正是逻辑数百年的全部构造工作最终被推入的角落，而且由某种立场所暗含。

这项误认严格说来就是下面这件事；出于讲述的必要性，我无疑已经在自己的陈述中把它一下子摆到了你们面前：这项误认恰恰是思维主体同字母最根本的关系。伯特兰 · 罗素什么都看见了，唯独没有看见字母的功能。我希望能让你们感到并看清这一点。请相信我，跟我走。你们马上就会看到我们将怎样推进。

他怎样定义专名？他说，专名是“a word for particular”，一个用来指称特殊事物本身、排除一切描述的词。

有两种接近事物的方式：

- 如果我要把事物本身指称出来，可以借它们的性质、定位，或者数学意义上的坐标来描述它们。例如，假设我可以这样向你们说起这个点：它在黑板右侧，大约处在某个高度，是白色的，如此等等……罗素先生告诉我们，这是一项描述；

- 而那些排除一切描述、把事物作为特殊者指称的方式，我就称作“专名”。

对罗素先生来说，第一个“专名”——我在以往的研讨班中已经提过——就是“this”，这个：“this is the question〔这个就是问题〕”。指示词在这里被提升到专名地位。同样悖谬的是，罗素先生还能冷静地考虑把同一个点叫作John。我们必须承认，这里毕竟出现了一项迹象：也许有某种东西超出了经验；因为事实上，人们很少把几何点叫作John……

不过，罗素从不在自己思想最极端的表述前退缩。语言学家正是在这里感到惊慌。而且，在罗素“word for particular”定义的两个端点之间，还有一个彻底悖谬的后果，使他更加惊慌：罗素同自己的逻辑保持一致，告诉我们，苏格拉底没有任何权利被我们视作一个专名，因为苏格拉底早已不再是一个特殊个体。

我把罗素的话缩短了，甚至给它添了几分幽默；但这确实是他想告诉我们的意思：苏格拉底对我们而言就是“柏拉图的老师”“饮下毒芹汁的人”等等。那是一项缩略描述。因此，严格说来，它不再是他所谓“在特殊者的特殊性中指称它的词”。

我们在这里显然完全失去了语言意识提供的线索。也就是说，如果必须把专名中一切嵌入共同概念的东西排除，我们就会走进某种死胡同。加德纳试图把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视角同它对置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语言学家并非没有才能、实践与习惯；他对能指有着更深的经验。我特意向你们指出，他的一部分工作在一个格外富有启发、格外丰饶的经验角落中展开，也就是象形文字，因为他是一位埃及学家。他将被引向为我们提出一个反公式，说明在他看来，专名功能的特征是什么。

为了构造这项专名功能的特征，他会援引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注5]和公元前二世纪一位名叫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的希腊语法学家[注6]。奇怪的是，他会在二人那里遇到某种东西；它虽然没有抵达伯特兰·罗素式的悖论，却给出了一些乍看之下可以说像是同音异义的公式。

> [注5]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演绎与归纳逻辑体系》，马尔达加出版社"哲学与语言"丛书，1995年。

> [注6] 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又称语法学家狄奥尼修斯，约生活于公元前170年至前90年。他出生于亚历山大里亚，来自色雷斯，是阿里斯塔库斯的弟子；庞培时期曾在罗马教授文学。其《希腊语法》长期被奉为经典，先后收入法布里修斯《希腊文库》第七卷及贝克尔《希腊轶文集》（柏林，1816年）。

专名，即ἴδιον ὄνομα〔idion onoma〕，本来就只是希腊人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之物的翻译，尤其来自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ἴδιον〔idion，特有的〕同κοινόν〔koinon，共同的〕相对立。这里的ἴδιον是否同罗素意义上的特殊者相混？当然不是；否则，加德纳先生就不会借它来支撑自己的立场，因为那只会使他同对手达成一致。遗憾的是，他没能准确说明这里的"特有性"一词——它被用于区分希腊人的原初视角——同某种形式主义最终抵达的悖谬后果究竟有什么差别。

不过，他凭借希腊人的参照——它始终处在底层——以及时代更近的密尔，取得了进一步推进的余地。他突出的问题是：在专名中运作的是什么，是什么让我们立即把它区分、辨认为专名。密尔接近问题时颇为中肯，他强调：专名同普通名词的区别，在于某种处在意义层面的东西。普通名词似乎关涉对象，并随之带来一项意义。

某物之所以是专名，是因为它并不随身带来对象的意义，而是带来某种标记秩序的东西；这个标记仿佛施加在对象上、叠加于对象之上。

正因为没有意义，它不太向某个维度中的参与敞开——对象可以借这个维度超越自身、同其他对象相通——所以它反而同对象更紧密地连为一体。

密尔在这里还引入并运用了一个同故事相连的小寓言，让一个幻想形象登场。这是仙女莫吉安娜的故事：她想保护自己的几个受庇护者，使他们免遭某种等待他们的灾祸；有人已经在城中用粉笔给他们的门做了标记。莫吉安娜在同一座城里的其他所有房屋上都画出同样的标记，使他们免于遭受那场灭绝性灾祸。

加德纳爵士不难证明，这个寓言本身暗含一种误认：如果密尔对专名的作用有更完整的观念，那么，他在自己的故事中本不应只考虑标记的识别特性，还应考虑它的区别特性。这样一来，更合适的寓言应该说：仙女莫吉安娜也必须用粉笔标记其他房屋，却要让这些标记不同于第一个；这样，进入城中执行任务的人在寻找应当承受致命打击的房屋时，就无法再认出究竟是哪一个符号，因为他事先不知道，在其他符号中究竟要寻找哪个符号。

这把加德纳引向下面这项表述。能指与所指的区分，是每个语言学家的根本参照，哪怕他没有在自己的话语中明确提出。加德纳依据这项区分，不无道理地指出：在使用专名时，问题并不完全是缺少意义，因为一切事实都说明情况恰恰相反。

专名经常有意义。即便“迪朗先生”也有意义；“史密斯先生”意为铁匠。显然，哪怕“铁匠先生”碰巧真是一位铁匠，他的名字也不会因此少一点专名性质。加德纳先生告诉我们，专名用法的特征是：它在使用时把重音放在声音而非意义上，把声音当作区别性材料。这里的维度显

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确实会让我们在实践中辨认出某物更特殊地作为专名运作。

然而，这仍然颇为悖谬：一位语言学家对自己的材料——音素——首先要给出的定义，恰恰是“彼此区别的声音”；但他却把专名由区别性声音构成，当作专名功能的一项特殊特征。因为，从某个角度说，一切语言使用显然都奠基于这一点：一门语言由区别性声音构成的材料制成。

相关知识卡 **专名、书写与语音化**

这项反对意见当然也被这套理论的作者本人察觉了。他在这里引入了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主观观念，即人们对作为声音材料的能指维度所给予的注意。[注]

> [注] 原文以 au sens psychologique du terme 明确限定 subjective：这里说的是对声音材料给予注意这一心理学意义上的主观因素，并不是拉康意义上的“主体性”概念。Staferla 与 Lutecium 法文转录及 Hooson、Gallagher 英译在此一致。

请仔细看我在这里指出的东西。依照方法原则，语言学家同数学家一样，必须努力把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参照排除在自己的场域之外——我不是说彻底清除。但他在这里仍不得不援引一个明确的心理学维度。也就是说，他认为，当问题涉及专名时，主体会投注于、会特别关注构成其兴趣之实体的东西；专名正因为传递某种声音差别而被当作专名。加德纳反过来指出，在普通话语中，例如此刻我正在向你们传达的东西，我根本没有留意自己所讲内容的声音材料。如果对它投入太多注意，我的话语很快就会衰弱、枯竭。

我首先设法向你们传达某种东西。因为我自以为会说法语，根本上确实具有区别性的材料便自然来到。它在那里充当我不加留意的载体：

我想到的是自己前往的目标，也就是把我所传达的某些思想性质送到你们那里。

我们每次念出专名时，在心理上真的都会意识到重音落在声音材料本身上吗？这完全不是真的。我向你们谈“艾伦·加德纳爵士”时，并不比谈zerwutzeln或其他任何东西时更多想到声音材料。首先，我在这里举的例子并不恰当，因为这些词已经是我写到黑板上、作为词突出显示的东西。

无论语言学家在这里提出的主张有何价值，只要他以为自己能够援引的参照仅有心理学，它便十分明确地失败了。它在哪一点上失败？恰恰在于，它没能表述某种也许正是主体功能的东西；但这个主体必须以完全不同于具体心理学秩序中任何事物的方式来界定。严格说来，我们可以、也必须而且将会根据主体同能指的关系来界定他。

存在一个不与能指本身混同的主体；他却在同能指的这种关系中展开，带有完全可以表述和形式化的特征与性质。它们应当让我们把握并辨认专名本身的“特属性”——我取用希腊语参照，正因为绝不会把它同罗素定义中“particular”一词的用法相混。

现在，让我们尝试说明我打算从哪个方向让你们把握它。长期以来，在无意识定义的层面，我一直引入字母的功能。起初，我以某种可以说是诗意的方式，向你们引入这项字母功能。早年构造工作中的《失窃的信》研讨班[注7]，就是为了向你们指出：确实有某种东西——这里要按“字母 / 书信”一词的字面意义理解，因为涉及的是一封信——

可以被我们视为具有决定作用，一直深入主体的心理结构。这无疑是一则寓言；但它只是在自己的虚构结构中触及了最深刻的真理。

> [注7] 参见1954—1955年《自我……》研讨班，巴黎：瑟伊出版社，1978年，1955年4月25日课；1956—1957年《客体关系》研讨班，1957年3月20日课；另见《文集》第11页。

几年以后，当我谈论《无意识中字母的动因》[注8]时，我通过隐喻与转喻，给它加上了远为精确的重音。如今，我们以一元特征的功能为出发点，将抵达某种能让我们走得更远的东西。

> [注8] 雅克·拉康：《无意识中字母的动因或自弗洛伊德以来的理性》，《文集》第493页或第2卷第490页；另参见1957年5月9日课。

我提出：只有当我们察觉到命名发声同某种在根本性质上属于字母秩序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定义专名。你们会说，这可带来一个很大的困难：有许多人不会阅读，却也使用专名；而且专名及其规定的认同，早在书写出现以前就已存在。

相关知识卡 **专名、书写与语音化**

一本相当好的书正以《书写以前的人类》为题出版[注9]，向我们呈现目前关于史前人类演化的最新认识。那么，我们又应当怎样定义民族志？有些人曾认为，可以把它界定为一切文化与传统秩序中的东西，只要它们在书写工具所提供的任何记录可能性以外展开。事情真是这样吗？

> [注9] 安德烈·瓦拉尼亚克：《书写以前的人类》，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68年。

我可以请所有对此感兴趣的人——有些人已经先于我的提示去读了——参阅詹姆斯·费夫里耶的《书写史》[注10]。如果假期有时间，请

你们去看。你们会在那里清楚看见某种东西。我先向你们指出它的一般机制；因为书中没有把它单独提炼出来，但它又无处不在。可以说，从史前角度看……

> [注10] 詹姆斯·G. 费夫里耶：《书写史》，巴黎：帕约出版社，1984年。

我的意思是，我们发现之物的各个地层

在多大程度上见证了人类器物的技术与物质演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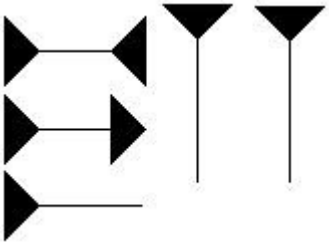
……从史前角度看，我们能够在书写的降临、因而也在书写同语言的关系中看到的一切，都以下面这种方式发生。我现在把结果十分精确地摆到你们面前：

-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承认，人自从成为人起，便作为说话者发出声音。

- 另一方面，还有某种属于这些特征秩序的东西。上次我告诉你们，在羚羊肋骨上重新发现一排排刻出的特征时，我曾多么赞叹而激动。史前材料中存在无数表现与刻痕；它们没有别的性质，只同这道特征一样，是能指，仅此而已。

人们谈论表意符号或表意书写，这是什么意思？每当可以使用“表意符号”这个标签时，我们看到的总是某种看起来确实非常接近图像的东西；但它越失去、越抹除这种图像性质，就越成为表意符号。楔形文字就是这样诞生的。例如，一条手臂或一只山羊的头，从某个时刻起会取得这样的外观——以下是手臂的形状：

相关知识卡 专名、书写与语音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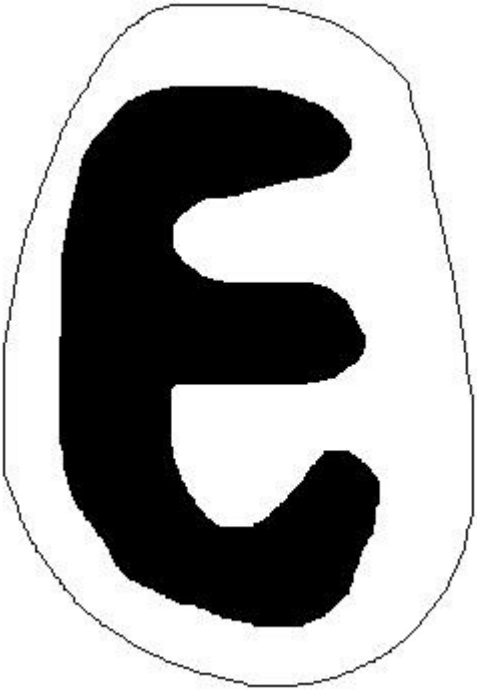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它的起源已经完全不可辨认。这里存在过渡，只会加强我们的立场：无论我们在哪个层面看到书写涌现，那里创造出来的，都是某种东西的行囊和库藏。我们无权按照今天谈抽象绘画时使用的意义，把它称为抽象；因为这些确实是从本质上具有形象性的某物中产生的特征。正因如此，人们才以为它是表意符号；但它其实是被抹除的形象物。让我们推进那个必然浮现在脑海中的词：被压抑，甚至被抛弃的形象物。留下的是一元特征秩序中的某种东西；它作为区别项运作，并且有时可以扮演标记的角色。

相关知识卡 **专名、书写与语音化**

你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没关系！在马斯达齐尔——我上次谈到的皮耶特发掘的另一个地点——人们发现了一些卵石；你们会在上面看到诸如此类的东西：



例如，这些图形是红色的，画在一些相当漂亮、褪成浅绿色的卵石上。在另一块上，你们甚至会直截了当地看到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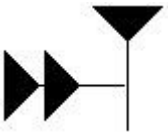
这格外有趣，因为这个符号正是集合论中用来表示一个元素属于某个集合的符号。

还有一块：从远处看，它是一枚骰子，可以看见五个点。另一面有两个点；再换一面，仍有两个点。它不像我们的骰子；如果你们向保管员打听，让他打开陈列柜，就会看见，在五点的对面有一道杠，一个1。因此，它并不完全是骰子；但乍看之下，它确实给人强烈印象，以至你们会以为它就是骰子。

归根到底，你们并没有完全看错。因为，一组这种“活字”——就用它的名称来说——显然无论如何都具有能指功能。你们永远不会知道它

们是做什么的：用于抽签，充当交换物、严格说来的符契、相认物，还是用于你们可以围绕神秘主题编造出的任何事情。这丝毫不会改变一个事实：你们眼前有能指。

那位皮耶特因此带着所罗门 · 雷纳克略微妄想起来，说什么西方文明具有古老、原初的性质，因为这些东西据说已经是一套字母；这是另一回事。我们应当把它解释为症状，也应批判它的真实范围。当然，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谈论某种“太古的书写”，仿佛这些活字曾用来进行某种洞穴印刷；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某个表意符号表示某种东西。以我刚才画给你们看的那个小楔形符号为例：



在阿卡德书写一个十分原始的阶段，它指称天空，因而被读作“an”。观看这个表意符号的主体把它命名为“an”，因为它代表天空。但随之发生的是，位置将被翻转：在一种音节文字中，它会用来承载音节“an”，而这个音节从此同天空毫无关系。全部所谓表意文字无一例外，都带有下面这种同时使用的痕迹：同一套材料既有被称为“表意”的用法，又有被称为“表音”的用法。

相关知识卡 **专名、书写与语音化**

然而，人们没有表述、没有突出的东西——在我看来，至今没有人在它面前停下来——是：一切仿佛都这样发生，书写的能指最初作为区别性标记产生。我们有这方面的历史证据：一位名叫弗林德斯 · 皮特里爵士的人[注11]已经表明，在象形文字诞生很久以前，现存的所谓前

王朝时期制陶业遗物上就有各种标记；几乎后来经过漫长历史演化而用于希腊、伊特鲁里亚、拉丁、腓尼基字母的一切形式，都已作为陶器标记出现——也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书写特征。

> [注11] W. M. 弗林德斯 · 皮特里：《字母的形成》，英国埃及考古学校“研究系列”第3卷，第17页，1912年。

你们看得出我要走向哪里。腓尼基人、随后希腊人最终完成了一件令人赞叹的事：借助书写，尽可能严格地标记音素功能。然而，我们必须从完全相反的视角看待事情：书写作为材料、作为行囊，一直在那里等待……

……是在某个我还会回头讨论的过程之后，也就是形成过程之后；

可以说，是在标记的形成过程之后——这种标记如今体现着我所谈的这个能指[注]；

> [注] Staferla 与 Lutecium 转录都作 à la suite d’un certain processus，这里的 à la suite de 表示“在……之后 / 继……而来”，不是“等待某个过程”。这一插入成分夹在前后两次“书写等待……”之间，主句到下一段的“等待被语音化”才完成。

……书写一直等待着被语音化；正因为它同其他对象一样得到发声、得到语音化，书写才——容我这样说——学会作为书写运作。

相关知识卡 **专名、书写与语音化**

如果你们阅读那本《书写史》，会不断找到对我在这里给出之图式的确认。因为，每当书写取得进展时，都是由于某个人群试图借用另一人群的书写材料，来象征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语音表述。那套材料只在表面上适合另一种语言；其实它并没有适配得更好……

当然，它从来都没有良好适配；因为书写

同口语表述这种经过调制的复杂事物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但由于某种材料同它在另一种语言形式、语音、句法——随你们怎样说——中的用法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它才得到适配。也就是说，起初，它显然恰恰是最不适合人们预定用途的工具。

苏美尔人最初锻造之物就是这样得到传递的——也就是在抵达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阶段以前。当阿卡德人接过它时，一切困难都来自这套材料同它必须进入的音素系统极不相合；但反过来，一旦它进入其中，显然又会对后者产生影响。我还会回来讨论这一点。

换句话说，书写的降临代表下面这件事：如果我们把能指特征的隔离视为书写的特性，那么，某种已经是书写的东西一旦得到命名，便能够用来服务、承载加德纳先生谈论专名时特别强调的那个著名“声音”。

由此会产生什么？

如果我的假设正确，我们就应当找到某种东西，为它的有效性提供标志。

这样的东西不止一项；一旦想到它们，例证便会蜂拥而来。不过，最容易接近、最显眼的例证，就是我马上要给你们的这一项。专名的特征之一——我当然还会回来谈它，以千种形式展开，你们会看到千种证明——就是：专名的特征总是或多或少同这项关联相连；它所关联的不是声音，而是书写。

我今天想摆到最前面的一项证据是：当我们面对尚未破译的文字，由于不知道它们所体现的语言，会感到十分为难；必须等待一则双语铭文。即使如此，如果对这门语言的性质——也就是它的语音系统——一无所知，我们仍走不了多远。

作为密码学家和语言学家，我们在等待什么？我们等待从这篇尚未破译的文本中辨认出某个很可能是专名的东西。令人惊讶的是，加德纳先生竟不援引这个维度；毕竟，他这门科学的开创性领袖正是商博良。他也没有想起，埃及象形文字的全部破译工作正是围绕克利奥帕特拉与托勒密开始的：因为无论在哪一种语言里，克利奥帕特拉都是克利奥帕特拉，托勒密都是托勒密。

尽管外表上也会有小小变动——Köln在法语里叫Cologne——专名的区别性特征仍在于，它的结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得到保存。无疑，这是一种声音结构；但这套声音结构的特别之处，恰恰是所有声音结构中只有它必须受到我们尊重。原因正是专名同标记的亲缘，也是能指同某个特定对象的直接黏合。

看起来，我们以最粗暴的方式重新落回了word for particular。这是否意味着，我在这里赞同伯特兰·罗素先生？你们知道：当然不是！因为这中间的全部问题，恰恰是能指从它曾是其符号的东西中诞生。

这意味着什么？

正是在这里，一个属于主体的功能嵌入进来；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主体，而是结构意义上的主体。

既然问题涉及形式化，我们能够把这个主体置于哪些算法之下？

在能指秩序中，我们是否有办法呈现能指本身的生成、诞生与涌现？

我的话语正朝这里前进；明年我会从这里重新开始。

第7课 · 1962年1月10日

我从没有哪一次像今天这样不想上研讨班。我没有时间深入探究原因何在。然而，要说的事情很多……人有时会陷入沉滞与疲惫。

让我们重新唤起上次所说的东西。我向你们谈到了专名；我们是在主体同大他者的一元特征发生认同的道路上遇见它的——这是第二种认同，即退行性认同。围绕这个专名，我们看见它引起了若干兼任哲学思考的语言学家和数学家的关注。专名是什么？

事情似乎没有一下子显露出来；但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惊讶地重新发现了也许处于纯粹状态的能指功能。语言学家本人正是把我们引向这条路：他告诉我们，专名的价值来自其声音材料的区别功能。

当然，他只是在重复索绪尔语言分析的前提本身：作为某个整体、某个能指库中的配对项，区别性特征即音素之所以成立，只因为它不是其他音素之所是。

我们发现，这项前提在这里应当指明主体在语言中运用一种功能时的特殊特征：用自己的专名命名。我们显然不能满足于这项定义本身；但它确实把我们带上了某条道路。我们至少已经能够接近并圈定这条道路上的某种东西：可以说，以一种在语言本身中“潜伏”的形式存在的，正是书写的功能与符号的功能，只要符号本身像一个对象那样得到阅读。

字母拥有名称，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的字母表把这些名称简化了，似乎让它们同字母被还原成的音素发声混为一体，而我们太容易继续这种混淆。一个“a”看起来就是发出“a”音。一个“b”严格说来并不是“bé”；它之所以成为“bé”，只是因为要让辅音“b”被听见，就必须以一个元音发声为支撑。

让我们更仔细地看。比如，在希腊语中，α、β、γ等等确确实实是名称；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名称在表达它们的希腊语中没有任何意义。要理解它们，就必须察觉：它们复制了腓尼基字母表、一套原始闪米特字母表中相应字母的名称；我们可以依据铭文的若干阶段和地层重建这套字母表。

我们重新找到了它们的能指形式：这些名称在腓尼基语文本中有意义，在我们能够重建的原始闪米特语中同样有意义。若干语言正是从这种原始闪米特语派生出来——我不细讲——而它们的演化同书写的最初出现紧密相连。

这里至少应当把一项事实摆到前景：aleph，即א〔alf〕这个名称本身同牛有关。据说，aleph最初的形式，就是把牛头从不同方向作出的图式化再现。它至今仍留下某种痕迹：我们还能在大写A中看见一个上下倒置、两角向外伸出的牛头骨[注1]。

> [注1] 詹姆斯 · G. 费夫里耶：《书写史》，前引书，第196页比较表。



原始西奈字母　原始腓尼基字母　古腓尼基字母

同样，人人都知道ב〔bet〕是房屋的名称。当然，当我们试图清点并列出其余字母名称所指称的东西时，讨论会变得复杂，甚至昏暗。到了ג〔gimel〕，我们很容易从中重新找到阿拉伯语“骆驼”的名称；但遗憾的是，这里有一道年代障碍：大约在公元前第二千纪，这些原始闪米特字母表本可用这个名称来指示字母表第三个字母；可是，骆驼当时还没有进入近东地区的文化性运输用途，这让我们的解释无法那样省事。因此，ג〔gimel〕这个名称究竟可能表示什么，会把我们带入一连串讨论。

这里还可展开讨论闪米特语言的三辅音结构，以及这种形式如何恒常地处在希伯来语全部动词形式的基础上。

借这道痕迹，我们可以看到，在构成语言的一项结构根基上，最初涉及的正是所谓“读取符号”。上次结束时我已向你们指出，早在任何书写用法以前，这些符号就已经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出现。如果我们接受这个事实，它们似乎提前大约一千年预示了同样的符号在最常用字母表——我们字母表的直接祖先，如拉丁、伊特鲁里亚字母表等等——中的用途。历史以最非凡的拟态，让这些完全相同的形式出现在古埃及前王朝陶器的标记上。它们就是同样的符号；但毫无疑问，在那个时期，它们不可能以任何方式用作字母，因为字母书写当时远未诞生。

你们知道，更早一些，我还提到过马斯达齐尔那些著名卵石；它们在该地点的发现中占有不小的分量……

甚至旧石器时代末期的一个阶段也以“阿齐尔期”命名，因为它关联到

我们能够界定的旧石器时代末期技术演化点；那并非严格意义上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期，而是前过渡期……

在这些马斯达齐尔卵石上，我们重新发现了类似的符号。它们同我们字母表的符号如此相像，呈现出强烈的陌生感；你们知道，这曾把一些并不平庸的头脑引向各种只能造成混淆乃至滑稽的推测。不过，这些要素的在场仍让我们亲手触到某种根本之物；它关乎我们所谓语言同实在的系结。

当然，只有在我们已经看见一项必然性以后，这个问题才会出现：要理解语言，就必须依照可称为“语言对自身的参照”、对其自身结构的参照来组织它。首先，语言近乎以自身“系统”的形式向我们提出；它绝不可能由一种纯粹功利性、工具性、实践性的生成来说明，也不能由心理学生成来说明。语言呈现为一种秩序、语域和功能；我们的全部问题就在于：必须把它看作能够在主体完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运作，而我们因而不得不把它的场域界定为由其固有结构价值刻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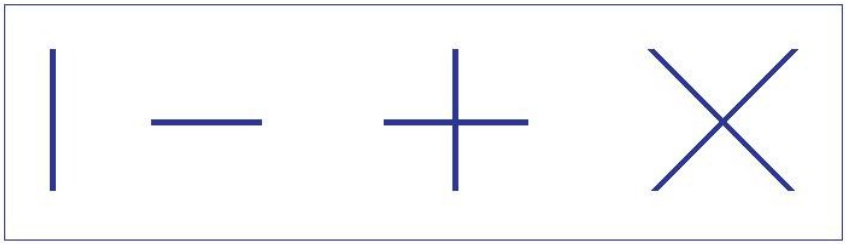
从此，我们必须把语言的运作同在实在中携带其标记的某种东西连接起来。标记从何而来？它是离心的，还是向心的？目前，我们正围绕这个问题停住——不是止步，而是暂作停顿。因此，在问题涉及某种作为标记、作为符号的东西时，主体早在书写符号出现以前便已阅读。他察觉，这些符号有时能够携带其言语调制中受到不同程度缩减、切割的片段；于是，符号功能被倒转以后，便可以获准充当所谓这些片段的“语音支撑”。

你们知道，表音书写实际上正是这样诞生的：据我们所知，不存在任何一种书写……更准确地说，一切严格属于书写秩序、而不只是图画的东西，总是从下面这种组合用法开始：一些简化的图画、缩略的图

画、受到抹除的图画；人们以不同名称——尤其是“表意符号”——并不恰当地称呼它们。

这些看似代表某物的符号，同时又得到表音使用；两种用法的组合在埃及象形文字中尤其明显。不过，只看一篇象形文字铭文，我们可能会以为埃及人感兴趣的对象只有一套终究很有限的行囊：

- 若干动物，其实是大量动物，尤其是数量惊人的鸟类——以鸟在需要纪念某事的铭文中实际介入的频率而言，实在令人惊讶；
- 数量也许相当多的农业工具及其他工具形式；
- 还有一些从古至今大概都以简化形式发挥作用的符号：首先是一元特征、一道杠，还有乘法的十字；当然，它们并不指称后来附着于这些符号的运算。



总之，第一眼就非常明显：这里涉及的图画行囊，同持久铭文中可以有效唤起的现实对象之多样性，根本不成比例、不相吻合。你们所看到的、我设法向你们指出的东西，应当顺带指出，好为没时间进一步考察的人消除一些混淆。例如，一只雕鸮或猫头鹰的形象——选一只在经典石刻铭文中画得格外清楚、很容易辨认的夜鸟——会极其频繁地再次出现。为什么？当然从来不是因为涉及这只动物；而是因为这

只动物在古埃及语中的普通名称，可以为唇音“m”提供支撑。每当你们看见这个动物形象，涉及的就是“m”，仅此而已。再者，每次遇见雕鸮形象时，“m”远不只以字母价值呈现；它还可能进行一种大致如下的构形：



M

“m”会表示不止一件事。尤其是，在这种语言里，如同在没有元音点的希伯来语中一样，我们不能十分确定元音支撑，也就不知道这个“m”究竟怎样补全。不过，依据我们能够重建的句法，我们至少知道得足够多，可以确定这个“m”也可能代表某种近似于引入功能的东西：例如“请看……”；可以说，那是一种固定注意力的功能，一个“这里是”。

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很可能以不同的元音支撑得到区分——它还可以代表某种并非简单否定、而需要更着重地规定为否定动词的形式；否定在其中以动词、可变位形式被隔离出来。它不只是“不”，而更像是“据说不是”。简言之，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个动词的特殊时态；它当然是否定性的，更准确地说，是两个否定动词中的特殊形式：一方面是“imi”，似乎意为“并不存在”；另一方面是“tm”，似乎更特别地指示事实上的不存在。

借这个机会，我提前引入这个功能，是为了告诉你们：沿这条道路前进时，我们所面对之物绝非偶然。它是在这里得到体现并立即显现的一种关系：能指最原始的凝聚，同某种立即提出否定是什么、否定最接近什么的问题之物之间的关系。

否定是否仅仅是一项附加规定？这样一来，它仍会提出一个问题：相对于存在、相对于能指链的运用与构成，何时有某种额外添加的指标、记号、一种所谓工具词被引入其中？那么，它始终应被设想为某种次生发明，由使用位于不同层面之物的需要所支配吗？

还是说，它处在回答的层面？能指性询问“它不在那里吗？”提出了问题；纯粹否定“不”的发声可能性，似乎正是在回答层面以这个“难道不是吗？”显现在语言中。

另一方面，否定是否在关系的标记中强加自身、由析取的必然性得到提示：如果另一件事物存在，这件事物就不存在；或者这件事物不能同另一件事物共存？简言之，这就是否定的工具吗？

我们对此的了解当然不比别人少；但如果谈到语言生成，只能把能指视作某种必须从情绪符号出发逐步形成的东西，那么，否定问题严格说来就表现为一道跳跃，甚至一个死胡同。

如果我们把能指视作完全不同的东西……

某种生成本身成问题的东西；它把我们带到对

某种生存关系的询问层面，而这项询问本身已经处在对否定性的参照中；

……那么，否定出现的方式、某种现实且亲历的否定性之能指涌现的方式，就取得完全不同的意义。它因而并非偶然地足以启发我们：从最初的问题开始，语言的结构化可以说就同下面这件事相认——辨认出声音发出同符号本身的第一次结合，也就是同某种已经参照第一次对象操作之物的结合。

当问题涉及定义特征的生成时，我们把这种操作称作简化。有什么比一个对象受到更大毁坏、更彻底抹除？如果特征从对象中涌现，它就保留了对象的某种东西：恰恰是它的独一性。至于对象的其他所有凸起、延伸、附肢，以及它一切可能分枝、搏动的东西，则受到抹除和彻底摧毁。

对象同这里所谓符号的诞生之间的这种关系，只要它在能指诞生问题中令我们感兴趣，正是我们暂停在周围的东西。可以说，我们围绕它完成了一项不无希望的发现——我认为这确实是一项发现：在一个可以辨认、历史上得到界定的时期，某种东西已经在那里等待阅读，等待用语言阅读，而书写尚不存在。随后，正是通过这项关系、这项符号读取关系的翻转，书写才得以诞生，并用来标示音素化。

但在这个层面上，如果专名——只要它规定了主体本身的扎根——比其他东西更特别地同某物相连，那么，它所连的并不是语音化本身，不是语言结构，而是语言中已经准备好接受特征信息的东西。直到我们今天的用法中，专名仍带有这种痕迹：它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并不翻译，只是转写、转移。它的特征正在这里：我在所有语言里都叫拉康；你们每个人也同样保留自己的名字。这不是偶然事实，不是限制、无能或无意义的事实；恰恰相反，名称、专名在意指中的极特殊属性，就位于这里。

这难道不是为了让我们追问：在那个根本、古老，且我们必然必须把它假定在无意识起源处的点上，事情究竟如何？

也就是说，只要主体说话，他就只能在链条中、在陈述的展开中不断前进；但正由于他朝着陈述前进，便在言说行为中省略了某种东西。

严格说来，那正是他无法知道的东西：作为言说行为主体的他究竟叫什么。言说行为中存在这种潜在命名；可以把它设想为某种随后将组织成转动链条之物的第一个能指核心。长期以来，我一直以这种方式向你们呈现主体的中心、那颗会说话的心，也就是我们所谓无意识[注2]。

> [注2]　参见《弗洛伊德技术著作》研讨班1954年4月7日、5月5日课，以及《自我……》研讨班1955年1月19日课。

继续前进以前，我认为应当指出某种东西。它只是一条主题线索的汇聚点和尖端；我们已经在本研讨班中多次接近它，每次都在弗洛伊德被引向接近、呈现它的不同层面上重新着手。为了使问题变得可感，弗洛伊德必须以某种方式呈现那个最初的心理系统；它被表述为“无意识—前意识—意识”。

我曾多次在这块黑板上，以不同程度的精细形式描述弗洛伊德的公式在《科学心理学纲要》[注3]等处让我们面对的悖论。今天，我只采用他在《梦的解析》结尾给出的那种简单拓扑化[注4]：若干层之间可以发生跨越、越过阈限以及从一个层面闯入另一个层面。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无意识进入前意识，例如这确实构成一个问题。顺带说一句，我很满意地看到，我带领你们追求、也为你们给自己施加的这种严格努力，产生了一个绝非最小的效应：听我说话、真正听懂我的人，也把这种严格推进到有时甚至可以比我更远的程度。拉普朗什与勒克莱尔在《现代》杂志发表了一篇非常出色的《无意识》论文[注5]——我暂且不区分二人在这项工作中各自的部分——他们追问：当我们谈论某种原在无意识、后来进入前意识的东西时，弗洛伊德的表述还留下怎样的歧义？这是否只涉及一项投注的改变——他们十分准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还是存在双重铭写？两位作者没有掩饰自己对双重铭写

的偏好；他们在文中指出了这一点。但文本仍让问题保持开放。总之，我们今年处理的东西，也许会让我们给出某种回答，至少给出某种澄清。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科学心理学纲要》，收入《精神分析的诞生》，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6年。另参见《自我……》研讨班1955年1月26日、2月2日、2月9日、3月2日课，以及《精神分析的伦理学》研讨班1959年11月25日、12月2日、12月9日课。

> [注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法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七章“梦过程的心理学”。

> [注5] 让·拉普朗什、塞尔日·勒克莱尔：《无意识：一项精神分析研究》，《现代》第183期，1961年7月。另参见二人提交给1960年第六届博纳瓦尔会议的报告，收入亨利·埃编《无意识：1960年第六届博纳瓦尔研讨会》。

作为引言，我想向你们提出：如果必须把无意识看作主体中“它在说话”的场所，我们现在正接近这样一点，可以说，主体毫不知情地受到言说所含能指之追溯效应的深刻改造。主体只要说话——哪怕只说最微不足道的一句话——就只能再一次不知不觉地命名自己，而且不知道自己以什么名字得到命名。

为了定位无意识与前意识的关系，我们是否可以看到：对我们而言，界限首先不应当放在主体内部的某处，仿佛主体只是所谓广义“心理”的等价物？我们所涉及的主体——尤其当我们试图把他表述为无意识主体时——包含另一种边界构成。前意识究竟是什么？只要前意识中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语言——不仅是我们看见、听见人们实际说出的语言，而且是给我们的思想划分节拍、进行表述的语言——问题便会发生变化。

人人都知道，无意识层面上的那些思想——即使我说它们“像一门语言那样得到结构化”，当然，我们之所以关心它们，最终也正由于它们在某个层面“像一门语言那样”得到结构化——并不容易在日常语言中得到表达；这是谈论它们时首先必须确认的事。我们应当看到：相对于令我们感兴趣的无意识主体，日常话语的分节语言处在外部。

这个“外部”把所谓内心思想同在外面流通的语言连接起来。它并不是以非物质方式存在；各种东西已经摆在这里向我们表明这一点。也许在一切都发生于言说气息中的文化里，人们还不知道；但我们眼前摆着数公斤重的语言，而且知道怎样把最短暂的言说铭录到唱片上。我们很清楚：说出来的东西、实际话语、前意识话语，完全可以同某种处在外部的东西相互同质化。语言实实在在流通在大街上；必要时，它也确实铭写在磁带上。当无意识来到其中让自己被听见时，问题正是无意识与前意识之间的界限。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条界限？

眼下，我仍让这个问题保持开放。但借这个机会，我们可以指出：从无意识进入前意识时，在无意识中构成的东西会遇到一种已经存在的话语；可以说，它是一场自由流通的符号游戏，不仅同实在事物相互干涉，而且像菌丝一样紧密编织在事物的间隙中。

难道这不正是哲学经验中那种可以称为唯心主义迷恋与纠缠的真正原因？人之所以察觉或自以为察觉自己始终只有事物的观念——也就是终究只能认识事物的观念——恰恰因为，在事物世界中，这种被话语宇宙包裹的情形早已完全无法解开。

总之，前意识已经在实在中。至于无意识的地位，它之所以提出一个问题，是因为它在完全不同、更加根本的层面上构成，也就是言说行

为之行动的涌现层面。原则上，无意识中的某物进入前意识并没有障碍；拉普朗什与勒克莱尔十分敏锐地指出，在这里，趋向显现的东西带有矛盾性质。

作为这样的东西，无意识依据自身位置与结构，不可能渗入能够得到前意识言语化的层面。可是，人们又告诉我们，这个无意识每时每刻都在努力，朝着使自身得到承认的方向推动。确实如此，而且有充分理由：可以说，它正置身于一个由话语结构化的宇宙，如同在自己家中。在这里，从无意识通往前意识的过程，只是构成无意识本身之运转所产生的某种正常辐射效应；无意识中的这种运转，使主体作为说话主体的表述所具有的最初、根本运作始终在场。

我们必须看到：一种从无意识到前意识、随后抵达意识的次序，未经修正便不能接受。可以说，只要必须承认前意识被界定为处在世界流通、现实流通中的东西，我们就必须设想：前意识层面发生的东西，应当由我们以同样方式、依照同一结构来阅读。这正是我曾在那个根源点上设法让你们感到的结构；某种东西在那里为语言带来可以称作最后裁准的东西——对符号的这种读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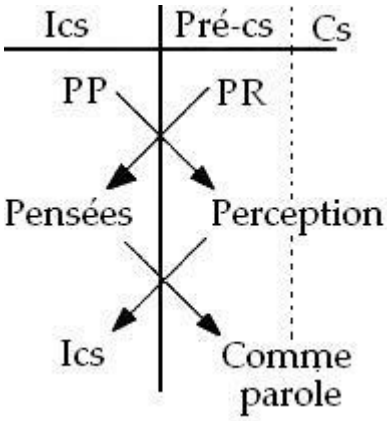
在已经构成、经过漫长文化史塑造的主体之当下生命层面，主体所进行的是对周遭外部事物的阅读；这是因为语言在实在中临在。至于意识层面，它对弗洛伊德始终构成问题：他不断指出，它显然是未来应当进一步澄清的对象，应当更精确地表述其经济功能。回想一下，在思想刚刚形成之初，他怎样向我们描述用ϕ表示的保护层：对他来说，它首先可以同感觉器官的表面薄膜相比，也就是某种过滤、关闭、筛选的东西；它只保留一种质性指标。我们可以表明，这项功能同现实指标同构；后者刚好让我们品尝自己所处的状态，恰好足以确信自己

没有做梦——如果问题确实涉及某种类似之物。我们看见的，确实是可见之物。

同样，相对于构成前意识、构成这个由我们的思想紧密编织之世界的东西，意识是一层表面；主体核心对某物的知觉经由这层表面，可以说从外部接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话语。意识在那里，反倒是为了让无意识拒绝从前意识来到的东西，或者极为严格地从中选择自身工作所需之物。

那是什么？

正是在这里，我们遇见了我所谓系统功能的交叉这一悖论：



在弗洛伊德表述中这个必须得到辨认的首要层面，无意识被他呈现为一股流、一个世界、一条思想链。意识无疑同样由知觉的一致性构成；现实检验就是各种知觉在一个有组织世界中彼此连接。反过来，我们在无意识中发现的，却是这种有意义的重复：它把我们从弗洛伊

德所谓构成良好的思想——Gedanken——引向一种我们自己无法把握的思想串接。

可是，弗洛伊德本人会告诉我们什么？主体在这两个系统的每一个层面寻找什么？

在前意识层面，我们严格说来寻找的是思想同一性；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认识论篇章，都曾对此作出构造。我们组织世界的努力、逻辑努力，严格说来就是把多样还原为同一，就是在构成形式逻辑之经纬的不同表述关系中，让思想同思想、命题同命题相认。

如果有人以极端理想化方式看待科学大厦，认为它可能或者应当——至少在潜在意义上——已经完成，那么，这会使他面对一个问题：全部科学、全部知识、全部以有序且得到表述的方式把握世界的工作，是否必然抵达一项同义反复？你们曾多次听我提起同义反复问题，绝非无缘无故；今年结束话语以前，我们必须对它作出最终判断。

因此，这个现实功能同知觉功能相连的世界，就是我们只能借思想同一性之路推进知识的东西。这对我们并非悖论；真正悖谬的是，我们在弗洛伊德文本中读到：无意识所寻找、可以说它所想要的东西，它运作与投入活动的根源，是知觉同一性。如果问题不是下面这件事，它简直毫无意义：无意识在自己特有的回返方式中寻找的，恰恰是“一度被知觉”之物中可说是同一地同一的东西；是那一次的知觉，是它在那一次戴到指上的那枚戒指，带着那一次的印记。

恰恰是这个东西将始终缺失。对于任何再度出现、用来回应原初能指的东西——主体从原被压抑之物（Urverdrängt）之起源处的某物那里接受标记的点——任何前来代表它的东西，都始终缺少这道标记。那

是原初能指独一涌现的标记：它只出现过一次；当时，那个点、那个相关的原被压抑之物进入无意识存在，进入无意识这个内部秩序中的坚持。一方面，主体从外部世界接收必须连接的事物；但因为要以能指形式连接它们，他只能在它们的差别中接收它们。如果这正是无意识的特性，它就绝不可能由这种对知觉同一性本身的寻找得到满足。

由此，“意识—无意识—前意识”三元组的次序得到轻微调整；这也以某种方式证明了我曾试图向你们给出的无意识公式[注6]：无意识处在知觉与意识之间，就像俗话说的，夹在皮革与肉之间。

> [注6] 参见1959—1960年《精神分析的伦理学》研讨班，1959年12月9日课。

一旦提出这一点，它就要求我们回到自己的出发点：我曾从笛卡尔那里存在的主体探索之哲学经验出发来表述问题。它严格区别于哲学反思在其他任何时刻所做的事情，因为在这里，受到询问、并试图作为这样的东西存在的，正是主体本人。问题关系到关于他的全部真理；人们询问的不是实在与表象，也不是存在者与不存在者、长存者与流逝者之间的关系，而是能否信赖大他者，主体从外部接收的东西本身是不是可靠符号。

“我思，故我在”，我已经在你们面前反复研磨了足够多次，你们现在大概能够看出问题怎样提出。严格说来，我们曾指出，这个“我思”是一句无意义之言——而这正是它的价值。它当然不比“我说谎”更有意义；但从它得到表述的那一刻起，它只能察觉自身：“……故我在”并不是由它推出的结论；而是从它真正开始思想的时刻起，它就只能思想。

也就是说，只要这个不可能的“我思”进入某种前意识秩序之物，它便把“这个我思指向一个……我在”暗含为所指，而不是结论或本体论规定。从此，这个“我在”只是我们所寻找之主体的X：它表示起初必须有何物，才可能发生这个“我思”的认同。

请注意，这会继续下去，以此类推：如果“我思我思我在”，那么，倘若我认为自己只能成为一个思在（pensêtre）或一个思维之在（êtrepensant），我就不再是在讽刺。处在分母上的“我思”，很容易让同样的双重性再次产生：我只能察觉，在“我思我思”时，处在对自己思想之思想末端的这个“我思”，本身仍是一个复现“我思，故我在”的“我思”。

$$\text{Je suis} \longleftarrow \frac{\text{Je pense}}{\text{Je suis} \longleftarrow \frac{\text{Je pense}}{\text{Je suis} \longleftarrow \text{Je pense}}}$$

这会无限延伸吗？当然不会！

哲学练习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建立这样一条公式以后，把其中能够保留的现实经验当作镜子游戏那样无限增殖。我过去曾做过一项小练习，那是我的个人小诡辩：《提前确定性断言》[注7]中的圆盘游戏。主体必须依据另外两人的所作所为，推断贴在自己背后的标记究

竟是“偶”还是“奇”；这同我们在这里处理的东西非常接近〔参见《自我……》研讨班，1955年3月30日课〕。

[注7] 雅克·拉康：《逻辑时间与提前确定性断言》；参见《自我……》研讨班，瑟伊出版社，1978年，1955年6月16日课，以及《文集》第197页或第1卷第195页。

从游戏的表述中很容易看到，犹疑确实很可能出现，但绝不会无限延伸。如果我看见另外两人过快作出同我想作出的相同决定——即“我同他们一样，都被标上同色圆盘”——如果我看见他们过快推出结论，我反而会从中推出自己的结论。有时，我会产生某种犹疑：如果他们这么快看出自己是谁，那是因为我同他们有足够明显的区别，使他们能够定位自己；因为依照逻辑，他们也必然作出同样的反思。

于是，我们也会看见他们摇摆起来，对自己说：“再看一遍。”也就是说，这三个主体会一起产生同样的犹疑。很容易证明：只有经过三次犹疑摇摆，他们才真正能够，而且必然会充分地，以犹疑的节拍为形式，把所有相互矛盾之可能性的界限呈现出来。

这里有某种类似的东西。我们不可能把所有“我思，故我在”无限纳入一个“我思”。界限在哪里？我们眼下无法如此轻易地立刻说出和知道。但我提出的问题——更准确说，我将请你们追随的问题——也许会令你们惊讶；不过，你们将从后文看到，某种东西会来到这里加入进来，改变起初在我看来只是某种游戏、甚至所谓数学消遣的东西，使它随后可以投入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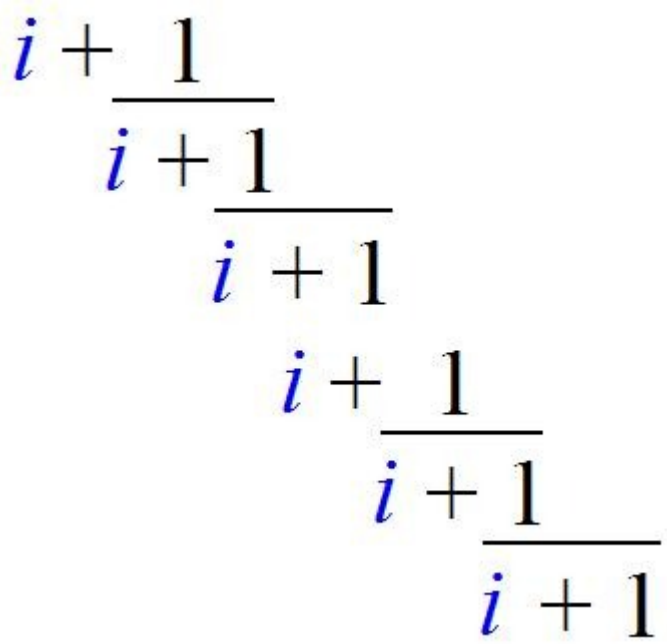
- 如果我们看到，笛卡尔式把握中的某种东西肯定会在不同层面结束于自己的言说行为；因为确有某物无法越过这里写出的东西，他必然要引入某种并非来自纯粹构造的东西：“我能以什么为依据，什

么是可靠的？”他终究会同所有人一样，被迫设法处理外部亲历的东西。但是，在同一元特征发生的认同中，是否已经有足够之物支撑“我思”这个不可思、也不可能的点，至少支撑它作为根本差别的形式？

- 如果我们用“1”表示这个“我思”，我再说一次：我们之所以关心它，只因为它同命名起源处发生的事情相关，只因为它关涉主体的诞生；主体就是命名自己的东西。

- 如果命名首先同对特征“1”的读取相关，而这个1指称绝对差别，我们就可以追问：这里以某种追溯方式构成的“我在”应当怎样计数？它仅仅来自作为“我思”之所指而构成之物的再次投射；

也就是同一个东西，即以主体形式处在起源处之物的未知数〔i〕。



- 如果我在这里以将要保留的最终形式标出的i，是某种在总体问题中被假定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不存在”同样是真的，因为它在这里仅通过“思想思想”而“存在”——那么，它仍然同思想的任何把握相关、对后者不可或缺，只要思想形成链条；这正是笛卡尔论证的力量所在。这条道路为它打开，通向某个得到表述之物的cogitatum〔被思想者〕：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

今天，我跳过其中环节；因为你们会在后文看到它们从何而来，而且，我既然已经走到这里，就不得不通过这一步。其中有某种我会称为既悖谬又——何妨说——有趣的东西；不过我再说一次，它如果有意义，正在于它可能投入操作。在数学中，这样的公式叫作一个数列。我先跳过每位熟悉数学的人立刻会提出的问题：如果这是数列，

它是否收敛？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如果所有出现小写i的地方都换成1：

$$1+\cfrac{1}{1+\cfrac{1}{1+\cfrac{1}{1+\cfrac{1}{1+1}}}}$$

只需稍加整理，你们就会立即看出这个数列收敛；如果我的记忆没错，它等于大致如下的东西：

$$1+\frac{\sqrt{5}}{2}$$

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完成相关运算以后，你们得到的值若在图中标出，会大致取得下面这种形式：

$$1+\frac{1}{1}=2 \qquad 1+\frac{1}{1+1}=\frac{3}{2} \qquad 1+\frac{1}{1+\frac{1}{1+1}}=\frac{5}{3} \qquad 1+\frac{1}{1+\frac{1}{1+\frac{1}{1+1}}}=\frac{8}{5}$$

……直到它们趋向一个完全恒定的值，称作极限。

在先前公式中找到一个收敛公式，对我们会更加没有意义，因为那意味着主体是一种趋向完全稳定的函数。但有趣之处在这里；我要在这里跳一步，因为为了照亮自己的灯笼，我看不出还有别的办法，只能先投出光斑，随后再回到灯笼本身。请你们信任我，赋予“i”它在数论中准确具有的值；那里称它为“虚数”。我认为，单凭同音并不足以证明这种方法论外推、这项要求你们暂时跳跃并信任我的举动。这个虚数值就是：$\sqrt{-1}$。

你们至少拥有足够的初等算术知识，知道$\sqrt{-1}$不是任何实数。没有任何负数——例如-1——能够以任何方式充当某个以$\sqrt{-1}$为因数之数的平方根。为什么？一个负数的平方根，意味着这个数的平方等于负数；但任何数的平方都不可能是负数，因为任何负数的平方都会成为正数。

正因如此，$\sqrt{-1}$只是一种算法；但这是一种有用的算法。如果你们把任何由实数“a”同一个附加虚数构成的数〔a + ib〕定义为复数——这个虚数无法同实数直接相加，因为它不是实数，而是$\sqrt{-1}$同“b”的乘积——那么，你们就能借这个复数，以同样的成功完成可以用实数完成的一切运算。

一旦走上这条道路，你们不只会满意地发现它确实有效，还能用它作出发现；也就是察觉，以这种方式构成的数具有一种价值，尤其让你们能够以纯粹数值的方式处理所谓“向量”。向量是一种量，它不仅拥有可以用长度等方式表示的数值；借助复数，你们还能够在标示中不仅包含这个量本身，还包含它的方向，尤其是它同另一个量所成的角度。

因此，从操作角度看，并非实数的$\sqrt{-1}$具有一种格外令人惊叹的力量，远超你们此前把自己限制在实数序列中所能使用的一切。这番说明是为了向你们引入这个小写i究竟是什么。

那么，假设我们设法在这里以数值标示的东西，可以通过赋予它这个$\sqrt{-1}$的约定值来操作。“约定”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 正如我们已经致力于构造单位作为根本差别之功能，以规定那个称作“自我理想”的主体理想中心；

- 在后文中，我们同样会努力从$\sqrt{-1}$这个标示中提取一切可供我们操作使用的东西。理由很充分：我们会把它同此前在自己特有的标示中以φ引入的东西相认，也就是阳具的想象性功能。

不过，在此以前，在这个层面引入它的用处体现如下：如果你们寻找这个函数产生什么，换句话说，在你们此前看到小写i的所有地方都放入$\sqrt{-1}$：

$$\sqrt{-1}+\cfrac{1}{\sqrt{-1}+\cfrac{1}{\sqrt{-1}+1}}\ \text{etc.}$$

……你们会看见一个并不收敛、而是周期性的函数出现。它很容易计算：可以说，数列每经过三项，同一个值就会更新。

这个数列定义如下：

premier terme $i+1$

deuxième terme $i+\cfrac{1}{i+1}$

troisième terme $i+\cfrac{1}{i+\cfrac{1}{i+1}}$

你们会周期性地——也就是数列中每三次——重新遇到我将向你们给出的同一组值、同样的三个值：

- 第一个值是i + 1。也就是说，我们正停留在一个谜点上：应当赋予“i”什么值，才能标示尚未经过任何命名的主体？这个问题令我们感兴趣。

- 你们会得到的第二个值，即i+(1/1+i)，严格等于(1+i)/2。这很有意思，因为我们首先遇到的是：我们作为尚未命名自己的主体所寻找的这个某种东西，同它对自己名字的运用之间有怎样的根本关系？名字只是主体用来充当有待意指之物的能指；也就是说，问题恰恰在于主体把自身加到自身名字之上时产生的所指。这个关系立即就会splitter〔分裂〕，一分为二，使在场之物只留下整整一半：(1+i)/2。你们看得出来，我的话没有提前准备，却仍经过精确计算；这些东西毕竟是一项构造的成果。我从三十六个入口重新做过这项构造，以若干核验加以确认；它还会带来后面道路上的若干转辙。

- 第三个值，也就是在这里停止数列项时得到的值，干脆就是“1”。从许多方面说，这对我们具有某种回路确认的价值。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恰恰在第三个时刻——奇怪的是，没有任何哲学沉思推动我们特别停在这个时刻——抵达著名的单位，也就是“我思”本身成为思想对象、把自身当作对象的时刻，那么，这个单位用来定义某物无疑颇令人满意；但我们仍可追问，它同起初所涉及的单位——即原初且具有启动作用的认同中的单位——究竟是不是同一个单位。

至少今天，我必须让这个问题保持开放。

第8课 · 1962年1月17日

上次结束论述时，我让数学符号$\sqrt{-1}$支撑主体；这种象征化乍看之下也许颇为悖谬，但我不认为其中的一切对你们都只会是纯粹惊奇。我的意思是，只要回想笛卡尔的进程本身，就不能忘记这条路把作者引向了什么。

他就这样阔步朝真理出发。更进一步，无论对他还是对我们，这项真理都绝没有被括入一个同现实相区别的维度。笛卡尔迈着征服者的步伐朝它前进的这项真理，正是事物的真理。

这把我们带向哪里？把世界掏空，直到只留下名为“广延”的空无。这怎么可能？你们知道，他选择的例子是让一块蜡熔化〔参见笛卡尔《第二沉思》〕。他选择这种材料是偶然的吗？难道不是因为某物把他推向那里，因为蜡正是承受印章、承受神圣签名的理想材料？

然而，经过他在我们眼前进行的这种近乎炼金术的操作以后，他将使蜡消散，使它还原为纯粹广延；那里不再有任何地方，能让他的进程恰好省略的东西印上去：能指同任何“自然痕迹”——如果可以这样说——不再有关系，尤其不再同那道出类拔萃的自然痕迹，即构成身体想象界的东西发生关系。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想象界能够遭到根本驱逐；但它已经同能指游戏分离。它就是它所是：身体的效应，因而被拒绝充当任何真理的见证。这个想象界只能拿来生活——这就是激情理论——尤其不能拿来思想。

人凭借一种被还原为所谓“自然之光”之明显性的言说来思想，也就是凭借一套代数、一套逻辑运算系统；从此，如果上帝愿意，它本可以是另一套系统〔激情理论[注1]〕。笛卡尔尚未察觉的是：我们可以代替祂〔上帝〕来希望它改变。笛卡尔死后大约一百五十年，集合论诞生了——它本会使他称心如意；在那里，甚至数字1与0也只是字母定义、纯粹形式的公理定义所产生的中性元素。他本可以省掉不欺骗的上帝；因为骗人之神只能是在方程的求解本身中作弊的神。

> [注1] 参见笛卡尔《著作与书信》：“借自然之光探求真理”，第879页；“论灵魂的激情”，第695页，前引书。

但从来没有人见过这种事：组合机制没有奇迹，除非我们赋予它意义。每当我们赋予它意义时，事情就已经可疑。正因如此，圣言存在，但笛卡尔的上帝并不存在。要让笛卡尔的上帝存在，我们就必须在数学领域拿出一点关于祂本人具有创造意志的证据。

然而，发明康托尔超限数的不是祂，而是我们。正因如此，历史向我们证明，那些打开神圣逻辑彼岸的大数学家——首先是欧拉——曾经非常害怕。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遇到的，不是笛卡尔步伐所制造的广延之空无——尽管帕斯卡心怀恐惧，它如今再也吓不到谁，因为人们彼此鼓劲，要在其中住得越来越远——而是大他者的空无。这个场所无限地更加可怕，因为那里必须有某个人。

因此，我要更紧密地把握笛卡尔沉思中唤起的主体意义问题。即使我侵入了一个被反复走过、最终看似成为某些人保留地的领域，也不认为自己在做一件这些人可以不感兴趣的事。因为这个问题仍然切合当下，比任何问题都更切合当下；而且我相信能够向你们表明，它在精神分析中比在其他地方更加现实地得到展开。

因此，今天我要把你们重新带回的，不是对主体起源的思考，而是对主体位置的思考。在言说行动的根部，存在某种东西，存在一个它嵌入语言结构的时刻。我试图围绕一个主题，收紧并界定这项语言结构在原初点上的特征。以形象方式说，这个主题具体体现并包含在书写同语言本身原初共时的观念中，只要：

- 书写是一项能指标示；
- 言说与其说创造书写，不如说读取书写；
- 能指在实在某个层面上的生成，是它的一条轴线或根茎；而对我们来说，这条根茎无疑是标示所谓“意义效应”显现的主要根茎。

主体首先结结巴巴、随后游戏般、甚至混乱地以自己的言说投入日常话语；仅仅由于这个事实，他就在自己的最初关系中，事后地（nachträglich）把某种东西投射到背后。他在行动背后投射的东西，正是我们鼓起勇气前去询问之处；我们以“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它曾在之处，我应当到来〕”的公式之名发问。我们倾向于把它推向一条重音略有不同的公式，朝着一个“曾经存在着”、一个持续存在的Gewesen〔曾在〕推进；因为主体向它前进时，不能不知道：必须对自身位置进行深刻翻转，他才能在那里把握自己。

某种东西已经在这里把我们引向另一件事：一旦把它翻转，它就提示我们，否定仅凭自身存在，从来都不曾不蕴含一个问题。否定预设什么？它是否预设自己所依托的肯定？无疑如此。但这项肯定本身，难道只是肯定某个随后被简单拿走的现实之物吗？

我们不无惊讶——也不无恶意——地在柏格森笔下发现几行反对任何虚无观念的文字。这种立场确实符合一种从根本上依恋某种朴素实在论的思想：

> “把一个对象设想为不存在，这个观念比把同一对象设想为存在的观念所包含的东西更多，而不是更少；因为对象不存在的观念，必然是对象存在的观念，再加上这样一项表象：作为整体把握的当下现实排除了这个对象。”[注2]

[注2] 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第四章，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

我们能满足于这样定位否定吗？让我们暂时把注意力转向否定本身：仅仅依据对其用法和运用的经验，我们能满足于这样定位它的效应吗？

我们不能拒绝经由语言学探究的所有道路，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已经朝这个方向推进了；如果你们记得，这里很早就提到过皮雄与达穆雷特[注3]的意见。二人合作写成一部内容极为丰富、十分富有成果、值得研究的语法书——尤其是一部法语语法；他们的意见即使不算澄清，至少很有启发性。他们在书中指出，严格说来，法语中没有否定。

[注3] 爱德华·皮雄、雅克·达穆雷特：《从词语到思想：法语语法论》，弗兰出版社，2000年。

他们的意思是，某些德语句子结尾所表达的根本消除形式，在他们看来更为简化。我说“结尾”，因为nicht一词令人惊讶地来到一个一直以肯定语域展开的句子结尾；它此前让听者始终处于完全不确定、并且

根本上相信句子内容的位置，直到nicht把句子划掉，整个句子的意义才遭到排除。

从哪里排除？从真理的可接受场域中排除。皮雄颇为中肯地指出，法语中的否定功能通常发生分裂、裂解：一方面是“ne”，另一方面是一个助词：“pas”“personne”“rien”“point”“mie”“goutte”。这个助词在陈述句中占据一个位置，而它同先出现的“ne”究竟有什么关系，仍需明确。仔细考察二者可以各自独立使用的方式，就会得到一个特别提示：应当把所谓“不一致性”意义赋予其中一项功能，把“排除性”意义赋予另一项。

“pas”“point”恰恰负责把某物从实在中排除；“ne”则表达这种不谐和。它有时微妙得只剩一道阴影，尤其是在那个著名的“ne”中。你们知道，我曾格外重视它[注4]，第一次试图在那里展示某种近似于无意识主体痕迹的东西：所谓“赘余ne”，即“Je crains qu’il ne vienne〔我怕他来〕”中的“ne”。

> [注4] 参见《精神病》研讨班1956年6月13日课；《欲望及其解释》研讨班1958年12月10日、12月17日课；《精神分析的伦理学》研讨班1959年12月16日课。

你们立即可以亲手触到，它无非意味着“我本来希望他来”。它表达你们自身情感面对他的到来时产生的不一致；这道痕迹在能指中得到具体体现，因而格外富有启发性，它传递着精神分析所谓“矛盾情感”。

“我怕他来”与其说是在表达我们情感的歧义，不如说是通过这项附加负荷表明：在某种关系类型中，言说行为的主体本身同陈述主体的区别，多么能够在一道裂口中重新涌现、浮现、复现并留下标记；哪怕言说行为主体没有以某种指称他的方式临在于陈述层面！

“我怕他来”：来的人是第三者。如果说的是“我怕我会做……”——这种说法很少见，但仍可以设想——事情又会怎样？谁会处在陈述层面？不过，他能否得到指称并不重要；你们看，我终究能够让他进入陈述层面。一个在言说行为层面受到遮蔽或没有受到遮蔽、得到呈现或没有得到呈现的主体，会使我们追问主体的功能、形式和支撑；也会使我们避免犯错：不要以为在陈述公式中指称说话者的，只是“我”这个转换词，仿佛他仅仅是在界定当下的这一刻承担言说的人。

言说行为的主体也许始终拥有另一个支撑。我所表述的甚至是：严格说来，正是在这里可以以赘余形式把握的这个小小“ne”中，我们应当在典范个案中辨认出这种支撑。当然，这同样不是说，我们应当只在这个例外现象中辨认主体的唯一支撑。

语言用法会使我能够以一种十分平常的方式，在你们面前强调某种东西；与其说是皮雄的区分……

说实话，我不认为这项区分能够维持到描述的终点。从现象学角度看，它依赖一种我们无法接受的观念：仿佛能够把思想运动切成碎片。不过，你们拥有语言意识，能够立刻衡量一种个案有何独特之处：在那里只出现“ne”，或者按语言今天的用法说，它可以单独出现。事情并非一向如此：在古代，我马上要向你们说出的形式才最常见。所有语言的否定形式都显出某种滑移式的演化，语言学家试图刻画它。也许待会儿，我会概述这项滑移的总体方向；专家们的著作已经有所表达。不过眼下，我们先看一个近在眼前的简单例子……

只需区分两个同样可以接受、同样得到承认、同样富有表达力、同样常见的公式：“je ne sais〔我不知道〕”与“j’sais pas〔我不知道〕”。

我想，你们立刻看得出二者的区别，一种重音的差别。这个“je ne sais”不无几分矫饰：它带有文学气息。它终究比“Jeunes nations〔青年民族〕”好一点，却属于同一秩序。二者都像马里沃，即使彼此并非对手〔rivaux〕。

“je ne sais”所表达的东西，本质上完全不同于另一种表达代码“j’sais pas”：它表达摇摆、犹疑，甚至怀疑。我提到马里沃并非无缘无故：在舞台上，这正是含蓄告白通常采用的公式。

同“je ne sais”相邻的“j’sais pas”，应当按照我的文字游戏所提供的歧义来拼写。由于动词开头的“s”就在旁边，“je”的“j”发生同化，变成送气的“ch”——一个清咝音；这里的“ne”被吞掉、消失，整个句子落在“pas”之上，而它因结尾塞音变得沉重。

只有当它同随后表达之物不谐和时，这个表达才会带上略显滑稽、有时甚至粗俗的强调重音。可以说，“ch’sais pas”重重打出一击；恰恰相反，主体在其中坍缩、被压扁：

- 某人遭遇不幸以后，权威向责任人问：“这件事怎么发生在你身上？”
- “不知道。”

一道孔洞、一道裂口就此打开；消失并吞没在它深处的，是主体本人。

不过，主体不再显现于自己的摇摆运动中，也不再显现于原初运动为他提供的支撑中；恰恰相反，他以一项对自身无知的确认出现。这项

无知严格说来得到表达、承担——不如说被投射、被确认；某种东西呈现为一个被投射到表面、平面上的“不在那里”，在那里作为这样的东西得到辨认。我们可以用各种其他例子对这些说明进行千百种核验；沿这条道路接近的东西，至少要求我们保留双重面向这一观念。

这个双重面向真的像皮雄所暗示的那样彼此对立吗？对于否定装置本身，更深入的考察能否让我们解决问题？先请注意，在“ne”和“pas”两个词中，“ne”看起来受到可称为句子领头组的吸引，只要这个领头组由代词形式把握并支撑。

法语中的这个领头队列，在“je ne le”“je le lui”之类累积公式中格外显眼。这组词放在动词之前，必然反映出某种深层结构必然性。“ne”聚合到这里，在我看来还不是最值得注意的事。最值得注意的是：它聚合到这里以后，强调了我所谓主体性能指化。

事实上请注意，我从“je ne sais〔我不知道〕”“je ne puis〔我不能〕”这类动词中找到ne的独立用法，并不是偶然。这类动词正是主体位置本身得到定位和铭写的地方。有一整套动词，其用法尤其让我们注意到：它们用于第一、第二或第三人称时，功能会发生深刻改变。

如果我说“我相信要下雨了”，这并没有在“要下雨”这项言说行为之外，区分出一项相信的行动。“我相信要下雨了”只是标示我的预测具有偶然性质。请注意，一旦换到其他人称，事情就会改变：

- “你相信要下雨了”更加强烈地发出一种召唤：我向对话者的见证提出召唤；
- “他相信要下雨了”则越来越加重主体对其信念的赞同。

当“ne”附加到这个动词的三个代词支撑上时，总是很容易引入；这个动词在这里具有不同功能：从一开始的言说行为细微差别，到对一种主体立场的陈述，“ne”的分量总会把它拉回言说行为的细微差别。“我不相信会下雨”更加关联于我自己的倾向性暗示。这可以同“不相信”毫无关系，而只同我的好心情有关。“我不相信会下雨”“我不认为天会下雨”，意思是，在我看来，情况发展得还不算太坏。

同样，把“ne”加到另外两个公式上——顺便说，这会区分另两个人称——它便倾向于把其他公式中涉及的东西“我化”：“你不相信会下雨”“他不相信应当下雨”；正因为这个小小的否定词被添加到句子第一部分中，它们才会受到吸引，朝“我”靠近。

这是否意味着，在另一边，我们应当把“pas”视作某种径直标示纯粹剥夺事实的东西？这肯定是皮雄分析的倾向，因为他把例子组合起来以后，确实制造出一切表象。事实上，我并不这样认为；首要理由同这些能指本身的起源有关。

我们确实知道，它们被引入语言的形式具有怎样的历史生成。起初，“je n’y vais pas〔我不去那里〕”可以用逗号改变重音：

- 可以说，“je n’y vais, pas un seul pas〔我不走，连一步也不走〕”；
- “je n’y vois point, même pas d’un point〔我一点也看不见，连一个点也看不见〕”；
- “je n’y trouve goutte〔我一滴也找不到〕”，“il n’en reste mie〔一点面包屑也没剩〕”。

这里涉及的东西，其起源远不是标示一道缺席的孔洞；恰恰相反，它表达缩减，也无疑表达消失，但这个消失没有完成，而在身后留下最细小、最微弱的特征之尾迹。

事实上，这些词很容易恢复肯定价值，以至今天仍常常这样使用。它们的否定负荷，确实来自“ne”的功能向它们发生的滑移。即便“ne”受到省略，它们所行使的功能仍然承载着“ne”的负荷。

可以说，当我们在句子陈述中倒转“pas”与“ne”的次序时，发生的事情会让我们看见二者的某种相互性。我们以一条逻辑例句说：“没有一个人不说谎（Pas un homme qui ne mente）。”在这里，确实是“pas”率先开火。我想指明、让你们把握的是：放在句首的“pas”，同按照皮雄的说法可以归给它的功能完全不同；后者表达在下面这句公式中：我到达现场，然后确认：“这里一只猫也没有。”

顺带让我向你们指出，使用“一只猫也没有”这种词组本身，具有启发性、特殊性，甚至危险的价值。如果要编制否定表达方式的目录，我会建议把这类用来充当否定支撑的词单列一项。它们确实构成一个特殊范畴。“猫”同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不过暂且放下它。

“没有一个人不说谎”表明，它不同于这场匮乏大合唱：它处在完全不同的层面；虚拟式的使用已经充分指示这一点。“没有一个人不说谎”所在的层面，推动并界定了我们能够赋予“ne”的一切最具不一致性的形式——借用皮雄的词——从“我怕他来”，到“在他来以前”，再到“比我原以为的更小”，还有“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了”。顺便说，这些公式都提出各种问题，我眼下不得不把它们搁在一旁。

我顺带请你们注意“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了”这条公式支撑着什么：你们不能用它谈论一个死者或失踪者。“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了”预设下一次相遇仍有可能。你们由此看出，考察和研究这些词必须多么谨慎。

因此，我们将尝试呈现的不是二分法，而是否定各种特征的总表。我们的经验为这张矩阵带来的入口，远比从亚里士多德直到康德的哲学家所做的一切更加丰富；你们知道这些矩阵入口叫什么：剥夺、挫折、阉割[注5]。我们会重新处理它们，把它们同可以尝试辨认的否定之能指支撑相对照。

> [注5] 参见《客体关系》研讨班；《无意识的形成》研讨班1958年1月15日、6月18日课；《欲望及其解释》研讨班1959年4月29日课。

“没有一个人不说谎。”

这条公式向我们提示什么？

“Homo mendax〔人是说谎者〕”，我以典型的全称肯定命题形式，把这项判断、这条命题呈现给你们。你们也许记得，今年第一堂研讨班中，我谈到三段论的经典用法——“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等等”——时已经提过它，并顺带标示了它的转移功能。

考察亚里士多德[注6]用下列范畴分类的形式命题系统，能够帮助我们从原初、根本用法的层面接近否定功能：

> [注6] 亚里士多德：《前分析篇》；《工具论Ⅱ·解释篇》第7节，A、E、I、O。

- 全称肯定命题〔A〕与全称否定命题〔E〕；
- 以及所谓特称肯定命题〔I〕与特称否定命题〔O〕。

让我们立即说明：所谓命题对立这个主题，是亚里士多德全部分析与三段论机制的起点；尽管表面看来简单，它却呈现出数不清的困难。如果说最现代的数理逻辑发展澄清了这些困难，那肯定是在说一件整部历史都反驳的事情。恰恰相反，它唯一能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些所谓亚里士多德式公式直到康德都赢得了一种表面一致的赞同；康德仍抱有幻觉，以为这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大厦。

比如，指出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未把这些命题的肯定功能〔A〕与否定功能〔E〕本身明确表述出来，绝非无关紧要；其起源大概应标在晚得多的阿威罗伊[注7]那里。由此可见，评价这些命题时，事情同样没有如此简单。对需要回顾其功能的人，我简短复述一下。

> [注7]　阿布·瓦利德·穆罕默德·伊本·鲁世德（1126—1198），出生于科尔多瓦，即阿威罗伊；十二世纪阿拉伯哲学家、伊斯兰神学家、法学家、数学家与医生，被誉为西欧世俗思想的奠基者。他曾完整注释亚里士多德著作，因而被称作“注释者”。

— A —

既然我用Homo mendax来引入这段回顾，就继续采用它。Homo，甚至omnis homo；omnis homo mendax：“所有人都是说谎者。”亚里士多德用πᾶς〔pan，所有〕标示全称功能。

— E —

否定公式是什么？许多语言都允许用omnis homo non mendax这种形式表达。我的意思是，它表示：对每一个人而言，“他不是说谎者”都是真的。不过，为了清楚起见，我们使用nullus一词：nullus homo mendax〔没有人是说谎者〕。通常分别以字母A与E标示的，就是全称

肯定与全称否定。在特称肯定命题层面会发生什么？既然我们关注否定，就可以在这里借否定形式引入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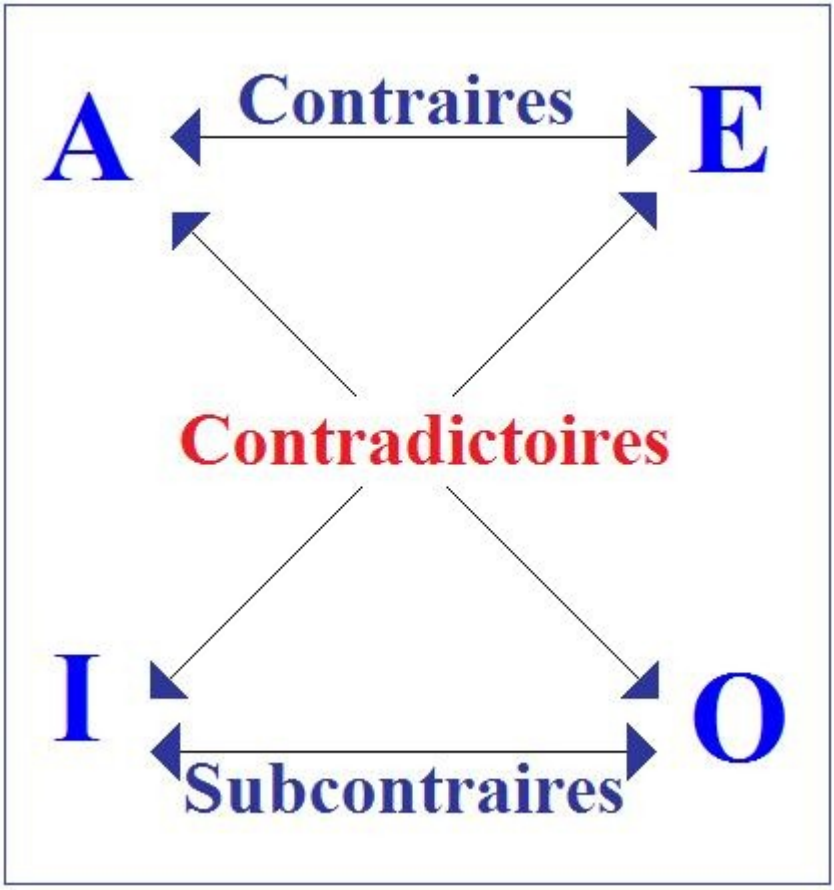
— O —

Non omnis homo mendax：“并非所有人都是说谎者。”换句话说，我选择并确认，有些人不是说谎者。

— I —

总之，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aliquis——都不能成为说谎者：aliquis homo mendax〔有些人是说谎者〕，这就是经典记法通常用字母I表示的特称肯定命题。这里，特称否定命题〔O〕——这里用nullus概括non omnis——将是：non nullus homo non mendax：“并非没有人不是说谎者。”换句话说，既然我们此前选择说“并非所有人都是说谎者”〔O〕，这里就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它：“不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成为非说谎者。”

在经典理论中，以这种方式组织的项由下面这些公式区分；它们把各项彼此置于所谓反对或下反对的位置：



也就是说，全称命题A与E在自身层面上彼此对立，不可能同时为真：

- “所有人都可能是说谎者”与“没有任何人可能是说谎者”不可能同时为真，而其他组合都可能成立。

- “有些人是说谎者”与“有些人不是说谎者”不可能同时为假。

所谓矛盾关系，是各象限中的命题沿对角线彼此对立〔A↔O，E↔I〕；每一条命题都会排除：

- 当它为真时，同它构成矛盾关系的命题为真；
- 当它为假时，同它构成矛盾关系的命题为假。

如果有些人是说谎者〔I〕，这就无法相容于没有任何人是说谎者〔E〕。反过来，特称否定命题〔O〕同全称肯定命题〔A〕的关系也一样。

亚里士多德文本中始终存在某种东西；它后来在历史中围绕全称本身的定义发展成各种为难。我将怎样让你们感到它？先请注意，我在这里向你们引入了non omnis homo mendax〔O〕，即“并非所有”；“不”作用于界定特称的“所有”观念。

但这并不正当。亚里士多德恰恰反对这种做法，而他的立场同形式逻辑思辨后来取得的全部发展相反。后者是一种“外延”式发展与解释，引入可以由一个圆圈、一片汇集支撑命题之各个对象的区域所象征的骨架。

亚里士多德在《前分析篇》[注8]以前——至少在著作编排中位于它以前，而且即使未必在年代上，也显然在逻辑上先于它——那部名为《解释篇》[注9]的著作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否定不应作用于全称量的规定。这曾令历史学家惊讶。因此，问题确实涉及“某个人”、

aliquis；我们必须把这个“某个人”本身当作问题来询问。在这里受到质疑的，是omnis的规定、全体性、全称范畴之全部范围。

> [注8]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Ⅲ》，巴黎：弗兰出版社，2001年。

> [注9]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Ⅰ与Ⅱ：范畴篇、解释篇》，巴黎：弗兰出版社，2004年。

它是否同能够支撑或不支撑肯定或否定的存在物处在同一层面？

这两个层面之间是否具有同质性？换句话说，全称与特称之间的差别，是否只涉及某种预设集合已经实现的东西？

我要颠覆自己正在设法向你们解释之物的范围，并向你们提出某种东西。它以某种方式要回答什么？恰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主体本身的定义怎样同肯定或否定的秩序相连，而主体在命题划分的操作中进入这个秩序。

在形式逻辑的经典教学中，人们说——如果追究这项说法来自谁，我会告诉你们，这并非不带几分辛辣——人们说：

- 主体从质的角度得到把握；
- 而你们在mendax〔说谎者〕一词中看到具体体现的谓词，则从量的角度得到把握。换句话说，在“一”中，他们是所有人，是许多人，甚至有1个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三分法中仍然保留这一点[注10]。语言学家对此提出了很大的反对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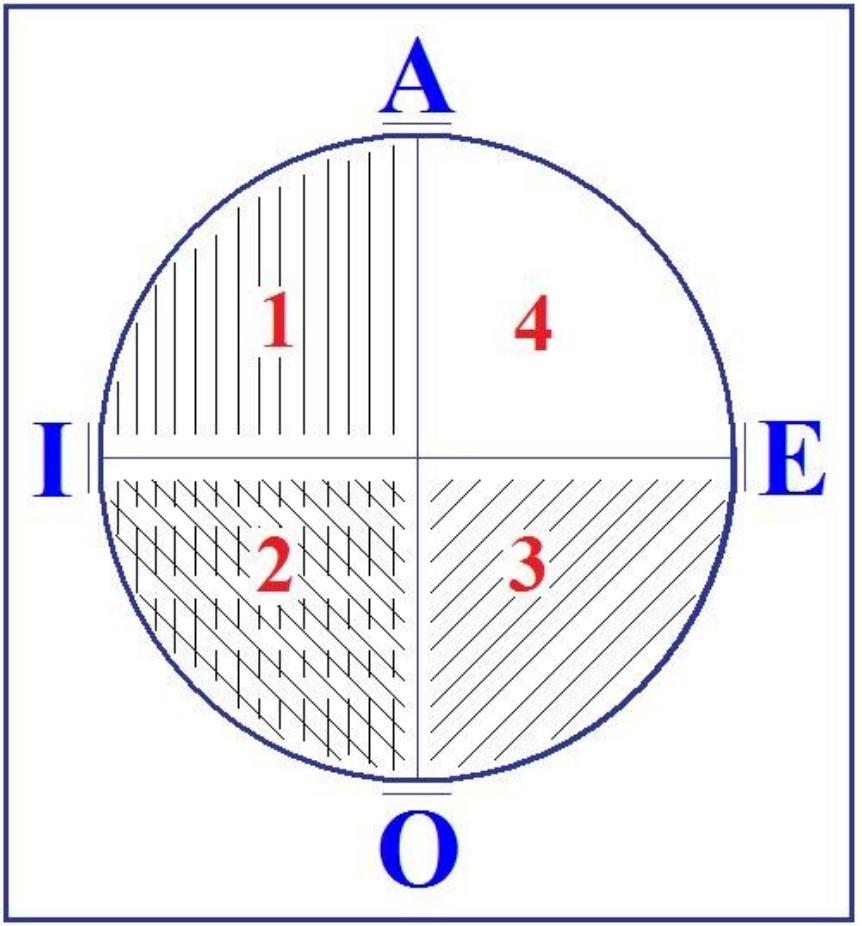
> [注10] 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4年。

从历史角度看，我们会发现这种质—量区分有一个起源：它第一次出现在一本悖谬地讨论柏拉图学说的小论著中，而且……

这本书反而以缩略、却不失教学铺陈的方式重复亚里士多德式形式逻辑陈述；其作者不是别人，正是阿普列乌斯，也就是一部柏拉图论著的作者……

他在这里发挥了一项奇特的历史功能：引入量与质的范畴化〔……〕。

下面这幅模型，就是我建议你们今天围绕它集中思考的东西。



• 这里有一个象限〔1〕，我们会在其中放置竖直线。线条功能将充当“主体”，而“竖直”功能——只是选来充当支撑——则充当“谓

词”。我本来也可以说，自己把“一元”一词当作谓词；但为了让我要展示的东西具有可呈现、可想象的一面，我把它们画成竖直线。

- 这里〔2〕有一个扇区，其中既有竖直线，也有斜线。
- 这里〔3〕只有斜线。
- 这里〔4〕则没有线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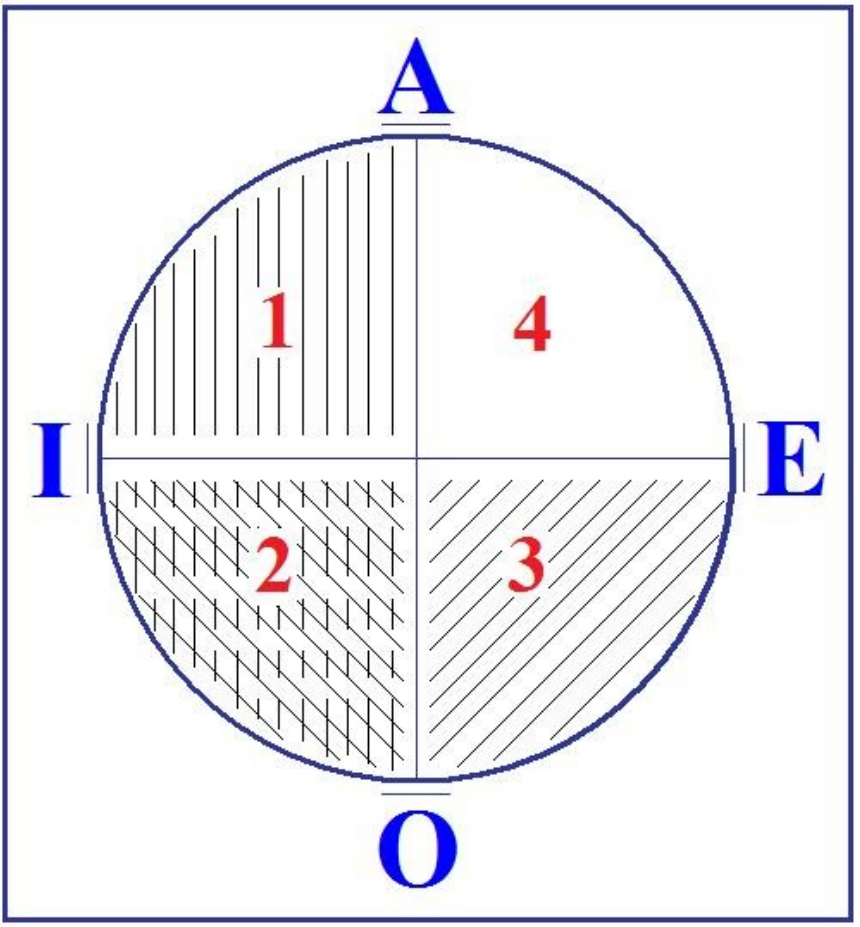
这幅图意在说明：全称≠特称的区分构成一组对子，它不同于肯定≠否定的对立；应当把它视作同后者完全不同的语域。自阿普列乌斯以来，注释者以或多或少的技巧，认为必须在“质”与“量”这两个如此含混、滑移、混乱的公式中展开这两组区分，并以这些术语使它们彼此对立。

我们把全称≠特称的对立称为λέξις〔lexis，选取 / 读取〕秩序中的对立。对我们来说，它同λέγω〔legō〕——“我读取”，也同“我选择”——相关，十分精确地关联到这项提取、能指选择的功能；这就是我们眼下正沿其前进的地面与桥梁。

我们要把它同φάσις〔phasis，断言〕区分开来；后者在这里呈现为一种言说，我借它以“是”或“否”承诺自己对最初λέξις所提出之物的存在作出判断。事实上，你们马上会看到，我能对什么说“所有线条都是竖直的”？当然可以对第一个象限扇区〔1〕这样说；但请注意，也可以对空扇区〔4〕这样说。如果我说“所有线条都是竖直的”，就意味着：没有竖直线的地方，也没有任何线条。至少，空扇区形象说明了这一点。空扇区不仅不反驳、不反对“所有线条都是竖直的”这项肯定，反

而形象说明了它：这个扇区中没有任何一条线不是竖直的。因此，最上与最下两个扇区〔1和4〕形象说明了全称肯定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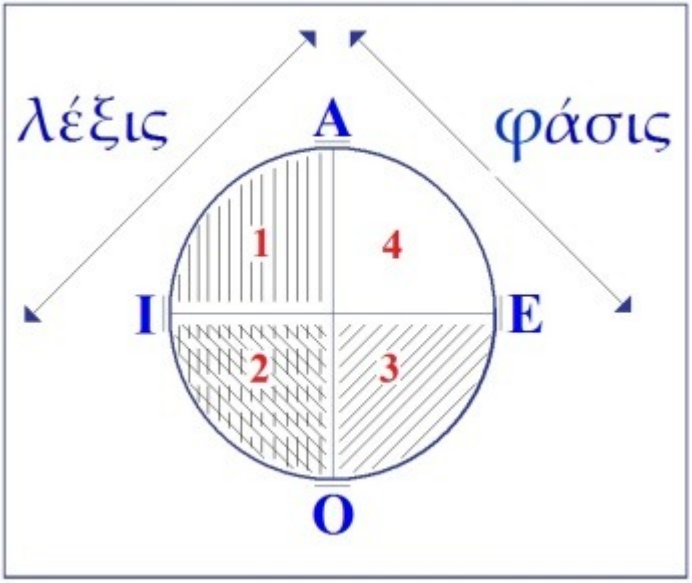
全称否定命题将由右侧两个扇区〔3和4〕形象说明；这里涉及的东西由下面的公式表述：“没有线条是竖直的。”这两个扇区中不存在任何竖直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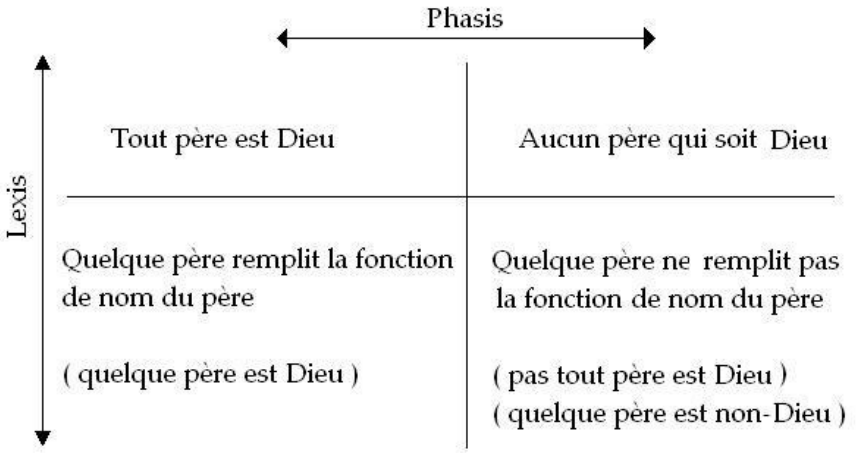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条命题共同覆盖扇区〔4〕；按照经典公式和学说，它们表面上不可能同时为真。沿着这场已经顺利开始的旋转运动，我们会在这里〔O〕找到什么公式？又会在这里〔I〕找到什么公式，以便指称另外两种各由两个象限组成的可能分组？

在这里〔I〕，我们将以肯定形式看见两个象限中的真："存在……"。我以断言方式说出它，确认竖直线存在："存在竖直线""存在某些竖直线"；我总能在这里〔1〕找到它们，在适当情况下，也能在这里〔2〕找到。这里，如果我们设法界定全称与特称的区别，就会看到哪些扇区〔2和3〕回应特称否定陈述〔O〕："存在非竖直线"，non nulli non verticales。

刚才，我们曾短暂悬置在这种否定重复的歧义上："非、非"、所谓第二项否定对第一项否定的取消，绝不必然等于"是"；后文我们还要回到这一点。这是什么意思？使用这样一套装置对我们有何意义？我为什么试图为你们把λέξις层面同φάσις层面剥离？我会直截了当地立刻给出形象说明。



作为分析家，我们能说什么？弗洛伊德教给我们什么？所谓“全称命题”的意义已经完全丧失；这种丧失恰恰始于一种可以把欧拉公式放在篇首的表述。欧拉用一连串小圆圈呈现三段论的一切功能，圆圈或者彼此排斥，或者重叠交叉；换句话说，严格按外延呈现。人们把内涵同它对置，仿佛内涵只是由某种不知为何不可避免的“理解方式”区分出来。理解什么？理解马是白的吗？这里有什么可理解的？我们带来的东西会更新问题：我说，弗洛伊德颁布、提出的公式如下：“父亲是上帝”，或者“每一个父亲都是上帝”。



如果我们把这条命题维持在全称层面，结果就是“除上帝以外，没有别的父亲”。另一方面，就存在而言，在弗洛伊德的反思中，上帝反倒受到扬弃（aufgehoben）、悬置，甚至根本怀疑。问题在于，我们以父之名引入的功能秩序，既具有全称价值，又把一项任务交给你们、交给他者：核验是否存在这样一个父亲。如果不存在，“父亲是上帝”仍然始终为真。

只不过，这条公式只由象限的空扇区〔4〕确认。借此，在φάσις层面上，我们得到：“存在一些父亲……”或多或少履行我们刚才……陈述〔原文如此〕为父之名之功能的象征性功能：“有一些……”，也“有一些……不”。

但是，如果“有一些……不”，而且它们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就像这里的扇区〔3〕所支撑的那样，那么，这恰恰同样为父之名的全称功能提供支点与基础。因为，这个扇区同其中一无所有的扇区〔4〕组合起来

以后，正是这两个扇区在λέξις层面上——由于一个受到支撑的扇区补充另一个扇区——赋予我们可以作为全称肯定说出的东西以完整范围。

我会换一种方式说明。毕竟，同传统教学相比较，我上次围绕小写i带来的东西，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引出了它有何价值的问题。

这里，教授们讨论："我们要说什么？"教授——教书的人——必须教什么？教其他人在他以前教过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以什么为依据？以已经经受过某种λέξις的东西为依据。一切λέξις产生的结果，恰恰就是此刻对我们重要、也是我今天设法让你们停留于其层面的东西：字母／文献（lettre）。教授是有文化的、识字的〔lettré〕：从其全称特征看，他是在一个特称陈述层面以字母／文献为依据的人。

现在，我们可以说，他可能一半一半：他可能不完全由字母／文献构成。由此会产生下面的结果：即便不能说任何教授都是文盲，他那里也总会有一点字母／文献。

不过，假如偶然存在一个角度，让我们可以说有些教授从某个角度看具有某种对字母／文献的无知，这仍不会阻止我们闭合回路。可以说，教授全称定义的回返与基础，严格存在于下面这件事："教授就是同字母／文献相认的人"这项公式的同一性，必然强加、甚至要求一种评论：可能存在不识字的教授。〔参见《自我……》研讨班，1955年5月12日课。〕

作为全称性定义的根本相关项，否定格〔4〕深深隐藏在原初λέξις层面。这意味着某种东西：当我们的言说承诺于父之名本身时，我们可以赋予它的特称支撑始终含有歧义。

尽管如此，任何被吸入人类氛围的东西——如果可以这样说——都不可能认为自己完全摆脱了父之名。即便在这里〔4：空〕，即便这里只有父亲功能完全落空的父亲，即非父之父、我去年研讨班结束时所说的“失败的事业 / 失落的原因”，这个特称范畴仍然依据它相对于第一项λἐξις——即父之名——的这种失格来得到判断。

人无法使自己的肯定或否定——连同它承诺的一切：“这个人是我的父亲”或“这个人是他的父亲”——不完全悬置于一项原初λἐξις。当然，那里涉及的不是常识意义，也不是父亲的所指，而是某种东西；我们在这里受到挑战，要为它提供真正支撑。即便在教授们看来——你们看，他们的实际功能始终很可能被置于悬置中——它也必须证明我的尝试合理：即使在教授这一层面，也为他们作为主体的存在提供一个算法支撑。

第9课 · 1962年1月24日

昨晚[注1]，我不得不说一些重音更强的话；所以今天要同你们重新拾起自己一直推进的这些纤细、轻微的痕迹，我感到有些困难。对我们眼下的问题、对研讨班后续而言，重要的是：我昨晚所说的显然涉及主体认同中的客体、对象小a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立即把它抓到手上，这个问题也不会立刻得到解决。昨晚，我借“三只匣子”的主题，可以说提前给出了提示。

> [注1] 雅克·拉康：1962年1月23日演讲《我所教的东西》。

三只匣子的主题极大地照亮了我的教学。因为，如果你们翻开那本名称古怪的《应用精神分析论文集》[注2]，阅读其中关于三只匣子的文章，就会发现自己终究有些意犹未尽；你们并不很清楚我们的父亲弗洛伊德究竟想走向哪里。

> [注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三只匣子的主题》（1913），收入《应用精神分析论文集》，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76年，第87页。

昨晚，我把三只匣子同要求相认；我想，你们很早就已熟悉这个主题。我的说法是：三只匣子中的每一只都包含对象a——否则就不会有谜语，也不会有问题。这个客体是我们分析家所关心的客体，但不一定是回应要求的客体；当然，它也不一定与之相反，否则同样不会有任何困难。

这个客体就是欲望的客体。那么，欲望在哪里？它在外部。决定性的一点在于：欲望真正所在之处就是你们这些分析家；就此而言，你们

的欲望不应在主体的欲望客体上弄错。如果事情并非如此，成为分析家就没有任何功劳。

顺带告诉你们，我面对一群被假定“不知道”的听众，仍然强调了某种也许没有在这里以沉重的大木鞋充分踩实的东西：无意识系统、Ψ系统是一个部分系统。

我再一次拒绝了总体性参照——因为必须说得快，我的力气显然比理由更大——但这并不排斥谈论部分。我强调，这个系统具有极端扁平、表面性的特征；弗洛伊德始终不遗余力地坚持这一点。令人惊讶的是，它竟产生了“深层心理学”这个隐喻。纯属偶然，刚才来这里以前，我重新找到一则从《自我与本我》中摘下的笔记：

“自我首先是一种身体实体；它不仅是一个完全处在表面上的实体，

而且是与一个表面的投射相应的实体。”[注3]

> [注3] 另参见1952—1953年《弗洛伊德技术著作》研讨班，1953年5月5日课。

这可不是小事！人们阅读弗洛伊德时，总是以一种我会称作耳聋的方式阅读。

现在，让我们重新拿起远行杖，回到上次把你们留在的地方。否定如果确实处在我们问题——即主体问题——的核心某处，仅从它的现象学出发，它也绝不是最容易操作的东西。否定出现在许多地方，却又不断从指间溜走。上次你们已经看到一个例子：谈到non nullus non mendax〔并非没有人不说谎〕时，有片刻，你们看见我把那个“non”放进去，拿出来，又重新放回。这种事每天都发生。

课间有人向我指出，有一个人——我可怜的老朋友梅洛-庞蒂在一张便笺中称他为“统治我们的伟人”——发表过一篇讲话。讲话中可以听到：“我们不能不相信，事情不会平安无事地进行。”于是，人们开始释义……他想说什么？有趣的倒不是他想说什么，而是我们明明非常清楚地听懂了他的意思；但若按逻辑分析，就会发现他说出了相反的话。这是一条非常漂亮、而且人们不断滑进去的公式，正如对某人说：“您并非不是不知道……”

不是你们错了，而是主体同能指的关系不时浮现出来。我顺带钉住的并不只是小小的悖论和口误；我们会在恰当的转弯处重新遇到这些公式。我想，我会给你们一把钥匙，说明“您并非不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表示你们想表达的意思。为了让你们找到方向，我可以告诉你们：正是通过深入探测这个公式，我们才会发现那架天平恰当的重量与倾斜角；我把神经症者同阳具客体的关系放在这架天平上，对你们说：

“要抓住这种关系，必须说：他并非没有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拥有它。如果他拥有它，问题就不存在了。

为了抵达那里，让我们从简要回顾神经症者的现象学出发；这关乎我们已经抵达的点，即他同能指的关系。最近几次课，我开始让你们把握能指问题中含有何种书写、何种原初书写。

你们毕竟应当想到，强迫症者始终处理的根本就是这件事：ungeschehen machen，使已经发生之事变得没有发生。这是什么意思？它涉及什么？从他的行为中可以清楚看见：他想抹去的是自己内部那

位编年史家沿着他的历史写下的东西；法语“编年史家”〔annaliste〕有两个“n”。他想擦除、刮掉、熄灭整件事的编年记录。

麦克白夫人说，整片大海的水也洗不掉这个小小污点；她的话语通过哪条路径触及我们？难道不是因为某种回声把我们引向主题核心？不过，问题就在这里：强迫症者确实是在抹除能指，这从他的做法、他的抹除方式、他刮除铭写之物的方式中十分清楚；但我们比其他人多知道一点，所以反而更加看不清：他想借此得到什么？

因此，继续沿着我们所在、也是我带领你们走的道路前进，颇富教益：作为这样的一个能指怎样出现？如果它同主体根基有如此紧密的关系，如果除了受到能指标记的自然X之外，没有其他主体可以设想，那么，这里必然存在一项机制。

我们不会满足于这种蒙着眼睛的真理。显然，我们必须在能指本身的起源处找到主体。“要从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

我的严格分析言论当初就是这样开始散播惊骇。

那位可怜的已故老友——他在自身脆弱中颇为动人——简直被我激怒了；

因为在那个时期，这种公式很有用，我便格外执着地一再提醒：

……“要从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就必须事先把它放进去。

能指也应当如此。这证明了我向你们给出的能指定义、证明了它同符号的区别：

- 如果符号为某个人代表某种东西；
- 能指就以另一种方式得到表述：它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

你们会一步步得到足够多的确认，从而始终抓住这道坚实栏杆。那么，如果它以这种方式代表主体，它究竟怎样做到？

让我们回到出发点，回到符号，回到那个可以把它把握为“为某个人代表某种东西”的首选位置：痕迹。让我们从痕迹重新出发，沿着痕迹追踪自己的小事情。一个脚步，一道痕迹；星期五在鲁滨逊小岛上的脚印；面对这道痕迹时的激动与怦怦心跳。这一切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哪怕这阵心跳引起围绕痕迹的一通踩踏；任何动物足迹交叉处都可能发生这种事。

相关知识卡 鲁滨逊的脚印：从标志、痕迹到能指

但是，如果我到场后发现有人曾试图抹除痕迹留下的踪迹，甚至连这项努力本身也找不到痕迹；如果我回来以后——因为我知道自己留下过痕迹，这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发现那道痕迹本身确实被抹除了，而且没有任何相关迹象能把这项抹除归因于构图中特征的普遍消失，那么，我可以确信自己面对一个现实主体。请注意，在痕迹的这种消失中，主体试图使之消失的，是他自己作为主体的经过。消失又因另一个受到瞄准的消失而加倍：使某物消失这项行动本身也要消失。

当问题涉及主体同能指的关系时，这可算是一项不错的特征，让我们可以在那里辨认出主体的经过。你们已经知道，我围绕主体结构教给你们的一切——我们正试图从这项能指关系出发予以表述——都汇聚于一些消隐（fading）时刻的涌现。这些时刻严格关联到一种蚀现式搏动：某物出现只是为了消失，随后重新出现，再次消失；这就是主体本身的标记。

相关知识卡 Fading：主体在能指中的消隐 · 鲁滨逊的脚印：从标志、痕迹到能指

如此说来，如果痕迹被抹除以后，主体又用一道轮廓圈起它的位置——从此，这个位置就关涉他本人，标记他曾经发现痕迹的地方——那么，能指就在这里诞生。由于整个过程包含最后一个时刻对第一个时刻的回返，这意味着：没有这三个时刻，就不可能表述一个能指。一个能指构成以后，它前面必然还有另外两个：

- 一个能指是一道标记、一道痕迹、一项书写，但不能单独阅读。
- 两个能指是一场语无伦次，一次驴唇不对马嘴。
- 三个能指则是相关之物的回返，也就是第一个能指的回返。

标在脚印〔pas〕中的“脚步（pas）”，在读取者的发声中转化成“不 / 没有（pas）”。只有当我们忘记这个“pas”原本表示“脚步”时，它才能首先在所谓书写的语音机制中代表“不 / 没有”；于是，“脚步的痕迹（trace de pas）”有时便会转化为“没有痕迹（pas de trace）”。

我想，你们顺带听见了我谈论俏皮话时围绕“少量意义 / 意义之步（pas de sens）”使用的同一种歧义。我曾利用“sens”一词的歧义，以及那个跳跃和跨越；当我们不知道一个词为什么使自己发笑时，笑声正

从那里抓住我们。那是一种细微转化：遭到抛弃的石头重新被捡起，成了墙角的基石……我很愿意把它同圆周公式中的“π · r”作文字游戏。因为，前些天引入√−1时我已经宣布：可以说，主体相对于能指链线索的向量角，将在这条公式中得到测量……我们正悬置在这里；也必须稍微习惯在这里移动：在一种替换中，具有意义的东西转成歧义，随后重新找到其意义。

语言游戏不断旋转的这种表述，要求我们在它自身的切分中、在各种功能中辨认主体。形象说明从来都不妨碍我们采取一种让想象界发挥很大作用的“心眼”。正因如此，即使这是一段绕路，我也不认为快速勾勒一项小小说明有什么不好；只是因为我在笔记的这个层面找到了它。我曾不止一次围绕能指向你们谈到汉字；我非常希望破除这样一种想法：汉字的起源是模仿性图形。我只取一个最适合当前用途的例子：高本汉[注4]那部名为《汉文典》（Grammata Serica）的著作以一些古代形式举例；书名准确说来意为“中国的能指”，我采用它列出的第一个字。

> [注4] 伯恩哈德 · 高本汉：《汉文典修订版：汉语与日语中的文字和语音》，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1957年。

他使用的第一个字，现代形式如下，即“可（kě）”：可，意为能够〔能力、允许〕。《说文》是一部学者著作；年代相对较早，对我们颇有价值，但它已经非常博学，也就是说，织满我们有时需要重新考察的解释。我们似乎有充分理由信任注释者给出的字根解释，而且这个解释相当漂亮：它是对空气柱冲撞的图式化呈现；发喉塞音时，气流向前推动，撞在舌根抵住上腭形成的障碍上。这个说法格外诱人，因为翻开一部语音学著作，你们会看到一幅大致如此的图像：

丁

它用来向你们展示塞音的运作。请承认，下面这个字被选来表示“能够”，实在很不错：

可

它表示可能性，表示主体来到实在正中央以后引入世界的轴心功能。歧义是彻底的，因为汉语中有大量读作kě的字，其中，下面这部分：

丁

会为我们充当声旁。只不过还要加上：

口

〔kǒu〕，它补足这个字，使主体相对于能指骨架得到在场化；在所有汉字中，它都毫无歧义地呈现嘴。把下面这个符号放到它上方：

大

这是“dà”字，意为“大”。它显然同下面这个通常没有手臂的小人形相关：

人

这里，因为涉及一个“大”字，所以它有手臂。这个：

可

同你们把下面这个符号加到前一个能指上时发生的事情毫无关系：

大

它现在读作“jī”：

奇

不过，它仍保留一种古代读音的痕迹；古诗中的押韵用法为我们提供了证据，尤其是《诗经》[注5]。《诗经》是文学不幸遭遇最奇异的例子之一：它明明是源于民间的情歌，却命中注定成为各种道德化臆测的支撑，成为士大夫围绕君主、百姓乃至其他所有人的义务构造出的一整套极其迂回教诲的基础。

> [注5] 《诗经》，亦称《诗》或《诗三百》，收录约三百首中国古代歌谣，成篇年代可能横跨西周至春秋中期；它包含中国诗歌最早的一批范例，汉代以后成为培养官员所读的“五经”之一。

稍微熟悉一点中国文学——我并不想让你们以为自己有多么精通，也不把自己当成卫礼贤——谈到自己的中国经验时，卫礼贤神父[注6]曾写过一段话；你们可以在那些人人都能读到的书中找到。无论如何，在他之外，还有人照亮这条道路，尤其是马塞尔·葛兰言[注7]。你们如果翻开他关于《舞蹈与传说》和《中国古代的节庆》的优秀著作，绝不会损失什么。

> [注6] 莱昂·卫礼贤（1856—1933），耶稣会传教士、汉学家；成年后大半生生活在中国，并在中国去世。他撰写了大量旨在普及中国知识、最初用于帮助来华传

> 教士了解传教地的汇编著作，包括《中国宗教信仰与哲学意见史》《历代中国》《道家诸子》《历史文本》《哲学文本》《汉字》《现代中国民俗》等。

> [注7] 马塞尔·葛兰言（1884—1940），法国重要汉学家、社会学家，曾任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及东方语言学校教授。主要著作包括《中国人的宗教》（1922）、《中国文明：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1929）、《中国思想》（1934）。

稍加努力，你们就能熟悉一个真正奇异的维度：它表明，人们可以用依靠最基本能指表述形式的东西做出什么。幸运的是，这门语言里的词都是单音节。它们非常漂亮，固定不变，四四方方，你们不可能认错。真可以说，它们同能指发生认同。你们会遇见四行一组、每行四个音节的诗。情况很简单。

如果你们看过它们，并想到人们能从中推导出一切——甚至一种同原初意义毫无关系的形而上学说——那么，这至少会开始打开尚未在这一点上开窍者的头脑。可事实确实如此：数百年来，人们以一些总体意思不过是“我真想同你做爱”的反复小调，教授道德和政治。我一点也没有夸大，自己去看。这个字读“jī”：

奇

人们把它解释为“强大的能力，巨大”。当然，这同“可”与“大”的结合毫无关系。Jī之所以表示“强大能力”，并不比它表示另一个法语中实在没有令人满意对应词的小词更多：我不得不把它译作“奇（impair）”；这里的impair可以指偏离、过错、裂隙、不对劲、跛行之物，英语的“odd”恰好把它表达得很好。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使我去读《诗经》。借助《诗经》，我们知道它的古音十分接近“kě”：

可

至少二者有一点接近：古代语言中有一个喉音；这使这个能指取得另一种用法：

奇

用来表示音节“qí”。如果在前面加上：

木

这是一个义符，表示树木，也指称一切木制之物；事情进行到这里，我们便得到一个表示椅子的字：

椅

它读作“yǐ”，如此等等。事情就这样继续，没有理由停下来。如果把树木符号换成马的符号〔mǎ〕：

马

它就表示骑在某物两边。

骑

我认为，这段小小绕路有它的用处：让你们看见，字母同语言的关系并不是应当按照演化直线来看待的东西。

事情不是从一个厚重、可感的起源出发，随后从中提取出抽象形式。这里没有任何东西类似于一个同所谓概念过程——哪怕只是概括过程——平行的过程。我们面对一连串交替；可以说，能指用水车的桨叶不断重新拍打水流，它的轮子每次都带起一些滴水之物，后者随后重

新落下、变得丰富、复杂；我们从来无法在任何时刻把握，占主导地位的究竟是具体起点还是歧义。

这会把我们带到我今天必须让你们迈出一步的地方。那些令我们当场停住的大部分幻觉与想象性黏着——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像苍蝇一样把脚粘在里面，这倒无关紧要；但分析家不能如此——十分精确地同我所谓"形式逻辑的幻觉"相关。正如上次我设法向你们指出的，形式逻辑是一门非常有用的科学；条件是你们必须察觉，它会从下面这个方面败坏你们：既然它是"形式"逻辑，就应当时刻禁止你们赋予它丝毫意义。

当然，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确实抵达了这一点。但近五十年来那些认真、勇敢、诚实的符号逻辑学家，却因此吃尽苦头——我向你们保证——因为要构造一种名副其实的"形式逻辑"并不容易。它必须严格地仅仅依靠能指，禁止同所指发生任何关系；因而在我们犯错时，也不能依靠所指可能奋起提供的任何直观支撑。

通常，我们正是靠这个辨认方向：我推理错了，因为这样会推出任何荒唐东西，例如我祖母头朝下。可这同我们有什么关系？人们通常不会用这种方式引导我们，因为我们非常依赖直观。只要做形式逻辑，就只能如此。

有趣的是，符号逻辑的基础著作——伯特兰·罗素与怀特海的《数学原理》[注8]——几乎抵达了一套名副其实的符号逻辑的目标与最后裁准：把数学创造的一切需要包围起来。但作者本人恰恰在附近停住

了；他们把所谓“罗素悖论”视作足以质疑全部数理逻辑的矛盾。这个悖论从侧面打击所谓集合论的价值。

> [注8] 伯特兰·罗素、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数学原理》，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

一个集合同类的定义有什么区别？这件事仍处在相对歧义中。任何数学家最普遍接受的说法，是我马上要告诉你们的东西：一个集合同所谓类的这种定义形式之间的区别，无非在于，集合由所谓公理的公式来界定。公理将以符号写在黑板上，而这些符号还原成字母，再加上一些表示关系的附加能指。这种所谓符号逻辑同传统逻辑相比，绝对没有其他规定，只有这种向字母的还原。我向你们保证，你们可以相信我，不必让我再投入一系列例子。

那么，这种做法的效力——它必然存在于某处——究竟是什么？单凭这一个差别，人们便得以发展出堆积如山的后果；我向你们保证，相对于人们数百年间使用的装置，它们对所谓数学之发展的影响绝不微小。人们曾对传统装置作出赞美：它在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之间纹丝不动；可这项赞美为何反过来成为贬义？

毕竟，事情确实由此开始飞奔：《数学原理》足足有两大厚卷，尽管它们读起来没多少趣味。既然这项赞美反转了，那正说明，以往的装置出于某种原因陷入非同寻常的停滞。那么，从这里出发，作者为何会对所谓“罗素悖论”感到惊讶？

罗素悖论如下：人们谈论“所有不包含自身的集合所构成的集合”。我必须稍微说明这个起初也许显得枯燥的故事。我立刻向你们指出：我希望能让你们对此感兴趣，因为它同分析主体的位置有最紧密的关

系，绝不只是同音关系。这里涉及能指，因而涉及“不包含 / 不理解（ne pas comprendre）”；在“理解”一词的另一种意义上，分析主体同样“不理解自身 / 不包含自身”。如果我叫你们“不要理解”，正是为了让你们以各种方式理解：他也“不包含 / 不理解自身”。经过这里并非没有用处；你们会看到，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批判我们客体的功能。

不过，让我们暂时停在这些不包含自身的集合上。为了设想问题所在，显然必须从某处出发。进行交流时，我们毕竟不能不向直观参照作些让步；因为你们已经拥有一些直观参照，我们就必须冲撞它们，好放入另外一些参照。

你们已有“一个类”和“哺乳动物类”的观念，所以我必须设法向你们指出：这里应当参照别的东西。进入集合范畴时，必须参照一些人钟爱的文献分类法——十进制或其他分类法。一件书写之物必须归到某处，人们必须知道怎样自动把它重新找到。

那么，我们来看“包含自身的集合”。例如，在一种文献分类法中取“人文学研究”。显然，人文主义者关于人文学的研究也必须放入其中。人文学研究这一集合必须包含一切以人文学研究本身为对象的研究。

现在再看“不包含自身的集合”；它同样可以设想，甚至是更常见的情形。既然我们是集合理论家，已经有了“包含自身的集合之集合”这个类，那么，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不建立相反的类——我在这里使用“类”，因为歧义正位于这里——即“不包含自身的集合之类”：“所有不包含自身的集合所构成的集合”。

逻辑学家正是在这里开始绞尽脑汁。他们问：这个“所有不包含自身的集合所构成的集合”，究竟包含自身，还是不包含自身？无论哪一种情况，它都会落入矛盾：

- 如果它像表面看来那样包含自身，我们便同出发点发生矛盾；因为出发点告诉我们，问题涉及不包含自身的集合。

- 另一方面，如果它不包含自身，又怎能把它排除在这个定义给出的东西以外？因为定义说的恰恰就是：它不包含自身。

这在你们看来也许颇为“小儿科”，但它确实击中逻辑学家，使他们停了下来……

逻辑学家绝不是会被一个空洞困难拦住的人；既然他们在那里感觉到某种可以称作“质疑整座大厦的矛盾”之物……

那就因为这里确实有某种必须解决的东西。如果你们愿意听我说，它无非关涉这样一件事，也就是这些逻辑学家恰恰没有看到的唯一之物：他们使用的字母本身具有力量，具有一种他们似乎尚未完全习惯的机制。

如果我们运用刚才的说法来说明——问题无非是系统地使用一个字母，把字母的能指功能还原并保留给它自身，让整座逻辑大厦仅仅依托它——便会抵达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它完全等同于下面的情形：假如我们开始思考字母表，并让字母(a)作为字母(a)代表字母表中的所有其他字母。

这里只有两种可能：我们把字母表中其他字母从b到z列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字母(a)会毫无歧义地代表它们，而不包含自身。但另一方

面，显然，当它把这些字母作为字母来代表时，它会十分自然地——我甚至不会说丰富，而是补全——重新占据那条字母序列中我们曾把它取出、排除的位置。只要我们从“a从根本上不是a”出发——这就是我们关于认同的出发点——这里就没有任何困难：在那个由它以象征方式统摄、朝向全部字母的括号内部，字母a不是同一个a，同时又是同一个。

这里没有任何困难。看到困难的人，恰恰是那些发明“集合”观念、用它应对“类”观念之不足的人；因而，他们本已怀疑，集合功能中必然存在不同于类功能的东西。所以，这对我们有意义；它意味着什么？正如昨晚我向你们指出的，欲望的转喻性客体，就是在一切客体中代表那个主体在其中迷失的首选对象小a之物。当这个客体以隐喻方式显现，当我们用它替换在要求中发生切分、消隐的主体——没有痕迹：S——我们就揭示了这个主体的能指，给它命名：好客体、母亲的乳房、乳房（mamme）。

我们说，主体要求的一切得到表述的认同都被纳入这个隐喻。他的要求是口腔性的；母亲的乳房把这些认同装入括号。正是a赋予那些将在能指链中相加的单位以价值：a(1+1+1……)。

我们应当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对“乳房（mamme）”的这种使用，同它在“哺乳动物”类的定义中取得的功能，有什么差别？哺乳动物由具有乳房而得到辨认。

说来奇怪，我们对每个物种究竟怎样实际使用乳房，知之甚少。哺乳动物行为学仍远远落后；在这个主题上，如同在形式逻辑方面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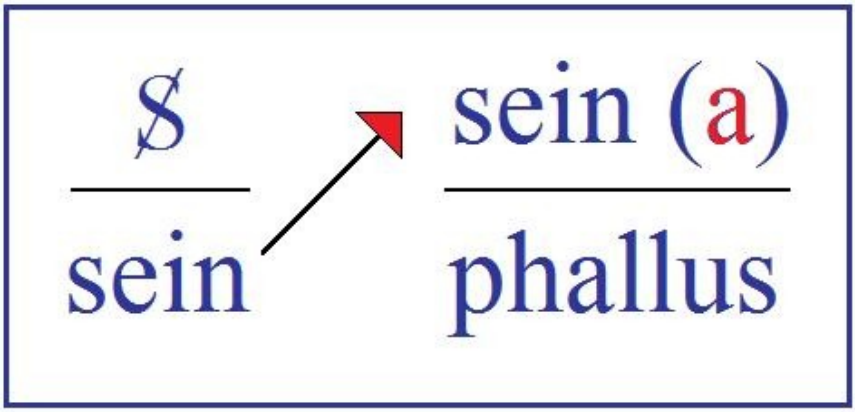
我们几乎没有比亚里士多德走得更远——他的《动物志》是一部出色著作！

但对我们来说，当“乳房”这个能指成为某种所谓“前生殖器”关系类型中我们围绕它把主体实体化的客体时，它表示的是同一件事吗？

显然，我们对它的使用完全不同，更接近于集合悖论中对字母“E”的操作。为了向你们表明这一点，我会让你们看到：在α(1+1+1……)中，在我们已经揭示其具体能指性的那些要求之“1”中，是否包含乳房本身？

换句话说，我们谈到口腔固着时，潜在或当下的乳房——那个让你们的主体追在后面“啊！啊！啊！”的乳房——是否具有乳房性质？显然没有。因为那些崇拜乳房的口腔性主体之所以崇拜乳房，是因为这些乳房是阳具。正因为乳房也可能是阳具，梅兰妮·克莱因才会从一开始就让阳具同乳房一样迅速出现；她告诉我们，阳具终究是一只更小、更方便、更便于携带、更可爱的乳房。

你们很清楚，提出这些结构区分能够把我们带到某个地方。受到压抑的乳房会在症状中重新浮现、重新出现；或者，它干脆出现在我们尚未作出其他规定的一击中：在有待产生的倒错阶梯上，发挥另一种东西的功能——唤起阳具客体。事情可以这样写：



对象a是什么？让我们在它的位置上放一只小乒乓球，也就是任何东西、什么都可以：主体在Fort-Da交替游戏中的任何支撑。在这里，你们会看见，严格说来，问题无非是阳具从a^+过渡到a^-；我们由此处在认同关系中。因为我们知道，在主体所同化的东西中，正是主体自己的挫折；也知道S同1/a的关系——主体作为“1”承担大他者本身的意义——同交替$(a)\cdot(-a)$的实现具有最密切的关系。a乘以−a的这个乘积，形式上等于$-a^2$。

我们会进一步把握一种否定为何不可还原。存在肯定与否定时：对否定的肯定产生否定，对肯定的否定同样产生否定。我们在$-a^2$这条公式中看到：这个乘积的根部必须让$\sqrt{-1}$投入运作。

问题不只是对象小a的临在或缺席，而是二者的结合，是切割。问题涉及a与−a的析取；主体正是在那里作为这样的主体取得位置，认同也必须同欲望客体这一某种东西发生。

因此，你们会看到，我今天把你们带到的这个点，是一项将在后文为你们所用的表述。

第10课 · 1962年2月21日

上次，我把你们留在对一个悖论的把握上；它涉及客体的显现方式。这个主题从作为转喻性客体的客体出发，询问我们把它显现为所谓能指线上的公因子时，究竟做了什么。我曾用索绪尔大分数——能指位于所指之上——中的分子位置来指称这条线的位置。当我们让它作为能指出现，例如把它指称为口腔驱力的客体时，所做的正是这件事。

这种新类型怎样指称客体之类？为了让你们把握它，我向你们展示了数学——集合论——使用能指的方式为逻辑带来的新东西。如果不把著名的“罗素悖论”摆到前景，把它视为构成性要素，这种方式恰恰不可设想；我用它让你们亲手触到自己的出发点：作为这样的能指不仅不服从所谓矛盾律，严格说来甚至支撑着它。也就是说，A之所以能够作为能指使用，正由于“A不是A”。

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当我们把口腔驱力的客体视为原初乳房时，围绕精神分析客体化中这个一般的“乳房（mamme）”，现实乳房在这些条件下具有乳房性质吗？我曾回答你们：不！

事情再明显不过；因为乳房在口腔色情机制中得到色情化时，恰恰是完全不同于乳房的东西——你们并非不知道。课后有人走近我，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阳具具有阳具性质吗？”当然也不具有！

或者更准确地说，应当这样表述：

- 在某个阶段，正是阳具这个能指作为揭示性公因子出现，揭示能指功能的意义；
- 阳具在象征性功能上来到乳房曾经占据的同一位置；
- 主体把自身构成为具有阳具性质时，阴茎——它处在主体到达阳具阶段以后形成的客体集合之括号内部——不仅可以说不比乳房更具有阳具性质，正如乳房不具有乳房性质；而且事情在这个层面严重得多：作为现实身体部分的阴茎，落到所谓阉割威胁之下。

正由于阳具本身的能指功能，现实阴茎才落入分析经验最初作为威胁把握的东西之下，也就是阉割威胁。

这就是我带领你们行进的道路。我在这里向你们展示它的目标与方向。现在必须一步步走完它，换句话说，重新会合今年开始以来我逐渐准备并接近的东西：阳具在主体认同中的特殊功能。

我们必须听清这一切的含义。今年我们谈认同；而且，从弗洛伊德著作的某个时刻起，认同问题来到前景，占据主导，并重新改造了整个弗洛伊德理论。原因在于——几乎令人羞于说出如此明显的事——从

某个时刻起，对我们而言是在弗洛伊德之后，对弗洛伊德而言是在我们以前，主体问题本身得到提出："是什么……"

- "什么在那里？"
- "什么在运作？"
- "什么在说话？"
- "什么……"还有许多别的问题[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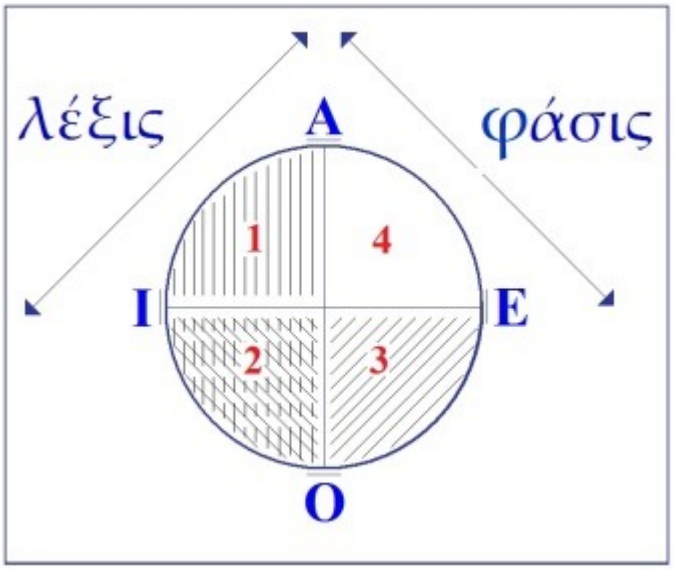
> [注1] 参见1954—1955年《自我……》研讨班，1955年5月23日课。

一项技术终究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大体说来，这是一项交流技术，是一方对另一方发言的技术，总之，是关系技术。我们终究必须知道，谁在说话，又在对谁说？

正因如此，今年我们才做逻辑。对此我无能为力；问题不在于我喜欢还是不喜欢。我并不讨厌它，也许其他人同样不会讨厌。但可以肯定，这是无法避免的。

问题在于知道，这把我们带入哪一种逻辑。你们已经看到，我曾向你们表明自己处在形式逻辑的什么位置。我努力尽量直达要点；我向你们保证，自己绝没有逃课。当然，我们并非无话可说。

让我提醒你们那个为各种用途构造的小象限；也许我们还会不止一次回到它：



除非，为了以我们不得不保持的速度在今年抵达目标，这条命题还要悬置数月甚至数年，留给那些愿意花力气回看我所教之物的人去施展才智。

不过，问题肯定不只是形式逻辑。它是否涉及康德以来——我的意思是康德以来以构造良好的方式——所谓先验逻辑，换句话说，概念逻辑？同样绝对不是！观念在我们范畴的运作中表面上缺席到何种程度，甚至令人惊讶。

眼下，我们不必费太多力气给自己所做之事加上更精确的标签。它是一种逻辑；首先，有些人说我曾试图构成某种弹性逻辑，但这终究不足以构成令精神安心的东西。我们进行的是一套能指运作逻辑。如果不把主体同能指的关系构成为首要、根本参照，那么，严格说来，甚至不可能定位整个分析逐渐陷入的错误。这个错误恰恰在于：分析没

有以康德意义上的方式，对它带来的新事实所严格要求的先验逻辑批判作出批判。

我可以向你们透露一件本身没有历史重要性、但仍可用来激励你们的事。在同你们、同每周会面分开的这段或长或短的时间里，这把我带回康德的著作；不是像两年前那样重读《实践理性批判》，而是重新把鼻子埋进《纯粹理性批判》。

偶然的是，我因为忘记而只带了自己的德文本，所以没有完整重读，只读了所谓"先验分析论导言"那一章。

近十年来，我一直向你们讲话；但我认为，这对德语学习在你们中间的传播没有产生多少效果。我对此颇为遗憾，也始终惊讶。这类小事实有时使我把自己的形象映照为一部著名超现实主义电影《一条安达鲁狗》中的人物：一个男人用两根绳子拖着身后的钢琴，钢琴上放着——毫无影射之意——两头死驴……不过，至少那些已经懂德语的人，请不要犹豫，重新翻开我指给你们的《纯粹理性批判》那一章；它肯定会帮助你们准确把握今年我设法向你们表述的翻转。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万能钥匙，只是一项提示——我可以非常简单地提醒你们：其要点在于，我设法让你们以一种彻底不同、偏心的方式，把握支配康德全部范畴结构的那个观念。

康德只是为一直支配哲学思想的东西加上纯化、完成的最后一点；可以说，直到他把它完成为Einheit〔统一性〕的功能。Einheit是一切综

合、“先验综合”——如他所说——的基础。自柏拉图神话以来，这条道路在推进中似乎确实一直强加自身，成为必经之路：

- “一”，那个从柏拉图到康德一直支配全部思想的大“一”；
- 对康德而言，只要“一”是一项综合功能，它就是全部先验范畴所随身带来的规范功能之典范；请听清：一条普遍规则。

好吧，为了给今年开始以来向你们表述的东西添加一个可感尖端，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在弗洛伊德经验分析所构造、分解的认同中，“一的功能”确实不是Einheit〔统一性〕，而是我从年初开始设法让你们具体感到的、我所谓一元特征的原始重音，那么——

也就是说，它是完全不同于聚拢万物的圆圈之物；全部逻辑形式化终究都在某个粗略想象性直观层面落入圆圈。不是欧拉圆圈，而是完全不同之物，也就是我所谓一个“1”。这道特征，这个无法定位的东西，这项思想的难题，恰恰在于：它越得到纯化、简化并还原成任何东西，附肢受到足够削减，就越能最终还原为这个：一个1。

其中的要点、它的独创性，在于这道一元特征的存在、功能与引入……它由谁引入，恰恰是我继续悬置的问题；因为引入者是否是人并不那么清楚。至少我们提出过一种可能且很可能的意见：人反而是从它那里产生的……因此，这个“1”的悖论恰好如下：它越与自身相似——我的意思是，各种相似性中的全部多样越从中抹除——它就越支撑、越把差别本身“1-体化”——如果你们允许我使用这个词。

围绕1发生的立场翻转，使我们认为自己从康德的Einheit〔统一性〕过渡到Einzigkeit〔独一性〕，过渡到明确表达的独一性。我今年如果选

择从这里出发，尝试完成我希望带领你们去做的事情——借用毕加索一部文学即兴之作的标题，我希望这个标题对你们已经很有名[注2]——即“抓住欲望的尾巴”；如果我从这里出发，也就是没有从弗洛伊德界定的第一种认同形式出发——它很难操作，即Einverleibung〔并入／吞食〕，食用敌人、对手或父亲——而是从第二种认同形式、即一元特征的功能出发，那么，目标显然就在这里。

> [注2] 巴勃罗·毕加索：《被尾巴抓住的欲望》，伽利玛出版社，1995年。

不过，你们看得出翻转发生在哪里：如果这项功能……

我认为，这是我们最好采用的术语，因为它最抽象、最灵活，严格说来最具能指性质：就是一个大写F……

如果我们赋予“1”的功能不再是Einheit〔统一性〕，而是Einzigkeit〔独一性〕，那就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一个过渡——我们终究不应忘记，这是分析的新事物——从规范的效力过渡到例外的效力。

你们对此终究记住了一点，而且有充分理由：思想的张力用“例外证明规则”这句话来安置它。同许多蠢话一样，这是一句深刻的蠢话；只需知道怎样把它剥开。哪怕我所做的只是让这句蠢话变得完全清晰，如同警车顶端那些小小警灯，也已经在逻辑层面取得一点收获。不过，这显然只是一项附带收益。你们会看见，尤其是如果你们中有些人……也许有些人可以奉献自己，有一天代替我写一篇小小摘要，说明应当怎样重新给康德的分析论划分标点。

你们很清楚，康德那里已经有这一切的开端。他区分全称判断与特称判断，并把“单称判断”单独提取出来，指出它同“全称判断”有深刻亲缘。我的意思是，这项亲缘在他以前人人都已察觉；但康德表明，不

能因为二者有亲缘就把它们归到一起，因为单称判断确实拥有自身独立性。这里已经有一块预留的基石，有我所谈之翻转的开端。这只是一个例子。康德那里还有许多其他东西开启了这项翻转。奇怪的倒是，人们此前竟没有完成它。

前两次课中，我曾顺带向你们提到一件事：语言学家叶斯柏森先生对此格外震惊——这证明语言学家绝没有被赋予任何不会犯错的能力。康德竟把否定归入表示质的范畴，可以说把它放在质范畴的第二个时刻：第一项是实在性，第二项是否定，第三项是限制；叶斯柏森认为这十分悖谬。

叶斯柏森先生在《丹麦科学院年鉴》发表了一篇讨论否定的长篇研究[注3]，其中表达了这种惊讶；而他的惊讶反倒令我们惊讶。因为这篇文章恰恰从头到尾向我们展示：从语言学角度看，否定只能依靠一种可以说不断加码的过程来维持。因此，把它归到量的栏目，让它同量中的零干脆混为一谈，并不那么简单。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向你们提示得足够多。感兴趣的人可以查阅；叶斯柏森这篇长文确实分量十足。

> [注3] 奥托·叶斯柏森：《语法哲学》，巴黎：午夜出版社，1971年。

但如果你们翻开埃尔努与梅耶的《拉丁语词源词典》[注4]，只查阅“ne”词条，就会发现否定运作问题在历史上有多么复杂，也会看到这种深刻歧义：否定最初具有我曾强调的这种不一致功能与原初性质；但它同时始终必须依靠某种正具有我们在这里设法紧密把握之“1”性质的东西。否定不是零——从语言学角度看从来都不是——而是一个“非一”。

> [注4] A. 埃尔努、A. 梅耶：《拉丁语词源词典》，克兰克西克出版社，2001年。

举例说，拉丁语唯一的“non”——这说明你们能在那部一战期间发表于丹麦科学院、因而很难找到的著作中读到什么——本身看似世界上最简单的否定形式，却已经是“ne oinom”，带着“unum”的形式；它已经是一个“非一”。过一段时间，人们忘记它是“非一”，又在后面重新放上一个“一”。

否定的整个历史，就是某种东西不断消耗它的历史。这个东西在哪里？它正是我们试图紧密把握的主体功能本身。

正因如此，皮雄的意见十分有趣。他向我们表明，在法语中，“ne”与“pas”的关系清楚展现了否定的两个要素；因此，可以说法语确实拥有一项特权——尽管并非语言中独有——让我们看到法语中没有真正的否定。不过，奇怪的是，皮雄没有察觉：事情既然如此，就必然比所谓法语领域走得更远一些。

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在各种形式中察觉，所有语言必然都一样；因为主体功能并没有一直从根部悬置于语言的多样性。在英语演化的某个时刻，“not”很容易被看出接近“naught〔无、零〕”。

让我们回到后面，以便让我向你们保证，我们没有丢失方向。重新从去年、从苏格拉底、阿尔喀比亚德以及整群人出发；我希望，他们当时曾令你们得到消遣。问题在于，把这项关于1之功能的逻辑翻转同一个我们长期关注的东西结合起来：欲望。

我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同你们谈欲望，事情在你们那里也许变得有些模糊，所以我会非常简短地回顾一下；今年的论述正好走到这个时刻。你们记得——这是一个话语事实——去年我正是由此引入认同问题[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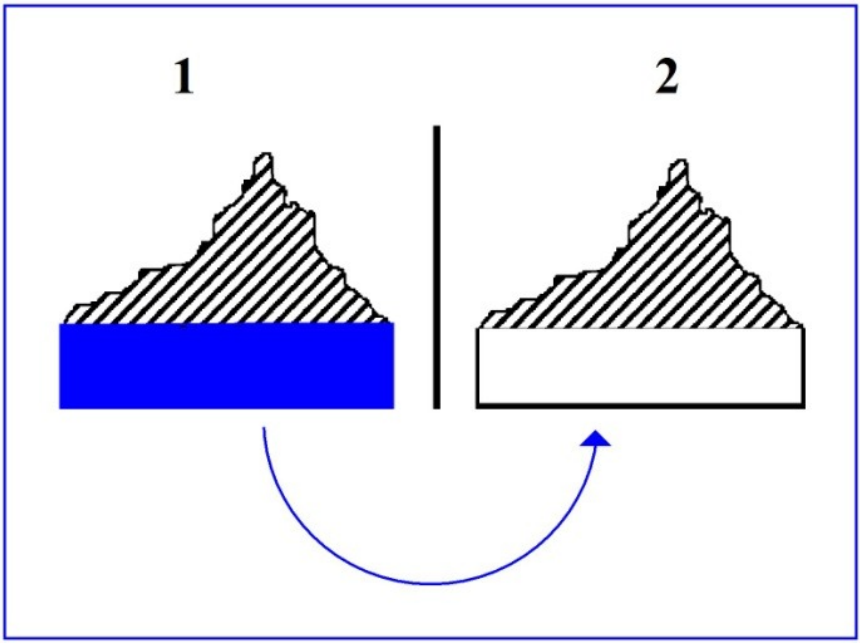
5]：严格说来，我接近的是自恋关系中必须成为一项结果的东西；弗洛伊德[注6]提出自恋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等价，这项结果正由此产生。

> [注5] 参见1960—1961年《转移》研讨班，1961年6月21日、6月28日课。

> [注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自恋：一篇导论》，收入《性生活》，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9年。

你们知道，我当时怎样象征它：一幅小小的直观图式。我的意思是，某种可以呈现的东西，一幅图式，但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图式。康德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可他的法译本灰暗不堪。特雷梅赛格与帕科先生仍然完成了一项壮举：把《纯粹理性批判》——从某个角度看，说它可以像一本色情作品那样阅读，绝非完全不可设想——变成某种彻底单调、尘封的东西。

也许，借助我的评论，你们甚至能够在法译本中把那种辛辣滋味还给它；说它确实含有这种滋味，并不夸张。不管怎样，我一直相信它的德文写得不好；首先，因为除了少数人，德国人素来有不会写文章的名声。可事实并非如此：《纯粹理性批判》写得像弗洛伊德的书一样好；这已经是极高的评价。图式如下：



它涉及弗洛伊德在《论自恋：一篇导论》的这个层面上向我们谈到的东西：我们用同一种“湿润物质”来爱他人，这种物质的蓄水池就是我们，它称作力比多。正因为它在这里〔1〕，才可能在那里〔2〕，也就是环绕、淹没、浸湿对面的客体。我并没有发明爱与湿润之间的参照；它出现在我们去年注释的《会饮》中。

这种爱的形而上学——问题确实在这里——带来一项教训，也就是Liebesbedingung〔爱的条件〕的根本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爱……

所谓“爱”、我们在这里所谓“爱”，也是为了知道

爱以外还剩下什么；因此，以某种方式所谓“爱”……

……我只爱自己的身体，哪怕我把这种爱转移到他人的身体上。

当然，我自己的身体上始终还留着相当一部分！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不可或缺；只看极端情形，某个东西毕竟必须以自体色情方式运作，也就是我的阴茎——为了简化，我们采取男性中心视角。这种简化没有任何不便，你们马上会看见；因为我们关心的并不是阴茎，而是阳具。

于是，我曾向你们提出——即便不是明确提出，至少也隐含地提出；如今这比去年更加明确——相对于我在他人那里所爱的东西来定义问题。后者服从力比多等价的这种水力条件：一边水位上涨时，另一边也会上涨。

我所欲望的东西不同于我所感受的东西：无论如何仍投注于我自身之物的纯粹反照，恰恰就是他人身体所缺少的东西，只要后者由爱的湿润浸润所构成。从欲望角度、在欲望层面，他人的整个身体——只要我多少爱他——恰恰只凭它所缺少的东西而具有价值。

我差点说，异性恋正因如此才成为可能。我们必须听懂：如果分析确实教给我们，女人从阴茎角度看事实上受到阉割，这一事实会令一些人恐惧……如果我们的说法并非毫无意义——它确实并非毫无意义，因为证据如此明显，我们在每个转弯处都能从神经症者那里遇到——我坚持说，我们正是在那里发现它。我是说，我们对此确信不疑，因为机制在那里以如此精细的方式运作，以至没有其他假设能够说明神经症者怎样建立、构成自己癔症性或强迫性的欲望。今年，这会把我们带向对癔症欲望和强迫症欲望之意义的完整表述；而且会非常快，因为我会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很紧迫……如果这个或那个主体如

此，那么在神经症者以外的人那里也是如此：在同性恋者那里，它甚至比在神经症者那里更加自觉。同性恋者会亲口告诉你们，面对那个没有尾巴的阴阜，他仍会感到一种格外痛苦的震动。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太相信他的说法，而且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所以，我从神经症者那里取得自己的参照。

以上说完以后，仍有相当多的人不会因此害怕！所以，下面的想法并不疯狂……简单说，我不得不这样接近事情；因为毕竟没有人这样说过。我再向你们说两三次以后，我想它最终会变得完全明显……有些人能够同异性伴侣建立正常——我是说令人满足的——欲望关系。认为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不仅不会让他害怕，反而恰恰构成有趣之处，并不疯狂。也就是说，阴茎不在那里，并不意味着阳具不在那里。我甚至会说：恰恰相反！

这让我们在若干交叉点重新发现，尤其是下面这件事：欲望在他人那里寻找的，与其说是可欲者，不如说是欲望者，也就是他所缺少的东西。我还要请你们记住，这是问题开始得到表述时的第一个难题、第一项入门基础；只要翻开那部著名的《会饮》，就会遇到它。这部作品似乎穿越数百年，只为了让人们围绕它做神学。我试图做一些别的事：让你们察觉，其中每一行确实都在谈相关之物，也就是厄洛斯。

我欲望作为欲望者的他人。说“作为欲望者”时，我甚至没有说，而且特意没有说“作为欲望着我这个人的人”。因为欲望的人是我；我欲望欲望，而这个欲望只有在我重新发现自己处在这个转弯处——也就是我实际所在之处——时，才会成为对我的欲望。也就是说，只有当我在他人那里爱自己，换句话说，当我爱的是我自己时，它才会成为对我的欲望。但这样一来，我就放弃了欲望。

我正在强调的是这道界限，即分开欲望与爱的边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没有通过各种端点彼此制约。整个悲剧恰恰位于这里；我想，这应当是你们从分析家经验中作出的第一项观察。当然，同人类现实这个层面的许多其他主体一样，有时普通人反而更接近我在这里所谓“硬核”。可欲望之物显然始终是缺少之物；正因如此，法语“欲望”来自“desiderium”，意为惋惜、思念。

这也重新会合了去年我强调的那个要点：激情伦理始终瞄准一件事，即实现一种——我不说综合，而说结合。问题在于，这种结合会不会恰恰在结构上不可能，会不会始终只是图纸界限以外的理想点。我称它为真爱隐喻，也就是那条著名等式：ἐρών〔erōn，欲望者〕置于ἐρώμενος〔erōmenos，被欲望者〕之上；ἐρών替换……欲望者在这一点上替换被欲望者，并通过这项隐喻等于《会饮》同样表述的爱者之完善。这翻转了所谓“自然可爱者”的全部属性；爱中的这种拔离，把自己可能拥有的一切可欲性都放到珍爱范围以外——如果可以这样说。

这个“noli me amare〔不要爱我〕”才是真正的秘密，是宫廷之爱这种理想爱之激情的真正终极说法。去年，我并非无缘无故地把这个术语放到自己表述之物的地平线上，尽管它如今如此不合时宜——我的意思是变得如此彻底混乱。随后，我宁愿用一种更切合当下、更堪为典范的经验秩序来替换它：这项经验绝不理想，反而完全可以接近；它就是我们所谓的转移。我已经在《会饮》中为你们说明、展示过它：苏格拉底作出一个严格说来完全分析性的解释，回应阿尔喀比亚德那篇漫长、疯狂暴露自己的宣言；总之，分析规则对他的讲话全力开闸。

你们大概已经把握其中隐含的反讽；文本并未遮掩这一点：为了演示得漂亮，苏格拉底当场欲望的人是阿伽通。换句话说，那个胡说八道

的家伙、纯粹精神。他以一种也许确实适合谈爱的方式来谈爱：用坦率喜剧式的语调把它比作风平浪静；但他不是故意这样说，甚至自己都没有察觉。

换句话说，苏格拉底想表达什么？如果愚蠢——如同泰斯特先生[注7]那里一样——恰恰是阿伽通所缺少的东西，苏格拉底为何不能爱阿伽通？“愚蠢不是我的强项。”这是一项教导，因为它意味着——而且苏格拉底随后逐字向阿尔喀比亚德表述：

> [注7] 保罗·瓦莱里：《泰斯特先生》，伽利玛出版社，1978年。

“我的美朋友，你尽管说下去；因为你爱的人也是他。你这一整篇话，都是为了阿伽通。唯一的区别是，你并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你的力量、支配力与财富欺骗了你。”

事实上，我们对阿尔喀比亚德的一生知道得够多，知道一个人能够拥有的最极端事物中，几乎没有什么是他所缺少的。他以完全不同于苏格拉底的方式，同样不属于任何地方；但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受到张开双臂的欢迎，人们总是格外高兴得到这样的收获。某种ἀτοπία〔atopia，无位置〕落到他的份上：他只是太碍事了。举例说，他来到斯巴达以后，认为自己同斯巴达王后生一个孩子，是对斯巴达国王极大的荣耀——普鲁塔克[注8]确实这样记载，而且说得非常明白。这只是为了让你们领会他的风格；对他而言，那再自然不过。有些人确实强硬：为了最终除掉他，人们不得不用火把他包围，再用箭射杀。

> [注8]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三卷，巴黎：美文出版社，1969年。

但对苏格拉底而言，重点并不在那里。重点在于说：“阿尔喀比亚德，稍微关心一下你的灵魂吧。”请相信我，我确信这句话在苏格拉底那

里，绝不具有普罗提诺式“一”概念发展以后取得的相同意义。苏格拉底回答他：“除了一件事以外，我什么都不知道；也许我只知道厄洛斯的性质是什么。”

这是因为，苏格拉底的杰出功能，就是第一个设想出欲望真正性质的人。正因如此，从这项揭示一直到弗洛伊德，欲望本身的功能——斯宾诺莎说，欲望是人的本质[注9]；人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在斯宾诺莎那里，“人”就是主体，欲望就是主体的本质——在知识史上经过如此漫长的数百年，始终有一半、四分之三、五分之四遭到遮蔽。

> [注9] 斯宾诺莎：《伦理学》，前引书。

我们追随其痕迹的主体，是欲望的主体，不是爱的主体；原因很简单：人不是爱的主体，通常、正常情况下，人是爱的受害者。二者完全不同。换句话说，爱是一种自然力量。这证明了弗洛伊德所谓“生物主义”视角的正当性。爱是一项现实。正因如此，我才对你们说：“诸神是实在的。”爱就是阿佛洛狄忒发出打击；古人对此十分清楚，没有人感到惊讶。

请允许我说一则非常漂亮的文字游戏。几天前，我最为神异的一位强迫症者——他的分析已经走得很远——向我说：“雌雄同体者的可怖怀疑（L’affreux doute de l’hermaphrodite）。”我的意思是，自从明显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们从阿佛洛狄忒（l’Aphrodite）滑向可怖怀疑（l’affreux doute），我就不能不想到它。我想说，基督教确有许多值得辩护之处；无论怎样支持它都不算过分，尤其涉及把欲望本身解放出来。我不想过早泄露主题，但已经决心在这件事上向你们拿出全部色彩。可怜的爱为了实现这个最值得称赞的目标，竟被置于成为一项诫命的位置；为了开启欲望探索，这终究付出了高昂代价。

至于我们这些分析家，当然终究应当知道怎样稍微概括这个问题：我们围绕爱真正提出的，就是它是全部灾祸（maux）的源头！母爱，等等。这使你们发笑！……任何一次最普通的谈话，都能向你们证明，母爱是一切的原因。我不是说人们每次都正确；但我们每天确实在这条路上兜圈。这就是日常经验的结果。

因此，在分析中探索主体究竟是什么、应当把他同什么相认——哪怕只是交替地相认——时，问题只能涉及欲望的主体；这一点已经得到确定。今天，我会把你们留在这里，同时提醒：尽管我们显然能够比我马上要点名的思想家做得更好，我们并没有处在无人区。

我的意思是，康德以后立刻有人察觉了这一点；他叫黑格尔，整部《精神现象学》都从这里出发：从Begierde〔欲望〕出发。他唯一的错误，是完全不知道镜像阶段是什么——尽管我们可以标出它的位置。由此产生一种不可还原的混淆：把一切放到主奴关系的角度下，使这条道路无法操作；我们必须从那里重新处理一切。就我们而言，希望自己在导师的天才帮助下，能够以更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欲望主体的问题。

第11课 · 1962年2月28日

也许有人认为，我在这里对所谓——该死的称呼——伟大哲学家关注得有些过多。

这是因为，虽然并非只有他们，但尤其是他们，表述了一种完全可以称作探索的东西。只要懂得穿过其全部弯路和或多或少崇高的客体来考察它，这项探索就具有一种令人动容的性质：它总会返回我设法为你们松开的那个根本结，也就是欲望。

如果你们愿意跟随我，我希望决定性地把这项探索还原为其不可超越之点的性质。所谓不可超越，正是我对你们说每一个可称作“伟大哲学家”的人都不可能在某一点上遭到超越时所指的意义。

只要欲望是我们精神分析家的事务，我就认为自己有权在你们的协助下直面这项任务。我也认为，自己有义务投入其中，并要求你们同我一起这样做；因为，只有校正我们对欲望的瞄准，才能让分析技术维持其首要功能。“首要”一词应按历史上最初显现的意义来理解：从一开始就毋庸置疑，它是一项真理功能。

当然，正因如此，我们才受到召唤，要在更加根本的层面询问这项功能。我正设法通过下面这项处于分析经验根基的表述，把这个层面展示给你们：作为人——我的意思是作为欲望之在——无论是否知道，无论是否自以为愿意，我们都受制于这项真理功能。

因为，还需要提醒吗？构成我们实践材料的冲突与死胡同，只有当主体的位置本身介入其游戏，才能得到客观化；主体作为主体，系结在

经验结构中。这就是认同的意义，只要它作为这样的东西由弗洛伊德界定。

一旦找到主体情势中我能够按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也就是康德用法称作实践理性的东西，就没有什么比对它的计算更加准确、要求更高。我宁愿这样称呼它，而不愿说“操作性”角度；因为近来“操作性”一词暗含某种对根基的回避。

请回想我两年前围绕这种实践理性教给你们的东西，只要它关涉欲望：萨德比康德更接近它[注1]。不过，萨德几乎可以说被自己的视野逼疯；在这个问题上，只有把他放回康德的尺度中才能理解，正如我曾设法做的。请回想我向你们谈过的一项惊人类比：萨德对享乐自由的总体要求，同康德的行为普遍规则相互类似。

> [注1] 参见1959—1960年《精神分析的伦理学》研讨班，1960年3月23日、3月30日课。

我们经验中的欲望以某项功能为基础；它清楚表明，自己同康德[注2]为了同Gut〔善〕相对而区分出的Wohl〔福祉〕、同好处——也就是说同舒适、有用之物——毫无关系。这使我们察觉，事情还要走得更远：我会说，一般而言，这项欲望功能同康德为了把它贬到行为规则第二位而称作病理性的东西[注3]毫无关系。

> [注2] 伊曼努尔·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一部第一卷第二章，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3年。

> [注3] 参见1959—1960年《精神分析的伦理学》研讨班，1959年12月23日课。

有些人不太记得康德如何使用这个词，因而可能产生误解；我会尝试把它译作“原初感受性的”，或者更广义地说，经验中那些“人性的、太

人性的”东西：同便利、舒适、饮食上的让步相关的界限。事情还要走得更远，甚至包含组织本身的渴求。

别忘了我赋予神经性厌食的作用与功能：它是让我们感到这项欲望功能最早效应的东西之一；我也把它用作区分欲望与需要的例子。它同“便利、舒适、让步”如此遥远！你们大概不会因此对我说，它毫无“妥协”；毕竟，我们一直在谈妥协。

但是，欲望功能必须达成的妥协，属于另一种秩序，不同于同一个以生命联合为基础的共同体之存在相连的妥协；通常，我们正是用后一种形式唤起、确认并解释妥协功能。

你们很清楚，按照我们目前抵达的点，如果把弗洛伊德思想贯彻到底，这些妥协涉及死亡本能同生命本能的关系；无论从辩证关系还是定义来看，二者同样陌生。

像每周向你们所作的每次论述一样，我要从某个点重新出发：我提醒你们，死亡本能不是啃噬的蠕虫，不是寄生物或创伤，甚至不是一种对抗原则，不是同阳对立、充当交替要素的某种阴。

弗洛伊德把它清楚表述为：一项包围生命整个弯路的原则；而生命及其弯路，只有重新会合这项原则才找到自身意义。直说吧，有些人受到惊骇而远离它，并非毫无理由。因为，尽管存在一切实证主义原则，我们显然又翻转、返回了严格说来最荒谬的形而上外推，蔑视一切已经确立的谨慎规则。在弗洛伊德那里，死亡本能被呈现为这样一种东西：对我们而言，它在自身位置上等同于我们这里所谓生命的能指〔φ〕。因为弗洛伊德告诉我们，重新铭入死亡本能框架的生命，其

要点无非是一项由快乐原则之法则所要求的计划：实现并始终重复同一条弯路，以返回无生命状态。

弗洛伊德对生命本能的定义同样无位置、同样陌生；重新回到并强调这一点并非徒劳：它被还原为厄洛斯，还原为力比多。请仔细看这意味着什么；待会儿我会借它同康德立场的比较予以强调。不过，你们已经在这里看到，就同身体的关系而言，我们被还原到多么有限的接触点：问题涉及一次选择。

事情如此明显，以至在理论中物质化为这些形象。不要忘记，它们既是新事物，又在证明、定位乃至准确定义自身方面，使我们面对何种困难、难题甚至死胡同。我想，阳具功能作为这项厄洛斯、这项力比多围绕它获得表述的东西，已经充分指明我在这里想指出什么。

总体说来，我们必须围绕这项厄洛斯操作的全部“形象”——继续采用刚才的词——究竟做什么？它们同一位胚胎学家的关切有什么共同之处？为了让距离变得可感，我们不能说，胚胎学家在追问生长中的组织者、细胞分裂机制、胚层分节与形态分化究竟是什么时，同生命本能毫无关系。

我们惊讶地发现，弗洛伊德曾在某处写道，分析带来了某种生物学发现[注4]！如果记忆没错，这句话偶尔出现在《精神分析纲要》中。那一刻究竟是哪只苍蝇叮了他？我真想知道，精神分析之光究竟带来了什么生物学发现？

> [注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纲要》，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不过，既然问题是指出我们同身体的有限、首选接触点——身体当然是这项生命的支撑和临在——难道下面这件事不很突出吗？为了重新把保存身体的功能纳入我们的计算，必须经过自恋观念的歧义。自恋概念本身的结构，以及它放在客体系结处的等价关系，我想已经得到充分指明，无须另作表述。《论自恋：一篇导论》从一开始就强调疼痛功能；而且第一篇论文——请重读那篇译得很好的文章——没有把疼痛指出为损伤信号，而是自体色情现象。不久前，我在一次日常谈话中，围绕一项个人经验提醒一位听我讲话的人：一种疼痛会抹去另一种疼痛。我的意思是，人无法在当下同样承受两种疼痛：一种取得上风，使另一种遭到遗忘。仿佛力比多投注即使落在自身身体上，仍服从同一条我会称作偏私的法则；它推动主体同欲望客体世界的关系。

疼痛不仅像研究其性质的专家所说，是尖锐明确的（exquise）；它还受到优先选择，可以成为恋物。这把我们带到一个我已经在最近一场演讲中、但不是在这里〔《我所教的东西》，1962年1月23日〕表述过的点：眼下，我们的论述必须质疑原初过程所指称的主体组织意味着什么，质疑它同身体具有或不具有怎样的关系。正是在这里，对康德探索的参照与类比将为我们所用。

如果我在参照康德探索要点时走得有些快，请允许我以一切可能的谦逊向那些拥有康德文本经验、因而有权作些旁注的人致歉。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于这些曲折；也许在某些点上会损害严谨？但如果过度追随这些曲折，我们难道不会丢失其某些地形所具有的厚重感？我说的是康德的《批判》，尤其是所谓《纯粹理性批判》。

因此，我难道无权暂时只停留于下面这件事？任何以开明注意力读过一两遍《纯粹理性批判》[注5]的人都知道，而且没有任何注释者对此提出异议：所谓纯粹理性范畴要作为这样的范畴运作，肯定必须以所谓纯直观为基础。纯直观呈现为一切感性把握的规范性——我进一步说，强制性——形式；我的意思是，任何感性把握，无一例外。

> [注5] 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4年。

这种按照空间与时间范畴得到组织的直观，被康德指定为排除在感性经验、Sinnlichkeit〔感性〕的原创性之外；只有从感性中，才可能产生任何关于可触现实的肯定。可是，这些现实肯定在自身表述中仍服从所谓纯粹理性的范畴；没有范畴，它们不仅无法得到陈述，甚至无法得到察觉。

这样一来，一切都悬置于所谓综合性——也就是统一性——功能的原则。可以说，它是一切范畴功能的共同项；这个共同项在康德那张极富启发性的表格——不如说两张表格：范畴形式与判断形式——中得到组织和分解。只要纯直观在同现实的关系中标示一个主体的自发性，它在法理上就绝对必要。

康德图型最终可以还原为Beharrlichkeit〔持存〕[注6]，即恒存；我会说，那是一种空的维持，但也是任何东西在时间中获得维持的可能性。在康德那里，纯直观在法理上是范畴运作的绝对要求；但身体作为Sinnlichkeit〔感性〕的基础，其存在却完全不是一项法理要求。当然，对一种可以有效称作现实关系的东西而言，这不会把我们带得很

远；因为正如康德强调的，知性范畴的这种用法只涉及他所谓的空概念。

> [注6] 康德区分时间的三种样态：持存（Beharrlichkeit）、相继（Aufeinanderfolgen）、同时（Zugleichsein）。

不过，我们之所以说“这不会把我们带得很远”，是因为我们是哲学家，甚至是康德主义者。一旦不再如此——这才是通常情形——人人都知道它恰恰会把人带得非常远。因为，哲学的全部努力都在反击一整套幻觉、Schwärmereien〔狂想〕——哲学语言、尤其是康德语言中的说法——以及噩梦……同一时期，戈雅告诉我们：“理性沉睡，心魔生焉。”它们产生的神学化效应恰恰向我们表明，事情会把人带得非常远：通过千百种狂热，径直带向流血暴力。尽管哲学家在场，这些暴力依然从容不迫地继续构成人类历史经纬的重要部分；我们毕竟必须承认。

正因如此，指出经验中真正有效之物的边界经过哪里，并非无关紧要；无论存在多少理论净化与道德校正。不过，康德的先验感性论显然不能被视为可维持的立场，尽管他的批判为我们提供的服务具有我所谓不可超越的性质。我希望通过展示应当用什么替换它，恰恰让你们感到这一点。

因为，如果确实应当用某种东西替换它，而替代物又在保留他所表述的部分结构时仍然有效，这恰恰证明他至少瞥见、深深瞥见了相关之物。康德美学绝对无法维持，原因很简单：它从根本上依靠一项属于“数学的几何化时代”的数学论证。康德进行沉思时，欧几里得几何学不受质疑；正因如此，他才有理由认为时空秩序中存在某些直观明

显性。只需弯腰、打开他的文本，便能拾到一些例子；今天，一位在数学入门中稍有进展的学生都会认为它们可以立即反驳。

例如，他把“两点之间只能通过一条直线”当作甚至无须证明的明显性。可是，只要精神通过球面隐喻相当容易地适应对弯曲空间的想象与纯直观，人人都知道，两点之间可以通过远不止一条直线，甚至无穷多条直线。

康德在“Nichts”、各种“无”的表格中，给出“leerer Gegenstand ohne Begriff〔无概念的空对象〕”的例子；这个例子颇为惊人：一个只有两条边的直线图形。也许对康德而言——在他那个时代大概并非对所有人——这堪称不存在而且不可思之客体的典范。不过，只需一点最初等的几何经验：寻找一个同滚动体相连之点所描出的轨迹，也就是所谓帕斯卡摆线；你们就会看到，一种直线图形，只要它真正关涉两条线或两条边之接触的持存，就是任何几何理解中确实原初且根本的东西。这里确有概念表述，也确有完全可以定义的客体。

同样，经过数学逻辑化的全部努力以后，“只有综合判断才富有成果”的断言也仍可修正。所谓“先验分析判断”不生育，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干脆把它称为：对从若干定义之最初设定中提取出的要素进行“纯粹组合式使用”。这种组合式使用本身具有固有生产力；例如，对算术基础〔弗雷格〕最晚近、最深入的批判分析，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最终，在数学创造场域中必然存在一个不可证明的剩余；同一项逻辑化探索似乎确实借哥德尔定理把我们带到这里，而且其严格性至今没有受到反驳。不过，这项确定性终究是通过形式证明取得的。我说形

式，指的是逻辑化组合机制中最明确的形式主义程序。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康德在对科学必需形式进行批判性推进以后提出的这种纯直观，是否什么都没有教给我们？它肯定教我们辨认自身一致性，也辨认它同所谓综合性操作、同“一”作为一切范畴形成之构成项所发挥的统一功能之间可能发生的析取。一旦“一”功能中的歧义得到展示，它还让我们看见：不同经验的促动会把我们带向怎样的选择与翻转。

显然，我们只关心自己的经验。不过，下面的事情是否比轶事、事故甚至壮举更有意义？康德那里，范畴运作同感性经验的结合点如此狭窄，可以说是一处瓶颈。正是在这里，我们能够提出问题：身体的存在事实上当然完全必要；但从康德视角看，它在法理上是否必然，这难道不能受到质疑？

我们时代那个迷失的孩子——太空舱中的宇航员——处在失重状态时，他的情形难道不是为了把这个问题呈现给你们？我不会在下面这项说明上加重分量：有机体对失重状态呈现出令人惊讶的耐受力。失重也许从未受到很长时间的检验，但终究已经足以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毕竟，有些幻想家追问生命起源。其中一些人说，生命突然开始在地球上繁衍；另一些人说，生命必然源自宇宙空间来的种子——我无法形容自己对这类思辨多么无动于衷。不过，从一种有机体——无论是人、猫，还是生物王国中最微小的一位领主——看起来如此安然地处在失重状态那一刻起，对生命而言，某种相对于引力场一切可能效应的等势位置，难道不正是至关重要的吗？

当然，宇航员仍处在引力效应中；只不过这是一种不压在他身上的引力。那么，他处在失重状态，封闭在太空舱里，而且你们知道，他还受到舱体褶皱从四面八方的支撑与软垫包裹；在那里，他随身携带了怎样的空间与时间直观？无论它是否纯粹，但至少可以从现象学角度加以界定。

这个问题格外有趣，因为你们知道，康德以后，我们毕竟已经重新讨论这些事情。所谓现象学探索使我们重新注意到：所谓直观——尤其是空间直观——的朴素维度，即便在设想为已经高度纯化的直观中，也不那么容易还原；上、下甚至左，不仅在事实上保留全部重要性，对最具批判性的思想而言，在法理上同样如此。

加加林、季托夫或格伦[注7]在显然“心里装着其他念头”的时刻，他们的时空直观变成了什么？趁他身处高空，同他进行一场小小的现象学对话，也许并非完全无趣。当然，人们进行这些实验时，没有把这视为最紧迫的事情。不过，我们还有时间回头补做。

> [注7] 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成为首位进入太空的人，飞行1小时48分钟，以平均250公里高度绕地球一周。1961年8月6日，季托夫乘东方二号完成唯一一次太空飞行，把持续时间纪录提高到一天以上，绕地球17周。1962年2月20日，格伦驾驶“友谊七号”执行美国首次载人轨道任务；完成三周轨道飞行后，于4小时55分23秒时溅落海面。

我所确认的是，无论这些问题怎样——而我们终究颇为急切地希望从Erfahrung〔经验〕中得到回答——至少这没有阻止他完全有能力完成我所谓按动按钮的动作。很清楚，至少对最后一位〔格伦〕而言，在某个时刻，事情由舱内控制、甚至由舱内决定。因此，他仍完全掌握有效组合机制的手段。

他的纯粹理性无疑得到整套复杂装置的强力装备；这套装置肯定构成实验最终的效力。不过，无论我们能够作出怎样的假定……无论怎样设想组合构造在机器中产生的效应，甚至在学习、反复灌输的指令、强加给驾驶员本人的耗竭性训练中产生的效应；无论怎样设想他已经整合到机器预先构造的所谓自动机制中……只要他必须朝正确方向按下一个按钮，而且知道为何这样做，下面这件事就取得格外重要的意义：组合理性的这种运用，在这些条件下仍然可能。对自然运动条件施加的强制与悖论，也许远未达到我们可以假设的极端。

不过，我们已经看得出，这项双重效应把事情推得很远。一方面，所谓运动摆脱了重量效应；可以说，在自然条件下，运动依靠重量，这样讲并不过分。与之相关，事情只有在所谓运动主体被逐字囚禁、包进一层甲壳时才能运作；至少在飞行的某个时刻，只有这层甲壳才能把身体组织约束在可以称作基本连带性的状态中。

于是，这具身体可以说变成某种软体动物，却又从植物式扎根中被拔出。这层甲壳对维持这种连带性、这种统一性提供如此占主导地位的保证，以至我们几乎会把握到：统一性最终恰恰就在甲壳中；我们在那里看见统一功能的某种外在化关系，它充当所谓生命果肉的真正容器。

这种身体位置同一台推理机器的纯粹功能形成鲜明对比；内部只剩下这种纯粹理性是有效的，是我们期待它产生任何效力的东西。这确实具有典范意义，使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取得全部重要性：时空直观是否得到保存？我已经借所谓“康德时代的错误时间几何学”充分说明它的意义。这项直观是否仍在那里？

我很倾向于认为，它始终在那里。那种“错误几何学”仍在那里，依然同样愚蠢、同样痴傻[注]；因为它确实是作为“组合活动的反照”产生的。然而，这道反照同样可以反驳；数学家的沉思经验已经证明，在这个地面上，我们同追随宇航员抵达的高空一样摆脱了重力。

> [注] 此处 bête 与 idiote 并列，都是贬义词，意为“愚蠢、痴傻”。这不同于第六课借希腊语 idiôtês 所说明的“私有的 / 特殊的”词源义；Lutecium 转录与 Hooson、Gallagher 英译也都保留了这组近义贬词。

换句话说，所谓“纯粹”的“直观”来自依附于组合功能本身的诱饵幻觉。即便它显得多少有些顽固，这些幻觉仍完全可以消除。可以说，直观只是数的影子。

当然，要肯定这一点，就必须把数本身奠基在这种直观以外。再者，即使假定宇航员没有保留这种“欧几里得空间直观”，也没有保留康德附加其上的、更加可疑的时间直观——仿佛时间可以投射到一条线上——这会证明什么？它只会证明，即使不借助那些图型，他仍能正确按下按钮。

它只会证明，已经在这里遭到反驳的东西，在高空中的直观本身也遭到反驳！你们会告诉我，这也许略微减小了我们应当向宇航员提出之问题的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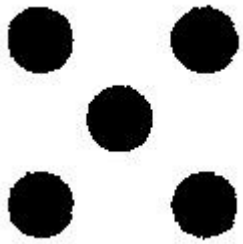
正因如此，还有其他更重要、也恰恰属于我们的问题应当问他，尤其是：一股习惯以看似逆向方式显现的性驱力，在失重状态中会变成什么？另外，他完全粘在一台机器内部——我指的是这个词的物质意义——而机器以如此明显的方式具体体现、展现阳具幻想；这会不会使他异化，尤其使他同男性欲望天然具有的失重功能之关系发生异化？这是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把鼻子伸进去。

我把数如此明确地同纯直观、同感性经验剥离，你们也许会感到惊讶。我不会在这里为你们讲授《算术基础》[注8]——这是弗雷格著作的英文标题。请你们参阅这本书；它像《火星编年史》[注9]一样迷人。你们在那里会看到，无论如何，数的功能不可能有任何经验性演绎。不过，我不打算围绕这个主题授课；既然它同我们的论题相关，只会请你们注意一个例子：你们可以在下面看到以这种方式排列的五个点——

> [注8] 戈特洛布·弗雷格：《算术基础》，巴黎：瑟伊出版社，1970年。

> [注9] 雷·布拉德伯里：《火星编年史》，德诺埃尔出版社，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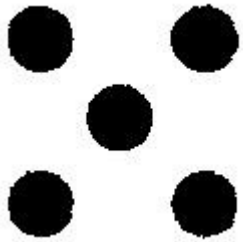
骰子的一面



，这幅图形确实可以象征数字五；但如果你们认为数字五以任何方式由这幅图形给出，就完全错了。

我不想用无穷弯路使你们疲惫，所以我认为，最简短的办法是请你们想象一个正在动物身上进行的条件反射实验——这种事很常见——以检验动物在某种由待达目标构成的情形中具有何种辨别能力。假定你们向它呈现各种不同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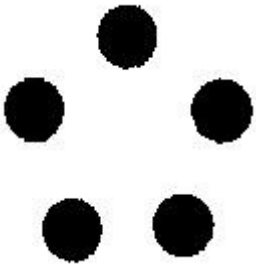
同这种构成一幅图形的排列



相比，你们绝不会期待任何动物对下面这幅图形



作出相同反应——尽管它同样是五——也不会期待它对这幅图形



作出同样反应——它仍然是五，即五边形。如果某只动物真的对三幅图形作出相同反应，你们会大吃一惊；原因十分明确：你们会彻底确信这只动物懂得计数。可你们知道，它不会计数。当然，这并不能证明数的功能具有非经验起源。

我再说一次，这值得详细讨论。我热切建议你们对此感兴趣，其唯一真正、明智且严肃的理由，是下面这件令人惊讶的事：真正对此感兴趣的数学家极少，尽管当然只有数学家把这些问题处理得很好。因此，如果你们对此感兴趣，就是一项慈善事业：探望病人，对不吸引人的问题产生兴趣；这难道不也在某个方面属于我们的功能吗？

你们会在那里看到，一与零对数的任何理性构成都极其重要；它们当然也最顽固地抵抗一切对数之经验生成的尝试。如果人们想对数本身给出一个同质定义，就更是如此；这种定义会把一切从集合出发、从多样中抽象差别来说明数之生成的尝试化为乌有。

在这里，我沿着弗洛伊德进程的直线，被引向以一种自己认为必要的方式表述一元特征的功能，这项事实取得了价值。一元特征让差别的生成显现于一种可以说沿着不断加强的简化而发生的操作中：它所瞄准的终点是计数竖杠，也就是表面同一之物的重复。正是在那里，我所谓的东西得到创造和提取；不是象征，而是作为铭写能指进入实在——这就是书写优先的含义。绝对差别进入实在，采取原始猎人重复刻画之特征的形式；绝对差别就在那里。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三种认同与《研讨班 IX》的重排

你们阅读弗雷格〔1848—1925〕时，不难发现这一点，尽管他因为缺少充分的能指理论，没有走上这条道路。弗雷格的文本指出，分析“一”功能最出色的人——尤其杰文斯〔1835—1882〕与施罗德〔1841—1902〕——完全像我一样，把重音放在一元特征的功能上。

因此，我说我们必须在这里表述的是：可以说，翻转“一”的功能之极性，放弃统一性的一——Einheit——而转向区别性的一——

Einzigkeit，就会把我们带到这样一点：逐步界定并表述主体地位同一元特征的连带性，同时表述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主体在自身结构中得到构成，而性驱力在所有来自身体的冲动中具有特殊功能。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三种认同与《研讨班 IX》的重排

关于第一个事实——主体同一元特征的系结——我今天会写下句点，认为这条道路已经得到充分表述。我只提醒你们，我们经验中由弗洛伊德提出的那项重要事实，即他所谓细小差别的自恋，同我所谓一元特征功能完全相同。因为，它无非是从一项细小差别出发；而说“细小差别”，无非是在说我向你们谈论的绝对差别，也就是从一切可能比较中脱离的差别。全部自恋性瞄准——主体是否被构成为这道一元特征的携带者——都可以从这项细小差别出发进行调节；而这项差别同大写I、即自我理想完全相同。

这让我们今天迈出第一步，走向下一课的主题：重新处理剥夺、挫折、阉割的功能。只有先重新处理它们，我们才能瞥见能指世界同所谓性驱力之间的关系在哪里、怎样提出；也就是身体色情功能在主体构成中的特殊性与优先性。

让我们从剥夺出发，稍微接近、轻咬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它最简单。世界中存在负φ〔−φ〕，一个客体在自身位置上缺失；如果我们让“实在”一词保留其意义，这恰恰是全世界最荒谬的观念。实在中究竟可能缺少什么？

正因为这个问题如此困难，你们才会在康德[注10]那里看见，各种阻碍他的神学残余在纯直观以外继续拖行，并以宇宙论观念之名出现……

> [注10] 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前引书。

- “In mundo non est casus〔世界中没有偶然〕”，他提醒我们：没有任何偶发之事、机会性之事。
- “In mundo non est fatum〔世界中没有命运〕”：没有任何超出理性必然性的宿命。
- “In mundo non est saltus〔世界中没有跳跃〕”：没有任何跳跃。
- “In mundo non est hiatus〔世界中没有裂隙〕”。

……这位形而上冒失之举的大反驳者把这四项否认收入自己名下。请你们想想：从我们的视角看，它们难道不正是我们始终处理之物的翻转地位？

- 严格说来的各种个案（cas）；
- 严格说来的fatum〔命运〕，因为我们的无意识就是神谕；
- 有多少不同能指，就有多少裂隙（hiatus）；
- 发生多少次转喻，就有多少次跳跃（saltus）。

正因为存在一个用一元特征标记或不标记自己的主体，因为他是1或−1，才可能有一个(−a)；主体才可能同弗洛伊德孙子的小球相认，尤其在它的缺失标示中：“它不在那里”，ens privativum〔缺失之有〕。

当然，这里存在一片空无；主体将从那里出发：leerer Gegenstand ohne Begriff〔无概念的空对象〕。康德给出的四种"无"之定义中——我们下次会重新处理——只有这一种能够严格维持：那里有一个无。请注意，在我向你们给出的阉割—挫折—剥夺三项表格中[注11]，对应项、可能的动因，严格说来剥夺及其言说行为可能从中产生的想象性主体，是想象性全能的主体，也就是无能的倒转图像。

> [注11] 参见《客体关系》研讨班，巴黎：瑟伊出版社，1994年；《无意识的形成》研讨班1958年1月15日、6月18日课；《欲望及其解释》研讨班1959年4月29日课。

Ens rationis，leerer Begriff ohne Gegenstand〔理性之有，无对象的空概念〕，即可能性的纯粹概念；这就是ens privativum〔缺失之有〕[注12]得到定位并出现的框架。康德当然不忘讽刺那条看似理所当然的公式之纯形式用法：所有实在的东西都是可能的。谁会说相反的话？当然如此！

> [注12] 除了nihil negativum〔否定之无〕与nihil privativum〔剥夺之无〕，康德还添加了第三个意义层面，即所谓ens rationis〔理性之有〕。"理性之有"是"无对象的空概念"：概念并不矛盾，内部一致且可以思想，却没有任何经验对象或直观同它对应。这种理性存在只有概念性存在，不同任何感性之物相连。康德以本体为例；不过，其定义最终也颇适用于他所谓理念。

他又走远一步，提醒我们：所以，某种实在之物是可能的；但这也可以意味着，某种可能之物并不实在，存在并不实在的可能之物。康德在这里无疑揭露了人们可能由此作出的哲学滥用；而对我们重要的是察觉：这里涉及的可能只是主体的可能。只有主体能够成为一种不实在之可能经过否定化所形成的实在之物。

因此，我们看到，构成ens privativum〔缺失之有〕的−1，同我们无意识经验最原始的结构相连。这个结构既非禁令，也不是“被说成不”，而是“未说”；在这个点上，主体不再在那里说出自己是否不再支配同1的这种认同，也不再说出本可标记他的1是否突然缺席。

他的力量与根源就在这里。

Hiatus、saltus、casus、fatum〔裂隙、跳跃、偶然、命运〕的可能性，恰恰就在这里。下次课，我希望向你们展示另一种纯直观，甚至空间性的纯直观形式；它特别关涉表面功能，而我认为，这项功能对我们能够提出的任何主体表述都至关重要、原初且根本。

HIATUS IRRATIONALIS〔非理性裂隙〕

万物啊，无论汗水或汁液在你们体内流淌，
形态啊，无论你们诞生于熔炉或血液，
你们的洪流并不比我的梦更浓稠；
倘若我不以不息的欲望击打你们，

我便穿过你们的水，坠向那片岸滩，
思维之魔的重量把我吸引到那里。

唯有它撞上存在据以升起的坚硬地面，
撞上盲目而无声的恶，撞上失去意义的神。

可是，一旦所有言语都在我喉中死去，
万物啊，无论你们诞生于血液或熔炉，
自然——我便消失在一种元素的流动中：

那潜伏在我体内的同一者也把你们举起，
形态啊，无论汗水或汁液在你们体内流淌，
正是火焰使我成为你们不朽的爱者。

H. P.，1929年8月　雅克·拉康

第12课 · 1962年3月7日

（勒内 · 拉福格今夜去世）……

上次，我开始从剥夺接近主体认同结构最核心的点，并把你们留在由此引出的艰难思想上。重新汇集这些思想时，我打算从一项引言式说明重新出发——我没有绝对突兀地沿中断线索重新开始的习惯。这项说明呼应了上次我向你们谈到的某些古怪人物，人们把他们叫作“哲学家”，无论伟大还是渺小。

这项说明大致如下：就我们的问题而言，主体会犯错，这肯定是我们所有人——无论分析家还是哲学家——的奠基性经验。但它之所以令我们感兴趣，显然而且我会说完全在于：主体可以把它说出来。“把它说出来”具有无限的生产力；至少我们愿意假定，它在分析中比在其他地方格外富有成果。

不过，不要忘记，一些杰出思想家曾指出：如果整件事涉及实在，那么，所谓校正知识手段的道路很可能——至少可以这样说——使我们无限远离有待抵达的东西，也就是绝对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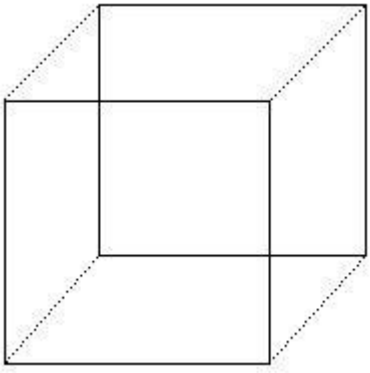
因为，如果只涉及实在本身，问题就在于抵达一个被瞄准为不依赖我们任何系泊点的东西。在探索被瞄准之物时，人们正是把它称作绝对者：最终抛开一切，抛开全部附加负荷。可科学的标准总是倾向于建立一种负荷更加沉重的方式——我是说，从哲学视角看……

我并不是在谈那些科学家；同人们想象的完全相反，他们很少怀疑。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最能确信他们至少接近了实在。

……在对科学进行哲学批判的视角中，我们必须作出几项说明。尤其是，要推进这项批判，我们最应提防的是“表象”这个词；因为，至少当问题涉及实在时，表象远不是我们的敌人。

并不是我让自己的说法在下面这幅简单小图中得到具体体现：



恰恰是这个图形的表象把立方体的现实给予我[注1]；它作为现实扑入我的眼帘。如果把这幅图像还原为视错觉功能，我就干脆背离立方体，也就是背离这项人为设计旨在向你们展示的现实。

> [注1] 参见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伽利玛出版社，1993年。

同一个女人的关系也一样。举例说，对这项关系进行任何科学深化，最终都会抵达一些公式；你们肯定知道布兰布尔上校那个著名公式[注2]：它把相关客体——眼前的女人——还原为她从科学角度看恰好是的

东西：一团白蛋白物质。显然，这同依附于该客体的情感世界不太合拍。

> [注2] 安德烈·莫洛亚：《布兰布尔上校的沉默》，格拉塞出版社，2003年。

不过，有一件事十分清楚；请允许我把它称为“欲望中的客体眩晕”：某种偶像化与崇拜可以使我们跪伏在一只手本身面前，至少使我们向它倾身。为了更准确地表达经验在这个主题上交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说，并不是因为那是她的手；在一个终端性稍弱、稍高一些的地方，前臂上的一点绒毛会突然为我们取得那种独一滋味，使我们在对其存在的这种纯粹把握前不禁颤抖。

这显然同女人的现实更有关系，胜过对所谓性吸引的任何澄清。因为，澄清性吸引原则上预设必须质疑它的诱饵，而这个诱饵恰恰就是它的现实本身。因此，如果主体犯错，从绝对者角度看，他很可能完全正确；但“错误”一词仍保留意义，哪怕对处理欲望的我们而言也一样。

在这里，请允许我给出自己的结论；我把一项反思的完成成果交给你们，而今天将推进的正是它的后续。我会尝试向你们表明这个结论有充分依据：只有一种方式能赋予“错误”一词以意义……在一切领域，而不只在我们的领域。这是一项大胆断言；但它预设我认为——借用一个今天课程中还会重新讨论的表达——自己已经绕这个问题走完一圈……如果“错误”一词对主体有意义，那么，它只能是他的计数错误。

换句话说，对任何不计数的主体，都不可能有错误。这并非明显性；必须朝若干方向摸索，才能察觉——这就是我目前抵达的结论，请你

们跟随我——只有这一点能打开人们围绕这个问题陷入的死胡同与岔路。当然，这意味着，主体的计数活动很早就开始了。

我大量重读了一位大家都知道我同他并不志趣相投的作者；尽管他的著作值得高度敬重，他本人也散发毋庸置疑的魅力。我说的是皮亚杰先生；我并不是劝任何人不要读他！我因此重读了《儿童数概念的形成》[注3]。

> [注3] 让·皮亚杰：《儿童数概念的形成》，德拉绍与涅斯特莱出版社，1991年。

人们竟然相信，可以通过向主体提出以某种方式暗含答案的问题，探测数的功能何时在他那里出现；这令人困惑。哪怕问题借一套人们也许以为能够排除其导向性的材料来提出，情况仍然如此。

只能说一件事：归根到底，这种操作方式所涉及的反倒是一种诱饵。儿童看似误认的东西，完全可能恰恰源于实验条件本身。不过，这个领域力量强大，我们不能说它没有带来许多教益。教益与其说来自最终收集到的所谓儿童获得数概念的阶段那一点点东西，不如说来自皮亚杰先生围绕心理学与逻辑关系所作的根本思考；他肯定是比心理学家更好的逻辑学家。

尤其正因如此，他有一本不幸已经找不到的著作格外富有教益：1942年由弗兰出版社出版的《类、关系与数》[注4]。它突出类、关系与数之间的结构性逻辑关系。人们随后或此前声称要在儿童那里重新发现的一切，显然都已经先验地构造完毕；十分恰当地，实验只向我们展示，人们最初组织起来准备发现的东西。

> [注4] 让·皮亚杰：《类、关系与数》，巴黎：弗兰出版社，1942年。

这段插话确认了下面这件事：主体早在把自己的才干用于任何集合以前就已经计数，尽管构成各种集合当然是他最早的具体心理活动之一。但是，他作为主体被卷入所谓计算（comput）关系的方式，具有远比人们依据感觉系统与运动功能所能想象的更加根本的构成作用。

弗洛伊德的天才再一次以自己给予警告的完整幅度，超越了对话者可以说耳聋的程度：警告从一只耳朵进入，另一只耳朵出去。这大概证明了西奥多·赖克先生向神秘的第三只耳朵求助的理由[注5]。不过，那一天他的灵感并不好；如果人用已有的两只耳朵什么也听不见，第三只耳朵又有什么用！

> [注5] 西奥多·赖克：《用第三只耳朵倾听》，法勒、斯特劳斯与吉鲁出版社，1983年。

弗洛伊德教给我们，相关的感觉系统有何用途？这难道不是在告诉我们，它只有一个用途：向我们展示，主体计算中早已在那里的东西确实现实、确实存在？无论如何，弗洛伊德正是这样说的[注6]：存在判断从这里开始；感觉系统用于核验账目。对一个被人们放在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直线上的人而言，这终究是一种古怪立场。

> [注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科学心理学纲要》，前引书；以及《否认》，收入《结果、观念、问题》Ⅱ，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

那么，让我们回到上次停下的地方；因为问题涉及计算，以及主体计算的基础和根基：一元特征。当然，既然计数功能如此早就开始，我们也不要过快判断主体能知道多大的数。

很难设想2与3不会很快到来。不过，人们告诉我们，亚马孙河口附近某些所谓“原始”部落直到近来才发现数字4的效力，并为它立起祭坛；使我震动的并不是这个野蛮人故事的奇异色彩，我甚至觉得它理所当

然。因为，如果一元特征确实像我说的那样就是差别，而且这个差别不只支撑还预设1+1+1在它旁边持续存在——“+”在这里其实只为清楚标出差别的根本持续——那么，问题恰恰从这些特征能够相加的地方开始。换句话说，问题在于2与3能够具有意义。从这一头入手，事情非常困难；但不应感到惊讶。

如果反过来，从3出发，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那样[注7]，你们就永远无法重新找到1；困难完全相同。就我们而言——我顺带指出——我们以能指效应的方式询问语言事实，而且习惯在转喻层面辨认这项能指效应；所以，向学生指出每一项数的意义都是一种转喻效应，会比数学家容易。这项效应并不从其他地方，而恰恰从同等数量能指的接续这个首选点潜在涌现。

> [注7]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逻辑体系》，马尔达加出版社，1995年。

某种事情发生以后，若干一元特征长度为X的单纯接续就会产生意义；例如，数字3才可能产生意义——也就是说，它产生意义，无论它是否真的拥有意义。

书写英语单词and，也许仍是我们展示数字3涌现的最好方式，因为它有三个字母。

我们无须向自己的一元特征索求这么多；因为我们知道，在弗洛伊德式接续的层面——请允许我使用这个公式——一元特征指称这项原初经验的某种根本之物：重复的一圈本身所具有的独一性。

我想，自己已经充分向你们标明：无意识中重复功能的观念同任何自然循环绝对不同。重音并不落在它的回返上；主体所寻找的是它的能指独一性。可以说，重复的某一圈曾经标记主体；从此，他开始重复

自己当然只能重复的东西，因为这始终只会是一场重复，但其目标与计划是让某一圈的原初一元项重新涌现。

根据我刚才所说的东西，无须再强调，这已经在主体会正确计数以前运作。无论如何，没有任何东西意味着，他必须数到很远，才能数自己所重复的一圈圈，因为他在毫不知情地重复。不过，重复确实扎根于这项原初一元项；作为这样的东西，它紧密黏附并共同扩展于主体本身的结构，只要主体以弗洛伊德意义上的重复者得到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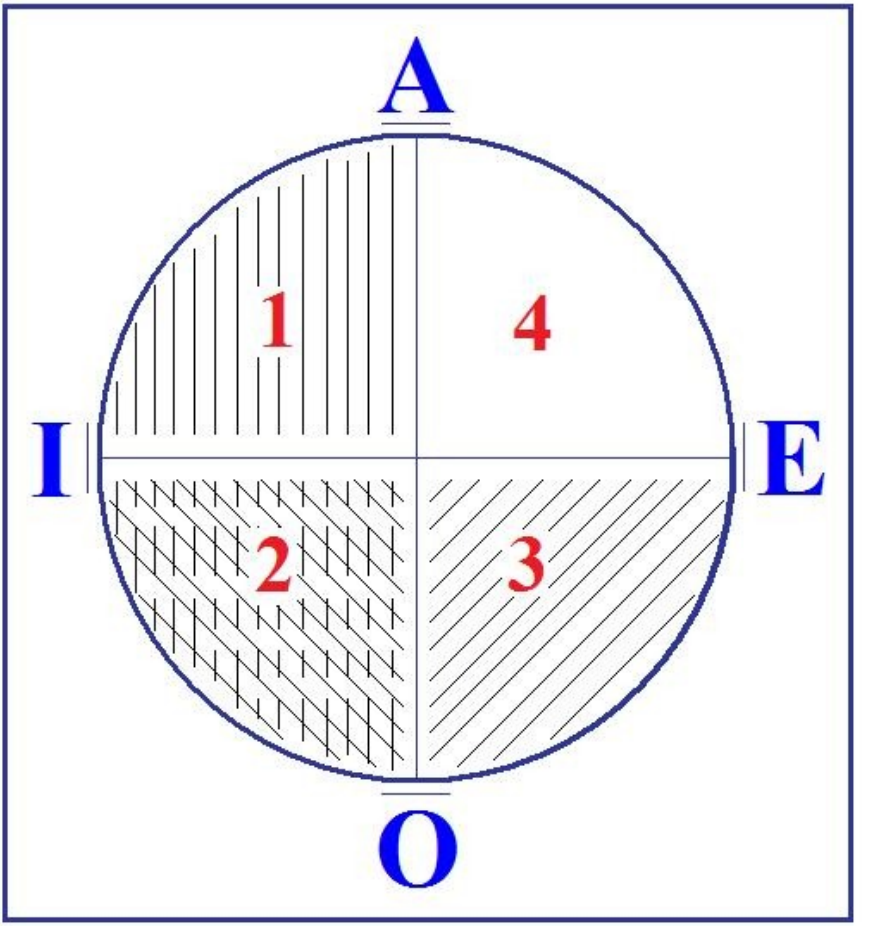
今天，我会通过一个例子以及将要引入的模型向你们展示下面这件事：主体完全不必会计数，我们仍能说出并证明，他将以主体功能的何种构成性必然产生一次计数错误。主体不必知道、甚至不必尝试计数，这项计数错误就已经构成作为主体的他。作为这样的东西，它就是那项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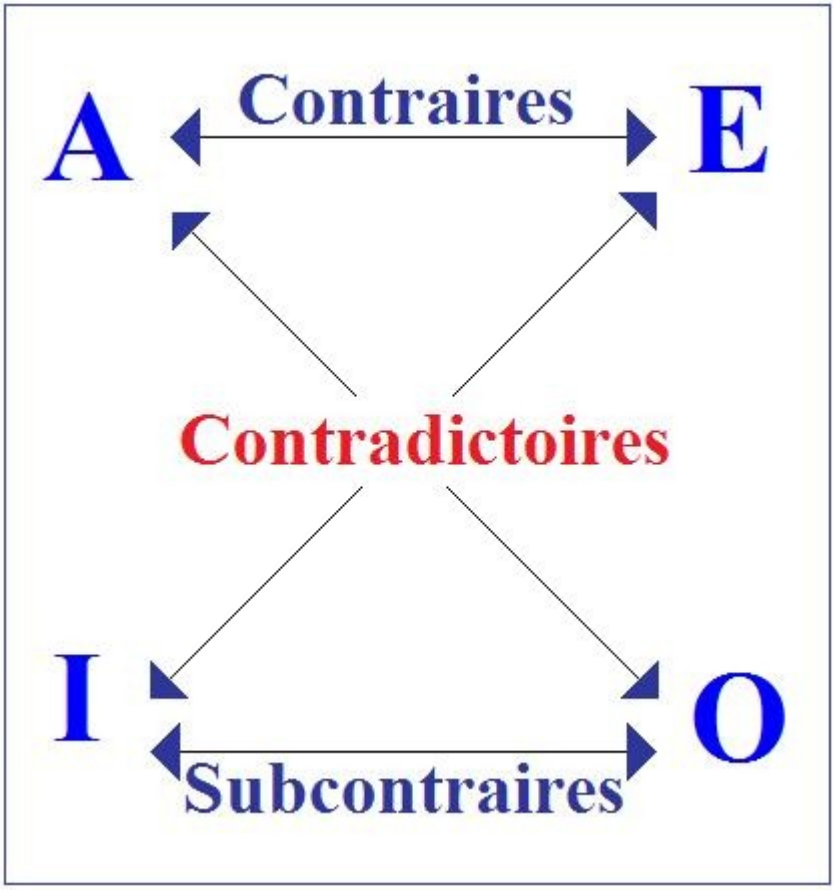
如果事情确实像我所说的那样，你们应当想到：奠基在这种基础上的错误可以持续很久。这确实是真的；真实到它不仅对个体产生效应，还在所谓“思想”最根本的特征中产生效应。

让我们暂时采用思想这个主题；不过，仍应谨慎——你们知道，我在这方面从不缺少谨慎。我们能否有效地把它当作严格意义上的一般维度来参照，并不完全确定。但让我们仍把它作为这样的东西：“人类物种的思想”。

很清楚，今年论述开始以来，我不止一次不可避免地在这里质疑类的功能及其同全称的关系，绝非无缘无故；以至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设法在你们面前完成的整个论述之背面与反面。

在这里，只需回想我曾设法借那幅小小示范象限向你们展示的东西；在那里，我试图重新表述全称与特称，以及各自的肯定与否定命题之间的关系。





传统中，单位与总体在这里显得彼此连带。我始终回到这里，以炸开这个根本范畴，绝非偶然。单位与总体彼此连带，通过一种可以称作包含关系的关系相互系结：总体相对于单位构成总体；但单位同样通过被拉向另一个意义——同我从中区分的意义相反——奠定总体本身，即作为一个整体的统一性。

所谓类逻辑中的误解正围绕这里持续：外延与内涵这项数百年的误解。传统看起来越来越重视它。比如，从十九世纪中叶汉密尔顿〔1805—1865〕的视角看，它似乎直到笛卡尔与《波尔-罗亚尔逻辑》[注8]才得到充分明确的表述；你们知道，后者以笛卡尔教学为模型。况且，这甚至不是真的！因为外延与内涵的对立很早就在那里，从亚里士多德[注9]本人开始就已经存在。

> [注8] 安托万·阿尔诺、皮埃尔·尼科尔：《逻辑或思维的艺术》，巴黎：弗兰出版社，2002年。

> [注9]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 I》，前引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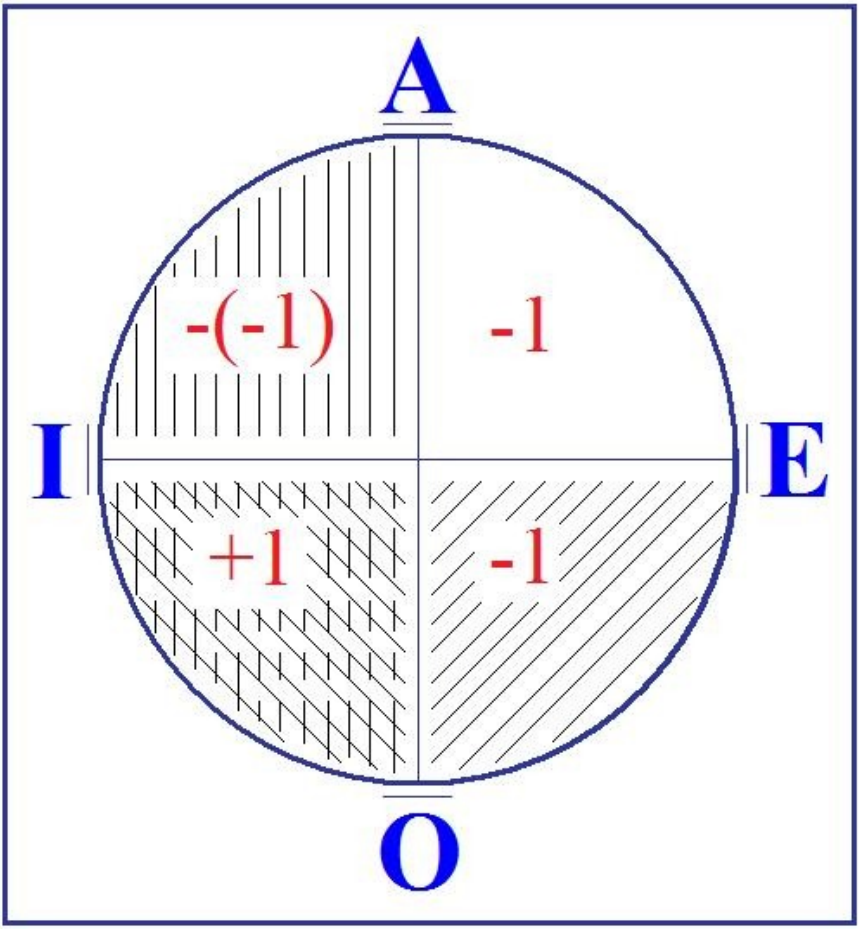
可以说，它使我们在操作类时面对越来越无法解决的困难；由此产生逻辑的一切努力，试图把问题的关键转移到其他地方，例如转到命题量化中。但是，如果用排除关系取代包含关系，把前者视为根本关系，为什么不在类本身的结构中看到一个新的出发点？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下面这件事视作对主体而言在逻辑上原初的东西——这不是我的发现，一个中等水平的逻辑学家也能理解——即类的真正基础既不是外延，也不是内涵，而是：类始终预设分类。为了立刻照亮我的灯笼，以哺乳动物为例：它就是通过“乳房”这道一元特征从脊椎动物中排除出来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

它意味着，最初事实是一元特征可能缺失，首先存在乳房的缺席；随后人们说：在那里，乳房不可能缺失。这就是构成“哺乳动物”这个类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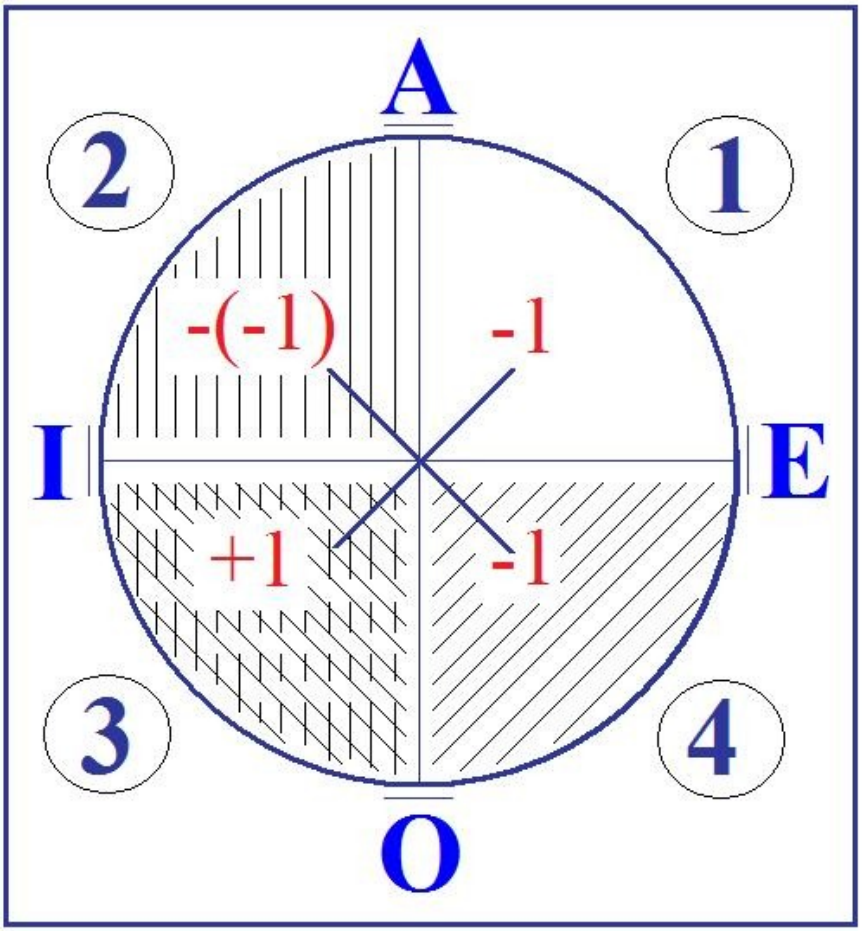
请在走投无路处仔细考察事情：重新打开教材，走遍形式逻辑向你们提供的千百个小难题。你们会察觉，如果真要保证类的全称地位，这

就是类的唯一可能定义。它同时构成类不存在的可能性、这个类的可能不存在；因为，当全称未得到实现时，你们完全可以有效定义一个不包含任何个体的类，它仍然不失为一个全称构成的类。我的意思是，这个极端可能性同一切全称判断的规范价值由此得到调和；全称判断只能超越一切归纳推理，也就是一切从经验产生的推理。这就是我曾围绕有待在其他类中构成的类——即竖直线特征——向你们呈现的小象限之意义。



主体首先构成某道特征的缺席。作为这样的主体，他本人就是右上方四分之一。请允许我把话说得这么远：动物学家并不是从假定完整的母性乳房总体中切出哺乳动物类；正因为他从乳房中脱离出来，才能辨认乳房的缺席。

在这种情形中，主体本身是−1。他从遭到排除的一元特征出发，规定存在一个类；在这个类中，从全称角度看，乳房不可能缺席：−(−1)。一切由此得到组织；尤其在特称个案中，在任何来者中，或者有〔+1〕，或者没有〔象限4：−1〕。



一项矛盾对立沿对角线建立；在通过一元特征确立全称—特称、否定—肯定辩证法的层面上，这就是唯一持续存在的真正矛盾。因此，在

下层任何来者中，一切得到组织：或者有，或者没有。它之所以能够存在，只因为遭到排除的特征在上层构成了“全部都有效”或“作为全体而有效”的层次。

因此，正如本来就应预料到的，引入剥夺的是主体；他通过一项根本按下面方式表达的言说行动引入剥夺：

“有没有可能没有乳房？……”

其中的ne不具有否定性，它严格具有法语语法所谓赘余ne的同一性质。

“有没有可能没有乳房？不可能……什么也没有，也许。”

主体围绕实在作出的一切言说行为，都从这里开始。

在第一个象限〔1〕中，问题是保留上方“无”的权利，因为正是它在下方创造“也许”，也就是可能性。远不能像公理那样说一切实在之物都是可能的——这正是先验的一切抽象演绎所犯的惊人错误；实在只有从“不可能”出发才取得位置。

主体寻找的，是恰恰作为“不可能”的实在，也就是例外。这项实在当然存在。可以说，一切言说行为的起源只有“不可能”；我们从它以“无”的陈述为起点这一点看出此事。总之，我此前宣布将要展开的三项列举——剥夺、挫折、阉割——已经使这一点得到保证与澄清。

有些人担心我没有为Verwerfung〔拒斥〕留下位置。它在这以前，但不可能以可演绎方式从它出发。说主体首先把自己构成为−1，正是一件让你们看见——正如可以预料——我们将如何以遭拒斥之物

（verworfen）的形式重新找到他的事。不过，要察觉这一点确实为真，还必须绕一个大圈。

我现在会尝试打开这个进程。为此，我必须揭开预告过的整套能指库；你们可以想象，这并非从不令人颤抖。我要拿出自己的一套把戏，当然已经准备了很久。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查阅《罗马报告》[注10]，会发现我早已在某处标出它的位置：我在那里把主体结构说成一个环。

> [注10] 雅克·拉康：《精神分析中言说与语言的功能和场域》，《文集》第237页或第1卷第235页。

后来——我的意思是去年，在讨论柏拉图时[注11]；你们看到，这始终同我目前处理的东西、即包含性类别有关——我曾认为必须围绕《会饮》的不同神话引入各种保留意见；这些神话同柏拉图关于球体功能的思想紧密相连。

> [注11] 参见1960—1961年《转移》研讨班，1960年12月21日、1961年1月11日课。关于柏拉图的球体，另参见《蒂迈欧篇》。

球体这个迟钝客体——容我这样说——只需看它一眼就能明白；它也许是一种好形式，但它多么愚蠢！它当然具有宇宙论性质。据说自然界向我们展示许多球体——仔细看时也没有那么多——而我们牢牢抓住它展示的那些。例如月亮；如果把月亮当作一元客体的例子，它会有更好的用途，不过暂且不谈。

对球体的这种怀旧，使我们同冯·于克斯屈尔[注12]一道，甚至在生物学中搬运着由Welt〔世界〕、innen〔内部〕与um〔周围〕组成的隐喻；据说，有机体正由此构成。为了定义有机体，我们必须满足于这个内部与周围的对应和适配，这种想法完全令人满意吗？其中无疑有

一项深刻洞见，因为即使仅在我们所在的、并非生物学而是分析家的层面，这确实已经是主体的问题。世界在其中做什么？这正是我要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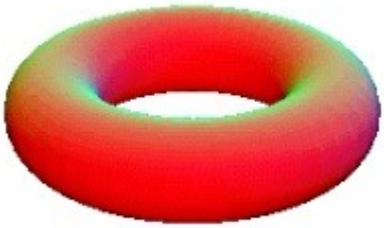
> [注12] 雅各布·约翰·冯·于克斯屈尔（1864—1944），德国生物学家、哲学家，康拉德·洛伦茨以前的动物行为学先驱之一。

无论如何，我们既然途经此处，就必须向生物学家作出某种致敬。我要问：如果球形图像确实应在这里被视作根本形象，为什么囊胚[注13]非得不断原肠化？而且，它一旦完成原肠化，还必须在自己的口孔以外再加上另一个孔——也就是一个屁眼——才感到满足？另外，为什么神经系统在某个阶段会呈现为一支两端都向外敞开的喇叭？当然，它随后闭合起来，甚至闭得非常好；但你们会看到，这完全不会使我们泄气。因为我将从这里离开所谓自然科学的道路。

> [注13] 囊胚是胚胎学中的一个阶段，其特征是称作卵裂球的大细胞排列成单层。

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这些，已经决定把问题带到别处；哪怕这样会使你们觉得我——真可谓恰如其分——钻进了自己的环面（tore）。因为，今天我要向你们谈的就是环面。从今天开始，你们看，我有意开启“预感时代”。有一段时间，我想从“错与对”的双重面向以及其他许多提供给你们的面向来考察事物。现在，让我们设法照亮我要说的东西。

我想，你们知道环面是什么。我会画一幅粗略图。它用橡胶做成时，是一种玩具；很方便，可以变形。环面是圆的、实心的。对几何学家而言，它是一个旋转图形：一条圆周围绕与它同处一个平面的一条轴线旋转而生成。圆周转起来，最终你们就被环面包围。我想，它甚至曾被称作呼啦圈。



我要强调，在这里，我严格按照几何意义谈论这个环面。也就是说，根据几何定义，它是一片旋转曲面：这条圆围绕一条轴线旋转生成的曲面；而生成的是闭合曲面。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重新会合了我曾在一场演讲中预告的东西——那场演讲独立于我在这里的论述，但后来我曾引用——也就是我打算在主体功能中赋予表面的重音。〔雅克·拉康：《我所教的东西》，1962年1月23日演讲。〕

相关知识卡 环面中的要求重复与欲望客体

我们这个时代流行设想大量拥有无数维度的空间。我必须告诉你们，从数学反思的角度看，不应毫无保留地相信它们。优秀哲学家——那些像阿兰先生一样在身后拖着一股粉笔香的人——会告诉你们，即使第三维，从我刚才提出的实在视角看，显然也完全可疑。无论如何，对主体而言，二维已经足够，相信我。这解释了我为何保留对“深层心理学”这个词的意见，但不会阻止我们赋予它一种意义。

无论如何，对我将要界定的主体而言，请你们记住这个“无限扁平的存在者”；我想，你们在哲学班的数学课上曾以此为乐。教授说：“无限

扁平的主体”[注14]……班里很闹，而我本人也在起哄，所以没有把一切听清。

> [注14] 参见亨利·庞加莱《科学与假设》：“设想一个只有没有厚度之生物居住的世界；并假定这些‘无限扁平的动物’全都处在同一个平面，无法离开。”

正是在这里……好吧，我们将在“无限扁平的主体”中前进；如果想赋予弗洛伊德向我们提出之认同事实以真正价值，就必须这样设想主体。你们会看到，这还有许多好处。毕竟，我在这里明确请你们参照表面，正是由于它能够向你们展示拓扑性质。

你们看，这是一片很好的曲面；因为它必然保存……如果没有一个内部，它就不可能成为它所是的曲面。因此，请放心，我没有剥夺你们的体积、立体或你们呼吸无疑需要的空间补充。

我只是请你们注意：如果不禁止自己进入这个内部，如果不认为我的模型只用于表面性质层面，你们可以说就会使它完全失去风味。因为，这片曲面的全部优势都在于我将向你们展示的拓扑结构，在于它同球面或平面相比，在拓扑上带来的独特之处。

如果你们开始在内部编织东西，必须从曲面的一边向另一边拉线——我是说，只要曲面看起来同自身相对——就会丧失其全部拓扑性质。你们将领会这些拓扑性质的关键、辛辣与风味。

它们主要存在于一个支撑词中；我曾在刚才提到的演讲中以谜语形式允许自己引入它。当时，这个词还不可能以真正意义向你们显现：lacs〔套索、环结〕。你们看，随着我们前进，我支配自己的词语。有一阵子，我用lacune〔空缺〕震聋你们；如今，lacune缩减成lacs。

有一片同样很适合品尝的曲面叫作球面，还有简单的平面；同它们相比，环面具有一项巨大优势：对于可以在表面画出的各种lacs〔环结、交织〕，环面完全不均质。换句话说，在环面上同在其他任何曲面上一样，你们可以画一个小圈，随后通过所谓逐步缩小把它还原成无、还原成一点。请注意，无论你们把何种环结以这种方式放在平面或球面上，始终都能把它缩成一点。

如果像康德所说，确实存在先验感性论，我也相信；只不过我认为，他的版本并不正确。原因恰恰是：它首先是一种并非“一”的空间的先验感性论；其次，这种感性论的全部基础，是把表面上画出的任何东西还原为一点的可能性。圆圈所界定的完整包含，由此可以还原为某个点的消隐单位，而整个圆圈在它周围收拢。

在拥有这种感性论的世界中，一切都能折回一切；人总以为自己可以把整体握在掌心。换句话说，无论在那里画出什么，人们都能产生某种坍缩；当涉及能指时，它就叫作同义反复。

一切进入一切；于是问题出现：人们怎样能够通过纯粹分析性构造，发展出一座像数学一样足以同实在竞争的大厦？

我建议承认，存在一种拓扑结构；它无疑带有某种隐藏之物，我们必须把它重新带出、在各处重新发现。我们会提出，应当证明这项拓扑结构为何必然属于主体；它意味着主体的某些环结无法还原。



我的环面模型全部趣味正在这里。仅仅看一眼，你们就会看到，环面上可以画出若干种圆圈。这个〔1〕一旦闭合，我干脆把它命名为实圆；只是出于命名需要。我们不对内部作任何假设；它只是一个标签。我的天，我认为，经过全面考虑，它不比其他名称更差。我曾同儿子谈论这个问题，犹豫了很久：为何不把它叫作……我们本可以叫它生成圆，但天知道这会把我们带到哪里！

相关知识卡 环面中的要求重复与欲望客体

那么，让我们假定，一切所谓综合性言说行为……

人们之所以特别惊讶，是因为：尽管可以先验地陈述它们，它们看起来却在某个不知何处、不知何物的地方

包含某种叫作直观的东西；人们在先验感性论中寻找其基础……

让我们假定，每一项综合性言说行为——主体原则上有若干这样的行为，它们构成主体——都沿着一种所谓实圆展开；而这最能向我们呈现的，就是这项言说行为回路中受到紧密把握的不可还原之物。

我不会停在这段简单玩笑上；因为我本可以满足于采用一个无限圆柱，而且，如果只有这些，它走不了多远。暂且把它称作直观性几何隐喻。人人都知道，数学家之间整场战斗的重要性；他们正是围绕这类要素激烈争论。

庞加莱等人坚持认为存在不可还原的直观要素；整个公理主义学派则声称，我们可以从公理、定义与元素出发，把数学的全部发展彻底形式化，也就是把它从一切拓扑直观中拔出。幸好庞加莱先生非常清楚地察觉，拓扑学正是我们找到直观要素精髓的地方，而且无法消解它。我甚至会进一步说：离开直观，就无法进行这门叫作“拓扑学”的科学，甚至无法开始表述它；因为这是一门伟大的科学。

围绕环面构造存在一些厚重的初始真理。我会让你们亲手触到一件事：你们知道，在球面或平面上，可以画出任何一幅无论多么复杂的所谓地图。要给各区域着色、又不让任何区域同相邻区域混淆，只需要四种颜色。

如果你们找到这项真正初始真理的优秀证明，可以把它交给有关人士；人们会颁给你们一个奖，因为到今天为止，证明仍未找到。在环面上——你们不会通过实验看到，但可以证明——解决同一问题需要七种颜色。换句话说，在环面上，你们可以用铅笔尖界定最多七个、但不能再多一个区域；每个区域都同其他所有区域拥有共同边界。如果你们稍有想象力，能够把它们看得非常清楚，就会画出这些六边形区域。

很容易表明，你们可以在环面上画出七个六边形，但不能再多；每一个都同其他所有六边形拥有共同边界……

请原谅我，这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客体添加一点坚实性。这个环面不是泡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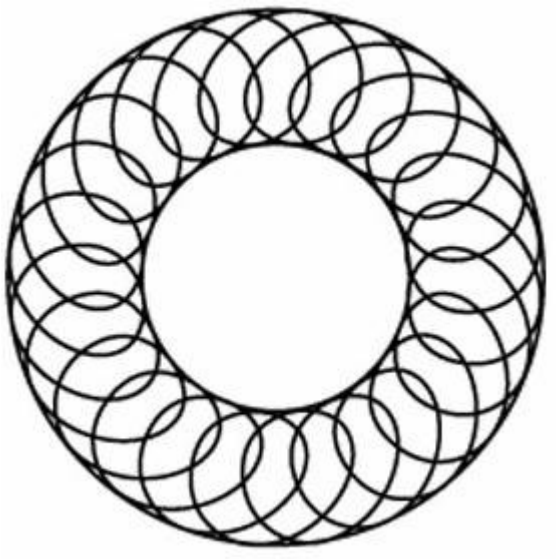
不是一口气；你们看，我们可以怎样谈论它。尽管按照古典哲学的说法，

它完全是一项精神构造，却具有实在之物的全部坚实性……

……七个区域。

你们中大多数人会说：不可能。在我向你们展示以前，你们有权以“不可能”反驳我：为什么不是六，为什么不是八？现在继续。令我们感兴趣的不可还原回路不只这一种；你们还可以在环面表面画出其他回路，其中最小的，是我们可以称作“空圆”的这些圆圈中最内侧的一个〔2〕。它们围绕这个洞。人们可以用它们做许多事。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个洞显然至关重要。既然它已经在那里，你们可以像放掉气球一样放掉环面的气，把它塞进口袋；因为环面的性质并不要求它始终圆滚滚、处处均匀。重要的是这种穿孔结构。需要时，你们每次都可以重新给它充气；但它也可以扭曲，就像小汉斯那只把脖子打成结的小长颈鹿。

我想立刻向你们展示一件事。如果综合性言说行为确实维持在其中的一圈之中、维持在这个“一”的重复中，难道你们不觉得它很容易呈现？只需继续我最初画成实线、随后画成虚线的东西，就会形成一个线圈。



这就是一圈圈的序列；它们在一元重复中使回返之物成为原初主体同重复自动症之能指关系的特征。为什么不把线一直缠到底，直到这条小小线圈之蛇咬住自己的尾巴？

这不是一个应当像分析家那样研究的图像——它出现在琼斯先生笔下。这个循环结束时发生什么？它闭合了。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一种可

能，可以调和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永恒回归所假定、暗含之物，同我围绕一圈的必然一元功能所强调的东西。

按照我在这里的呈现，你们还看不见它；但早在开端，主体沿着自身要求的一圈圈接续前进时，就已经必然在计数中错过一个1。我们看到，无意识的−1以构成功能重新出现。理由很简单：他无法数出的那一圈，就是他绕环面整体所走的一圈。我会以一种重要方式向你们说明它；这会把你们引向我们将赋予两类不可还原环结的功能，即实圆与空圆。你们大概猜到，第二类同欲望功能应当有所关联。

相关知识卡 环面中的要求重复与欲望客体

因为，相对于这些前后接续的一圈圈——实圆的接续——你们必须察觉：空圆仿佛被套在这些环的圈套中，把要求的所有圆圈连接起来；它们必然同作为转喻客体的对象小a有所关联，只要它正是这个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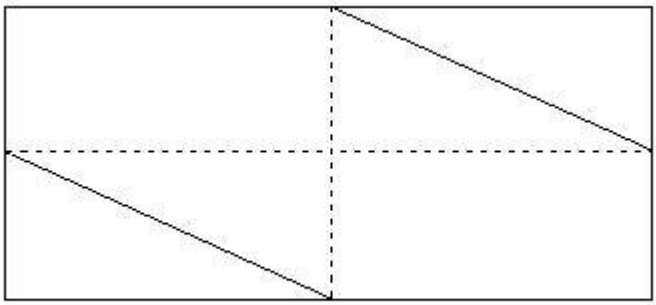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环面中的要求重复与欲望客体

我没有说这些圆圈象征欲望，而是说它们象征向欲望呈现的客体本身。这是为了向你们展示我们随后将要前进的方向；它只是一个极小的开端。结束以前，我想围绕实圆上的单独一圈向你们展示一个点；好让你们清楚感到，我看似以障眼法让你们跳过的这种漏掉的一圈，绝非人为设置。我可以在黑板上画图来展示它：我能画出一个准备围绕环面实处转一圈的圆。它会沿中央孔洞外部行进，随后从另一侧返回。还有一种更好的方式让你们感觉到它：取一个环面和一把剪刀，沿某个实圆剪开；它便像一根两端开口的香肠一样展开。再次拿起剪刀纵向剪开，它就能完全打开并铺平：

相关知识卡 环面中的要求重复与欲望客体



这片曲面等价于环面曲面。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这样定义它：相对边界上的每一个点都同另一条相对边界上的一个点等价，从而暗含连续性。我刚才在展开的环面上画出的东西投影如下：



这就是仅仅一个环结在一个由这两剪适当剪开的环面上呈现的方式。这条斜线界定了我们可以称作第三类圆的东西；但它恰恰是令我们感兴趣的圆，因为我正设法表述一种可能属于主体结构的性质：尽管主体只走了一圈，却确实同时走了两圈；一圈围绕环面的实圆，一圈围绕空圆。计数中缺少的正是这一圈；它被主体纳入自身无限扁平之存在表面的必然性，却是主体性只有经过一道弯路——大他者的弯路——才能把握的东西。

这项拓扑装置使我们能够以格外典范的方式想象它；请不要怀疑，我赋予它的分量不只是一项人为设计。同样地，出于相同理由——因为二者是同一件事——有人围绕我在主体功能中引入的$\sqrt{-1}$提出问题，我曾这样回答：

- “您这样表述时，究竟只是想展示一种可以用任何其他东西替代的纯粹象征化，还是展示一种同主体本质本身有更根本关系的东西？”

- 我回答：“是的；我在你们面前展开的东西，应当从后一种意义上理解。”

我准备继续通过环面形式展开它。

第13课 · 1962年3月14日

在我同你们持续进行的对话中，必然存在各种hiatus、saltus、casus〔裂隙、跳跃、偶然事件〕以及机会，更不用说fatum〔命运〕[注1]。换句话说，对话会被各种事情切断。例如昨晚，我们在学会的科学会议[注2]上听了拉加什关于升华的一场有趣而重要的报告。今天早晨，我本想从那里重新出发；但另一方面，星期日我又从别处出发——我的意思是，我曾围绕这里作为探索持续进行之物的性质作出一种说明。显然，这是一项受到条件制约的探索。受什么制约？眼下，受到某种我会称作“色情学瞄准”的瞄准所制约。

> [注1] 参见上文1962年2月28日课末。

> [注2] 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科学”会议。

我认为，这项瞄准是正当的；不是因为我们天生就注定要进行它，而是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要求它的道路。我的意思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有点像数百年来那些沉思科学条件的人；他们已经走上科学实际成功抵达之处的道路——我参照宇航员确实有其意义。科学成功抵达的地方，直到某个程度肯定不必然是它所预期的地方，尽管成功本身取消、反驳了其探索阶段。

可以肯定，在“人们”那里——我们从最广义使用这个词；除非略微缩窄，用作异教徒（gentils）的意义。这样一来，异教徒相对于x得到定义的奇特问题显然仍保持开放；你们知道这个定义从哪里出发[注3]——于是另一个奇特问题也保持开放：为什么可以说，异教徒代表一

种以某项先前接受为基础之物的次级类别——按我上次赋予这个词的意义。

[注3] 参见托马斯·阿奎那：《反异教大全》，瑟夫出版社，1998年。

不过，这样也不错；因为从这个视角看，“异教徒”就是基督教世界。人人都知道，基督教世界本身同色情学的困难具有众所周知的关系。也就是说，基督徒同维纳斯的纠葛终究很难误认，尽管人们装作可以说对此毫不在乎。

事实上，如果基督教的根基在保罗式启示中，即在同父亲关系上迈出的某个关键步伐中；如果对父亲的爱正是这个关键步伐；如果它真正跨越了闪米特传统所开启的一切伟大之物……即同父亲的这种根本关系、这种原初baraka〔福佑〕——我们很难误认弗洛伊德思想同它相关，哪怕以矛盾、诅咒的方式。对此不能怀疑；因为，对俄狄浦斯的参照也许仍使问题开放，但他以自己实际采用的方式在《摩西与一神教》上结束论述，这件事毫无疑问地表明：基督教启示的基础，正位于保罗让恩典接续律法的这项关系中[注4]……困难在于，基督徒没有——而且不无理由——站在启示的高度；可是，他又生活在一种社会中。即使简化为最世俗的形式，这个社会的法律原则仍直接源于一部同保罗式启示不无关系的教理问答。

[注4] 参见1957—1958年《无意识的形成》研讨班，1958年7月2日课。

只不过，既然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沉思神秘身体，一道裂口便继续敞开。它在实践中把基督徒还原到一种并不十分正常、并不根本的处境：他要接近作为这样东西的享乐，实际上再没有别的道路，只能做爱。这就是我所谓他同维纳斯的纠葛。

当然，在这个秩序为他安排的位置上，事情总体说来相当不顺。我所说的东西十分可感：只要走出基督教世界的边界，进入受基督教文化适应过程支配的地区——我不是说已经皈依基督教，而是承受了基督教社会效应的地区——便能看见。

我会长久记得1947年某个夜晚的一场漫长谈话；对方是带我游历埃及的向导，一个所谓阿拉伯人。当然，由于他的职业和所居地区，他彻底落在我们的范畴影响之下。他的话语十分清楚地显出这种效果：色情学问题得到提升，来到前景。

他的文化领域中各种极其古老的回响，肯定已经使他准备好把自己的享乐摆到“证明存在正当”这个问题的最前面。但他让这项享乐在女人身上具体体现的方式，具有我们自己社会中最贫乏处境所能想象的一切死胡同特征；尤其是，由于客体本质上无法令人满足，他要求不断更新、无限接续。这不只构成其话语的核心，也构成他实际生活的核心。

换一套词汇，人们会说，这个人物从根本上脱离了自身传统的规范。问题涉及色情学时，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些规范？换句话说，我们是否负责证明婚姻作为制度的实际持续存在[注5]是正当的，甚至要让它穿越最具革命性的变革？

> [注5] 参见1954—1955年《自我……》研讨班，1955年6月8日课。

我认为，完全不必动用韦斯特马克[注6]的全部努力，从自然或传统的各种论证出发证明婚姻制度合理；因为，它在我们眼前以最明确带有小资产阶级特征的形式继续存在，已经足以为它自身辩护。它穿越了

一个起初以为能够把对根本关系的质疑推进得更远的社会，我是说共产主义社会。

> [注6] 爱德华·韦斯特马克（1862—1939），芬兰人类学家，以婚姻、外婚制与乱伦理论著称。著作包括《婚姻史》《性社会学研究》（1935）、《摩洛哥的婚礼仪式》等。

婚姻的必然性显然完全没有受到这场革命之效应的触动。严格说来，这是不是我们应当把光带入的领域？我完全不这样认为！

对我们来说，婚姻的必然性显示为我们条件制约中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特征；它们把由此产生的不满足问题完全敞开。仅仅因为人类主体是人，他便同这项婚姻法则的效应与回响陷入永久冲突。

什么向我们见证这一点？就是我们这些处理欲望的人所确认之物的存在：无论社会组织得好坏，无论人们是否足量修建个人生活必需的住房，神经症都存在。神经症并非在生活条件最令人满意、传统最稳固的地方最为罕见。远非如此。

- 神经症意味着什么？

- 可以说，神经症对我们拥有何种权威？

这并不只同它存在这一事实相关。有人把神经症效应归到人类弱点发生的某种移置，这个立场太轻易了。我的意思是，他们把社会组织本身显出的现实薄弱之处转嫁到神经症者身上，说他是适应不良者。好一份证明！

在我看来，我们有权、也有理由从神经症者那里学习的，是他向我们揭示的结构。只要我们明白，他的欲望确实同我们的欲望一样——这

当然有其理由——他通过研究逐渐向我们揭示的根本之物、构成神经症者尊严的东西，就是他想知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引入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的发明者不是弗洛伊德，而是众所周知的安娜·O；当然，在她身后还有许多人，有我们所有人。

神经症者想知道什么？……我在这里放慢语速，让你们听清，因为每一个词都很重要——

他想知道自己为之受苦的那种激情中有什么实在，也就是能指效应中有什么实在。

当然，这预设我们已经走得足够远，知道人类身上所谓"欲望"如果脱离同能指的这项关系以及铭写其中的效应，就无法设想。依靠自身位置，他本人就是这个能指；也就是说，只要神经症是一条活的神经症——如果你们参照我的能指定义，而且反过来，正是它能够应用于此，才证明它是正当的——那么，使神经症这个密码文成为其所是之物、使神经症者成为其所是之物的，就是：一个能指，仅此而已。

因为，他所服务的主体恰恰在别处；那就是我们所谓他的无意识。正因如此，按照我给你们的定义，他作为神经症是一项能指：因为他代表一个隐藏主体。可是，为了什么代表？无非为了另一个能指。

神经症者作为这样的神经症者之所以获得证明，神经症者之所以被分析"赋值"——我让这个词从昨天朋友拉加什的论述中通过〔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科学"会议〕——是因为他的神经症为一套最终得到构成

之色情学所要求的话语之降临作出贡献。当然，他本人毫不知情，也没有寻找它。

同样，我们只有因为你们在这里，才需要寻找它；也就是说，我向你们澄清精神分析的意义同一套色情学所要求之降临的关系。请听清：什么使人类也可以在这个领域打开相同的突破口？为什么不呢？这一突破口还会抵达宇航员身处甲壳的那个奇怪时刻。这让你们想到，我甚至没有试图窥见未来的色情学会产生什么。

可以肯定，只有那些以恰当方式梦想过它的人——也就是诗人——始终抵达相当奇特的构造。我曾花不少篇幅停留于基督教传统某些悖谬点给出的草图，例如宫廷之爱；如果那里可以找到某种预示，目的正是向你们强调其中完全古怪的独特之处。听过的人会记得，例如阿尔诺·达尼埃尔某首十四行诗[注7]，为恋人与贵妇的现实关系可能是什么，打开了非常奇特的视角。

> [注7]　参见1959—1960年《精神分析的伦理学》研讨班，瑟伊出版社1986年版，1960年3月9日课，第192页，阿尔诺·达尼埃尔的诗。

〔Pus Raimons e Truc Malecx
chapten n'Enan e sos decx,
e ieu serai vielhs e senecx
ans que m'acort in aital precx
don puesca venir tan grans pecx:
al cornar l'agra mestiers becx
ab que traisses del corn lo grecx;
e pueis pogra leu venir secx
que'l fums es fortz qu'ieis d'inz des plecx.

既然雷蒙老爷同特吕克·马莱克老爷联合起来，维护埃娜夫人及其命令，那么，在答应这类请求、招致如此严重的不体面以前，我宁愿先变得年老、满头白发。因为，要“把嘴凑到这支号角上”，他必须有一张鸟喙，用它从“管道”中抽出颗粒；随后，他很可能从那里出来时已经失明，因为褶皱中冒出的烟十分浓烈。

Ben l’agr’ops que fos becutz
e’l becx fos loncx e agutz,
que’l corns es fers, laitz e pelutz
e prions dinz en la palutz,
e anc nul jorn no estai essutz,
per que rellent en sus lo glutz
c’ades per si cor ne redutz:
e no taing que mais sia drutz
cel que sa boc’al corn condutz.

他确实需要长一张鸟喙，而且喙要又长又尖；因为号角粗糙、丑陋、长满毛发，内部沼泽很深，从来没有一天干燥。因此，黏胶在上面发酵，不断自行流出、喷涌。把嘴凑到管口的人，不适合再成为情郎。

Pro’i agra d’azaus assais,
de plus bels que valgron mais;
e si en Bernatz s’en estrais,
per Crist, anc no’i fes que savais,
car l’en pres paors et esglais:
que si’l vengues d’amon lo rais,
si l’escaldera’l col e’l cais;

e no’s cove que dona bais
aquel que cornes corn putnais.

那里会有足够多其他考验，更美、也更有价值。贝尔纳老爷如果躲开这一项，凭基督之名，他因恐惧而退缩，绝没有表现出片刻懦弱。因为，如果水流从上方落到他身上，就会彻底烫伤他的脖子与面颊；一位贵妇随后不该亲吻一个曾向恶臭号角吹奏的人。

Bernatz, ges eu no m’acort
al dig Raimon de Durfort
qe vos anc mais n’aguessetz tort,
que si cornavatz per deport
ben si trobavatz fort contrafort,
e la pudors agra’us tot mort,
que peitz ol no fa fems en ort:
e vos, qui que’us en desconort,
lauzatz en Dieu que’us n’a estort !

贝尔纳，我不赞同雷蒙·德·迪尔福尔说你做错了：如果你为了取乐而吹号，就会遇到强硬阻碍；恶臭会迅速杀死你，它比花园中的粪便还难闻。无论谁想劝阻你，都请为此赞美上帝，是祂让你逃脱。

Ben es estortz de perilh
que retrag for’a son filh
e a totz aicels de Cornilh;
mielz li vengra fos en eisilh
que la cornes el enfonilh
entre l’esquin e’l pencenilh

per on se legon li rovilh;
ja no saubra tant de gandilh
no’l compisses lo groing e’l cilh.

是的，他从一场巨大危险中逃出；否则，他的儿子和科尔尼家族所有人后来都会受到指责。他宁愿遭到流放，也不应在背脊与阴阜之间的漏斗中“吹号”，锈色物质就从那里流过。无论怎样防护，他也不可能避免让它尿湿自己的口鼻与眉毛。
Bernatz de Cornes no s’estrilh
al corn cornar ses gran dozilh
ab que’l trauc tap el penchenilh:
pueis poira cornar ses perilh.

贝尔纳绝不要在没有一个大塞子的情况下准备吹号；要用它堵住阴阜处的洞，随后他才能安全吹奏。〕

这完全配得上同我设法定位为宇航员各个面向之极端点的东西进行比较。当然，这种尝试看起来多少带有神秘化性质，而且它终究没有继续下去；但它在帮助我们定位所谓升华时，十分富有启发性。

昨晚，我曾提醒：

- 在弗洛伊德的话语中，升华同一项矛盾不可分离：享乐、对享乐的瞄准，在一切升华活动中持续存在，并在某种意义上得到实现。
- 这里没有压抑，没有抹除，甚至没有同享乐达成妥协；
- 而是存在悖论与绕路；享乐正通过表面上同享乐相反的道路取得。

只有从下面这个方面，事情才严格可以设想：在享乐中介入的媒介——它提供通向享乐根基的道路，而这项根基正如我已经向你们表明，只能是原物——本身同样只能是一个能指。

由此产生贵妇在宫廷之爱中呈现给我们的奇特面貌。我们已经无法相信它，因为不再能把一个活主体同能指认同到这种程度：把一个叫贝雅特丽齐的人同智慧、同她对但丁而言代表的整个知识总体相认。从事物性质看，但丁实际上同贝雅特丽齐上过床，完全不是不可能的。这绝不会改变问题。据说没有；但这一点在关系中并不根本。

这些标记得到提出以后，什么界定神经症者？神经症者对自己承受其效应的东西进行一种古怪的再次转化。总之，神经症者是一个无辜者：他想知道。为了知道，他朝最自然的方向走去；自然而然，他也恰恰由此受到诱骗。

神经症者想把能指重新转化为它曾是其符号的东西。神经症者不知道，而且有充分理由：

- 作为主体，正是他促成了这件事：能指的降临，因为能指是对事物的首要抹除方式；
- 正是主体本人通过抹除事物的全部特征，制造能指。

神经症者想抹除这项抹除，想让它不曾发生。这就是强迫症者简明、典范性行为的最深意义。他始终返回之物——当然，他从来无法取消其效应，因为每一次取消它的努力都只会加强它——就是让这场进入能指功能的降临不曾发生，让起源处的实在之物重新被找到：这一切究竟是什么的符号。我在这里指出并开启这个问题，后面会以普遍

化、同时更加分化的方式回到它，也就是按照恐惧症、癔症与强迫症三类神经症分别处理；不过，先要完成这篇序言旨在带我回到自身论述的那一整圈。

因此，这段绕路恰好同时定位并证明我们探索的双重瞄准；今年，我们正是在认同领域进行这项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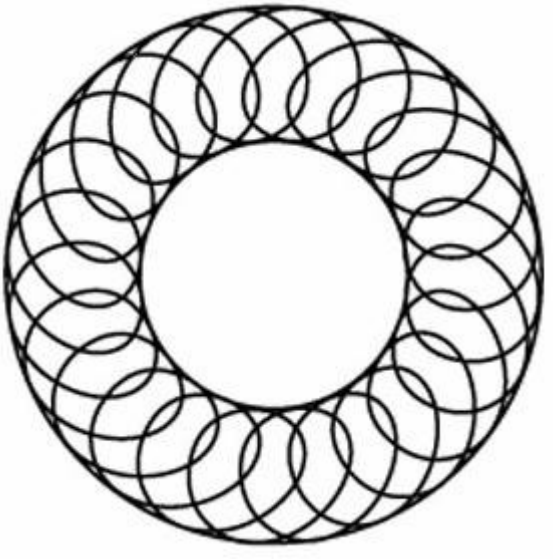
- 无论有些人认为我们的探索多么极端地元心理学化，我们都不可能不严格沿着当前的棱线推进它；因为，只有在这种最具末世论性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色情学瞄准中，分析才可以设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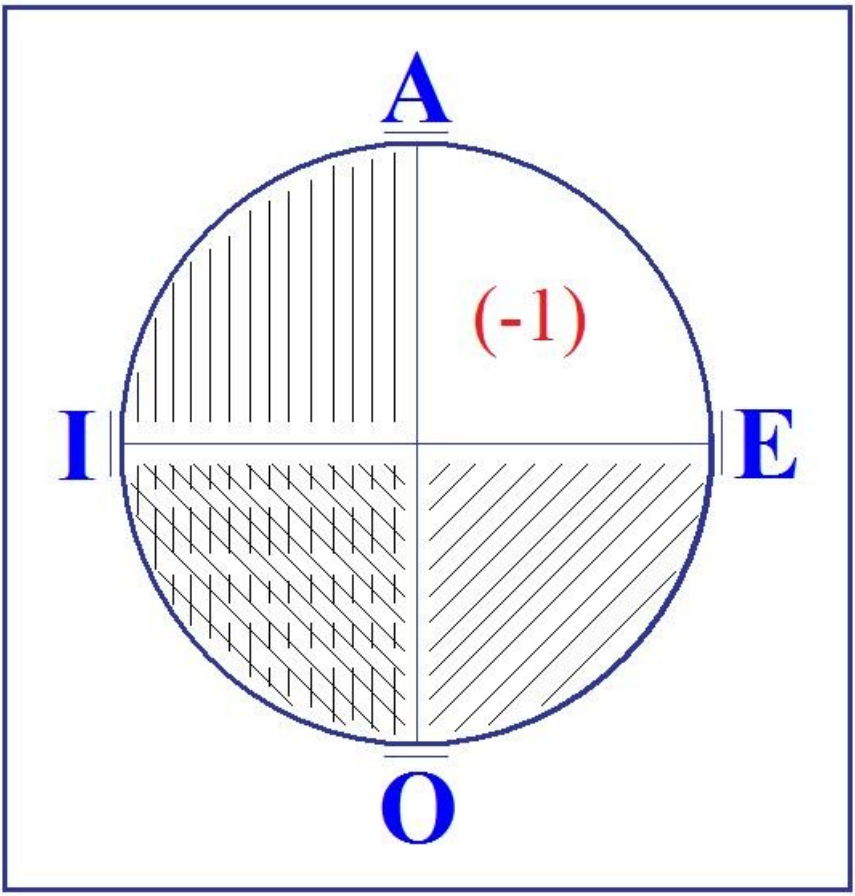
- 但同样，如果不至少在某个层面保持对这项瞄准之意义的意识，你们就不可能在实践中恰当地完成必须完成的工作。当然，不是宣讲一套色情学，而是处理一个事实：即使最正常的人完全而真诚地运用全部规范，事情仍然行不通。

不仅像拉罗什富科先生所说：“有良好的婚姻，却没有美妙的婚姻。”我们还可以补充：从那以后，事情进一步恶化，因为甚至连良好的婚姻也没有了——我的意思是从欲望视角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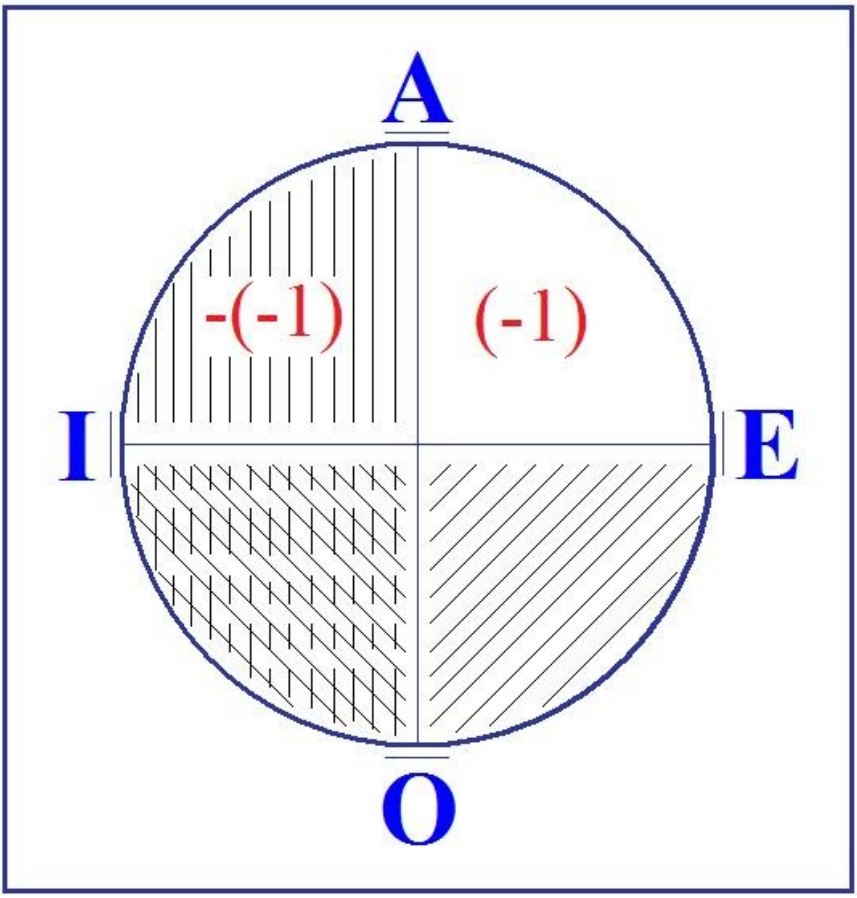
如果这类言论不能在分析家集会中摆到前景，终究颇为难以想象。但这并不使你们成为新色情学的宣传者；它只是为你们定位每个特定个案中必须完成的事。你们要做的，恰恰是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做、而且或多或少需要你们帮助的事：在等待未来色情学的宇航员以前，找到手工制作的解决办法。

让我们回到上次停下的地方，也就是剥夺层面。我希望，自己围绕主体已经说得足够清楚；我用−1来象征他：那必然没有数到的一圈，即便在最好的假设中也少算了一圈——当他绕圈而行、绕环面一圈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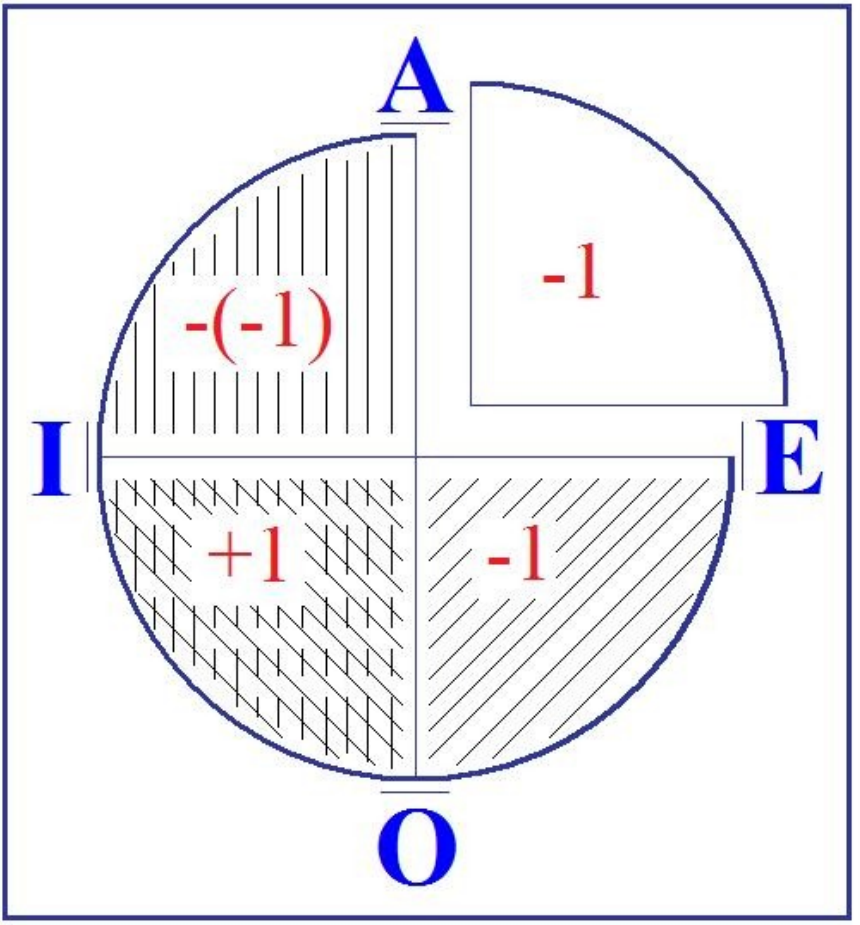




我立即拉起一条线，把这个−1的功能关联到一切全称肯定之可能性的逻辑基础，即奠定例外的可能性。正是例外要求规则：例外并非像人们轻巧说的那样证明规则，而是要求规则；例外才是规则的真正原则。简言之，我画出自己的小象限，向你们表明，全称肯定唯一真正的保证，是排除一道否定特征：“没有任何人是不死的。”



这可能引起一项混淆；我现在想予以校正，好让你们知道自己在什么原则地面上带领你们前进。我向你们提供这项参照，但显然不应当把它当作整个过程从象征界出发的演绎。我的象限中什么也没有的空白部分，在这个层面仍应被视作脱离出来的部分。



在这个层面上，主体是−1；但这个−1本身丝毫没有主体化，根本还不涉及知道或不知道。为了让某种属于这场降临秩序的东西发生，整个循环必须闭合，而剥夺只是它的第一步。这里涉及的剥夺是实在的剥夺；我借助直观支撑来说明它，我想你们会允许我拥有这种权利，因为我在这里只是追随最纯粹传统本身的足迹。

人们把康德方法的核心以及图型法这个基础授予他；而我正在寻找一个更好的支撑，设法让你们对它形成可感直观。我锻造了这项实在剥夺的机制。因此，主体只有经过漫长绕路，才会抵达对自身原初遭排斥的这种知识。但我立刻告诉你们，在此以前会发生足够多的事情；以至这项知识显现时，主体不仅知道这项知识排斥他，还知道这项知识本身应当遭到排斥。因为事实会表明，它始终要么位于实现欲望所需抵达之物的彼岸，要么位于其此岸。

换句话说，如果主体终于抵达巴门尼德以来始终构成其目标的认同，肯定νοεῖν καὶ εἶναι〔noein kai einai〕即τὸ αὐτό〔to auto〕——“思想与存在乃是同一”[注8]——那么，他会发现自己在欲望与理想之间受到无可挽回的分裂。〔Τὸ γὰρ αὐτὸ νοεῖν ἐστίν τε καὶ εἶναι〕

> [注8] 巴门尼德，前引书。

可以说，这意在证明相关环面的所谓“客观结构”。既然这种用法十分经典，而且直到笛卡尔[注9]那里仍用来谈论观念领域，人们为什么要拒绝我使用“客观”一词？

> [注9] 参见上文1961年12月6日课注28。

在我们抵达的点上——而且不再回头——相关实在之物完全可以触及，而且问题只涉及它。我们之所以走到环面构造，是因为必须把每一圈界定为“一个”不可还原地不同的1。为了让这成为实在，也就是让这项象征性真理——因为它预设计算与计数——得到奠基并进入世界，只要有某种东西在实在中出现就既必要又充分；这个东西就是一元特征。

我们可以理解，人面对这个“1”——它赋予理想以全部现实性；理想就是象征界中一切实在的东西，而这已经足够——为何会作出反应。可以理解，在所谓思想起源处，在柏拉图时代、至少在柏拉图那里，若不继续向前追溯，这为什么会引起崇拜与跪伏：“1”是善、美、真与最高存在。

我们在这里受到召唤，必须面对的翻转，就是察觉：无论从情感振奋（élation）[注10]的角度看，这种崇拜多么正当，这个1终究只是一个相当愚蠢的棍棒之现实。仅此而已！

> [注10] Élation：朴素的骄傲，情感中受到提升的高贵感。

我曾向你们说过，第一个在羚羊肋骨上刻下凹痕、只为记住自己狩猎过10、12或13次的猎人，其实不会计数。请注意，正因如此，他才必须刻下这些特征，使10、12或13次不至于像它们本来理应的那样彼此混同。

因此，在剥夺层面，主体首先客观上就是事物中的这项剥夺——他不知道自己就是的剥夺——也就是未被计数的一圈。我们从这里重新出发，理解事情怎样发展；我们已有其他信息，可以理解主体怎样从这里构成为欲望，以及他如何知道这项构成同起源有什么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开始针对主体欲望结构，表述一些比此前提出的东西更加恰当的象征性关系。

不过，这并不让我们预先判断：一旦把主体功能纳入欲望方程，这个观念还会保留什么。我们不得不按照一套归根到底只是经验方法的方法同主体一道走遍这条路。黑格尔《现象学》的副标题就是：

Wissenschaft der Erfahrung〔经验的科学〕。我们以提供给自己的不同材料，追随一条类似道路。

下一步以挫折为中心。我本可不在这里加上章节标题，但出于教学目的仍这样做。主体迈出新的一项关键步骤的可能性，正是在挫折层面随大他者一同引入。

独一一圈的1、以绝对差别区分每次重复的1，并不是从任何天上来到主体那里；哪怕它的支撑无非是现实棍棒。它来自为我们所处理的主体构成的一项经验：

- 他出生以前，话语宇宙已经存在；
- 这项经验必然预设大写A的大他者场所，正如我此前所界定。

主体正是在这里将取得要点，也就是我所谓第二维；只要它发挥主体在自身结构中定位自己的根本功能。我们以隐喻方式把环面结构称作这项第二维；但这个隐喻并非不企图抵达事物本身的结构，因为它在一切其他环结中构成无法还原成一点、不会消隐之环结的存在。

只要这两维的不可还原性可以在某处变得可感，它就必然在大他者中得到具体体现；因为，直到现在，主体对我们而言只是说话的主体，所以它只能发生在象征界领域。主体必须在象征界经验中，遇到对自己位移的限制；这首先把两维这种双重性的尖端、可以说其不可还原的夹角带入他的经验。

你们会看到，环面图型法最大程度上正是为此服务；它以精神分析所强化的经验及分析唤起的观察为起点。主体可以着手说出自己欲望的

客体。他甚至只做这件事。它不只是一项言说行动，还是一项想象行动。这会在他那里引发对想象性功能的操作；只要挫折出现，这项功能就必然显现在场。

在构成这种客体类型时，嫉妒激情觉醒的时刻格外重要；我继其他人之后——尤其是圣奥古斯丁[注11]——曾对此加以强调。我们已经把这个客体构造为每一项满足的底层：小孩子在兄弟面前受到嫉妒激情支配；兄弟通过形象为他突然显现对这个客体——尤其是乳房——的占有……

> [注11] 参见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第一卷第7章第11节：“我看见并观察过一个嫉妒的婴儿。他还不会说话，却脸色苍白、恶狠狠地盯着自己的同乳兄弟。”

此前，对他而言，它只是处在底层、遭到省略的客体，遮蔽在一项同他每次满足相关的临在回返背后；

在铭写并使他感到第一次依赖之必然性的节奏中，它始终只是这些回返每一次的转喻性客体……

如今，它突然在一种照明中向他显现——其效应由他致命的苍白向我们标示——也就是作为欲望的这个新东西之照明。

对客体的欲望本身回响到主体的根基，撼动他，远远超出他作为以下之物的构成：

- 得到满足或没有得到满足者；
- 在存在最深处突然受到威胁者；
- 以大他者形式揭示自身根本缺失者；
- 同时把转喻及其制约的失落带到光天化日之下者。

这种对转喻而言至关重要的失落维度，即事物在客体中的失落，正是客体作为已失落而永远无法重新找到之物这一主题的真正意义；它处在弗洛伊德话语的根基，并受到不断重复。

再走一步：如果把转喻推得更远，你们知道，在欲望诞生的这个点、在奥古斯丁面对婴儿停下的苍白之点——如同十八个世纪以后弗洛伊德面对自己的孙子——所谓自我的这项转喻中，图像中的某种根本之物受到失落。

人们错误地说，我为之嫉妒的存在者——兄弟——是我的相似者；他是我的图像，但这里的图像是奠定我欲望的图像。想象性揭示就在这里；这就是挫折的意义与功能。这一切已经为人所知，我只是把它作为经验的第二个来源予以提醒：继实在剥夺之后，是想象性挫折。今天，我已经设法为你们定位实在剥夺对我们关心的终点——即象征界的奠基——有何用途；同样，我们现在必须考察，这幅揭示欲望的奠基性图像将怎样置入象征界。

这项放置十分困难。当然，如果象征界不是这样一种东西——正如我长期以来不断提醒、锤打，只为了让它进入你们的头脑——如果大他者及主体必须在其中取得位置的话语，不是在主体诞生以前就一直等着他，也不是至少通过母亲或乳母向他说话，这项放置就完全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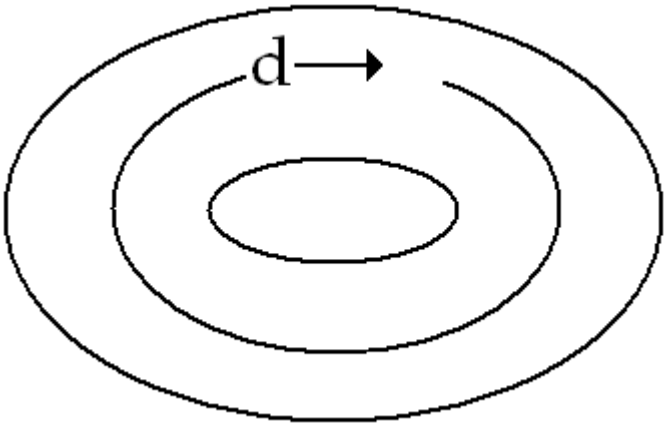
相关机制既是最基本的“入门知识”、我们经验的童年，也是近来人们因为恰恰不知道怎样把它形式化为“入门知识”而无法越过的东西。它就是由大他者维度引起的交叉，即欲望与要求之间发生的朴素交换。你们知道，如果有一个陷阱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抓住神经症者，正是这个陷阱：他会试图让欲望的客体进入要求；试图从大他者那里得到的，不是要求旨在满足的需要，而是欲望的满足，也就是得到欲望客体——恰恰是无法要求的东西。

所谓主体同他者关系中的依赖，起源正在这里。更悖谬的是，他同样会试图通过塑造自己的欲望来满足大他者的要求。分析与弗洛伊德对超我本身之存在的发现，没有别的正确意义——我是说，得到正确表述的意义。没有其他正确的定义能够避免混淆性滑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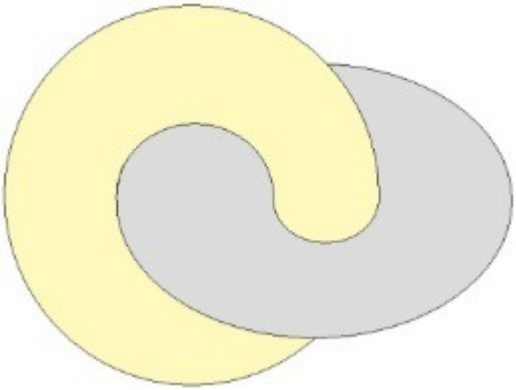
即使不再往下说，我想，这已经会在每天的实践与具体层面产生回响。神经症者的死胡同首先——而且先于其欲望的各种死胡同——是这种每一刻都可感、粗略可感的死胡同；你们看见他始终撞在那里。我会简要地这样表达：对他的欲望而言，他需要一项要求的批准。你们拒绝给他的东西，无非是他从你们那里等待的东西：要求他恰当地欲望。更不用说他从配偶、父母、血脉以及周围一切顺从规范的力量那里等待什么。这使我们能够构造并察觉什么？

只要要求沿着走过的一圈圈、沿着四周的实圆得到更新，并形成回返所必需的接续回返，而需要通过要求的环结嵌入其中；只要——正如我曾让你们通过每次回返听到的那样——被省略的圆、为使你们看到它相对于环面有何意义而被我简单称作“空圆”的圆，在这里把这些要求下方的转喻性客体物质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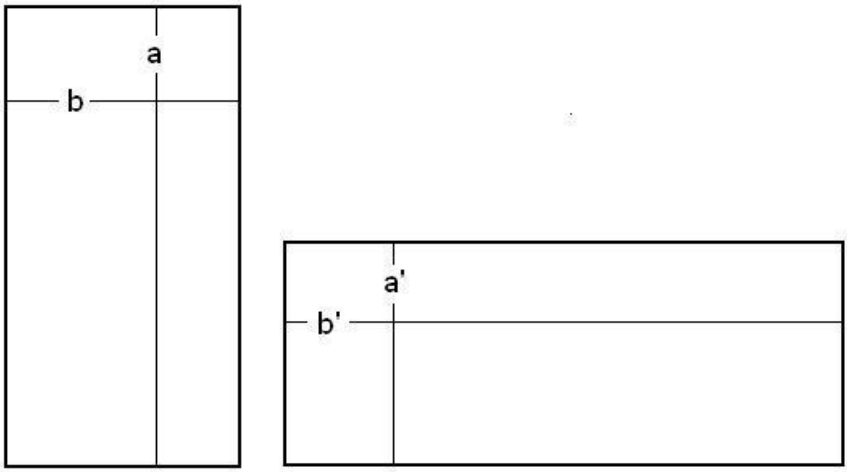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想象由另一个环面构成的拓扑构造；它允许我们设想，欲望的客体——第一个环面的内部空圆〔2〕——映射到第二个环面的实圆〔1〕；后者构成一条回路，一种不可还原的环结。



反过来，第一个环面上一项要求的圆，来到另一个环面中，叠加到这个环面的空圆上——这里的环面支撑他者，即挫折的想象性他者。也就是说，它发挥一项展示互换的功能：一个人的欲望、另一个人的要

求；一个人的要求、另一个人的欲望。这就是挫折全部辩证法卡住的结。

两个拓扑结构可能相互依赖——一个环面的拓扑依赖另一个环面的拓扑——归根到底只表达我们让环面支撑这幅图式时的目标。如果必须借我们引入的新图式，把康德直观空间放进括号、当作幻觉而取消、扬弃（aufgehoben），那么，环面的拓扑延展确实让我们可以这样做。只考察表面性质，我们就能够确信整个系统体积得到维持、保持坚实，而无须诉诸"深度"直观。你们看见的、这幅图所呈现的是：



只要在直观习惯允许的范围内维持这些界限，就会产生下面的结果：两片曲面之间只涉及双射映射式替换，尽管方向倒转；也就是说，剪开以后，在一片曲面上朝这个方向，在另一片曲面上朝另一个方向……不过，它让一件事变得可感：从所需空间的角度看，一旦我们拒绝赋予内部与外部以拓扑以外的实体，这两个空间就是同一个空间。

《罗马报告》中的关键句已经表达了这一点，也指明我当时打算怎样为你们使用它：只要环象征主体同大他者关系中的功能，它的性质就在于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是同一个空间。从这里出发，主体按照内部空间之不可还原性的模型，构造外部空间。

不过，这幅图式清楚表明，在客体与要求、要求与客体之间，可能被要求的理想和谐有所欠缺。我想，经验已经充分证明这是一种幻觉，以至我们感到需要构造这套必然模型，呈现二者必然的不一致。我们知道其机制；当然，如果我看起来只是缓慢迈步，请相信，如果要确保后续步伐，再多停留也不过分。

我们已经知道、并在这里得到直观呈现的，是：欲望客体本身，正是大他者无法回应要求的效应。这在这里清楚可见：无论大他者拥有何种欲望，他都不可能充分满足所谓要求，必然使结构的最大部分暴露在外。换句话说，主体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被包裹在整体中；至少在说话主体层面，周围世界（Umwelt）并不包裹其内部世界（Innenwel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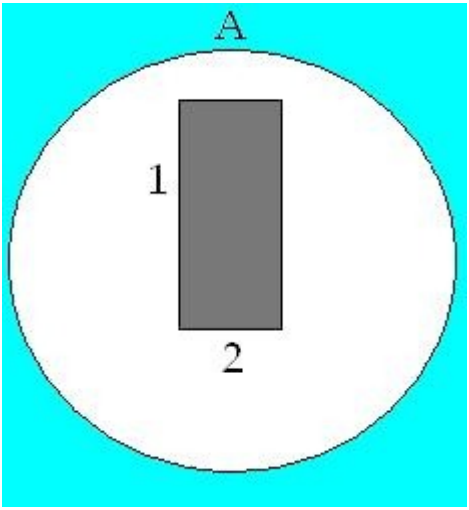
如果要相对于理想球体想象主体——球体一直是宇宙结构的直观与精神模型——那么，主体反而是……

请允许我为你们进一步推进、利用它的直观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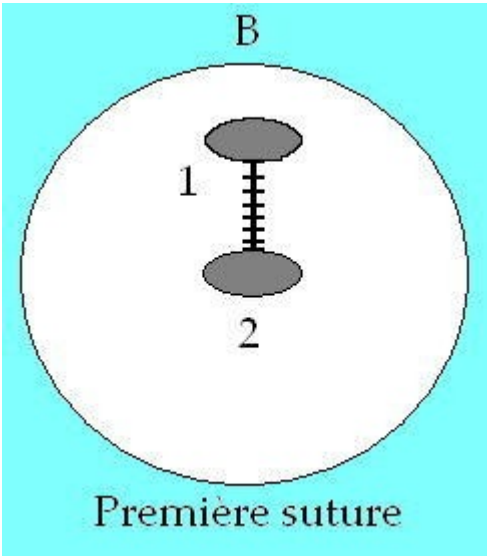
不过，你们会看到，利用它的方式不止一种……

……主体应当由所谓球体中的一个洞，以及用两次缝合形成的补充来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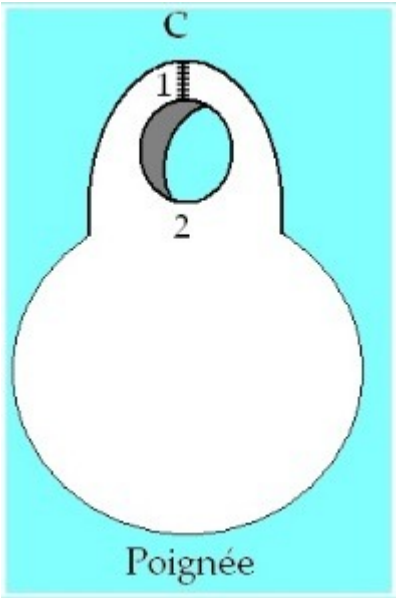
假定要在宇宙球面上构成主体。一个无限球面的表面就是一个平面，即无限延伸的黑板平面。这里是主体〔A〕：一个四边形孔洞，像我刚才那张表皮的总体构形，但这次以负形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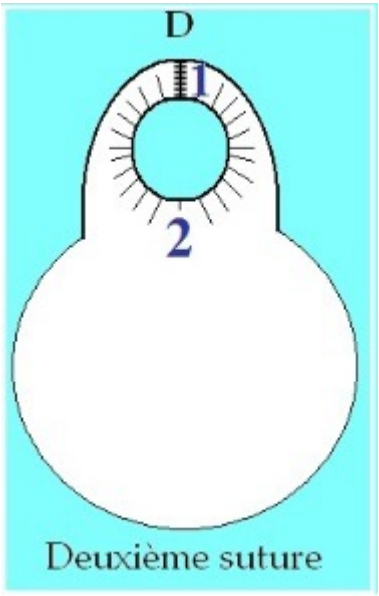


我把一条边同另一条边缝起来〔B_1 〕，条件是二者必须为相对边；另外两条边〔2〕保持自由。结果就是下面这幅图形：这里的空白被填上，但无限表面球体上留下两个洞。



现在，只需拉住这两个洞各自的边缘〔C〕，便能在无限表面上构成主体。归根到底，它始终由一个环面构成，哪怕这个环面的袋囊半径无限大；也就是从平面表面凸起的一只把手〔D〕。


C
1
2
Poignée


D
1
2
Deuxième suture

主体同“大全体”的关系，最多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会看到可以怎样应用它。

这里必须把握的要点是：为了使客体与要求重叠，想象性他者就这样在欲望之圆与要求之圆的功能倒转中得到构成；为了满足主体欲望，大他者必须被界定为“没有能力（sans pouvoir）”。我强调这个“没有（sans）”；因为，一种新的否定形式随它涌现，严格说来标示出挫折的效应。“Sans”是一项否定，但不是随便哪一种否定；它是一项系结式否定，英语中的 within〔在内〕与 without〔在外 / 没有〕这两个能指的构词关系所呈现的形式同构，很好地把它物质化。[注]

> [注] 此处 homologie 指形式上的对应、同构，并非词源或生物学上的共同来源。后文图式与拓扑语境中的 homologue / homologique 也依此译为“对应 / 同构”；第二十四课谈胚胎结构时的 homologue 才译作“同源结构”。

这是一项本身已经指示自身翻转的系结式排除。

再往前一步：走向“并非没有（pas sans）”。大他者无疑在朴素欲望视角中作为“没有能力”得到引入；但把他从根本上同欲望结构系结起来的，是“并非没有”：他也并非没有能力。因此，我们把这个大他者作为一元特征的隐喻引入；也就是说，他替换我们在自身层面找到的东西。在一场无限回归中，他是彼此不同的1前后接续的场所，而主体只是这些1的转喻。作为“一”的这个大他者——文字游戏属于我在这里界定其引入方式的公式——在想象性挫折效应的必然性闭合以后，重新被发现拥有这种独一价值：因为只有他不是“没有能力”；他是作为条件提出之欲望的可能起源，哪怕这个条件仍然悬置。

因此，他“如同非一（comme pas 1）”：他赋予主体的−1另一项功能；这项功能首先具体体现于这个维度，而“如同”已经充分为你们把它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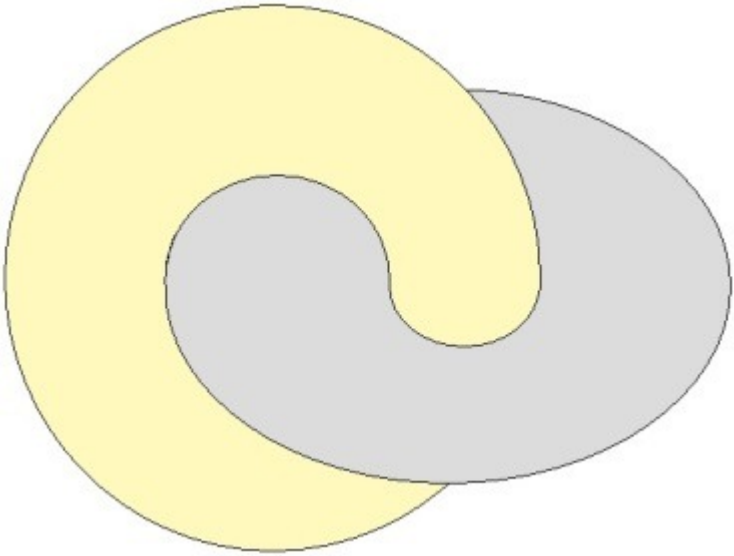
位为隐喻维度。下次，我们将处理“如同非一”层面以及随后仍悬置于它的一切；也就是我所谓欲望的绝对条件性。我们会进入第三项，即欲望行动本身的引入，考察它一方面同主体、另一方面同这项能力根源的关系，并重新表述这项能力的各个时态。因为，你们看，我必须向后返回“不可能”，标出“能力”与“没有能力”这些术语的引入所走过的道路。

我们下次必须继续这场辩证法，因此今天停在这里。

第14课 · 1962年3月21日

上一次，我把你们留在两个环面的这种象征性相拥之处。在那里，可以说，神经症患者所经历的相互倒置关系以想象方式得到体现；其临床上的可感尺度在于，我们看到，至少从表面看来，他试图在对大他者要求的依赖中奠立、设置自己的欲望。

当然，这里面有某种东西奠基于我们所谓的主体结构，也就是主体作为言说者的结构。正是为了这种结构，我们给你们构造了这套环面拓扑；我们认为它极其根本。



它具有拓扑学在别处所谓基本群的功能。归根结底，这将是一个我们必须指出答案的问题。我希望，到必须给出答案的时候，这个答案确实已经得到极其充分的图示。

如果这就是根本结构，为什么长久以来、甚至从来都一直遭到哲学思想如此深刻的误认？如果结构确实如此，为什么另一种拓扑——球面的拓扑——看上去传统上一直支配着有关思想同物之关系的全部阐发？让我们从上次停下的地方重新说起，也就是从我向你们指出我们的经验本身所牵涉之物的地方说起。

在同大他者的这个结中——它作为第一种可感近似呈现给我们，也许过于容易；我们将看到，它确实如此——在这里以图像表示的这个同大他者的结中，存在一种诱饵关系。让我们回到这种同大他者关系的现实状态与分节形式。我们知道这种关系。

我们怎会不知道呢？在分析中，我们每天恰恰承受它的压力；我们从根本上与之打交道的神经症主体来到我们面前，要求我们给出回答，即使我们教给他：把这个回答悬置起来具有怎样的价值。回答什么？这恰好证明了我们图式的正当性：它向我们显示，欲望和要求彼此替代；而主体所要的回答，正是关于他的欲望与欲望的满足。

今天，由于时间所限，我几乎肯定只能把这一点清楚地分节出来：向大他者提出的这项要求悬系于哪些坐标。它是一项索要回答的要求；在其真实理由、最终理由上，它由弗洛伊德标作versagen、Versagung，而任何近似说法在它面前都不充分：撤回承诺，或者说骗人的话、食言；推到极限，就是vanitas〔虚妄〕，就是恶言。我在这里提醒你们那种歧义：它把“blasphème〔亵渎〕”一词同它经过各种演变而产生的“blâme〔责难〕”联系起来；这些演变本身也颇值得追踪[注1]。

[注1] 参见1957—1958年《无意识的形成》研讨班，1958年6月18日课。

我不再沿这条路深入下去。我们所处理的挫折同言说之间的本质关系，正是必须始终作为根本来支撑、维持的要点；否则，我们的挫折概念就会降格、退化，最后被还原成未能获得满足，而这种满足到头来只能被设想为需要。

然而，我们不可能不提醒自己：弗洛伊德的天才最初向我们确证了欲望功能的什么东西——这正是他最初几步的出发点。先把致弗利斯书信放到一旁，从《释梦》开始，也不要忘记《图腾与禁忌》是他最钟爱的著作。弗洛伊德的天才向我们确证的是：欲望从根本上、彻底地由那个名为俄狄浦斯的结构成。

因此，不可能消除这个内在之结——我正试图借这些图形在你们面前支撑它——也就是名为俄狄浦斯的内在之结。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什么？它本质上是下列两者之间的一种关系：

- 一项要求，它取得如此特殊的价值，以至成为绝对命令、成为法则；
- 以及一个欲望，即大他者的欲望，也就是俄狄浦斯中所涉及的那个大他者的欲望。

这项要求被分节为："你不得欲望那个曾是我的欲望之人。"而这正是在结构上奠立弗洛伊德真理之核心、之起点的东西。

正是在这里、从这里开始，一切可能的欲望都仿佛被迫经历这种不可还原的迂回。这有点像在环面上，某些圆周上的环结不可能被缩约；它使欲望必须把这个空、这个内部孔洞纳入自身，而这个孔洞由同原初法则的关系所规定。

不要忘记这其中所要求的步骤……

为了奠立我们太容易忘记的那种最初关系——对弗洛伊德而言，所有Liebesbedingungen〔爱的条件〕、所有关于爱的规定都围绕它并且只能借它得到分节——不要忘记弗洛伊德辩证法由此要求的步骤：正是在同大他者、同被杀死的父亲的关系中，在原初谋杀造成的死亡之后，那种至高的爱才构成起来。

这里的悖论丝毫没有被掩藏，哪怕阅读弗洛伊德时似乎总有一层遮眼的面纱把它省略掉：对他来说，对父亲的至高之爱是在杀父之后涌现的，这个时刻无法消除……

即使这件事没有得到充分说明，也足以让我们把这个时刻保留下来，

把它视为所谓俄狄浦斯神话结构的核心时刻——那种对父亲的至高之爱，恰恰把原初谋杀所造成的死亡变成了父亲从此绝对在场的条件。

归根结底，死亡发挥着这个作用：仿佛唯有它才能把父亲固定在这样一种现实中——作为缺席者而存在；这种现实无疑也是唯一绝对持久的现实。原初命令之绝对性没有别的来源。共同场域正是在这里构成，欲望的客体也在其中设置起来；它的位置无疑就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仅在想象层次上便属必要的第三位置。

在镜像阶段的想象性关系中，仅仅把同他人的关系视为可转移的关系，这套辩证法就已经教给你们：它把人的兴趣客体构成为同其同类者相联的东西。这里的对象a，是相对于那幅把它包括进去的形象而言的；这幅形象就是镜像阶段中他人的形象i(a)。

但这种兴趣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形式；它是中性的兴趣客体。皮亚杰先生的整套研究辩证法甚至都能围绕它得到组织，因为他把自己所谓的相互性关系置于首位，并且相信能够把它同逻辑关系的一条根本公式接合起来。

客体涌现时的三元性，是从这种等价、从这种同想象性他人的认同中设置起来的；但这只是一种不充分的、局部的结构。因此在终点处，我们必须重新找到它，并把它当作能够从欲望客体的设置中推导出来的结构；而欲望客体正是在我今天于此为你们分节的层次上得到设置。

同大他者的关系绝不是那种以类的形式之特异性为基础的想象性关系；因为，同大他者的这种关系由要求所规定。要求使这个大他者——大写A的大他者——在主体构成中的本质性涌现出来；或者，借用人们总是赋予动词"inter-esser〔置身其间、与之相关〕"的形式，它使大他者对主体的"相互本质性（inter-essentialité）"涌现出来。

因此，这里涉及的场域绝不能以任何方式还原为需要及其客体的场域。在同类者的竞争中，这种客体到极限处可以强行成为有机体赖以存活的客体——因为最后的竞争将使我们沿着这条斜坡寻找凭借。我们所界定、并以环面图像来表示的另一个场域，是一个不同的场域：一个能指的场域，一个对在场与缺席加以涵指的场域。在那里，客体不再是主体赖以存活（subsistance）的客体，而是主体得以外存在（ex-sistence）的客体。

为了把这一点证明出来……

最终涉及的确实是主体某个必要的外存在位置，

而最初竞争中的对象小a正是被提升、被带到这项功能之上。

……从上一次我把你们带到的顶点——即他者在挫折关系的设置中占据支配地位——出发，我们面前还有一段路要走。

这段路的后半程必须把我们从挫折引向有待界定的关系，也就是在欲望中把主体构成为主体的关系。你们知道，只有到那里，我们才能恰当地分节阉割。因此，只有走完这段路，我们最终才会知道这个外存在位置意味着什么。

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甚至必须提醒——哪怕只是提醒最不熟悉我们经验的哲学家——这个奇特要点；因为它如此经常从哲学家自己的话语中溜走。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即：

- 为什么主体必须被代表——我是从弗洛伊德意义上说：由一个表象代表来代表——并且作为被排除在他必须于其中行动的那个场域之外者而得到代表；在这个场域中，他用我们姑且称作勒温式[注2]的关系同作为个体的他人发生联系；

> [注2] 库尔特·勒温：《动力心理学：人际关系》，法国大学出版社，1967年；另参见皮埃尔·考夫曼：《库尔特·勒温：人文科学中的场论》，弗兰出版社，2002年。

- 为什么在结构层次上，我们必须说明这种必然性：

主体必须在某处作为被排除于这个场域之外者而得到代表，才能介入这个场域本身。

归根结底，心理社会学家在界定我刚才所谓勒温式场域时引导我们作出的所有推理，总是彻底省略了这项必然性：主体必须处在两个由拓

扑界定的位置，也就是说，他既在这个场域中，又在本质上被排除于这个场域之外；而且，他竟然还能把某种东西分节出来，把某种可以自持的东西分节出来。

有关可观察的人类行为的一切思想，只要把某种东西界定为学习，并最终界定为学习的客观化——也就是装配——就形成一套可以自持的话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许多事情，唯独没有说明这一点：主体实际上并不以这种单一用法运作，而是在一种双重用法中运作[注]。这还是值得我们停下来考察的；无论主体多么飘忽不定，它仍以许多方式成为可感之物，以至可以说，只要弯下腰，就能捡到证据。每当我顺带重新提出双重否定的陷阱，试图让你们感到的也正是这一点。例如，我想，“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愿意（Je ne sache pas que je veuille）”同“我知道自己不愿意（Je sais que je ne veux pas）”并不会以相同方式得到理解。

> [注] Emploi 在这里是“用法 / 运作方式”，承接上段主体同时处在两个拓扑位置；double emploi 又会唤起“功能重复、成为多余”的惯用义。它并不是职业意义上的“任用”或“身兼两职”。

请思考这些永远无法穷尽的小问题——语言逻辑学家拿它们练手，而他们在这里的牙牙学语极有教益。只要言语还会流动，只要还有作家任由事物像口头说出那样从笔尖流淌，人们就会对某个人说——我已经强调过这一点[注3]，但再怎么回到这里也不算过分——“您并非不无

所不知（Vous n'êtes pas sans ignorer）”[注4]，意思却是告诉他：“您总归很清楚！”

> [注3] 参见《精神病》研讨班（6月13日课）、《欲望及其解释》（12月10日与17日课）、《精神分析的伦理学》（12月16日课），以及本研讨班上文1962年1月17日课注54。

> [注4] 本应说“您并非不知道（vous n'êtes pas sans savoir）”。

这里的东西在双重平面上运作：某个人这样写当然完全顺理成章，而且确实发生过。最近，我读到普雷韦的一篇文本时又想起这件事；纪德对此惊讶地问：“他是想嘲弄人，还是清楚自己写了什么？”他并没有想要嘲弄：那句话就是从他的笔尖流出来了。

逻辑学家的全部批评也阻止不了下面的事情发生：只要我们同某个人投入真正的对话，只要无论以何种方式，这场对话涉及我们同他之关系的某种本质条件——我想一会儿就会讲到这个条件——只要我们之间必须把某种东西设置为无知，那么，无论我学问多大、遣词多么严谨，还是会脱口对他说：“您并非不无所不知。”

我在这里对你们谈起这件事的同一天，本想引用刚从《鸭鸣报》读到的一段话，却又作罢了。它出自安德烈·里博[注5]以《宫廷》为题、连续发表的那些华彩篇章之一，结尾写道：“不可使自己退出争战……对国王的某种不信任（Il ne faut pas se décombattre… de quelque défiance des rois）[注]。”——这是一种伪圣西门式文体，正如巴尔扎克曾写过一种完全由他发明的十六世纪语言。你们完全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试着从逻辑上分析它，就会看见：它说的恰好同你们理解的

相反。而你们当然完全有权照自己的方式理解，因为这就在主体的结构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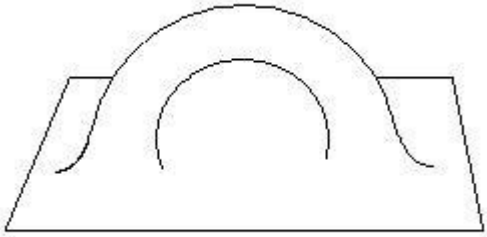
> [注5] 安德烈·里博：《鸭鸣报》，1962年1月3日，第3页。

> [注] Décombattre 是罕见动词，本义是“把交战者分开”；反身式 se décombattre 在这里被伪古语式地使用，可按构词听成“使自己退出争战 / 解除交战”。原句把 ne faut pas se décombattre 与 de quelque défiance des rois 叠在一起，听来像“不可放松对国王的警惕”，但逻辑拆解时，两个否定分属言说行为与陈述两个平面。译文因此保留断裂，不补出“以免”一类目的关系；Staferla、Lutecium 及 Gallagher 所据文本都保留这一断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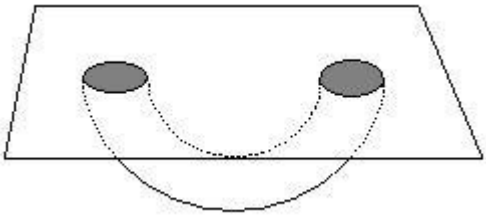
这里相互叠加的两个否定非但没有彼此取消，反而切实地彼此支撑。这是由一种拓扑性的双重性造成的：可以说，“不可使自己退出争战”并不是在“对国王的某种不信任”得到设置的同一平面上说出的。言说行为与陈述一向完全可以分开，但它们之间的裂口在这里迸现出来。如果环面本身能够为我们架起桥梁——你们会看到——如果它已经足以向我们表明，一旦这种主体的二重化、主体的歧义进入世界，它究竟由什么构成，那么，在这里停下来看看这种拓扑具有怎样的显明性，岂不也很好吗？

首先，就我们最简单的经验而言——我是说主体的经验——当我们谈到投入时，是否还需要绕很大的弯子？为了我们的论证，我让你们在这里越过的弯路姑且不论；即使对最缺乏入门知识的人，难道还需要绕很大的弯子，才能唤起这一点吗：投入本身已经包含走廊的形象、入口和出口的形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包含身后出路已经关闭的形象；正是在同封闭出路的这种关系中，投入这个形象的最终含义才显露出来。

还需要更多吗？从卡夫卡作品中达到顶峰的整套文学，都能让我们察觉：只须把上一次我似乎没有为你们充分画出来的东西翻转过来即可。当时我向你们展示了环面的这种特殊形式：从一个平面上凸出的把手。



这里的平面只呈现一个特殊情形：一个无限大的球面把环面的一侧扩展开来。只要把这个图像掀翻，让它肚皮朝上即可。



所有这些建筑结构同某种东西具有亲缘关系，而后者必然超出需要的单纯满足；这种亲缘关系仍然值得我们留意。这里的类比显而易见地不可还原，不可能从对主体而言称作内部和外部的一切东西中排除；二者彼此通达，并且相互支配。

我刚才所谓的走廊、通道、地下室……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作品命名为《地下室手记》[注6]；

> [注6]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Flammarion GF出版社，1998年。

在这个极端点上，他为自己的最终问题标出搏动的节奏……这种东西能在社会可用工具的观念中穷尽吗？

当然，正如我们的两个环面，社会聚集体的功能及其同各种通道的关系——这些通道的吻合（anastomose）模拟了存在于有机体最内处的某种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预先成形的提问对象。这并非我们的特权，蚂蚁和白蚁也知道它；但是，卡夫卡笔下洞穴里的獾[注7]恰恰不是群居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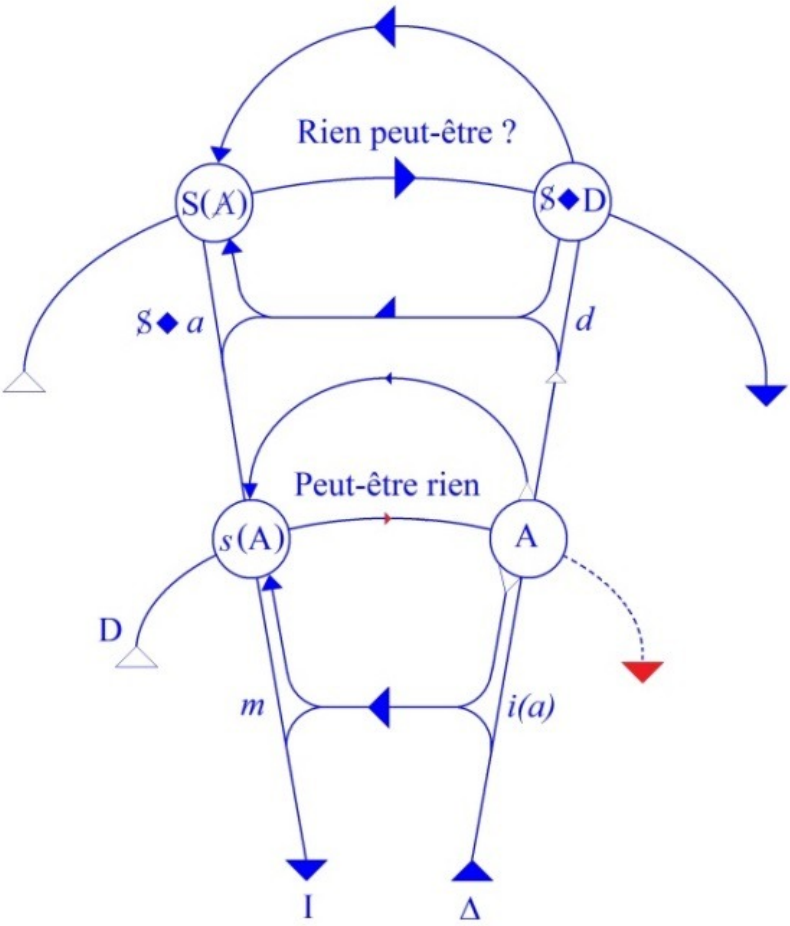
> [注7] 弗兰茨·卡夫卡：《地洞》，Mille et une nuits出版社，2002年。

这番提醒意味着什么？就我们必须向前推进的这一点而言，它意味着：如果这种结构关系如此自然，以至只要想到它，我们就到处都能发现它，而且发现它的根深深扎入事物的结构；那么，当问题在于由思想组织主体同世界的关系时，思想却历代如此充分地误认它——这个事实恰恰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里存在着发展到如此程度的压抑，至少可以说，存在着误认？这就把我们带回出发点，即同大他者的关系。我曾说，这种关系以某种如今必须加以分节的诱饵为基础；它同那种自然关系完全不在一处，因为我们也看到，这种关系如何躲避思想，思想又如何拒绝它。

我们必须从别处出发：从向大他者提出问题的位置出发，从有关大他者的欲望及其满足的问题出发。如果这里存在诱饵，它必然在某处同我刚才所谓的主体位置的根本双重性有关。

现在，我想让你们在能指本身的层次上感到这一点，因为能指由主体位置的双重性所规定；并请你们暂且跟随我考察某种最终称作差异的东西。严格说来，我曾在话语中让你们有一阵子紧扣其上的那张图[注8]，正是为了这种差异而打造的。这项差异名为讯息［也许什么也没有］与问题［什么也没有，也许？］之间的差异。

> [注8] 参见1957—1958年《无意识的形成》与1958—1959年《欲望及其解释》研讨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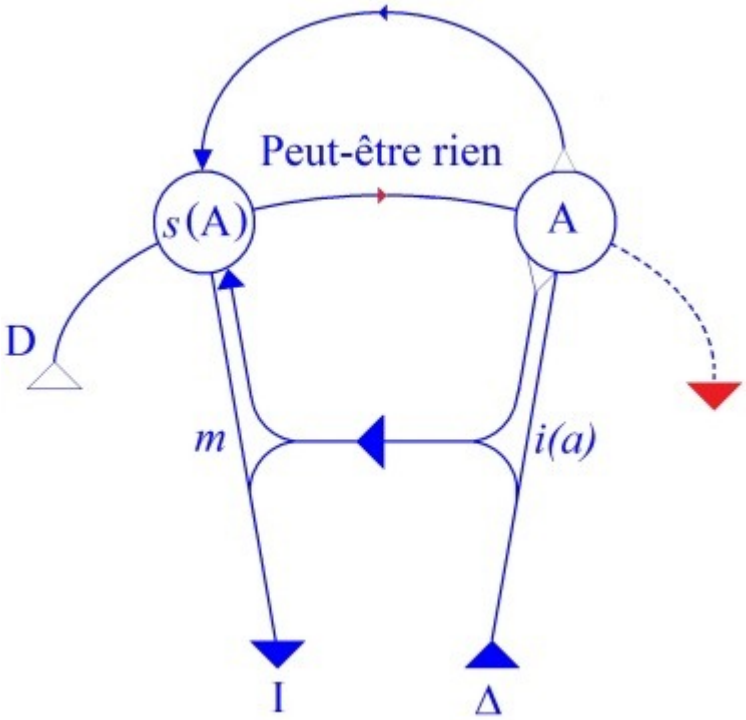

Rien peut-être ?
S(Ⱥ)
$◆D
$◆a
d
Peut-être rien
s(A)
A
D
m
i(a)
I
Δ

这张图非常适合题写在主体由之同普遍话语平面发生双重接合的裂口本身之中。今天，我要在上面题写你们熟悉的四个交汇点：

- A；
- s(A)，即讯息的意指；它是居于大他者处的能指从大他者那里返回而形成的；
- 这里的 S ◊ D，即主体同要求的关系，驱力在其中得到规定；
- 这里的 S(A)，即大他者的能指；大他者最终只能作为本身也被能指标记之物而得到形式化、得到能指化，换句话说，大他者迫使我们放弃任何元语言。

这里有待分节的裂口，整个都悬系于下面这种形式：向大他者提出、要求它作答的要求，在一连串往返中交替、摆动于下列两者之间：

- “什么也没有，也许？”；
- 以及“也许什么也没有”：这里的后一句是讯息。



它向某种东西开启；后者曾向我们显现为主体进入实在所构成的开口。在这里，我们同对“可能性”一词最可靠的阐发是一致的：Möglichkeit〔可能性〕。可能者不在物的一边，而在主体的一边。讯息向由某种期待构成的偶发性开启；这种期待处在我们试图在这里收紧的、欲望的构成性情势之中。“也许”——可能性先于那个作为主格的“什么也没有”；后者在极端处取得了肯定性的替代物之价值。

那是一个点，一个点，仅此而已。在能够回应欲望之期待的空中，一元特征的位置被保留下来。问题被分节为“什么也没有，也许？”，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也许？”——在被置疑的要求层次上，主体向大他

者说："我想要什么？"——这个"也许？"，同讯息层次上构成可能回答的东西占据对应位置。

"也许什么也没有"是讯息的第一种表述。"也许：什么也没有"可以是一项回答；但它是对"什么也没有，也许？"这个问题的回答吗？恰恰不是！这里，陈述性的"什么也没有"首先设定一种不作结论的可能性；它先于存在的标度、先于存在的能力。这个陈述词来到问题的层次时，其全部价值来自对问题本身之虚无的实体化。

"什么也没有，也许？"这个句子，则向下列概率开启：

- 没有什么东西把它规定为一个问题；
- 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得到规定；
- 仍有可能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 有可能无法作出结论，除非诉诸卡夫卡《审判》那种无限的先行过程；
- 问题纯粹持续存在，而结论不可能作出。

只有实在的偶发性才允许某种东西得到规定；而在问题本身的层次上，我们所处理的，正是为问题纯粹持续存在的虚无命名。

- 在讯息层次上，“也许什么也没有”可以是一个回答；但讯息恰恰并不是问题。

- 在问题的层次上，“什么也没有，也许？”只给出一个隐喻，也就是：存在的能力属于彼岸。

-
- 一切偶发性都已经从中消失，一切主体性也一样。那里只有意义效应，只有意义向意义无限转送；

- 只不过，对我们分析家而言，经验已使我们习惯于在两个平面上构造这种转送；

- 而这就改变了一切。

也就是说，对我们而言，隐喻就是凝缩；这意味着两条链。隐喻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讯息正中央出现：

- 它也成为问题正中央的讯息；
- “famille〔家庭〕”这个问题开始得到分节，而“millionnaire〔百万富翁〕”中的“million〔百万〕”却突然从正中央涌现；
- 问题闯入讯息，表现为讯息在问题正中央显现出来，这件事向我们揭示出来；
- 在那条召唤我们走向真理的道路上，讯息显露出来：它正是穿过我们有关真理的问题——我是说，穿过问题本身，而非问题的回答——而显露出来的。

因此，正是在这个对于分节言说行为与陈述之间的差异而言既准确又珍贵的点上，我们必须暂且停留。如果“什么也没有”的这种可能性得不到保留，我们就无法看见那道裂口，尽管它无所不在，并且位于一切严格意义上的主体性分节之根本。它同样十分精确地体现于符号向能指的过渡之中；在那里，我们看见主体在这种差异中赖以得到区分的东西出现了。主体归根结底是符号，还是能指？如果是符号——是什么的符号？——他恰恰是无物的符号。

如果能指被界定为向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之物：意义的无限转送；如果这句话意味着什么，那是因为，能指在另一个能指那里意指这个享有特权的东西：作为无物的主体。

正是在这里，我们的经验让我们能够凸显一条道路的必要性；在结构中，任何能够被认同、并允许我们继续自身经验的现实，都要由这条道路来支撑。因此，大他者什么也不回答，只回答说“什么也不确定”。但这只有一个意思：有某种东西是它根本不愿知道的，非常确切地说，就是这个问题。在这个层次上，大他者的无能扎根于某种不可能；而这正是主体问题已经把我们引向的同一个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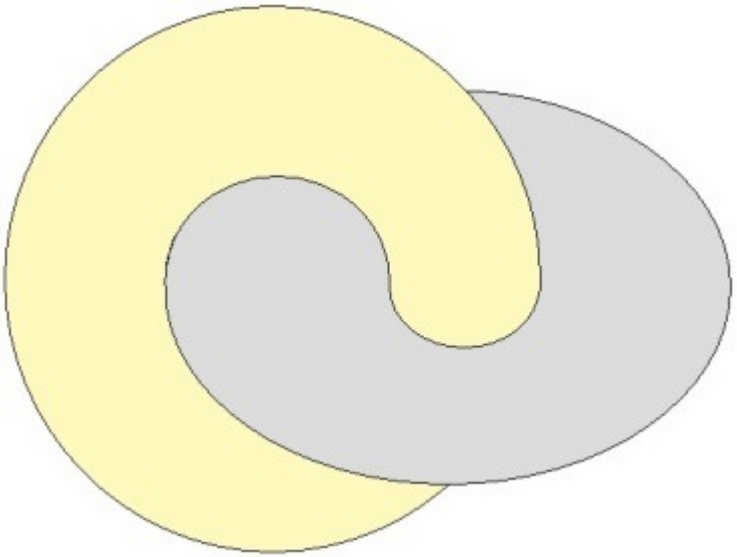
“不可能”曾是那个空，一元特征以其分割价值从中涌现。如今我们看见这个不可能取得形体，并同弗洛伊德就欲望在原初禁令中的构成所界定的东西接合起来。大他者无法回答，源于一个死胡同；我们知道这个死胡同，它叫作大他者之知识的限度。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注9]：大他者只有通过那场未被接受、却被承受的死亡——由主体的欲望使其承受的死亡——才抵达自身的这种绝对性。可以说，主体知道这一点：

> [注9] 参见1958—1959年《欲望及其解释》研讨班，1958年11月26日、12月10日、12月17日，1959年1月7日与3月4日课。

- 大他者不得知道它；
- 大他者要求不要知道。

主体的要求和大他者的要求并不混同；在这两项要求中，享有特权的部分正在于：欲望被界定为两项要求里那些不得说出的东西之交集。只有从这里开始，在欲望场域之外的任何地方，那些可表述的要求才得到释放。这样一来，欲望首先就其本性构成为因结构而向大他者隐藏之物。



恰恰是大他者的不可能，成为主体的欲望。欲望构成为要求中向大他者隐藏的部分。这个大他者本身并不保障任何东西，而它恰恰是作为言说场所的大他者；

- 正是在这里，它产生了构造性的作用：它成为面纱、遮盖物，成为遮蔽欲望位置本身的原则；
- 而客体正是在这里藏身。

如果说有一种存在首先构成起来，那就是客体的存在；它替代了主体自身的存在。因为主体悬系于大他者，也就同样悬系于这一点：在大他者一边，没有什么是确定的，除了一件事——大他者隐藏、遮盖着某种东西，也就是这个客体。这个客体眼下也许还什么都不是，因为它将成为欲望客体。

欲望客体作为这个“什么也没有”本身而存在；大他者不可能知道，它的一切构成恰恰就在这里。这个向大他者隐藏的“什么也没有”取得一致性，成为每一个客体的包膜；主体自身的问题在这每一个客体面前停下，因为此时主体只再成为想象性的。

只要主体把大他者的这种无知排除出去，要求便从大他者的要求中解放出来。不过，排除可以采取两种形式：

- “你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我一概撒手不管；我行动。”“您并非不无所不知……”的意思是：无论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我根本不在乎。

- 但还有另一种方式：“您绝对必须知道。”神经症患者选择的正是这条路；所以可以说，他预先就被指定为你们的受害者。

欲望场域由要求构成的这个中心场域所构成；这些要求恰恰彼此交叠，并因此必须遭到排除。对神经症患者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恰当方式，就是认定最好的办法是让你们知道。倘若不是这样，他也不会来做精神分析。

鼠人像泰奥多尔[注10]那样夜里起身时，在做什么？

> [注10] 乔治·库尔特利纳：《泰奥多尔找火柴》，罗贝尔·拉丰出版社，巴黎，1990年，“Bouquins”丛书，第93页。

他拖着拖鞋走到走廊，给亡父的幽灵开门，要向父亲展示什么？展示自己正在勃起。这难道不揭示了一种根本行为吗？神经症患者想要的是：既然已经显明大他者无能为力，那么退一步说，至少大他者应当知道。

刚才我对你们谈到投入：不同于人们所想的，神经症患者正是作为主体投入的人。他把讯息和问题的双重出口封闭起来；他把自己放到天平上，在“什么也没有，也许？”与“也许什么也没有”之间作出裁决；他在大他者面前把自己设为实在的，也就是说，设为不可能的。只要知道它是怎样发生的，你们无疑会看得更清楚。

今天，我并非无缘无故让这个夜间幻象展露中的“弗洛伊德式泰奥多尔”形象浮现出来：欲望客体向主体存在发生这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嬗变，确实有某种媒介，或者更确切地说，有某种工具；它恰恰就是阳具。不过，这一点留待我们下次讨论。

今天，我只是确认：不论有没有阳具，神经症患者都作为实在中被规定为不可能的东西进入这个场域。这个定义并不完备，因为我们还无法把它运用于恐惧症；只有下次我们才能做到。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运用于强迫症患者。

如果你们不记得强迫症患者所体现的这个维度，就根本无法理解他。这个维度在于：他是多余的；这是属于他的那种不可能形式。只要他试图离开自己作为隐藏客体而埋伏的位置，他就必须成为无处可在的客体。

于是，强迫症患者便产生一种近乎凶猛的贪求：成为无处不在的人，恰恰为了不在任何地方。强迫症患者对无所不在的嗜好人尽皆知；如果不把它辨认出来，你们就无法理解他的绝大多数行为。既然他不可

能到处都在，那么最起码也得同时身处若干地方；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任何地方都不能抓住他。

- 癔症者采取另一种方式；当然，根本上还是同一种方式，只不过其根源较难、较不容易立即理解。

- 癔症者也能把自己设为作为不可能的实在；她的办法在于：只要大他者把这个不可能承认为符号，它就会持续存在。

- 癔症者把自己设为某种大他者或许会相信之物的符号；但为了构成这个符号，她确实是实在的，而且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这个符号强加自身、标记大他者。

这就是这套结构、这套根本辩证法所抵达的地方。它整个奠基于大他者最终不能保障确定之物。欲望的现实借助某种东西在其中设置并占据位置；它所具有的悖论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即隐藏的维度——一旦涉及真理，这正是心智能够构造的最自相矛盾的维度。

要引入这个真理场域，还有什么比设定一位无所不知的大他者更加自然？以至最敏锐、最锋利的哲学家，也只能假设有一种无所不知者的知识让真理得以自持，才能维持真理维度本身。然而，人的现实、他追寻的一切、追随的一切，都只有借这个隐藏维度才能自持；因为正是这个维度推导出一个实际存在的客体有其保障，并通过反射赋予大他者这个隐藏维度。

归根结底，唯有它才赋予这个成问题的大他者以一致性。一切信仰、尤其是对上帝的信仰，其来源恰恰在于：我们就在这个维度中活动

——尽管“上帝必定知道一切”这个奇迹归根结底给了它全部存立，我们的行动却始终仿佛上帝对我们十分之九的意图一无所知。

“一个字也别告诉王太后”——一切主体性构成都依照这条原则展开、移动。

难道不能设想一种同欲望真实地位相称的行为吗？我们真的可能看不见吗：尽管有各种表象，尽管道德家数百年来喋喋不休，如果不准确定位欲望的功能，我们的伦理行为就没有一步能够自持。

难道我们能够满足于康德给出的那种可笑例子吗？为了向我们揭示实践理性不可还原的维度，他举例说：一个诚实的人即使身处幸福之巅，也会至少有片刻把这件事放上天平——是否要放弃这份幸福，以免为了暴君的利益而作不利于无辜者的伪证？

这个例子很荒谬；因为无论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还是在康德的时代，问题难道不完全在别处吗？公正之人确实会权衡：为了保护家人，自己是否应当作伪证。但这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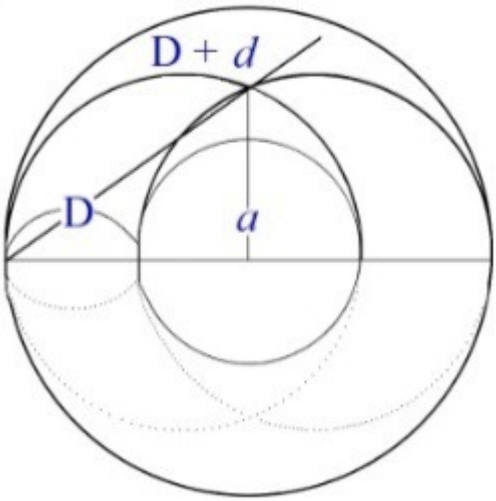
- 它是否意味着：如果作伪证会让暴君有借口仇恨无辜者，那么他也可以作真实证词——当自己的小伙伴确实是犹太人时，就把他作为犹太人告发？

- 道德维度难道不是从这里才开始吗？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对于真理应当或不应当履行哪项义务，也不在于我们的行为是否落入普遍规则的管辖，而在于我们是否应当满足暴君的欲望。

严格说来，伦理的权衡就在这里。而且，我们在这个层次上处理的也是分析终点处仍悬系于大他者之物，无须引入任何外在戏剧性：我们不需要它。到分析终点处，无意识欲望的尺度仍然牵涉大他者这个位置，而我们作为分析家体现了这个位置；正因为如此，弗洛伊德在其著作终点处才能把阉割情结标为不可还原之物，标为主体无法承担之物。

下一次，我会把这点分节出来；而且我有把握至少让你们瞥见：如果恰当地界定幻想的功能以及主体对幻想的承担，我们也许能够在缩减那种截至目前在经验中显现为最终挫折的东西时走得更远。

第15课 · 1962年3月28日



这张图式不是我今天话语的对象；它只是一项定位标记，让你们把握这番话所瞄准的方向，向你们指出这张表面——这个称作环面的表面——的拓扑对我们有何用处。它的构成性弯折要求这些绕行和折返，而这最能向我们提示：在认同过程中，主体服从怎样的法则。当然，只有当我们确实绕过它所表现的一切，弄清它在何种程度上适合主体本有的、作为认同辩证法的辩证法时，这件事最终才会向我们显现。

所以，作为定位标记……

当我凸显某一点、强调某一处起伏时，为了让你们可以说在每一刻都记录下我当时所推进之物相对于某个有待抵达的目标，具有怎样的方向度与切合度，

……我要告诉你们：推到极限，能够题写在这个环面上的东西，只要它能为我们所用，就会大致得到如下符号表示；眼下，这个形状、这些画出的圆周以及依附于每个圆周的字母都会把它标示给我们。

环面无疑看起来拥有特殊价值。但不要以为，只有这一种非球面的表面形态能够引起我们的兴趣。凡对此稍有爱好、稍有天分的人，我都再怎么鼓励也不过分：请去参照所谓的代数拓扑，看看它向你们提供的各种形态。相对于经典几何学——由于上过中学，你们把它牢牢写在了裤裆深处——代数拓扑恰好类似于我试图在象征层次上为你们做的事情，也就是我所谓的一种有弹性的逻辑、一种柔韧的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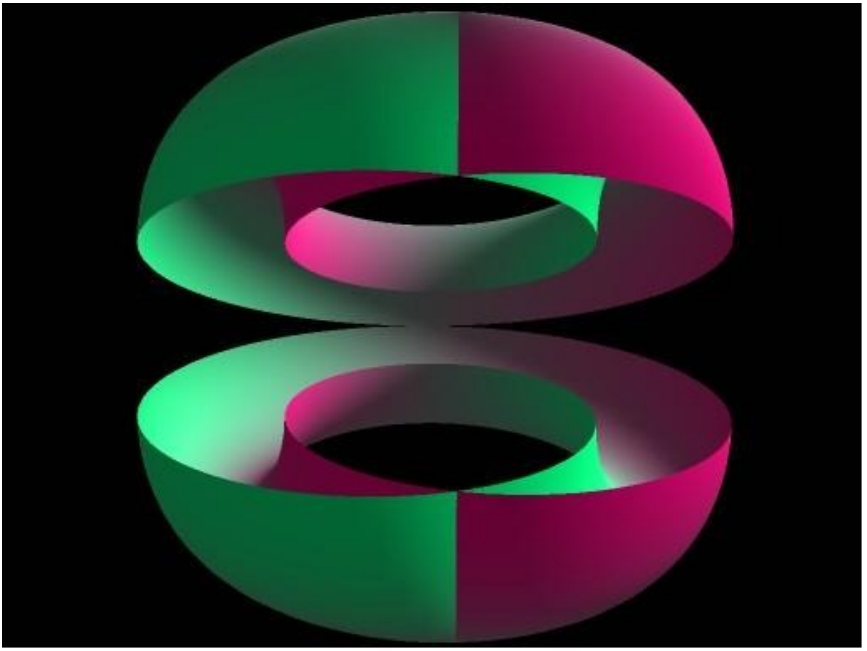
对于这里涉及的几何学，这一点甚至更加明显；因为代数拓扑中的几何学本身，就表现为橡胶图形的几何学。作者们或许会搬出这种橡胶——英语所谓rubber——以便让听众清楚记住这里涉及什么。这里涉及的是可变形的图形；它们经历一切变形时仍保持恒定关系。这个环面不一定非得以这里这种饱满形态出现。

我们从根本上感兴趣的表面，是人们所界定、所必须界定的闭合表面；因为无论如何，主体本身就表现为某种闭合之物。不要以为，无论你们多有创造力——你们看到，这里有一整片场域向最离奇的发明敞开——想象力都那么情愿去锻造这些柔韧、复杂、缠绕并同自身打结的形态。你们只须试着让自己适应结理论，就会发现，即使最简单的组合也已经很难表象出来。

而且，这还不会把你们带得很远；因为可以证明：无论闭合表面多么复杂，你们总能通过适当方法把它还原为某种最多不过是附有几个附件的球面的东西。环面在这里正是表现为其中一种附件：附加于球面

的把手。我最近曾在黑板上给你们画过这样一个把手；从拓扑价值来看，一个把手就足以把球面连同把手变成环面。

所以，一切都可以还原为：给球面的形态添上若干把手，再加上若干其他可能的形态。我希望能在放假前那一课让你们初识一个非常有趣的形态。不过，一想到你们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它存在！英语称它为cross-cap〔交叉帽〕，法语可以用mitre〔主教冠〕一词来指称。请设想有一个环面，其特性是在环绕的某处把自身表面反转；我的意思是，在这里A、B两点之间的某处，外表面穿过……前方的表面穿过后方的表面，两张表面相互交叉。



我在这里也只能向你们略作指示。它具有十分奇特的性质，对我们甚至很有示范意义：无论如何，这个表面具有这样的特性——可以说，

外侧表面进入物体内部，从而同内侧表面连续起来；只绕一圈，它便能回到出发处表面的另一边。

要以最简单的方式实现它非常容易：拿一条纸带，把它扭转，使它的一边在翻转之后同另一端的边粘合起来［莫比乌斯带］。你们会发现，这个表面实际上只有一面；沿着某个方向在上面移动的东西永远遇不到任何界限，它会从一边走到另一边，而你们在任何时刻都无法抓住这场戏法究竟发生在何处。

因此，在任意球面的表面上——把它看成对一个无论多么复杂的表面的实现与简化——都可能出现这种形态。再添上孔洞，就不可能走得更远了；也就是说，无论你们想象的表面多么复杂，例如，无论你们必须处理的表面多么复杂，都不可能找到比这更加复杂的东西。因此，把环面当作直观上最简单、最容易接近的形态来参照，具有某种自然性。

这能教给我们某种东西。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告诉你们：可以通过约定和人为设计，赋予两类环形环结以怎样的意义，因为它们在环面上享有特殊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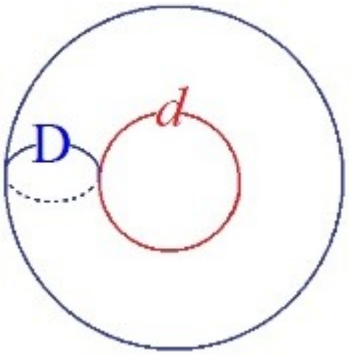


- 如果这是一个“旋转环面”，第一类环结便绕行所谓环面的母圆。因为它能够无限重复，仿佛既永远相同又永远不同，所以非常适合为

我们表现能指的坚持，尤其是神经症患者重复性要求［D］的坚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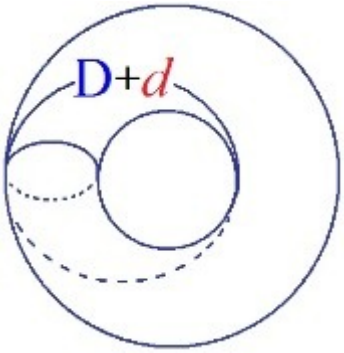
- 另一方面，这一连串绕行所牵涉的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环行［d］，主体却没有察觉它。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容易、明显的符号表示；就直观感受力而言，甚至可以说提供了最充分的表示，用以表现“无意识欲望”这个词本身所牵涉的东西——主体沿着欲望的道路与路径前行，却并不知道。

穿过所有这些要求，这个无意识欲望仿佛仅凭自身就是所有要求的转喻。你们在这里看到的，正是我在整个话语过程中让你们逐渐适应、逐渐习惯的那些参照——尤其是隐喻与转喻——的活生生体现。



转喻在这里仿佛获得了最可感的运用：它由欲望显现出来，而欲望正是我们分节为被假定存在于一切要求的连续过程中的东西，因为这些要求具有重复性。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东西：你们看到，这里画出的圆周值得我们赋予大写D这个符号，把它作为要求的符号。至于内部圆周所关涉的东西，则必定同我所谓的转喻性欲望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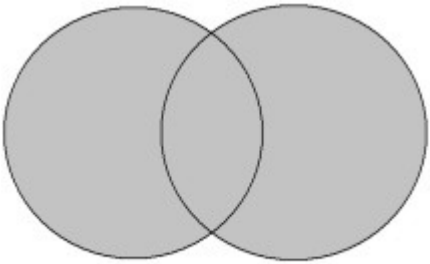
在我们能够画在环面上的这些圆周中，有一个特殊圆周很容易描述：它从环面外部出发，并设法闭合自身；它不只是在环面把手的厚度中穿入环面，也不只是穿过中心孔洞，而是在不穿越中心孔洞的情况下包围中心孔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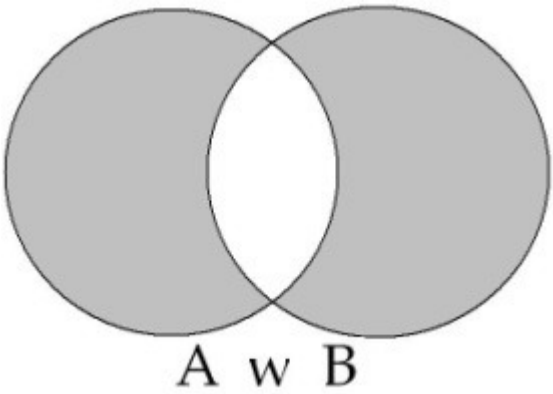
这个圆周享有同时完成两件事的特权：它既穿过，又包围。因此，它由前两个圆周相加而成；也就是说，它表现［D+d］——要求与欲望之和——从而仿佛允许我们用符号表示要求，连同潜伏在要求之下的欲望。

这有什么意义？它的意义在于：如果我们抵达一种基本辩证法，也就是两项要求相对立的辩证法；如果我在同一个环面内部用另一个类似圆周来表示大他者的要求，那么它对我们将包含“或—或”：要么是我所要求的，要么是你所要求的；两项要求并不重合。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能看到这一点。这里提醒我们：在享有特殊地位的条件下，在我们将通过分析寻找、询问它的层次上，必须记住“或”这个词本身的用法始终具有歧义；也就是这个析取词，在逻辑中表示为：A ∨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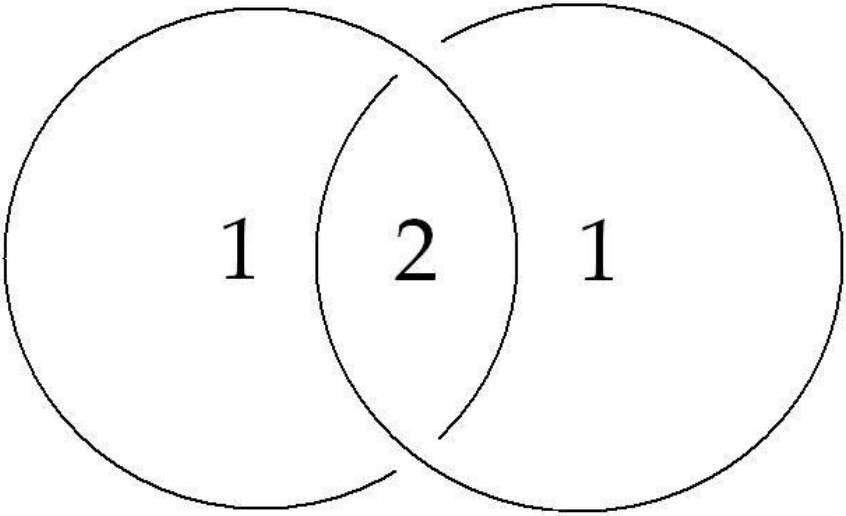


这种“或—或”有两种用法。逻辑学竭尽全力，并且可以说，努力始终替它保留这种歧义的价值，绝非无缘无故；也就是说，逻辑学要显示包含性“或—或”同排斥性“或—或”之间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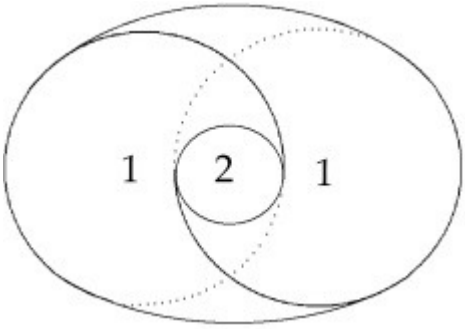


例如，有关这两个圆周的“或—或”可以有两种意思，其中一种是在两个圆周中作出选择。但这是否意味着，仅仅由于设定了“或—或”，就发生排除？不！你们看到的是：我要在其中引入这个“或—或”的圆周包含所谓交集，逻辑中以“∩”表示。

欲望同一个包含某些法则的交集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为了把所谓“契约”、要求之间的协议作为一个事实问题（matter of fact）摆上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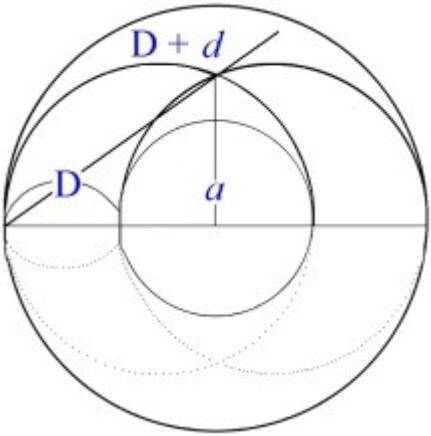


这是因为这个场域［1］同那个场域［2］之间存在深刻的异质性；下面这点已经充分把它表示出来：这里，我们处理的是表面的闭合［1］；在那里，严格说来，我们处理的是它的内部空洞［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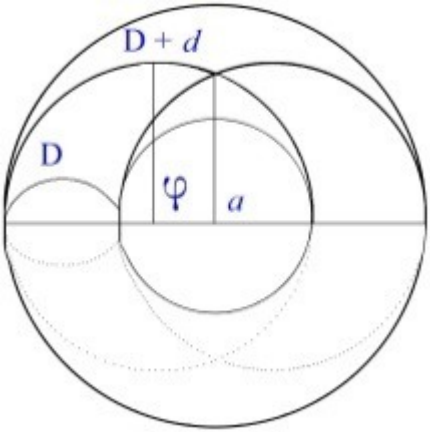


正是这一点向我们提出一个模型，向我们显示：这里涉及的不是把握各项要求之间的共同部分。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形态在何种程度上允许我们把欲望的构成项本身表示出来；因为对主体而言，

欲望是他必须在要求的道路上构成的东西。从现在开始，我就向你们指出，在这个对环面拓扑而言具有特殊意指作用的圆周上，有两个点、两个我们可以赋予特殊地位的维度：



一方面，它是把中心空洞的中心同这个点连接起来的距离；这个点实际上可以界定为一种切点，一张切过环面的平面借此让我们能够以最简单的方式分离出这个特殊圆周。它会给出作为欲望客体的对象小a之定义、之尺度。



另一方面，这个点本身只有相对于这个特殊圆周的直径才能定位、才能界定；而我们将在半径——也就是这个直径的一半——中看见主体同欲望之关系的动力及最终尺度，即作为阳具之符号的ϕ。

这就是我们力求抵达的地方。在此以前所走的道路，会赋予这幅图像意义、适用性与作用范围，让我们能够把它变成可操作、可感知的东西，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它能够提示一种真正的结构强度。

话虽如此，不言而喻，就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东西而言——即那个以召唤形式来到我们面前、以它来召唤我们的伙伴，那个来到我们面前言说的东西——只有能够被界定、被标出节奏为主体的东西，唯有它会发生认同。这值得提醒，因为思想终究很容易滑走。

如果不把每一点都说清楚，人们为什么不会说“驱力发生认同”“一幅形象发生认同”呢？只有从某种无论程度如何的东西可以被视作主体维度之时开始——即使弗洛伊德没有把它分节出来；这并不意味着认同不

会把我们带到主体之外很远的地方——“发生认同”这个说法才是恰当的，“认同”一词也只有从这时起才进入弗洛伊德的思想。

证明仍在这里。我提醒你们这个要点，却不知道我是在自己话语的先行条件、前提中，还是在它的未来中把它指出：认同的第一种形式，也是人们以何等轻率、何等八哥式的鹦鹉学舌反复援引的那一种，就是据说会“并入”或者——在第一个公式的不精确上再添一层混淆——会“内摄”的认同。

我们姑且采用“并入”，它比较好。但这个公式没有给你们丝毫指示、丝毫定位标记，只有模糊的隐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甚至怎样理解它可能意味着什么，又怎能从这种第一种认同形式开始？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谈论并入，那是因为必定有某种东西在身体层次发生。我不知道今年是否能够把事情推进得足够远——我仍然希望可以做到；我们还有时间从出发处绕回来——从而赋予第一种认同的这种并入以完整且真正的意义。

你们会看到，除非把它同一种已经得到阐发的主题接合起来，否则根本无法让它介入；最古老的神话传统、乃至宗教传统，早已在“神秘身体”一词下阐发过这种主题。我们不可能不把事情置于这样一个跨度中来考察：它从原始闪米特观念开始——亘古以来的父亲同所有从他而出的人之间，存在身体的同一性。

而在另一端，你们知道，有一个我刚刚点出其名称的观念：“神秘身体”；因为一座教会正是由一个身体构成。弗洛伊德为了替我们界定自

我在同他偶尔所谓Massenpsychologie〔群体心理学〕[注1]的关系中的同一性，而援引“教会的身体性”，并非无缘无故。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论文集》，帕约出版社，2006年。

可是，怎样才能让你们从这里出发，而不引来种种混淆，不让人以为——正如“神秘的”一词已经充分暗示的——这里走的是完全不同于我们经验试图把我们引向的道路？只有通过追溯，仿佛回到我们经验的必要条件，我们才可能进入下面这种东西：每一种试图充分把握认同之现实的尝试，都向我们提示它具有怎样的先行性。

因此，我选择从认同的第二种形式入手，并非偶然；这是因为，这种认同能够在纯粹能指的进入方式下得到把握。我们能够清楚、理性地抓住一条进入“主体的认同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的路径：与其说是主体把一元特征带入世界，不如说是一元特征一旦被分离出来，便使主体作为“计数者 / 举足轻重者”显现——这个词具有双重意义。

你们可以赋予这个公式的全部歧义……

- “计数者”，无疑是主动进行计数的人；
- 但也只是现实中“举足轻重的人”、真正“算得上数的人”。显然，要在自己的账目中重新找到他，需要一段时间；正好就是我们走完我刚才向你们标示的一切所需的时间……到那时，这个公式才会为你们取得完整意义。

沙克尔顿[注2]和他的同伴在南极洲，距离海岸数百公里，是承受最深挫折的探险者。这种挫折不只源于当时人们多少已经弄清的匮乏——因为这个文本已有约五十年历史——即一种尚在试验中的特殊饮食所

造成的匮乏；还可以说，他们在一片仍然处女般、尚未被人类想象居住的景观中迷失了方向。只要人类网络的道路纵横其间，它就不再空无；但起初，它确实空无。他在一些十分奇特、值得一读的笔记中告诉我们：他们数人数时总会比实际人数多出一人，怎样都对不上数。

> [注2]　欧内斯特·沙克尔顿：《"坚忍号"历险记》，巴黎，Phébus出版社，2000年。

他们总在问，那个缺少的人去了哪里；这个人其实并不缺少，唯一的缺少在于：每次努力计数时，他们总觉得多出一人，因而又少了一人。你们在这里直接触到主体赤裸裸的出现；主体无非就是这一点：多出一个能指、多出一个1的可能性，而主体借此亲自确认有一个1缺失。

我提醒你们这件事，只是为了在一套包含最极端术语的辩证法中，标出我们的道路位于何处。你们可能以为，甚至有时会问，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某些参照。例如，你们可能会问，我让你们走过的道路同我们曾经处理、并且始终在不同时刻处理的两个术语——大他者与原物——有什么关系。当然，主体自身最终注定归于原物；但他的法则——更准确地说，他的fatum〔命运〕——就是这条道路：他只有穿过大他者才能描画它，因为大他者受到能指的标记。而欲望及其客体，正是在必然穿过能指的这段行程的近侧构成为欲望和客体本身。

为了让你们充分把握这里涉及之物的意义，我必须一再提醒：大他者这个维度的出现与主体的涌现。我想，其中的悖论应该已经在下面这一点上向你们得到了充分分节：欲望——请从最自然的意义上理解——必须而且只能在同大他者的这种关系所创造的张力中构成。这种张力起源于一元特征的到来；一元特征首先、从一开始就把原物的一

切擦除，唯独留下那个1；原物曾经是完全不同于这个1的某种东西，永远不可替代。

就在这里，从第一步开始——我顺便向你们指出——我们找到了弗洛伊德公式的终点："它曾在之处——原物——我必须到来。"起初应该把它替换为："Wo Es war, da durch den Ein"，或者更确切地说，"durch den Eins"——"在那里"，通过作为数字"1"的"一"，即一元特征——"werde Ich"，我将到来。整条道路已经画定，在道路的每一点都是如此。上一次，我正试图把你们悬置在这里，向你们显示这一刻所要求的推进，因为它只能通过同大他者之关系中实现的有效辩证法得到设置。

我感到惊讶：我精心分节的"什么也没有，也许"与"也许什么也没有"，在你们那里似乎落入一片迟钝的沉寂。究竟怎样才能让你们对此变得敏感？也许，我在那个地方的文本……把两者的区别规定为讯息与问题，随后又规定为回答——但不是在问题的层次上作答，而是在问题层次悬置问题……对那些没有记下其中的曲折、以便重新回看的人而言，过于复杂，无法一听就懂。

无论我多么失望，错的必然是我。所以我重新说起，设法让你们听懂。例如，今天我难道不能至少提示你们：必须回到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我只是在问：作为一项言说行为，"没有什么确定的"同"肯定什么也没有"之间，难道可能发生哪怕最微小的滑移、最微小的歧义吗？

它们终究不是一回事！这同"什么也没有，也许"与"也许什么也没有"之间的差异完全相同。我甚至要说，第一句话"没有什么确定的"具有同"什么也没有，也许"一样的力量：从一开始便掏空问题。就连"肯定

什么也没有？”也具有同样的回答力量；这个回答无疑只是一种可能，却始终相对于问题而被提前说出。我想，只要提醒你们下面这件事，就很容易亲手触到它：人在小时候，总是在任何问题出现以前——可以说，是出于安全考虑——就学会在生活中说：“肯定什么也没有。”这肯定只意味着已经预期的东西；也就是能够预先被视为可还原为零、可还原为环结的东西。弗洛伊德有时能够替我们分节出Erwartung〔期待〕[注3]所具有的消除焦虑之功效：“不过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处在这种状态，人就安心了；但人并不总能安心。

> [注3] Erwartung：期待、希望、预期。参见1958—1959年《欲望及其解释》研讨班，1959年1月7日课；以及1960—1961年《移情》研讨班，1961年6月14日课。

因此，我们看到，为了找到原物，主体首先朝相反方向投入；除非通过一个“什么也没有”，否则根本无法分节主体最初的这些步骤。必须让你们从最初能指游戏既有隐喻性、又有转喻性的这个维度本身去感受它。因为每当我们分析家处理主体同“什么也没有”的这种关系时，总会在两条斜坡间滑动。第一条是常见斜坡，趋向一个毁灭性的无；这就是那种令人遗憾的攻击性解释：把攻击性视为纯粹能够还原为生物性的攻击能力。这种能力根本不足以支撑趋向“无”的倾向，除非把它降格；而这种倾向正是在弗洛伊德思想的某个必要阶段、就在他引入认同之前，以死亡本能的形式涌现。

另一条斜坡是一种会同黑格尔式否定性混同的虚无化。我试图在主体设置的这个起始时刻为你们维持的“无”，是另一回事。主体引入“无”本身；这个“无”必须同经典否定性的任何理性之有区分开，也必须同存在上不可能的存在者这一想象之有区分开——就是那个把逻辑学家、一切逻辑学家乃至形而上学家挡在通往科学之路入口处的著名“半人马”。它同样不是ens privativum〔缺失之有〕；严格说来，康德[注4]在

界定他的四种“无”时——界定得令人赞叹，却极少加以运用——称它为“nihil negativum〔否定之无〕”，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leerer Gegenstand ohne Begriff”：一个空的对象，但还应加上，没有概念，不可能用手把握[注5]。

[注4] 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4年。

[注5] 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埃马纽埃尔·马蒂诺译，非卖品。

正因为如此，为了引入它，我不得不重新在你们面前摆出整张图的网络，也就是同大他者之关系及其全部转送所构成的网络。

为了把你们引上这条道路，我想用鲜花替你们铺路。今天我会试着这样做，也就是标明我的意图。当我告诉你们，客体正是从要求彼岸的问题出发而构成为欲望客体时，我的意思是：正因为大他者不作回答——除非回答说“什么也没有，也许”，说“最坏的事情并不总是确定的”——主体才会在一个客体中找到其最初要求本身的那些效力。

请理解，我正是为了用鲜花替你们铺路，才提醒你们这些日常经验中的真理；它们的意义并未得到充分承认。我要尽力让你们感到，最后将使我向你们指出客体同这个大写A的大他者之间的亲缘关系的，并非偶然、类比、比较，也不只是鲜花，而是深刻的亲缘关系。例如，这种亲缘关系在爱中显现出来；莫里哀《厌世者》[注6]里的埃利昂特取自卢克莱修《物性论》[注7]的那段著名诗句便是如此……

[注6] 莫里哀：《厌世者》，伽利玛出版社，Folio丛书，2000年。

[注7]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四卷，第1142行。

“苍白的，同茉莉一样洁白；

黑得吓人的，是可爱的褐发佳人；

瘦的身段修长，举止洒脱；

胖的仪态堂皇，充满威严；

邋遢的，身上没有多少魅力，

却被称作不加修饰的美……”

……这无非是一个无法抹除的标记，标出下面这个事实：欲望客体只有在同大他者的关系中才会构成，而大他者本身起源于一元特征的价值。客体并不具有任何特权，唯一的特权就是赋予每一项特征以“成为特权”的这种荒谬价值。

欲望客体的构成在结构上依赖于能指的最初辩证法，而这套辩证法在大他者不作回答的地方碰壁；还需要什么才能让你们相信这一点？

还有我们已经走过的萨德式探索道路。我曾向你们详尽展示过它[注8]——如果你们已经忘记，至少要知道，我答应在为一版萨德作品所写的序言[注9]中重新讨论它。我们不可能误认这条朝向大他者的进程同我在这里称作“构造性亲缘关系”的东西，因为这条进程规定了欲望客体的一切设置。我们看到，在萨德那里，咒骂同某种东西时刻交混、彼此编织……

> [注8] 参见1959—1960年《精神分析的伦理学》研讨班，1960年3月30日与5月4日课。

> [注9] 即《康德同萨德》，载《文集》第765页（分卷本第2卷，第243页）。

我说的是对至高存在的咒骂；否定它只是咒骂的一种形式，

即使这是最真实的否定形式。

……这种咒骂同我为了稍微接近、触及它而称作某种东西的东西彻底编织在一起；与其说是毁灭客体，不如说是我们起初可能视作客体之拟像的东西。因为你们知道，在小说文本使他们经受的种种考验面前，萨德神话中的受害者具有非同寻常的抵抗力。

然后呢？把所有行为中某种根本的可憎性“移情于母亲”——由自然体现的母亲——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难道它应当向我们掩藏这里涉及的事情吗？然而人们已经告诉我们，问题正在于：模仿自然的毁灭行为，通过贯彻到底的意志把这些行为推到最终极限，从而迫使自然重新创造别的东西。也就是什么？把位置重新交还造物主。归根结底，在最终之处，萨德不知情地说出了这一点；他通过自己的言说行为分节出：

“我在对母亲施加这项暴力行动时取代你，从而把你那可憎的现实交还给你——父亲。”

当然，以神话方式把客体归还于无，所瞄准的不只是那个最终作为欲望客体而受到崇拜的特殊受害者，而且是成百万计的一切存在者之众多本身。请回想萨德笔下主人公那些反社会阴谋：把客体归还于无，从根本上模拟了对能指力量的消灭。

这是萨德式欲望中设置起来的根本大他者关系之另一个矛盾项。萨德的遗嘱[注10]所表达的最后愿望，已经充分指出它：

> [注10] 萨德遗嘱节选：“墓穴填平以后，要在上面播下橡实，以便日后上述墓穴所在的土地重新长满树木，灌木丛恢复从前的茂密；愿我的坟墓痕迹从地表消失，

> 正如我希望自己的记忆从人们心中抹去；但直到最后一刻仍愿意爱我的少数人除外，我会把对他们的温柔记忆带入坟墓。”

- 因为它确切瞄准我曾为你们规定为“第二次死亡”的那个终点，即存在者自身的死亡；

- 因为萨德在遗嘱中明确规定：尽管他是作家，他的坟墓乃至他的记忆也应当从字面上不留痕迹。

他被埋葬的地方应当重新长成茂密灌木丛。从根本上说，作为主体的他想要以“不留痕迹”来标出自己主张自身的位置；这正是我所谓的“消灭能指力量”。

如果为了充分标明把欲望客体纳入同大他者之关系的必要性何以正当——因为这种关系牵涉能指本身的标记——我还必须在这里提醒你们某种东西，那么，与其在萨德那里，不如在他最敏锐、甚至最负盛名的当代评论之一中向你们指明它。

这篇文章战后不久刊于一期《现代》杂志；最近，我们的朋友让—雅克·波韦尔在新版《朱斯蒂娜》初版中将它重刊。它就是波朗的序言[注11]。既然你们在这里追随我的话语迂回，这样一篇文本就不可能同我们无关。

> [注11] 让·波朗：《“可疑的朱斯蒂娜，或贞洁的报复”》，萨德《美德的不幸》序言，载《全集》第1卷，让—雅克·波韦尔编，1966年。

引人注目的是，波朗仅仅通过修辞学的严谨道路做到了这一点——你们会看到，他的话语没有别的向导。他是《塔布之花》的作者；他借这些道路，极其精细地清理出截至目前关于萨德主义之意义所分节的一切。

也就是他所谓“萨德式想象同其客体的共谋”。这是从外部获得的视野——我的意思是，从字面分析所能采取的路径出发——也是对受虐症之本质所能给出的最可靠、最严格的视野，尽管他恰恰对此只字未提。可是，他非常清楚地让我们感到，这就是那条道路，正是萨德进程的最后一句话。问题并非从临床上、仿佛从外部评判萨德，尽管从那里看，结果非常明显：很难有人比萨德更能在每一刻把自己奉送给社会的一切虐待；但核心不在那里。

核心悬系于波朗的这篇文章——我请你们阅读它。它只通过对萨德文本的修辞分析来推进，却隔着一层面纱让我们感到那个汇聚点；它位于一种完全表面的翻转中，而这种翻转又以同受害者所象征之物最深的共谋为基础。归根结底，受害者在这里不过是符号，带有一种缺席的实体——萨德式受害者的理想。正是作为客体，萨德式主体取消了自身。

这样一来，他确实同马索克文本中当时从现象学上向我们显现的东西汇合。也就是说，受虐享乐的终点、顶峰，并不十分在于主体把自己奉送出来，以便承受或不承受某种身体痛苦；而在于一种奇特的极端。你们在书中总会找到它，无论受虐幻想文本篇幅长短：严格说来，主体取消自身，因为他使自己成为纯粹客体。

只有当任意一部受虐小说抵达下面这个点时，这一过程才告终。从外部看来，它可能完全多余，甚至像繁饰或奢侈；严格说来，就是这个受虐主体把自己锻造成讨价还价的客体，或者更准确地说，成为另外两个人之间买卖的对象；他们像转手财物一样把他彼此转交。一件可以出售的财物——请注意——甚至不是恋物；因为最终的含义表现

为：这是一件卑贱财物，被低价卖掉，根本不值得保全。古代奴隶至少还凭借市场价值构成、强使他人对其有所尊重；他连这点都没有。

这一切、这些迂回、这条恰好铺着《塔布之花》或文学之花的道路，都是为了向你们清楚标出：当我谈论曾向你们强调的东西——即享乐的深刻扰动——时，我是什么意思：

- 相对于原物，享乐由大他者本身这个维度界定；
- 而大他者的这个维度由能指的引入界定。

再向前走三个小步，我就把这番话的后续留到下一次；因为我担心你们会过于明显地感到，今天流感造成的疲惫怎样紧紧抓住我。

在分析史上，琼斯是个奇特人物。就分析史而言，他在我心中引出的想法，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好继续今天这条鲜花之路：弗洛伊德究竟怀着怎样恶魔般的掩藏意愿，才会把自己的传记托付给这个“狡猾的威尔士人”？此人眼光恰好过于短浅，不会在受托的工作中走得太远。

我在一篇讨论琼斯著作的象征主义文章[注12]里说过这一点。文章结尾那个精彩笑话不只是为了让人发笑；我用它作结，是把这个“狡猾的威尔士人”的活动比作扫烟囱工的工作。他确实把所有管道都扫得很干净；而人们可以公允地说，我在那篇文章里跟随他走遍烟囱的每一处曲折，最后同他一道浑身漆黑地从那扇通往客厅的门钻出来——也许你们还记得。

> [注12]　雅克·拉康：《纪念欧内斯特·琼斯：论他的象征主义理论》，载《文集》第697页，或分卷本第2卷第175页。

因此，分析学会另一位杰出成员——也是我最欣赏、最喜爱的人之一，同样是威尔士人［温尼科特］——在一封信中向我保证：他确实完全无法理解，我显然以为这套细密进程具有怎样的用处。

琼斯在那部传记中从未做过更多事情……不过，他还是稍微保持了一点距离……他只带来一束外部的微光，也就是指出弗洛伊德的构造在哪里同达尔文福音不一致、相矛盾；这无非是他那种沙文主义优越感所作的一次十足滑稽的展示。

因此，琼斯的著作历程恰恰由于其种种误认而令人着迷。尤其是在阳具阶段以及他对女性同性恋者异常丰富的经验问题上，琼斯[注13]遇到了阉割情结这个悖论；在他为分节自身经验而赞同的一切东西中——而且他赞同得很好——这无疑是最出色的东西，但他从来连这么一点儿都没有深入！［手势］

> [注13]　参见欧内斯特·琼斯：《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帕约出版社，1969年。

证据就在于，他引入了ἀφάνιζις［aphanisis，消隐］这个词。它当然便于使用，条件是人们知道怎样使用，也就是知道，要理解阉割时绝不能用它来做什么。为了界定我在这里毫不勉强便能称作“俄狄浦斯效应”的东西之意义，琼斯告诉我们一件可以最恰当地放入我们话语中的事情：无论他愿不愿意，他在这里都参与了我上次向你们分节的东西——大他者禁止客体或欲望。我的“或”是——或者看起来是——排斥性的。并不完全如此：

“要么你欲望我——死去的上帝——曾欲望的东西；我的存在不再有别的证据，但这条证据已经足够：就是这项命令，它禁止你取得那个客

体；更准确地说，它使你在失落的维度中构成客体：无论你做什么，都只能重新找到另一个客体，绝不可能是那一个。”

这是我能赋予琼斯那一步最聪明的解释；当他需要标出这些女性同性恋者进入从此将成为她们栖居地的硫磺领域时，他兴高采烈、甚至可以向你们保证，是大张旗鼓地迈过那一步：要么客体，要么欲望；我向你们保证，他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我在这里停留，是为了给这项选择——vel，vel〔或，或〕——最好的解释；也就是说，我替它加码，让我的对话者尽可能把话说到最好。

琼斯告诉我们：“要么你放弃欲望……”快速说出时，这好像理所当然；尤其是此前，人们已经把阉割译成ἀφάνιζις［aphanisis，消隐］，让我们的心灵、连同理解力一起获得休息。但放弃欲望究竟是什么意思？

- 如果我们像琼斯那样赋予欲望的ἀφάνιζις［aphanisis，消隐］以恐惧对象的功能，它真的站得住脚吗？

- 首先，在经验事实中，这甚至可以设想吗？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冲突的一种可能出路——我承认也是具有示范性的出路，即女性同性恋者的出路——那里，让它开始发挥作用。

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个消失的欲望、你作为主体所放弃的东西，我们的经验难道没有教给我们，这意味着从此以后，你的欲望将隐藏得如此之好，以至一度仿佛缺席？甚至可以沿用我们的交叉帽或主教冠表面来讲：它翻转到要求之中。要求在这里再一次以颠倒形式收到它自己的讯息。可是归根结底，这个隐藏的欲望意味着什么？不正是我们在经验中称作并发现为被压抑欲望的东西吗？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我们非常清楚，永远不会在主体那里找到：就在压抑本身发生的时刻，对压抑本身的恐惧。如果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消隐］涉及欲望的某种东西，那么，根据经验教给我们的欲望躲避方式，把它这样说就是武断的：分析家若声称，意识中可能形成某种对欲望消失的恐惧，这甚至不可思议。欲望在压抑中消失时，主体完全被包括在这项消失之中，并未从中脱离。我们知道，焦虑如果出现，所关涉的从来不是欲望的消失，而是欲望所掩藏的客体、欲望的真理；或者，你们也可以说，是我们对于大他者欲望所不知道的东西。

意识对于欲望可能失效所作的一切询问，都只能是共谋。况且，conscius的意思就是共谋者；词源在这里通过经验恢复了新鲜感。这也正是我刚才在那条铺满鲜花的道路上提醒你们萨德式伦理同其客体之关系的原因。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某些驱力对偶的矛盾情感、歧义与可逆性。但如果仅仅说这种对等关系会发生翻转，说主体成为客体、客体成为主体，我们就看不见它的真正动力；而这种动力始终牵涉对大他者的参照，一切在其中才取得意义。

因此，把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消隐］解释为阉割情结中焦虑的来源，严格说来就是把问题排除出去。分析理论家在这里唯一需要提出的问题……

我们完全理解，他确实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

因为截至目前，阉割情结仍是一种尚未得到完全阐明的现实；

……他唯一需要提出的问题，要从一个幸运事实出发：弗洛伊德把自己的发现遗赠给他时，这项发现所处的阶段远比他——分析理论家——所能抵达的点更加深入。因此，问题是：为什么欲望的工具——阳具——取得如此决定性的价值？为什么牵涉焦虑、牵涉恐惧的是阳具，而不是欲望？说到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消隐］这个词，我们曾经作证说，切勿忘记：一切焦虑都是对无物的焦虑；这个提醒终究不是徒劳，因为主体必须构筑堡垒，抵御"什么也没有，也许"。这意味着，有一段时间，对主体而言，最好的假设是：

"也许没有什么可怕的。"

为什么阳具的功能会在这里涌现？如果没有它，一切本来如此容易理解——遗憾的是，那会完全外在于经验。为什么是阳具这个东西？为什么当这里涉及——涉及什么？——时，阳具会作为尺度出现？

- 涉及要求核心所包含的空，即超越快乐原则；
- 涉及使要求成为永恒重复的东西，也就是构成驱力的东西。

我们再次被带回这一点，而我今天不会越过它：欲望构筑在一个威胁它的问题之路上；这个问题属于"n'être〔不在 / 非有〕"的领域，请允许我在这里用这个文字游戏将它引入。

这几天，每日不断在场的一个问题促使我作出最后一项思考：应当怎样得体地——而不是只带着讥笑——分节教会的永恒原则，或者各国有关生育控制的法律所走的摇摆迂回。

也就是说，一个孩子出生的首要存在理由——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立法者提到它——就是有人欲望他。我们非常清楚，一个孩子是否曾被欲望，对后来主体的全部发展发挥怎样的作用；可是，我们似乎并不曾感到有必要提醒这一点，把它引入这场醉醺醺的讨论，并让人们感受到它。这场讨论摇摆于人口政策显而易见的功利需要，与优生学或许会许诺给我们的那些可憎事物所引发的焦虑性恐惧之间——不要忘记后者。

这只是第一步，很小的一步，却是根本的一步。一旦经受检验，你们会看到它具有多么强的划分作用：它指出，一种构成性的关系在每一种未来命运中实际发挥作用——人们声称应当把这种命运尊为将来之有的根本奥秘——也就是：这个孩子曾被欲望，以及为何被欲望。[注]

> [注] Staferla 与 Lutecium 在此都作 qu'il ait été désiré, et pourquoi，没有重复上一段 qu'il a été ou non désiré 中的 ou non。Gallagher 按"他曾被欲望以及为何"理解；Hooson 则把这一虚拟式结构释为"他是否曾被欲望以及为何"。正文取前一种较贴字面的读法，后一种解释保留在此。

请记住，对孩子的欲望，其根底经常只是下面这句无人说出的话：

"愿他成为非一，愿他成为我对世界的诅咒。"

第16课 · 1962年4月4日

那些由于个人或其他各种原因，以缺席学会这次所谓外省会议而表现突出的人，会觉得自己遇到一段小小的旁白；因为眼下，我要对其他人讲话。我同他们还有一笔账没结：我曾在这场小型会议上说过某种东西。那是为了替他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辩护；而我必须说，这番辩护并非没有遮盖我对他们的某种不满。

我们终究必须对所谓会议的性质作一点哲学思考。原则上，它是人们聚在一起讲话的那类场合之一；但每个人都知道，无论自己说出什么，都会参与某种不体面之事。因此，会上只说些冠冕堂皇的空话也很自然，每个人通常都被钉死在自己必须维持的角色上。

在我们比较谦逊地称作“研讨日”的活动上，情形并不完全如此。不过，这阵子人人都十分谦逊：人们称它座谈会、会谈，但事情的实质毫无改变，它们始终还是会议。

这里还有报告（rapports）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词值得停下来考察，因为仔细一看，它终究相当滑稽。是对什么的报告，什么东西的报告，什么同什么之间的关系，甚至是针对什么的告状——就像人们说“打小报告的人（petit rapporteur）”？我们想说的真是这个吗？

这需要看看。无论如何，当我们说“某某先生关于财务状况的报告”时，“报告”一词十分清楚；但如果要赋予“关于焦虑的报告”这类说法一个理应类似的意义，我们终究不能说自己完全自在。请承认，作一份

关于焦虑的报告相当奇怪；关于诗歌，或者关于若干这类词项作报告，也同样奇怪。

我仍然希望，你们能看出事情的异样之处；这种异样不只属于精神分析家的会议，也属于若干其他会议，比如泛称的哲学家会议。我必须说，“报告”这个词让人踌躇。我也曾一度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关于类似词项所要说的话称作“论说”，例如《论心理因果性》。这显得矫饰，我后来也像大家一样改回“报告”。尽管如此，这个词及其用法恰恰会让你们提出一个问题：这些奇怪的报告同它们陌生的对象之间，究竟凭怎样的适切程度来衡量。

可以肯定，所谓报告同它所涉及问题的某种构成类型之间，存在一定比例；例如我的环面中央的空。涉及焦虑或欲望时，这一点非常可感。它会让我们相信、让我们理解：在这里称作“科学报告”的“报告”一词，我们所能得到的最佳能指回声，应当取自人们谈到性关系时也称作“关系（rapport）”的东西。二者同这里涉及的问题都并非没有关系，却也仅此而已。

正是在这里，我们重新找到“并非没有”这个维度；它奠立了我们进入欲望的那个点，因为要通达欲望，就要求主体并非没有拥有它……拥有什么？整个问题就在这里。换句话说，通达欲望存在于一个事实

中：所谓“人”之存在者的贪求必须在开端处受到压抑，随后才在某种力量的阶梯上恢复；而问题在于：

- 这是“谁的”力量；
- 甚至是“什么的”力量；
- 但尤其在于——这项力量——朝“什么方向”竭力而为。

穿过人类欲望的一切变形，它显然、可感地朝某种越来越可感、越来越精确的东西竭力而为；对我们来说，这个东西可以把握为中心孔洞、为那个物。必须越来越多地围绕它转圈，才会涉及我们所认识的欲望，即那个形态越来越明确的人类欲望。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报告——尤其是前几天那份“关于焦虑的报告”——只有通过同问题“并非没有关系”，才能触及问题；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当的。但这终究不意味着，可以说，“没有（sans）”应当过度压倒“并非（pas）”；换句话说，不要过于轻易地以手段上的过度贫乏，来回应主体中心的构成性空洞。

请允许我在这里唤起愚拙童女的神话；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它漂亮地回应了柏拉图《会饮篇》中象征贫乏的πενία［Penia］。πενία之所以得手，是因为她熟悉维纳斯的事情；但这并非必然。那个愚拙童女所象征的缺乏远见，完全可能使她怀孕失败。

那么，在这件事上，不可原谅的界线位于何处……

因为这里涉及的终究正是这一点：在某种我们试图界定的交流方式中，能够交流之物采取怎样的风格；正是这个问题迫使我在这里重新讨论焦虑，

不是为了重讲，也不是为了教训那些谈论过它、但并非没有失误的人……

这条界线显然需要寻找；越过它以后，我们便可以责备会议通常得到的结果。

应当去哪里寻找它？既然我们谈论某种让我们把握其中空洞的东西，那么，例如当问题在于谈论欲望时，我们是否要在一种冒犯欲望的罪过中，在我不知道哪一种激情之火中寻找这条界线？比如对真理的激情；我们完全可以用这种模式标示某种举止、某种风格——比如大学的举止？

那就过于方便、过于容易了。我肯定不会在这里模仿那声著名的怒吼——永恒之主面对某种不冷不热之物时，便要把它呕吐出来；某种热度也完全可能导向不育，这一点人尽皆知。事实上，我们的道德——一种已经相当站得住脚的道德，即基督教道德——说，只有一种罪，就是冒犯圣灵之罪。那么，我们则要说，不存在冒犯欲望之罪，正如不存在琼斯先生所理解意义上的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消隐］恐惧。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责备自己欲望得不够好。只有一件事——而这件事我们无能为力——只有一件事值得担忧：迟钝到无法辨认这个“无限扁平的存在者”自身进程的曲线；我正在向你们证明，它必然在我这里所谓环面的闭合对象上受到推动。说实话，环面只是上述曲率能够采取的最无害形态。在另一种既同样可能、又同样普遍的形态

中——上一次我已经稍微带你们进入这类形态——其结构本身便会使一个在上面移动的主体发现，自己的左边来到了右边［镜像中］，却不知道这怎么会发生、怎么会成为事实。

在这一点上，所有在这里听我讲话的人都没有任何特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也一样：这种事也会像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一样发生在我身上。到目前为止，我想，他们同我之间唯一的差别，只在于我为此投入的工作，因为我比他们多做了一点。关于一个我无疑尚未处理的题目——焦虑——人们提出了若干东西。我宣布明年的研讨班将以焦虑为题——如果这个世纪还允许我们有下一次研讨班的话——倒不是这些东西促使我作出决定。关于焦虑，我听见了许多奇怪之物，许多大胆冒险、却并非全都错误的东西；我不必点名对某个人说话，再把它们逐一重讲。然而在我看来，那里暴露出来的某种欠缺，确实是中心的欠缺，而且完全不能覆盖我所谓的中心之空。

尽管如此，我上一次研讨班中的几句话本应在最紧要的点上使你们警觉；也正因为如此，今天从这个角度处理问题在我看来是正当的，因为这恰好接续八天前的话语。我曾强调、提醒：在我们今年有关认同的定理必须嵌入的根本坐标中，大他者同原物之间存在距离；我还曾以明确措辞认为必须向你们指出焦虑同大他者欲望的关系——这一切终究并非无缘无故。

他们确实没有从那里出发，没有把它当成某种坚固把手牢牢抓住，只是出于我不知道怎样的矜持在它周围打转。因为的确在某些时刻——我要说，几乎始终如此——甚至在我刚刚谈到的那些报告中，由于某种带着不正确之缺失意味的东西，你们仍然可以在页边标出某种始终汇聚的东西。它像指南针针尖的方向一样强行出现：唯有一个词项能

够赋予问题围绕其颤动的这类摆动运动以统一性，就是：“焦虑同大他者欲望的关系。”

我想处理的正是这一点。如果不在这里顺带标出某种能像种子一样留下的东西，以便从那场小型会议几小时里说出的一切之中，捞取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来越鲜明地得到陈述、无疑颇有意义的东西，那么这会既错误、徒劳，又并非没有风险。为了不让它消散，为了使它同我们的工作接合起来，请允许我在这里十分粗略地，仿佛作为页边语、几乎提前进行，却又并非不能准确切中我们抵达之点的方式，标点出若干最初定位标记。

你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缺少下面这个参照：

- 如果作为原物之享乐的享乐，从根本上就被禁止通达；
- 如果这就是我在《精神分析的伦理学》研讨班整整一年间告诉你们的东西；
- 如果欲望本身将要构成并得以支撑的支承平面，恰恰就在这种悬置中，就在享乐被扬弃（aufgehoben）、被悬置这个事实中；那么，这确实是所有人可能说出的一切当中距离最远的一种近似！……你们难道没有看到，我们可以把大他者表述为……

这个大他者既把自身设为存在，又并不存在；它是有待存在的大他者。当我们朝欲望前进时，清楚看见，它的支撑是纯粹能指、法则的能指……因此，大他者在这里作为这项禁令的隐喻出现：说大他者就是法则，或者说它就是被禁止的享乐，是同一回事。

那么，请那个人警醒——不过，他今天并不在场——他把焦虑变成了一个经过认同的自身之享乐的支撑、符号与痉挛；这种认同方式恰好就像他不是我的学生一样。他把这个自身认同于驱力那不可言说的根底，把它当作存在的心脏、中心，而那里恰恰什么也没有！

可是，我教给你们的有关驱力的一切，恰恰都在说：它同这个神话式自身并不混同，同人们从荣格式视角拿它来做的事情毫无关系。当然，说焦虑是对自己无意识最深根底的享乐，并非常见说法。那场报告所坚持的就是这一点。它并不常见，却不会仅仅因为不常见就是真的。

当人陷入某种完全以省略大他者同原物的对立关系为基础的错误时，可能被引向这个极端。大他者有待存在，因而并不存在。尽管如此，它还是具有某种现实；否则，我甚至无法把它界定为能指链展开的场所。

唯一实在的大他者——因为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没有任何东西保障法则的真理——唯一实在的大他者，就是我们不凭法则便可能从中享乐的东西。这种潜能把大他者界定为场所；归根结底，就是被省略、被还原为其场所的原物：这便是大写A的大他者。

现在，我要立刻、迅速说出自己关于焦虑必须说的东西。我已经向你们宣布，它要经过大他者的欲望。因此，我们同自己的环面正处在这里；我们必须在这里一步一步界定它。我要在这里作第一次行进，稍微快了一点；这从来都不是坏事，因为还可以回头。

第一种近似：我分节出“人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这当然想要表达某种东西；但我们是否要说，这种关系——如今问题正在于它已经引入什么——显然同下面这些说法完全不同：

- 主体ego的欲望x是同大他者欲望的关系；
- 相对于大他者的欲望，它处在一种Beschränkung〔限制〕关系中；
- 它会在一个被设想为同质的、无论是否称作生活空间的简单场域中形成轮廓；
- 它会由于同大他者欲望碰撞而受到限制。

当人们思索某种心理社会学结合的效应时，这是一切思想的根本图像。主体的欲望、主体同大他者欲望的关系，同这个范围中任何直观上能够支撑的东西都毫无关系。我们可以首先提出：如果“尺度”意味着“大小的度量”，那么两者之间就没有共同尺度。仅仅说出这一点，我们便同经验汇合。谁曾在自己的欲望与任何一个作为欲望而与之打交道的人之间，找到共同尺度？

如果不把这一点首先放入任何一门《意识经验之科学》——黑格尔的标题、《精神现象学》的真正标题[注1]——人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包括发表有关生殖性的益处的疯狂布道！我引入符号 $\sqrt{-1}$（即$\sqrt{-1}$），含义正在这里，别无其他；它意在向你们提示：

> [注1]《意识经验之科学》：Wissenschaft der Erfahrung des Bewußtsein。

（$\sqrt{-1} \cdot \sqrt{-1}$），也就是我的欲望同大他者欲望的乘积，只会、也只能得到一个缺失：-1，即主体在这个确切点上的欠缺。

结果是：一个欲望同另一个欲望的乘积只能是这个缺失；必须从这里出发，才能抓住某种东西。这意味着，在欲望平面上不可能有任何一致、任何契约。人的欲望同大他者欲望之间的这种认同所涉及的，正是我会通过一场显明游戏向你们展示的东西：我会让幻想的木偶为你们活动，因为幻想支撑着严格意义上欲望的实现，而且是其唯一可能的支撑。

那么，等我们抵达那里时……其实你们已经可以看到，千百处参照都指出了它：

- 例如对萨德的参照——这是离我们最近的参照；
- 又如《一个孩子正在挨打》这个幻想——这是我开始引入这场游戏时最先采取的路径之一……我要向你们展示的是：实现欲望，在实现这项欲望的行动本身中，所意味的只能是成为工具、服务于大他者的欲望；这个大他者并不是你在行动中面对的客体，而是位于其后的另一个大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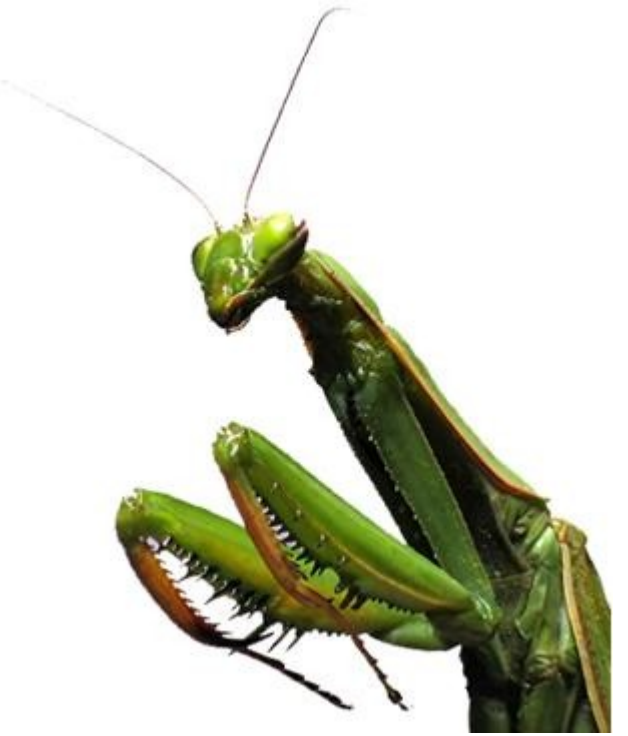
这是幻想实现所能抵达的一个终点。它只是一种可能的终点；在你们把自己变成这个位于超空间中的大他者之工具以前，你们确确实实是在同一些欲望、同实在的欲望打交道。欲望存在着、构成起来、在世界中游走；早在你们的想象——无论色情与否——试图实现它以前，它就已经四处为害。甚至不排除你们会遇见作为欲望本身的大他者欲望，即我刚才所界定的实在的大他者之欲望。

焦虑正是在这个点上诞生。焦虑就是这么简单。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从未看见有人哪怕勾勒出这一点；它有时仿佛是一场人们所谓的捉

迷藏游戏，却如此简单。人们到处寻找焦虑，更准确地说，寻找比焦虑更加原初的东西：前焦虑、创伤性焦虑。

却没有人谈到这一点：焦虑就是对大他者欲望的感觉。只不过，每当有人提出新公式时，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先前的公式就溜进你们口袋最深处，再也不出来了。

我终究必须为它画个图——请原谅——甚至画得粗俗一点，好让你们感到我的意思。此后，你们可以尝试运用它；它在一切有焦虑的地方都能派上用场。下面是一则小寓言，也许不是最好的。说实话，我今天早晨才编出来，因为我告诉自己，必须设法让人听懂。通常，人们在偏离之处听懂我，这也并不太坏：它可以避免你们在正确的地方犯错！这一次，我会尽量让你们在正确的地方听懂，免得你们出错。



设想我身处一个封闭围场，独自面对一只三米高的螳螂[注2]；这个比例正好让我具有那只雄螳螂的身材。此外，我披着一张同上述雄螳螂一样大小的外皮；它有一米七五左右，差不多就是我的身高。我在那只螳螂的复眼中照见自己，端详自己这副装扮下的形象。这就是焦虑吗？已经非常接近了。

> [注2] 参见1960—1961年《移情》研讨班，1961年3月22日课。

不过，我说焦虑是对大他者欲望的感觉，这项定义也就显出它的性质：它纯粹是一项引论。显然，你们必须参照我的主体结构，也就是了解全部先前话语；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如果这里涉及大写A的大他

者，我就不能停在这里，只让自己在整件事中表现为螳螂复眼里那个雄螳螂的小小自我形象。

严格说来，这涉及对大他者欲望本身的纯粹领会；而发生这项领会时，我恰恰误认了什么？误认了我的标志！也就是说，我披着雄螳螂的外皮。我不知道自己对大他者而言是怎样的客体。人们说，焦虑是“没有客体”的情感；但必须知道，这种“客体缺失”位于哪里：它在我这一边。焦虑情感确实由客体欠缺来标记，却不是由现实欠缺来标记。

如果我不再知道自己可能是大他者欲望的客体，那么，这个面对我的大他者，其面貌对我就完全神秘；尤其是因为我面前这个形态本身也确实无法为我构成为客体。尽管如此，我仍能感到一种感觉方式；它构成所谓“焦虑”的全部实质，构成那种不可言说的压迫，我们借此抵达大他者之场所本身这个维度，因为欲望可能在那里显现。

这就是焦虑。只有从这里开始，你们才能理解神经症患者为了应付这种同大他者欲望的关系而采取的各种路径。在我们抵达的这个点上，我上次曾向你们显示，这个欲望起初必然被包括在大他者的要求之中。

此外，你们在这里重新找到的第一真理，不正是日常经验中的常见事实吗？几乎对任何人而言——不只对小孩子，也对我们所有这些小孩子而言——一项要求中令人焦虑的，是那个X可能隐藏着什么，是下面这个首屈一指、既不可穿透又令人焦虑的X：“他在这里究竟可能想要什么？”

你们清楚看见，这里的构形要求在要求与欲望之间存在一个“媒介”。这个媒介有一个名称，叫作“阳具”。阳具功能绝对没有别的意义：它给出有待在要求内部界定为欲望场域的这个场域之尺度。

如果你们愿意，分析理论、弗洛伊德学说在这方面给我们讲述的一切，也恰恰都在告诉我们：归根结底，一切正是在这里得到安顿。我不知道大他者的欲望：焦虑！但我知道它的工具：阳具。无论我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请我从这里经过，不要多生事端；用日常语言说，这就叫“延续父亲的原则”。

人人都知道，近些年来，“父亲”已经不再有原则；一切不幸便从这里开始。不过，只要“父亲”仍在，只要他还是那个中心——这个领域中作为交换单位的东西，也就是1/φ，围绕这个中心组织其传递；我的意思是，这个单位被设置起来，成为欲望场域的一切支撑、一切基础、一切分节的根基与原则——那么，事情就还过得去。

它们会准确地绷紧于下列两者之间：

- 推到极限，是μὴ φῦναι［mē phynai］：“愿他从未生下我！”；
- 以及闪米特传统、甚至严格说来的《圣经》传统中所谓“baraka〔福佑〕”，即与之相反的东西：它使我成为父亲法则的活生生、积极的延续，成为父亲的延续，因为父亲是一切将作为欲望得到传递之物的起源。

因此，你们会看到，阉割焦虑在这里具有两种意义、两个层次。如果阳具是为欲望提供支撑的中介要素，那么，女人在这件事上并不是处境最差的一方；因为归根结底，对她来说事情十分简单：既然她没有

阳具，只须欲望它即可。说实在的，在最幸运的情形下，她确实非常能够适应这种处境。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阉割情结的整套辩证法为她引入俄狄浦斯，其含义不外乎此。由于人类欲望的结构本身，对她来说，那条必要的、正常的道路比男人需要更少的迂回。因为对男人来说，为了让自己的阳具能够奠立欲望场域，他是否必须提出要求，才能拥有它？阉割情结的层次上所涉及的，大致就是这种东西。

这是一个过渡性的通过：他身上本来作为自然支撑、却已变得半陌生、摇摆不定的欲望之物，必须通过法则对它的授权；这块东西、这“一磅肉”借此成为抵押，成为某种标记他的东西，把他标记在他必须于要求之圆内部作为欲望显现的位置上。

这里涉及的，正是对要求场域的这种必要维护；它通过法则使欲望同其客体的关系方式人化。它使主体面临的危险不再是人们在那条多年来试图同分析唱反调的偏离道路上所说的东西：主体的危险并非大他者以任何方式抛弃他，而是他作为主体把自己遗弃给要求。

因为，只要主体生活着，只要他紧贴要求场域来发展自身同阳具之关系的构成，这项要求严格说来就没有终点。你们知道，为了引入、设置欲望场域，阳具虽然必须被要求，但严格说来，在要求这个平面上，大他者并没有能力把阳具作为赠礼交出。

治疗工作未能比过去更好地解决分析的终结，未能使它走出要求本有的圆周；正因为如此，它才会碰壁，最终结束在这种索求不休、永不满足、无穷无尽（unendliche）的形式上。弗洛伊德在最后一篇文章

《有终结与无终结的分析》[注3]中把它标示为：男人尚未解决的阉割焦虑，以及女人的阴茎嫉妒（Penisneid）。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终结与无终结的分析》，载《成果、观念、问题》第2卷（1921—1938），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5年。

但是，如果能够正确设定要求的功能在分析效力中的位置，并正确设定引导要求的方式，那么我们也许就能前进一步——倘若我们在这方面没有落后这么多的话。这种落后已经由一个事实充分标示出来：显然，只有在最罕见的情形中，我们才能碰到弗洛伊德标为自身经验止步点的这个终点。愿上天让我们能够抵达那里，哪怕抵达的是死胡同！

那至少已经能够证明我们可以走多远；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实际走到那里究竟会把我们引入死胡同，还是能够从别处通过。在离开你们以前，我是否需要指出几个会令你们满意的小点，借助神经症患者经验中的某种东西，向你们显示我们正处在正确的位置？

例如，癔症者或强迫症者在我们刚刚试图构造的范围中做了什么？在大他者欲望本身的这个位置上，二者各自做了什么？在我们落入他们的圈套、煽动他们把整场游戏都放到要求平面上以前，在我们想象——而这个想象倒也并不荒谬——自己最终能够把阳具场域界定为两种挫折的交集以前，他们自发地做了什么？

癔症者的情形很简单——强迫症者也一样，只是没那么明显。癔症者无须参加我们的研讨班，就知道“人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因而，大他者完全可以在欲望的这项功能中替补她——癔症者。她通过为这个客体煽动大写A的大他者之欲望，来经验自己同客体的关系。请

参照多拉个案。我想自己已经从各个角度充分分节了这点，甚至无须在这里重新提醒。

我只是诉诸每个人的经验，诉诸你们能够看到在一切癔症行为中展开的所谓“精于心计者”的操作：她在自己最亲近的环境中维持某个男人对另一个女人——她的朋友、也是她欲望的真正最终客体——的爱。

当然，这里的歧义始终很深：情势是否应当从相反方向来理解？为什么？随着我们论述推进，你们当然会看到，这完全可以仅仅根据阳具的功能来计算；阳具在这里总能从癔症关系的一名伙伴转到另一名伙伴。不过，我们以后会详细回到这里。

那么，强迫症者在同大他者欲望打交道时——我是说，直接打交道——实际做了什么？这要更狡猾一些。欲望场域由父亲的要求构成，因为父亲的要求通过禁止欲望，来维护、界定欲望场域本身。那么，就让他自己设法应付吧！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负责在客体位置上支撑欲望的，是死者！

主体拥有阳具，有时甚至可以展示它；但受到请求去使用阳具的却是死者。我曾在鼠人的故事中指出那个夜间时刻，并非无缘无故：他在镜子里长久端详自己勃起的样子，随后走到入口处，给父亲的幽灵开门，请他确认：一切都已为这项欲望准备妥当；对强迫症患者而言，它就是至高的自恋行动。

只须记得这一点，你们就不必惊讶：使用这样的手段，焦虑只会不时浮现，并不始终在场；甚至癔症者比强迫症者更加充分、更好地把它排除在外。因为大他者的迁就远远大于死者的迁就；可以说，死者终究总是很难维持在场。因此，每当那套允许强迫症者应付大他者欲望

的安排无法得到尽情重复时，焦虑情感当然就会再次涌现，并且多少会泛滥开来。

只有由此回溯，你们才能理解，恐惧症的故事在神经症式解决大他者欲望问题的尝试中标出第一步；我说的是：标出这个问题可能怎样解决的第一步。大家都知道，这一步当然远未抵达焦虑关系的相对解决。恰恰相反，焦虑只能以极其脆弱的方式，借助一个客体得到控制；这个客体本身的歧义，我们已经在对象小a功能与小φ功能之间得到充分强调。由小φ在欲望的每个对象小a中构成的共同因子，仿佛在这里被抽取、被揭示。下次，我会从恐惧症重新出发，着重讨论这一点，以便明确阳具的这项功能究竟由什么构成。

今天，大体说来，你们看到了什么？归根结底，我们察觉到的主体同欲望之关系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其根本处是这样提出的：既然这里涉及要求，又涉及界定欲望，那么就粗略地说吧，主体要求阳具，而阳具欲望。就是这么简单。

至少必须从这个根本公式出发，才能看见经验中围绕主体同阳具的这种关系实际形成、调节的东西。你们看到，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具有认同性的性质；如果确有某种东西能引起同害怕失去某物有关的焦虑涌现，那就是阳具。为什么不是欲望？不存在对ἀφάνιζις［aphanisis，消隐］的恐惧。存在的是对失去阳具的恐惧，因为唯有阳具能赋予欲望以本有场域。

但是，现在也不要再对我们谈什么抵御焦虑。人不抵御焦虑！正如不存在对ἀφάνιζις［aphanisis，消隐］的恐惧。焦虑位于种种防御的根本，却不存在对焦虑的防御。当然，我告诉你们自己会用整整一年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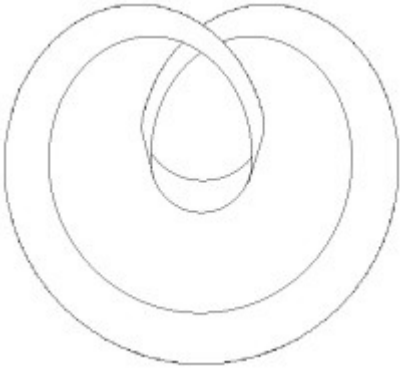
论焦虑，正是说明我并不声称今天已经绕行一周、穷尽这个主题，仿佛它不再提出任何问题。

焦虑始终处在我那则小寓言近乎漫画式地为你们界定的层次。如果焦虑能够成为一个信号，那当然是因为，焦虑变为信号以后，或许已经同我起初试图放在其根本点上的焦虑不完全相同。焦虑也有拟像。在这个层次上，人们当然可能试图缩小它的作用范围，因为下面这点确实十分可感：如果主体给自己发送焦虑的信号，显然是为了让事情更轻松。

但我们终究不能从这里出发界定焦虑的功能。最后，为了像我今天声称自己唯一要做的那样，只说一些粗略的大话：请向下面这种思想敞开——如果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焦虑是一个信号，它发生在自我层次上，那么仍然必须知道：它是发给谁的信号？

不是发给自我，因为它正是在自我的层次上发生。上次会谈时，居然没有人想到提出这么简单的一点，这也令我非常遗憾。

第17课 · 1962年4月11日



我曾宣布，今天会继续讨论阳具；好吧，我不会跟你们谈它！或者，我只会以这种倒置八字形来谈它；这个形式并不那么让人放心。你们会看到，这里涉及的不是一个新能指；归根结底，从今年开始以来，我一直谈论的是同一个能指。只不过，为什么我要把它重新带回来，视作核心？这是为了重新紧扣这里涉及的拓扑基础，也就是今年引入环面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关于焦虑所说的东西是否得到那么好的理解，并不十分确定。有一位很讨人喜欢的人，他会读书，因为他来自一个真正工作的小圈子；他十分适时地向我指出——我必须说，我选择这个例子是因为它颇令人鼓舞——我把焦虑说成大他者的欲望，这同克尔凯郭尔那里可以找到的东西重合[注1]。

> [注1] 索伦·克尔凯郭尔：《焦虑的概念》，伽利玛出版社，Tel丛书，1990年，第165页。

这是第一遍阅读时的情形，因为此话完全正确——你们可以想见，我记得它。克尔凯郭尔谈焦虑时，确实唤起少女第一次察觉有人欲望自己的那个时刻。只不过，如果克尔凯郭尔说过这件事，我所说的东西与他的区别就在于——可以说，用一个克尔凯郭尔式词语——我在重复它。如果有人指出，人们说“我说过，而且我重复一遍”从来不是无缘无故，那个人恰恰就是克尔凯郭尔。

人们说过以后还觉得有必要强调自己在重复，大概是因为重复它同说出它根本不是一回事。完全可以肯定，如果我上次所说的话具有某种意义，恰恰是因为克尔凯郭尔提出的情形十分特殊；它本身非但没有照亮，反而遮蔽了“焦虑就是大写A的大他者之欲望”这个公式的真正意义。少女在生命的某个时刻，可能让这个大他者体现为某个浪荡子。这同我上次提出的问题毫无关系，也同我引入大他者欲望本身、说它就是焦虑——更准确地说，焦虑就是对这个欲望的感觉——毫无关系。

所以，今天我要回到今年的道路上；而且会更加严格，因为上次我不得不作了一次远足。正因如此，我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格地从事拓扑学。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你们每时每刻都不能不从事拓扑学。我的意思是，无论你们是不是逻辑学家，甚至无论是否知道拓扑学这个词的意义，你们都会使用例如“或”这个连词。相当值得注意、却又无疑真实的是：这个连词的用法，直到相当晚近——甚至晚近到它的效应终究还没有真正传到你们这里——才在技术逻辑、逻辑学家的逻辑场域中得到清楚分节、明确规定和充分凸显。

因此，只须阅读任何一篇普通分析文本，就会看见：一旦不仅涉及“认同”这个词，而且涉及实际辨认我们经验场域中的任何东西，思想便每

时每刻都会碰壁。我们必须重新从那些终究仍在你们思想中牢不可破的图式出发；它们牢不可破，有两个原因：

- 首先，严格说来，它们出自直观思想本有的某种无能，或者更简单地说，出自直观本身的无能；这意味着，出自一种由所谓视觉感官组织所标记之经验的根基本身。如果这次简短谈话以后，你们有幸开始就我即将展示的、环面表面上可能发生的事情，向自己提出一些简单的表象问题，那么你们会很容易发现这种直观无能：你们将看到，自己要避免混乱有多么费力。然而，环面、圆环实在非常简单。你们会混乱，我也同你们一样会混乱：我需要练习，才能稍微认清方向，甚至才能看出它提示什么、实际上又允许我们奠立什么。

- 第二个原因同所谓“教育”有关；也就是说，人们竭尽全力鼓励、巩固这种直观无能，赋予它绝对性质，当然全都出于最美好的意图。例如，1741年，数学史上的伟大名字欧拉先生引入了那些著名圆周，这件事正是如此。无论你们是否知道，这些圆周终究极大地鼓励了某个方向上的经典逻辑教学；这个方向非但没有打开逻辑，反而只能……

……令人遗憾地让普通小学生对逻辑形成的观念显得不言自明。

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欧拉不知为何一心想教导一位公主：安哈尔特—德绍公主。有整整一个时期，人们非常操心公主；直到现在仍在操心，这很遗憾。你们知道，笛卡尔也有自己的公主，就是著名的克里斯蒂娜。那是另一位更加鲜明的历史人物：笛卡尔因此而死！这不完全是主观说法：围绕“公主”或者“Prinzessin”这个实体的一切，都散发

出一种十分特殊的臭味。大约三个世纪里，我们的某种文化受到写给公主的书信、公主的回忆录支配；它们确实占据了一个位置。

这对那位“贵妇”构成一种替补；我曾试图向你们解释她的功能[注2]。在宫廷升华的结构中，这项功能如此难以理解、难以接近，以至我终究不确定自己是否让你们瞥见它真正的作用范围。我真正能够给你们的，只是一些类似投影的东西，就像人们试图在另一个空间中描绘无法表象的四维图形。

> [注2] 参见1959—1960年《精神分析的伦理学》研讨班。

我很高兴地得知，其中某种东西已经传到离我很近的耳朵里；这里以外的地方也开始对“宫廷爱情”可能是什么感兴趣。这已经是一项成果。我们把公主以及她可能给欧拉造成的麻烦放在一旁。他给她写了241封信，不只是为了让她理解欧拉圆。这些信于1775年在伦敦出版[注3]，构成当时科学思想的一套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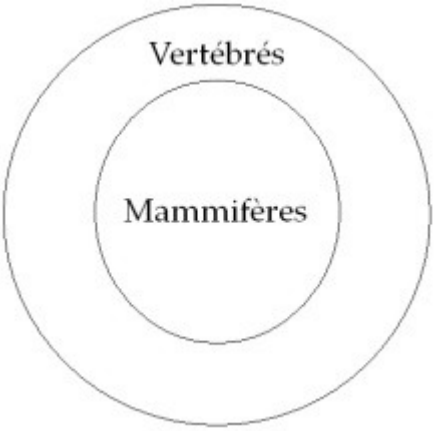
> [注3] 莱昂哈德·欧拉：《就物理学与哲学各主题致一位德国公主的书信》，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出版社，2003年。

实际留存下来的只有这些小圆周、这些同所有圆周一样的欧拉圆；只须看看他怎样运用它们。欧拉用它们解释三段论规则，最终也解释“排除”“包含”以及所谓两个东西的“交叠”。哪两个东西？两个场域。可以运用于什么？天哪，可以运用于许多东西：

- 例如，运用于某个命题为真的场域；
- 运用于某种关系存在的场域；
- 或者仅仅运用于某个客体存在的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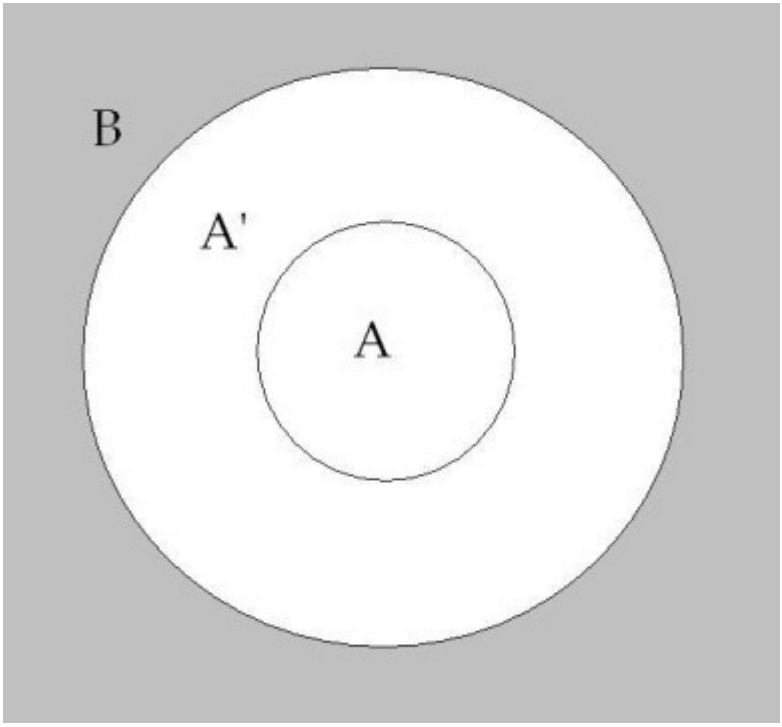
如果你们熟悉逻辑学在一项巨大努力中发展出来的多种形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命题逻辑、关系逻辑和类逻辑——就会看见，欧拉圆的用法已以极其有益的方式得到区分。

我当然连想都不能想，要进入区分这些阐发所需的细节。我只想让你们在这里认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你们肯定记得，有人以这类支撑形式向你们演示过某个作为逻辑客体的客体；无论这里涉及命题、关系、类，甚至仅仅涉及一个存在的客体。让我们从类逻辑层次举例：用一个大圆里的小圆，表示哺乳动物同脊椎动物这个类的关系。



这十分顺畅；而且更加简单，因为类逻辑无疑从一开始就以最容易的方式为这种形式阐发开辟了道路。在这里，人们参照的是一种已经体现于能指阐发中的东西，就是动物分类学；它确实提供了模型。只不过，“话语的宇宙”——人们这样说十分恰当——不是动物学宇宙。想把动物分类的属性扩展到整个话语宇宙，就很容易滑入若干陷阱；它们诱使你们犯错，很快便让具有意指作用的死胡同拉响警报。

例如，这类弊端之一就是轻率地使用否定。这种用法直到最近才被打开为一种可能；也就是当人们指出，在运用否定时，这个外侧的、表示包含的欧拉圆必须发挥核心作用。比如，不作任何规定地谈论非人，同谈论动物之中的非人，绝对不是一回事。换句话说，为了让否定取得一种大致可靠、能在逻辑中使用的意义，必须知道某物是相对于哪个集合遭到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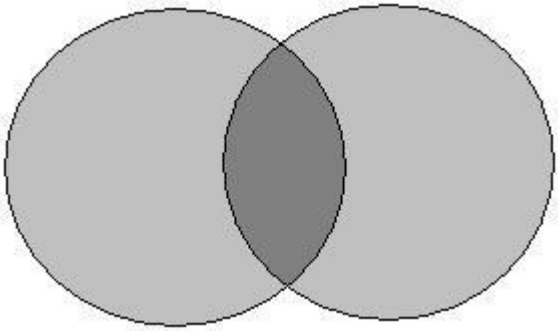
换句话说，如果A′ 是“非A”，就必须知道它在什么之中是“非A”；这里就是在B之中。

如果你们借此打开亚里士多德，就会看见否定把他引入种种困难。尽管如此，无可争辩的是：人们使用否定时，既没有等待这些评论，也根本不曾运用这种形式支撑；我的意思是，人们通常并不用它来使用否定。主体在自己的话语中经常使用否定，而这些情形丝毫不可能在这种形式基础上得到保证。

由此可见，我对你们所作的有关否定的评论很有用：我把言说行为层次的否定同构成陈述层次之否定的东西区分开来。这意味着，恰恰在否定的法则未被这项决定性引入所保障的地方——这项引入来自晚近才作出的关系逻辑与类逻辑之区分——我们必须在完全不同于否定获得基础的地方，界定否定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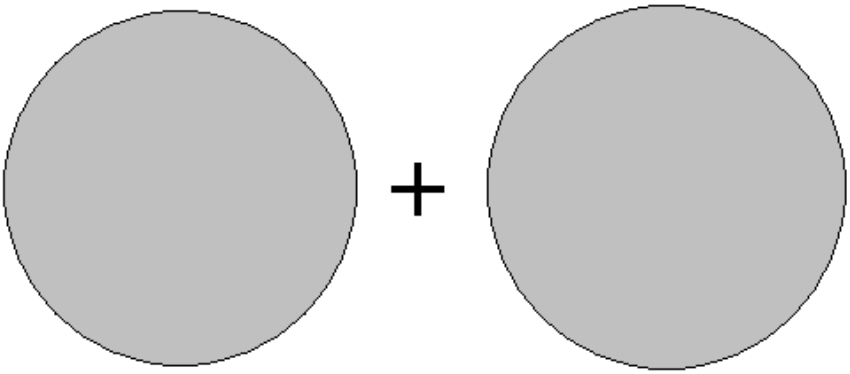
这是一项提醒，意在回溯性地照亮我从今年话语开始以来向你们提示之物的重要性：相对于这项区分，否定功能具有原初独创性。因此你们看到，欧拉本人并没有为这个目的使用这些欧拉圆；后来必须引入布尔、再引入德·摩根的工作，才能把这点充分分节出来。

因此，我重新回到这些欧拉圆，并不是因为欧拉本人把它们用得多么好；而是因为，后来的进展能够借助他的材料、借助对这些圆周的运用而实现。现在，我向你们展示其中绝非最微小、也绝非最不知名的一项进展；无论如何，它特别醒目，能够让人直接感受到。欧拉与德·摩根之间的时期，对这些圆周的运用允许人们建立一种符号表示。它既十分有用，在你们看来又隐含着某种根本性；它建立在这些圆周的位置上，其结构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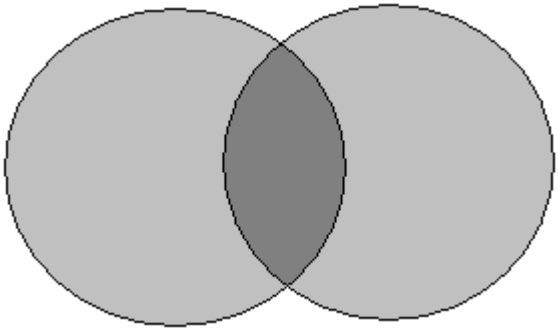


我们把它们称作两个相交圆。它们以自己的直观价值而尤为重要；只要我指出，首先有两种应当充分强调的关系能够围绕这些圆周得到分节，我想每个人都会认为这种价值无可争辩。第一种关系是并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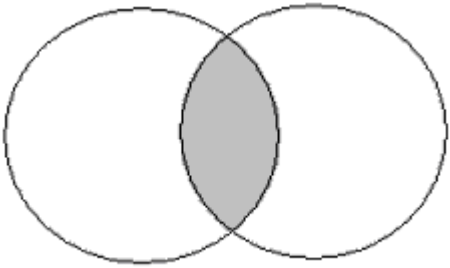
无论这里涉及我刚才列举的哪类东西，二者的并集都意味着：执行并集运算以后，两个场域统一起来。所谓并集运算通常以∪表示——这个符号正是因此被引入——你们看到，它同加法并不完全相同。



这些圆周的优点就在于让人感到这一点。把两个分离的圆周相加，同把它们在这个位置上合并起来，并不是一回事：



这些相交圆还展示另一种关系，即交集；它以∩这个符号表示，意义完全不同。交集场域包含在并集场域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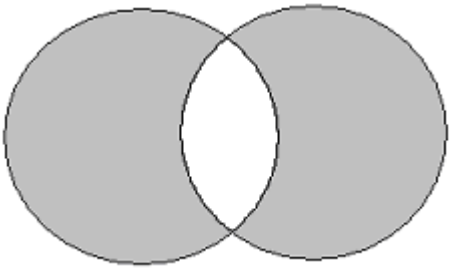
在所谓布尔代数中：

- 人们证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并集运算同加法颇为类似，因此可以用加号+来表示；
- 人们同样证明，交集在结构上同乘法颇为类似，因此可以用乘号×来表示。

我向你们保证，这是一份极其迅速的节选，只是为了把你们带到我必须带你们抵达的地方。这里省略了许多东西；对那些在其全部复杂性中把握这些问题的人，我当然要为此致歉，因为我们必须继续前进。

关于我必须引入的这个确切点，我们感兴趣的是某种直到德·摩根那里才得到严格凸显的东西——如此省略不禁令人惊讶——它恰恰是从严格运用逻辑所产生、也理应产生的一种功能：也就是从这两个圆周的关系中抽掉交集区域以后所构成的这个场域。

请考察两个圆周相交时，在这样界定的场域层次上得到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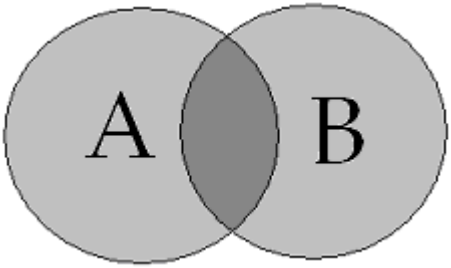
也就是并集减去交集；人们称它为“对称差”。这个对称差会留住我们；你们将看到原因。对我们而言，它具有至高的重要性。

“对称差”这个名称，请你们只按照传统用法来接受；人们就是这样称呼它。不要试图对这里所谓的“对称”作语法上的意义分析。对称差就表示这个东西：欧拉的两个圆中那些把一个排斥性的“或”界定出来的场域。

对于两个不同场域，对称差标出这样构成的场域：你赋予“或”的不是择一意义——这种意义仍包含两项在局部上同一的可能——而是排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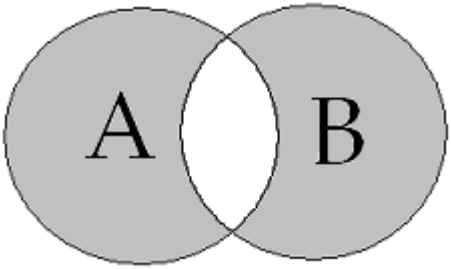
意义。日常运用“或”时采取前一种意义，因此“或”这个词实际上非常适用于这里的并集场域。

如果某物是“A或B”，其外延场域就可以这样画出，即采取两个场域相互覆盖的第一种形式。



“A或B”

相反，如果这是排斥性的，“要么A，要么B”，我们就可以这样表示：交集场域被排除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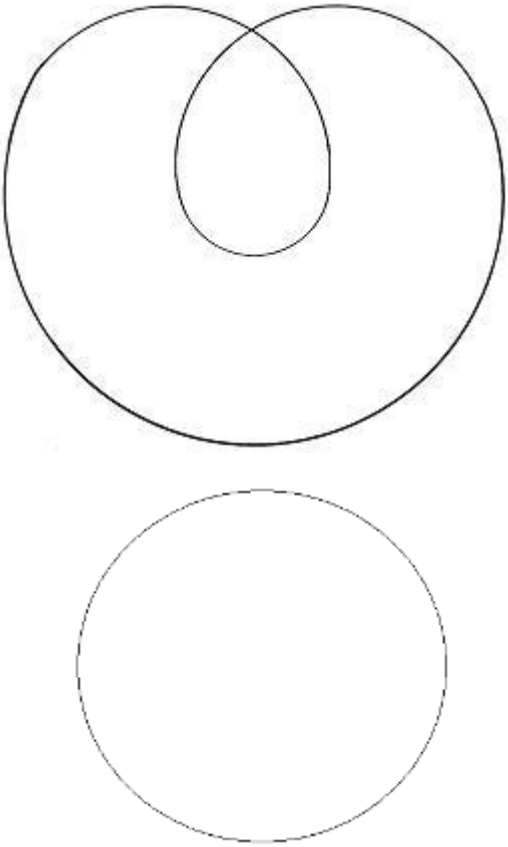
“要么A，要么B”

这应当让我们回头反思：直观上，使用圆周作为某种根据界限而形式化之物的基础、支撑，预设了什么？下面这个事实已经把它界定得十

分充分：在日常使用的平面上——这不意味着自然平面，而是一个可以制作、已经完全进入我们工具宇宙的平面，即一张纸……

我们同纸张相伴而居的时间远多于同环面相伴。这必定有其原因，但原因终究并不显然。人究竟为何不制作更多环面？况且，数百年间，我们现在以纸页形式拥有的东西曾经是卷轴；在过去的时代，人们对体积概念的熟悉程度必定高于我们。总而言之，这个平面之所以足够我们使用——更准确地说，我们为何以它为足——肯定有其原因。这些原因必定位于某处。我刚才已经指出，无论物理学家还是哲学家怎样竭力说服我们相信相反的东西，都必须极其重视一个事实：无论人们怎样说，视觉场域本质上都是二维的。

……在纸张、在实际十分简单的表面上，一个画出的圆周会最清楚地划定内部与外部。欧拉式逻辑图解对圆周的运用，其全部秘密、全部奥秘和简单动力都在这里。我向你们提出下面的问题：如果欧拉没有画这个圆周，而是画出我那个倒置八字形——也就是我今天要同你们讨论的东西——会发生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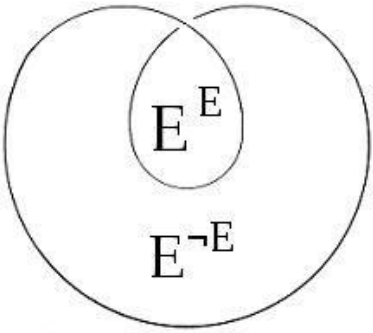
从表面看，它只是圆周的一种特殊情形；仍然有它界定的内部场域，也仍有可能在里面出现另一个圆周。只不过，有人第一眼或许会对我说：内侧圆周触碰了外侧圆周构成的界限。然而，事情终究不完全如此；因为按照我的画法，这里外侧圆周的线显然延续为内侧圆周的线，并在这里重新与自身相遇。

为了立即标出这个极其简单的形态有什么意义、作用范围，我要提醒你们：我曾在研讨班某一点上引入能指功能时提出一些评论；它们就在于提醒你们，由不包含自身的集合之分类所引入的悖论——或者所谓悖论。

我提醒你们它们引入的困难：这些不包含自身的集合，是否应当被纳入“不包含自身的集合”这个集合？

你们看到了困难：

- 如果纳入，那么，它们就在这个“不包含自身的集合之集合”中包含了自身；
- 如果不纳入，我们又会面对类似的死胡同。



E^{E} : ensembles qui se comprennent eux-mêmes

$E^{\neg E}$: ensembles qui ne se comprennent pas eux-mêmes

只要至少察觉下面这件事，问题就很容易解决——形式主义者、逻辑学家给出的也正是这种解答：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谈论“包含自身的集合”与“不包含自身的集合”。

换句话说，应当把前者本身排除在集合的简单定义之外；归根结底，就是设定“包含自身的集合”不能被设定为集合。

我的意思是：这个内部区域远非……现代逻辑构造中像集合这样重要的客体……这个内部区域远非……

由这个倒置八字形的图像、由一个任意的类、关系、命题通过自身、通过自身的二次幂而在这项覆盖中发生的覆盖或倍增所界定；

……这远非在一个著名情形中把类、命题、一般关系或范畴以某种更沉重、更受强调的方式留在自身内部；其效应恰恰是把它还原为同外部之物同质。

怎样设想这一点？因为终究必须说，如果问题确实以这种方式提出——即在所有集合中，有一个覆盖自身的集合——那么先验地说，没有任何理由不把它当成同其他集合一样的集合。

例如，你们把涉及人文学科的一切著作——也就是有关艺术、科学、民族志等的著作——界定为一个集合。你们列出一份清单。那些讨论“哪些东西应当归入人文学科”这个问题的著作也会成为同一目录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刚刚通过分节“有关人文学科的著作”这个标题而界定的东西本身，也属于有待编入目录的东西。某种东西通过这种方式把自身加倍、提升到某个范畴的地位，为什么在实际中会把我们引

向一项二律背反、一条逻辑死胡同，以至我们反而不得不拒绝它？这该怎样设想？

这并不像你们可能以为的那样无关紧要，因为人们确实看到，最优秀的逻辑学家把它视作一种失败、一个止步点、整个形式主义大厦的摇摆点，而且不无理由。可是，它本身已经在两个圆周的形态中被题写出来，既可感又可见；从欧拉式视角看，这两个圆周彼此包含，而这恰恰对直观构成一种重大反驳。

我们将看到，正是在这里，环面表象的直观完全能够派上用场。我想，你们已经充分感到这里涉及什么，即能指同自身的某种关系。我已经告诉你们：集合的定义越来越接近纯粹能指性分节，正是这一点把它引入了这条死胡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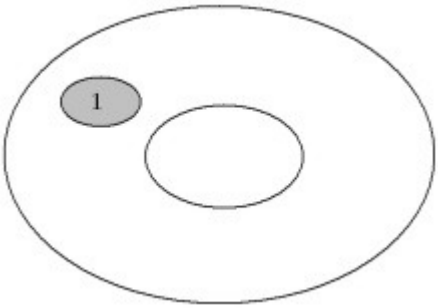
我们必须把一个事实放在最前面，全部问题都在这里：一个能指不可能意指自身——其实，这是一件极其简单、甚至愚蠢的事情——除非它把自身设为不同于自身。这个要点十分根本：能指若能用来意指自身，就必须把自身设为不同于自身。首先必须用符号表示的就是这一点；因为我们也将在整个主体结构中——直到包括欲望——重新找到它，达到某种仍有待确定的延伸程度。

最近，我的一位强迫症患者再次展示了自己的全部精巧知识：他围绕自己与一些女性客体的关系安排种种操练；可以说，他像其他强迫症患者一样，通过所谓“恒常的不忠”始终依附于她们——既不可能离开任何一个客体，又极难把所有客体维持在一起。他接着说，在这种如此复杂、需要极高技术性精巧安排的关系中，原则上每项关系都必须保持彼此外在、彼此不渗透，却又相互联系；如果这一切唯一的目

的，就是把他完整无损地留下，以便获得某种连他自己也在这里碰壁的满足，那么这种满足必定位于别处：不只位于一再推迟的未来，还显然位于另一个空间；因为他最终无法说出，这种完整无损及其目的究竟会通向怎样的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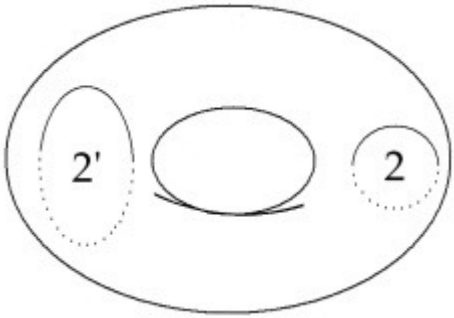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我们在这里可感地遇到某种以最日常方式向我们提出欲望结构问题的东西。让我们回到环面，并在上面题写我们的欧拉圆。为此必须稍微回头——请原谅——但无论在一个此刻第一次进入我研讨班的人看来多么像几何学回顾，它都不是几何学回顾；也许到最后会偶然变成几何学，但严格说来，这是一次拓扑学回顾。

这个环面根本无须是正则环面，也无须是一个允许我们进行度量的环面。它是按照若干根本关系构成的表面；我将不得不向你们重作提醒。不过，我不想显得离我们的兴趣场域太远，所以只限于自己已经开头、而且十分简单的事情。我曾向你们指出，在这样的表面上，我们可以画出这类圆周［1］：



这就是我标作可缩约的圆周。如果用一条穿过末端套环的小绳来表现它，我拉动绳子便能把它缩约成一个点，换言之，缩约为零。我还曾

向你们指出，另有两类圆周或环结；无论它们伸展到多大——例如这里这个［2］也完全可以采取那个形态［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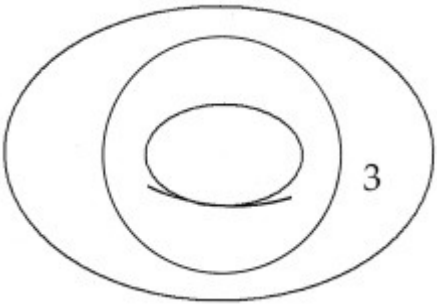


这意味着一个穿过孔洞的圆周。无论它形态绷得较紧还是较松，都由这点来界定：它穿过孔洞，来到孔洞另一侧。在这里，它以虚线表示；在那里，则以实线表示。它用符号表示的是：这个圆周不可缩约。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设想它由一条始终穿过那个供我们收紧它的小环的绳子构成，我们就不可能把它缩约为点状之物；无论它的周长怎样变化，中心处始终会保留这里所谓“环面厚度”的圆周。

从我们刚才感兴趣的角度——即界定内部与外部——来看，这个不可缩约的圆周一方面表现出特殊的抵抗，某种相对于其他圆周赋予它突出地位的东西；但在另一方面，它突然显得奇特地丧失了前一圆周的属性。因为，如果你们把我所说的圆周实际化，比如用剪刀沿它剪开，会得到什么？完全不会像另一种情形那样，一小块脱落、剩下环面其余部分。环面会完整无缺地留下，呈现一根管子，或者说一只袖筒的形态。

另一方面，如果你们选取另一类圆周［3］，也就是我已经谈过的、不穿过孔洞而环绕孔洞的圆周，那么就不可缩约性而言，它同前者处于

相同情形；就它不足以界定内部或外部而言，也同前者处于相同情形。换句话说，如果你们沿着这个圆周用剪刀打开环面，最后会得到什么？



你们会得到同前一种情形一样的东西：它具有环面的形态；二者的差别只属于直观，从结构角度看，本质上完全相同。这项操作以后，同第一种情形一样，你们仍然得到一只袖筒；只不过是一只非常短、非常宽的袖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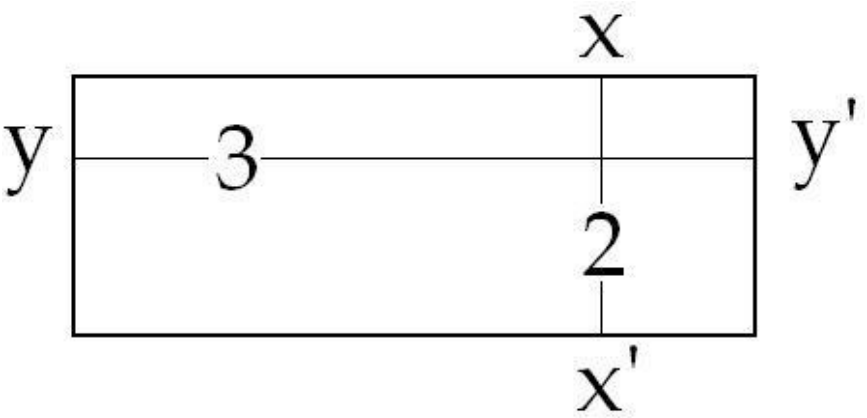
如果愿意，可以说你们得到一条腰带；但从拓扑角度看，腰带同袖筒之间没有本质差异。愿意的话，也可以继续称它为一条带子。这样，我们面对两类圆周；不过，从这个角度看，它们又只构成一种，因为都不界定内部与外部。

我顺便请你们注意：如果先后沿这两类圆周切开环面，你们仍然不能做到沿我最先画出的另一类圆周［1］切开时立即实现的事情，即得到

两块。相反，环面非但保持完整，而且——我第一次谈到它时已经说过——结果是把它铺平，让你们能够：

- 以格外便利的方式把环面表示成一个矩形；只须稍加拉伸，就能像一张四角钉住的兽皮一样摊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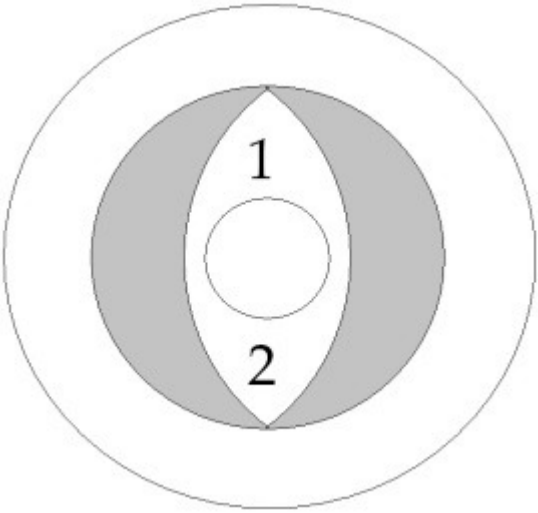
- 界定各条边彼此之间的对应属性，以及各个顶点的对应属性——四个顶点汇合于同一个点；这样，你们就能以更容易被日常直观能力接受的方式，研究环面上从几何学来看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说，其中一类圆周会由这样的线［2］表现；另一类圆周则由这样的线［3］表现。它们分别代表两个对置点［x—x′，y—y′］；这些点预先被界定为在铺展、铺平之表面的边缘上彼此等价。严格说来，这种铺平本身不可能实现，因为这个表面从度量上无法同平面表面视为同一——我再说一次，这纯粹是度量上的不同，并不是拓扑上的不同。这把我们引向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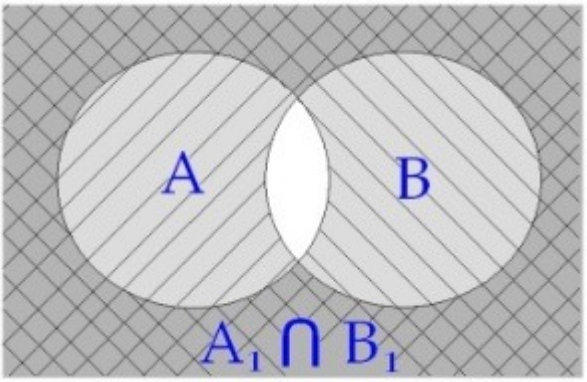
这两类切割都是可能的，而且两条切线还必然彼此相交，却不会以任何方式把表面分裂；表面仍保持完整，可以说仍是单独的一片。仅凭这一点，就足以界定表面的某个亏格。远非一切表面都具有这个亏格。尤其是，如果你们在球面上作这样的切割，无论画出怎样的圆周，都只会得到两块。这要把我们引向什么？现在，不再只在环面表面切一次，而是作两次切割。我们看见什么出现？

我们看见某种无疑会立刻令我们惊讶的东西出现：如果两个圆周相交，所谓“对称差”场域确实存在。但我们能否因此就说，交集场域也存在？我想，按照这个图形的构造，它已经足够容易被你们的直观把握，让你们立即清楚地理解：完全不是这样。



有某种东西本来会是交集，但实际不是——我说“在眼睛看来”，因为当然根本不可能认为这个交集存在哪怕一瞬间。不过，按照我在这张图中的呈现与画法，眼睛也许会把它放在这里某处［1］。这个场域同

那个场域［2］以完整、连续的一整块、一整片相连；对于一种恰恰习惯于只以平面上发生的事情为基础的直观而言，后一个场域可以通过最粗略的类比，对应于那个外部场域。在两个相交欧拉圆那里，我们可以相对于二者，把它界定为二者否定的场域：



也就是说：

- 如果这里是圆周A；
- 这里是圆周B；
- 那么这里有A_1 ： A的否定［ ］；
- 这里有B_1 ： B的否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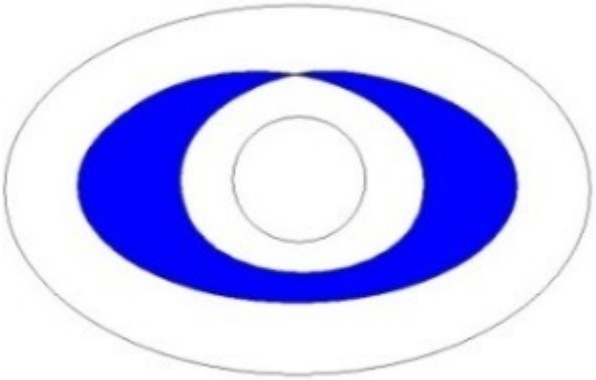
关于它们同这些可能的外部场域相交，可以分节出某种东西。

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环面结构以最简单的方式图解了下面这件事：某种东西是可能的，可以这样分节——两个场域相交，因而能够把它

们之间的差异界定为对称差；然而，这两个场域仍然可以说既不能合并，也不能彼此覆盖。换句话说，它们既不能用于“或—或”功能，也不能用于同自身相乘的功能：

- 从字面上说，它们不能在二次幂中重新包含自身；
- 它们不能通过彼此、在彼此之中反射自身；
- 它们没有交集：它们的交集就是把它们自身排除出去。

人们本来期待交集出现的场域，正是走出与二者有关之物、进入非场域的场域。这一点格外有趣，因为我们可以用刚才的倒置八字形取代这两个圆周的表象。这样，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对我们更具提示性的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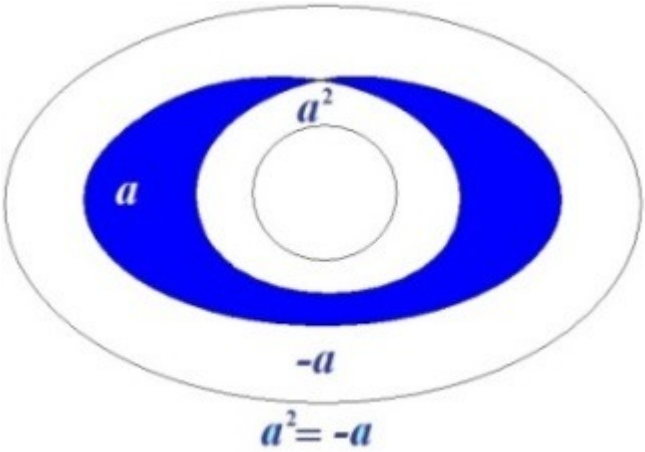
让我们试着回想，我立刻想到把这些环绕环面孔洞的圆周同什么相比：我曾告诉你们，它们同转喻性客体、同欲望客体本身有关。

这个倒置八字形、这个在自身内部重新包含自身的圆周是什么？它不就是一个在极限处加倍、重新把握自身的圆周吗？我们这里诉诸直观

的显明性，而欧拉圆似乎特别适合对界限进行某种符号表示；因此，它允许我们用符号表示这条界限：界限重新包含自身、认同于自身。把第一环同第二环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你们便得到一个把握自身的圆周。

对我们而言，是否存在具有这种性质的客体，也就是只在对自身差异的这种把握中才持续存在的客体？这里只有两种可能：它们要么把握这种差异，要么没有把握。但无论如何，在这种把握的层次上发生的一切，都牵涉并要求一件事：这个东西排除客体对自身的一切反射。

我的意思是，假设这里涉及的是(a)——我已经向你们指出，这些圆周将为此服务——那么这意味着，a²、这样界定的场域，同这里的场域是同一个场域，也就是非(a)或−a。现在请先作这个假设；我没有说它已经得到证明，我只是说，今天我会为你们提供一个模型，为欲望构成中我们恰好需要的某种东西提供一种直观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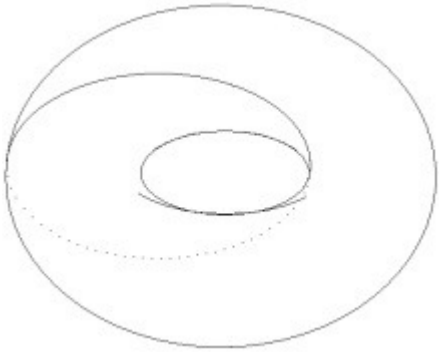


也许，你们更容易、更直接地把它用作欲望同自身发生自身差异的符号：正是在欲望于自身之上发生倍增时，我们看见它所圈住的东西躲开、逃向周围之物。

你们会说：停下，在这里悬置一下。因为我真正想用这个内八字形的双环来表示的并不是欲望，而是某种更适合表示(a)——作为欲望客体本身的欲望客体——同自身之结合的东西。若要让欲望在对环面表面的这项直观参照中得到实际、清楚的支撑，就应当照理把要求这个维度引入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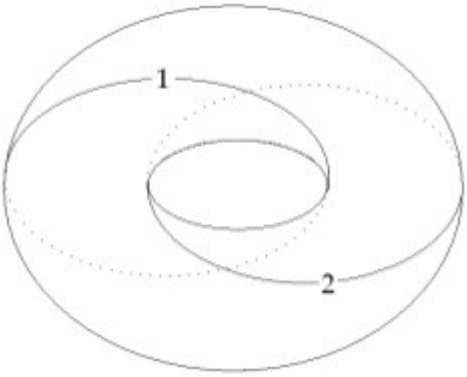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我已经告诉你们，环绕环面厚度的那些圆周本身，可以十分清楚地表现要求这个维度。而且，这里还有某种部分属于偶然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它同一种完全外在的视觉知觉有关。这种知觉本身受到普通直观的标记过深，必然可以反驳，你们会看到。不过，你们不得不把环面表象为这个圆环一样的东西；于是很容易看见，这些能够仿佛沿螺旋依次相随的圆周发生了什么。它们像线缠绕在线轴上那样重复；要求的重复、要求必然兼具的同一与差异、它的展开与回到自身，非常容易得到环面结构的支撑。

我今天并不打算再次重复这件事。况且，如果只在这里重复它，会完全不够。相反，我想让你们留意这个特殊圆周；其构成在于：它不只是环绕中心孔洞的圆周，也穿过中心孔洞。换句话说，它由一种拓扑属性构成；这种属性把围绕环面厚度构成的环，同例如绕内孔一周所形成的环混合、相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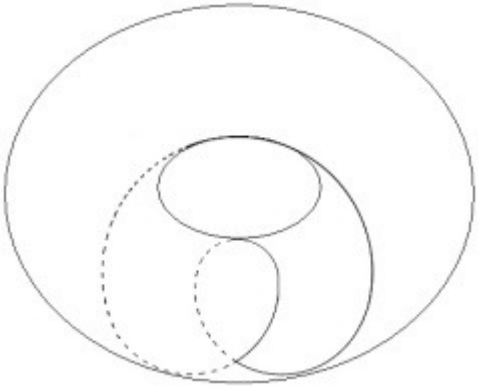


这种环对我们具有格外特殊的意义，因为它能让我们把要求与欲望之间作为结构的关系支撑、图示出来。让我们看看这类环可能发生什么：请注意，有些环可以这样构成；与它相邻的另一个环则会闭合、返回自身，却完全不切割第一个环。

你们看见了：按照我试图充分分节、清楚画出的东西，也就是它怎样从这个客体的另一侧通过——我们把客体假定为实心，因为你们这样最容易对它形成直观，尽管它显然不是实心的——圆周［1］的线经过这里，另一条线［2］经过稍远一点的地方；两个圆周之间不存在任何交集。



这里有两项要求。二者都牵涉中心圆周以及它有时所表示的客体，都牵涉客体在何种程度上实际整合进要求；可是，这两项要求没有任何交叠、任何交集，甚至没有任何能够在二者间分节的差异，尽管它们的周界内包括同一个客体。相反，还有另一类回路：它确实从环面另一侧经过，但远非在出发点同自身重新汇合；它在这里开始另一道曲线，第二次经过此处，再回到出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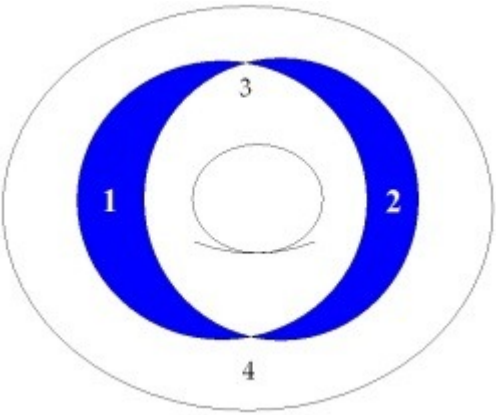


我想，你们已经把握这里涉及什么：它无非是某种同我刚才谈到的著名倒置八字曲线完全等价的东西。这里的两个环表现要求的再度进行、重复加倍，因而包含那个同自身发生差异的场域，也就是我们刚才强调的自身差异。这样，我们便找到一种可感地表示下列条件的方式：要求本身要能以其全部歧义提示欲望之空所构成的中心维度；其方式严格类似于欲望客体本身刚才通过重复加倍而提示这个维度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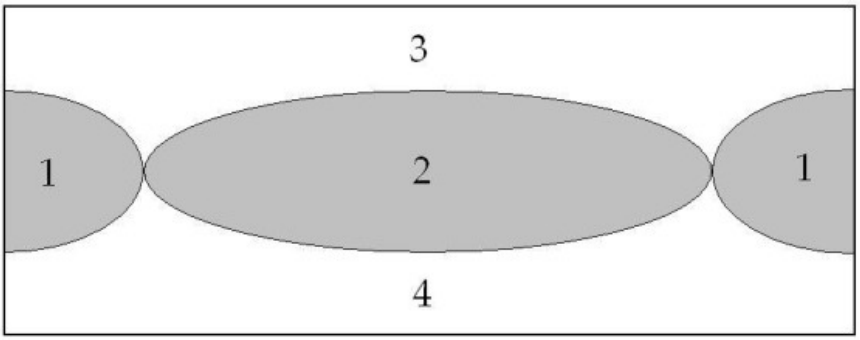
我把这一切交给你们，只是作为一种练习建议，作为心智练习。如果你们想在以后每次需要分节强迫症者、癔症者、倒错者、甚至精神分

裂症患者那里欲望同要求的关系时，找到我将赋予环面的隐喻价值，就必须熟悉这些练习。

所以，我会试着借助其他形式——即刚才展开、铺平的环面形式——清楚地标出我截至目前提到的各种情形分别对应什么。例如，最初两个圆周都环绕中心孔洞；它们相互交叠，严格说来构成的对称差图形同欧拉圆完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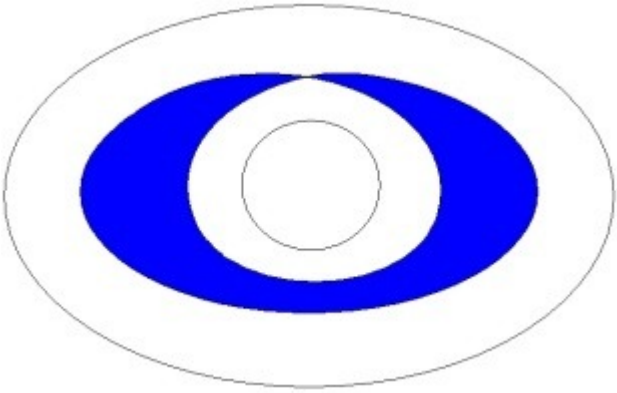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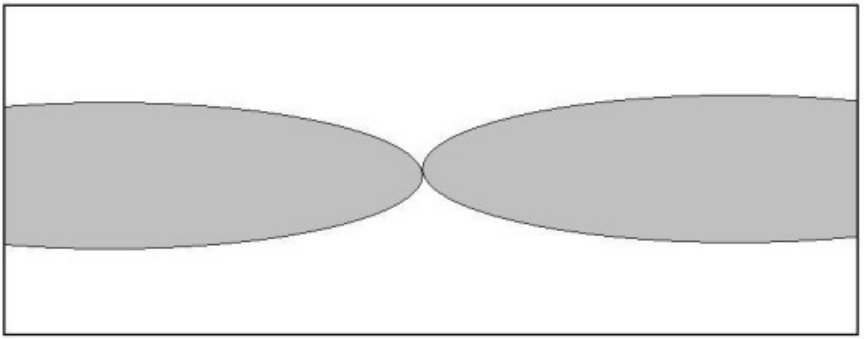
它在铺展的环面上呈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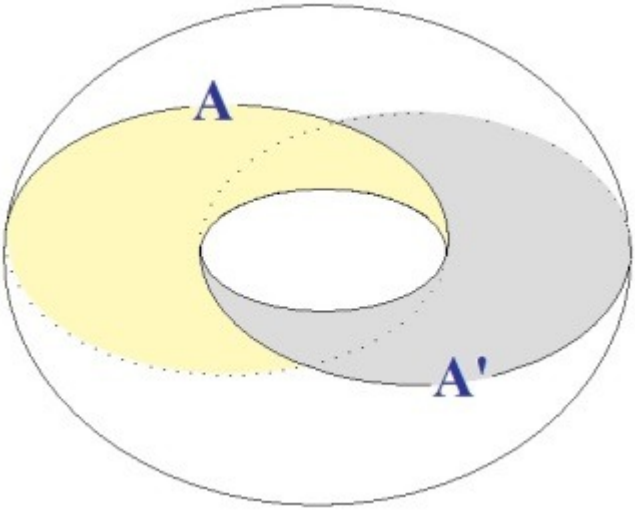
以这种方式画出，肯定比你们刚才看到的图形更令人满意；因为你们能够亲手触到这个事实：两个圆周相交所界定的四个场域［1、2、3、4］两两之间并不对称。

刚才，你们或许会告诉自己——这绝不能表明你们缺乏注意——我这样画出事物，又给自己在这里所谓的对称差赋予特殊价值，做的事情颇为武断；因为我已向你们指出，另外两个相互混合的场域［3、4］，相对于前两个场域［1、2］也许占据对称位置。你们在这里看见，事实并非如此：由这两个扇区界定的场域，无论怎样重新接合——而且你们确实可以重新接合——都绝不能同第一个场域视为同一。另一个图形，即倒置八字形，则呈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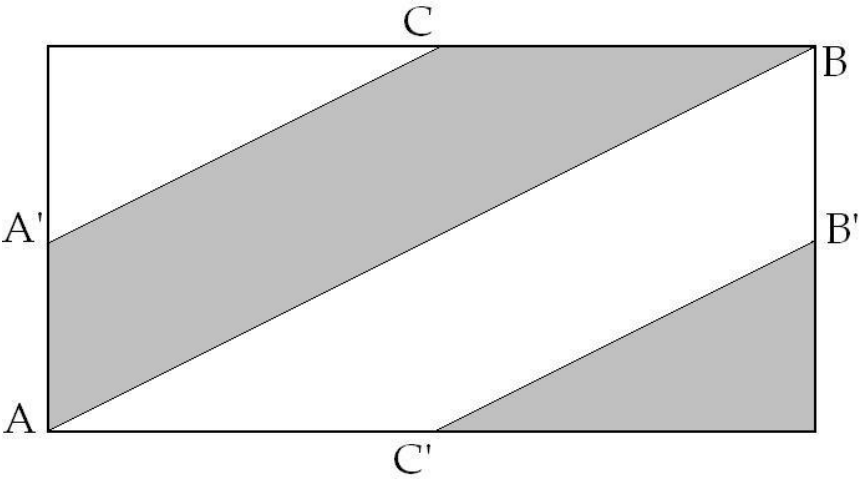


两个场域的不对称更加明显。随后，我先后在环面周缘画出的两个圆周，把两项互不相交的要求界定出来；它们可以这样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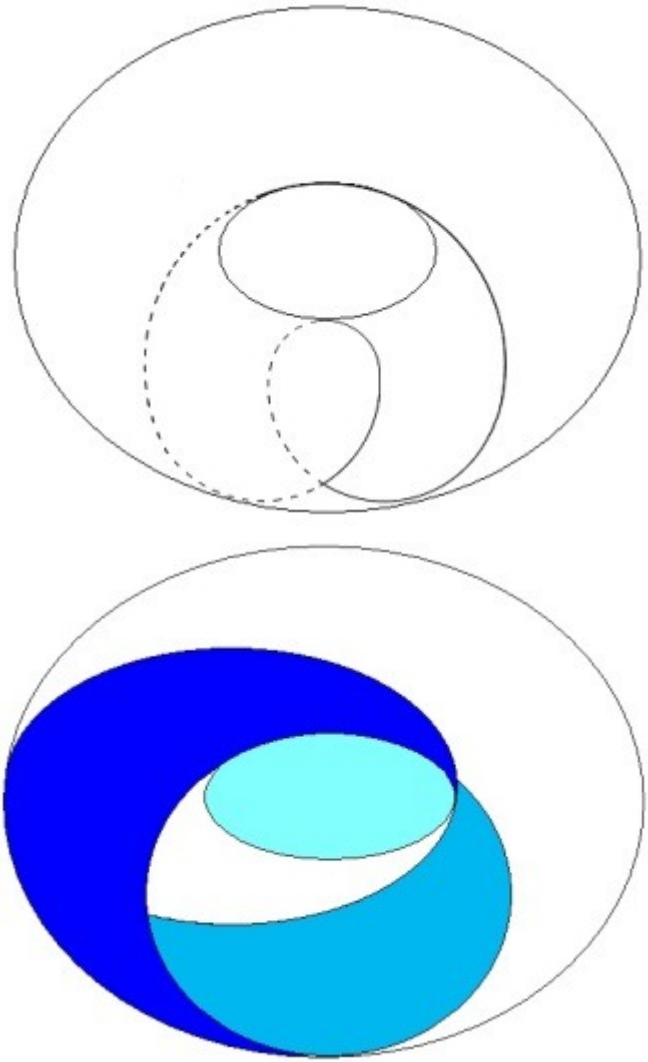


其中一个［A］可以得到纯粹辨认——我所说的是按照刚才的界定，还把中心孔洞包括进来的两个要求圆周。在铺展的环面上，其中一个圆周可以非常容易地界定、定位为一条斜线：它沿对角线把一个顶点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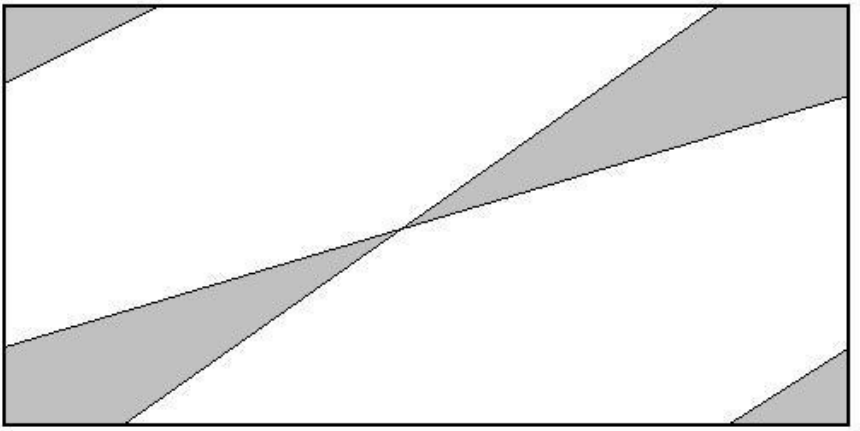
接到对边上实际与它属于同一点的位置，也就是连接到它的对置顶点：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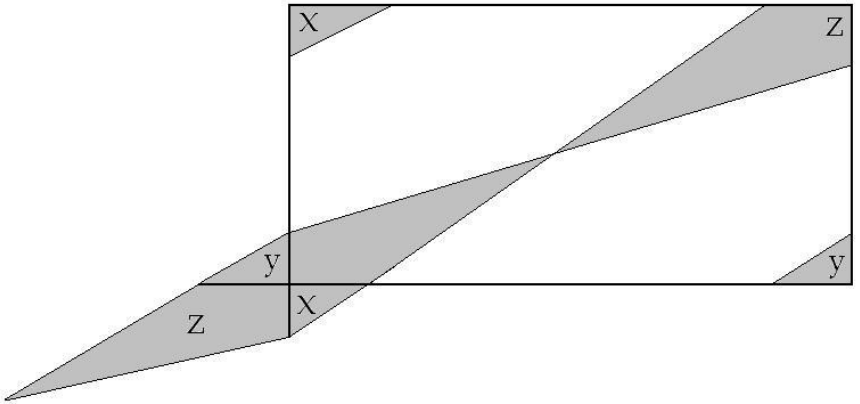
我刚才画出的第二个环［A′ ］可以这样表示：从这里任意一点出发；这里有A′ ，这里有C——这个C点同C′ 点相同——最后在这里的B′ 结束：A′ C C′ B′ 。这里不可能把位于AA′ 的场域区分出来；相对于这里这个场域［BB′ ］，它没有任何特权。相反，如果我们表示的是内八字形，情形就不一样；因为它呈现如下：



这里是其中一个场域：它由这里的阴影部分界定。无论你们怎样努力组合，它显然不同剩余的另一个场域对称。



你们显然可以采取下面的方式把它重新组合：假定这个元素x来到这里，y来到那里，z来到这里；你们就得到内八字形所画出的自身差异之形态：



我们以后将看到它的用法；当我试图为你们把它分节出来时，它或许显得有些乏味，甚至多余。尽管如此，我想请你们注意它有什么用。你们已经看到，我对界定这些场域的全部强调，都在于向你们标明：

对称差的场域和我所谓自身差异的场域，可以为了某种目的而运用；它们怎样能这样运用，以及它们怎样相对于自己所排除的另一个场域而作为存在之物得到支撑。换句话说，如果我如此费力地确立它们的不对称功能，自有其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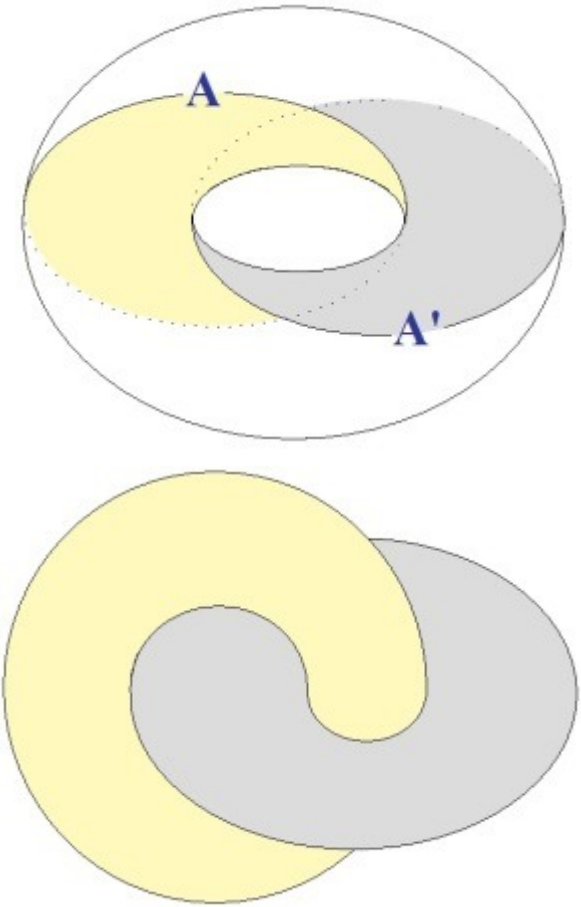
理由在这里：环面仅仅作为表面而得到构造时，很难以有效方式表示我所谓的环面不对称。换句话说，当你们看见它铺展开来，也就是看见它呈现这个矩形的形态时，为了重新构成环面，你们必须设想：第一，我把它折叠起来，制成一根管子；第二，我把管子一端带回另一端，制成一根闭合管道。



尽管如此，我沿一个方向做成的事情，也完全可以沿另一个方向来做。这里涉及拓扑属性而非度量属性，所以一边相对于另一边长度更大的问题毫无意义；这不是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因为这里要运用的是这些圆周的相互功能。然而，在这种相互性中，它们看起来能够具有严格等价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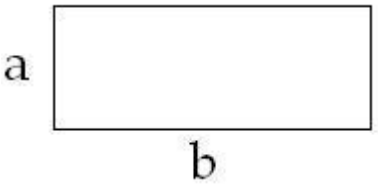
这种可能性也奠立了我从一开始就让你们在环面功能的运用中逐渐看到的东西，因为环面允许我们为此提供一种可感图像。在某些主体、例如某些神经症患者那里，我们仿佛以可感方式看见欲望圆周本身的

投射；只要问题在于，可以说，他们试图在向大他者索取的要求中走出欲望圆周。这正是我通过下面的图向你们表示的东西：



如果你们画出一个环面，只须再设想另一个可以说以这种方式围住第一个环面的环面。必须清楚看到，每个环绕孔洞的圆周，只须简单滚动，就能在那些穿过另一环面孔洞的圆周中找到对应；一个环面仿佛在其每一点都可以转变为同它相反的环面。

所以需要弄清的是：究竟什么使其中一项环形功能——例如实圆的功能——相对于我们曾在另一时刻称作空圆的圆周而具有独创性。这项差异显然存在。例如，我们可以在铺展为矩形的环面表面上标出一个小符号，以此表示、形式化它：



如果你们愿意，这个符号会表示交叠时的先后次序；如果我们把这边称作a，那边称作b，就可以例如记作a < b，或者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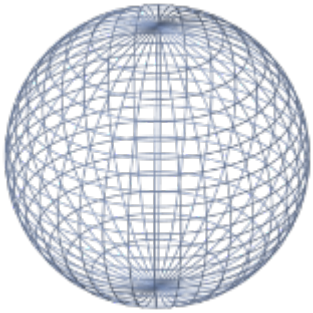
在拓扑学中，从来没有人想到采用这种记法；它会完全是人为的，因为人们看不出环面为何会以任何方式成为一个具有时间维度的客体。从这一刻开始，就很难以其他方式来表示这项差异；即使我们清楚看见，这里有某种不可还原的东西，它甚至严格地说构成环面客体的全部示范性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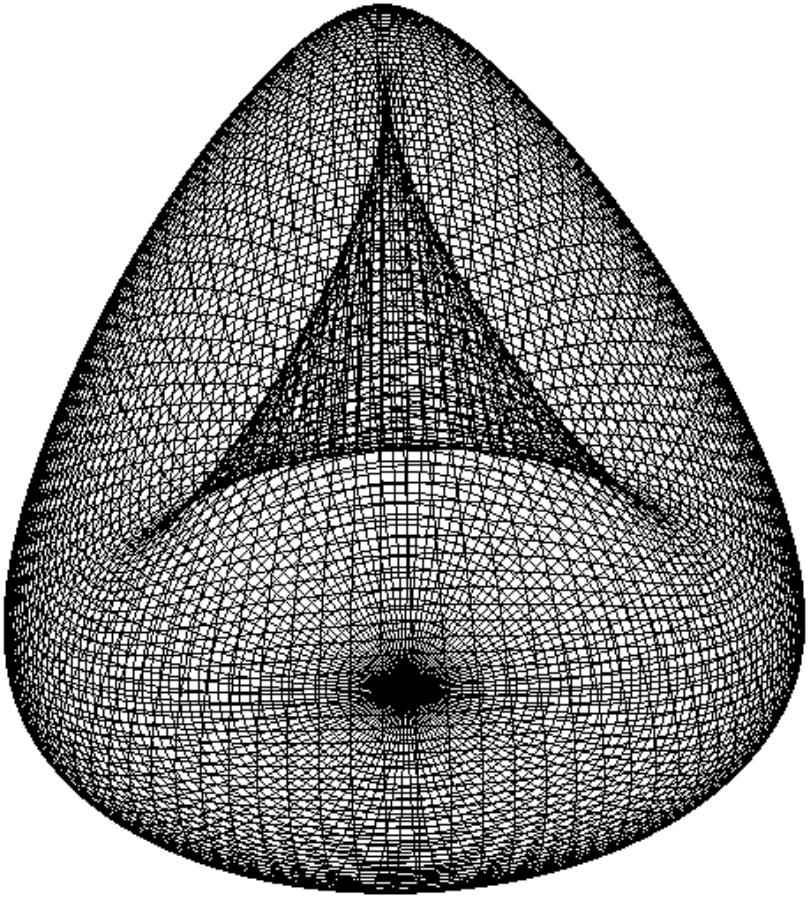
还可以尝试用另一种方式来处理它。十分清楚的是，只要我们仅仅把环面视为表面，只从其自身结构取得坐标，就会面对这条对我们后果重大的死胡同。你们已经看到，我会逐渐把这些圆周用于固定要求，当然也把它们放在同另一些有关欲望的圆周之关系中。如果前者严格可逆，这真是我们希望模型具备的东西吗？当然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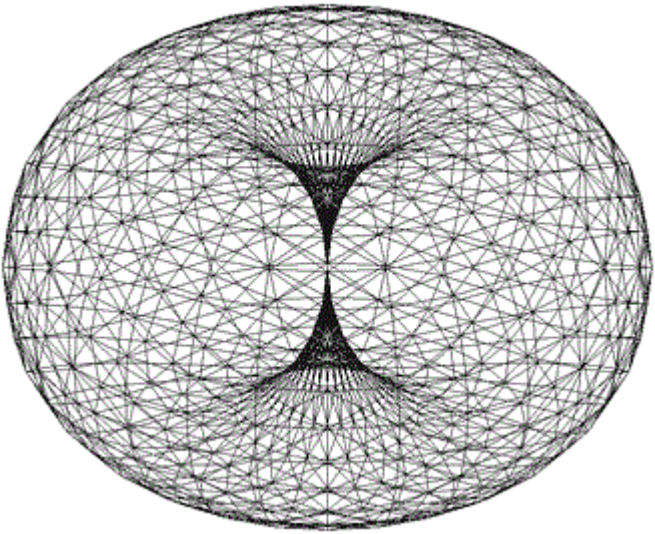
相反，这里涉及的是中心孔洞的本质特权；因此，我们寻找、想在模型中使用的拓扑地位会避开我们、从我们手中溜走。它恰恰因为避开我们、从我们手中溜走，才会显出对我们的生产力。

让我们尝试另一种方法，以标出数学家、拓扑学家在界定和运用拓扑学中的环面结构时完全不需要的东西。拓扑学家本人曾在一般表面理论中，凸显环面作为一项不可还原要素的功能；任何把表面还原为所谓标准形态的过程，都必须使用它。我说它是不可还原要素，意思是不能把环面还原成别的东西。你们可以想象任意复杂的表面形态；但在每一次平面化——如果可以这样说——在表面理论中的每一次三角剖分中，都必须考虑环面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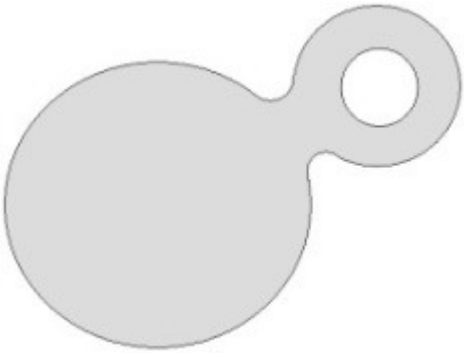
只有环面还不够，还必须有其他项：尤其必须有球面，必须有我今天仍来不及提及的所谓交叉帽之可能性，还必须有孔洞的可能性。有了球面、环面、交叉帽和孔洞，你们就能表现任何所谓紧致表面；换言之，任何可以分解成若干片的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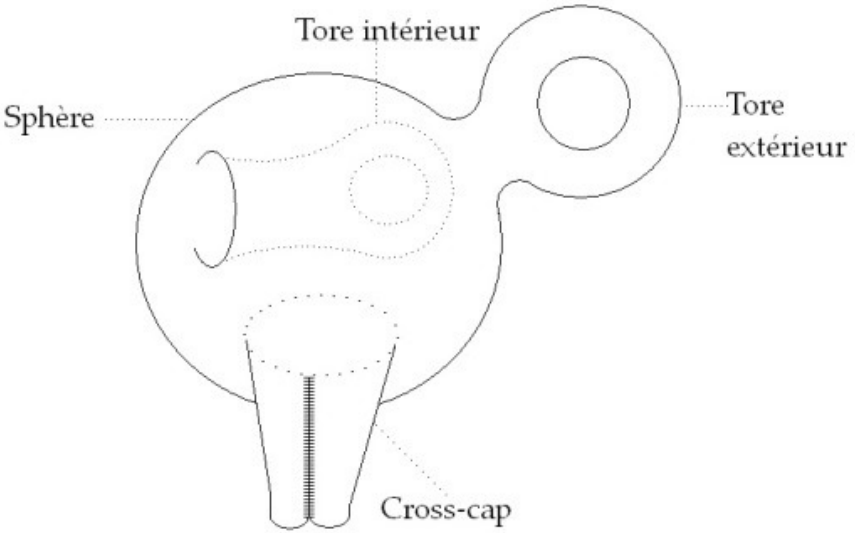


另有一些表面无法分解成片，但我们把它们放在一旁。现在说回环面以及对它进行定向的可能。我们能否相对于它所附着的理想球面来定向？我们始终可以引入这个球面：只要有足够强的气息，任何环面都能显现为球面表面的一个简单把手，因为环面自身有一部分已经被充分吹胀成球面。



我们能否借助球面，可以说，把环面重新浸入我们眼下正在寻找的东西？你们已经感到，我们寻找的是允许我们在两类圆周之间引入所需不对称的第三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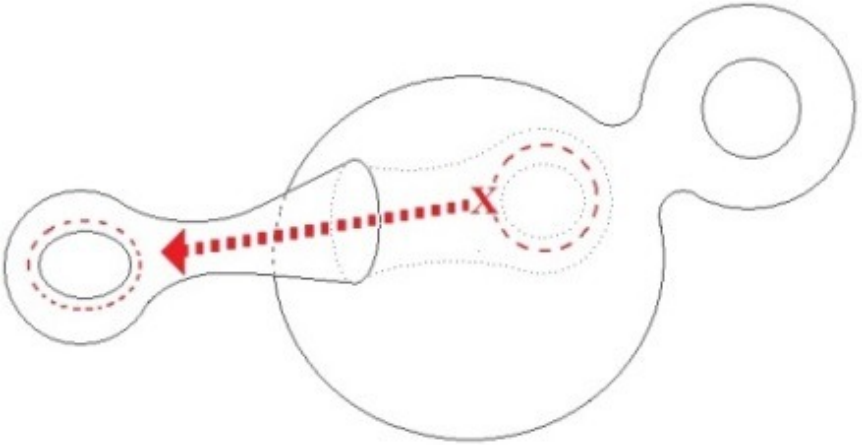
这项不对称如此明显、在直观上如此可感，甚至如此不可还原，却又以这样的方式显现：它正是我们在一切数学发展中始终观察到的东西——为了让体系运转，必须从一开始忘记某种东西。你们会在每一种形式进展中重新遇见它：这件被遗忘的东西在形式主义中从字面上躲开我们、从我们手中溜走。比如，我们能否通过参照某种叫作球面上的管道之物，把它抓住？事实上，请仔细看看发生了什么，看看一切可以形式化的表面在还原为标准形态时能给我们什么。人们告诉我们：它总会被还原为一个球面——上面有什么？——上面嵌有若干环面；我们可以把它们有效表示如下：



我略去理论。经验证明，这严格准确。此外，我们还会有一些所谓交叉帽。我今天放弃讨论这些交叉帽；以后必须谈到，因为它们会给我们最大帮助。我们姑且只考察环面。你们也许会想到，这样一个不位于球面外部、而位于球面内部，并且有孔可以进入的把手，是某种不可还原、不可消除的东西；仿佛必须区分外环面与内环面。

这为什么会让我们感兴趣？非常确切地说，是因为一种对我们有关对象的全部直观都必不可少的心智形式。事实上，从柏拉图式、亚里士多德式、欧拉式的Umwelt〔周围世界〕与Innenwelt〔内部世界〕视角看，人们从一开始就把支配地位赋予内部与外部之划分；这样一来，我们难道不会把自己经验到的一切——尤其是在分析中——都放进我前几天所谓"地下室"的维度吗？也就是深入深处的走廊；换句话说，推到最大限度，也就是按照这个形态得到最充分发展的形式？

在这里让人感到这个形态绝对不独立，格外具有示范意义。因为我再说一次，当我们抵达还原形态——也就是为了支撑我的话而在黑板图中模糊勾勒出来的那些形态——时，根本不可能把内把手相对于外把手的可能独创性维持为一种差异，哪怕只维持一瞬间；这里采用的是技术术语。我想，你们只须稍有想象力就能看见：如果这是一件用橡胶实际做出的东西，只须把手指从这里［X处］伸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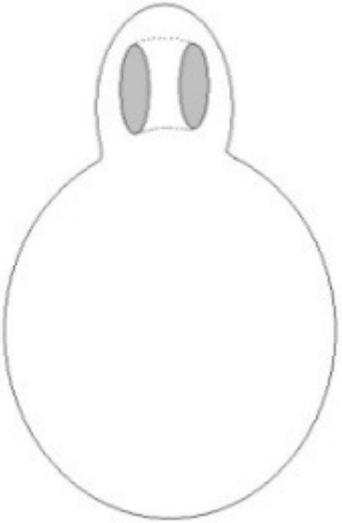


……从内部勾住这样构成的把手之中心环，把它向外拉出，就会准确得到这个形态，即环面；它完全相同，没有任何撕裂，严格说来甚至没有反转。不存在任何反转；原来位于内部的东西——即x、走廊内部这样行进的路径——变成外部，因为它从来都是外部。

如果这令你们惊讶，我还可以用一种更加简单、却完全相同的方式来图解；因为它同我现在要向你们展示、而且第一天就曾向你们展示的东西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当时，我希望让你们感到这里涉及什么。请设想，环面在其行程中段——从拓扑角度看，这完全是同一回事——被球面套住。这里有一条从一个孔通往另一个孔的小走廊。



我想，在这里你们已经足够清楚地感到：只须用手指把能够从走廊抓住的东西稍微向外拱起，就不难让一幅近似下面这样的图形出现——这里是把手，而同内部连通的两个孔洞则以虚线画在此处。



因此，我们又遭遇一次失败：我的意思是，无法通过参照第三维——这里由球面表现——来表示某种使环面相对于自身不对称而可以说得到安置的东西。我们再一次看见某种东西显现；它由我最初带给你们的那个极其简单的能指——内八字形——引入，也就是一个内部场域始终可能同外部场域同质。这个范畴如此根本，必须深深标记、印入你们心中；所以我认为，今天即使冒着使你们厌倦、甚至疲惫的风险，也必须用整整一课来反复强调。我希望，你们以后会看到它的用处。

第18课 · 1962年5月2日

Piera AULAGNIER LACAN

LACAN

今天是复课后的第一次课。我们面前有一场为期两个月的赛跑，要完成这个困难主题；我想到在复课时安排一次接力。这不一定是为了照顾你们——既不是你们，也不是任何人。

我的意思是，很久以来，我不仅想让你们中的某个人发言，而且特别想把话交给奥拉涅夫人。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她曾在我们的一次科学会议上作过报告[注1]，第二天我就产生了这个想法。

> [注1] 皮耶拉·奥拉涅于1962年3月“外省研讨日”围绕焦虑主题所作的报告。

这份报告，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可惜今天不在场的人……

由于某种很能表现一些立场之特征的近视，

我在别处把这些立场称作“官僚权威式的”，因为这个词已经流行起来；

……竟以为从中看见了我不知道怎样的向弗洛伊德字面文本的回归；而在我听来，奥拉涅夫人当时已经以格外切中要害、格外敏锐的方式，运用那项经过长久酝酿的要求与欲望之区分。

一个人认出自己的后继者，终究比其他人认得更准确一些。况且，有一个人同意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就是奥拉涅夫人本人。因此，我很遗

憾等了这么久才把话交给她；也许是因为一种过强的感觉：仿佛始终有某种东西催促、追赶我们继续前进。

恰好，今天我们要暂且走出这样一个“环”：让我们共同走过的道路——从我提到的那个时刻以来，路已经很长——经过你们中某个人的思想，看看那里能够作出怎样的回应、结出怎样的果实。尤其是，我最近关于焦虑所说的东西在奥拉涅夫人思想中形成了一个交叠点、一处十字路口；她几次课以前便主动提出，要在这里发言。

所以，这是由于一个同其他时机价值相当的时机：她感到自己有某种关于精神病患者之焦虑的东西需要告诉你们，而且恰逢其时；它同她像你们一样听到的、我今年关于认同所教授的东西关系最为紧密。她会给你们带来一份相当精心准备的东西，甚至给了我们一篇完整文本。

她好心让我先看了文本；我的意思是，昨天我同她一起读过。我必须说，我认为自己唯一应做的就是鼓励她向你们宣读。我相信，这篇文本是一个绝佳的媒介（medium）——这里的意思绝不是平均值——它表现了我认为你们中听觉最敏锐、最出色的人能够听见什么，也表现了人们怎样能根据这项聆听重新接过问题。

因此，等她宣读完这篇文本，我会说自己打算怎样运用她带给我们的、理应构成一个阶段的东西，以及打算在后续中怎样运用它。

Piera AULAGNIER：焦虑与认同

最近的“外省研讨日”上，有若干发言讨论了能否界定不同类型的焦虑。例如，人们由此提出：是否应当赋予精神病性焦虑一种特殊地位。

我要立即说，我的意见稍有不同：无论焦虑出现在所谓正常主体、神经症患者还是精神病患者那里，在我看来，它都回应自我的一种特殊且相同的情势；我甚至认为，这就是焦虑的特征之一。

至于所谓“主体面对焦虑的位置”，例如在精神病中，人们已经看见，如果不试着更好地界定情感与言语化之间的关系，就可能抵达一种可以表述如下的悖论：

- 一方面，精神病患者是一个格外容易遭受焦虑的人；治疗中的重大困难之一，甚至应当在他于分析家那里唤起的镜像回应中寻找；
- 另一方面，人们又告诉我们，他无法认出自己的焦虑，会同它保持距离，使自己与它异化。

如果不尝试继续前进，这就陈述了一个无法维持的位置。事实上，“认出焦虑”究竟可能意味着什么？焦虑不等待、也不需要得到命名，便会淹没自我；我不明白，人们说主体处在焦虑中却并不自知，可能想表达什么。

我们可以问，焦虑的特性是否恰恰就在于不能自我命名。诊断、命名只能来自大他者一边，来自焦虑在其面前显现的人。至于主体本人，他就是“焦虑”这项情感，他完全经历它；正是这种浸透、这种对其自我的捕获——自我在其中消融——阻止言说进行中介：请想想抑制与行动化。

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可以首先把两种状态作平行比较；二者尽管不同，在我看来却表现自我既对立又互补的两个极端位置：我要谈的是性高潮。在后一种情形中，实际经历性高潮，同拉开必要距离以便在引发它的情势之此时此地（hic et nunc）中认出、界定它，同样存在深刻的不相容。

说自己正在焦虑，本身便表明人已经能够同实际经历的情感拉开某种距离；它表明，自我对于一项情感已经取得某种控制与客观性。到了这一刻，我们甚至可以怀疑，这项情感是否还配得上焦虑这个名称。我无须在这里提醒言说的隐喻性中介作用，也无须提醒实际经历的情感同其言语翻译之间存在的距离。

人一旦把情感置入词语，就恰恰把它们变成了其他东西：通过言说，把它们变成交流手段，使它们进入关系与意向性的领域；把在身体层次经历、并且严格说来最终仍属于非言语秩序的东西，转变为可交流之物。我们全都知道，说自己爱某个人，同由于同一份爱而在身体层次感受到的东西，只有十分遥远的关系。拉康先生提醒我们，告诉某个人自己欲望他，就是把他纳入我们的根本幻想。无疑，这也会让他成为我们的见证、我们自身能指的见证人。

无论我们对此能够说什么，一切都向我们显示下列距离：一边是作为内化之身体情绪的情感，是某种从按定义不可能以词语表达的东西——我是说幻想——那里取得最深来源的东西；另一边是言说，它的全部隐喻功能由此向我们显现。

如果言说是不可或缺的魔法钥匙，唯有它允许我们进入符号化世界，那么，我认为焦虑恰恰回应下面这个时刻：

- 这把钥匙不再打开任何门；
- 自我必须面对一切符号化之后或以前的东西；
- 显现的是没有名称之物，是那个神秘形象、那个有一道再也无法领会的欲望从中涌现的场所；
- 对主体而言，幻想与现实在这里发生碰撞：象征的东西消失，让位给幻想本身；自我在其中消融，而我们把这种消融称作“焦虑”。

可以肯定，精神病患者无须等到分析才会认识焦虑。同样可以肯定，对一切主体而言，分析关系在这个领域都是特殊场地。

如果承认焦虑同认同具有最密切的关系，这就不会令我们惊讶。如果认同涉及欲望层次上发生的某种事情，涉及主体欲望同大他者欲望的关系，那么，分析中焦虑的主要来源显然就在分析的本质本身：大他者在这里是一个最根本的欲望恰恰在于不欲望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一方面允许一切可能的投射，另一方面又揭露这些投射的幻想性主观性质，并迫使主体周期性地提出一个问题：分析家的欲望是什么？这个欲望始终受到假定、从未得到界定，因此随时可能变成大他者的那个场所，让焦虑由此向被分析者涌现。

不过，在试图界定引发焦虑之情势的参数以前——这些参数只能从认同本有的问题出发得到勾勒——我们可以先提出一个更具描述性的问

题：当我们谈论口腔性焦虑、阉割焦虑、死亡焦虑时，究竟是什么意思？

不可能在某种量化标定的层次上区分这些词项；不存在“焦虑计”。人不是有一点或非常焦虑，而是要么焦虑，要么不焦虑。在这个层次上，允许我们作答的唯一道路，是把自己放到属于我们的位置：唯有站在这里的人，才能根据主体的焦虑向他发出的信号，界定主体的焦虑。

正如拉康先生指出的，在主体层次上谈焦虑作为信号十分困难；不过，在我看来可以确定的是，焦虑的出现指示、标示大他者是其来源，是它涌现的场所。就此提醒下面这件事，也许并非无用：在他人那里，没有哪种情感比焦虑更难让我们忍受；也没有哪种情感更容易使我们以平行方式回应。

例如，施虐、攻击性可以在伙伴那里引起一种相反的受虐或被动反应。焦虑则只能引起逃跑或焦虑。这里存在一种回应的相互性，它并非不提出问题。拉康先生曾反对多人所作的尝试，即寻找焦虑的内容。

这让我想起他针对完全不同之事所说的一句话：要从帽子里取出兔子，总还得先把兔子放进去。

那么我想知道，焦虑是否恰恰不仅在兔子被取出时出现，而且在兔子已经离开去吃草、帽子只再表现为某种使人想起环面的东西时出现。它围绕一个黑暗场所；一切能够命名的内容都已从中蒸发，而自我面对它不再拥有任何定位标记。因为我们关于焦虑所能说的第一件事，就是焦虑的出现表明，一切可能的认同定位标记暂时坍塌。

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或许才能回答我曾就能够赋予焦虑的不同名称所提出的问题，而不是在界定某种内容的层次上回答；因为可以说，焦虑主体的特性，就是已经失去自己的内容。换句话说，在我看来，人们无法处理焦虑本身。举个例子，我要说，这样做的错误程度，就像试图只停留在能够表现强迫症状的自动运动层次上，来界定这项症状。

只有把焦虑视作自我陷入死胡同的后果、结果，它才可能教给我们有关自身的某种东西。对我们而言，它是一个信号，标明两条既平行又根本的线之间出现了障碍；二者的关系构成全部人类结构的拱顶石，也就是：认同与阉割。

我要尝试勾勒这两个结构支点在不同主体那里的关系，以便界定焦虑是什么、它根据不同情形向我们见证什么。在我整篇报告中参照的4月4日研讨班上，拉康先生告诉我们，可以把阉割设想为一种过渡性的通过：从主体身上作为欲望之自然支撑的东西，通向法则对它的授权；主体借此成为一项抵押，通过它在自己必须作为欲望显现的位置上标示自身。

这个过渡性的通过必须允许人们抵达阴茎—阳具的等价；也就是说，原本作为身体激动的东西必须变成一个能指、把位置让给一个能指。因为“欲望”这个词只有从主体出发才可能取得任何意义，绝不能从某个部分客体——阴茎或其他客体——出发。[注]

> [注] Objet partiel 是精神分析术语“部分客体”。“部分”指客体在驱力及主体关系中的部分性功能，不等于某个只在身体空间中占据一处的“局部客体”。

相关知识卡 阉割的客体：部分客体、丧失与对象 a

拉康先生曾说：“主体要求，而阳具欲望”——是阳具，绝不是阴茎。阴茎只是一件服务于阳具能指的工具。它之所以可能成为一件十分不听话的工具，恰恰是因为，作为阳具，它标示的是主体。为了让事情运转，大他者必须恰好认出、选中主体；不是根据这项自然支撑，而是因为主体作为主体，就是大他者从自身能指位置上认出的能指。

在享乐平面上，手淫行动同性交的差异十分明显，却不可能从生理上解释；差异就在于，只要两位伙伴都能在自身历史中承担各自的阉割，性交就会使主体在性高潮时刻重新找到某种东西。它并不像有人所说，是某种原初融合；因为我们终究看不出，人所能体验的最深享乐为何必然要同同样彻底的退行联系起来。相反，主体会抵达那个特殊时刻：他总在寻找、却总从手中溜走的认同——作为主体的他被他人认作其最深欲望的客体；与此同时，由于他人的享乐，他也能把对方认作把自己构成为阳具能指的人。

在这个独一时刻，要求与欲望可以短暂重合；正是这一点赋予自我以那种认同的绽放，享乐从中取得来源。不过，切勿忘记：即使要求与欲望在这个时刻重合，享乐仍在自身携带最深不满足的来源。因为，如果欲望首先是连续性的欲望，享乐则按定义是某种瞬间之物。所以，欲望与要求之间的距离会立即重新建立，而不满足也会重新建立；它同时是要求长久延续的保证。

不过，如果焦虑有拟像，享乐的拟像就更多。为了让这种作为真正享乐之来源的认同情势成为可能，两位伙伴还必须避开那个窥伺他们的重大障碍：对其中一人或者两人而言，赌注仍固定在部分客体上，固定在一种二元关系的赌注上；在这项关系中，他们作为主体没有位置。因为同阉割有关的一切向我们表明，哪怕主体可能以这种方式把

它言语化，这也根本不是害怕别人把阴茎切掉；问题其实是害怕别人给他留下阴茎，却切掉其余一切——也就是别人只想要他的阴茎或部分客体，只想要这个快乐的支撑和来源，同时否定他、误认他作为主体的存在。

相关知识卡 阉割的客体：部分客体、丧失与对象 a

所以，焦虑不仅同享乐具有密切关系，而且最容易引发焦虑的情势之一，正是主体与大他者必须在享乐层次彼此面对。现在，让我们试着看看，主体在这个平面上可能遇到哪些障碍。它们无非是一切焦虑的来源本身。

为此，我们必须回到所谓“前生殖器客体关系”，回到一个在所有时期中对主体命运最具决定性的时期：主体与大他者、要求与欲望之间的中介围绕这个客体发生；它的位置与定义仍极其含混，人们称之为部分客体。

相关知识卡 阉割的客体：部分客体、丧失与对象 a

主体同这个部分客体的关系，无非就是主体同自己身体的关系；一切包含在“客体关系”一词下的范围，都是从这种对每个人而言始终根本的关系出发并获得塑形。

相关知识卡 阉割的客体：部分客体、丧失与对象 a

无论停在口腔期、肛门期还是阳具期，都能遇见相同坐标。我之所以选择口腔期，只是因为对于我们一会儿会谈到的精神病患者而言，在我看来，它是我在别处所谓“精神病开启”的孕育时刻。

我们能够用什么界定口腔期？首先，是一项从一开始就被告诉我们属于对别的东西之要求的要求。还有一项回答；它显然不只是对别的东西的回答，而且——在我看来这一点十分重要——会把原本是哭喊、也许是呼唤的东西，构成为要求、构成为欲望。

母亲回应孩子的哭喊时，通过把它构成为要求而承认它；但更加严重的是，她从欲望平面解释它：解释为孩子欲望她在自己身边，欲望从她那里取得某物，欲望攻击她——内容并不重要。可以肯定的是，大他者会通过回答，把欲望维度赋予需要的哭喊；而孩子由之得到投注的这种欲望，在开始时始终是一项投射性解释的结果，只取决于母亲的欲望、取决于她自己的幻想。主体经由大他者的无意识进入欲望世界。

孩子本人的欲望，首先必须构成为回答，构成为接受或拒绝占据大他者无意识为他指定的位置。在我看来，作为口腔关系关键机制的投射性认同，其第一个时刻从母亲出发：欲望平面上首先出现的投射来自母亲。孩子必须认同于它，或者抗争、否定一种自己可能感到具有去结构作用的认同。

在人类发展的这个最初阶段，孩子对主体所能作出的回答，也允许他发现自己的要求掩藏什么。享乐无须等待阳具组织便会开始发挥作用；从这时起，它取得自己将始终保留的启示面向。因为，如果挫折向主体意指需要与欲望之间的距离，那么，享乐则通过相反进路回应未得到表述之物，从而向主体揭示要求彼岸之物，也就是欲望。

那么，我们在所谓“口腔关系”中看见什么？首先，对两位伙伴而言，要求与回答都围绕嘴—乳房这项局部关系而意指自身。我们可以把这

个层次称作所指层次：回答会在口腔层次引发吸收活动，后者成为快乐的来源；外部客体——乳汁——会变成自身的身体实体。吸收正是由此取得其重要性和意义。从这项最初回答开始，要求的目标将变成寻求这种作为快乐之来源的吸收活动。

至于欲望，则必须去别处寻找；尽管它会从同一项回答、同一次需要满足经验出发而构成。事实上，如果嘴—乳房关系与吸收—食物活动是表示口腔关系之等式的分子，那么还有一个分母：它使孩子—母亲关系成为问题，而欲望可以位于那里。

在我看来，哺乳活动由于双方对它的投注，也由于它允许孩子在广义身体层次经历接触和身体经验，所以通过自身的重复性标点，表现口腔阶段根本且核心的时期。必须提醒：那句谚语从未像在这里一样显得如此真实、如此醒目："怎样给予，比给予什么更重要。"

正是由于、或者借助这种给予方式，孩子会根据它向自己揭示的母亲欲望，领会给予食物与给予爱之间的差异。

同食物吸收平行，我们会看见关系性能指的吸收——更准确地说，内摄——在等式的分母中得到勾勒；也就是说，同食物吸收平行，还会发生一种幻想关系的内摄，孩子与他人在其中由各自的无意识欲望表现。

分子很容易获得+号的投注，分母却可能在同一时刻获得−号的投注。正是这种符号差异赋予乳房以能指位置；因为一切能指都从要求与欲望之间的这项距离、从挫折涌现的这个场所中取得起源、分离出来。从这个等式出发——作必要修改以后，可以为主体发展的各个阶段重

建这个等式——有四种可能，分别导向所谓：正常化、神经症、倒错、精神病。

我会尝试把它们图式化，当然会作一点漫画式简化；再看看认同与焦虑在每种情形中具有怎样的关系。第一条道路无疑最具乌托邦色彩。我们必须设想，孩子能够在食物的给予中找到自己所欲望的爱的给予。

这样，乳房和母亲的回答就能成为其他东西的符号。孩子会进入象征世界：

- 他能够接受能指链的狭道；
- 作为吸收活动的口腔关系能够遭到放弃；
- 主体会朝所谓规范性解决方案发展。

不过，为了让孩子能够承担这项阉割，能够为了这张小小票据、这张指向未来却未必兑现的汇票，而放弃乳房给予他的快乐，母亲自己就必须已经能够承担自身的阉割。从这个时刻开始、从这项所谓二元关系开始，第三项——父亲——就必须作为母亲的参照而在场。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母亲从孩子那里寻找的才不是身体性感层次上的满足——这种满足会把孩子变成阳具等价物——而是一种关系；它把她构成为母亲，同时也承认她是父亲的女人。

这时，对她而言，给予食物将成为给予爱的一项纯粹符号；而恰恰因为这个爱的给予不是主体所欲望的阳具给予，孩子才能维持自己同要

求的关系。他必须去别处寻找阳具，会进入阉割情结；唯有它允许孩子不再只认同于一个被划杠的主体。

第二种可能是，母亲本人始终未能妥善承担阉割。于是，凡是能够成为他人快乐之来源和要求之目标的客体，都可能对她变成她所欲望的阳具等价物。然而，乳房只由于那个不能没有它的人——也就是孩子——才拥有特殊存在，所以我们看见孩子=阳具这项等价建立起来；它位于大多数神经症结构发生的中心。

这样一来，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无论乳房、粪便、阴茎中的哪种身体客体变成阳具支撑，主体都必须始终面对是或有的两难：

- 要么，他必须认同于拥有阳具的人；但因为他未能超越自然支撑阶段、未能通达象征界，拥有对他来说将始终意味着“阉割了大他者以后才拥有”；

- 要么，他放弃拥有：这样，他会认同于作为他人欲望客体的阳具，却又必须放弃作为欲望主体而存在。

一边是成为阉割的实施者，另一边是成为遭受阉割的主体；二者之间的这种认同冲突，界定了认同层次上持续不断的交替、始终在场的问题。临床上，人们称它为神经症。

第三种可能，就是我们在倒错中遇到的情形。如果倒错曾被界定为神经症的负片，我们也会在认同层次重新找到这种结构对立。倒错者绕开了认同冲突。在我们选取的口腔平面上，我们会说，在倒错中，主体把自己构成得仿佛吸收活动唯一的目标，就是把自己变成允许大他者获得阳具享乐的客体。

倒错者既不拥有阳具，也不是阳具；他是那个服务于一种不属于自己的欲望的含混客体。唯有在这种奇特情势中，他才能取得享乐：对他而言，唯一可能的认同既不是认同于大他者，也不是认同于阳具，而是认同于那个客体；这个客体通过自身活动，给一个归属最终不为他所知的阳具带来享乐。可以说，倒错者的欲望就是回应阳具式要求。举一个普通例子：施虐者要想获得享乐，必须有一个大他者；他把自己变成鞭子，让快乐为这个大他者涌现。

我之所以谈论阳具式要求——这里有一个文字游戏——是因为对倒错者而言，他人并不存在，除非充当一个近乎匿名的阳具之支撑；倒错者为这个阳具举行自己的献祭仪式。倒错式回答始终携带着对作为主体的他人的否定。倒错式认同始终根据那个给一个既全能又属幻想的阳具带来享乐的客体而发生。

关于一般意义上的倒错，我还想说一句。我不认为，只停留在我们可以加引号称作“性”的平面上，就可能界定它，尽管这方面的经典观点似乎把我们引向那里。在我看来，这也使我十分接近弗洛伊德的观点：倒错是享乐层次上的倒错；为了获得享乐而动用哪一身体部位并不重要。我同意拉康先生对所谓生殖器性的警惕，因为作解剖学式分析极其危险。

解剖学上最正常的性交，也可能同所谓前生殖器驱力一样神经症性或倒错。究竟什么标示正常性、神经症或倒错？只有在自我同其认同的关系层次上，只有在这种关系允许还是不允许享乐的问题上，你们才能看见。如果只把倒错诊断保留给性倒错，不仅会一无所获——因为纯粹症状性的诊断从来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得不承认，这样一来，能逃过倒错之名的神经症患者少之又少。

同样，也不能从倒错者据说可以免除的罪疚层次找到解答：至少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人幸运到不知道罪疚是什么。接近倒错的唯一方式，就是尝试在倒错所在的位置界定它，即关系行为的层次。对强迫症患者而言，施虐远非始终遭到误认或始终被控制住。

施虐在强迫症患者那里意指的，正是所谓"肛门关系"的持续：一种涉及占有或被占有的关系；主体只有根据这种甚至可能走向毁灭客体的占有，才能意指自己体验的爱或自己作为对象所获得的爱。可以说，强迫症患者确实是因为爱得深才惩罚得重的人：对他来说，父亲的打屁股始终是其爱的特殊标记；他总在寻找某个人，以便打他，或者让他打自己。

但是，打过或者挨过以后，确认别人爱自己以后，他会在同一客体的另一类关系中寻找享乐。无论这种关系以口腔、肛门还是阴道方式发生，他都不是我所理解意义上的倒错者；而这种理解在我看来，是唯一能够避免把倒错者标签贴到大量神经症患者或大量同类身上的理解。

当打屁股不再作为爱的符号受到寻求或给予，而是就其本身被主体等同于让一个阳具享乐的唯一现存可能时，施虐才成为倒错；看见这种享乐，会变成倒错者取得自己享乐的唯一道路。人们大量谈论暴露癖所源出的攻击性：人把"它"展示出来，无疑是为了攻击他人；但切勿忘记，暴露者确信这种攻击是他人享乐的来源。

强迫症患者体验一种暴露倾向时，可以说，会尝试欺骗他人：他展示自己以为他人没有、因而贪求的东西；他展示的东西，实际上对他而言同攻击性具有最密切的关系。请想想鼠人那里发生的事情：亡父的

享乐是他最不关心的事。鼠人向亡父展示某种自己以为亡父曾在幻想中想从他身上夺走的东西；这正是一种所谓攻击性，而强迫症患者从这种攻击性中获得享乐。

至于倒错者，他始终只通过一种异己的享乐寻找自己的享乐。倒错恰恰就是这一点：这条之字形行程、这段迂回，使他的自我无论做什么，始终服务于一种匿名的阳具力量。客体是谁对他并不重要；只要客体能够享乐，只要他能把客体变成这个阳具的支撑即可。面对这个阳具，他永远、也仅仅把自己认同为那个被假定能够给它带来享乐的客体。正因为如此，不同于神经症中的情形，倒错式认同及其客体关系类型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稳定性与统一性。

现在，我们抵达第四种可能，也就是最难把握的精神病。精神病患者是一个其要求从未被大他者符号化的主体；对他而言，实在与象征、幻想与现实从未得到划界，因为他未能通达那个唯一允许在这两个层次之间作出必要区分的第三维，即想象界。

不过在这里，即使试图最大限度地简化事情，我们也不得不把自己放到主体历史的最开端，早于口腔关系，也就是受孕时刻。精神病患者遭受的第一次截除发生在出生以前：对母亲而言，他是她自身新陈代谢的客体；父亲的参与遭到她否定，无法接受。从这个时刻开始、在整个妊娠期间，他就是部分客体，前来填补母亲身体层次的幻想性缺失。从他出生起，母亲赋予他的角色就是成为她否定自己遭阉割的见证。

孩子并不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是母亲的阳具；他是乳房就是阳具这件事的见证，二者并不相同。为了让乳房成为阳具、成为一个全能阳

具，它给出的回答必须完美、完整。孩子的要求不能被承认为食物要求以外的任何东西。必须否定主体层次上的欲望维度；精神病患者之母的特征，就是彻底禁止孩子成为任何欲望的主体。

从这个时刻开始，我们便看见，精神病患者同言说的特殊关系会怎样构成，也看见他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维持自己同要求的关系。事实上，如果回答从来只把他当作一张有待喂养的嘴、一个部分客体，那么就能理解：对他而言，每一项要求在得到表述的同一时刻，都携带欲望之死。

由于要求没有得到大他者符号化，他会被引向使象征与实在在回答中重合。无论他要求什么，别人给他的都是食物；于是，食物本身会对他变成关键能指。从这个时刻开始，象征界会闯入实在界。

对他而言，给予食物不会在给予爱中找到其符号等价物；相反，给予爱的一切都只能以口腔吸收来意指。爱他人或被他人所爱，会为他翻译成口腔性的词语：吸收对方或被对方吸收。要求与欲望对他而言始终存在根本矛盾，因为：

- 要么，他维持自己的要求，而要求会毁灭作为欲望主体的他；他必须使自己作为主体异化，以便变成一张嘴、一个有待喂养的客体；

- 要么，他会好歹尝试把自己构成为主体；这样，他就不得不异化自己身体上作为快乐来源的部分。那里是某种回答的场所，而这项回答对他来说同任何自主尝试都不相容。

精神病患者始终不得不异化自己的身体——身体是其自我的支撑——或者异化一个身体部分——身体部分是享乐可能性的支撑。我在这里

不用“认同”这个词，恰恰因为我相信，它不能运用于精神病。在我的视角中，认同意味着一种客体关系的可能性；主体的欲望和大他者的欲望在其中处于冲突，却又作为构成关系的两个极而存在。在精神病中，大他者及其欲望应当在主体同自身身体的幻想性关系层次上得到界定。我不会在这里这样做，因为这会使我们偏离焦虑这个主题。

不同于人们可能以为的，我整篇报告谈论的恰恰都是焦虑。正如开头所说，在我看来，只有从认同的参数出发，才能抵达焦虑。那么，我们看见了什么？

无论在所谓正常主体、神经症患者还是倒错者那里，一切认同尝试都只能从主体对大他者欲望的想象出发；这项想象是真是假并不重要。无论你们选择所谓正常主体、神经症患者还是倒错者，都已看到，这里始终涉及根据或者反对主体以为是他人欲望的东西而发生认同。只要这个欲望能够被想象、被幻想，主体就会从中找到必要的定位标记，把自己界定为他人欲望的客体，或者拒绝成为这个客体的客体。两种情形中，他都是一个能够界定自己、重新找到自己的人。

但是，大他者的欲望一旦变成某种神秘、无法界定的东西，向主体揭示出来的就是：恰恰是这个大他者的欲望把他构成为主体。

他会在这个虚无面前重新找到、在这个时刻遭到揭露的，是自己的根本幻想：只有当我们能够根据自身欲望给大他者的欲望命名、赋予它形态时，成为大他者欲望客体的情势才能维持。但如果我们成为一道再也无法命名之欲望的客体，就会亲自变成一个其标志不再具有意义的客体，因为这些标志对大他者而言已经无法解读。自我在镜子中寻找参照，镜子却返还一幅不再具有可辨认意义的图像；这个确切时刻

就是焦虑。我们把它称作口腔性、肛门性或阳具性焦虑，只是在尝试界定：自我曾经以怎样的标志装扮自身，以便得到承认。

如果只有我们——作为镜中显现之物——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是因为唯有我们能够看见那些据说我们已经不再认出的标志究竟属于哪一类。因为，正如我开头所说，焦虑是最容易引起相互回应的情感；这是因为从这个时刻开始，我们对他人也会变成其标志同样神秘、同样非人的人。

在焦虑中消融的不只是自我，还有作为认同支撑的大他者。沿着同一方向，我要说，享乐与焦虑是自我可能处于的两个极端位置：

- 在前一个位置上，自我与大他者暂时交换各自的标志，彼此承认对方是两个能指；共享的享乐会暂时保障两个欲望的同一性。

- 在焦虑中，自我与大他者消融，在一种欲望由于无法命名而失落的情势中被取消。

现在，为了作结，如果转向精神病，我们会看见事情略有不同。当然，焦虑在这里也无非是自我失去一切可能定位标记的信号。不过，焦虑在这里具有内生性来源：它是主体欲望可能涌现的场所；对精神病患者而言，他自己的欲望是一切焦虑的特殊来源。

如果下列说法属实：

- 大他者通过把我们承认为欲望客体而构成我们；
- 它的回答使我们意识到要求与欲望之间的距离；
- 我们通过这道裂口进入能指世界；

……那么，对精神病患者而言，这个大他者从来只向他意指一个孔洞、一个处在其存在最中心的空。

强加给他的欲望禁令使那项回答让他领会的不是距离，而是要求与欲望之间的根本对立；这个距离不是裂口，而是深渊，从中显露的不是能指，而是幻想，即引起象征与实在碰撞、并被我们称作精神病的东西。

对精神病患者而言——请原谅我只停留在简单公式上——他人在自身身体层次上遭到内摄，处于围绕那道最初裂口的一切之层次上；唯有这道裂口把他标示为主体。对他来说，焦虑同那些特殊时刻有关：某种可以称为欲望的东西从这道裂口开始显现；因为要承担它，主体就必须接受把自己放到唯一能够说“我”的位置上，也就是认同于这道裂口。由于他人的禁令，唯有在那里，他才被承认为主体。

一切欲望都只能把他送回对自身的否定或对他人的否定。但是，只要他人在他自己的身体层次上遭到内摄，只要这项内摄是唯一允许他活下去的东西——我在别处曾说，对精神病患者而言，认同于一个统一的想象身体之唯一可能，就是认同于一个并不属于他的身体投射在他面前的影子——那么，他人的任何消失对他而言都等同于一次自残，而这只会把他送回自身的根本悲剧。

在神经症患者那里，我们可以从自己的沉默出发找到引发其焦虑的来源；而在精神病患者那里，焦虑却从我们的言说、我们的在场出发。一切使他可能意识到下列事情的东西，都会变成引发焦虑之物：我们作为不同于他的人、作为自主主体而存在，并因此可以把他承认为主体。

只要他还在说话，就只是在重复一段独白；它把我们放在那个构成他的、遭到内摄的大他者层次上。但只要他开始对我们说话，只要我们能够作为客体，变成他必须在其中承认自己欲望的场所，就会看见他的焦虑被触发。因为欲望就是必须把自己构成为主体；而对他而言，唯一能这样做的位置，就是把他送回自身深渊的位置。

不过在这里——再用一句话作结——你们看到，可以说，焦虑出现于欲望使主体变成某种有之欠缺、命名自身之欠缺的东西之时。

有一点我没有处理，会把它放到一旁；我很遗憾，因为它对我而言十分根本，我本想能够讨论。遗憾的是，为了把它纳入，我对自己试图处理的主题本应拥有更强的驾驭能力——我要说的是幻想。

幻想也同认同与焦虑密切相联，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我本可以说，焦虑出现于实在客体只能在其幻想意义中得到领会之时；从这个时刻开始，自我的一切可能认同都会消融，焦虑随之出现。

但即使这是同一个故事，也不是同一套话语；今天我要在这里停下。不过，在结束这番话以前，我想给你们一个很短的临床例子，说明精神病患者的焦虑来源。关于病史，我只会告诉你们：这是一位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妄想，曾多次住院。

最初几次会谈都是他陈述自己的妄想；这是一种相当典型的妄想，被他称作“机器人问题”。随后，在一场碰巧谈到接触与言说问题的会谈中，他向我解释说，自己无法忍受的是要求的形式：

“握手相对于那些用言语致意的文明是一项进步；在那里，言说会歪曲事情，妨碍理解。言说就像一个旋转的轮子，每个人在不同时刻看见轮子的不同部分；于是，人们试图交流时必然出错，始终存在错位。”

在同一场会谈中，当他谈到女人的言说问题时，突然对我说：

“让我不安的是，人们曾对我谈到截肢者，说他们会通过已经不复存在的肢体感觉到一些东西。”

就在这个时刻，这个人的话语在其妄想形式中始终保留一种数学般精确的维度，却开始寻找词语、陷入混乱。他告诉我，自己再也无法跟上自己的思想；最后说出一句我认为对于精神病患者的身体形象确实十分有意义的话：

“幽灵会是一个没有肢体、没有身体的人，只凭自己的智力，感知一个他并不拥有的身体所产生的虚假感觉。这让我极其不安。”

“感知一个他并不拥有的身体所产生的虚假感觉。”这句话会在下一场会谈中取得意义：他来见我，说自己想中断会谈，事情再也无法忍受，既不健康又危险。而那件不健康又危险、引起一场贯穿整次会谈并沉重地让人感到的焦虑之物，就是：

“我已经发现，你想诱惑我，而且你可能会成功。”

他发现的是，自己的欲望可能从这些“一个他并不拥有的身体所产生的虚假感觉”出发涌现；这样，他就不得不承认、承担构成其身体的这个缺失，不得不直视某种因为未能得到符号化而使人无法忍受的东西，即阉割本身。在同一场会谈中，他还会亲自说出焦虑的来源位于哪里，比我所能说的更好：

“你害怕在镜子里看自己，因为镜子会随着观看它的眼睛而改变；人不太知道会在里面看见什么。如果你买一面镀金镜子，就更好了……”

我们感觉，他想确认改变发生在镜子一边。你们看到，焦虑出现于他害怕我可能成为欲望客体的时刻；因为从这个时刻开始，他的欲望涌现，就意味着他必须承担我所谓的“构成他的根本缺失”。焦虑从这时涌现，因为他作为幽灵、机器人的位置不再能够维持；他可能再也无法否定一个自己无法承认之身体的虚假感觉。引发焦虑的，恰恰是他面对自己欲望闯入而提出下面这个问题的时刻：镜子会向他返还怎样的自身形象？他知道，这幅形象可能就是缺失、空、没有名称之物，就是使一切相互承认成为不可能的东西；而我们这些无意中成为这场戏剧观众与作者的人，把它称作焦虑。

LACAN

在尝试标出这番话的位置以前，我希望刚才那些让我看见带着各式各样的询问、期待表情的人——这些表情在奥拉涅夫人话语的某个转折处变得更加明确——愿意简单指出，这番话在某处迂回中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提示、产生了怎样的思想，以此表明它得到了聆听。我只遗憾一件事：它是读出来的。这会为我本人提供支点，让我更准确地强调评论。

Xavier AUDOUARD

通过联想，真正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您在报告末尾给出的临床例子，是患者谈论言说的那句话：他把言说比作一个轮子，不同的人永远看不见同一部分。我觉得，这照亮了您所说的一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为您提出的所有主题打开了一整片扩展空间。我想，我大致理解了报告的意义。我不熟悉精神分裂症患者；但对于神经症患者和倒错者而言，焦虑不可能成为符号化的客体，因为它恰恰标志着符号化未能发生、未能把自己符号化。焦虑就是消失在一种非符号化之中，而焦虑的呼唤每时每刻都从那里出发。

这显然极其丰富，但在某种逻辑平面上，也许需要作些澄清。作为某种言说的负片，这种根本经验究竟怎样可能得到符号化？究竟发生了什么，使某种我们必须理解的东西从这个中心孔洞中喷涌而出？总而言之，言说怎样诞生？在这个确切情形中，能指的起源是什么？人怎样从无法说出的焦虑过渡到得到说出的焦虑？这里也许有一种同这个旋转轮子并非没有关系的运动；它可能需要得到稍加说明和规定。

Antoine VERGOTTE

我想知道，是否存在两种焦虑。奥拉涅夫人谈到焦虑—阉割。主体害怕别人把它从他那里拿走，并把作为主体的他遗忘；这就是主体本身的消失。不过，我想知道，是否还有一种主体拒绝成为主体的焦虑；例如，在某些幻想中，他反而想遮盖孔洞或缺失。

在奥拉涅夫人的临床例子中，主体拒绝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使他想起自己的欲望与缺失。在焦虑—阉割的例子中，您说的更像是：主体害怕别人误认他作为主体。因此，一种焦虑可能具有两种意义：要

么，他拒绝成为主体……还有另一种焦虑，比如在幽闭恐惧症中，他感到自己不再是主体；或者相反，他被关在里面，处在一个欲望不存在的封闭世界中。他可能面对自己的欲望而焦虑，也可能面对欲望的缺席而焦虑。

Piera AULAGNIER

您不认为，人之所以拒绝成为主体，恰恰是因为他感到：对大他者而言，自己只有以遭受阉割为代价才能成为主体吗？我不认为，拒绝成为主体就是真正成为主体。

LACAN

我们确实处在问题的核心。你们立刻就看见了人们会在哪一点上陷入混乱。我认为这篇报告很出色，因为运用我们在这里遇到的一些概念，使奥拉涅夫人得以用一种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的方式，凸显她经验中的若干维度。我要重新谈谈她所提出的东西中令我认为出色的部分。不过，我立即说明：在我看来，这番话只走到中途。

这是一种转换，你们不会怀疑——我的教学试图使你们实现的恰恰就是这种转换；天哪，这在历史上终究也不是什么独一无二、以至会被视作蛮横无理的要求。然而，奥拉涅夫人话语中的一整部分，尤其是那个段落——出于让自己和她以为自己正在对其说话的听众都能理解的考虑，她重新回到一些公式——所用的正是我警告你们提防、提醒你们注意的公式。这不只是因为我个人养成某种习性或反感，而是因为，每当人们使用这些公式时，即使使用得恰当，它们同某种必须彻底抛弃之物的一致性总会显露出来。

例如，言说与情感之间某种无论怎样的二律背反；即使经验从实证上证实了它，我们仍不能在它上面分节一套辩证法——倘若我试图在你们面前做的事情具有价值，也就是允许你们尽可能远地展开一个事实造成的一切后果：人是一种被判处必须栖居语言的动物。

因此，我们绝不能在不陷入某种原初性假设的情况下，把情感当作任何东西。任何具有意指作用的效应——从焦虑到愤怒以及所有其他情感——都只有在x同能指之关系处于首要位置的参照中，才可能开始得到理解。

在标出奥拉涅夫人的话语由此遭受的扭曲以前——我的意思是，相对于本来能够成为下一阶段的一些跨越——我当然想先标出一个积极面：仅仅运用这些词项，便已经使她能够做成什么。她准确、灵巧地使用的两个词项尤其处于首位：欲望与要求。

听人谈过这些东西还不够。如果人们以某种方式使用它们——而它们终究也不是什么深奥到人人都不能自以为有权使用的词——那么，仅仅使用欲望和要求这些词项，还不足以准确运用它们。

最近有人冒险这样做；据我所知，结果既谈不上精彩——不过，这终究只有次要意义——甚至同我们赋予这些词项的功能毫无关系。奥拉涅夫人并非如此。恰恰是这些词项的运用，使她在某些时刻达到一种语调；它表明，运用这些词项允许我们获得怎样的成果——哪怕只采取提出问题的形式。

为了指出她为我们打开的第一个、十分令人印象深刻的开口，我要提醒你们她关于性高潮——更准确地说，关于爱的享乐——所说的东西。如果允许我像苏格拉底对狄奥提玛那样对她讲话，我会告诉她：

她在这里证明自己知道谈论的是什么。她作为女人做到这一点，传统上似乎理所当然。我可没有那么确定！

我要说，女人很少能够——即使不是知道，至少是在谈论爱之事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苏格拉底说，他本人可以作证：他确实知道这件事。因此，女人很少，但请充分理解我的意思：男人更少！

奥拉涅夫人谈到爱的享乐是什么时，一劳永逸地拒绝了那项著名的融合参照。恰恰是我们赋予“融合”一词极其古老的意义，所以这本应使我们警醒：人们不可能一方面要求某个有性质规定、独一无二的时刻必须在一项过程终点才能抵达，另一方面又假设它来自回到我不知道怎样的原初未分化状态。

总之，因为时间不够，我不会重新宣读她的文本。但整体而言，让这篇文本——我当然远未给它20分满分，也就是远未把它当作一篇完美报告——被视为界定一层台阶的报告，在我看来并非无用。我们可以从这层台阶定位进展，可以把它作为参照，因为奥拉涅夫人已经触及、或者无论如何已经完美抓住、捕捉、圈定并理解了某种东西。

当然，我不是说她已经在这里给出最后结论；我要说得更进一步：她数次指出，自己似乎需要在哪些点上继续前进，才能补充已经说出的东西。无疑，我的满意很大程度上正来自她指出的这些点。

可以说，恰恰是这些点能够得到迂回处理。她指出了两个点：

- 一方面，是精神病患者同其自身身体的关系：她说自己对此有许多东西可说，也向我们稍作提示；

- 另一方面，是幻想；她把它留在某种幽暗之中。在我看来，这已经充分表明，这片阴影在各个团体中多少具有普遍性！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她谈到倒错关系时带给我们的东西，在我看来十分出色。我当然不是完全赞同她关于这个主题所说的一切；那些话确实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胆。不过，哪怕这一步仍需要纠正，我也要为她能够实际迈出它而大加称赞。

如果不以别的方式评定这一步，我会说，这是我第一次——不只在我的周围，而且我很庆幸自己在这里被人抢先——听见有人以某种方式、某种语调来谈倒错关系；它向我们提示一个想法，而恰恰是这个想法让我截至目前一直没有谈论倒错，因为我不想显得像那个说“人们截至目前所做的一切都一文不值”的人。

但是，奥拉涅夫人没有同我们一样的矜持理由；况且，她十分天真地说出这件事。我的意思是，她见过倒错者，而且以真正分析性的方式对他们感兴趣。她开始分节某种能够以这种一般形式——我再说一次，令人难以置信地大胆——来表达的东西：倒错者使自己成为客体，供一个其归属根本不为他所知的阳具享乐；他是一个神的享乐工具。归根结底，这意味着，它值得得到某种校准，值得在指导性的操作中稍加修正；说到底，它提出重新整合我们所谓阳具的问题，提出迫切界定阳具的必要。

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它肯定会告诉我们：如果一项倒错结构的诊断对于分析家而言应当具有意义，那么首先必须把从克拉夫特—埃宾到哈夫洛克·埃利斯所写的一切，以及任何自称临床的倒错目录所写的一切，全都扔出窗外。

总之，在倒错平面上，必须克服一种以“临床”之名拉开的距离；它实际上只是一种误认这个结构中绝对根本之物的方式。而这个根本之物向每个能够越过那一步的人绝对敞开；这恰恰是我要求你们迈出的转换之步。它允许我们来到一个知觉立场，从中知道倒错结构具有怎样绝对普遍的意义。

我提到诸神，并非无缘无故；我同样可以提到变形主题、全部神秘关系，以及某种对世界的异教关系；倒错维度在其中具有我所谓的经典价值。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采用某种真正决定性的语调；它为这个场域打开开口。而我们此刻正需要这个开口，因为我即将向你们解释阳具是什么。

第三件事，就是她关于自己同精神病患者打交道的经验所说的东西。

我无须强调它可能产生怎样的效果；我的意思是，奥杜阿尔无疑已经为此作证。在这里，同样令我认为出色的，恰恰是它也向我们打开了精神病结构，让我们必须在其中感到宾至如归。

我们必须察觉，在某个层次上——它不是应当放到出生附近的古老层次，而是一个结构层次——欲望严格说来是疯狂的。如果主体在我们的定义、在其最初分节中不包含精神病结构的可能性，我们就永远只会是精神病院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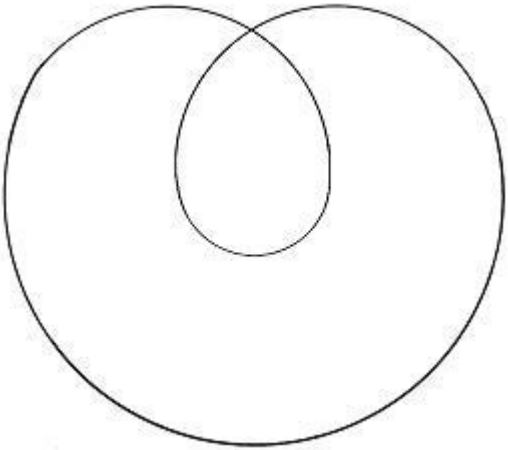
来到这里听研讨班讲话的人始终会遇见这件事；我们怎能不生动地感觉到、怎能不察觉，我今年开始分节的有关Ψ系统之表面结构、有关主体如何能够通达自身身体之谜的一切，都在说这件事并非自然而然？

自古以来，所有人都已经充分知道这一点，因为那个著名而永恒的灵魂与身体分离——或者结合——之区分，终究始终是一切哲学分节撞碎于其上的难题。

为什么我们分析家恰好不可能找到通道？只不过，这需要某种纪律；其中首要的是，知道怎样谈论主体。

谈论主体的困难在于下面这件事；我现在会以一种粗暴形式把它陈述出来，而你们无论怎样都很难把它充分装进脑子：主体无非是一个后果，即存在能指这个事实的后果；主体的诞生正在于，他只能把自己思为被排除在规定他的能指之外。

这就是我上次向你们引入的那个小小回路之价值。我们还会继续听到有关它的话；事实上，我终究必须不止一次在你们面前把它展开，你们才能十分准确地看见它把我们引向哪里。



如果主体只是这一点——一个完全由能指界定的场域中遭排除的部分——如果一切只能从这里诞生，那么，每次让“主体”这个词介入时，都必须知道它位于哪个层次。奥拉涅夫人尽管不愿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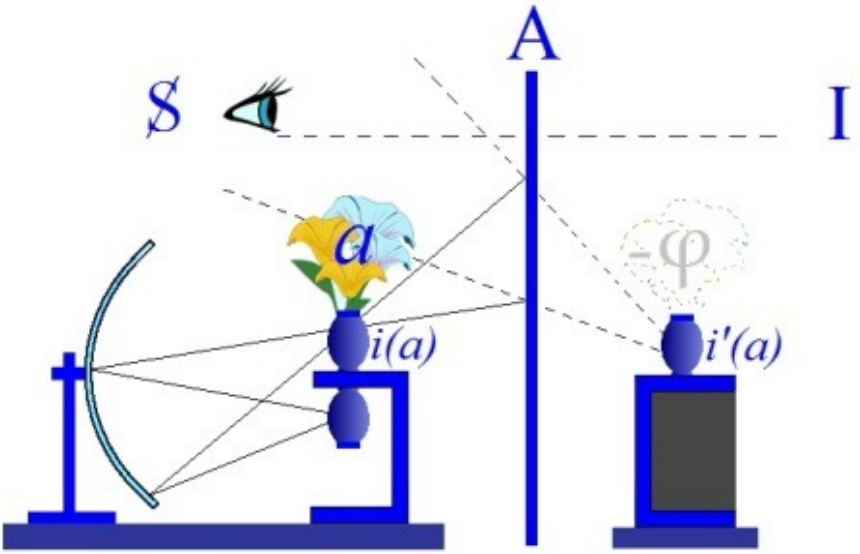
因为她在对我们讲话，因为说话的是她，也因为终究还有某种东西尚未取得、尚未得到承担；例如，当她谈论欲望关系中作为主体还是客体的选择时……

……尽管不愿如此，她仍滑向把“人格”重新引入主体，并带入我们这个开明时代赋予它的全部随附尊严：人格学、人格主义、人格等等；这些东西十分合时宜，人人都知道，我们生活在它们中间。

人们从未如此大量谈论人格。不过，我们的工作并不需要过分关心公共广场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以另一种方式关心主体。

在这里，奥拉涅夫人搬出“焦虑的参数”一词相助。那么，谈到“人格”与“人格学”，你们可以看见一项花费我数月时间、规模颇大的工

作：对我们的朋友达尼埃尔·拉加什之话语所作的评论［《文集》第647页］。



请你们回去参照它，看看在她为我们分节焦虑功能、并把焦虑构成为言说层次上一声被截断的哨响时，i(a)的功能——换句话说，镜像——本应在她的报告中取得怎样的重要性。镜像当然绝未缺席；因为她最终恰好把自己的精神病患者拖到镜前。这名精神病患者自己来到了那里；所以，她理所当然地同他在那里会面。

为了稍添一点笑意，我会在她引用并赞叹的那些评论旁边，写下我家一只盘子底部题写的四行小诗：

“忠实的镜子向米娜，

唉，映出一张拉长的脸。

天啊！上帝啊！她惊呼，

镜子竟变得这般！”

这确实就是您的精神病患者告诉您的东西。它在这里显示出一项功能的重要性：不是自我理想，而是作为位置的理想自我之功能。严格意义上的自我性认同不仅会在那里形成，焦虑也会在那里产生；就是我向你们界定为“对大他者欲望的感觉”的焦虑。

把“对大他者欲望的感觉”还原为主体自身欲望面对大他者欲望的辩证法——这就是我已经开头的东西，同奥拉涅夫人整套展开所维持的、已经十分有效的层次之间的全部距离。

不过，她所说的这个多少具有冲突性的层次，参照的是主体中已经构成的两道欲望；无论如何，它都不足以使我们定位欲望关系中的差异与区分——例如，她以正常、倒错、神经症、精神病这些词为我们界定的四个物种或类别之间的差异。

在焦虑问题上，言说确实有所欠缺；我们不能误认其中一个绝对核心的参数：言说无法标示谁在说话，无法把话语本身的“我”这个转换词带回i(a)点——“我”在话语中把自身标示为此刻正在说话的人，并把它同那幅此时正在摇摆的驾驭形象联系起来。

我在她愿意用作出发点的4月4日研讨班那里所标出的东西，本来能够提醒她这一点。请回想，我试图在你们面前竖起的、我同螳螂隐晦对峙时那幅摇摆形象；我起初谈到它眼中映出的形象，是为了说：焦虑从这幅形象缺失的那个根本时刻开始。

毫无疑问，我作为大他者幻想之对象小a具有核心作用；但那里还缺少某种东西。奥拉涅夫人并未误认它，因为她在话语的其他段落重新确立了它——即想象的中介。她想说的正是这一点，但还没有得到充分分节：缺失的是i(a)，它正在那里发挥作用。

我不想再推进，因为你们清楚意识到，这无非是重新接过研讨班的话语。不过，你们必须在这里感到我们所引入之物的重要性。它将把能指经济中主体的构成，同主体在其欲望中的位置连接起来。

你们必须在这里瞥见、承受、勉强接受一件事：它对我们提出一种看起来远离你们日常关切的要求，远离人们能够得体地向你们这样值得尊敬的专家提出的事情；你们终究不是为了学习初等几何才来到这里。

放心，这不是几何学，因为它不是度量学；这是几何学家截至目前根本没有任何观念的东西：空间的维度。我甚至要告诉你们，笛卡尔先生对空间的维度根本没有任何观念。

另一方面，围绕“第四维”“第五维”等说法所开的若干玩笑，又贬低了空间维度。这些东西在数学中具有十分准确的意义，但听外行谈起时总是颇为可笑；所以，一谈到它们，人们总觉得自己在做所谓“科幻小说”，而它终究仍然名声不佳。

不过，你们会看见，我们对此也有自己的话要说。我已经开始沿这个方向分节：我曾告诉你们，在心灵层次上，我们只能通达二维。其余东西只有一个草图、一个彼岸。就经验而言，至少作为一项可能对我们有所帮助的研究假设，请你们接受：在表面经验之外，并没有任何得到充分确立的东西——而这已经足够丰富、复杂。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从表面经验中找到证据，表明表面浸入的空间根本不是你们根据镜像之视觉经验所想象的空间。

说到底，这个小客体无非是最基本的结；不是那个由于我未能让人替我编一根闭合自身的细绳而没有做出的结，而只是这个：



最基本的结，就是这样画出的结；它本身足以携带若干问题。我通过告诉你们下面这句话来引入这些问题：第三维绝对不足以说明这个结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结终究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东西。不是人人都知道自己打结时在做什么，但它终究取得了隐喻价值：婚姻之结、爱情之结、神圣或不神圣的结——人们为什么会谈论它们?

这些都是极其简单、基本的方式；只要你们愿意动手，它们会让日常性质变得触手可及。一旦变得日常，就可能支撑一种转换；如果这项转换实现，它终究会事后显示：也许这些词项确实同我们所需的那些结构参照有关。我们需要它们来区分，例如在奥拉涅夫人从正常到精神病所划分的各层阶上发生的事情。

在这个连接点上，结的形象——那个根本形象、允许在主体与其欲望之间进行中介的形象——为主体构成。我们能否引入一些非常简单、而且你们会看见在实践中完全能够运用的区分？同我们截至目前掌握的东西相比，它们允许我们以更简单、更少引发二律背反、难题、混乱乃至迷宫的方式来表象问题。例如，我们过去掌握的是一种粗略的内部与外部观念；从镜像出发，它看起来确实理所当然，却根本不一定是经验给予我们的东西。

第19课 · 1962年5月9日

上一次，我们听奥拉涅夫人谈论焦虑。我对她的报告给予了应得的全部赞誉；它源于方向完全正确的工作与思考。与此同时，我也指出，某个我放在交流层次上的障碍始终是同一个：每当我们必须谈论语言时，它都会出现。

她所说的东西中那些敏感、值得纠正的点，恰好在于：她强调存在不可说之物时，把它当成某种异质性的标志，而她所瞄准的正是“无法说出之物”。然而，当焦虑产生时，真正需要把握的恰恰是它同下列事实的联系：存在“说”，也存在“能够说出之物”。

所以，她无法赋予“人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这个公式以全部价值。这里并不是参照一个重获新生的第三者，不是参照更居中心的主体、自身同一的主体、黑格尔式自我意识；仿佛它必须在自己面前的两道欲望之间进行中介：一边是它自己的欲望——仿佛一个客体——另一边是大他者的欲望。即使赋予大他者的欲望以首要地位，她也仍需在一种参照中、在同大他者欲望的依赖或不依赖关系中，定位、界定自己的欲望。

当然，在我们始终可以停留的某个层次上，确实有某种属于这个秩序的东西；但这个某种东西恰恰使我们避开经验的核心、避开有待把握之物。正因如此，我才试图为你们锻造一个有待把握之物的模型。有待把握的是：我们感兴趣的主体就是欲望。当然，只有从我们开始分节、定位欲望处在怎样的距离之外，以及它通过怎样的中介以后，这

句话才取得意义；这个中介不是居间的屏障，而是欲望的构成与规定。

并不是要求把我们同欲望分开——要是只须排除要求就能找到欲望，该多么容易！——要求的能指性分节把我规定、制约为欲望。这就是我已经让你们走过的漫长道路。我把它铺得这么长，是因为它必须这么长；只有这样，这句话预设的维度才能使你们仿佛通过心智经验来领会它。

但是，这个欲望就这样被带到、推到一段距离之中并得到分节；它并非由于语言无能而处在语言之外，而恰恰由于语言本身的力量而构成为欲望。现在，我们必须重新抵达它，才能让我成功地使你们设想、把握它。在把握、在Begriff〔概念性把握〕中，存在某种可感之物，存在某种不同于截至目前所接受形式的先验感性论；因为欲望的位置截至目前所躲避的，恰恰就是那种既有形式。

这也向你们解释了我的尝试——我希望它必将成功：把你们引上一些同样属于感性论的道路。它们试图捕捉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在其全部起伏、全部生产力中，尚未在直观层次得到看见；与其说是空间直观，不如说是拓扑直观。我们的空间直观必定没有穷尽某个秩序中的一切；因为最有资格研究它的人——数学家——正在从各个方向尝试超越直观，而且确实成功了。

归根结底，如果用带有口号性质的词语说出这条道路：这里涉及摆脱球面直观的支配地位；即使我们没有想到它，它仍然仿佛从最内处支配我们的逻辑。当然，如果有一种称作“先验的”感性论让我们感兴趣，那是因为它支配逻辑。所以，有人对我说：

“您就不能把事情直接告诉我们，让我们不绕过那些小环面和其他弯路，就理解神经症患者与倒错者那里发生什么、二者有何不同吗？”

我要回答：这些弯路仍然不可或缺；它们基于同一个理由而不可或缺，因为这同从事逻辑学是同一件事，而这里涉及的逻辑并不是空洞之物。逻辑学家同语法学家一样会争论。我们进入他们的场域时当然只能谨慎地提及这些争论，以免迷失其中……

不过，你们对我的全部信任都建立在这一点上：你们相信我已经略作努力，没有随便选取第一条出现的道路，而且已经排除若干道路。尽管如此，为了让你们放心，我想到要提醒：在逻辑中，把假设的功能还是断言的功能放在首位，绝不是无关紧要。例如，在剧场里，所谓“改编”会让伊万·卡拉马佐夫说：“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被允许。”

你们回到原文，读到的——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碰巧是阿辽沙说的——却是：

……“既然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被允许。”

两个说法之间，是“如果”与“既然”的差异，也就是假设逻辑与断言逻辑的差异。你们会问：“这是逻辑学家的区分，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它同我们的关系大到这种程度：归根结底，人们正是用第一种方式表现问题，才会以康德式词项把上帝的存在为我们维持下来。

归根结底，一切都在这里：既然很清楚，并非一切都被允许，那么在假设公式中，上帝就必须存在。所以令爱哑了；这也说明，在自由思想的教学性分节中，人们怎样把上帝的存在维持在一切有效思想分节

的核心，把它当成一个不可缺少的词项；没有它，甚至无法提出任何能够把握一丝确定性的东西。你们知道——我认为自己必须就此稍作提醒——笛卡尔的进程不能走其他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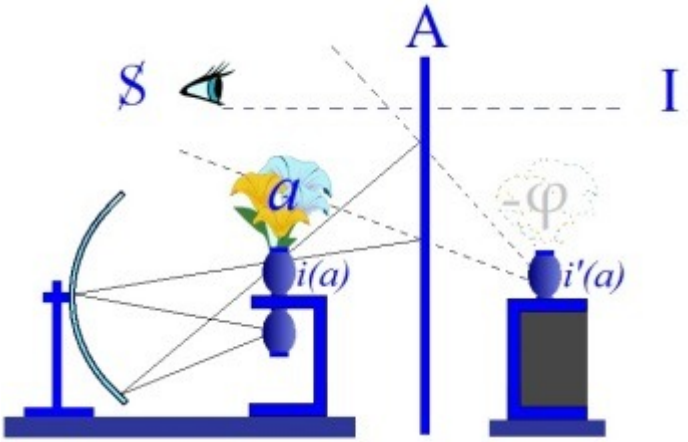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给我们的计划贴上无神论这个标签，未必最能界定它。我们的计划也许是尝试让“确实存在被允许之物”这个经验事实所包含的后果经过别的东西。“因为存在被禁止之物，所以存在被允许之物”，你们会十分高兴地对我说，因为在这里重新找到了A与非A、白与黑的对立。是的……但这并不足够；被允许与被禁止远未穷尽场域。必须构造、组织的是：二者怎样同时、而且十分紧密地相互规定，却又留下一个开放场域；这个场域不仅没有被二者排除，反而使二者彼此汇合，并在这种可以说扭转的运动中，严格地赋予支撑整体之物以形态，也就是欲望的形态。

说到底：欲望在越界中设置起来。每个人都会感到、看见、经验到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甚至不可能意味着——这里仅仅涉及一道边界、一条画出的界线，仿佛欲望在越过边界以后才开始。当然，这常常显得是最短道路，却是一条绝望的道路。通过之路在别处形成。

尽管如此，禁令的边界同样不意味着要把它从天上、从能指的存在中降下来。我像弗洛伊德一样同你们谈论法则：如果有一天法则涌现，那么，能指无疑必须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标记、印记与形态放在上面；但这个结终究必须由某种原初欲望形成，才能使作为界限的法则同具有自身形态的欲望彼此熔合。

这就是我们试图图示的东西；我们要进入细节，重新走过始终相同的道路，却把它越来越紧地收束在一个越来越居于中心的结周围。我仍

然希望能向你们展示它的脐状图形。我们重新走上同一条道路，而且不忘记：对我们来说，最无法以法条主义、形式主义或自然主义参照定位的东西，就是(a)这个概念。它指的不是想象性他人——我们在自我性误认中认同于这个想象性他人；后者是i(a)。



在这里，我们也重新找到同一个内在之结。有件事情看起来非常简单：他人以想象性形态呈现给我们；但事情并不简单，因为当我们谈论客体时，涉及的恰恰是这个他人。关于这个客体，绝不能说它就是实在客体；它确切说来是欲望客体本身，无疑具有原初性。不过，只有在我们已经把握、理解、领会下面这句话的意义以后，才能这样说：主体构成为对能指的依赖，构成为要求的彼岸；而主体就是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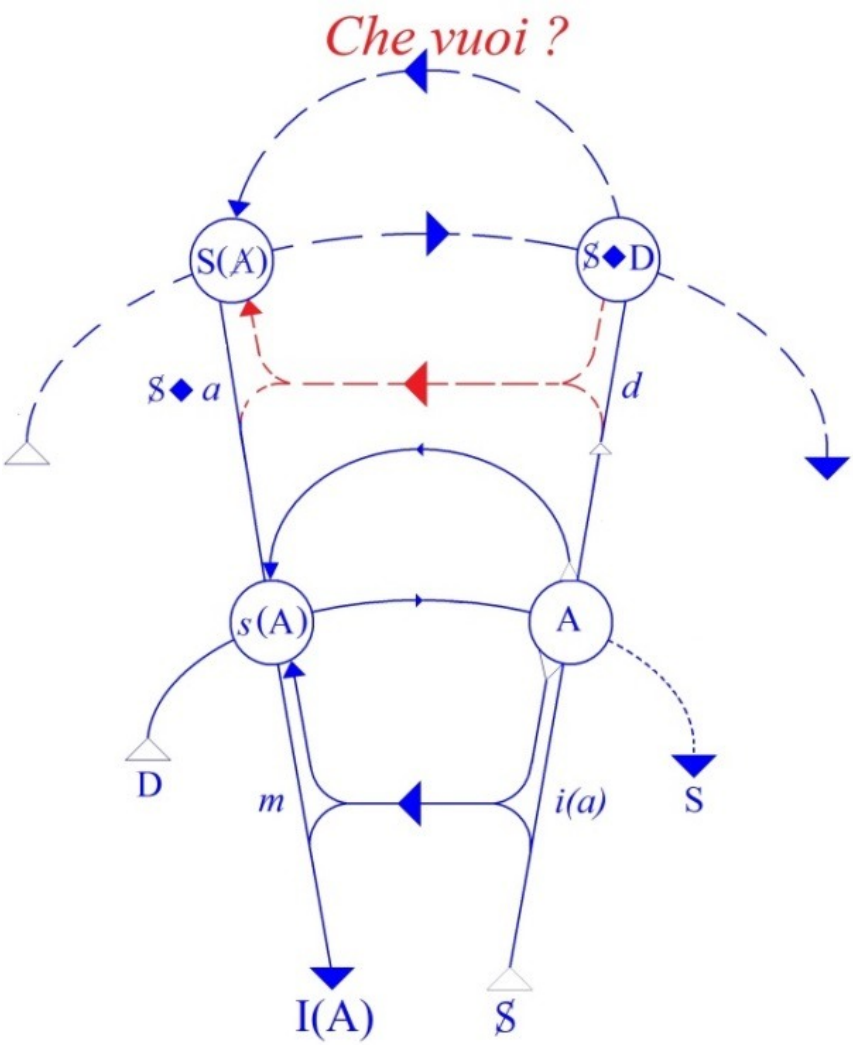
然而，正是这个环路点尚未得到保障；我们正朝它前进，所以才提醒自己截至目前怎样运用(a)。我们在哪里看见它？首先会在哪里标示它？在幻想中！显然，它在那里具有某种同想象界有关的功能。让我们称它为“幻想中的想象价值”。它完全不同于一种能够直观地投射到

诱饵功能中的东西，例如生物经验通过先天释放机制（innate releasing mechanism）[注1]向我们提供的诱饵功能。

> [注1] 由康拉德·洛伦兹与尼古拉斯·廷伯根共同发现的先天释放机制。这种行为只有在较强内部兴奋与相应外部刺激结合、使激活阈值得以越过时才会触发。参见康拉德·洛伦兹：《动物与人类行为三论》，瑟伊出版社，1970年。

这是另一回事；下面两点会提醒你们：

- 幻想被形式化为由整个“被划杠主体欲望a”［S◊a］构成其支撑；
- 这个公式在图中的位置显示出一种对应关系：它处于上层，与下层的 i(a) 相对应；i(a) 在下层支撑这里的小写m——自我，正如“被划杠主体欲望a”［S◊a］支撑欲望。



这意味着什么？幻想［S◊a］处在主体把握自身的位置：我曾向你们指出，图的第二层那里，受到质询的是“它想要什么？”这个问题。问题在大他者的层次、大他者的场域、图上的这个点［A］处重新取得形态；如果有人能够占据由结构投射出来的大他者之场所，成为这个场

所的主人和担保者，问题也会采取“他想要什么？”［Che vuoi?］的形式。

这意味着，在这项问题的场域和行程中，幻想发挥一种与 i(a)、与理想自我、与我赖以支撑自己的想象自我相对应的功能。这项功能有一个我无疑已经指出过、不止一次指出过的维度；我必须在这里提醒你们，它先行预期理想自我的功能。图这样标示它：相对于被视作在第一层构成主体的话语之意向性进程，某种“返回”允许形成一条短路；在所指与能指重新交叉、构成完整句子以前，主体已经在想象中先行预期自己标示为“自我”的人［S→i(a)→m］。

毫无疑问，话语中的“我”作为转换词，支撑的正是这个人。话语中从字面说出的“我”无疑就是正在说话的主体本身；但主体在这里标示为自身理想支撑的人，却是主体提前、以先将来完成时想象的那个已经说过话的人：“他将已经说过。”同样，在幻想最深处，存在一个“他将已经欲望过”。我不会在这里进一步展开这个开口、评论或提醒：我曾从我们在图中的道路起点便把一个时间性维度包含进来。

这张图已经意在显示我们眼下正在认同层次寻找的这种“结”。两条曲线沿相反方向彼此交叉，表明共时性并非同时性；它们已经在时间秩序中指出我们正试图在拓扑场域打成的结。总之，这张图支撑的是接续运动、能指的动力学。

我在这里作此提醒，是为了向你们显示下面这个事实的作用范围：我没有把这个时间维度过多当作教义提出；当代现象学正在大肆消费它，因为说实话，我认为没有什么比随意乱谈“时间”更加具有迷惑性。不过，我还是要在这里记下并向你们指出：我们必须回到那里，

不再构成时间运动学，而是构成一种时间动力学；但只有越过眼下必须完成的事情——即对认同功能作空间化的拓扑定位——以后，我们才能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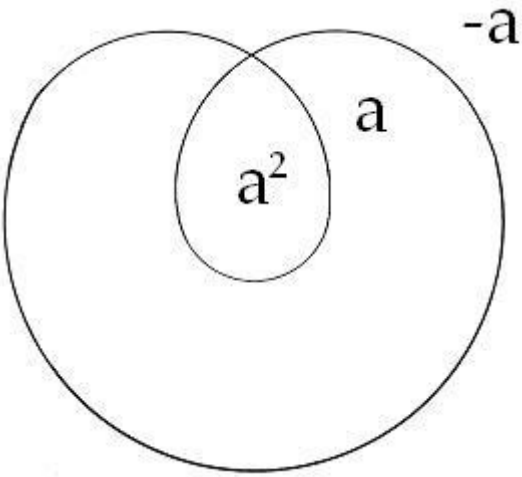
这意味着，在把某种东西实际恢复、重新联系并带回这项功能的场域以前，你们若停留在我已经认为必须同样提前提出的任何有关焦虑的公式——再加上奥拉涅夫人前几天好心给予的补充——都会出错。早在《镜像阶段》[注2]一文中［《文集》第93页］，我已经始终指出这个东西；它区分焦虑关系与攻击性关系，也就是时间张力。

> [注2]　参见《文集》第93页，拉康在苏黎世第十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的发言文本（1949年7月17日）。

让我们回到幻想与(a)，以把握(a)在幻想中所居位置本有的这种想象化究竟涉及什么。我们当然不能把它同其关联项S［S◊a］分离；因为，作为(a)的欲望客体功能在幻想中涌现，同一种“消隐（fading）”、一种“象征的消失”相关。上一次，如果我记得不错，我在回应奥拉涅夫人时曾把后者分节为一种排除；它由主体本身对能指使用的依赖所规定。

所以，能指想要标示自身，就必须让自己的效应加倍；而主体正是因此作为受到能指规定的那个场域本身之排除而涌现；这时，他既不是受到标示者，也不是作出标示者。不过——这是核心要点——这件事只有在同一个客体的游戏发生关系时才会产生；这个客体首先表现为在场与缺席的交替。

从形式上说，S与(a)的结合首先意味着什么？在纯形式面向的幻想中，根本上，主体在(a)面前使自己成为−(a)，成为(a)的缺席，而且仅此而已；如果你们愿意，就是处在我所谓“认同于一元特征”的层次上。



认同只在−(a)同(a)的这个乘积中得到引入、发生，不多不少；而下面这件事并不难看出……

它不只是心智游戏，因为某种东西把我们重新引向这里；

对我们来说，它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而某种东西在这里正当地获得了它的公式。

……由此得到的$-(a)^2=1$，把我们引向$\sqrt{-1}$这个数学符号所牵涉的肉身性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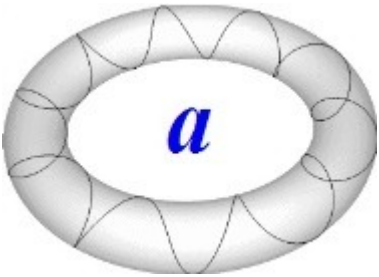
当然，如果不是有不止一条路径汇聚着把我们重新引向这场游戏，我们不会在这里停留。

眼下，让我们继续前进，尝试标示：在绘制结构时，欲望把我们引向的形态要求我们说明什么。切勿忘记，我们必须说明的无意识欲望就在要求的重复中；而归根结底，自弗洛伊德最初为我们调制这一切以来，正是欲望推动要求的重复。

我看见有人在对我说："好吧，是的，当然，人们从不谈这个！"只不过，对我们而言，欲望并不只因自己是"倾向"而获得正当性：它是另一回事。如果你们听懂、跟随我想通过"欲望"向你们意指的东西，就会明白：我们不满足于对"重复自动症"作晦暗参照；我们已经完美辨认出它。这里涉及对一个独一无二之次的寻求；这种寻求既必要又注定失败。这个独一之次由一元特征标示为具有性质规定的一次；它只有每次都成为另一次，才能重复。

这样，在这项运动中，有一个维度向我们显现：欲望支撑着要求那始终重复、无疑呈圆形的运动；但一定数量的重复可以被设想为完成某种东西——这就是环面拓扑的用处。要求重复的线轴运动在某处闭合，哪怕只是虚拟地闭合，界定出一个由这项重复本身完成的另一个环；它画出什么？欲望客体！

相关知识卡 环面中的要求重复与欲望客体



我们必须这样表述它，因为我们从一开始设立为理解分析意指之基础的东西，也从根本上在这里：我们无疑谈论口腔客体、肛门客体等等；但这个客体之所以对我们重要、之所以构造主体同世界关系中对我们而言的根本之物，是由于我们总会忘记的一点：它没有停留为需要的客体；正因为它被卷入要求的重复运动、被卷入重复自动症，它才变成欲望客体。

这正是我有一天想向你们显示的东西。例如，我把乳房当作口腔要求的能指，向你们显示：恰恰由于这一点，实在乳房才可能——这是我能用来让你们最简单地亲手触到问题的东西——不再成为食物客体，而成为色情客体；它再一次向我们显示，能指的功能排除能指能够意指自身［$S_1 \rightarrow S_2 \rightarrow \alpha \downarrow$］。

客体变得能够辨认为一种潜在要求的能指，恰恰因此才取得属于另一范围的欲望之价值。人们进入分析时首先谈到的力比多意指，据说它标记一切人类欲望；这句话只意味着、也只能意味着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必重新提醒。

必须把握的是这项嬗变的因子。这项嬗变的因子就是阳具功能，而且不可能以别的方式界定。我们会尝试赋予阳具功能以拓扑支撑。阳具的真实形态未必就是尾巴的形态，尽管看起来十分相似；我仍希望能把它画在黑板上给你们看。

如果你们能够不感到眩晕，持续地凝视我所说的那条尾巴，或许会发现，它连着包皮，构造得着实奇特。这也许会帮助你们意识到，拓扑学并不是你们所想的那种皱巴巴的纸片；你们以后肯定有机会发现这一点。

话虽如此，数百年艺术史对我所谓“尾巴”只有如此可悲而粗糙的表现，无疑并非无缘无故。总之，仍先提醒这一点——因为不能走得太快：这个阳具越是不在场，就越是在场。必须从这里出发。这已经是一个好迹象，足以让我们推测：阳具就是把任何客体构成为欲望客体的枢轴、转折点。

“阳具越不在场就越在场”，若需要我用多于一项指示来提醒，若仅仅唤起“女孩=阳具”的等价还不够，那就太糟糕了。说到底，无所不在的洛丽塔轮廓[注3]能让你们感到它。我其实不那么需要洛丽塔；有些人非常懂得感受一根小树枝上嫩芽初现意味着什么。显然，那不是阳具；因为阳具终究就是阳具，它恰恰在自身不在之处在场。这一点甚至走得非常远。

> [注3] 参见1960—1961年《移情》研讨班，1961年6月28日课。

西蒙娜·德·波伏瓦夫人[注4]写了整整一本书，在碧姬·芭铎身上辨认洛丽塔。在充分绽放的女性魅力与严格说来构成洛丽塔的动力、色情活力之物之间，存在一道彻底的裂口；在我看来，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区分的两件事。

> [注4] 西蒙娜·德·波伏瓦：《碧姬·芭铎与洛丽塔综合征》，载《西蒙娜·德·波伏瓦文集》，伽利玛出版社，1979年，第363页。

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以稍具构造性与生产力的方式处理阳具？显然，是讨论女性性欲问题的时候。切勿忘记，要求与欲望之间的结构差异，也是从弗洛伊德处理这个主题时以全部原初鲜明性发现的事实出发首次引入。这些事实以最紧凑的方式分节成下面这个公式：正因为必须在阳具不在的地方要求阳具——也就是在母亲那里、向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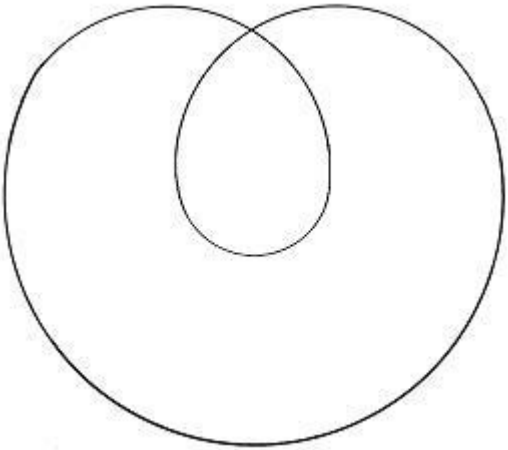
亲、由母亲、为了母亲要求——女人能够欲望阳具的正常道路才会从这里经过。

如果阳具确实有可能构成为欲望客体，分析经验所强调的是：这个过程必须经过一项原初要求，连同它在此所包含的一切绝对幻想性、不实在性、反自然性。它是一项作为要求本身而得到构造的要求，并且继续携带自己的标记，甚至显得无法穷尽。

弗洛伊德所说的一切重点并不意味着琼斯先生本人就足以听懂。它意味着：阳具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作为要求客体，向那个在这个平面上无法给予阳具的人索求；正因如此，它要抵达某种表面上看来如此自然的事情，才会困难重重。倘若上帝真像无神论者琼斯所说，把他们造为“男人和女人”，好让他们彼此配合，“如线穿针”……那么，表面上看，阳具首先成为欲望客体应当非常自然。然而，即使在它看似最自然地成为客体的地方，阳具也要通过这个入口——一个困难的入口、一个扭曲同它之关系的入口——才进入客体的功能。

我要为你们构造的拓扑图式，将相对于最初以倒置八字形呈现给你们的东西展开。它意在警告你们：能指的一切划界性运用都具有问题；由能指限定的场域不能被等同于一个普通圆周所圈定的场域。

内侧标出的场域并没有这里这样简单；外侧也不只是标出某个能指。某个地方必然有一个被生产出来的排除场域——因为能指加倍自身，受到召唤去承担意指自身的功能——主体借此被抛入外部场域。



我提前宣告并陈述：阳具在其根本功能中是唯一的能指；然而，即使它能够意指自身，它本身也不可命名。阳具属于能指秩序，因为它就是能指，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它可以被设定，而无须同自身发生差异。怎样直观地设想它？可以说，它是唯一取消一切其他命名的名称，正因如此，它不可言说。它也并非不可言说，因为我们称它为阳具；但人不可能既说出阳具，又继续命名其他事物。

最后一个定位标记：在我们的一次科学研讨日开场时，有人［法韦］曾试图以某种方式分节分析家本身所占据的最根本移情功能。

他竟直截了当地说，分析家在自身功能中占据阳具的位置；这无疑是一条不可忽视的路径。说实在的，人们可能感到这句话胆大包天。它可能意味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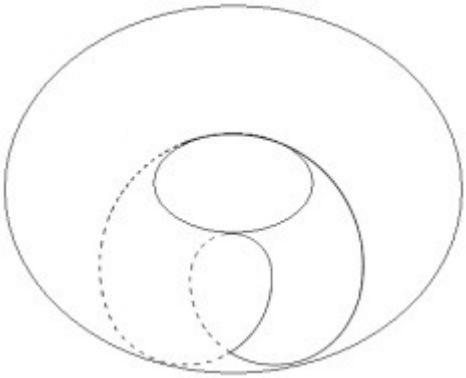
这意味着，大他者的阳具非常确切地体现的不是可欲者——ἐρώμενος［erōmenos］——尽管阳具作为一个因子发挥作用，任何客体都借此进入欲望客体的功能；它体现的是欲望者——ἐρῶν［erōn］。

分析家作为一种完全被遮蔽的欲望之支撑性在场，正因为如此，才是那个得到体现的“Che vuoi?〔你想要什么？〕”。我刚才提醒，因子φ具有构成欲望客体本身的阳具价值：它支撑、体现这个客体；但这种主体性功能如此令人畏惧、成问题，又被投射到如此根本的他异性中……正因如此，去年我才把你们一再带回这个十字路口，把它当成全部移情问题的核心动力：分析家的这个欲望应当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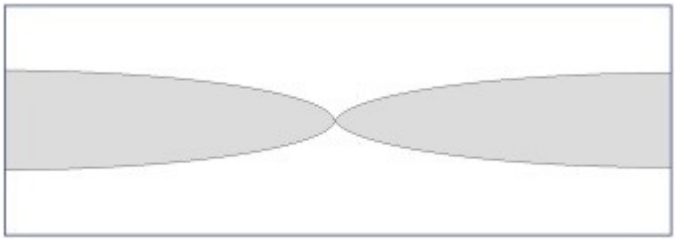
眼下，我们面对的任务，是寻找一个拓扑模型、一个先验感性论模型，使我们能够同时说明阳具的所有这些功能。是否存在某种类似的东西？它同这里的东西一样，是拓扑学所谓的闭合表面。这个概念通过切割功能得到界定，所以获得了自身功能；我们有权赋予它一种与意指功能相对应、相等价的价值。

我已经数次援引它。请把切割理解为：拿剪刀在橡胶球、内胎上剪切，以便阻止某种情况发生——由于完全可以称作积习数百年的习惯，在许多情形中，大量被提出的问题并不会自动映入眼帘。

我原以为，自己已经向你们说过有关环面表面上的内八字形的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



……然后，我把环面展开，以为事情不言自明。我很久以前就向你们解释过，有一种方法可以用两剪打开环面；从中间把环面剪开以后，就得到一条打开的腰带，环面被还原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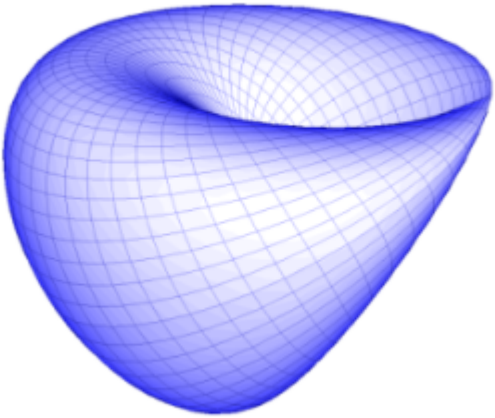


这时，只须尝试把矩形——我们最好称之为“四边形”——投射到这个表面上，再把我们先前以倒置八字形标示的东西放到上面，就能看见发生什么、某种东西实际由什么界定；也能看见，怎样在这道切割所限定的场域与所谓外部之间选择、区分某种东西。事情并没有那么理所当然、那么一目了然。

尽管如此，我向你们呈现的这幅小图似乎仍在第一眼就给一些人造成困难。可见，它并不那么容易。下次，我不仅必须回到这里，还要向

你们展示一种无须提前保密的东西；毕竟，如果有人想作准备，我可以告诉他们：我会谈论另一种表面形态。它纯粹以表面的词项界定；我已经说过它的名称，而它对我们会非常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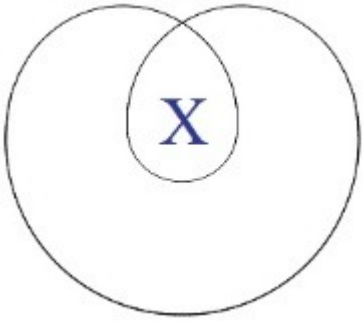
英语著作最多，所以采用英语名称cross-cap，意思近似于“交叉帽”。法语有时把它译成“mitre〔主教冠〕”；它确实可能同后者略微相似。这个得到界定的拓扑表面形态本身肯定具有纯粹思辨性与心智性的吸引力；我希望它不会无法留住你们。



我会注意给你们提供图像表现。我已经画了很多，尤其选择了一些不同于数学家感兴趣的角度，也不同于少数拓扑学著作中表现它们的角度。我的图会保留自己全部的原创功能，因为我赋予它们的用处不同，寻找的也不是相同事物。

不过，你们要知道，我要以既合理又可感的方式构成的东西，意在支撑若干思考，以及预期会随后出现的另一些思考——有时也包括你们的思考。可以说，它应当具有一种转变性的价值，使你们能够以另一种方式思考我最初谈到的逻辑事物，而不是让著名的欧拉圆继续把这些事物替你们牢牢系在原处。

内八字形的这个内部场域［x］，远非必然遭到排除，而且并非对整个场域都如此。至少在一种拓扑形态中——有关交叉帽的事实中最为可感、最容易表象、也最有趣的一项——这个场域非但不是有待排除的场域，反而完全需要保留。



当然，不要想得太复杂：我们可以用一种极其简单的方式把它画成需要保留的场域。这并不很难；只须取一件形状稍微合适的东西、一个柔软圆环，以某种方式扭转、折叠，就会在面前得到一条舌片，其底部同其余边缘连续。只不过，这终究仍是一种人工手段，因为这条边实际上始终是同一条边。

真正涉及的恰恰是这一点：争议中的这个表面，在感性上、直观上表示被标记场域之能指界限的另一种可能作用范围；问题在于，它能否

以另一种方式实现，并且可以说，能否通过简单运用一种你们截至目前尚不习惯的表面之属性而直接获得。

这就是我们下次会看到的东西。

第20课 · 1962年5月16日

关于表面的这番构想，我已经说明其必要性。很明显，我现在交给你们的是一项思考的结果。你们没有忘记，在拓扑学中，表面概念并非理所当然，也不是直观直接给予的东西。表面不是理所当然的。应当怎样处理它？

从实在中引入表面的东西出发；也就是某种会表明空间并非柏格森所想的那种开放而可鄙的广延之物。空间并不像他以为的那样空洞，它藏着许多奥秘。先设定若干词项。可以肯定，表面概念中的第一个核心内容就是面：据说会有两个面、两个侧边。如果把表面浸入空间，这确实理所当然。

不过，要把表面概念对我们可能取得的东西据为己有，就必须知道，它仅凭自己的维度向我们交付什么。看看表面仅凭自身维度分割空间时能够交付什么，这会向我们提示一个开端；它允许我们以不同于自以为能够直观把握的方式重建空间。

换句话说，我建议你们这样做：由于想象性捕获，以表面为出发点来界定空间——我认为我们对空间所知甚少；更确切地说，是界定场所——会比从一个我们并不认识的场所出发界定表面更加显明、更加简单、更加确定，因为它同操作相联，也更具结构性。况且，你们可以参照哲学曾就场所说过什么。大他者的场所在我们的研讨班中已经拥有自身位置。

要界定表面的一面，仅仅说一边是什么、另一边是什么并不够；况且，这种说法毫不令人满意。如果有什么东西会使我们产生帕斯卡式眩晕，那就是一个无限平面据说会把整个空间分成的两个区域。怎样界定“面”这个概念？它是一个场域，一条线、一条路径可以在上面延伸而无须遇到边界。但是，也有一些没有边界的表面：无限延展的平面、球面、环面以及其他若干表面。作为无边界表面，它们在实际中可以还原为唯一一种：交叉帽，也叫主教冠或帽子；这里画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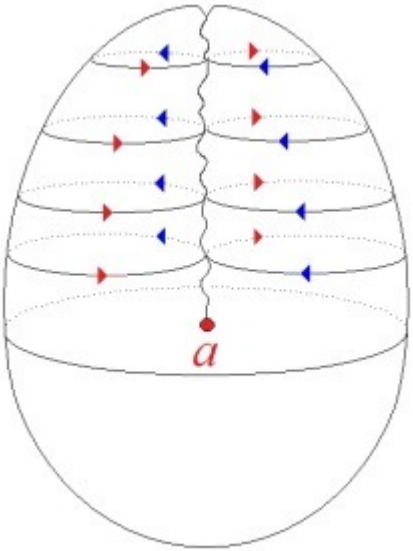


图1

学术著作中的交叉帽是这个样子；它被切开，以便嵌入另一个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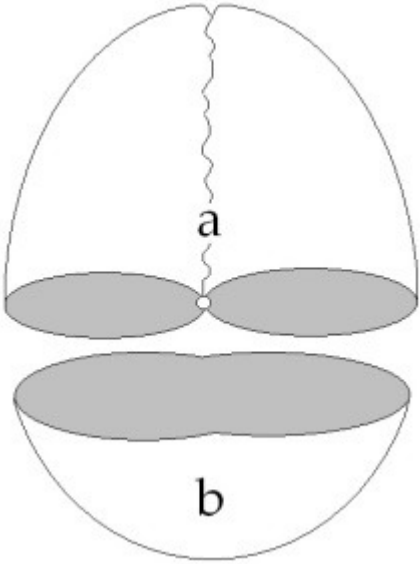


图2

球面、环面、交叉帽这三个表面是基本闭合表面；其他一切闭合表面都能还原为它们的组合。不过，我会把图1称作交叉帽。它的真名是黎曼表面理论中的射影平面，这个平面构成该理论的基础。它至少涉及第四维。对于我们这些“深层心理学家”来说，第三维已经足够成问题，以至我们认为它并不可靠。然而，在交叉帽这个简单图形中，第四维已经必然受到牵涉。前几天用绳子打成的基本结，也已经使第四维呈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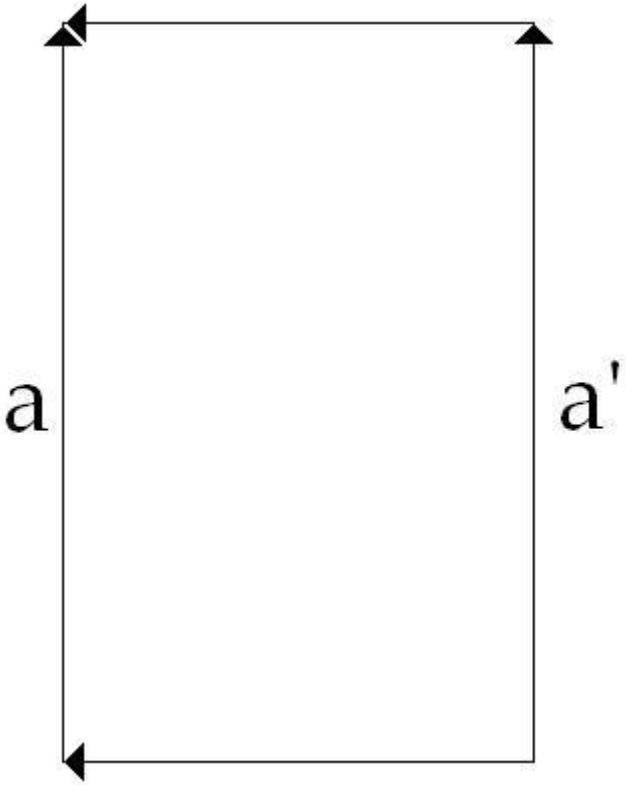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交叉帽、内八字切口与不可镜像化的对象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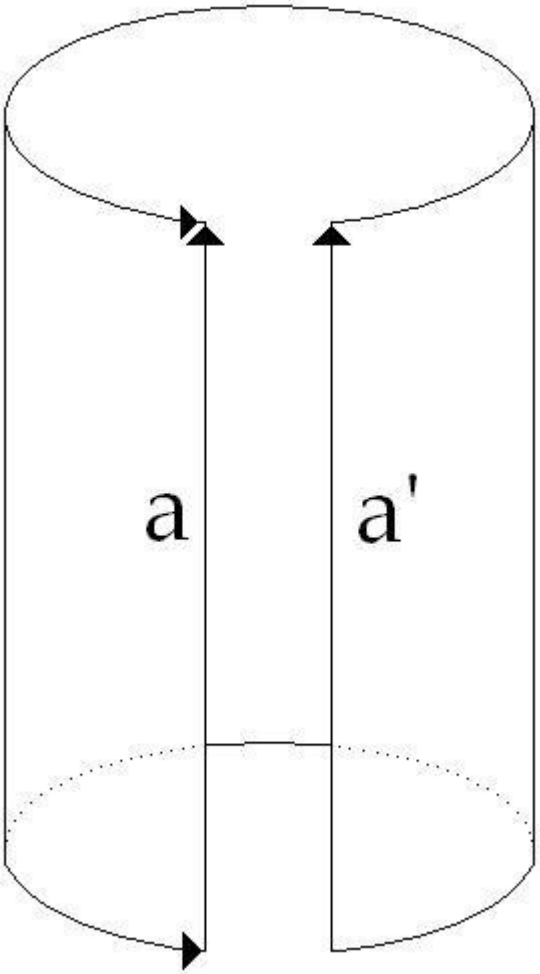
任何有效的拓扑理论，都必须让某种会把我们引向第四维的东西介入。如果你们想利用环面重现这个结，沿着能够在环面表面作出的种种绕行与迂回来画，那么绕若干圈以后，或许能回到一条像上面那个结一样闭合的线。但如果不让这条线切过自身，就不可能做到。

在环面表面上，你们无法标明这条线从上方还是下方通过，所以不可能在环面上打出这个结。相反，它完全可以在交叉帽上实现。如果这个表面牵涉第四维的在场，这就是一项初步证明：最简单的结也牵涉第四维。我会告诉你们，怎样想象交叉帽这个表面。但仅凭这种方式，还不能把我们采用它的必要性强加出来。它同环面并非没有关系，甚至同环面具有最深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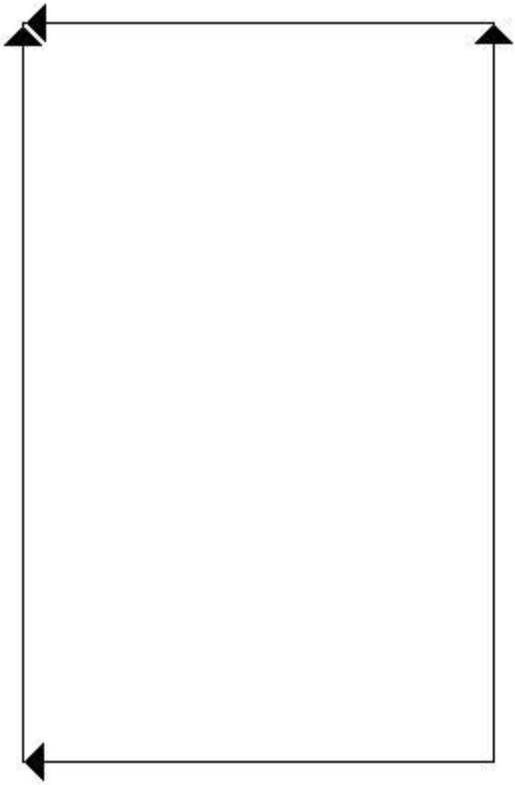
要让你们看见这项关系，最简单的方式是提醒：把环面分解成多面形、也就是还原为自身的基本多边形时，环面怎样构成。这里的基本多边形是一个四边形。如果把这个四边形折回自身，使这里的a同a′接合，那么通过接合边缘，就会得到一根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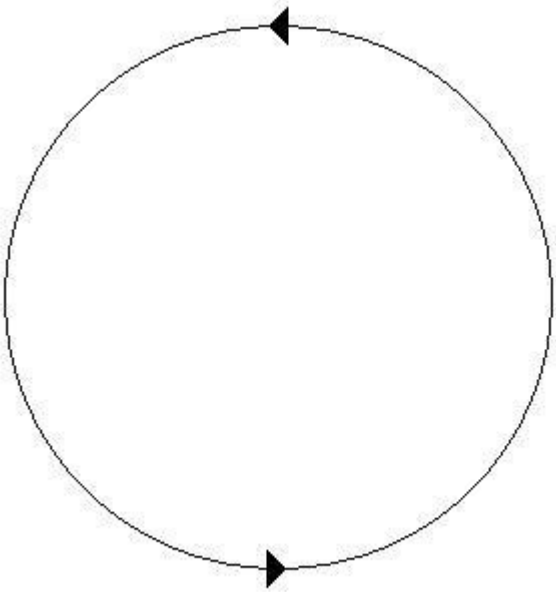

a
a'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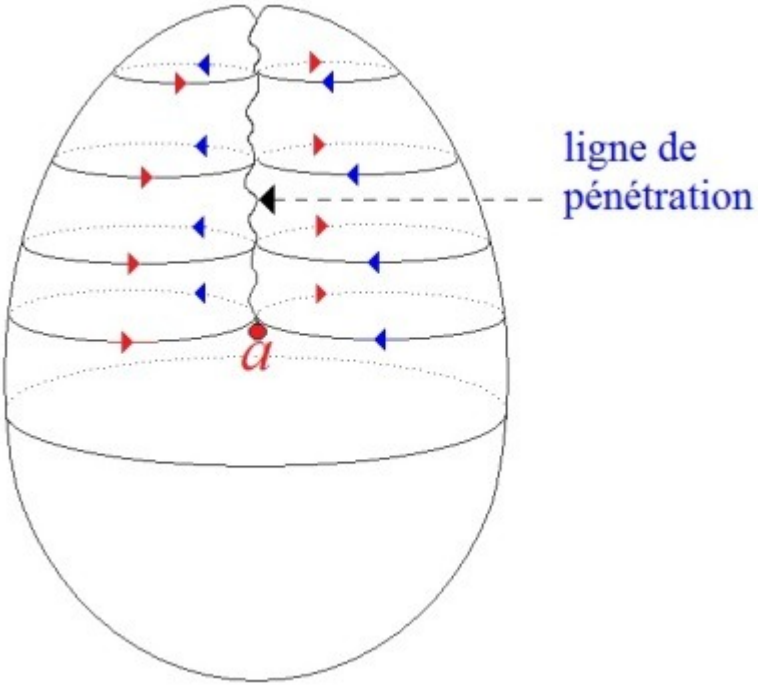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把这些边缘向量化，约定只有同向向量才能彼此接合，使一个向量的起点贴到另一个向量的终点，那么就有了界定环面结构的全部坐标。如果你们制作一个表面，其基本多边形由基础四边形上全都朝同一方向的向量这样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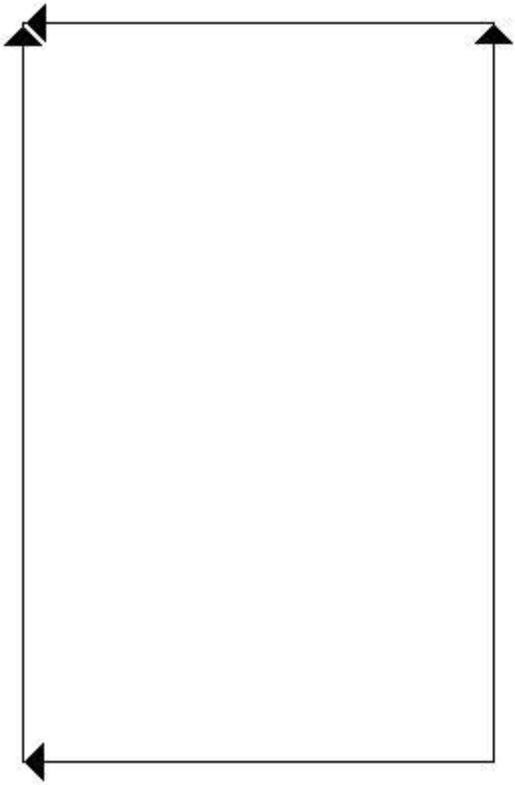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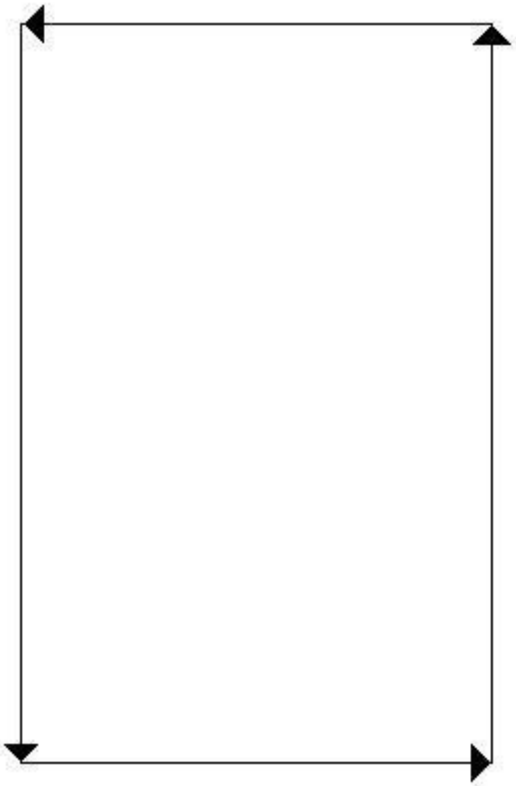


如果从这样界定的多边形出发，它只会形成两条边，甚至一条边；你们会得到我以主教冠［图1］实际表现给你们的东西。以后，我会回到它对某种东西的符号表示功能；等这个名称用作支撑时，事情会更加清楚。它的剖面张着一张颚口，但那并不是你们以为的东西。



这里是一条穿透线：它使前方、下侧的部分成为一个半球面；在上方，表面壁穿过对侧表面壁，再返回前方。为什么采用这个形态，而不是另一个形态？它的基本多边形同环面的不同：





环面　交叉帽

如果一个多边形的边缘由同向向量标记，而且不同于从一个点走向对置点的环面多边形，它会形成怎样的表面？

现在，这些表面的一些问题点已经显露。我曾在讨论“面”时向你们引入无边界表面。如果没有边界，怎样界定面？只要我们尽可能禁止自己过快地把模型浸入第三维，就会在无边界处确信存在内部与外部。作为最典型无边界表面的球面，正是这样提示我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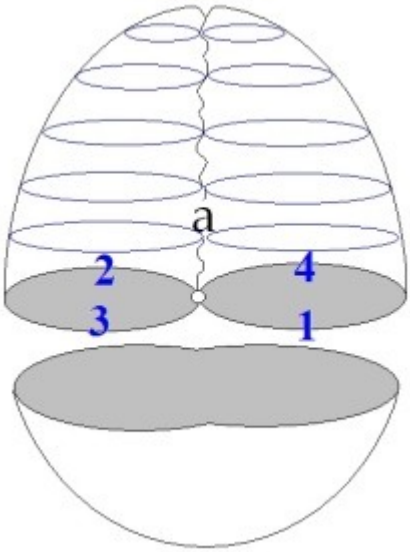
我想让你们脱离这种犹疑的直观：存在里面的东西，也存在外面的东西。然而，对于我列举的其他表面，内部与外部这个概念会从手中溜走。对无限平面来说，它并不足够。对环面而言，直观看似相当贴合，因为内胎有内部和外部。然而，外部空间穿过环面的场域——也就是中心孔洞的空间——中发生的事情，才是使环面引起我们兴趣的拓扑神经；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在那里通过某种可能触动我们的东西得到图解。

请注意，直到弗洛伊德那里，多少带有自然科学性质的传统解剖学——帕拉塞尔苏斯和亚里士多德那里便是如此——始终把感觉器官列为身体的开口，把它们当作真正的开口。精神分析理论由力比多功能构造，却在各种开口中作出十分狭窄的选择；它不把感觉开口当作开口来谈，除非把它们还原为首先选中的那些开口能指。当人们把窥视癖（scoptophilie）变成窥食癖（scoptophagie）时，就会像费尼歇尔一样说：窥视癖认同是一种口腔性认同。

口腔、肛门和生殖器开口之所以获得特权，却正因为它们并不真正通向身体内部。消化管只是一条通道，它向外部敞开。真正的内部是中胚层内部；引向它的开口确实存在，就是眼睛或耳朵。然而，精神分析理论从不以其本身谈论它们，除非在《精神分析》杂志的封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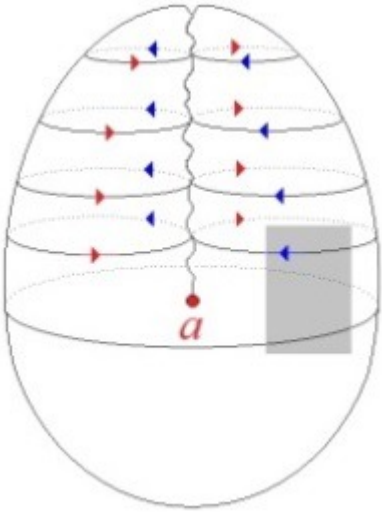
这就是赋予环面中心孔洞的真正作用范围；尽管它并不是真正的内部，却向我们提示某种属于从内部通向外部之秩序的东西。观察这个闭合表面——交叉帽——会带给我们下面这个想法。请设想一个无限扁平的东西在这个表面上移动：



它从闭合表面的外部［1］来到内部［2］，继续沿内部［3］前进，直到抵达穿透线；它会从那里背朝外侧地重新涌现于外部［4］。这表明，即使涉及一个闭合、无边界的表面，界定内部—外部之区分仍然困难。

我只是打开问题，并不是为了向你们提出悖论，而是要提醒：在这个主教冠图形中，重要的是，你们必须把这条穿透线当作从未存在。若不让这条穿透线介入，就无法在黑板上实际表现它，因为普通空间直观要求我们显示这条线；但思辨完全不考虑它。

我们可以让这条穿透线无限滑动。一个表面并没有在另一个表面上反射，也没有任何类似缝合之物；没有能够从那里通过的通道。正因如此，内部与外部的问题在其全部混乱中被提出。关于表面，有两类考虑：度量考虑与拓扑考虑。



必须放弃一切度量考虑——事实上，我可以从这个正方形给出整个表面——因为从拓扑角度看，它毫无意义。在拓扑上，构成表面的那些结构关系之性质在每一点都在场：内侧面同外侧面混合；表面的定义规定其全部点及其属性。

为了标明这件事的意义，我们要提出一个从未被提出、涉及能指的问题：一个能指的场所是否始终就是一个表面？

这个问题听起来也许奇怪，但一旦提出，至少能够提示一个维度。第一眼看，图形书写本身就要求一个表面。有人可能反对说，一块竖石、一根希腊柱是能指，而它具有体积。好吧，不要那么确定，不要那么确信自己能够在充分确定表面概念以前就引入体积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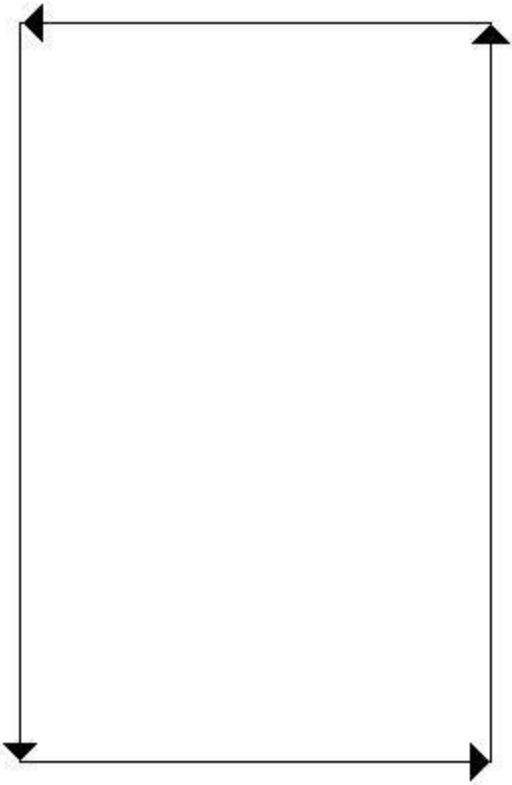
尤其是，如果你们把事情放到检验之下，会发现体积概念只有从包膜概念出发才能把握。没有哪块竖石凭借其他东西引起我们的兴趣；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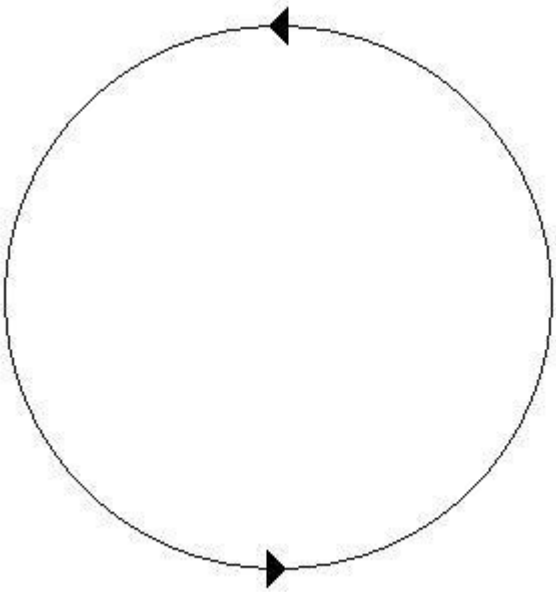
不会说，只凭借其包膜——这会陷入诡辩——而是凭借它所包围的东西。在成为体积以前，建筑通过调动、安排空洞周围的表面而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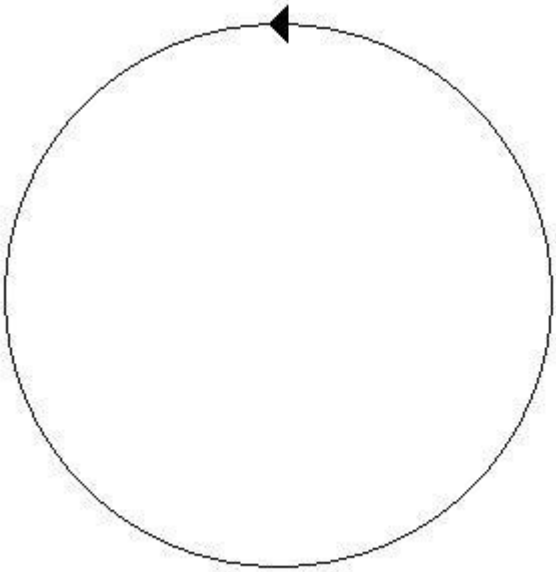
竖石有什么用？用来排成行列、组成桌子，用来制作某种借周围孔洞发挥作用的东西。因为我们要处理的剩余恰好就是这个。

在把握面的性质时，我曾从有边界表面出发，提醒你们这个标准在无边界表面那里失效。如果可以向你们展示一个根本的无边界表面，在那里，面的定义并不必然成立——因为无边界表面并非为了化解内部与外部的问题而存在——那么，我们必须考虑“没有”某物的表面与“带有”某物的表面之间的区分。它同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即必须作为正项引入表面理论的孔洞具有最密切的关系。

这并非文字伎俩。在一般拓扑的组合理论中，一切能够三角剖分的表面——也就是能够用若干彼此粘合的小三角片构成的表面，无论环面还是交叉帽——都能借助基本多边形还原为一个球面组合；球面上可以附加任意数量的环面要素、交叉帽要素，以及不可或缺的纯孔洞要素；后者由这个闭合自身的向量表示。







交叉帽　纯孔洞

一个能指在其最根本的本质中，是否只能被设想为表面上的切口：><？“大于”>与“小于”<这两个符号，只有通过题写在某物上的切口结构才会强加自身；那里始终不仅标记一张平面的连续性——后续将在上面得到题写——也标记我们始终会重新找到的向量方向。

为什么能指在其身体化身——即声音化身——中，始终向我们表现为本质上不连续？因此，我们并不需要表面：不连续性构成能指，连续过程中的中断属于能指结构。我最初向你们分节为接续的能指链运行之时间维度，还有一个后果：标点不仅引入调制中断所作之划分以外的额外要素，还引入我作为逻辑急迫而插入的急迫。这是一项早年的工作：《逻辑时间》［《文集》第197页］。

我试图让你们跨越的这一步，已经开始得到描画：不连续性在那里同能指的本质——即差异——打成一个结。我们使能指功能围绕其转动、不断把它带回来的东西，就是要让你们留意：即使重复的是同一个东西，同一个东西一旦得到重复，也会被题写为不同。

差异的插入位于哪里？

- 它是否只居于切口？在这里，超出时间标点而引入拓扑维度，对我们很有意义；
- 或者，它是否位于我们所谓“成为不同者的简单可能”这个其他东西中？这就是构成能指的差异性音库之存在；由于它，从现象根部开始，我们便不能把共时性同同时性混淆。

由于共时性，同一个能指重新出现时，正是作为不同于自身所重复者而重新出现；能够视作可区分之物的，就是差异的插入。我们无法把“A是A”的同一性设为能指功能的根基；所以，差异要么位于切口中，要么位于构成能指差异的共时性可能中。

无论如何，作为能指而重复的东西，只因为能够被题写才有所不同。尽管如此，在能够书写之物中，切口的功能对我们仍然首当其冲地重要。正是在这里，必须把拓扑表面这个概念引入我们的心智运作；因为切口功能只有在那里才取得意义。

有人会反对说，题写把我们带回记忆；这项反对必须驳回。我们分析家感兴趣的记忆必须同有机记忆区分开；可以说，面对实在的同一种“吸吮”，有机记忆会让有机体采取同一种防御方式：它维持稳态。有机体并不把更新的同一个东西认作不同之物。有机记忆会“同一—记忆化（même-orise）”。我们的记忆是另一回事：它根据一元特征介入，标记独一的一次，并以题写为支撑。在刺激与反应之间，必须用古腾堡印刷术的词语提醒题写、印制（prin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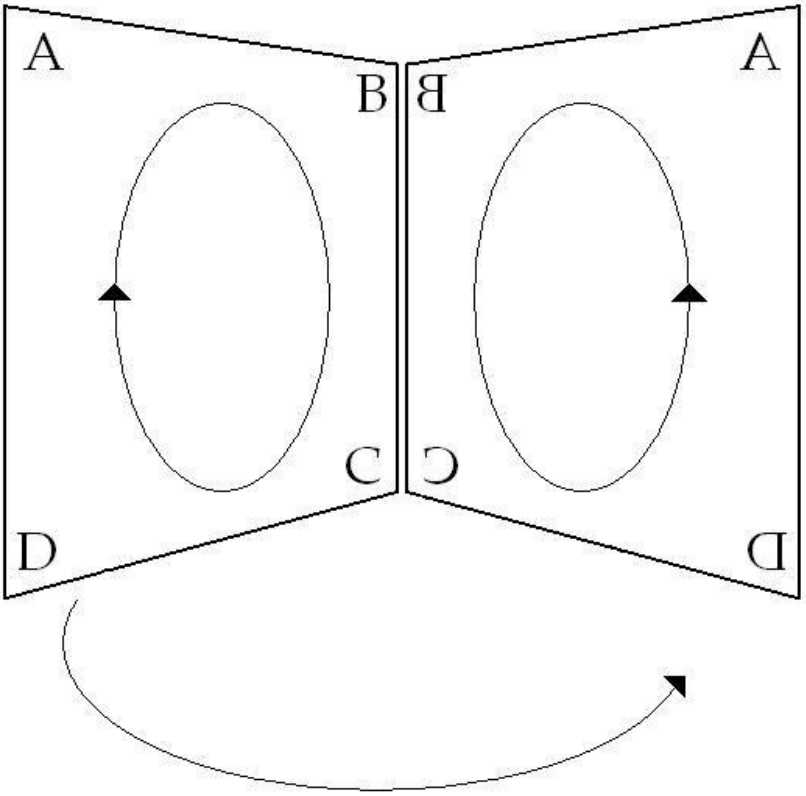
我们反抗的心理物理理论之最初形态始终具有原子论性质；心理物理学总是以在表面图式中印制为最初基础。在找到别的东西以前，仅仅说这还不够，并不足够。

最初的关系生活理论用一些颇有意义的词项得到题写，它们只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以邻近与连续之不同效应的伪装形态，翻译了能指本身的结构——这就是心理联想主义。看见这件事当然很有意义：在心理物理学从未脱离的唯心主义世界结构中，人们作为能指维度而承认又误认的，是能指效应。反过来说，由格式塔翻译出来的东西不足以

说明生命现象层次发生的事情；因为一种根本无知，会使人们飞快地把一切反证的东西当作显明事实。所谓圆周的良好形态，据说有机体在主观或客观的一切平面上都会坚持寻求重现；这同对有机形态的一切观察都相矛盾。我要告诉格式塔学派：驴耳朵像一只漏斗、一朵海芋、一个莫比乌斯表面。

莫比乌斯表面是交叉帽最简单的图解：取一条纸带，把它扭转以后粘合两端；这样，在上面移动的无限扁平之有就能一路前行，永远不越过边界。这显示“面”这个概念的歧义。因为只说它是单侧表面、只有一个面并不够——有些数学家就是这样表述的；形式定义是另一回事。

尽管如此，每一点上的两个面都会合并，而我们感兴趣的就是这一点。我们不满足于以两个面处处同时在场为理由，只称它为单侧表面；我们仍能在每一点显示这种双面关系对自身直观造成的丑闻。事实上，如果我们在一张平面上画出一个顺时针旋转的圆周，那么从另一面透视时，同一支箭会朝相反方向旋转。



无限扁平之有、莫比乌斯带上的小人，如果随身带着一个围绕自己顺时针旋转的圆周，那么这个圆周会始终沿同一方向旋转；所以，来到出发点另一面时，题写的东西会沿顺时针旋转——也就是说，它同普通带子、平面上发生的事情相反；在普通带子的另一面，旋转方向会相反——它没有被反转。正因如此，人们把这些表面界定为不可定向；可是它仍然是有方向的。

欲望无法得到分节，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它没有被分节。因为莫比乌斯带上的这些小耳朵无论怎样不可定向，也比普通带子更加有方向。请制作一条锥形腰带，再把它翻过来：原来朝下张开的地方会朝上张开。

但是，把莫比乌斯带翻过来：它始终具有相同形态。即使把客体翻转，那处凹下的隆起也会始终位于左侧，鼓出的隆起始终位于右侧。因此，不可定向表面远比可定向表面更加有方向。

还有某种东西走得更远，甚至令数学家惊讶；他们微笑着请读者自己实验：如果在这个莫比乌斯表面中，用剪刀沿着到边缘最容易接近之点距离相等的位置作一道切割——它只有一条边……如果绕一周，切口会闭合，你们实现了一个循环、一条环结、一条闭合若尔当曲线。然而，这道切口非但使表面保持完整，而且把不可定向表面转变成可定向表面，也就是一条带子；如果在其中一面涂色，完整的另一面会保持白色。它不同于刚才完整的莫比乌斯表面：画笔无须换面，整个表面都会被涂上颜色。

我已经告诉你们，仅仅让切口介入，就改变了表面全部点上无所不在的结构。如果我请你们说出切割前的客体同这个客体之间有什么差别，你们也没有办法做到。这是为了引入切口功能的意义。

这个四边形多边形是环面与帽子的起源。我从未引入这种形态◊的真正言语化：它是菱形符号（poinçon）、欲望，在S◊a中把S同(a)连接起来。这个小四边形应当这样读：受到能指标记的主体，严格说来在幻想中就是a的切割。

下次，你们会看到，这怎样为我们提供一个能够运作的支撑，用来分节这个问题：我们从要求出发，能够把作为欲望场域的东西界定、分离出来；它在不可把握的一面上，怎样能通过某种扭转，同从另一面界定为对象a场域的东西打成一个结？

欲望怎样能等于(a)？

这就是我已经引入的东西；它会给你们提供一个甚至在实践中也十分有用的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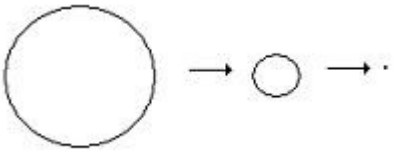
第21课 · 1962年5月23日

一个能指为什么是对哪怕最微小事物的“把握”？它为什么能够把握哪怕最微小的事物？问题就在这里。

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逻辑经典上采取的形式，人们截至目前从未提出过这个问题。事实上，作为全称命题的谓述原则只牵涉一件事：受到把握的是能够归零的存在者，即关于一切与关于无一之通则（dictum de omni et nullo）[注1]。

> [注1] Dictum de omni et nullo是一条支配两种演绎形式的逻辑原则，以同一律或不矛盾律为基础。Dictum de omni：对一个按全称、周延方式取得的主项（包括其所有下位项）作出的谓述，也必须适用于其全部下位项。Dictum de nullo：对一个按全称、周延方式取得的主项（包括其所有下位项）作出的否定，也必须适用于其全部下位项。参见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演绎与归纳逻辑体系》，第二卷，第二章，第2节。

对于不熟悉这些词项、因此不太明白的人，我要重新提醒自己几次课以来一直向你们解释的东西；也就是采用欧拉圆作为支撑——这样做更加正当，因为我们要以另一种东西替换它。欧拉圆同每个可以说“朴素的”圆一样；关于这种圆，人们不会问它是否圈定一块、是否从那个受到预设的表面上分离出一片。圆周本有的特性在于，它可以逐步缩约为无。全称之所以可能，在于零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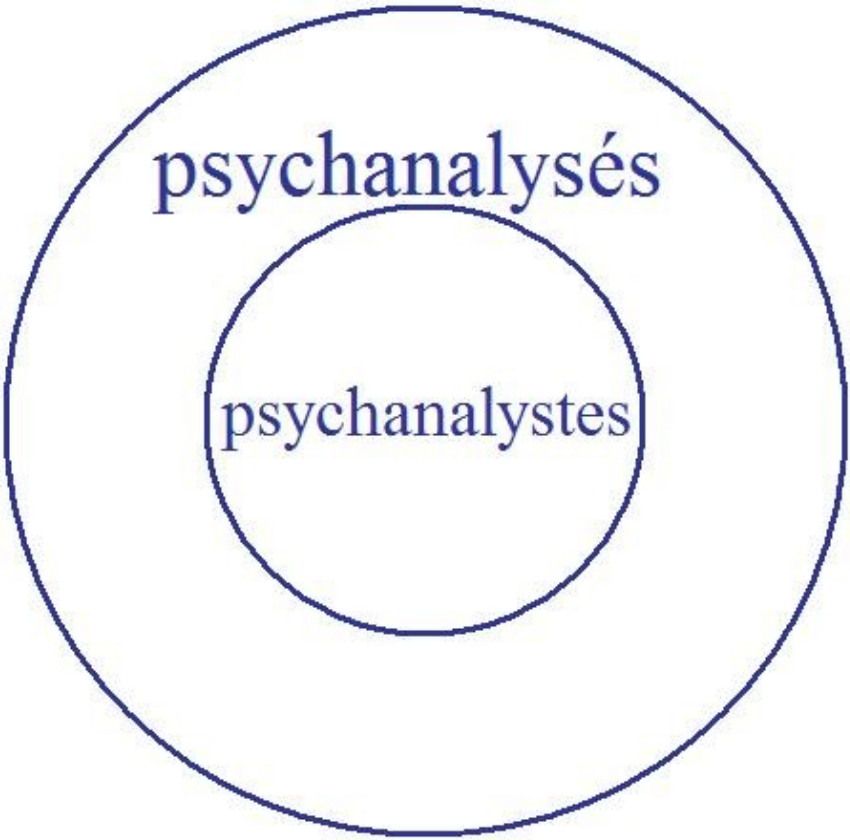


我有一天曾告诉你们——之所以选这个例子，是为了不总落回相同问题——“所有教师都是有文化的人”。那么，倘若碰巧某个地方没有任何教师配得上‘有文化’这个称号，也没关系：我们会有一些零值教师。请仔细注意：这并不等于说没有教师。证据就在于，有时我们确实拥有一些“无能透顶”的教师！当我说“拥有”时，请从强义理解这个“有”，也就是我们谈论“是与有”时的意义。这不是一个用来让肥皂从手中滑掉的滑溜词语。

我说“我们拥有他们”，意思是我们习惯于拥有他们；正如我们拥有一大堆这样的东西，我们拥有共和国……不久前，一位同我交谈的农民说：“今年我们先遭了冰雹，随后又来了童子军。”无论这位农民对这些天降之物的界定多么不稳定，“有”这个动词在这里确实具有自身意义。

比如，我们也拥有精神分析家……这显然复杂得多，因为精神分析家开始让我们进入存在定义的秩序。我们通过条件这条道路进入。例如，人们说：“不存在……凡未受过精神分析者，都不能自称精神分析家。”

如果以为这项关系同我们先前提到的关系同质，会非常危险。若使用欧拉圆，会有一个受过精神分析者的圆；然而人人知道，精神分析家应当受过精神分析，所以可以把精神分析家的圆画在受过精神分析者的圆内部。



我无须告诉你们：如果我们同精神分析家打交道的经验给我们造成这么多困难，大概是因为事情没那么简单。在教师层次上，担任教师本身是否可能像虹吸一样，从教师内部吸走某种东西，使他同字母的效应完全失去接触，这终究并不显明；但对精神分析家而言，全部问题显然恰恰就在这里。

不能只把问题推回："受过精神分析是什么意思？"当然，人们以为自己这样做时——而且很自然——只是想阻止任何人把"受过精神分析意

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放在最前面。但在同精神分析家的关系中，如果我们想抓住精神分析家这个概念，有待把握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受过精神分析会对作为精神分析家的他造成什么，而不是对作为受分析者之一的他造成什么。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说清楚了；不过，我会再次把你们带回字母表第一课、带回最基本的东西。

请听听那个最古老的逻辑例子，把苏格拉底推入洞里的第一步：“所有人都会死……”这个公式敲打我们的耳膜已经太久！我知道，你们有足够时间让自己变得麻木；但对任何还稍有新鲜感的人而言，把这个例子提升到逻辑核心这件事本身，都不可能不成为某种不适、某种受骗感的来源。如果需要把握的是人，这样一个公式同我们有什么关系？

除非这里涉及的并不是知道存在一个会死者之圆，而且人的圆在其内部——欧拉式包含的同心圆恰恰掩盖了这一点；这种知识严格说来毫无意义。需要知道的是：会死对人造成了什么？必须抓住“人”这个概念同“会死”这个谓词结合以后，在某处、在“人”概念中央产生的漩涡。我们追逐某种东西，恰恰是为了这一点。谈论人时，我们触到的正是这道漩涡、这个在某处中央形成的孔洞。

最近，我打开一位美国作者[注2]的一本出色著作；可以说，他的作品增益了思想遗产与逻辑阐明。我不会告诉你们他的名字，因为你们会去寻找他。我为什么不说？因为我惊讶地在他工作得如此出色、如此敏锐地把握逻辑进步之现实的那些页面中，发现恰好有我的内八字形

介入。他的用法同我完全不同；尽管如此，我仍想到：我的听众中某位权威有一天会来告诉我，我正是从那里捞到它的。

> [注2]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作品集》，瑟夫出版社，200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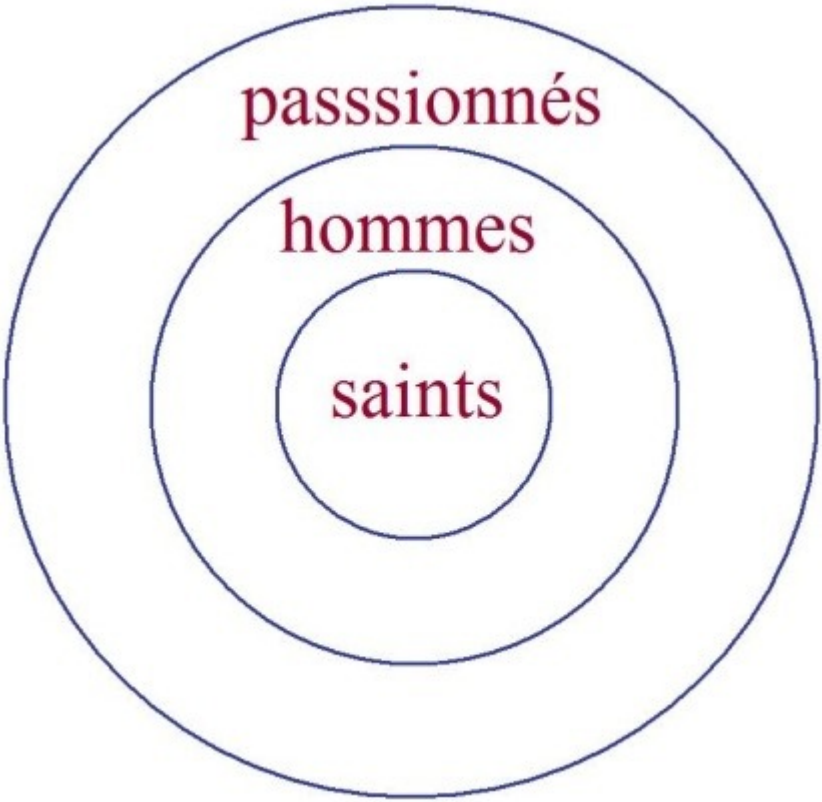
至于雅各布森那段话的原创性，我确实拥有最有力的参照。必须说，在这个情形中——我想，我在大约《罗马报告》那里已经开始把隐喻与转喻推到我们理论的前台；那篇报告已经出版——正是我同雅各布森交谈时，他对我说：

“当然，隐喻和转喻这件事是我们共同捣鼓出来的；请回想1950年7月14日。”

至于这里谈到的逻辑学家，他已经去世很久；他的小小内八字形无可争辩地早于它在这里得到提升的时刻。不过，当他迈着轻快步伐考察全称肯定命题时，使用了一个并非随处可见的好例子。他说：

“所有圣徒都是人，所有人都富有激情，所以所有圣徒都富有激情。”

他采用这个例子，是因为你们必定能在其中感到：问题在于，这种属于全称三段论最外层的谓述性激情究竟位于哪里；在于何种激情会返回心中，构成圣洁。



这一切是我今天早晨想到的；我的意思是，我想到要以这种方式告诉你们，以便让你们感到我所谓“某种漩涡运动”涉及什么。

我们用这套有关表面的装置试图收紧什么？我们要以某种方式运用表面；为了让担心我远足太远的听众放心，这种用法在这里也许不太经典，却无非是在更新、重新质询康德式图式功能。

从经验来看，“隶属”“包含”、外延同“内涵”的关系、欧拉圆都具有根本非逻辑性；逻辑随时间逐渐走上的整个方向，难道没有恰恰通过自身

的迷失，提醒我们它在起点忘记了什么？起点处遭到忘记的是：这里涉及的客体，哪怕最为纯粹，无论怎样处理，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仍会是欲望客体。

- 如果问题在于圈定它，从逻辑上——也就是用语言——抓住它；
- 那首先是因为这里涉及把它作为我们的欲望客体来把握；
- 把它抓住以后，还要留住它，也就是把它圈在里面；
- 逻辑形式化重新把包含带到前台，正是扎根于这种占有需要；我们同作为欲望之客体的客体本身之关系，便奠基于这种需要。

Begriff〔概念〕唤起把握，因为我们正是追逐对欲望客体的把握，才锻造了Begriff。人人都知道，凡是我们想要占有的欲望客体——我们为了欲望而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想要占有的东西——都会逃开、从手中溜走。

谁没有在道德布道中唤起它：

- “我们终究一无所有，必须离开这一切”，那位著名枢机[注3]说；真令人悲伤！

> [注3] 博絮埃：《论死亡的布道》，卡尼耶—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70年。

- “我们一无所有”，道德布道说，“因为存在死亡”。

这是另一场掩盖：人们在这里提升到实在死亡事实层次的东西，并不是问题所在。我曾用整整一年[注4]让你们在听众称作“两死之间”的空间中游走，并非无缘无故。消除实在死亡并不能解决欲望客体躲避的

问题，因为这里涉及另一种死亡。即使我们并非会死者、即使得到永生的许诺，问题仍然开放：这种永生——我的意思是，一切关于终结的许诺都从中排除的生命——难道不能设想为一种永恒地死亡的形式吗？当然可以，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处境。我们必须在分析家的逻辑中考虑它；因为，如果精神分析具有意义、弗洛伊德并未发疯，那么，所谓死亡本能这个点所标示的正是它。

> [注4] 1959—1960年《精神分析的伦理学》研讨班。

早已有一位生理学家——在所有能够把握生物学路径这个侧面的人中，可以说最有天才的一位——比沙[注5]说过："生命是抵抗死亡的一切力量之总和。"如果我们的经验中有某种东西能够在这个如此困难的平面上得到反思、终有一天取得锚定的意义，那就是弗洛伊德所作的这种"死亡漩涡"形态之先行设置；生命紧紧抓住它的侧壁，以免坠入其中。

> [注5] 泽维尔·比沙：《生命与死亡的生理学研究》，卡尼耶—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4年。

要使任何人完全看清这项功能，只须再加上一点：不要把死物同无生命物混淆。只要俯身拾起一种死亡形态——化石的痕迹，我们就在无生命自然中把握到：死亡之物在自然中的在场不同于无生命物。能够确定，这些贝壳与废弃物[注6]只是生命的功能吗？当问题在于知道生命为什么这样扭动时，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未免太容易。

> [注6] 参见Kjökkenmödding〔贝丘〕：新石器时代人群食用软体动物后形成的贝壳堆积。

当我准备通过痕迹这条道路，重新接过已经讨论的能指问题时，突然产生一个从柏拉图对话中走出的讽刺念头。柏拉图曾提到一种多少令

人难堪的印痕：爱人赤裸的屁股在体育场沙地上留下的标记。情人们的崇拜无疑会涌向这些表现，而得体的做法就是把它们擦掉；其实，他们最好把痕迹留在原处。

如果情人们没有被自己的欲望客体迷得那么昏，他们原本能够利用这道痕迹，并从中看见我今天向你们提出的这条奇特线条之雏形。这就是过于炽烈的欲望随身携带之盲目性的图像。因此，让我们重新从这条线出发；必须按照它得到给予的形态来理解它：闭合且能够归零，即逻辑实际历史中原初之零的线条。如果现在回到这条线以后，我们从中学到“无一……”是“所有……”的根，那么这项经验至少没有白费。对我们而言，我们把这条线称作切口；它是我们的出发点，一条必须先验地视作闭合的线。

这就是它的能指性本质：任何东西都永远无法向我们证明它是同一条线——因为这些绕行中的每一次，都按自身性质奠立为不同的一次；经验中没有任何东西允许我们把它奠立为同一条线。恰恰是这一点允许我们领会实在：因为线条的返回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始终是另一次；如果这些返回彼此相似，就会提示、甚至很可能表明，相似性来自实在。

要正确引入相似者的功能，没有别的办法。不过，这只是我交给你们、应当继续推进的一项指示。我觉得自己已经多次重复；为了不必再回到这里，我仍要提醒一次，并把你们引向一位早慧天才的著作。像所有早慧天才一样，他过早离世：让·尼科［1893—1924］的《感性世界的几何学》[注7]。书中间关于公理性线条的段落——你们中真正关心我们进展的人也许可以参照——清楚显示，在这项感性经验分析

中掩盖能指圆周的功能是多么虚妄；它使作者尽管提出了无可争辩的有意义之物，仍然陷入你们必定会在那里发现的错误推理。

> [注7] 让·尼科：《感性世界中的几何学》，法国大学出版社，1962年。

我们从这条闭合线出发。拓扑学所界定表面的功能首先帮助我们推翻一项欺骗性的显明事实：线条的内部据说是一种意义单一的东西。只须让这条线画在以某种方式界定的表面——例如环面——上，就会显明：它虽然继续发挥切口功能，却绝不可能像在一个请允许我直接称作“根本”的表面、即球面上那样发挥同一功能——例如界定一片能够归零的表面。



对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这表示一条像这里所画［d］或者这里这条［D］的闭合线；它们绝不能缩约为零。也就是说，它们在表面上引入的切口功能，每一次都会造成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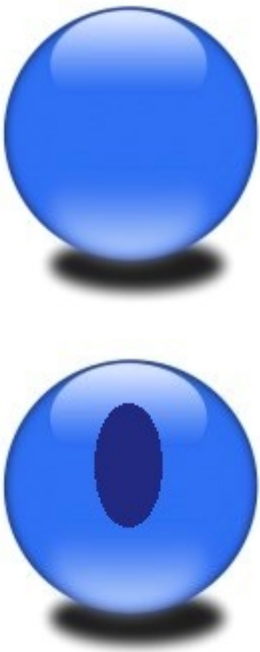
我认为，谈到能指时，问题就在于这种相互联系：

一方面，正如上次我通过莫比乌斯表面——我曾给你们几个样品的那只漂亮小卷耳——使你们感到的：沿其场域中央作切割，会把它变成

另一种表面，不再是原先的莫比乌斯表面。即使莫比乌斯表面可以说只有一个面——对此我持有不止一项保留——切割后得到的表面无疑具有两个毫不含混的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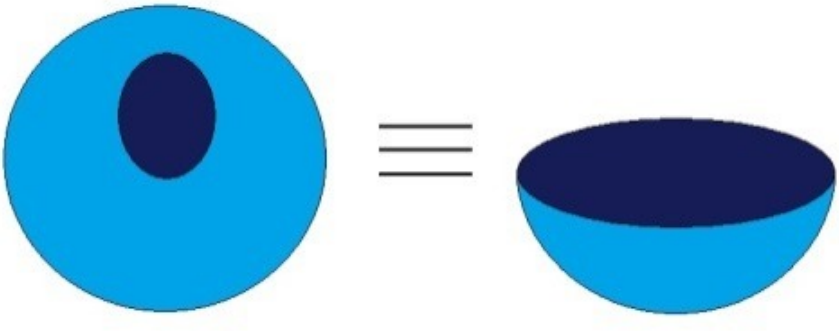
我们从能指出发询问欲望效应时，正是要看见：切口场域、切口的裂口会通过组织成表面，为我们产生不同形态；我们经验欲望的各个时刻可以在其中得到安排。有环面……

我告诉你们，我们必须在自己的经验中有能力让能指效应来到世界；而有关表面的形态正是从切口出发组织起来。我现在用图说明这件事——而且不是第一次说明：



这里是球面，这里是我们的中心切口；我们从欧拉圆相反的角度来理解它。我们感兴趣的不是闭合线必然从球面上分离出的那块东西，而是这样产生的切口；或者，如果愿意，可以说已经是孔洞。很明显，我们最终会找到的一切都必须已经在这里得到给予；换句话说，一个孔洞在这里已经具有全部意义，而我们诉诸球面，使这个意义格外显明。

一个孔洞在这里使内部同外部相互连通。只有一件不幸的事：孔洞一旦形成，就不再有内部或外部；这十分显明，因为这个穿孔球面可以极其容易地翻转。它是普遍、原初的造物，是永恒陶工的作品。没有什么比一只碗——也就是球冠——更容易翻转。



因此，如果没有其他东西支撑这项根本直观，孔洞对我们就没有多大意义——我想，你们今天已经熟悉它：孔洞、切口会经历变形；第一个可能就是边缘上的两点彼此粘合。关于孔洞，最初的可能性之一就是变成两个孔洞。



→



有人曾对我说：“您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图像同胚胎学联系起来？”请相信，它们从来没有离胚胎学太远。我正在你们面前解释的正是这一点；但以胚胎学为参照只会成为托辞，因为这样就是把自己托付给生命的神秘力量。当然，我们并不知道，生命为什么认为自己必须只通过一个小球、一个球面的中介进入世界；它会增殖、凹陷、内陷、吞下自身。随后，至少直到两栖动物层次，原口——它并不是球面上的孔洞，而是一块陷进另一边的球面——会以独特方式……

这里有足够多略学过一点初等胚胎学的医生，能够回想某种开始分成两边、由此形成所谓“神经肠管”的奇特器官。从有机体中的任何显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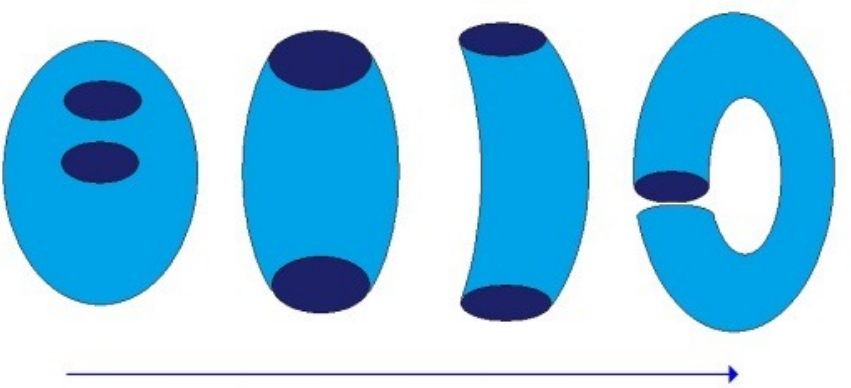
功能出发，都完全无法为它辩护；神经管内部同消化管之间的这种连通，更应视作进化中一种巴洛克式的奇异现象，况且很快便会消失：在后续发育中，人们不再谈到它。

不过，如果把事情视作由一些结构要素引导的新陈代谢、变形，它们也许会采取新的面貌。这些要素的在场，以及它们同我们在其中移动、维持能指的平面之同质性，是对某种痕迹所作的一种前生命式分离的终点；它也许能把我们引向一些形式化，而这些形式化即使在组织生物经验的平面上也可能富有生产力。

无论如何，正是球面表面上这两个分离的孔洞，通过彼此接合、拉伸、延长，随后连接起来，为我们产生了环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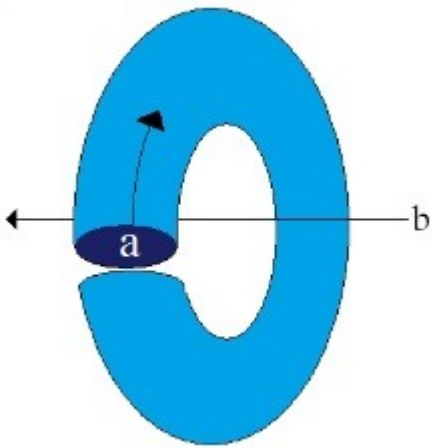


→



这并不新鲜，我只是想为你们把结果分节清楚。首先，如果有某种东西支撑我们对环面的直观，那就是这个：一根接回自身、咬住自己尾巴的通心粉。这是孔洞功能最具示范性的形态：一个孔洞位于通心粉内部，另一个孔洞是“穿堂风”；所以，从通心粉构成的圆环中间穿过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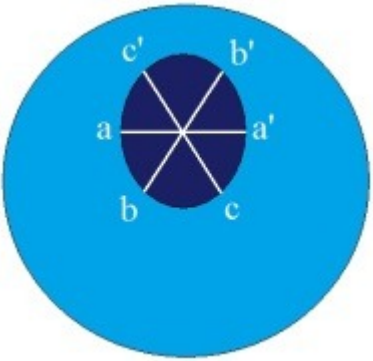
有一个孔洞让内部同内部连通；还有另一个更惊人的孔洞，把一道孔洞放在表面核心。它在那里就是孔洞，却又完全位于外部。这里引入钻孔的图像；因为我们所谓的孔洞就是这个：一条会深入某种厚度中的走廊［a］。就感性世界的几何学而言，这项根本图像从未得到充分区分。另一个孔洞［b］则是表面的中心孔洞，也就是我所谓的“穿堂风孔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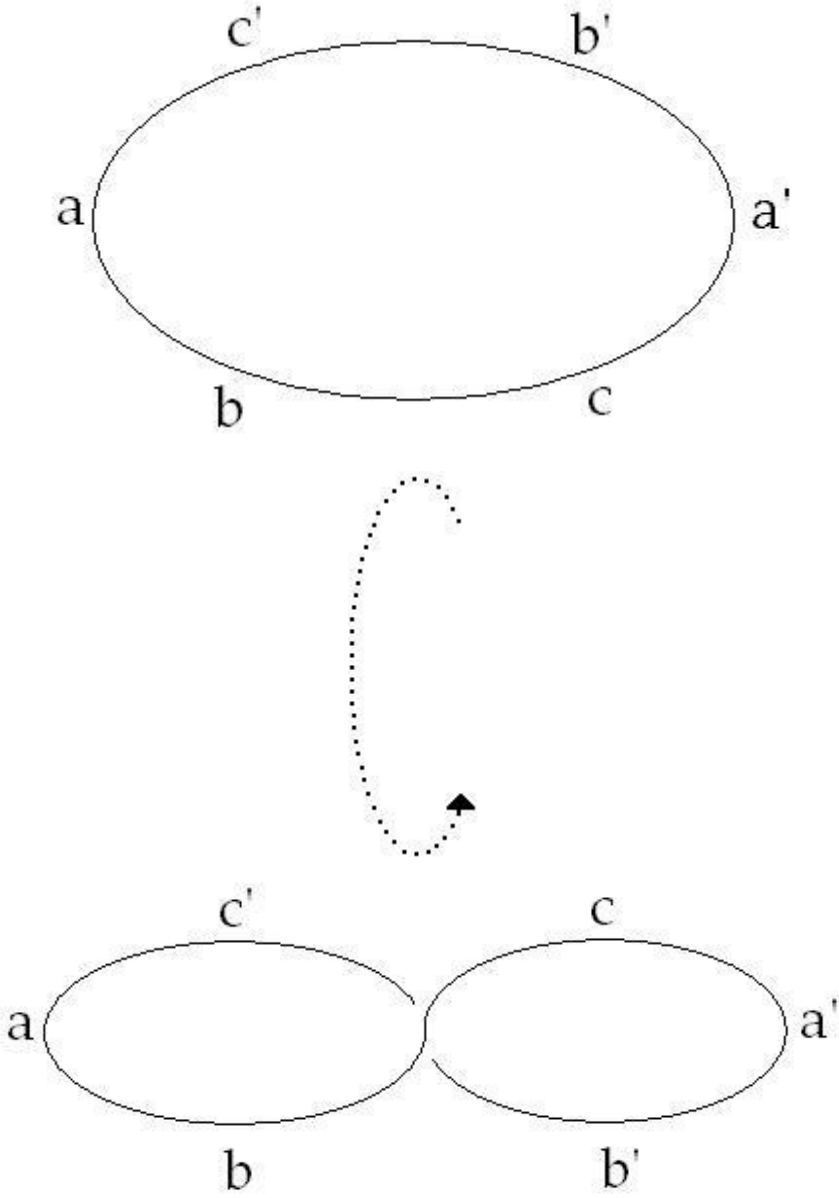
为了提出我们的问题，我主张推进下面这个说法：如果我们用一道切口圈定这个不可还原的“穿堂风孔洞”，那么严格说来，在能指功能的效应中，(a)这个客体本身恰好位于那里。这意味着，客体遭到错失；因为无论你们赋予“轮廓”这个词什么意义，那里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存在客体的轮廓。另一种可能性还会打开；它使结构性的表面比较对我们变得生动并取得意义：切口能够在表面上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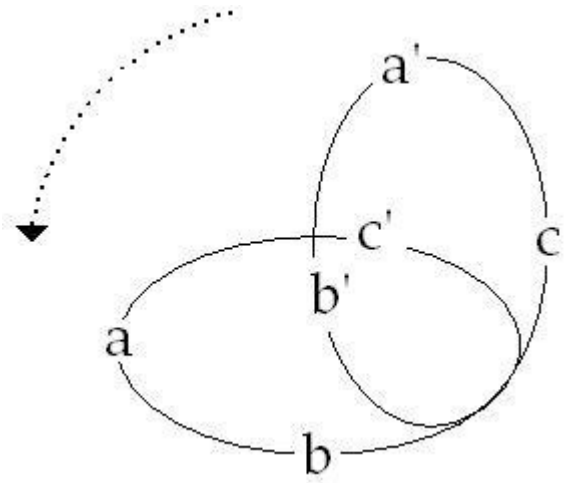
对于这里画在球面表面的孔洞，我们可以陈述、表述、希望每一点都同它的对跖点接合；不对裂口作任何划分，让裂口以这种方式组织成表面。它无须中间划分这个媒介，便能彻底穷尽裂口。





上次我已经向你们展示，之后还会再展示：这样会得到称作帽子或交叉帽的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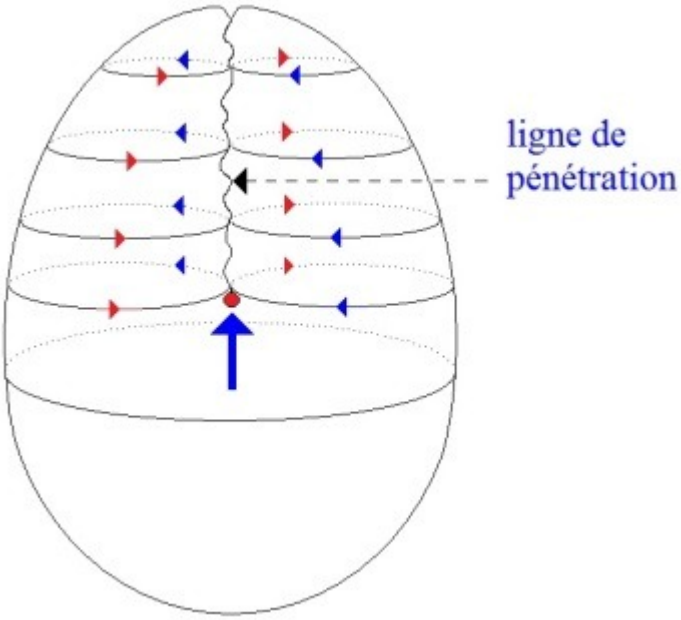

c'
b'
a
a'
b
c
c'
c
a
a'
b
b'



（1）　（2）　（3）

换句话说，请你们切勿忘记：我给你们的图像严格说来只是一幅扭曲的图像。每一个初次思考它的人看见的东西、阻碍他们的东西，就是那条著名的表面看似穿透自身的线；为了在我们的空间中表现它，这条线不可或缺。我在这里把它画成颤动的样子［穿透线］，意在表明应当把它视作摇摆不定，而非固定。

换句话说，我们永远不必考虑在这里表面一边、外侧移动的一切；它不可能来到另一边的外侧——因为两个面并未真正相遇——反而只能来到另一边，即另一个面的内侧。我说“另一个”，是相对于这里站立的观察者而言［蓝色箭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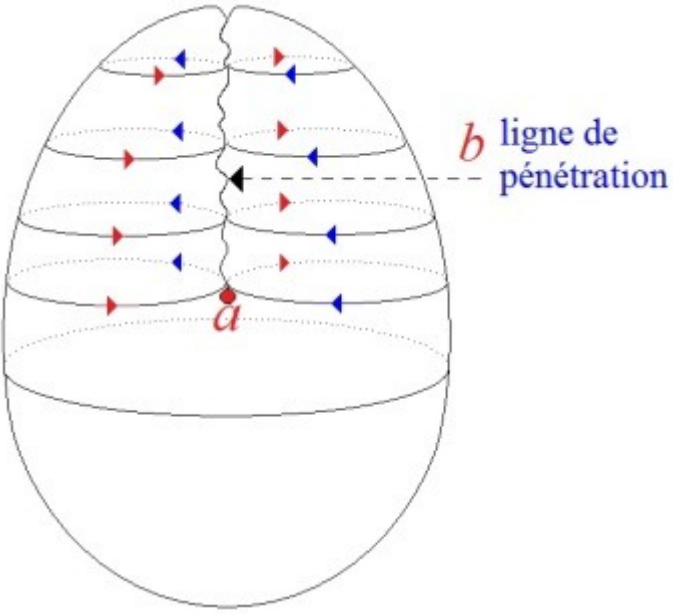
因此，把这种表面形态画成这样，只源于三维空间的直观形式具有某种无能；它们无法支撑一幅真正说明这种新表面——所谓交叉帽、这里谈到的帽子——所获得之连续性的图像。

相关知识卡 交叉帽、内八字切口与不可镜像化的对象a

换句话说，这个表面支撑什么？我们会给它一个名称——因为这些是我首先提出的论题，随后会使我们能够赋予我建议你们对这些不同形态所作的运用以意义。我们不会称这个表面为孔洞——因为你们看到，它至少掩盖了一道孔洞，使其在自身形态中彻底消失——而称之为“孔洞的位置”。

这种结构的表面格外适合在我们面前，让那个称作欲望本身、换句话说称作缺失的最不可把握要素运作。然而，这个表面虽然填补裂口，

尽管其外观使所有这些我们愿意称作对跖的点显得彼此等价，它们却只有在存在两个特殊点的情况下，才能按照这种对跖等价关系发挥作用。这里表现了这两个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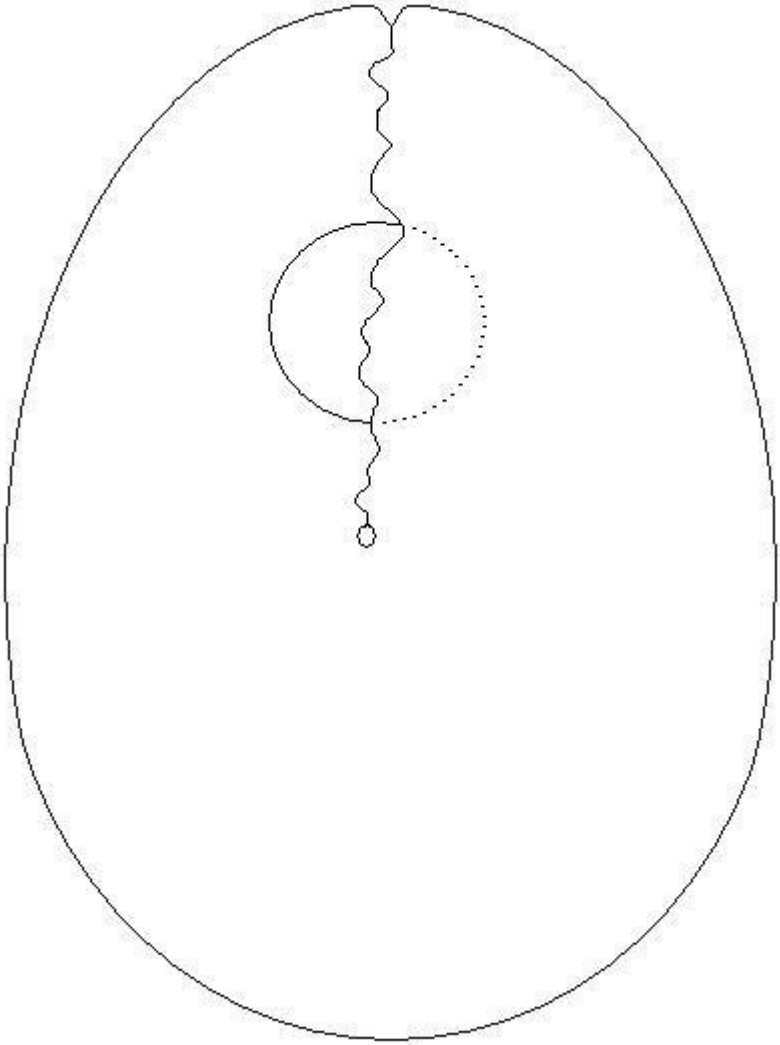
就是这个小小圆圈［a］；我的一名听众已经敏锐地询问过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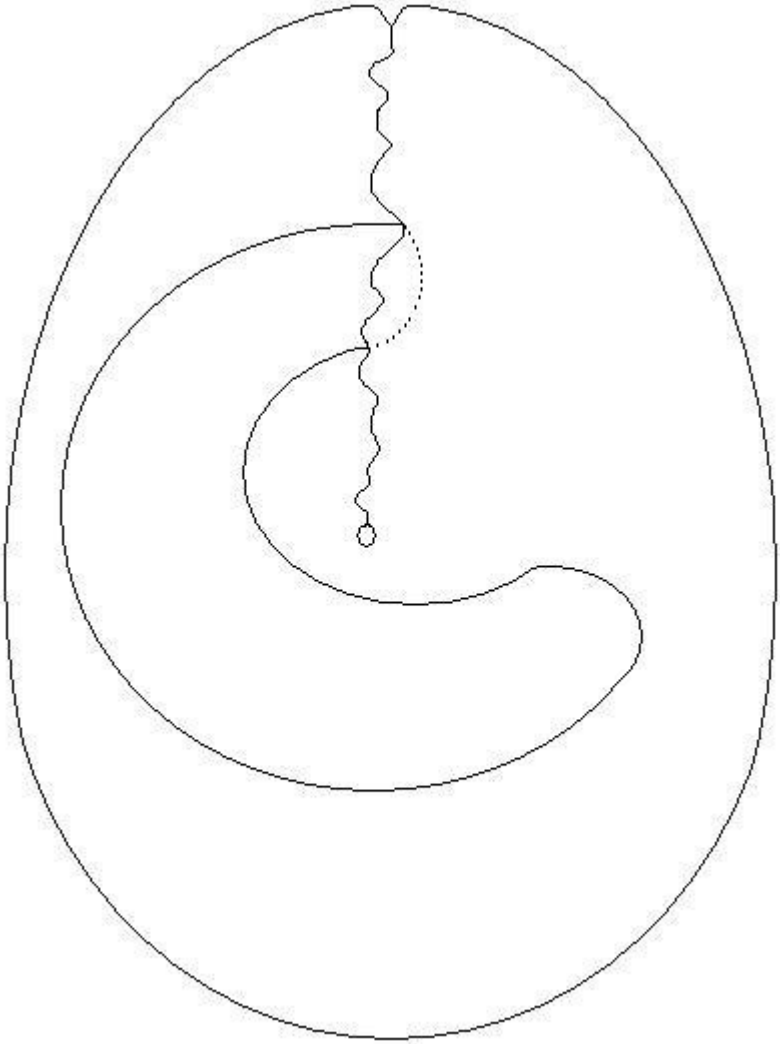
“您想用这个小小圆圈表现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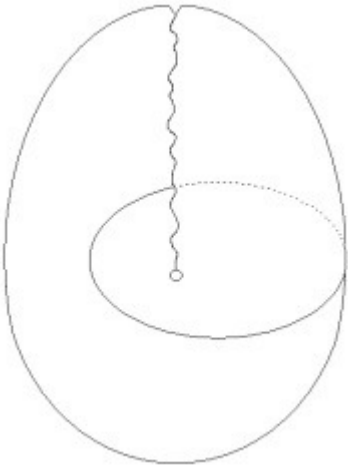
当然，它绝不等同于环面的中心孔洞；因为无论你们从这个特殊点的哪个层次出发，从图形一边交换到另一边的一切，都会在这里经过那道虚假的交叉[注8]［b］，即构成其结构的交叉点（chiasma）。

> [注8] Décussation是一个教学术语，指呈X形的交叉，如视神经交叉；在光学中，“交叉点”曾用来指焦点。

尽管如此，这个被圈起的形态所标示的，无非是可以说从这个点下方由一个外表面通向另一个外表面的可能性。它也必须指出，这个表面上一个不具特殊地位的圆［α］……







[a]　　[b]　　[c]

……是一个可缩约圆。如果让它滑动，使它摆脱半遮蔽的外观，越过这里看似重新交叉、穿透的线，再让它向图形下半部分［b］这样伸展、展开，并在这里分离为图形外部的形态，它就始终必须在这里绕过某种东西；后者绝不允许它变成自己的另一种形态，即围绕特殊点的圆所具有的特殊形态——在这个表面上，它必须画成这样［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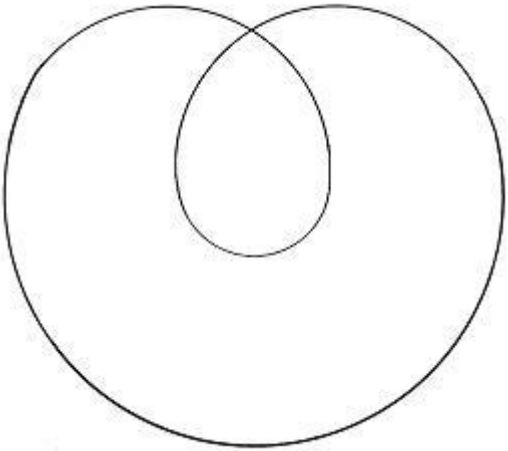
事实上，后一形态绝不能同它等价，因为它围绕特殊点、结构点而行；这样界定的整个表面结构都围绕这个点得到支撑。这个点既是双重点，又是单一点；帽子或交叉帽的交错结构之可能本身围绕它得到支撑。我们通过这个点表示能够把任意对象a引入孔洞位置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交叉帽、内八字切口与不可镜像化的对象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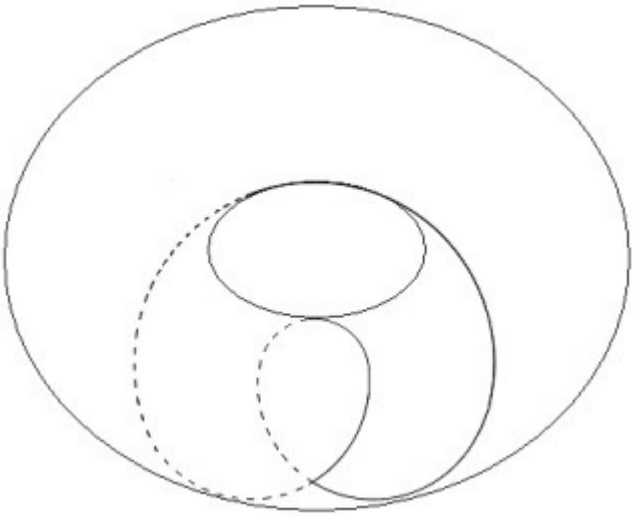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这个特殊点的功能与性质：它就是阳具。阳具作为操作子，使一个对象a能够被放到同一个位置；而在另一种结构［环面］中，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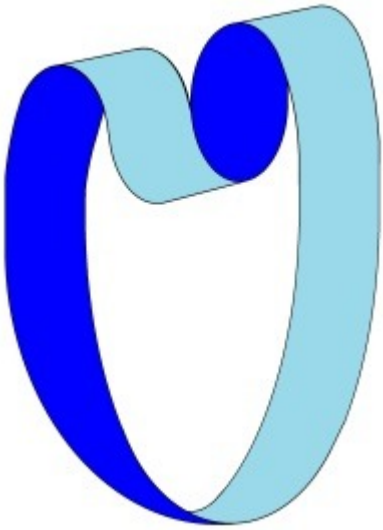
们只能在这里把握其轮廓。这就是我试图在你们面前分节的交叉帽结构之示范价值：孔洞的位置从原则上说，就是一项特殊结构中的这个点。必须把它同其他点形态区分；比如，这个由一条切口同自身相交而界定的点，就是能够赋予我的内八字形的第一种可能形态。

相关知识卡 交叉帽、内八字切口与不可镜像化的对象a



例如，我们在一张纸上切割某种东西；切口重新经过已经切过的位置，由此界定一个点。我们十分清楚，切口完全不必这样做，照样能在表面上产生能够完整界定的作用，并引入我们需要作为支撑、用以图示某些能指效应的这种改变。如果取一个环面，并这样切割：





就会形成我们在这里画出的形态。切口经过环面另一侧；你们清楚看到，它从未同自身相遇。请拿一个旧内胎实验，会看见结果：它会产生一个连续表面，以这样的方式组织——在同自身汇合以前，会在自

身上扭转两次。如果只扭转一次，就是莫比乌斯表面。因为它扭转两次，便形成一个双面表面；它不同于我前几天沿莫比乌斯表面切割以后向你们展示的表面，因为后者扭转三次，而且其中一次还采取不同方式。

不过，真正有意义的是准确看见这个特殊点是什么：它本身介入，规定那片它留在上面的表面；它在那里不可还原地留存，赋予表面一种特殊重音。对我们而言，这既允许它标示一项功能——甚至在我们以图像形式引入有关客体的反射和表象以前，某个始终已经在那里的客体就是欲望客体——也允许我们标示：这个客体只能从能指功能对我们的效应中理解，却又不过是重新找到自己从来具有的归宿。

作为客体，它是唯一相对于主体绝对自主、先于主体、对主体具有决定性的客体；以至我同这个客体的关系必须以某种方式倒转：

- 在幻想中，通过一种同镜像阶段的想象处处平行、却属于另一秩序的幻象，主体以为自己借助把他构成为主体的东西——即能指效应——支撑着那个前来替他填补大他者缺失、孔洞的客体；这就是幻想；

- 反过来说，主体的全部切割——即在世界中把他构成为分离、遭抛弃者的东西——受到的不再是一项从主体走向客体的主观规定，而是从客体走向主体的客观规定；它由对象a强加给主体。不过，对象a的核心存在这个中心点——这个漩涡点使客体走出那个令思想历来陷入死胡同的想象、唯心主义主体—客体之结的彼岸；正是这个中心点从彼岸把客体提升为欲望客体。

这就是我们下次会继续探究的东西。

第22课 · 1962年5月30日

我引导你们接受的教导，受到我们经验之路径的支配。这些路径使我的教导采取了一种可说并不寻常的迂回形式；它们或许显得过度，甚至令人不快，严格说来更可能显得越出常轨。我尽量使你们免受这些迂回。我的意思是，我借助尽可能紧贴我们经验而结成的例子，为这些必经之路勾勒出某种可说的缩约。

不过你们不应惊讶：我们的阐释会牵涉一些领域，例如今年的拓扑学。因为我们必须走过的路径，所质疑的是一个极为根本的秩序，即作为主体的主体之最彻底的构成；这些路径因而关系到一切可称作某种“科学修订”的东西。

例如，我们的这项根本假设把主体的构成置于对能指的依赖之中，使主体相对于能指处于次要位置，并使作为主体的主体成为能指的效应。无论我们的经验多么具体，这一假设都不可能不从经验中反响到那些表面上最抽象的思想领域。

我认为，说我们在这里阐发的东西会引起数学家的高度兴趣，并非牵强。举例来说，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有一种理论曾给数学家造成重大问题：超限数理论。正如最近经过相当仔细的考察所看到的那样，它的僵局因我们对一元特征之功能的凸显而获得了极大澄清。因为超限数理论的基础，是回返并把握计数在数之前的起源；我指先于一切计数、又把计数包含并支撑起来的东西，即一一对应，也就是“一划对应一划”。

当然，这些迂回对我而言也许是确认我们必须从自身经验出发建构之物的广度、无限性与丰饶性的一种方式。我使你们免于这些迂回。

如果事情确实如此，如果分析经验引导我们穿过某一事实的具体效应——这事实当然自古以来就存在，新颖之处只在于我们如今才察觉它——也就是能指优先于主体这一事实的具体效应，那么，任何试图把我们经验的维度缩减到所谓“心理科学”既已构成的观点之下的做法，都不可能不导致客观上说谎的表述。我说的不是误导，而是“说谎”、造假；它们决定了某种总会在传播中显现的东西，可称为一种“具体化的谎言”。因为谁也无法否认或不承认，这门科学是在一些前提上构成的；这些前提忽略了那项根本联结，而且有其原因：它被回避了。我们今年只是以更加明确、更加紧密、更加打结的方式突出它。心理科学因此保留了一批晦暗点、回避点和重大的非现实点作为假设。

我告诉你们，能指决定主体；精神分析经验的含义就在这里。现在让我们追随这些必要前提的后果。能指决定主体，主体由此取得一种结构；我曾试图借助图式的支撑向你们证明并展示这种结构。

今年围绕认同——即把我们的经验聚焦于主体结构本身的东西——我努力让你们更切近地追随能指与主体结构之间的纽带。我借这些拓扑公式把你们引向这样一种考虑：这些表面就是结构。你们已经感到，它们绝不只是几何实践使我们习惯的那种直观参照。我不得不告诉你们：它们在自己的每一点上都完整地、结构性地在场——倘若我们还能不对我今天将赋予“点”的规定有所保留而使用这个词。

我先前的陈述已经把你们引到一项现在应当统一建立起来的命题：能指就是切口，而我们必须使主体及其结构依存于这个切口。只要你们

接受并至少暂时跟随我，这就是可能的：主体具有表面的结构，至少具有拓扑学所界定的表面结构。

因此，问题在于把握——这并不困难——切口如何生成表面。我曾向你们散发我的莫比乌斯带，仿佛把许多小羽毛球发到某种我也说不清的游戏中；就在那一天，我开始为你们举例说明这一点。我还向你们展示：若以某种方式切割这些表面，它们便会成为另一些表面；也就是说，它们在拓扑定义上发生改变，而且可以实际把握为已经改变。仅仅由于你们实行的那道中线切口，它们便不再是莫比乌斯带，而是一条有点自身扭曲、但确确实实仍是一条带子的东西，就像我腰间的这条腰带。这是为了使你们形成一种生成观念；相对于最初的显明性，它仿佛是倒置的。

你们会以为，是表面使切割成为可能；我却告诉你们：从拓扑学视角看，我们可以把切口设想为生成表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最终，也许正是在这里，我们才能把握能指进入、嵌入实在的入口；并在人类实践中确认：正因为实在向我们呈现可说的自然表面，能指才得以进入其中。

当然，人们可以用所谓“具体的”行动来消遣式地重演这种生成，以提醒我们：人会切割；天知道，我们的经验正是凸显了用一把剪刀切割之可能性的经验。最早的分析隐喻中有一幅根本图像：两个小拇指随着剪刀咔嚓一声跳落下来。它当然是为了促使我们不要忽略具体和实践的东西：人是一种通过工具延伸自己的动物，其中剪刀首当其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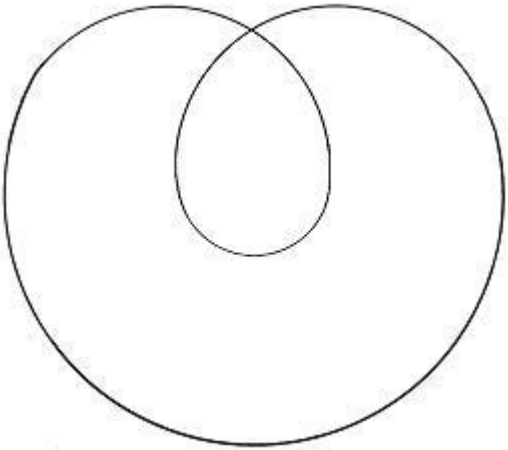
人们可以兴致盎然地重写一部自然史：对那些天生带着一把剪刀的动物来说，这会产生什么结果？我并不是要把你们引到那里，理由很充

分。“人切割”这个公式把我们引向的，更多是它的语义回声：人们说，他“切到了自己”，又说他“试图逃过它”。这一切应当围绕阉割的根本公式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聚拢起来：“人家要把它给你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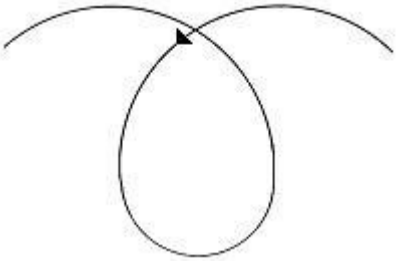
作为能指效应，在对语言的音位分析中，切口首先对我们表现为这条时间线，更确切地说，是能指的相继线；截至目前，我已使你们习惯称它为能指链。但如果我现在促使你们把线本身看作原初切口，会发生什么？

这些中断、个体化以及线的各个片段——必要时可以称为“音位”——因而预设自身同前一个和后一个片段分离，构成一条至少在点上中断的链。上次我请你们参照让·尼科德题为《感性世界的几何学》的著作；在其核心章节中，你们会看到对线的分析何其重要，因为线可凭自身固有属性得到界定。倘若切口的功能被彻底置于首位，这将极大便利他不得不极其艰难、且充满矛盾地搭建起来的理论阐发；那些矛盾无非来自对这项根本功能的忽略。如果线本身就是切口，那么它的每个元素都会是切口的截段。

归根结底，正是这一点引入了能指中可说的这个活元素，也就是我称作内八字形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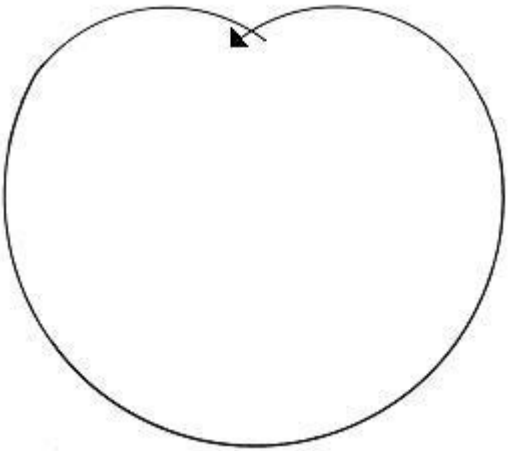


确切地说，也就是这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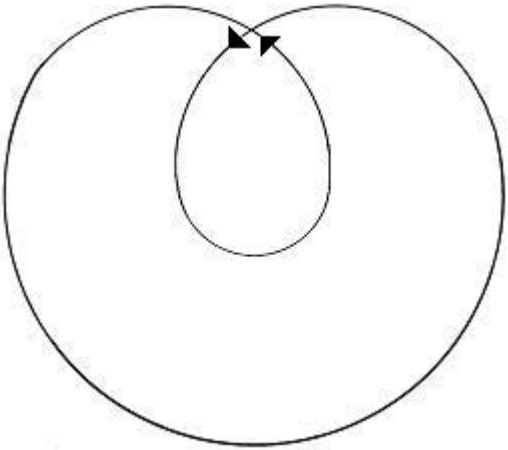


线重新切过自身。这一观察有什么意义？施加于实在的切口，在实在中显露出它的特征与功能，也显露出它给我们的辩证法引入的东西。与人们把实在当作杂多的用法相反，我从来借助这项原初功能告诉你们：实在引入的是相同；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实在是总会回到同一位置的东西。”

这意味着什么？切口的截段，换言之，能指，如我们所说，总是不同于自身——A不等同于A。除非从实在一侧出发，否则没有任何办法使相同者显现。换句话说，在一个纯粹的切割主体层次上，切口之所以能知道自身已经闭合、已经重新经过自身，只因为区别于能指的实在是相同的。再换一种说法：唯有实在使它闭合。闭合曲线就是得到揭示的实在；而且，如你们所见，这是最彻底的形式：如果没有任何东西事先中断它，切口就必须重新切过自身。紧接着一划，能指采取这种形式：



严格说来，这才是切口。切口是一道重新切过自身的线。只有在此之后，它才闭合：



它闭合的基础在于：当它切过自身时，它遇见了实在；唯有实在才使我们能够把分别位于第一个环和第二个环之下的东西标记为相同者。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结，它让我们有办法应对整个认同建构中的不确定和浮动——你们在让·尼科德的论述中会非常清楚地把握它。问题在于：是否必须等待相同者出现，能指才得以成立，如人们始终相信的那样？人们未曾充分停留于一个根本事实：能指为了生成它原初所意指之物的差异——即“那一次”，那个我敢向你们保证绝不可能重复、却总是迫使主体重新找回它的那一次——为了完成自身的能指形式，就要求能指至少重复一次。这种重复无非是要求经验最彻底的形式。能指得到具体体现，就是要求每一次重复的时候。

如果要求的重复恰恰并非徒劳，就不会有能指，因为也不会有要求。如果要求用自身的环圈住的东西已经为你所有，就不必要求。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就无须要求。一位幽默作家[注1]有一天高呼：

> [注1] 阿尔弗雷德·雅里：《乌布王》结尾处。乌布老爹说："啊！先生们！它无论多美，也不及波兰。倘若没有波兰，就不会有波兰人！"另参见1957—1958年《无意识的形成》研讨班，1957年11月27日。

"波兰万岁，先生们，因为倘若没有波兰，就不会有波兰人！"

要求就是能指的波兰。

因此我今天颇想戏仿抽象空间理论中的一桩偶然：这类空间中有一种——如今种类越来越多，我不认为非得让你们对此发生兴趣——叫作"波兰空间"。那么，我们今天就把能指称为一个波兰能指……

这样你们就可以避免称它为环结；在我看来，那会危险地鼓励某种用法——最近我的一位热心追随者觉得有必要使用"拉康主义"这个词！我希望，至少在我有生之年，这个显然很诱人的词能饶过我；等我第二次死亡以后再说吧！……因此，我的波兰能指意在说明的是能指同自身的关系，也就是引导我们走向能指同主体的关系——只要主体可以被设想为能指的效应。

我已经指出，事情表面上是："只有在预设了承载其铭写的表面时，才有能指。"整个美术体系以某种方式将这个事实图像化；它照亮了一些东西，引导你们从一个角度询问建筑：这个角度会使你们看见，建筑为何不可还原地是视觉陷阱〔诱饵〕和透视法。

我曾在一个关注点看来同严格意义上的美学关切相距甚远的年份，强调变形透视[注2]，这并非无缘无故。对先前不在场的人来说，它是指利用一个表面的逸离来使一幅图像显现：这幅图像展开时当然无法辨认，但从某个视点看，它会重新聚拢并强行显现。

> [注2]　参见1959—1960年《精神分析的伦理学》研讨班，1960年2月3日以及2月10日整堂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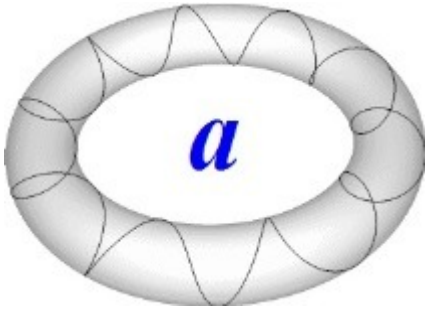
一门艺术有一种奇特的含混性：依其本性显现出来的东西，似乎能够依附于实体和体积，依附于我也说不清的某种完满性；但它事实上总是受制于平面与表面的游戏。看到这一点很重要、很有意思；同样重要的，是看到什么东西缺席于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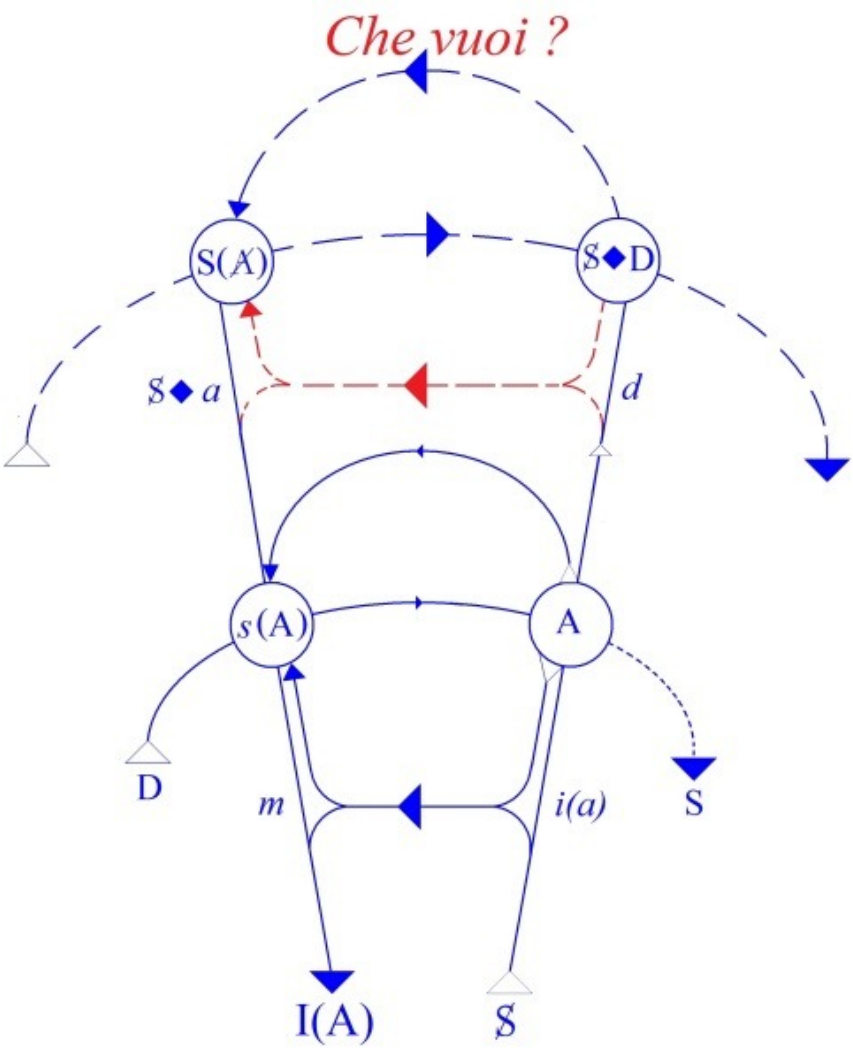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具体使用广延时向我们提供的各种东西，例如结。完全可以设想在地下建筑中实际造出结来；也许时代演进会使我们认识这种建筑。但显然，从来没有任何建筑想过围绕一种使元素、房间、通道甚至走廊在自身内部形成结的秩序来组织自己。

然而为什么不可以？正因如此，我们关于“只有预设了承载能指的表面，才有能指”的观察，在我们的综合中得到反转，并在下述命题中找到它最根本的结：事实上，切口支配并生成表面；正是切口以自身的诸种变体赋予表面以构成根据。

正是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并确认要求同主体构成的第一项关系。在环面的形式中，那些重复、回返和不断重现的环形成了我们在所设想的环面空间中看到的轮廓；这种向起源的回返让我们能够以一种主要方式构造并例示能指与主体之间的某一类关系。它使我们可以在对立中

安置要求的功能D与欲望客体的功能(a)：(a)是欲望客体，D是要求的顿挫。




Che vuoi ?
S(A)
$◆D
$◆a
d
s(A)
A
D
m
i(a)
S
I(A)
$

你们或许已经注意到，图式中有以下符号：

- 在上层是s(A)、A，以及S(A)、S◇D〔被划杠的S切开D〕；
- 在两个中间层是i(a)、m，另一侧则是S◇a——幻想——以及d。

你们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D与(a)结合。这转译、反映并支撑什么？它首先支撑下述事实：相反，你们找到的是S◇D；在言说行为这一层，属于能指宝库的这些元素，我教你们辨认它们，它们就是Trieb，即驱力。[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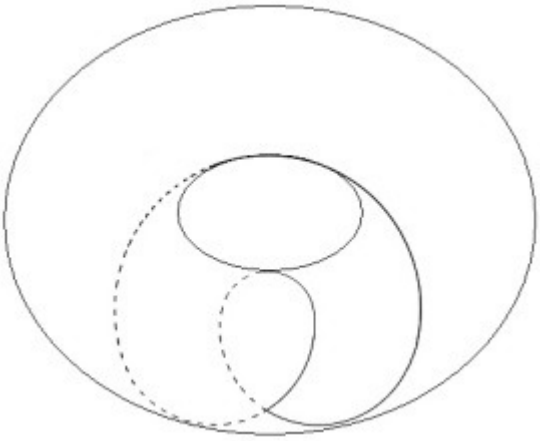
> [注] Énonciation 指说出行为及其主体位置，区别于作为所说内容的 énoncé（陈述）。这里对应欲望图的上层，不能译成"陈述层次"。

相关知识卡 言说行为与陈述：主体不能同陈述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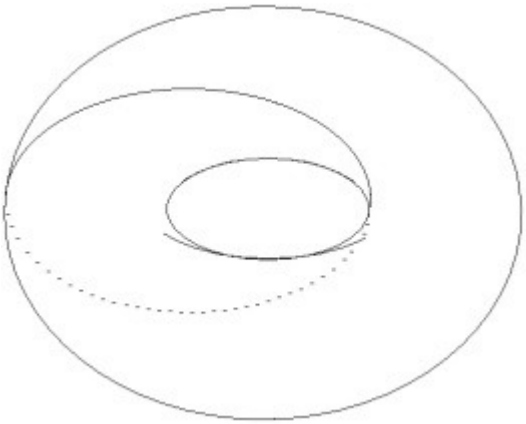
我是这样为你们将它形式化的：在要求的效应下，实在向主体发生的第一次变更，就是驱力。如果驱力中不已经包含要求的这种效应，即能指效应，它就无法在一个语法特征如此明显的图式中得到表述。我这里明确地暗指自己先前的分析，并假定在座各位都已熟悉它；至于其他人，我请他们参见《驱力及其命运》（Trieb und Triebschicksale）[注3]。这里竟把它古怪地译成驱力的"变故"；大概是含混地参照了阅读这类文本对心理学参照最初那种闭塞状态产生的效应。

> [注3] 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驱力及其命运》，收入《元心理学》，伽利玛"思想"丛书1969年版第11页，或Folio 1986年版。

我们今天为了消遣而称作"波兰能指"的能指在环面表面上的应用，你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是可能发生之事的最简单形式；通过一连串缠绕的回路，它可以无限丰富——严格说来就是线圈、发电机的线圈——因为在这种重复过程中，绕行会围着中央孔洞完成一圈。但在你们此处看到的这种更简单的绘图形式中，这一圈同样完成了。我强调：这道切口是单一切口，因而它并不重新切过自身。



为了在你们能够想象的实在空间中把事情图像化：你们看到这条线一直来到呈现在你们面前的表面，即环面朝向你们的这一面；随后它消失到另一面，所以在那里以虚线表示，最后再回到这一侧。可以说，这样一道切口绝对没有抓住任何东西。

在一条轮胎内胎上实行这道切口，你们最终会看到内胎以某种方式敞开，变成一个自身扭转两次的表面，却并未被切成两个部分。

它以一种能指性的、前概念性的方式，使某个根本之处变得可把握；尽管如此，它也以自己的方式刻画了一种把握：在要求层次上，存在着相对于对象的逸离，可以说完全无法对其进行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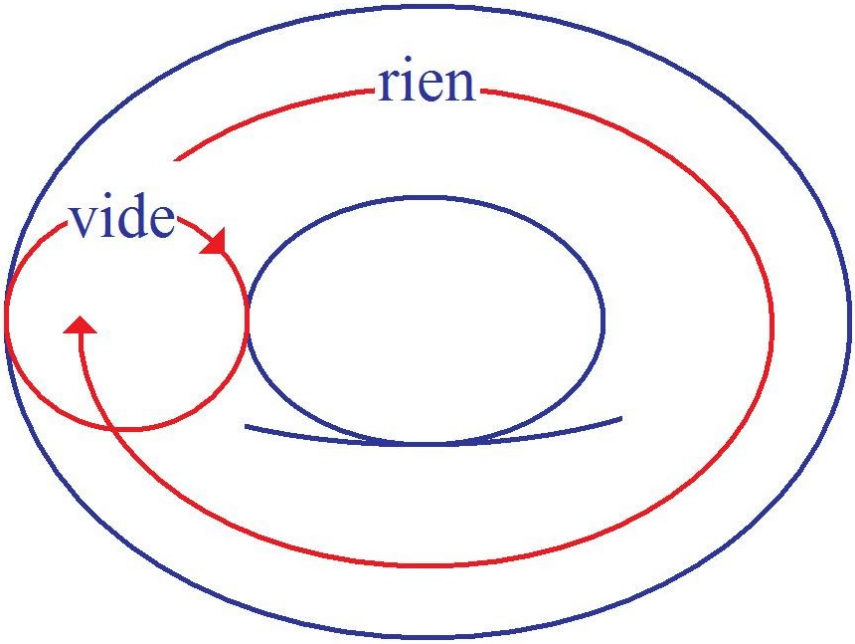
因为，如果我们以要求的重复来界定要求，并且它只依照自己所圈定的内部空缺而重复……

这个空缺支撑并构成要求。顺便指出，它不带任何可说的伦理游戏，也不含什么讨巧的悲观主义，仿佛这里存在一种超出主体寻常处境的更坏情形；这只是一项可说的字母表式逻辑必然性……那么，一切可把握的满足——无论把它放在主体一侧还是对象一侧——都会从要求中缺失。

很简单，为使要求成为要求——也就是作为能指而重复——它必须落空。如果它不落空，要求便没有支撑。但这个空缺不同于涉及欲望对象a时的那个东西。由要求的重复所构成的到来，是一种转喻式到来；欲望对象a随着要求重复本身的滑动而滑动并被唤起，却绝不可能在要求之环于此圈定的空缺中得到唤起。它应当位于我们将称作“根本之

无”的孔洞中，以便把它同要求的空缺区分开来；欲望客体正被召唤在这个无中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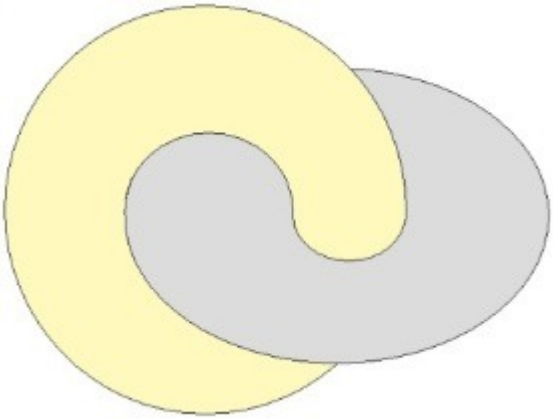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环面中的要求重复与欲望客体



我们要用我带给你们的这些元素形式化的是：什么使我们能够在幻想中安置作为S的主体、受要求赋形的主体同(a)之间的关系。而在能指结构的这个层次上——只要我借环面向你们证明，切口以这种形式创造了它——这项关系是一种相反关系：支撑要求的空缺不是要求作为欲望客体而圈定的客体之无。对环面的这一参照，正是为了向你们说明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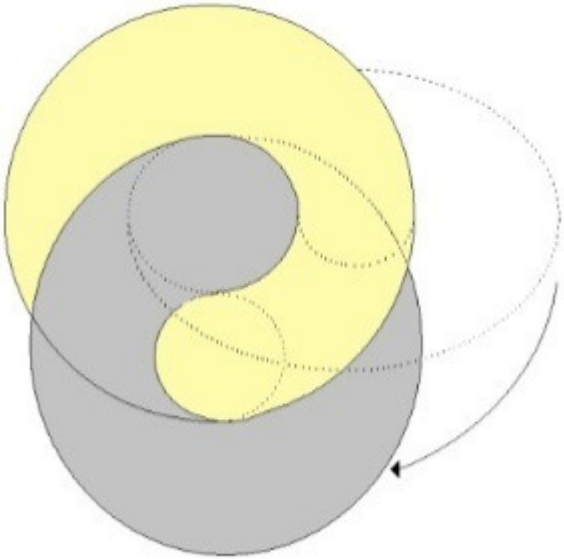
如果你们只能从中得出这一点，那么付出如此多努力却只得到如此短小的结果；但如你们将会看到，还有许多东西可以从中得出。为了说

得快些，当然也不让你们逐级越过那些会显示我现在给出的建构由何种内在必然性支配的拓扑演绎，我将向你们展示：环面使某种东西成为可能，而你们会看到，交叉帽肯定不允许这种东西。我想，即使最缺乏想象倾向的人，也至少能透过这些拓扑缠绕以隐喻方式看出问题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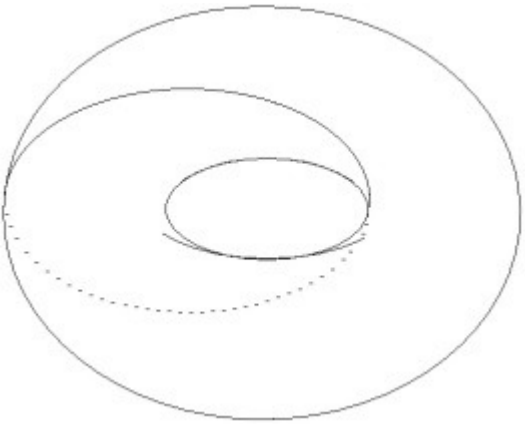
“链”这个词暗含串接，它已经充分进入语言，无须再加停留。由于自身的拓扑结构，环面包含一个我们可以称作补体的东西：另一个可以前来同它串接的环面。

我们假定它们完全符合我请你们在使用这些表面时所设想的性质：它们不是度量的，并不刚硬，而是橡胶制成的。如果你们拿起这种环——人们以同名游戏摆弄的圆环——牢固不动地抓住它的圆周，再让仍然自由的本体围绕自身旋转，你们就能确认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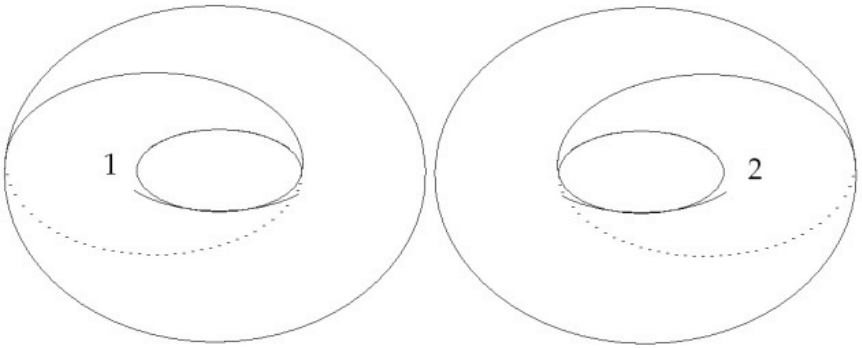


你们会很容易得到结果：就像使用一根弯曲的藤条并把它这样自身扭转一样，你们会使它回到原初位置，而扭转却不以任何方式铭写进它的实体；它只是回到了起始点。你们可以设想，通过一种像这样的、从一个环面转到另一个环面的扭转，我们对已经铭写在第一个环面——称它为环面1——上的任何东西实行一次可称作拓印的操作。

让我们假定有关之物就是这条曲线——请你们只把它参照于第一个环面。它不仅围住环面的厚度，也不仅围住孔洞的空间，而且还穿过孔洞；这项条件使它可以同时围住两者：空缺与无，即这里位于环面厚度中的东西，以及这里位于结之中心的东西。



可以证明——但我免去这项冗长且需要你们费力的证明——如此操作后出现在第二个环面上的曲线，当两个环面重合时会同第一条曲线重合。这意味着什么？首先，它们本来也可能无法重合。这里有两条曲线：



它们看起来以相同方式形成，却绝对无法重合。这意味着，环面尽管表面上对称，仍包含某些可能性，使我们可以通过切口凸显出一种扭转效应；它容许我所谓的根本不对称。你们知道，这种不对称在自然

中的在场对一切形式化而言都是一个问题：原则上，蜗牛具有某一旋转方向，以相反方向旋转的蜗牛便成为极其罕见的例外。

大量现象都属于这个秩序，包括那些转译为所谓“偏振”效应的化学现象。因此，从结构上说，有些表面的不对称性具有选择性，其中回旋方向——右旋或左旋——具有重要意义。稍后你们会看到它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何重要。

你们现在只须知道这个可说的拓印转移现象：先前生成的复合线把要求之环同中央客体之环一同围住，再将它转移到另一个环面的表面——你们已经感觉到，这会让我们能够符号化主体同大他者的关系。就环面的结构而言，所得两条线可以彼此重合。

请原谅我让你们走过一条或许显得枯燥的路；但我必须让你们感受到其中各个步骤，才能向你们展示我们能从中得出什么。其原因是什么？在所谓基本多边形的层次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多边形以这样的方式画出；你们假定它对面有一个如此铭写的拓印〔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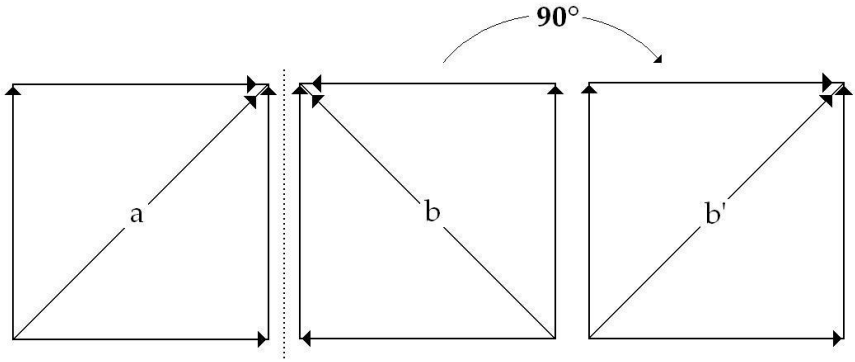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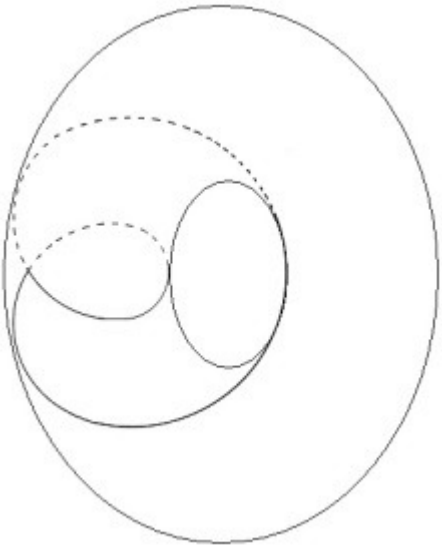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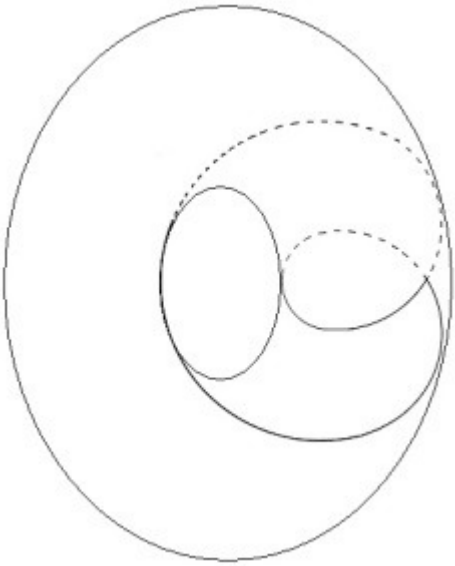


图1　图2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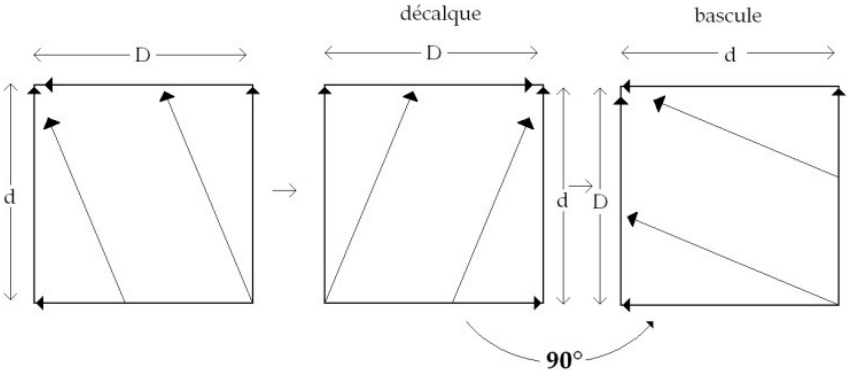
多边形上的这条线在此〔图1：α〕投射为一条斜线，并在另一边的拓印上反向延续〔图2：b〕。但你们应当注意：把这个基本多边形翻转90°〔图2 → 图3〕，你们便会准确再现前一个图形〔图1〕，箭头方向也包括在内；斜线会具有相同方向。这个翻转准确代表两个环面彼此之间的互补组合。

现在不要在环面上画这条单线，而要画我方才教给你们其功能的重复曲线：





结果还一样吗？我免去你们的犹疑：经过拓印与翻转之后，你们在这里得到的东西可以这样符号化：



这意味着什么？转译到我们的意指和经验中，这意味着：主体的要求在这里重复两次时，会在大他者层次上倒置D与(a)、要求与客体的关系：

- 主体的要求对应于大他者的对象a；
- 主体的对象a成为大他者的要求。这种倒置关系，实质上是我们能够赋予神经症者身上所发生之事的最彻底形式：
- 神经症者作为客体所瞄准的是大他者的要求；
- 当神经症者提出要求，要求把握(a)，即他欲望中不可把握的客体时，他所要求的是(a)，即大他者的客体。在神经症的两个侧面，重音落点不同：
- 对强迫症者来说，重音落在大他者的要求上；它被当作其欲望的客体；
- 对癔症者来说，重音落在大他者的客体上；它被当作其要求的支撑。

我们必须详细进入这所蕴含的一切，因为这里的问题无非是通达(a)的本性。只有沿着同一条道路，在结构上阐明S同(a)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可以赋予幻想的拓扑支撑，我们才能把握(a)的本性。

为了开始照亮这条道路，让我们说：幻想的对象a、欲望对象a没有图像；神经症者的幻想僵局在于，当他追寻欲望对象a时，遇到的是i(a)。它正是整个辩证法的起源与出发点；从我教导之初，我就在把你

们引向这个辩证法。也就是说，对镜像的理解取决于这一点——我很惊讶，竟没人想到评注我赋予它的功能：镜像是一项错误。

相关知识卡 交叉帽、内八字切口与不可镜像化的对象a

它不只是一种幻觉，也不只是侵略性理论所强调的、具有捕获力的格式塔之诱饵；它根本上是一项错误，因为主体在其中“自我—认识〔误认〕”。请允许我这样表达：自我的起源与其根本误认在这个拼写中汇合起来。主体既然受骗，便相信自己面前有自己的图像。倘若他懂得观看自己，倘若他知道这个简单真相——其右侧与左侧之间只有最为变形、绝不能彼此认同的关系——他就不会想到把自己认同于镜中图像。

等到原子弹的效应使我们拥有这样的主体：右耳大得像象耳，左耳位置上却长着驴耳，镜像关系也许会得到更真实的确证！其实，我们还有许多更容易获得、也更有趣的条件。设想另一种动物，比如鹤，它颅骨两侧各有一只眼。要知道这样长着眼睛的动物怎样把两眼的视觉平面组合起来，看似难如登山；但看不出这为什么比我们的情形更困难。只不过，为了让鹤看见自己的图像，必须给它放置两面镜子；如此一来，它就不会把自己的左像同右像混淆。

镜像的这项功能参照于我方才称作“最根本的不对称”之物遭到误认；恰恰是它解释了神经症者身上自我的功能。神经症者处于其主体性的危急位置，并不是因为他的自我或多或少有所扭曲；而是由于一种根本的结构化可能性：把自己的要求同大他者欲望的客体认同，或者把自己的客体同大他者的要求认同。这才是能指对主体的效应中真正诱骗性的形式，尽管仍有可能从中走出。下次我会向你们展示，在另一

种切口参照中，受能指结构化的主体如何能够成为切口本身。但神经症者的幻想恰恰无法抵达那里，因为它通过一条错误通道寻找路径。

这并不是说，神经症者不能像一切配得上主体之名的人一样，非常清楚地区分i(a)与(a)，因为两者价值完全不同。但神经症者所寻求的——而且并非毫无根据——是通过i(a)抵达(a)。神经症者固执于其中的道路——这在对其幻想的分析中可以觉察——就是通过摧毁或凝固i(a)而抵达(a)。

我首先说"摧毁"，因为它最具示范性：这就是强迫症者的幻想，因为它采取施虐幻想的形式，却并不是施虐幻想。施虐幻想……

正如那些现象学主义评论者一刻也不会忘记强调的那样；他们泛滥过度，足以让自己永远钉在可笑之中……

……施虐幻想据说就是摧毁大他者。

由于现象学主义者——他们活该如此——并非真正的施虐者，而只是以最寻常的方式通向神经症视角，他们确实找得到一切表象来支撑这种解释。只须拿起一篇施虐文本或萨德式文本，这一说法便会被驳倒：施虐幻想的客体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确实经受得住一切考验，正如我已经多次强调的那样。

至于严格意义上的萨德式幻想——请听清楚，我现在仍不打算进入，或许下次能够谈到——我这里只想标出一点：神经症者身上可称为"施虐幻想之无能"的东西，完全建立在下述事实上：强迫症者的幻想[注4]中确有摧毁性意图，但正如我方才所分析的，这个意图并不是要摧毁作为欲望客体的小他者，而是要摧毁小他者的图像。我在这里为你们

安置了它的意义：这个图像恰恰不是小他者的图像，因为作为欲望客体的小他者(a)——我下次会向你们展示——没有镜像[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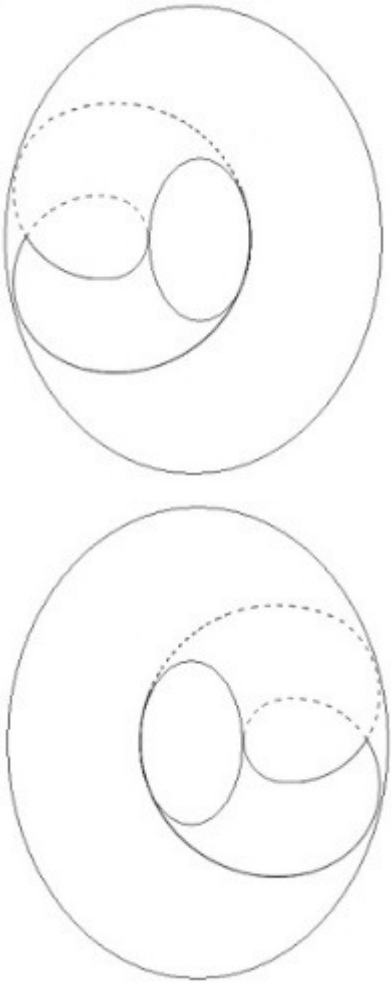
> [注4] 参见1957—1958年《无意识的形成》研讨班，1958年5月14日、5月21日、6月25日、7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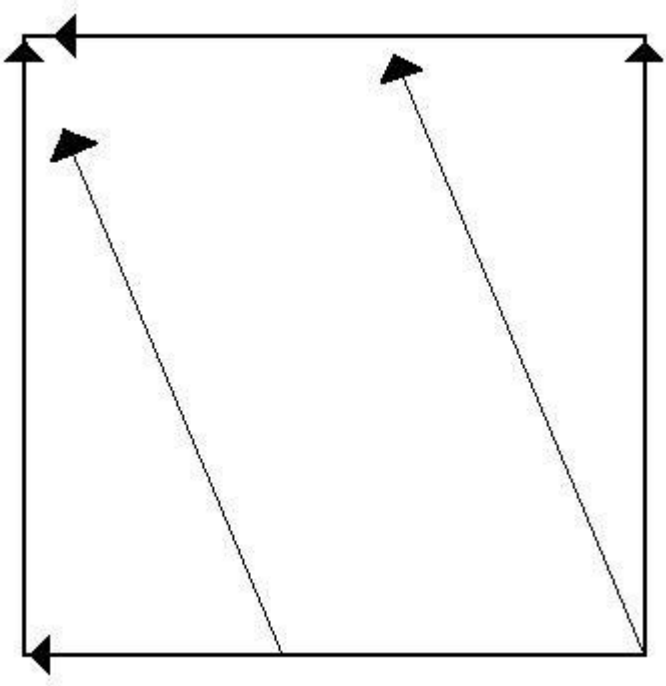
> [注] 本段的 l'autre 始终使用小写，并明确写成欲望对象a，因此指"小他者"，不是大写 l'Autre（大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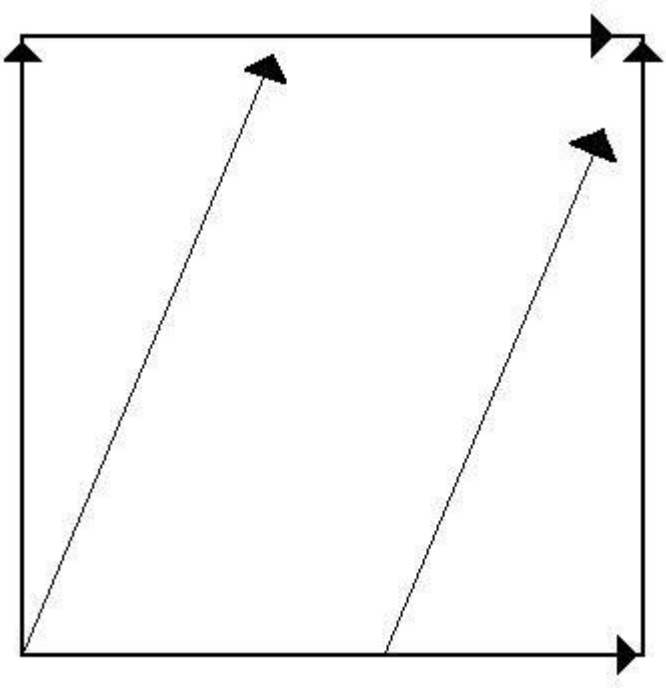
我承认，这是一个稍有滥用之嫌的命题。但我相信，它不仅完全可证，而且对于理解神经症者身上幻想功能的误入歧途至关重要。无论神经症者是否以符号或想象方式摧毁这个图像i(a)，他都绝不会因此通过任何主体切口认证自己欲望的客体。理由很简单：他试图摧毁或支撑的i(a)，同无法容忍镜像支撑的(a)没有关系；唯一原因就是i(a)的根本不对称性。

而神经症者实际抵达的，是对大他者欲望的摧毁。正因如此，他在实现自己欲望时无可挽回地误入歧途。对此的解释如下：神经症者沿自己的道路，在幻想中瞄准镜像，并以此把某种东西符号化；我在这里为你们具象化的东西解释了这点，即主体身上要求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相对于大他者层次上的要求与客体而显现的不对称。

严格说来，这种不对称只在要求出现之时才会显现，也就是说，在能指已经绕行两圈之后，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似乎表达了一种同镜像所支撑的不对称具有相同本性的不对称。你们看到，它们的本性已经得到足够的拓扑图示，因为这里我们会称作镜像式的不对称，就是〔a〕与〔b〕之间的关系。







〔a〕　〔b〕

对主体而言，两种不同的不对称在这项混淆中彼此支撑了主体存在中的根本目标，也就是对(a)的切割——真正的欲望客体，主体自身在其中实现。在这个因能指自身对主体的效应而被某个结构元素捕获的误入歧途之目标中，存在着神经症效应的秘密：所谓自恋关系、铭写于自我功能中的关系，并不是神经症的真正支撑；真正的支撑，是主体实现了二者之间的错误类比。诚然，收紧并发现这个内部结对我们在神经症效应中辨明方向已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唯一使我们能够把神经症者的结构同邻近结构彻底区分开的参照，特别是所谓倒错结构与所谓精神病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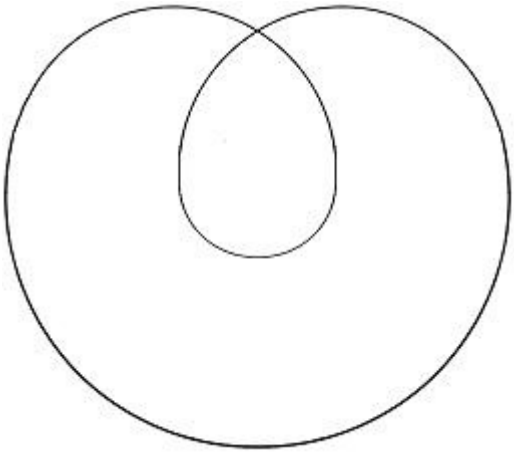
第23课 · 1962年6月6日

今天我们继续阐发可以称作“切口的能指”的功能，也就是“内八字形”、又称“环结”，或我上次所谓的“波兰能指”。我希望能给它一个意指作用更弱的名字，以便尝试接近它纯然能指性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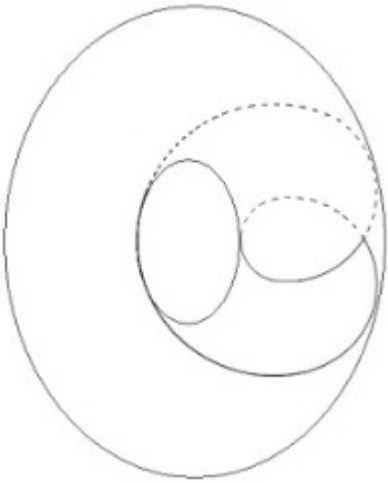
我们已经在这块如其所是地呈现的场地上有所推进，也就是在一种显著的含混性中推进：作为一条纯粹的线，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它会切过自身——我在那里画出的形式提醒了你们这一点——但与此同时，它又保留着这种自相交的可能性。[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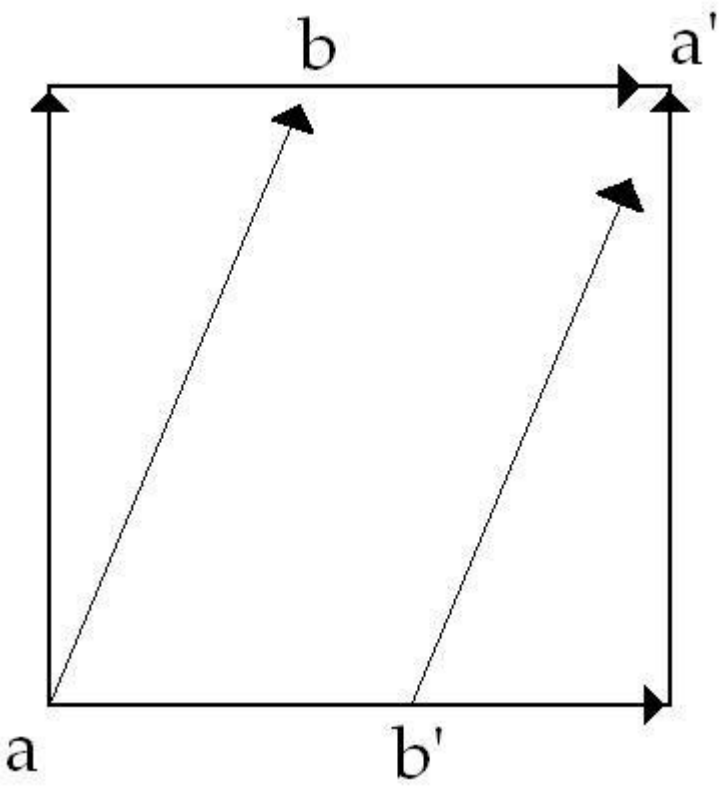
> [注] 这里的 se recouper / recoupement 指线穿过自身而形成的拓扑自相交；“相切”只接触而不穿越，会改变后文翻转后无法重合的论证。Staferla、Lutecium 及 Hooson 的译解在此都指向 cutting/crossing itself。

相关知识卡 交叉帽、内八字切口与不可镜像化的对象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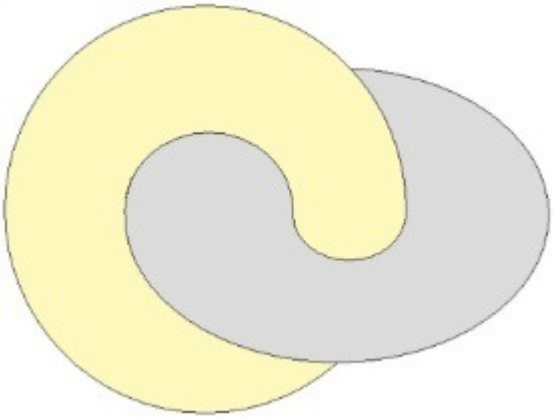


简言之，这个能指丝毫不预断自己位于何种空间。然而，为了从中做出某种东西，我们设定：正是围绕这个切口的能指，我们此处所谓的表面才组织起来。上次我提醒你们——因为我并非第一次在你们面前展示——如何仅仅围绕一道切口建构环面：这是一道有序的、被操作成四边形的切口。公式用a、b、继而a′ 与b′ 的顺序表示；它们分别是我们的标记，因为可以把它们同前面的边对应并接合起来。一般而言，这种配置可由两个词限定：一方面是定向的，另一方面是交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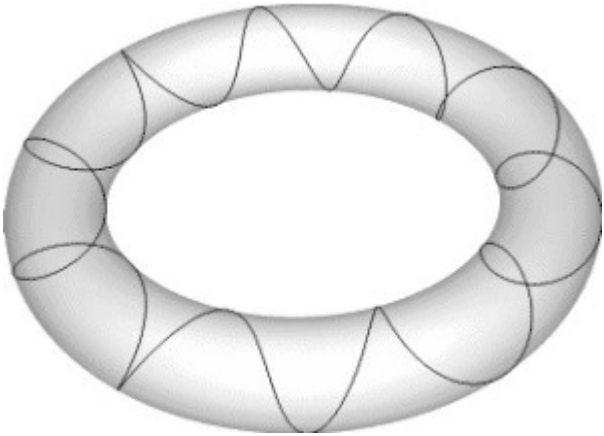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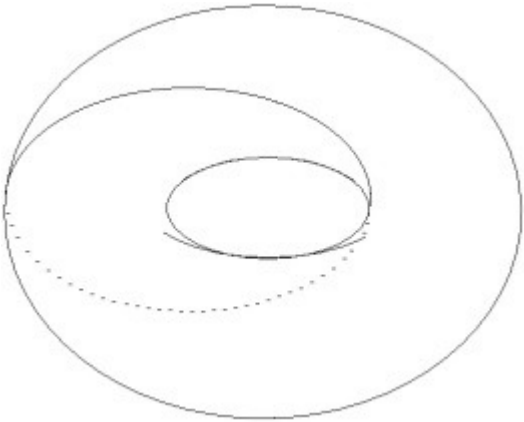
我向你们展示过这种关系：初看起来，它是一种示范性的、隐喻性的关系——而问题恰恰在于，这项隐喻是否超出了纯粹的隐喻平面。我的意思是，它可以借来表达主体同大他者的关系，但有一个条件：在探察环面结构时，我们要看见可以使两个彼此成链的环面进入某种对应方式。我们出于类比的理由，把其中一个环面上的某个特殊圆同要求的功能相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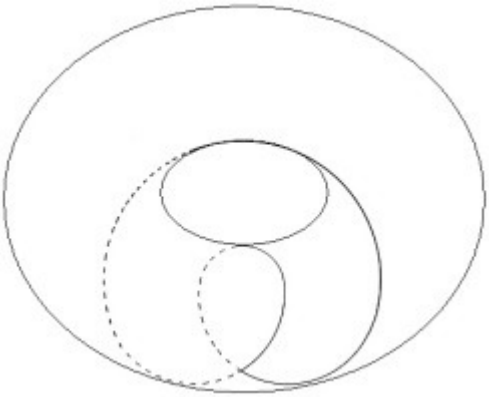
这就是一种以熟悉的线圈形式旋转的圆；它似乎特别适合符号化要求的重复，因为重复带来某种闭环的必然性。无论我们随意假定它重复多少次，它都不能重新切过自身；然而，当它完成闭环、画出一圈时，却勾勒了另一个不同于它所圈定的空缺的空缺之轮廓。我们首先区分的这个空缺界定了那个无的位置；环绕此无而自行画出的回路，帮助我们用环面结构中另一个拓扑定义的圆来符号化欲望客体。

对先前不在场的人——我知道在座确有一些——我用这个非常简单的形式说明方才所说的内容。要求的绕线之环围绕环面的构成性空缺，它在绕行中画出了我们用来符号化欲望客体之圆的东西，也就是一切围绕圆环中央孔洞转圈的圆。因此，一个环面上有两类特殊圆：一类围绕中央孔洞画出，另一类穿过这个孔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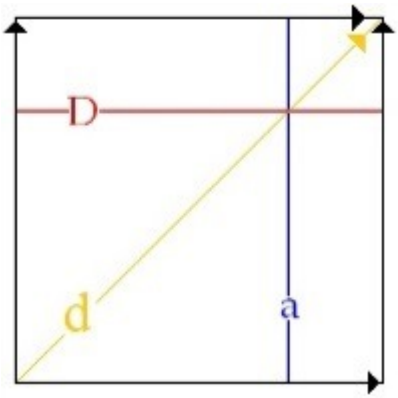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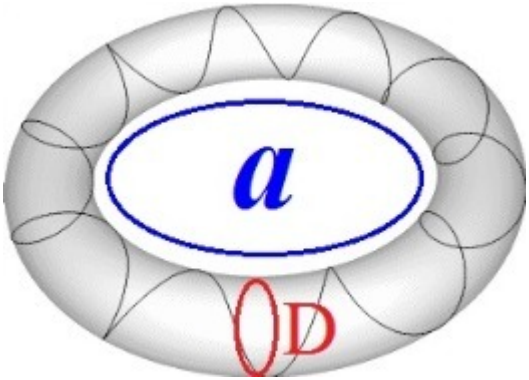
一个圆可以兼具两项属性。这里画出的圆恰恰如此：



〔图1〕

当它经过另一面时，我用虚线表示。在基本多边形的四边形表面上——它以清楚而单义的方式显示环面结构——我在这里符号化如下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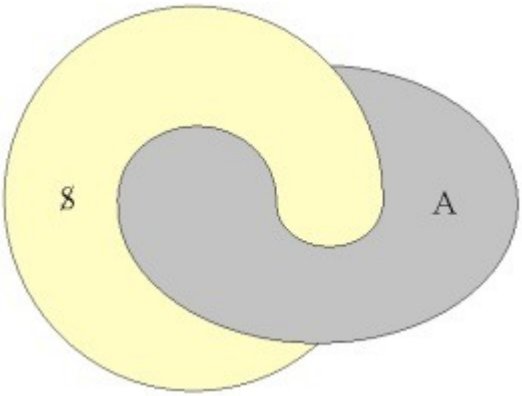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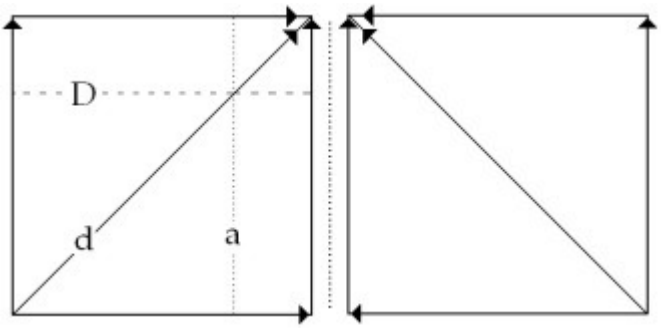
继续使用相同颜色：

- 从这里到那里，是所谓要求之圆〔D〕；
- 从这里到那里，是所谓的圆a〔a〕，它符号化欲望客体；
- 而正是这个圆〔图1〕——你们在第一幅图中看到、并在这里画成黄色的圆——代表斜圆；严格说来，它可以帮助我们把欲望本身符号化为主体的切口。

环面在这里的表现与符号价值，恰恰在于让我们看见一种困难：只要有关的是环面而非别的表面，就很难把这里黄色的欲望之圆同蓝色的欲望客体之圆编排起来。两者关系绝非单义，因为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固定或决定客体；只有一个无的位置，它可以说预示客体可能占据的位置，却绝不容许我们定位客体。这就是环面的示范价值。你们上次已经听到：如果假定它同另一个符号化大他者的环面成链、串接，这一示范价值还会得到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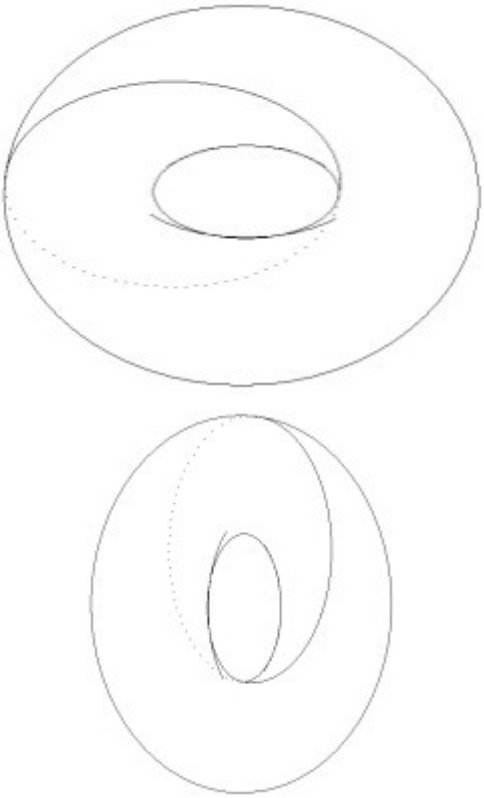
……我们便会看到——我已告诉过你们，这一点可以证明；为了不耽搁，我把证明留给你们自己寻找——把投射在第一个环面上的欲望之圆这样拓印到同它嵌接、符号化大他者之场所的环面上，会得到一个方向相同的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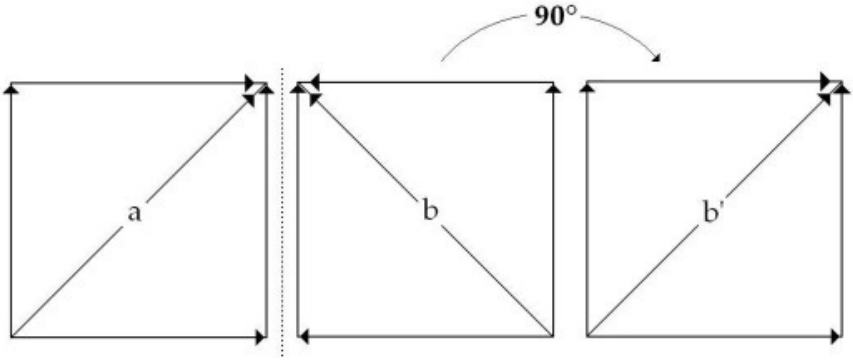


〔1〕　〔2〕

请记住，你们在这幅图〔1〕对面画出了拓印〔2〕——如果这不显得太烦，我再做一次——它是一幅对称像。于是我们会有一条从南向北

定向的斜线，可以称之为反向的，严格说来就是镜像的。但与两个环面以90°嵌接相对应的90°翻转，会恢复相同的倾斜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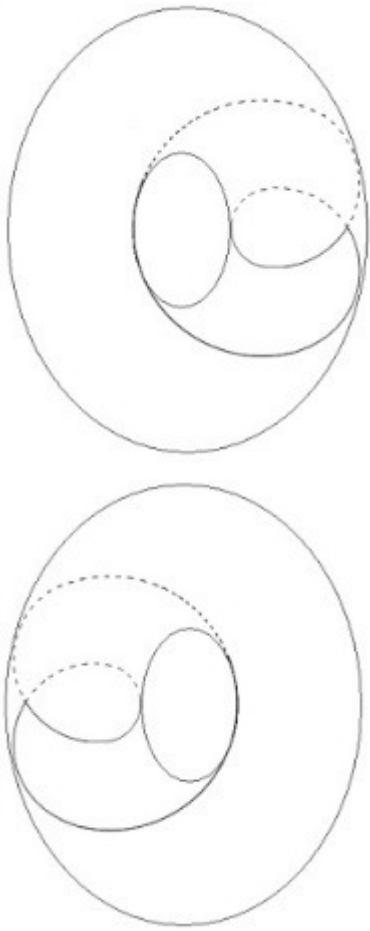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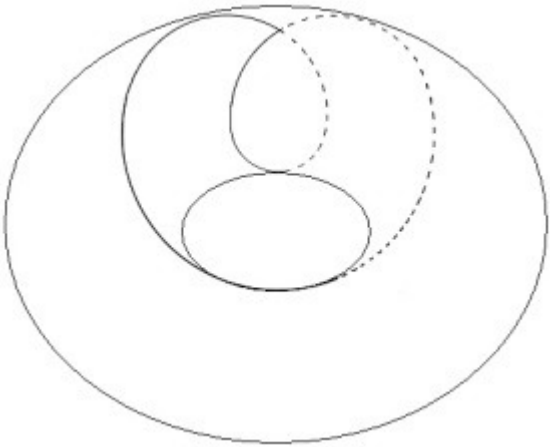


换句话说，你们可以实际拿起这两个环面——这些实验非常容易实行，而且完全具有实验价值——依照我上次指出的方法，让一个环面在另一个内部旋转，从而实际完成拓印。可以说，你们记录下两个圆的轨迹：一个随意画在第一环面上，另一个便由此在第二环面上得到决定。随后比较它们，你们会看到，在切割它们的那个圆上，二者恰好可以彼此重合。

因此，这幅图像适合表现“主体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这一公式。

不过我曾告诉你们：如果我们假定的不是具有上述特殊拓扑属性——既围住孔洞又穿过孔洞——的简单圆，而是让它穿越孔洞两次、围绕孔洞一次，也就是在基本多边形上按〔图1〕表示它；这里x与x′ 两点等价，那么，在拓印上、在大他者层次上，我们就会得到依照下述公式呈现的东西〔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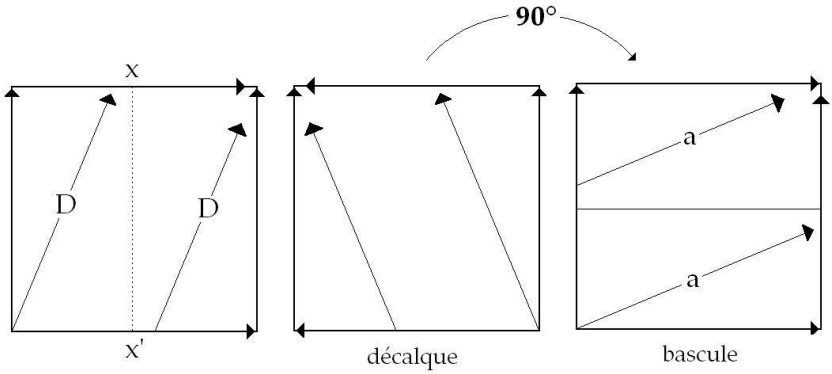


fig.1　　fig.2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这样说：绕行两圈实现了客体的功能；而在向另一环面的拓印转移时，它又把要求转移为两圈。这个等价公式对我们十分宝贵，因为它符号化出：在主体结构的某种形式中，主体的要求在于大他者的客体，主体的客体在于大他者的要求。

自相交：于是，两个项在翻转后便不再能够重合。翻转90°以后，切口成为〔图2〕，无法同先前的形式〔图1〕重合。

相关知识卡 交叉帽、内八字切口与不可镜像化的对象a

我们在这里辨认出一种已经熟悉的对应，因为只要谈到最终制约神经症者与大他者之关系的结构，我们能够表达的，恰恰是这种交叉等价：

- 主体的要求对应于大他者的客体；
- 主体的客体对应于大他者的要求。

在这里，人们从一种僵局——或至少从一种含混性——中感觉到两个欲望同一性的实现。

作为公式，这当然已经压缩到极致；它也预设你们熟悉这些参照，而这些参照又预设我们此前的全部论述。仍然开放、也是我们今天要着手的问题，是寻找一种结构：它能够以富含资源与启示的示范方式使我们形式化，并为我们的研究所确切指向之物提供支撑，也就是幻想的功能。

为此，我们可以借助所谓交叉帽或射影平面的特殊结构。我已经给过足够的提示，即使这个对象还没有变得完全熟悉，你们至少也已经尝试深入探究它具有哪些示范属性。

因此请原谅，从现在起，我的解释会有一阵子紧紧依附于这个称作拓扑学的特殊几何对象——它不是度量几何，而是拓扑几何。我已经尽可能随时提醒你们应当如何理解它。你们费力跟随我接下来的说明

后，会获得回报：它让我们能够支撑有关我们所关注之主体组织的公式，也让我们能够例示欲望的真实结构，即可称作它的“中央组织功能”的东西。当然，要再次把你们带到可能使你们疲倦的场地上，我并非没有迟疑（réluctance）[注1]。

> [注1] Réluctance还指施加于磁路的磁动势同所产生感应磁通量之比，即磁阻。

为此，我暂且参照自己经验中恰好相近的两个事项。首先，第一项参照使我有机会向你们宣布：一位杰出人物完成的译著即将出版；他今天莅临，使我们深感荣幸，也就是德·瓦朗斯先生。

德·瓦朗斯先生刚刚完成《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的翻译——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它竟未更早译出——至少把已出版卷册的第一部分推进到了完成点。你们知道，已出版的只是一个计划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始终没有问世。

这个第一部分又有两篇；其中第一篇已由德·瓦朗斯先生译完。他给予我莫大的荣幸——一种恩惠——把译稿交给我阅读，使我能够亲自了解这一部分，尽管仍然只是一半。我必须说，我怀着无限愉悦；这种愉悦还使我能再赠给自己一重愉悦：终于在这里说出自己长久以来憋在心中的话。我一向避免公开宣称它，因为说实话，鉴于这部作品的声誉——我不认为在座有很多人读过它——那样说会显得像在挑衅。

我要说的是：几乎没有什么文本比海德格尔的文本更清楚；那是一种具体、简单而直接的清楚。我不知道还必须发明哪些修饰词，才能给这份显明性再添一层维度。萨特对它作出的东西确实相当难读，但这丝毫不改变海德格尔这篇文本——我并不是说他的所有文本——带有

一种丰盈得近乎过量的清晰度；任何未受先前哲学教育毒害的智力都能毫无困难地理解它。现在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们，因为借助德·瓦朗斯先生的译本，你们很快就有机会亲自确认，并会看到事情确实如此。

第二点意见是：届时你们也会确认，有一种职业诽谤者在某些怪异小报上散布断言，说我的教导是新海德格尔主义的。这句话怀有恶意。此人大概出于某种谨慎才加上"新"字；既然她不知道"海德格尔主义"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我的教导是什么意思，这个"新"便使她避开了若干反驳。尽管我极其敬重海德格尔的教导，我的教导确实既不"新"，也不海德格尔主义。

第三点意见关联第二项参照：另一本书将要出版——你们不久便有眼福了——它至少同样重要；当然，不同领域中的重要性不能拿尺子丈量，总之它也十分重要。这就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题为《野性的思维》[注2]的新书；有人告诉我，它还没有在书店上架。你们说已经出版了吗?

> [注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巴黎，普隆出版社，1962年；或Pocket丛书第2号，1990年。

我希望你们已经开始享受阅读！由于我们的研讨班给我带来的工作，我还没有读得很远，但我读过精彩的开篇：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由此进入对他所谓"野性的思维"的解释。正如他在《费加罗报》的访谈大概已经告诉你们的那样〔参见Gilles Lapouge，《费加罗文学报》，1962年6月2日，第3页〕，这里不应理解成野蛮人的思维，而应理解为思维的野生状态。也就是说，在现代科学思维取得自身形式与地位之前，思维已经良好、有效地运作，并具有思维的一切特征。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向我们表明，不可能在两者之间划出如此彻底的切口，因为尚未取得科学地位的思维，已经完全适合产生某些科学效应。至少在开篇，这是他表面上的目标。为了说明野性的思维，他特别选取一个例子；大概也希望由此触及它同思维之间共有的东西。正如他强调的那样，从一个不能称为绝对非历史的时刻开始，思维已经结出根本果实；因为他精确指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思维[注3]至今仍为我们在世界中的立足提供全部基础。

> [注3]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22页："后者〔科学知识〕的历史相当短暂，我们对它十分了解；但现代科学的起源仅能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这提出了一个民族学家尚未充分思考的问题；'新石器时代悖论'这个名称再合适不过。"

为了说明这种思维如何仍在我们触手可及之处运作，他找不到比所谓修补术（bricolage）[注4]更好的例子；这当然不是唯一形式，却在他的论证中占据特殊位置。这段文字具有我们所熟悉的全部光彩，也具有那种突如其来、崭新而翻转日常成见的独特创意；它无疑极富启发性。

> [注4]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26页："今天，修补匠仍是亲手工作的人；与专业人士相比，他使用迂回的手段。神话思维的特性，是借助一个构成成分混杂的储备库表达自身；这个储备库尽管广泛，终究仍有限。但无论给自己规定何种任务，它都必须使用这个储备库，因为手边再无其他东西。因此，它表现为一种智力修补术，这解释了我们在两者之间观察到的关系。"

不过，在我借德·瓦朗斯先生之助重读海德格尔主题以后，这一段对我尤其富于启发。因为海德格尔在研究知识的地位时，恰好以某种东西为例：这项研究声称从询问他所谓"此在"出发来建立知识的地位。此在既是某一类"存在者"最隐蔽、又最直接的形式；它是人类特有的那种存在事实。

人们不可能不为两位作者所推进的场地竟如此惊人地相同而触动，尽管这项评论大概会使他们两人同样反感。我的意思是，海德格尔在研究中首先遇见的，是此在同一种存在者的特定关系；这种存在者被界定为用具、工具，也就是手头所有之物——用他的词说是Vorhanden——以及触手可及之物的Zuhandenheit。海德格尔[注5]为我们勾勒的，并非同世界、而是同存在者相连的第一种形式。只有从这里出发，也就是从这种关系的蕴含和可能性出发，他才会为自己分析的第一个重大枢纽赋予应有地位：存在在其同时间关系中的功能，也就是德·瓦朗斯先生译作世界性的Weltlichkeit。这是世界在某种意义上的先行构成；在此在的这一层次上，世界先于那些尚未从存在者内部脱离、我们可以看作纯粹自存的“存在者”。

> [注5]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埃马纽埃尔·马蒂诺译。

世界不同于一切现存、自存之存在者的总体与包容；在那个对我们显得如此直接自然的世界观层次上，我们同这些存在者打交道。而这当然有其理由，因为我们恰恰把这种总体称作自然。世界性的构成先于我们能够把它看成自然的时刻；海德格尔的分析保存的正是这一间隔。

这项原初的用具性关系预示周围世界（Umwelt），甚至先于周遭环境；周遭环境相对于它只能次生地构成。这就是海德格尔的进路，而它恰恰也是同一条进路……

我不认为这里所说的东西可以被当作一项批评。以我对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思想和言论的了解，这似乎同他的进路最为相反，因为他赋予民族志研究的地位，只有在排斥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甚至超形而上学研究时才会产生……然而，我们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借“修补

术”把我们引入野性的思维的第一步中，确实找到同一条进路。这无非是同一项分析，只是换了词语，照明稍有改变，目标无疑不同；两者同样把同用具性的关系看作先行和原初的东西，相对于我们通向科学研究领域的那种结构化入口而言尤其如此。科学领域之所以能够同它区分，是因为科学奠基于一种可说自主的客观性联结，独立于严格说来属于我们的生存；我们同它之间只再保留所谓“主体—客体”关系，迄今我们能够从认识论中表述的一切都归结于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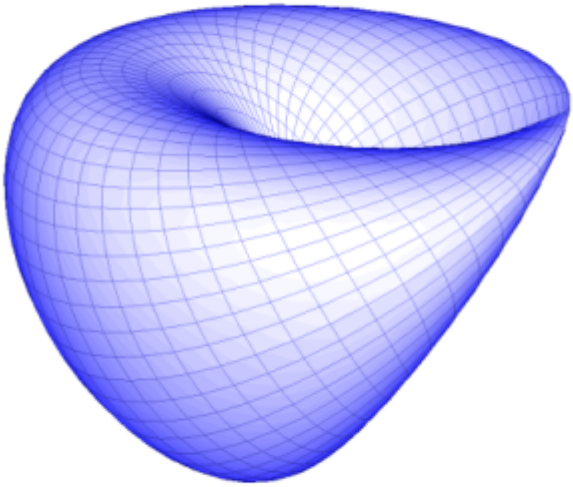
那么让我们一次说清：我们这里以分析经验为基础的事业，同方才指出其平行性质的这两项研究都不相同。我们同样寻找一种可说先于客体的经典地位——后者完全集中于“主体—客体”对立——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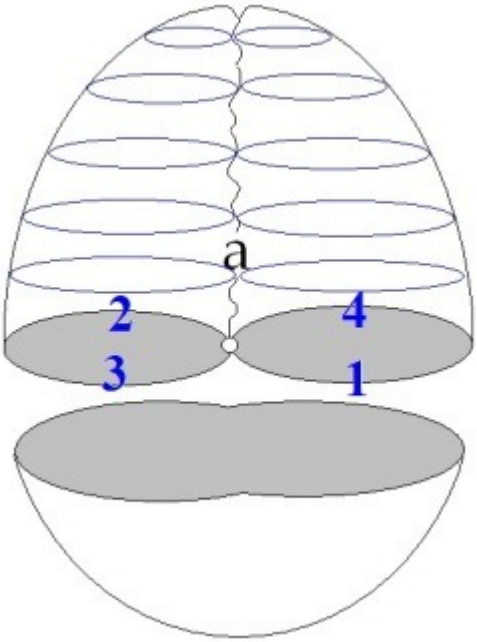
我们在哪里寻找它？我们在一种同两者确实有别的东西中寻找，尽管无论在海德格尔还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中，它都明显具有逼近和吸引的性质；因为两人都没有明确把这个客体命名为欲望客体。至少对分析思想来说，客体的原初地位只能、也不可能是别的东西，只能是欲望客体。

分析理论截至目前深陷的一切混淆，都源于这样一种尝试——不止一种尝试，而是一切可能的尝试模型——把强加于我们的欲望客体地位之研究，缩减为既知参照。最简单、最常见的参照，是哲学认识论在最终而彻底的“主体—客体”对立中组织起来的科学客体地位；至多，一种多少受到现象学研究色彩影响的解释可以把它说成欲望客体。

作为欲望客体的欲望客体之地位，在分析理论截至目前表述的一切形式中始终被回避；而我们在这里寻找的，恰恰是赋予它自身的地位。我此刻在你们面前追求的目标，就位于这条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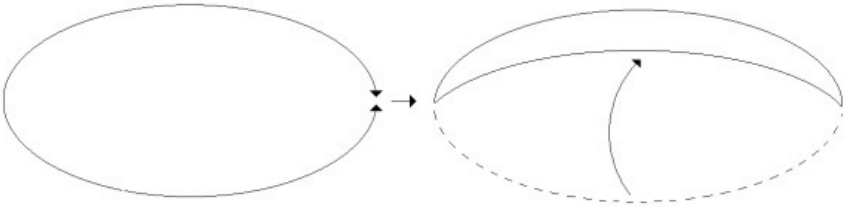
这些就是今天黑板上的图。我会努力使你们注意这个表面结构中令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它的特殊属性使我们不得不把它当作主体同欲望客体之关系的结构性支撑；这项关系支撑我们在分析经验任何层次上所能表述的一切。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根本幻想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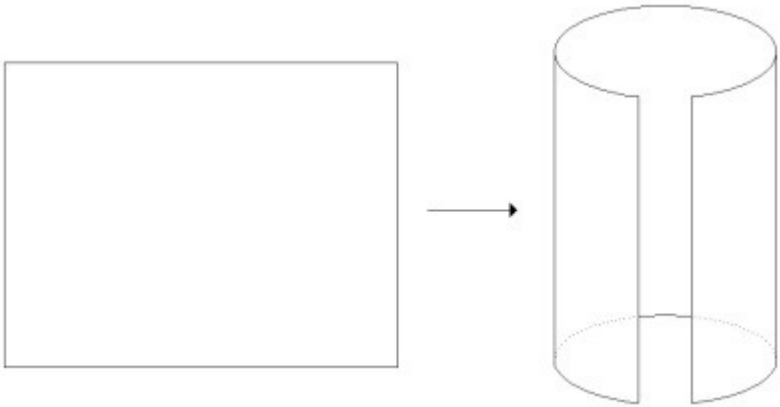
对上次研讨班不在场的人，我提醒一下这个以白色画出的形式：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交叉帽，或者更准确地说——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们，“交叉帽”一词的用法仍留有某种含混性——射影平面。

对白粉笔画出的图形还不足以帮助尚未把握它的人表象它是什么，所以我试着描述它，让你们设想这个表面由橡皮膜构成。为了更清楚，我从底部开始。假设你们有两个像“捕狼夹”一样的圈环；它将帮助我们表现切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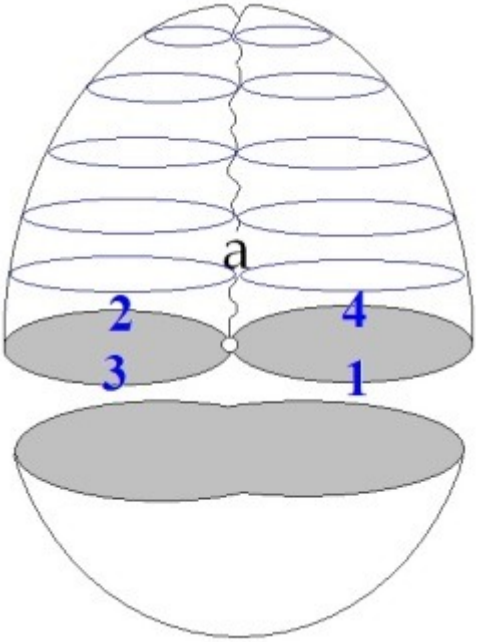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把“捕狼夹”的两个圆定向于同一方向，就意味着只须让它们彼此闭合。假如你们有一道这样的切口，并在两个圆之间张起橡皮膜；向里面吹气，再合上捕狼夹，即使想象力最朴素的人也能看出，你们会做出一个球面。若吹气显得不够，就灌水，直到得到这个形状；再合上捕狼夹的两个半圆，便有了一个半满或半空的球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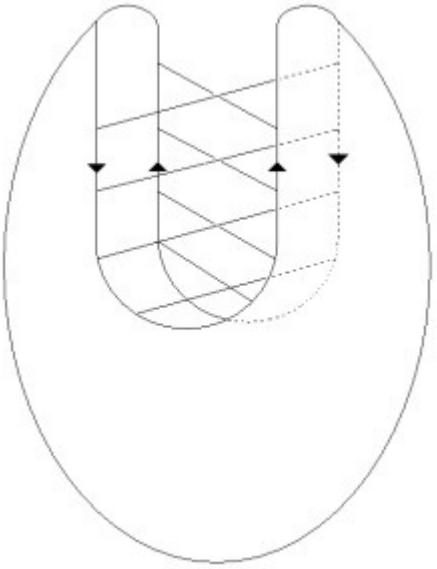
我已经向你们解释过，如何改做一个环面。环面就是这样：把这块手帕的两个角在空中如此接合，再把另两个角从下方这样接合，就足以做出一个环面。环面的根本之处已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中央孔洞，那里有环形空缺，要求的回路围绕它旋转。环面的基本多边形已经向你们说明这一点。环面同球面完全不同。



当然，交叉帽同球面也完全不同。交叉帽就在这里：



你们必须设想，它的下半部就像方才用橡皮膜做出的东西的一半，无论你们灌入的是水还是气。在上半部，这里位于前方的部分会穿过连续的、这里位于后方的部分。



两面彼此交叉，看起来仿佛相互穿透，因为关于表面的约定是自由的。不要忘记，我们只把它们看作表面。我们可以说，我们所设想的空间属性确实迫使我们在表象中把它们表现为彼此穿透；但只要在处理这个表面的任何时刻都不考虑这条相交线，一切就会如同我们把它当作不存在一样发生。

它不是一道棱，什么也不是；只因为我们要在这里表现这个表面，才不得不把它表象为一条穿透线。但可以说，在表面的构成中，这条线没有任何特权。你们会问：您正在说的是什么意思？……

会场中的某人

这是否意味着，您同康德的先验感性论一道承认三维空间的根本构成？因为您告诉我们，为了在这里表现事物，您不得不经过某种在表象中可说令人碍手碍脚的东西？

拉康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所有表述表面本身之拓扑学的人，都从下述区分出发——这是问题的入门基础——即表面的内在属性与外在属性之分。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要围绕如此界定之表面的运作来表述和确定的一切，都必须同下述情形区别开来；用他们的原话说，就是“把所述表面嵌入空间”时发生的事情，在当前例子中，特指把它嵌入三维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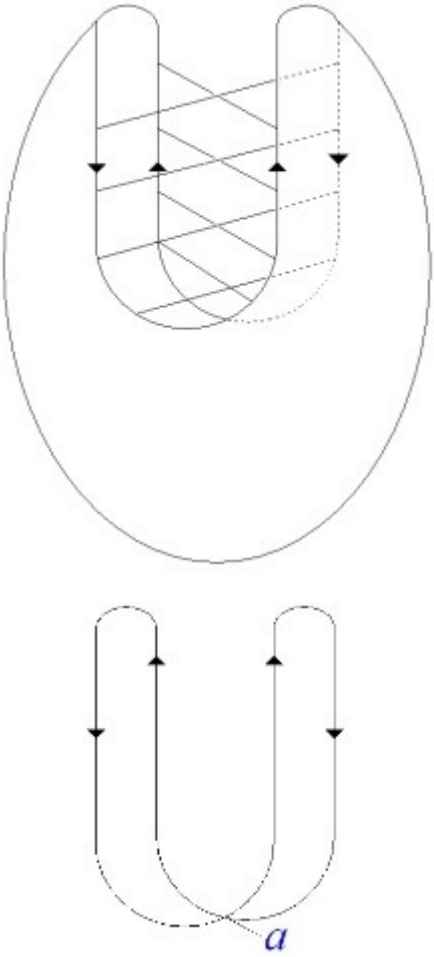
这项根本区分也正是我不断提醒你们的区分。我告诉你们，不应把圆环或环面看成实体；当我谈到中央空缺、圆环的周缘以及可说作为它轴心的孔洞时，应当在下述限制中理解这些词：只要我们的目标纯粹是表面本身，就无须让它们发挥功能。

尽管如此，正因为我们——用拓扑学家的话说——把这个表面嵌入某个空间，才能凸显一个表面的某项或某些内在属性。至于这个空间由多少维度构成，可以暂且保留为x；我们不必预先裁定。证据恰好在此：我们毫不费力就能在直观熟悉的三维空间中表现环面；但表现这个表面却仍会遇到一定困难，因为每次尝试在该空间中表现它，都必须附上一小段包含各种保留意见的说明，告诉我们应当怎样读取它。

正是这一点让我们能够提出空间结构的问题：它是否接纳我们预先构成的这些表面。作出这些保留后，请你们继续跟随，并思考我要围绕

这个表面教给你们的东西。恰恰借助它在空间中的表现，我会努力凸显它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并不因此就不再是内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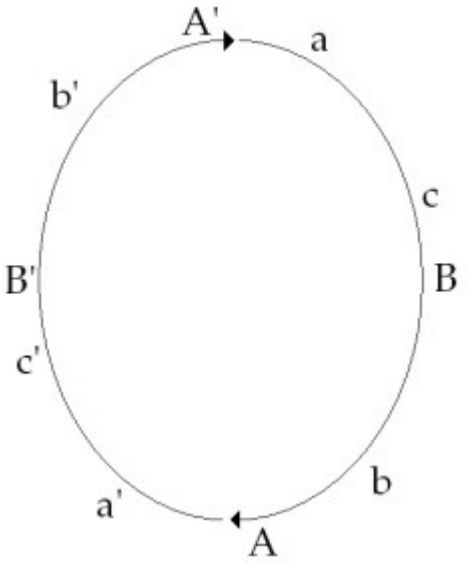
因为我已经排除了我们可以赋予这条穿透线的价值；你们在这里看到它的细部图示：



我们可以这样表现它。仅从我已经画在黑板上的方式，你们便看到这里有某种东西向我们提出问题：这个位于此处的点〔a〕，其价值是否也能像那条线的价值一样被某种方式抹除？这个点是否也只取决于在三维空间中进行表现的必然性？

为了提前稍微照亮我的论述，我立刻告诉你们：至少在对该表面进行思考的某一层次上，这个点的功能不能消除；而且这个层次并非只由三维空间的存在界定。事实上，所谓交叉帽表面的建构，从我方才表现为一个正在闭合的“捕狼夹”式切口出发来组织时，究竟意味着什么？很容易看出，当问题涉及球面时，这个“捕狼夹”必须分成两部分，因为它终究必须在某处折合，而它的两半朝同一方向定向。由于两者必须沿全长彼此覆盖，出发端（terminus ad quo）便会同到达端（terminus ad quem）区分开来。

我们可以说，这里显示了必须接合起来以构成射影平面的边界两半如何相对于彼此运作。在这里，它们朝相反方向定向。这意味着，位于这个位置的点，例如点a，会同位于直径对面位置的点a′相对应、同一、等价；而位于这里的另一点b，也会同直径对面的另一点b′相关联。



这些点之间的对跖关系，难道不促使我们想到：在这条始终沿相同方向连续定向的回路上，没有任何一点享有特权？无论我们多难直观把握有关之物，都只能把这种圆形对跖关系理解为某种可说的放射状交错：它把一个点同这个孔洞的唯一边界上与之相反的点之间的交换，集中在一片逃逸于我们思维的巨大中央交错周围；因此我们绝无可能为它给出令人满意的图示。[注]

> [注] 此处 représentation 指对这一非度量拓扑关系作出的“图示 / 表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表现”；下段紧接着说明，把事物如此图示仍有理由，但图示并不等于充分的空间直观。

尽管如此，把事物如此图示仍有理由；有一点不应忘记：这里涉及的不是度量图形。

也就是说，使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组织切口来建构表面的那种逐点对应，并不是由a到A、a′ 到A′ 的距离支配，而仅仅由各点的相对位置支配。换句话说，在位于一半边界上的三个点组成的集合中——请允许我在此使用“一半”这个词；我刚才把边界的两半作类比，已经表现了它——正因为在这条边界、这条线乃至任何线上，一个点都能被界定为处于另两点之间，例如点c才能在另一侧找到对应点c′ 。

然而，倘若我们没有一个起点，没有一个ἀρχήν〔arkhēn〕点……

正如《福音书》中所说：“Τὴν ἀρχήν ὅ τι καὶ λαλο ὑμίν”〔tēn arkhēn ho ti kai lalō hymin〕[注6]。这句话造成了极大的翻译困难，以致一位弗朗什-孔泰思想家〔雷蒙·吕耶〕觉得有必要告诉我：“这一下就认出您来了！整部《福音书》中唯一无人能够就译法达成一致的段落，偏偏被您选作《罗马报告》某一部分的题记。”

> [注6] 《约翰福音》8: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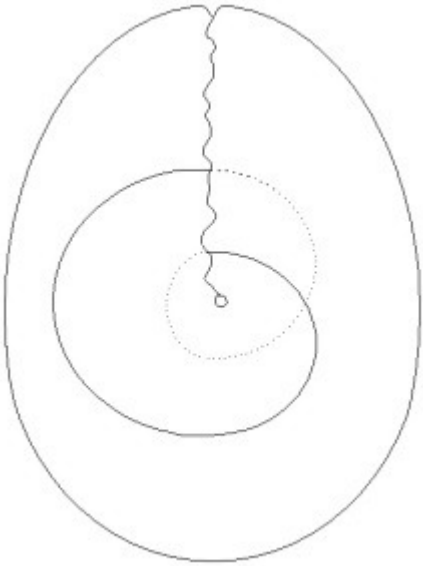
……因此，ἀρχήν〔arkhēn〕也就是开端。如果某处没有这些起点，就不可能把一个点界定为处于另两点之间；因为若没有AA′ 来单义地标识每一段上发生的事，c与c′ 同样都处于另外两点a与B之间。

所以，并非出于能否在空间中表现它们的原因，我们必须为这种交叉交换界定一个原点。这种交换在一条边界上构成射影平面的表面；尽管该边界始终朝同一方向旋转，我们仍不得不把它分成两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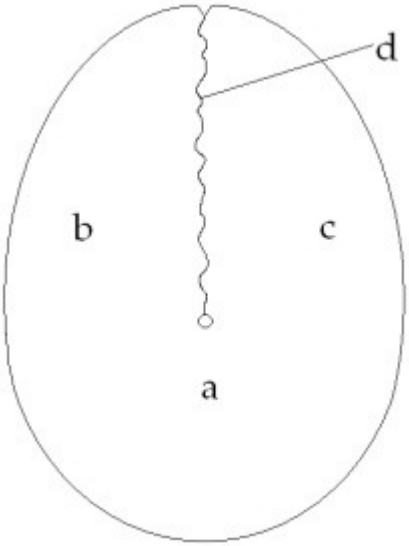
这也许令你们十分厌烦，但你们将看到，它会越来越有意思。我马上宣布自己想说什么：这个作为起源的ἀρχήν〔arkhēn〕点具有一种完全特殊的结构；正是它及其在场，保证我们的波兰能指之内环取得一种

极其特殊的地位。事实上，为了不让你们再等待，我把这个所谓内八字形的能指应用于交叉帽表面。我们稍后再看这意味着什么。

不过请观察，以这种方式应用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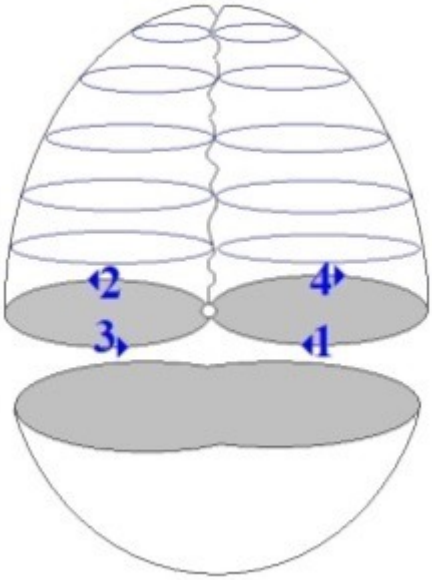


这意味着，我们的内八字形能指所画出的线，在这里围绕这个特殊点转了两圈。请在这里稍微发挥想象力……我愿意用某种东西为你们图示。请看它会形成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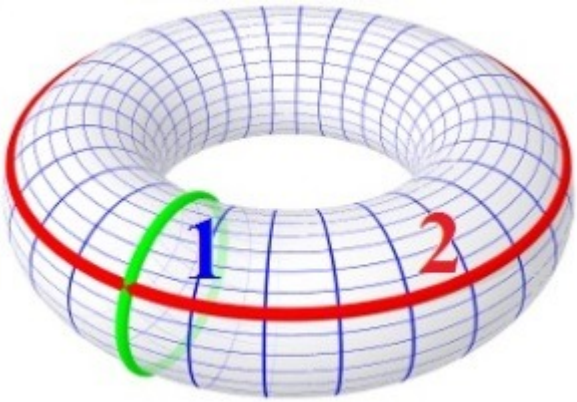
如果你们愿意，这里有下半部的隆起〔a〕、龙虾腿左钳的隆起〔b〕以及右钳的隆起〔c〕。这里，它进入另一个部分并穿到另一侧〔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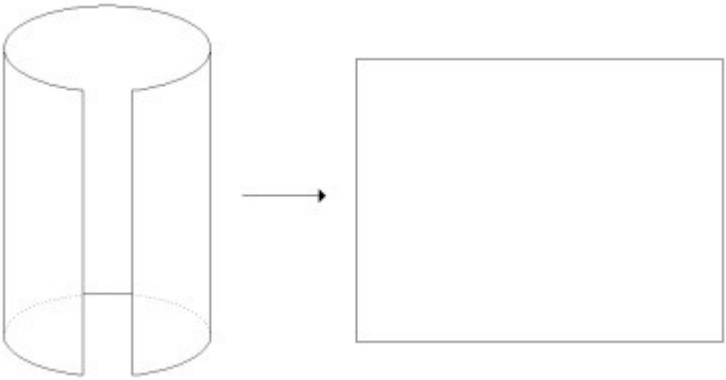
这是什么意思？归根结底，你们有一个像这样在自身上卷起的平面：



随后它在某处穿过自身，形成两片可说的活板或拍动的翼，在这里彼此叠合。切口使它们同下方隆起分离；而在上方，这两片翼彼此交叉。这并不是太难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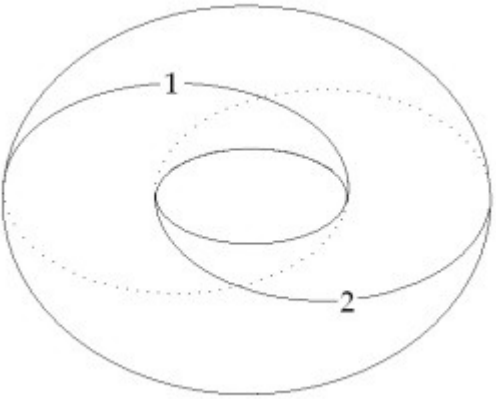
如果你们像我一样长久地关注这个对象，当然会觉得不太惊讶，因为这道双重切口的特殊性确实很有意思。其意义在于，就环面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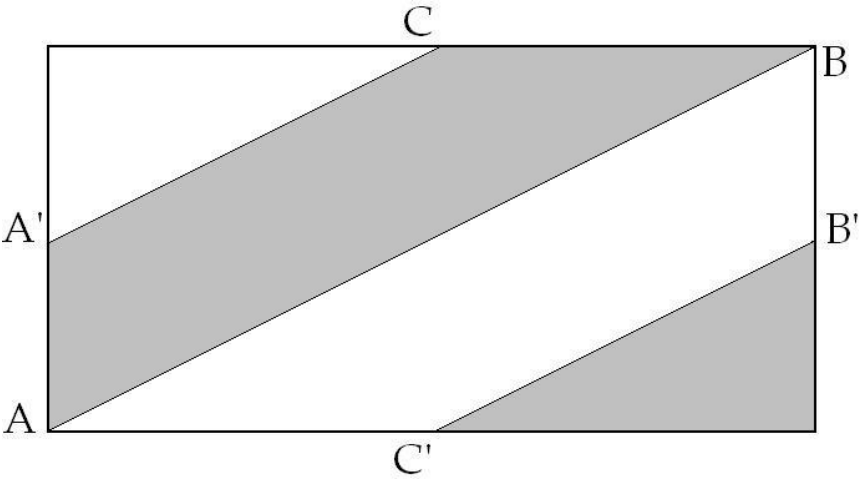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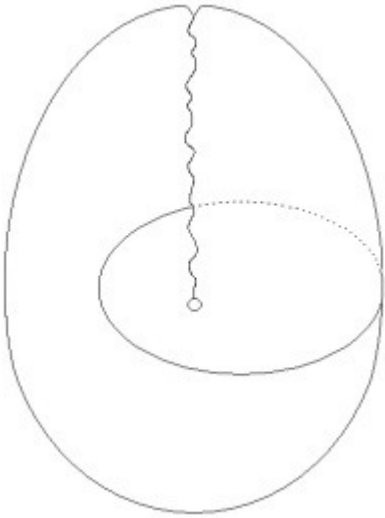
我已经向你们展示过：

- 如果实行一道切口〔1〕，它会把环面变成一条带子。
- 如果实行穿过第一道切口的第二道切口〔2〕，它仍然不会把环面分成碎片。正因如此，你们才能把它铺展成一个漂亮的正方形。
- 如果在环面上实行两道彼此不重新相交的切口——试着想象——就必然会把它分成两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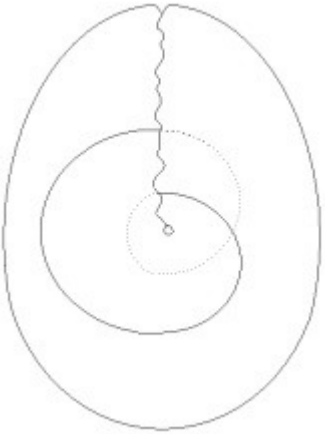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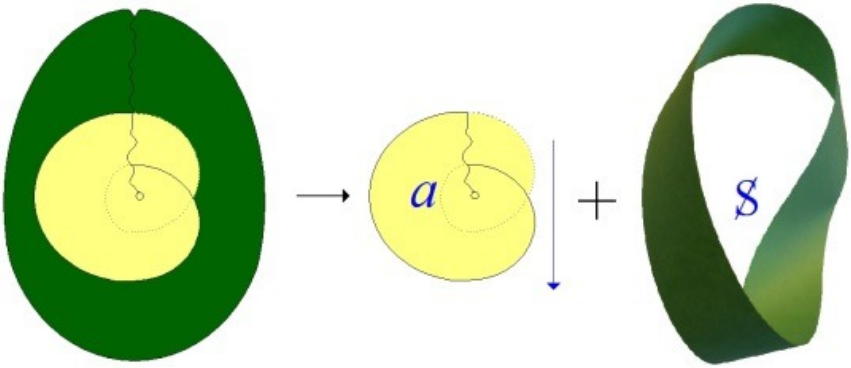
而在交叉帽上，借助一道像这样画出的单一切口：



你们会打开这个表面——试着把它画出来；弄清此刻发生了什么会是一项很好的智力练习——但并未把它切成两片，也没有造成两个部分。倘若实行任何别的切口，无论相交与否，都会把它分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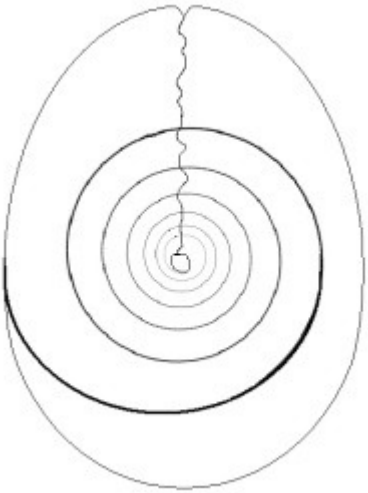
悖论而有趣之处在于：这里始终只有一道切口〔“内八字形”切口〕；然而仅仅让它围绕特殊点转两圈，你们就分割了表面。





环面上的情形完全不同。在环面上，无论你们围绕中央孔洞转多少圈，都只会使带子以某种方式拉长，却绝不会因此把它分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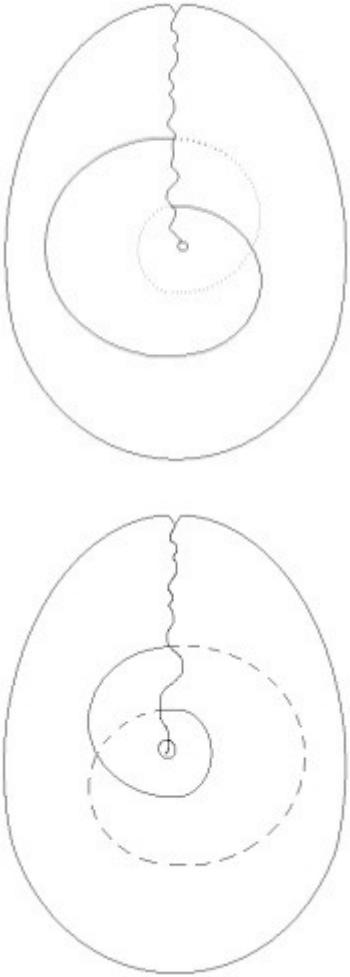
这让你们注意到，我们在此无疑触及了这个表面之功能中某种有趣的东西。还有一项同样有趣的事实：产生这种结果的双重绕行，无法再重复哪怕一次。如果绕行三圈，就会在表面上画出某种无限重复的东西，如同你们在环面上实行我开头所说的绕线操作时形成的环；区别只在于，这里的线永远不会重新接合，永远不会首尾相咬：



因此，双重绕行的特殊价值由这两项属性充分保证。现在让我们考察双重绕行在射影平面上分离出来的表面；我会让你们注意它的某些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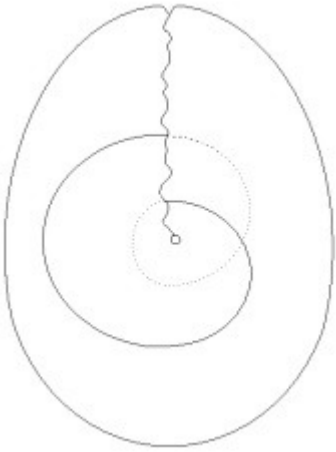
首先，这是我们可以称作偏斜表面的表面——为了简便，我们暂且这样称呼，因为我会提醒你们它是什么意思——就像偏斜体，或者空间中可以如此界定的任何东西。我不是用“左”来反对“右”，而是用它界定你们应当很熟悉的东西：如果要界定蜗牛壳的卷绕方向——你们知道，它具有特殊的右旋或左旋方向；究竟称作哪一个取决于你们怎样定义——那么，无论从螺壳尖端观看，还是把它翻转过来，从开始形成凹陷的一面观看，你们都会发现相同的卷绕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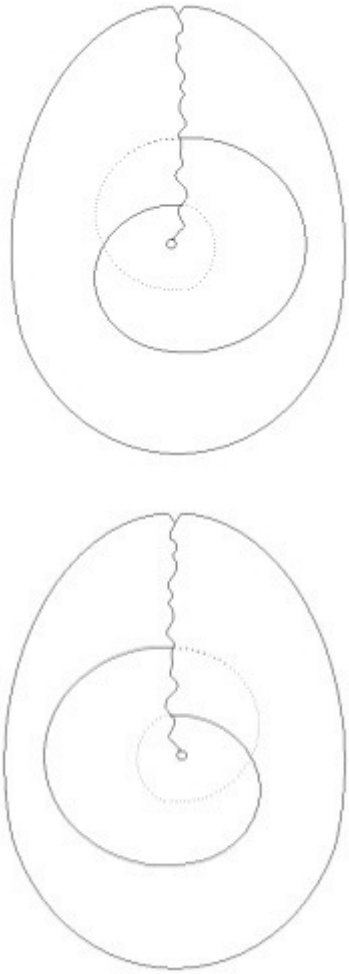
换句话说，把这里的交叉帽翻转过来，从另一侧观看；如果我们把这里远离中央点时的旋转界定为从左向右，你们会看到，它在另一侧仍朝相同方向旋转。



正面　反面

这是一切不对称物体的属性。因此，这里确实涉及一种构成该表面形式之根本的不对称。证据就在于：下方有一幅这个表面的镜像，而这个表面已由我们的双环这样界定。镜像如下：





〔a〕　〔b〕

我们理应预期：如同一切不对称物体，它的镜像无法同它重合。我们自己也并不对称，尽管我们相信相反；我们的镜像同我们的实际支撑

完全不能重合：如果我们右颊上有一颗痣，这颗痣就会位于镜像的左颊。

然而，这个表面却具有这样的属性：如你们所见，只须把那个环〔a〕稍微向上提，就会得到一幅完全相同、因而能同我们出发时的第一幅图像重合的图像〔b〕。让它越过另一个平面是合法的，因为两个平面并未真正彼此穿越。

你们看发生了什么：把它缓缓而渐进地提到这里，再看会发生什么。位于此处的这一小段虚线被遮蔽，恰好实现了同原图完全相同的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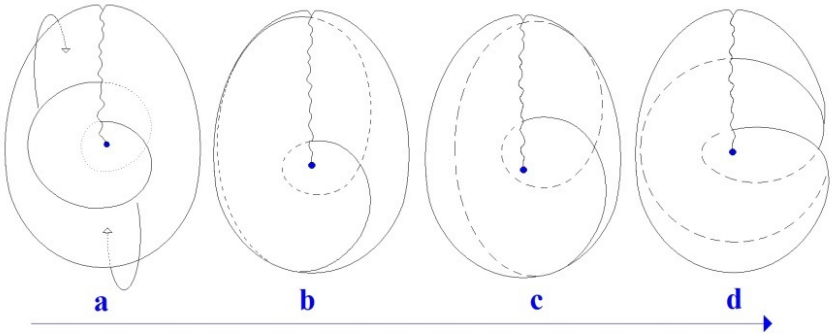
这帮助我们说明我曾告诉你们属于(a)作为欲望客体的属性：它既可以定向——而且方向极其明确——却不能成为可说的“镜像对象”。在主体因依存于欲望客体而构成的这一根本层次上，i(a)的功能，即镜像功能，可以说失去了它的把握。

这一切由什么支配？恰恰由作为这个表面之一部分的那个点〔中央点〕支配。为了立即阐明我的意思，我要告诉你们：只有表述这个点的功能，我们才能找到各种贴切的公式，从而设想阳具在欲望客体构成之中心的功能。

正因如此，值得继续关注这个点的结构。它是如此界定之表面的结构钥匙；这个表面由我们的切口从射影平面上切出。关于这个点，我必须停下来片刻，向你们展示它的真正功能。这当然仍要求你们再有一点耐心。这个点的功能是什么？

在我们此刻停留的地方，有一点很明显：它位于双重切口把射影平面分成的两部分之一。它属于脱离出来的这一部分，而不属于余下的部分。

方才你们似乎能够设想这幅图如何仅通过切口层次的合法移动转变为另一幅图——至少没有响起抗议的低语，我只能如此推断——那么我想，你们也能用心智努力看出接下来发生什么：



- 一方面，如果我们使这道切口〔a〕越过表面下方死胡同的地平线，依照黄色箭头把它移到另一侧；
- 同时让环的上部也越过交叉帽顶部的地平线〔b〕，便会毫无困难地得到下一幅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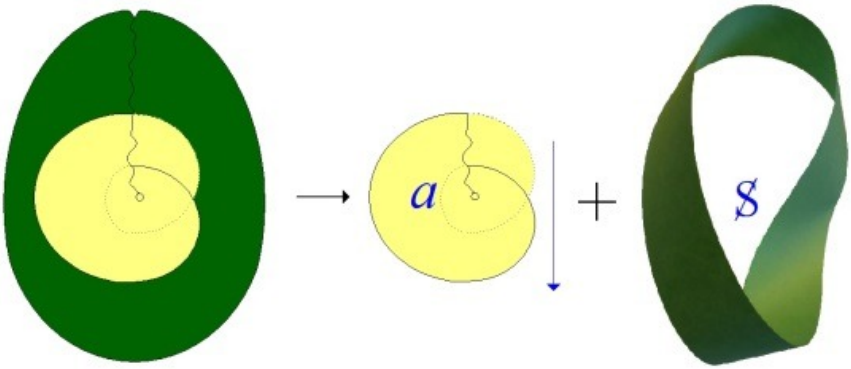
向最后一幅图〔c〕的过渡稍微更难想象；困难不在下环，如你们所见，而在上环。因为当它越过这里表现为穿透线末端的东西时，你们也许会有片刻犹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稍加思考便会看到：如果切口是在另一侧越过这条穿透线，它当然会像〔c〕这样呈现，也就是呈现为它在另一侧的样子；它在这一侧会是

虚线，而在那里是实线，因为依照我们的约定，虚线表示透过表面看到的部分。

表面的结构中没有任何东西容许我们把这些切口的价值同我们在此得到的那些切口区分开来；但在眼睛看来，两条切口仿佛都从穿透线的同一侧进入。

对眼睛来说，这很简单吗？当然不是。切口从两个不同侧面进入还是从同一侧进入，这项差异终究应当在图形结果中留下标记。而且这完全可以觉察。只要思考现在从这个表面〔d〕上切出的是什么，你们就会很容易认出：首先，它同我们的能指是同一东西；其次，依照它切割表面的方式，它切出了一个表面——只须看图就很容易感觉到——一条只有一条边界的带子。我已经向你们展示过它是什么：这就是一条莫比乌斯带〔S〕。



然而，莫比乌斯带的属性同那个旋转的小表面〔a〕完全不同。我方才已经通过翻转、照镜、变换它而向你们展示后者的属性，最后还告诉你们：真正令我们感兴趣的正是它。

这个小小的“戏法”当然有一个不难寻找的理由。它的意义只是向你们表明：这道切口始终把表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把有关之点保存在内部，另一部分则不再含有它。这个另一部分在前一幅图中同在最终图中一样存在，它是一条莫比乌斯带。双重切口始终把名为“交叉帽”的表面一分为二：

- 一边是这个令我们感兴趣的东西〔a〕；我会用它支撑对幻想中S同(a)之关系的解释；
- 另一边则是莫比乌斯带〔S〕。

当我把五六条莫比乌斯带当作礼物抛向听众时，最先让你们亲手把握了什么？那就是：在我方才所用的意义上，莫比乌斯带不可还原地是偏斜的；无论对它实行何种变换，都不可能使它同自身的镜像重合。

这就是这道切口的功能及其示范意义。它以一种特殊方式分割某个表面；由于我们几乎无法把这个表面安置在空间中，其本性与功能对我们完全成谜。切口使一侧显露出一些特殊功能，也就是我方才所谓的可以由镜像加以区分——即它不能还原为自身的镜像——而另一侧则显露出一个表面：它具有一个定向表面的一切特殊性质，却不能成为镜像对象。

请仔细注意：对于这个表面，我们不能像对莫比乌斯带那样说，一个在上面行走的无限扁平的存在者会突然来到自身的反面；在这里，每一面确实同另一面分开。当然，这项属性留下一个谜，因为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尤其是，整个表面显然只能从这个表面〔a〕出发重构，而且能够立即重构。因此，尽管它外表上比另一个表面更加合理，整个

表面的最根本属性必定仍保存在其中某处。很清楚，它们保存在这个点的层次。

在完整图形中，一条通路总能使无限扁平的旅行者沿极短路径来到一个恰是自身反面的点；如果在由双环能指切碎、分开的中央表面层次上，这不再可能，那么某种相同的东西就恰好被保存在这个点的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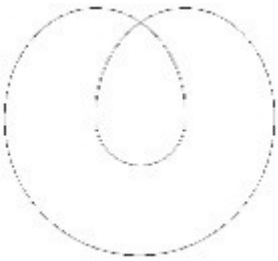
不过，要让这个点作为这个点发挥功能，它享有一项特权：它恰恰不可穿越；否则可以说，表面的整个结构都会消隐。你们看，我甚至还未能充分展开方才围绕这个点所说的内容。只要思考，到下次之前你们也许能够自己找到答案。

时间已晚，我不得不在这里离开你们。由于对象本身的复杂性，请原谅我今天不得不在你们面前提出如此枯燥的内容；尽管这是一种极其点状的复杂性——此处正该这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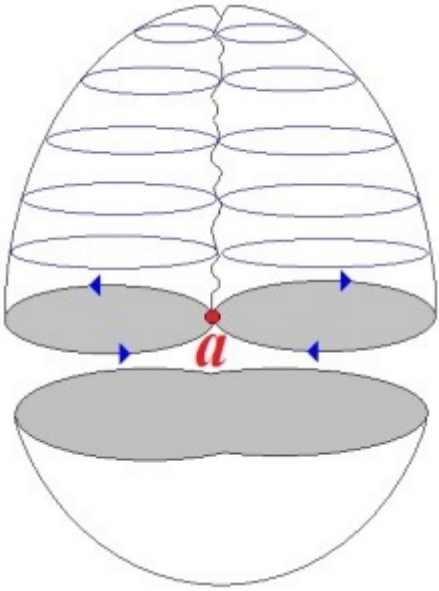
下次我会从这里重新开始。因此我要回到开头所说的话：由于我的阐述只能推进到这一点，下周三的研讨班将照常举行——请告诉那些收到下一次通知的人——以免两次研讨班之间留下太大的空间、太长的间隔，因为这会妨碍我们接下来的阐释。

第24课 · 1962年6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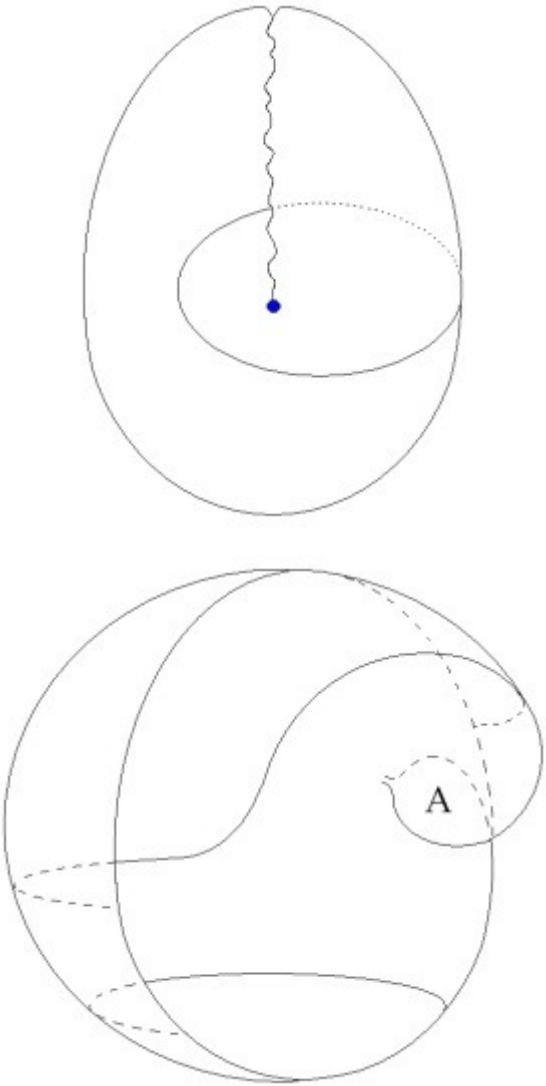
这里有双重切口〔内八字形〕：



它围绕射影平面上那个著名的点转两圈：两个彼此穿过的耳形，其中第一个可以移动而不移动点〔a〕。



这里有三幅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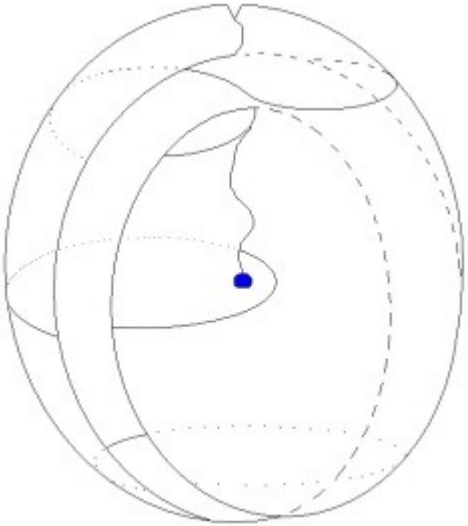


图1　图2　图3

图1对应于单一切口，因为射影平面无法容忍一道以上的切口而不被分开。这道切口并不分割，而是打开。以这种形式展示开口很有意思，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看见并具象化这个点的功能。

图2会帮助我们理解另一幅图。问题是弄清：此处所示的切口打开表面时会发生什么。当然，这里是依据表面的所谓外在关系来描述它，也就是当我们试图把它嵌入三维空间时的表面。但我已经告诉你们，表面的内在属性与外在属性之分，并不像出于形式主义考虑时有时强调的那样彻底；因为恰恰在表面所谓“嵌入空间”的问题上，它的某些内在属性才显示出全部后果。我这里只是向你们标出这个问题。

关于射影平面，我将要告诉你们的一切都涉及这个点占据的特殊位置。我们会把它称为“这个点”；在交叉帽的图1中，它表现为表面自身

伪穿透线的终点。而在图1所述同一对象的敞开形式〔图2〕中，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点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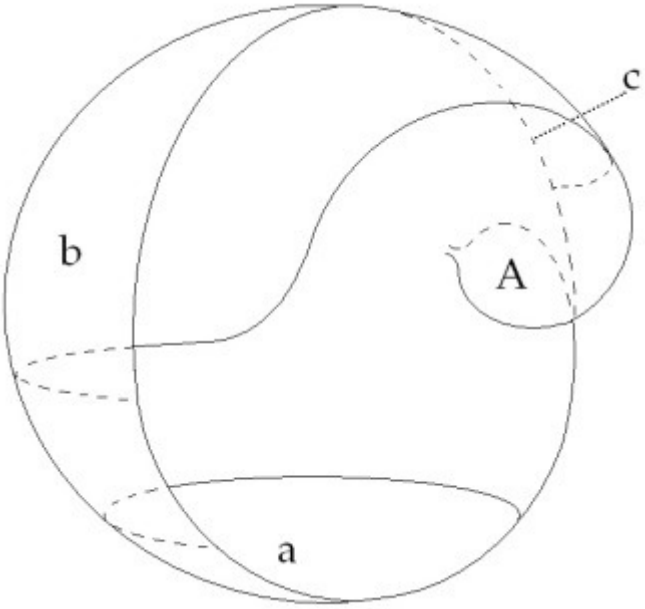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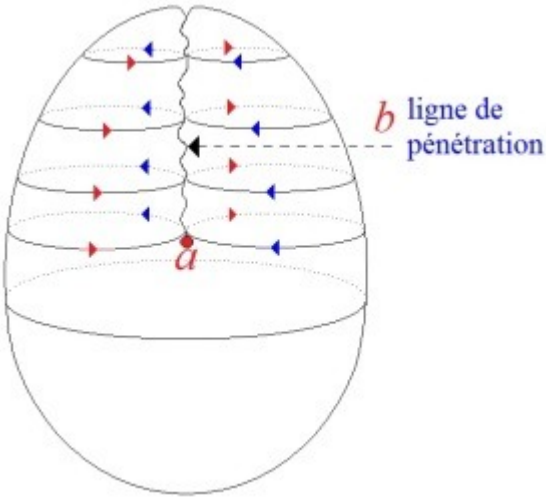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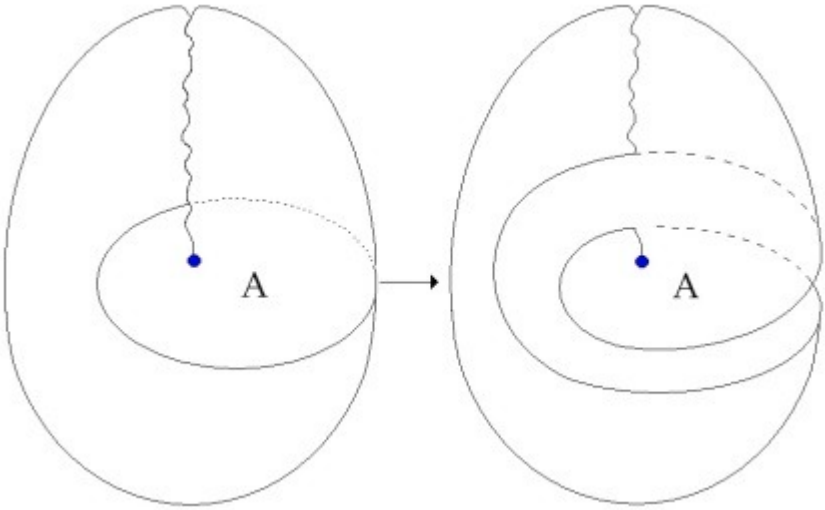
如果依照切口打开它，你们会看到下方显现出一个底部〔图2：a〕，也就是半球的底部。上方则是这片前壁的平面〔图2：b〕；它穿过对象构成中可说与它对称的平面之后，延续为后壁〔图2：c〕。

为什么你们看到它这样一直裸露到顶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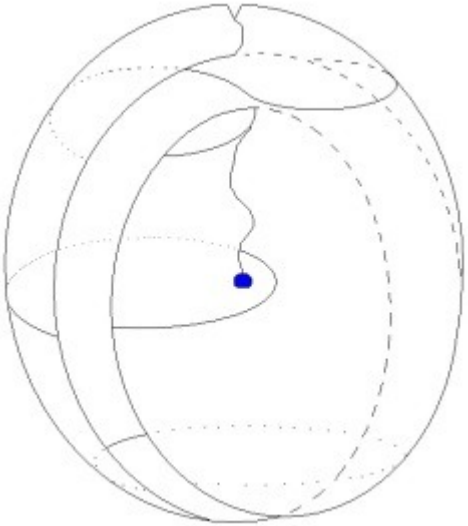


因为实行切口以后，彼此如此交叉的两个平面在穿透线层次并未真正相交。这里不是真实的穿透，只是有关表面投射到空间中时才必需的穿透。一旦一道切口解除了表面的连续性，我们便可以随意把其中一个平面穿过另一个向上拉起。因为不仅无须知道它们在哪个层次穿越、穿越时哪些点彼此对应，反而应当明确不去考虑这些点在层次上的重合；在推理的某些时刻，穿透会使它们看似可重合，但我们恰恰应当标明：它们并不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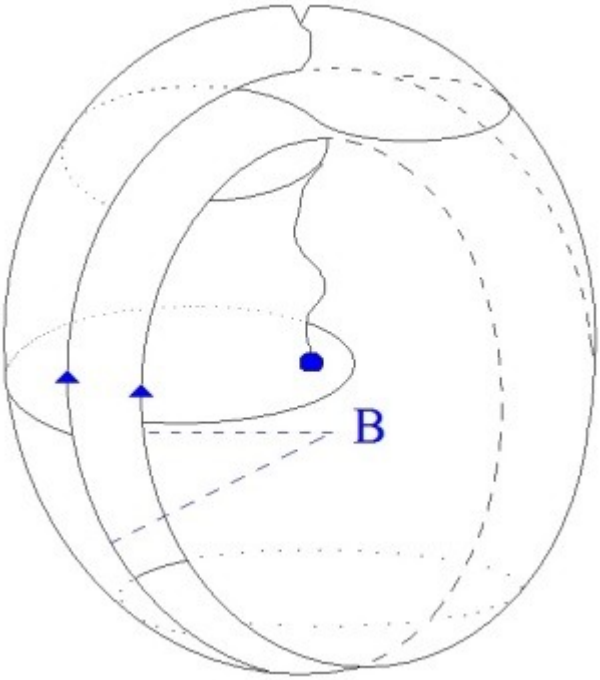
图1中的前平面穿到另一侧，已经向下落到我们此后简称为“这个点”的点；与此同时，我们在上方看到：一条线一直延伸到对象顶部，又从后方转到另一侧。在这幅图中实行一次穿越时，我们得到一个看起来朝前方敞开的凹槽：



虚线会从这种耳形后方经过，并在另一侧找到出口；也就是在这条边与另一侧同这个篮形对称、但位于后方的部分之间形成切口。必须认为后面存在出口。这就是作为中间图的图3。



这里仍可看见前平面上部的交错；前平面变成后平面，随后再次返回。我已经提醒过你们，可以把它无限地向上提起。在最远端发生的正是这件事。它同图1所画的那条边是同一东西。我们把图1中我指出的部分称为A；它在图2的这个位置保持不变。这条边的连续性：



延续到在这样显露出来的斜面后方，那个当你们开始把整体松开时向后折叠的部分；因此，倘若重新粘合，它会像图3那样接合。正因如此，我在图中用蓝色〔蓝色箭头〕标出它。蓝色归根结底表示使切口本身延续的一切部分。

由此会产生什么？

你们得到一个凹槽、一个可以伸入某物的口袋。把手伸进去，手会经过这片耳形的后方；耳形在前面同表面连续。你们在后方碰到的，是同篮底相对应的表面；但它同右边剩下的部分分开，也就是同图2中来到前方、继而向后折叠的表面分开。沿着这样的路径，会有一支先为

实线、继而为虚线的箭头，因为它经过与A对应的耳形后方。它从这里出来，因为这是位于后方的切口部分；我可以把它称为B。图2中由虚线两端画出的耳形也可以位于另一侧。

当你们完成双重切口，并从交叉帽中分离出这里形成的某个东西时，就会找到两个耳形的这种可能性。你们在图4中这样被分离出来的中央部件里看到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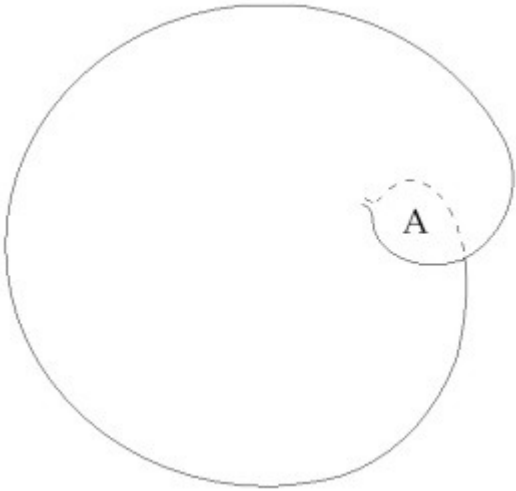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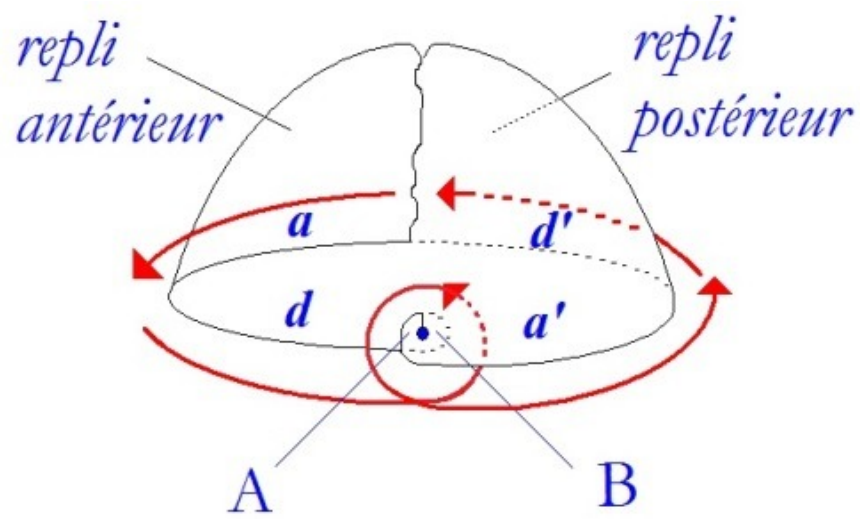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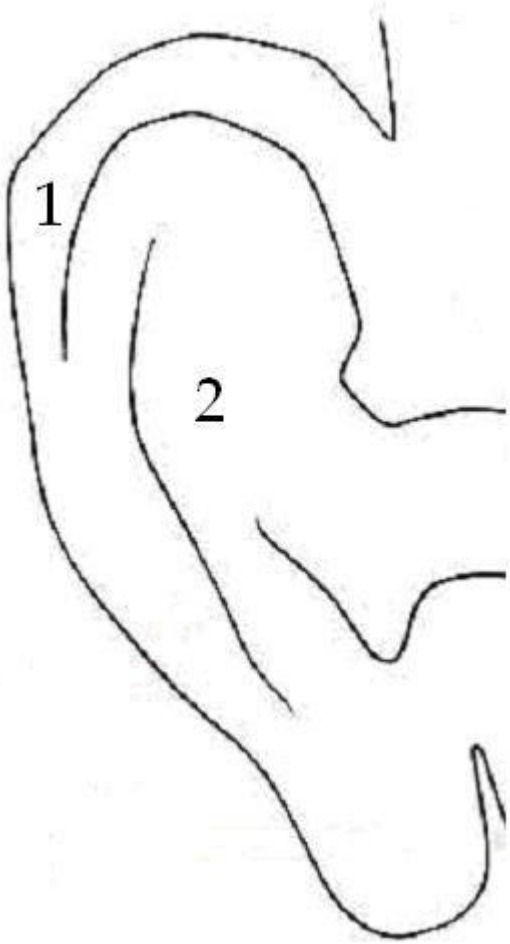
图4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平面：如果现在抹去对象的其余部分，这里就不再需要虚线，甚至不再需要穿越；只剩下中央部件。这时得到什么？你们很容易设想：得到一种平面，它在偏斜中于某处沿一条随后转到后方的线重新切过自身。

因此这里也有两个耳形：前方一片薄片，后方一片薄片。平面沿一条严格止于一点的线穿过自身。这个点也可能位于后方耳形末端；从某些方面说，这会是一种同样有趣的平面自相交方式，因为我在图5中实现的正是它：



稍后我会借此向你们展示应当如何看待这个点的结构……我亲自知道，你们已经关心过这个点的功能，因为有一天你们私下问我：为什么无论我还是其他作者，总把它表现成这种形式，并在中央标出一个小孔。这个小孔确实发人深省。我们恰恰要坚持讨论它，因为它揭示了这个点完全特殊的结构；这个点不同于其他点。现在我就必须对此作出解释……这个平面稍稍倾斜、扭曲的形态很有趣，因为它同耳的耳轮〔1〕、对耳轮〔2〕甚至耳垂极其相似。倘若考虑这个切开的射影平面形式受到莫比乌斯带形式的根本吸引，就会在我有一天称作“马蹄莲”或“驴耳朵”的东西中，找到一个大为简化的形式。



这只是为了使你们注意一个显明事实：自然仿佛受到这些结构的吸引，尤其是在一些特别有意义的器官中，也就是那些被放在一旁、同分析辩证法区别开的身体孔口。身体孔口显出这类相似时，可以引出一种考察：把这个点同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连接起来；如果这个点确有某种价值，它必然同自然科学有关并在其中得到反映。

我画出的若干图形同胚胎学书籍几乎每页都能找到的图形惊人相似，也值得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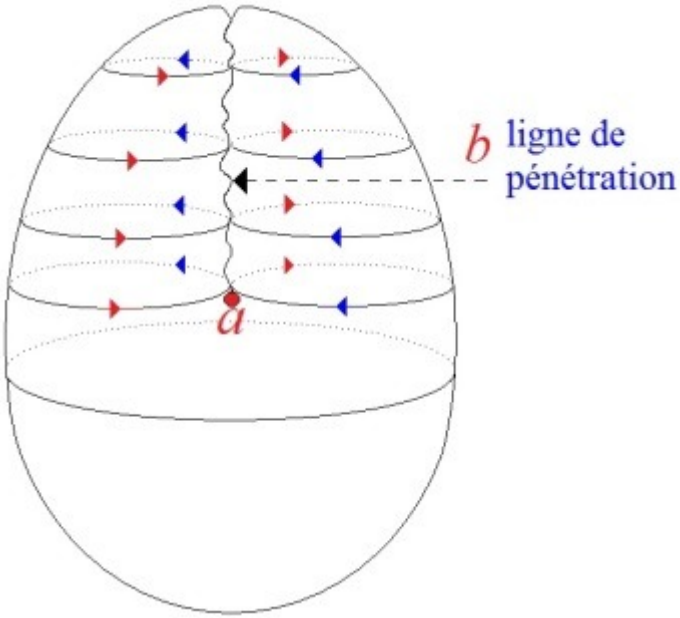
考察蛇卵或鱼卵中刚刚越过胚盘阶段时发生的事情——在科学现状尚未完全充分的考察下，它们最接近人卵的发育——你们会发现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某一时刻，胚盘上出现所谓原条；它同样终止于一个点，即亨森结。这是一个极有意义、并且在形成上真正成问题的点，因为它通过某种相关关系同神经管的形成连接；神经管通过外胚层的折叠过程，可说前来同它相遇。你们知道，这使人想到环面的形成，因为在某一阶段，神经管两端像喇叭一样保持敞开。

相反，在亨森结层次形成脊索管、并向侧方扩展的方式，让人想到这里发生了一个交错过程；它的形态面貌不可能不令人联想到射影平面的结构。尤其是，从名为亨森结的点出发实现的过程，可说是一种退行过程。随着发育推进，原条的功能在亨森结沿一条线向后退行中完成；这里朝前方、朝内胚层打开的管道，在蜥形纲动物中表现为一个同源结构——它绝不能等同于两栖类动物中的神经肠管——后者使消化管末端同神经管末端相通。

简言之，这是一个高度有意义的点：它把泄殖腔孔——这个在分析理论中如此重要的孔口——同尾部形成的最下端前方的某种东西结合起来。这个东西比其他任何特征都更有力地规定了脊椎动物与前脊椎动物，也就是脊索的存在；原条与亨森结正是脊索的出发点。

这里确有一系列我认为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我没有坚持讨论，是因为这肯定不是我希望投入的方向。此刻谈到它，一方面是为了稍稍唤起你们对这些本身就如此迷人的结构的兴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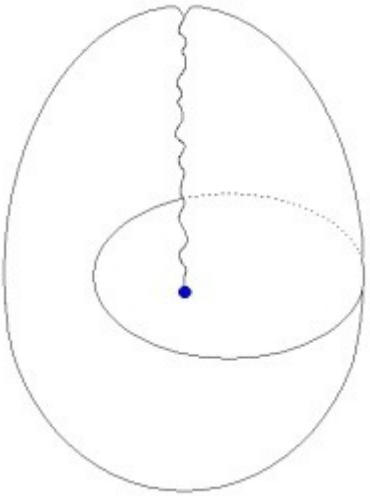
认有人向我提出的一项意见：胚胎学至少可以在这里提供图示。这样一来，我们便能立即进一步讨论这个点的功能。若在形式主义平面上严密讨论这些拓扑建构，只会没完没了，而且也许使你们疲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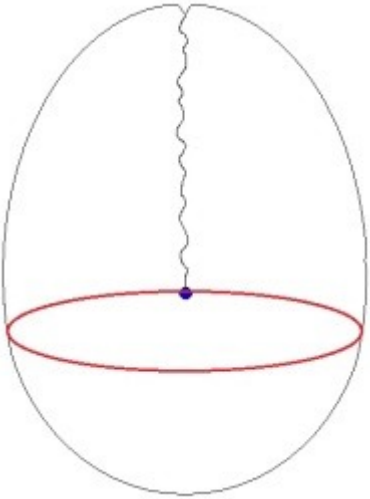


我在这里以某种纤维交错形式画出的线〔穿透线〕，其在交叉帽中的功能你们已经知道。我要指出的是：终止这条线的点当然是一个数学点、抽象点，因此我们不能赋予它任何维度。然而，我们只能把它设想为一道具有悖论属性的切口：首先，我们只能把它构想成点状；其次，它不可还原。

换句话说，就表面的概念本身而言，我们不能认为它已经填满：可以说，它是一个“点孔”。此外，如果把它看作一个“点孔”，也就是由两条边的贴合构成，那么沿穿越它的方向，它便以某种方式不可切开。确

实可以用交叉帽上的这种单一切口〔1〕来说明；专门讨论这类表面的技术书籍通常会画出这种切口，以解释表面怎样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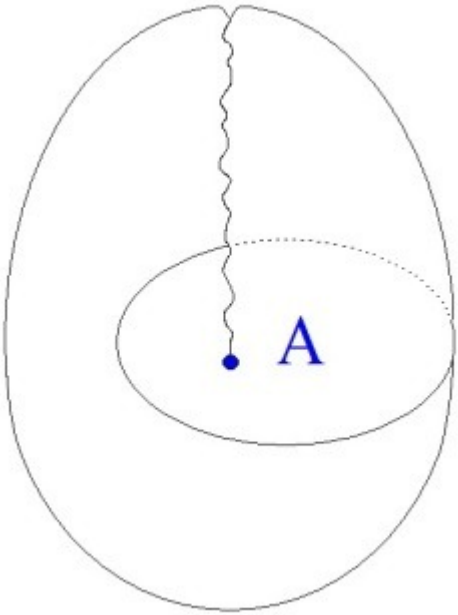




〔1〕　〔2〕

如果有一道切口〔2〕经过这个点，我们应当怎样设想它？它是否仅仅对应于下述情形：让其中一条线从更高处经过，穿越伪穿透的结构线？换句话说，如果存在一个可称作“点孔”的东西，那么即使切口向它靠近到与之重合，切口是否仍会围绕这个孔洞绕行？

确实必须这样设想，因为画出这样一道切口时，我们会得到下述结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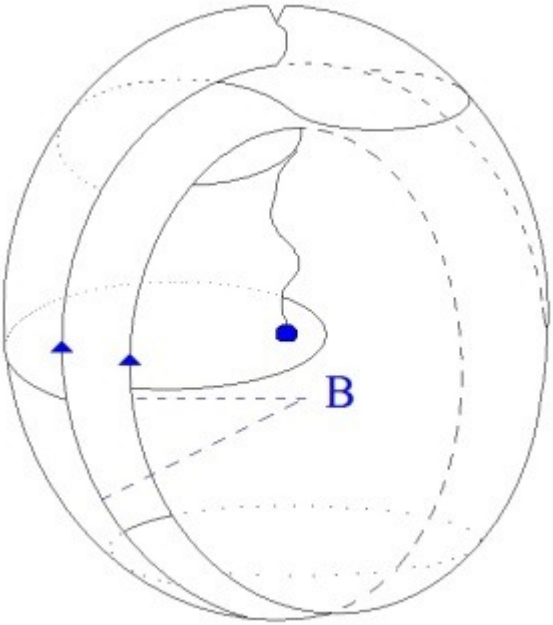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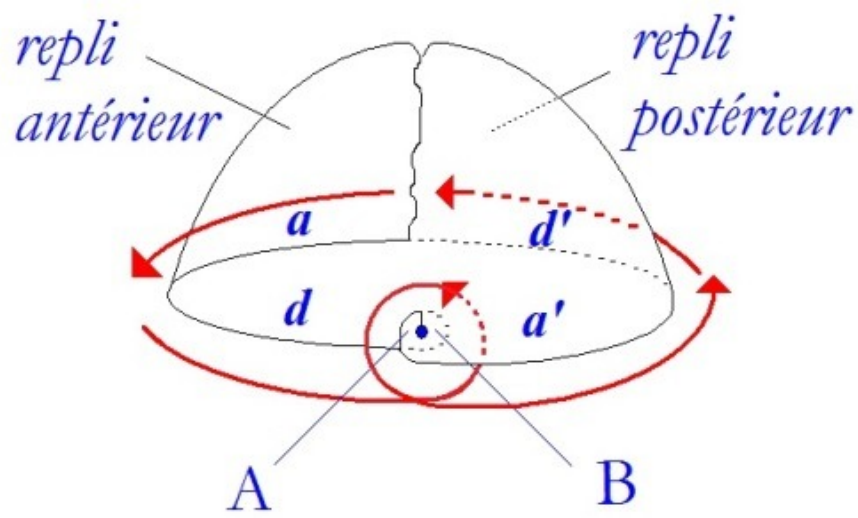


图1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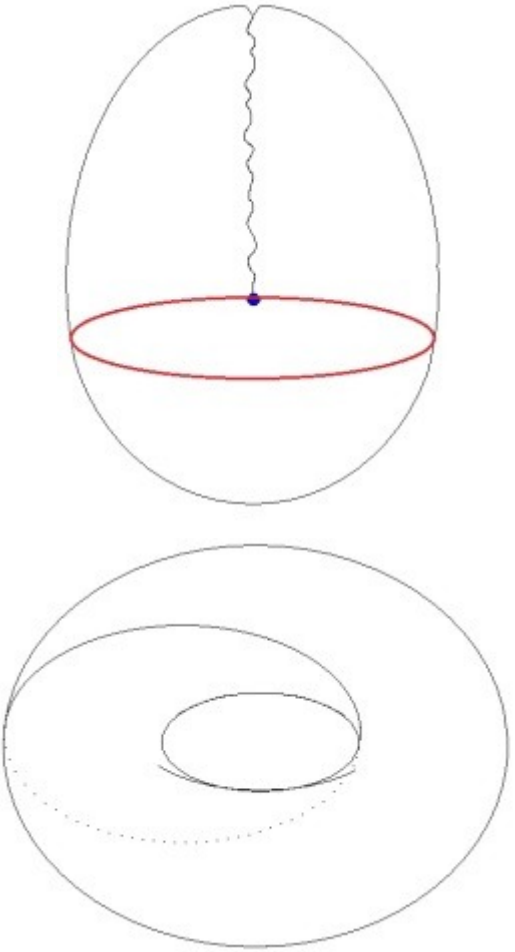
如果你们愿意，取图1，把它变成图3，再考察仍留在A层次的两个耳形之间所涉及的东西；B会位于后方。它还可以无限拉开，直到整体呈现出这种面貌〔图5〕：



图中这两个部分代表我在图4中画出的前后折叠。这里中央有我在图4中画出的表面；它也出现在图5中，确实就在后方。但在这个点上，必须保存某种东西，它可以说是心智建构这个表面的起始，也就是相对于这道切口的起始；表面实际上正围绕这道切口建构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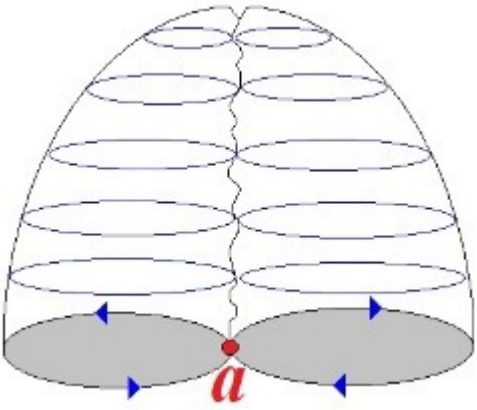
因为你们想展示的这个表面，应被设想为组织一个孔洞的某种方式。这个孔洞的边界在这里〔图5〕；它是起始，是应当从中出发的点，以便借这里画出的逐边接合，实际建构有关表面。也就是说，这条边在为穿过另一表面并下降而经历一切必要变形后，会同我们带到图5这个部分的边相接：α接α′ 。相反，另一条边必须依照绿色箭头的总体方向，前来同这条边接合：d接d′ 。

只有从某种起始出发，这项接合才可以设想；这个起始表示：表面在一点上同自身重叠，无论你们把它设想得多么点状。也就是说，表面在这里的一个小点上裂开，并前来覆盖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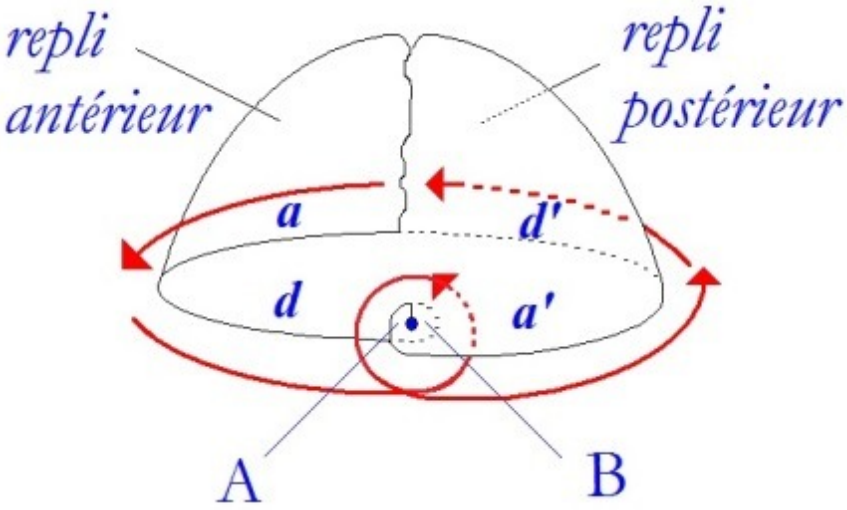


〔b〕

建构过程围绕这一点展开。如果没有它，如果认为这里实行的切口b穿过点孔时并不像其他单圈切口那样绕过点孔，而是像我们可以在环面上设想的切口那样从这里把它切开，那么这幅图会变成什么？它会呈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样子。它会变成如下形态：



它会纯粹而简单地成为图5中表面向前与向后折叠的最简化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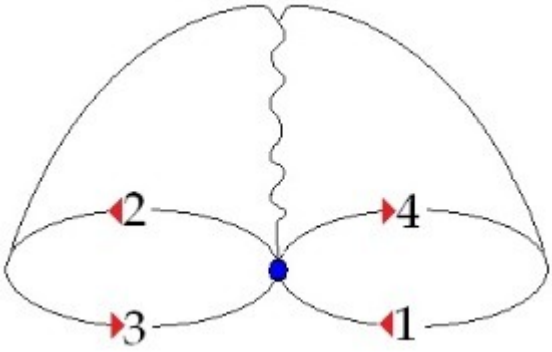


图5

也就是说，你们在图5中看到的东西，以四个线段逐边交错的形式组织起来：线段α同线段α′接合；依照这样画出的切口之连续性，它是编号1的线段，同另一条编号3的线段相接；随后，编号2的线段同编号4的线段相接。

在这里——最后一幅图中——只有两条线段。我们必须把它们设想为彼此贴合，其中一条相对于另一条完全反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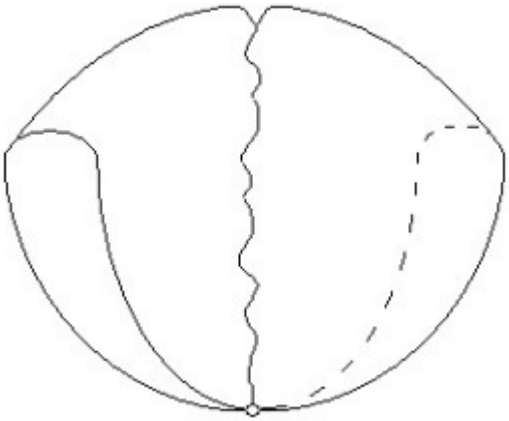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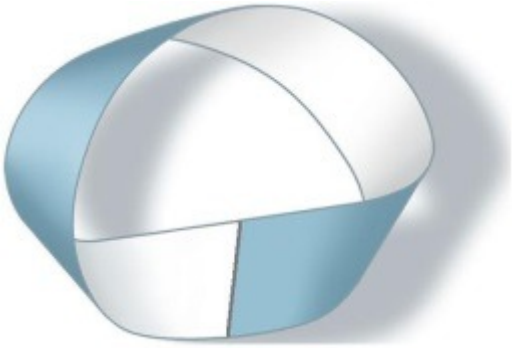
图6

这很难形象化；但一侧朝某方向的东西必须同另一侧朝相反方向的东西接合，这向我们显示了莫比乌斯带纯粹却无法形象化的结构。在射影平面上实行这道单一切口所产生的东西，同射影平面本身的区别在于：你们丢失了它的一个结构元素，把它变成了纯粹而简单的莫比乌斯带；只不过，你们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莫比乌斯带结构中最根本的东西——一条边界。

然而，这条边界对莫比乌斯带完全不可或缺。事实上，在表面理论中——我无法在此作完全令人满意的展开——为了确定亏格、连通数与示性数等属性，也就是构成这种拓扑学意义的一切，你们必须考虑到：莫比乌斯带有且仅有一条边界，它建构在一个孔洞之上。

我说表面是孔洞的组织，并不是为了悖论趣味。因此，这里如果涉及一条莫比乌斯带，就意味着：尽管没有任何地方需要表现孔洞，孔洞

却必须保留下来。为了使它成为莫比乌斯带，你们就要在那里放置一个孔洞。无论它多么微小、多么点状，在拓扑上都会发挥完整边界在你们画出的莫比乌斯带中所发挥的同样功能；也就是说，大致像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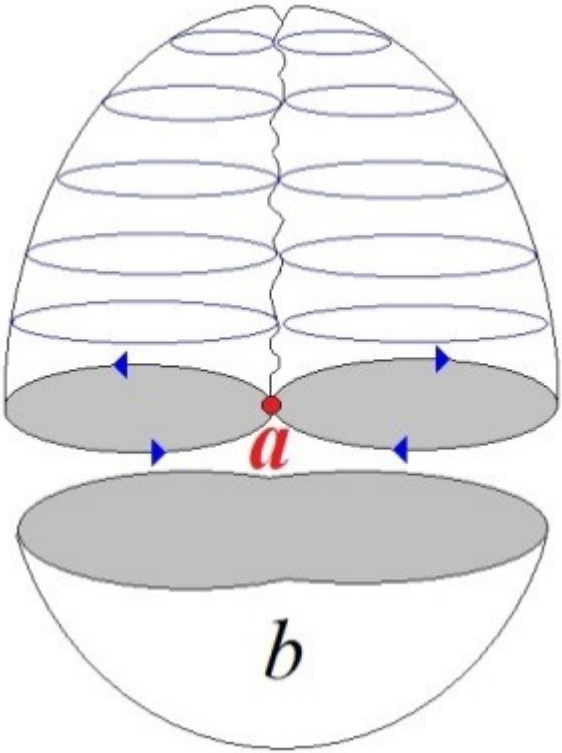
正如我向你们指出的，莫比乌斯带就这么简单。一条莫比乌斯带只有一条边界。沿着它的边界走，就已经绕过这条带子上一切作为边界的部分；事实上，它只是一个孔洞，一种可以表现为纯粹圆形的东西。

把两侧加以强调，并使它们彼此反转后贴合起来，仍然必须以尽可能缩减的形式保存一个孔洞的存在，才能真正得到莫比乌斯带。这确实向我们表明，这个点的功能不可还原。

如果我们试图表述并展示它的功能，把它称为射影平面上表面组织的原点，就会在其中找到一些属性；它们并不完全等同于莫比乌斯带的边界属性，却仍然如此确凿地属于孔洞：如果试图借分割操作、借经过这个点的切口将它消除，至少会以最无可争辩的方式使一个孔洞显现。

这还意味着什么？

为了让这个表面连同自身全部属性一起运作，尤其是像莫比乌斯带那样具有单侧性——也就是一个无限扁平的主体从表面外侧的任一点出发，能够沿一条极短路径、不跨过任何边界，回到出发处的表面反面——为了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所谓射影平面的装置构造中，某处必须有这种这里表现出的底部，无论你们把它设想得多么微小：



装置的底端，也就是未由交错构造的部分，必须留下哪怕再小的一片；否则表面就会成为另一个东西，尤其不再表现作为单侧表面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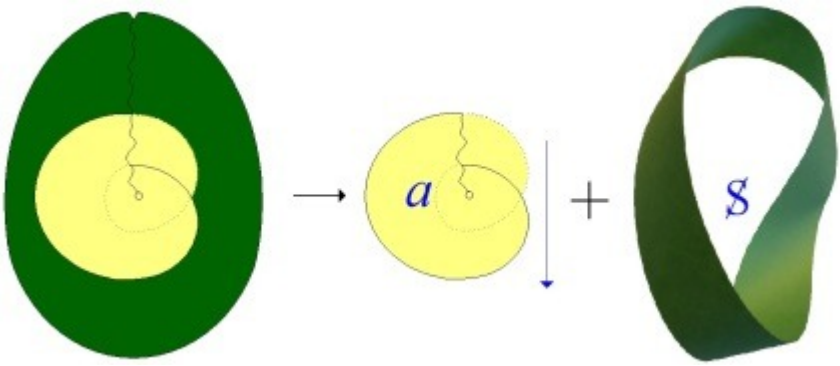
的这项属性。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凸显这个点的功能：不能把交叉帽纯粹而简单地画成沿一条线分成两半，而两个表面在这条线上彼此交错〔a〕。

这里〔b〕必须留下某种越过这个点并围住它的东西：类似一个无论多么缩减的圆周；一个使如此构成之表面的两个上叶可以说彼此相通的表面。它向我们展示了这个点兼具悖论性与组织性的功能。

- 但这使我们现在能够表述：这个点由一道切口的两条边贴合而成；这道切口本身绝不能再次被穿越或切开。

- 你们在这里看到这道切口，正如我为你们图示的那样，它从表面结构中演绎出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倘若任意界定内部与外部，例如在图中以蓝色表示内部、红色表示外部，那么在这个点的一条边上，另一条边会如此呈现；因为它由一道无论设想得多么微小的切口构成，一个表面前来同另一表面叠合。在这道特殊切口中，彼此面对却不接合的，将是外部同内部、内部同外部。

这就是我向你们呈现的属性。人们可以用学究气更重、更形式化、更辩证的方式表达；但在我看来，这种形式不仅足够，而且是必要的，因为接下来才能图示我打算赋予它供我们使用的功能。



我已向你们指出，双重切口〔内八字形〕是第一种能在被界定为射影平面交叉帽的表面中引入分割的切口形式，是实现该表面分割的第一道、最小的切口。上次我已经指出这种分割产生什么结果、意味着什么。我用非常精确的图形向你们展示过，希望你们都已记下；那些图形证明，分割的结果恰好把表面分为：

相关知识卡 交叉帽、内八字切口与不可镜像化的对象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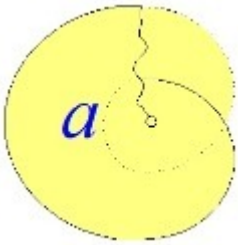
1）一条莫比乌斯带，即如图所示的一种单侧表面：



可以说，它只在自身内部保存了名为交叉帽之表面的一部分属性；恰恰是那一部分尤其有趣且富有表现力的属性：单侧性，以及我从一开始就在让自制的莫比乌斯小带于你们中间传递时所凸显的属性。也就

是说，它是一种偏斜表面；用我们的语言说，它可以由镜像加以区分，因为它的镜像无法同它重合，它由一种根本不对称性所构造。

2）而我向你们展示的这个结构，其全部意义恰恰在于：相反，中央部分是：



我们称作中央部件的东西由双重切口分离出来，却显然携带着名为交叉帽的整个装置之真正结构。可以说，只须观看就能明白；只须设想这里的边以任意方式在视觉所示的对应点上接合，这个射影平面或交叉帽的总体形式就会立即重构。

但经过这道切口以后，显现的是一个具有这种面貌的表面。我想，现在你们对它已足够熟悉，可以把它投射到空间中：这个表面沿一条止于一点的特定线穿过自身。

从图式观点看，正是这条线、尤其是这个点，赋予双圈切口形式以特殊意义；因为我们将依赖它来为S切口(a)〔S◇a〕提供一个表现图式。我们在环面结构层次无法把握这一点，即无法找到某种使我们能够以图式表述欲望结构的东西。我们已经在一种据说使我们能够设想幻想结构的形式中，把欲望结构写作：S◇a。

我们今天不会穷尽这个主题；但会尝试向你们引入：这幅图在其图式功能中具有足够的示范性，使我们能够在所谓射影平面或交叉帽的表面剩余部分中，找到S切口(a)〔S◇a〕——幻想的形式化——与某种铭写其上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剩余，是中央部件〔a〕可说被剜除以后留下的表面。

相关知识卡 交叉帽、内八字切口与不可镜像化的对象a

这是一种可由镜像加以区分、根本不对称的结构；它使我们能够定位主体相对于大他者之不对称的场域，尤其是镜像在其中发挥的根本功能。问题确实在这里：可以说，真正的想象功能在欲望层次介入时，同作为欲望客体和幻想项的(a)具有一种特殊关系。我说“项”，因为有两个：S与(a)，它们由切口功能联结。幻想客体作为欲望功能之项的功能，是隐蔽的。

在当前精神分析通用词汇所谓的客体关系中，最有效、最具作用的东西，受到最彻底的遮蔽。可以说，只要利比多结构带有自恋功能的标记，它就会为我们覆盖并掩蔽客体关系。

自恋关系——次生自恋关系，即同身体图像本身的关系——通过某种结构性东西同根本幻想中的客体关系相连，因而获得全部分量。但我所说的这种结构性东西是一种互补关系：带有一元特征标记的主体同身体图像之间建立某种诱饵式、错误式支撑，因为身体图像构成镜像认同；正因如此，它才同隐藏在自己背后的东西——客体关系、同根本幻想的关系——发生间接联系。

因此有两种想象界，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假的那种只在一种存续中得到支撑，而“自我—认识”的一切幻景都依附于此。我已经引

入“误—认识”这个文字游戏：主体在镜像关系中误认自己。要如其所是地理解镜像关系，就必须把它置于同大他者的关系基础之上；后者是主体的基础，因为我们的主体是话语的主体、语言的主体。

正是通过安置S切口(a)〔S◇a〕是什么……

……相对于作为言说场所的大他者之根本缺陷，相对于言说行为层次上唯一的最终回答，即A的能指、作为普遍见证者却有所缺失的能指；

在某一时刻，它只再发挥伪证者的功能……正是通过把(a)的功能安置在这一失灵点上，并展示主体在这个(a)中找到的支撑……

……它就是我们在分析中所瞄准的客体，同古典唯心主义的客体毫无共同之处，同黑格尔主体的客体也毫无共同之处……

……正是通过以最精确的方式把这个(a)同大他者的匮乏点联结起来……

……这个点也正是主体从作为言说场所的大他者那里接收自身主要标记的点，即一元特征的标记。它把我们的主体同古典思想中认识的透明性区分开来，使之成为完全依附于能指的主体；这个能指是主体被排除到一切能指实现之外的转折点……正是通过从作为幻想结构的公式S◇a出发，展示这个对象a同大他者匮乏之间的关系，我们才看到：当这个客体上升并突然闯入时，一切如何在某一刻退却，一切如何在能指功能中消隐。

这正是我们可以推进的方向，尽管它是我们经验中最受遮蔽、最难表述的区域。因为我们恰恰可以通过自己经验的路径对它加以检验；我们走过的通常是神经症者的路径。这里有一种结构，绝不能把它推到

替罪羊身上：在这个层次，神经症者、倒错者乃至精神病者，都不过是正常结构的不同侧面。

这些讲座之后常有人对我说：您谈论神经症者时，说他的客体是大他者的要求，除非他的要求是大他者的客体；为什么不谈正常欲望？可我恰恰始终都在谈它：

- 神经症者就是正常者，只要大写A的他者对他具有全部重要性。
- 倒错者就是正常者，只要阳具、大写Φ——我们将把它同赋予射影平面中央部件全部一贯性的那个点认同——对他具有全部重要性。
- 对精神病者来说，应在欲望结构中把自身身体安置到它应有的位置并加以区分；自身身体具有全部重要性。

它们只是不同侧面；我将尝试在欲望层次上向你们表述的悖论元素，正通过这些侧面显现。上次我已经给你们一点预示，展示从幻想中浮现的功能何以具有独特性；幻想就是主体在盲点、遮蔽位置上策划并试图产生的东西，而中央部件为这个位置提供了图式。

谈到神经症者、尤其是强迫症者时，我已经向你们指出：在强迫幻想中，对客体的追寻何以是那种不断重新开始、又永远无能为力地摧毁镜像之尝试的真正目标。强迫症者瞄准的正是镜像；他感到镜像阻碍根本幻想实现。

我曾向你们展示，这很好地阐明了幻想层次上发生的事情——不是施虐幻想，而是萨德式幻想。我曾在关于伦理学的研讨班[注1]中，在你们面前、为你们、同你们一起逐字展开它。它实现了一种内在经验，

无法被完全缩减为一种思想努力——即思考主体同自然之关系——之可知框架中的偶然条件；萨德正是通过侮辱自然，尝试界定人类欲望的本质。

> [注1]　参见1959—1960年《精神分析的伦理学》研讨班，1960年3月30日、4月28日。

正是从这里，我今天已经可以向你们引入有关辩证法。倘若我们还能在某处保存知识这个概念，那肯定是在人的领域之外。没有任何东西阻碍我们——无论是实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你们随便怎样称呼的人——认为自然自己认识自己。它肯定有所偏好，并非什么材料都采用。正因如此，近来才给我们留下场地去发现许多别的、甚至古怪的材料——它竟十分古怪地把它们撇在一旁！无论自然以何种方式认识自己，我们都看不到任何障碍。

可以肯定，科学各分支的全部发展，都以一种使知识概念越来越清楚的方式呈现给我们。同自然领域中无论何种手段的同质性，正是同这种科学发展最为陌生、并且越来越陌生的东西。

难道恰恰不是这一点，使我们今天如此有必要推进到欲望结构中——我们的经验每天都真实而实际地使我们感觉到它？无意识欲望的核心及其可说的定向与磁化关系，相对于人类误认的一切悖论绝对居于中央。其第一项基础难道不在于：人类欲望在根本上是一种“非宇宙的”功能？

正因如此，当我试着为你们构造这些造型图像时，你们也许觉得自己看到古老想象技术被重新拿出；我曾教你们在柏拉图那里以球面的形式阅读这类技术。你们可能会这样想。

这个双重点、这个菱形符号向我们表明：真正的动力就在这里受到圈定，也就是可能同实在之间的关系。古典逻辑长期追逐的全部魅力与诱惑、形式逻辑——我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真正的兴趣点，就在于它所预设又排除的东西，那确实是它的枢纽点：不可能之点，因为它就是欲望之点。我还会回到这里。

因此，你们也许会说，我此处解释的一切都只是先前论述的延续。请允许我使用这个公式：这是些"Theo的玩意"；归根结底，我们应当给这个上帝一个名字。我们多少过于浪漫地反复咀嚼这句宣告：说上帝死了，仿佛我们完成了一桩漂亮勾当。

有上帝，也有众神。我已经告诉你们，其中有些完全真实；误认它们的现实性会是错误。我们无法回避有关之神的问题，因为那是我们的事情，是我们必须表明立场的问题。为了区分词项，并呼应贝克特有一天把他称作戈多，为什么不以真名称他：至高存在？如果我没记错，罗伯斯庇尔的女友恰好以此为专名：我想她叫卡特琳·泰奥。

可以肯定，分析阐明的整个部分——直截了当地说，弗洛伊德那里父亲的全部历史——都是我们在某个场域中对Theo功能作出的根本贡献。这个场域恰好以双重切口的边缘为界，因为正是双重切口决定了幻想在理论与实践中的结构化特征和根本核心。

如果能表述某种东西，来衡量Theo的领地——既然我们花如此多力气处理它们，它们显然并未被完全削减，也并非不可削减；只不过近来我们可说正在丢失其中的灵魂、汁液与根本。人们不再很清楚该说什么；这个父亲似乎逐渐消融于一团越来越远的云雾，同时又使我们实践的意义出奇地悬而未决。这里确实有某种历史相关物；当问题在于

界定我们在自己领域中处理的东西时，唤起它绝非多余。我认为时候到了。

时候到了，因为在我们实践的演进中，一个特定区域已经以无数具体化、得到表述、临床和实践的形式显现出来；它不同于把同大写A的他者之关系看作我们在无意识中找到其基础的全部经验之根本与结构性关系。

但它的另一极具有我方才所谓互补的全部价值：

- 没有它，我们就会漂泊；我的意思是，我们会以一种退却和放弃的方式，回到神学时代的伦理；

- 我曾使你们感受到这种伦理的起源；在柏拉图对话录为它们保存下来的原初清新中，它们当然仍保有全部意义与价值。

柏拉图之后，我们看到的岂不是下述东西的提升？它如今以一种积满灰尘的区分延续——竟然还能在分析家的笔下找到，实在令人愤慨——也就是“主体自我”与“客体自我”之分！

不如对我谈骑手和马、灵魂与欲望的对话。但恰恰正是这个灵魂和这个欲望的问题，是在问题本来只关乎欲望之时，把欲望推回灵魂；简言之，就是我去年在《会饮》中向你们展示的一切。我们要看见自己能为此带来的更根本的澄清：欲望并不位于某一边。

如果欲望看起来是柏拉图如此哀婉、如此动人地描写的那种无法驾驭之物，而高贵灵魂注定要支配并俘获它，那当然是因为其中存在一项关系。但这项关系是内在的；把它分开，恰恰就是沉溺于一个诱饵。

这个诱饵取决于灵魂的图像；它无非是我方才所界定、稍后还会回到的次生自恋中央图像。它只作为通向欲望的入口发挥功能——一种诱骗性的入口，但终究是入口，而且就此而言具有方向。

柏拉图肯定并非不知道这一点。正因他把它掩蔽起来，他的事业才显得更加古怪地倒错。我会向你们谈到阳具的双重功能；它使我们能够把阳具视作可说的外翻与“外散”之共同点——请容许我造出这个同“汇聚”相反的词。如果我认为自己可以向你们表述阳具一方面在幻想之S层次的功能，另一方面在它为欲望认证的(a)层次的功能，事情就是如此。

今天我先向你们指出，这个悖论同图4的图式本身相近：这里唯有这个点保证被如此切出的表面具有单侧表面的特征，却又完全保证了这一点，真正使S成为(a)的切口；但不要走得太快：毫无疑问，(a)反过来也是S的切口。

我们在这种只有我们才加以界定的客体性或客观性中所瞄准的那类实在，对我们而言真正是统一主体的东西。我们在苏格拉底同阿尔喀比亚德的对话中看到了什么？把这个被热烈礼赞推上顶峰的人比作一个盒子，又是什么意思？

只要人懂得为自己制造客体，这种奇妙盒子就始终到处存在；它表现了对人而言的中央客体，也就是根本幻想的客体。阿尔喀比亚德说，它装着什么？ἄγαλμα〔agalma〕！我们开始隐约看见，这个ἄγαλμα同赋予对象a以重音和尊严的中央点，必定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但事实上，在客体层次必须把事情倒转。这个阳具的构成如此悖论，以致我们必须始终仔细分清什么是包裹功能、什么是被包裹功能。我

认为，阿尔喀比亚德在《会饮》结束时发出呼唤，他寻找的东西反而位于ἀγαλμα的核心。只有我们才有能力读出这一点——尽管它十分明显——因为他所寻找、跪拜并无耻呼唤的是什么？是作为欲望者的苏格拉底，他想得到苏格拉底对此的承认。

在ἀγαλμα的核心，他从客体中寻找的东西表现为纯粹的ἐρῶν〔erōn，欲望者〕；因为他不是想告诉我们苏格拉底可爱，而是想告诉我们：他在世间最渴望的，是看见苏格拉底正在欲望。

欲望客体自身核心中这项最根本的主体卷入——我想你们终究能稍微认出它，只因为可以把它放回“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这个旧抽屉——正是我们将能够更加精确标出的东西。

我们看到，组织它的是阳具这种点状而居中的功能。在这里，我们遇到那位古老的魔法师，无论是否正在腐烂[注2]，他无疑仍是魔法师，是某个对欲望有所知的人。他把我们的阿尔喀比亚德打发走，对他说什么？叫他关心自己的灵魂、自己的自我，叫他变成他并不是的东西——一个神经症者，几个世纪以后成为Theo之子。

> [注2] 参见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腐烂的魔法师》原注链接。

为什么？苏格拉底为什么这样回绝一个像阿尔喀比亚德一样令人赞叹的人？因为显然，正如我相信已经在你们面前表明的，ἀγαλμα就是阿尔喀比亚德；而且纯粹而显然地，阳具也是阿尔喀比亚德。只不过，没有人能够知道他是谁的阳具。要以这种状态成为阳具，必须具有某种质料——他当然并不缺乏——而苏格拉底的魅力在这方面对阿尔喀比亚德毫无把握，这一点毋庸置疑。

它穿过随后几个世纪，从神学伦理走向这个封闭而成谜的形式；然而，《会饮》从出发点便连同一切必要补充向我们指出：阿尔喀比亚德呼唤特殊客体核心中的欲望者时，无非是相对于我称作“根本蠢货”的人，显现在一种肆无忌惮的诱惑位置上。柏拉图把此人以“善”本身的专名——阿伽通——加以标记，使讽刺达到顶点。在他的辩证法中，至善没有别的名字。

这里难道没有某种东西，已经足以表明我们的研究毫无新奇之处？它回到出发点，以便这一次理解从那以后发生的一切。

第25课 · 1962年6月20日

本学年即将结束。我围绕认同所作的论述当然无法穷尽它的场域；对此，我也不觉得自己辜负了你们。

事实上，在开始时，有人不无根据地担心：我选择的主题似乎会容许“一切都在一切之中”，甚至让它成为我们的工具。相反，我一直努力向你们展示依附于此的结构严密性。我从弗洛伊德所区分的第二种认同模式出发；我相信，不必虚假谦逊地说，我如今已经使你们所有人都无法在一元特征的功能以外思考它。

自从引入内八字形的能指以来，我所在的是第三种认同模式的场域；在这种认同中，主体把自身构成为欲望。我们此前的全部论述使我们不至于误认：对人而言，欲望场域只有从大他者的功能出发才能设想。人的欲望位于大他者的场所，并恰恰在那里构成为这种原初认同模式。弗洛伊德教我们以经验方式把它区分出来——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这一点上的思想是经验主义的——它以我们临床经验中给出的形式显现，尤其显现在癔症这种极其清楚的欲望构成形式中。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三种认同与《研讨班 IX》的重排

仅仅说“有理想认同，随后又有欲望同欲望的认同”，当然足以对事情作初步清理——你们应当看得出来——但弗洛伊德的文本并未停在那里。它已经在弗洛伊德第三地形学的主要著作内部，向我们展示客体——这里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欲望客体——同理想本身之构成的关系。

他在集体认同的平面上展示这一点；这里归根结底像是一个经验的汇聚点：特征的一元性——我的意思是我所谓的一元特征——反映于充当模型之人的独一性。这个模型在一种集体现实秩序的构成中发挥功能；可以说，那就是一个有头、有领袖的群体。

这个问题无论多么局部，无疑仍为弗洛伊德提供了最佳场地：当他在第三地形学层次阐发这些事情时，可以亲自把握某种汇集三种认同形式的东西；对他来说，这并非以结构方式实现，而是依附于某个具体的汇聚点。

第一种形式——到本学年论述终点时，它归根结底仍会停留在边缘——既被安排为第一种，也是最神秘的一种，尽管表面上最早被带到分析辩证法的光照之下。它就是对父亲的认同；它存在于群体中对领袖的认同这个模型里，仿佛受到牵涉却又完全没有受到牵涉，完全没有以它的总体、完整维度包含在内。

事实上，对父亲的认同把某种东西带进问题：它同一次严格说来历史性的冒险传统相连，甚至达到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同历史本身认同的程度。这打开了一个场域；今年我们甚至没有想到把它纳入关注，因为那会迫使我们全部被它吸收。

若首先以第一种认同形式为对象，就会使我们围绕认同的全部论述卷入《图腾与禁忌》的问题。这部作品对弗洛伊德具有驱动作用；完全可以说，对他而言，它就是所谓die Sache selbst，即事情本身。也可以说，它会在黑格尔意义上始终如此：对黑格尔而言，die Sache selbst，即作品，归根结底是证明一个主体值得存续的一切、主体在其中值得存续的一切；这个主体曾经是什么、活过什么、受过什么苦，都无关

紧要，只有这种根本外化——由他开出一条道路的一部作品——才是人们真正注视、而作品也唯一想保留下来的东西：意识的运动现象。

从这个角度看，确实可以说，如果弗洛伊德的遗产应当局限于他的作品，我们不把它同《图腾与禁忌》认同反而会是错误。我今年持续进行的认同论述构成了一套操作装置；我想，你们如今只能算刚开始使用它。甚至在实践检验之前，你们也能估量它的重要性；对于当前一切要求得到迫切表述的东西，尤其是幻想，这套装置必定具有完全决定性的意义。

我希望强调：这是一个根本的预备阶段，绝对要求严格意义上的教学先行性；只有如此，才能恰当地表述我们的裂隙、缺陷和损失——我们正因为它们而无法以最低限度的恰当性参照父亲功能。我确切暗指的是可称作“1962年的灵魂”的东西；这一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出版了两本书：《图腾制度》与《野性的思维》。

我相信，没有一个分析家读过它们而不同时感到——对追随这里教导的人而言——更加坚定、更加安心，并从中找到补充。当然，列维-斯特劳斯可以自由地扩展到一些我在这里仅能暗示的场域，以展示可以说属于文化的一切事物中，能指构成具有何种彻底性质；尽管他也强调，这并非划出一个边界绝对的领域。

但与此同时，在他对分类模式如此切中肯綮、如此穷尽的考察中——可以说，野性的思维与其说是分类的工具，不如说是分类本身的效应——图腾的功能似乎被完全缩减为这些能指对立。可是很清楚，如果我们分析家不能在这里引入某种同这项论述处于相同层次的东西，也就是像它一样引入一种逻辑，这一问题便只能以不可穿透的方式得到

解决。我今年已经把这套欲望的逻辑、欲望客体的逻辑之工具交给你们；我指出了一套装置，使我们能够把握某种若要有效、便只能自始就是逻辑之真正动力的东西。我指的是逻辑在自身进展的历史中，作为向思想开启某种东西而被感觉到的地方。

尽管如此，这个秘密动力仍可能受到掩蔽；逻辑曾使这个世界——一个不可小觑、被称作思想世界的世界——的运动朝某一方向发生关联并受到牵涉。这个方向虽然离心，却仍由某种同我们此刻关注的一类客体相关的东西决定。上次我把“这个点”、也就是Φ点界定为以一种新方式限定客体的涵摄圆；在本学年离开你们之前，它使我们来到必须设立Φ点之功能的门槛。我已经告诉你们，这个点具有含混性：不仅在S与(a)的中介中如此，而且在幻想〔S◇a〕中二者彼此内在的构成中也是如此；不是像反面等价于正面，而是如我所说，一个反面同正面会是同一东西：

- 从欲望出发，认出人类欲望客体是什么；
- 认出为什么在欲望中，主体无非就是这个客体的切口。

个体历史——这个个体只被包含在其中的言说主体——如何被这个秘密的、也许最终永远无法通达的点定向和极化？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倘若必须同弗洛伊德一道承认原初压抑（Urverdrängung）的不可还原性，就必须承认他在《梦的解析》[注1]中所说的那个“梦中欲望的脐点”存在。在评估我们用来分解这个核心现象各个侧面的词项时，不能省略它的功能。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446页：“即使得到最充分解释的梦，也常保留一个晦暗点；人们在那里注意到一

> 个无法解开的思想之结，但它也不会给梦的内容增添更多东西。这就是梦的‘脐点’，梦在这里同未知相连。”

相关知识卡 梦的脐点：不可穷尽的未知点

正因如此，在回到临床之前——临床总是太容易使我们重新落入一些真理的车辙，而我们很乐于让这些真理保持遮蔽状态——我们不应马上去问：对神经症者、倒错者或精神病者而言，欲望客体是什么？

问题不在这种抽样和色彩多样性，因为它只会使我们丢失有意思的牌。“成为你所是”，古典传统的公式这样说。这或许可能，却是一厢情愿。可以肯定的是：你会成为你所误认的东西。主体误认欲望命运在其间展开的词项、元素与功能的方式——因为欲望的某个词项在某处以揭露形式向他显现——正是我们所称的神经症者、倒错者和精神病者各自成为正常者的方式。

精神病者在他的精神病中、而非别处是正常的，因为精神病者在欲望中同身体打交道。倒错者在他的倒错中是正常的，因为在其多样性中，他同阳具打交道。而神经症者之所以正常，是因为他同大他者打交道，也就是同大他者本身打交道。

他们正是在这点上正常，因为这三者是欲望构成的三个正常项。当然，这三个项始终都在场。此刻问题不在它们如何存在于某个此类主体中，而在它们如何存在于理论中。正因如此，我无法沿直线推进：每走一步，我都需要同你们重新确定位置。这倒不完全是为了确保你们理解我。有人不时问我：“您如此在意别人理解您吗？”这是我在分析中听到的好话。当然在意！但困难在于，我们这里论述的那类必然性，是要让你们看见：在这项论述中，你们也被包含在内。它正可能由此具有欺骗性，因为无论如何你们都被包含在内。

错误只能来自你们设想自己怎样被包含其中。昨天早晨，在停电罢工尚未开始时，我读到我的一位学生[注2]关于幻想的论文，颇受触动。天啊，写得不坏。当然，他还没有把我所说的装置投入运作；但即使只是汇集弗洛伊德以绝对天才方式谈论幻想的段落，也已经如此……

> [注2]　塞尔日·勒克莱尔：《精神分析中起作用的要素》，收入《分析笔记》，第5期，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年，第7—40页。

人们不禁会问：当后来一切可说由这些开启所制约的东西都还不存在时，最初表述从哪里获得了这样的切中性，以至如今仍仿佛带着我试图从事物中分离出的那个菱形符号本身的印记？

这种从身体内部让自身被感觉到的驱力、这些完全由拓扑优先性构成的图式，重音只在这里：如何界定从外部到来与从内部到来之物怎样运作？所谓分析共同体的心态必须具有何等不可思议的平庸倾向，才会相信这里参照的是所谓生物学审级！

我并不是说，一个身体、一个活体——我没有开玩笑——不是生物学现实。但在弗洛伊德拓扑学中使身体作为拓扑运作，并从中看到某种同驱力功能一样彻底、始创、共延的生物主义，恰好构成了所谓误读的全部幅度和整个裂口。这种误读在事实中绝对明显：无须提醒，截至另行通知——也就是我们等待生物学接受修订以前——分析道路没有产生过任何生物学发现，甚至没有产生过生理学或感觉学发现。“感觉学发现”指一种感觉方面的发现，也就是人们可能从感受事物的方式中发现的新东西。

误读是什么，非常容易界定：在弗洛伊德那里，驱力同身体的关系处处带有拓扑标记。它作为参照、作为方向观念，同生物学研究的发现

并不具有相同价值。可以肯定，当弗洛伊德勾勒第一地形学时，哲学世界的共识甚至还未勾勒出“身体是什么？”这个观念；你们知道这一点。

此在（Dasein）的整个概念后来才出现；它被建构出来，为我们提供一种关于身体是什么的原初观念：身体作为一个“那里”，构成某些在场维度……我不再为你们重做海德格尔，因为我之所以谈到他，是由于你们很快会拿到那篇我说过很容易读的文本[注3]；你们会逐字理解。无论如何，我们如今如此轻易地阅读它，正说明他投入事情潮流中的东西确实已经流通起来……这些在场维度无论如何称呼：共在（Mitsein）、这个在那里存在，还有你们随便要说的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所有如此不同、如此有别的世界性。因为问题恰恰是把它们同空间区别：宽、长、深（latum，longum，profundum）；人们很容易向我们表明，后者只是客体的抽象。而且，在我今年开篇讨论的笛卡尔那里，它本来就是这样提出的：客体作为自存者的抽象，也就是已经被安排在一个世界中；这个世界不只是连贯性和一贯性的世界，而且从中剜除了作为欲望客体的客体。

> [注3]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前引书。

是的，这一切在海德格尔那里以令人赞叹的方式闯入我们的精神世界。请允许我告诉你们：如果有人应当对此丝毫不满足，那就是精神分析家，也就是我。

这种无疑富有启发性的参照——请不要以为我在试图贬低问题——我愿称作“工匠式实践”。它是用具客体的基础，并以最高程度揭示接近和远离等如此细致地区分出的最初在场维度；这些维度构成世界最初

的轮廓。海德格尔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父亲是一名制桶匠——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这一切当然向我们揭示某种在场高度相关的东西。如果追问一切工具的共通之处——原初的勺子、最早从事物流中舀取并拿走某物的方式——同能指工具有什么关系，我们会更加热切地抓住它。

但归根结底，对我们来说，一切不是从一开始就偏离中心了吗？如果弗洛伊德带来的东西——即一切客体构成的核心都有利比多——具有意义，那么它就意味着：利比多不只是我们在世界中的实践性在场之剩余；后者是一贯的主题，也是海德格尔带回来的主题。

因为，如果操心（Sorge）就是忧虑和操持，是人在世界中的在场之特征，那便意味着：当操心稍稍放松，人们就开始做爱。如你们所知，这正是某个人的教导；我在此毫无顾忌、并怀着论战精神选中他，因为他是朋友：亚历山大先生。

亚历山大先生[注4]在美国精神分析学会所谓理论讨论的那场略微嘈杂的合奏中，倒也占据着非常体面的位置。他完全有资格占据它，因为很明显，在一个像美国精神分析协会这样重要并得到正式建制的学会中，若竟然可以排斥某种真正同一个确定的所谓文化区域之理想与实践如此吻合的东西，就未免太过分了。

> [注4] 弗朗茨·亚历山大：《精神分析原理》，帕约出版社，2002年。

但无论如何，很清楚：哪怕只是勾勒一种理论，把利比多运作看作由某种能量的剩余部分构成——无论我们怎样对它分类，是生存能量还是别的——都绝对否定了我们作为治疗者之功能的全部价值；不仅否定其认知价值，而且否定我们所界定之功能及其目标的存在理由。

总体而言，在实践上我们确实很容易满足于把人们带回他们自己的事务；这当然很合我们的意。但可以肯定，即使把这种结果标记为治疗成功，我们至少知道，两种情况必居其一：

- 要么我们是在一切严格意义上的分析道路之外做到它；于是事情核心中原本出了毛病的东西——问题就在这里——仍然继续出毛病；

- 要么我们之所以达到结果，恰恰因为——这只是人们教给我们的入门常识——我们没有试图以任何方式把事情料理妥当，而是瞄准别处：瞄准那个出毛病的、触及中央利比多之结的东西。

正因如此，一切可以从适应意义上认可的结果……请原谅我在这里绕道谈些老生常谈；不过有些老生常谈终究必须提醒，而且以某种方式提醒时，它们有时显得不那么平常……一切治疗成功，也就是把人们带回其操心（Sorge）、其鸡毛蒜皮之安适，对我们而言始终或多或少是权宜之计、托辞，也可以说是一种挪用。

事实上，更严重的是：我们明知自己的这种行动——我们偶尔可以把它夸作成功——通过同结果无关的道路实现，却禁止自己做得更好。借助这些道路，我们只在一个它们并不直接涉及、至多通过反响涉及的互补场所作出一些修补；最多只能这样说。

我们何时真正把主体重新安置进他的欲望？这个问题是向在座有分析家经验的人提出的，当然不是向其他人。一次分析的结果是否可以设想为使主体“进入欲望”，就像人们说进入恍惚、发情或宗教状态？

正因如此，我才容许自己在一个局部的、归根结底唯一具有决定性的点上提出问题——因为我们不是使徒：当问题涉及分析家时，这个问

题是否值得保留下来？至于其他人，所提出的问题是：分析家的欲望是什么，以至他能够存续并坚持在这个悖论位置中？

归根结底，很清楚，我绝非希望分析的效应去同那些神秘教派自古以来实现的效应汇合。它们著名的操作无疑具有欺骗性，常常可疑，至少多数时候如此；我并不特别要求你们对此感兴趣，只须把它们定位为占据这样一个总体位置：把主体带到一个无非就是其欲望场域的场域。

直截了当地说，上周末我经过一连串兜转，试图理解穆斯林神秘技术中几个词的意义，于是重新翻开自己从前像所有人一样接触过的这些东西。谁不曾稍稍看过那些难以消化、令人昏昏欲睡的印度教书籍，或某种禁欲修行的哲学？它们用陈旧、通常不被理解的术语交给我们；我甚至会说，转述者越蠢，反而理解得越好！

正因如此，英国人的研究最好。尤其不要读德国人的研究，我求你们了；它们聪明得过头，立刻就变成叔本华。

此外还有勒内·盖农；我之所以谈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奇特的几何轨迹。从你们的笑容数量，我看出罪人有多大比例！我向你们保证，在我也属于其中的本世纪初——不知道现在是否仍如此，但看起来你们并不陌生这个名字，所以大概还在继续——整个法国外交界都把这个傻瓜勒内·盖农当作自己的思想导师。你们已经看到结果！

他的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翻开后让人找到真正可做的事，因为他始终说的是：事情必须闭环。这大概有一种绝对不会熄灭的魅力；结果是，各种大概无事可做的人——正如白里安所说：“你们很清楚，我们

没有外交政策，因为外交官必须待在一种略微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借此得以留在自己的小壳里。

简言之，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把你们引向印度教。不过，我恰好不能说是在重读印度文本，因为从未读过；而且正如我告诉你们的，从一开始它总是非常令人失望。但我刚重新看到一些更容易理解的穆斯林神秘技术材料，它们由一个聪明得惊人、尽管显出一切疯狂表象的人转录并并置；此人名叫路易·马西尼翁。我说的是“表象”……

在阐明这些词项时，他参照觉智（buddhi），凸显其作为终点项的功能……我的意思是说，在印度禁欲修行所追求的解脱之前，它是需要跨越的倒数第二道门槛[注5]。他赋予觉智以客体的功能——它的含义正是如此；当然，除马西尼翁的这篇文本外，任何地方都没有写明。他在那里发现觉智同什叶派神秘主义中的曼苏尔[注6]等价……客体的功能是这种专注不可或缺的转折点，以便用隐喻词语抵达有关的主体实现；后者归根结底无非是通向我们可径称为“欲望者”的欲望场域。这个欲望者是谁？

> [注5] 阿特曼、觉智、菩萨、佛陀。
>
> [注6] 阿布·阿卜杜拉·侯赛因·曼苏尔·哈拉智，伊斯兰神秘主义殉道者，公元922年3月27日（伊斯兰历309年）在巴格达被判死刑并受刑。被遗忘的哈拉智文本由路易·马西尼翁重新发现；他也是首位把这些文本译成欧洲语言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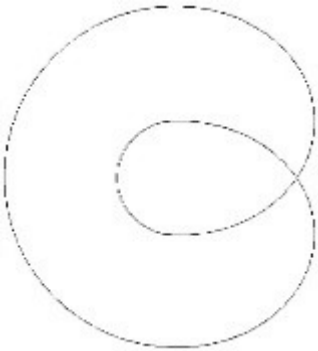
当然，已然建制完备、我上次称作Theo之领域的司祭们会包围这个欲望者；由此自然产生一切宗教对神秘禁欲修行的怀疑、排斥与硫磺气味。无论如何，在这个可以称作内卷完成、主体被承负进客体的阶段，两者的关系已得到表述。神秘技术选择客体的次序本来极为任意；可以是一个女人，也可以是玻璃瓶塞。在我看来，这同S◇α公式

完全吻合。面对各种临床形式，它是我们能够达到的最简单的既定形式化；换言之，为解释其效应的含混性，必须依照我们能够建构的方式预设这个中央点的结构——“建构”这个词来自弗洛伊德——而且我们必须这样建构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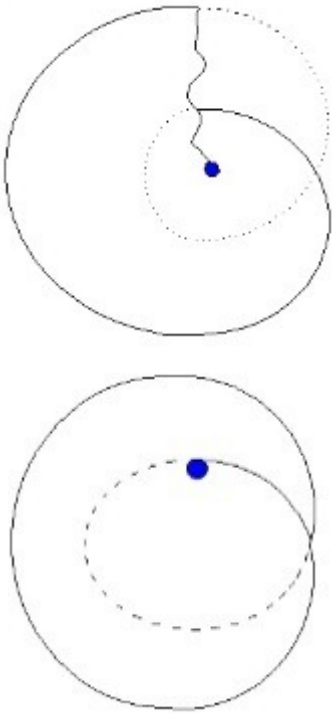
我方才提到、昨天早晨读过的论文[注7]，试图重新处理我很久以前讨论过的一章——事情终究需要消化——也就是尤其依据幻想结构重新考察狼人的结构。论文把问题圈定得很好。不过，同我在把近期装置带给你们以前所作的初步表述相比，它没有取得多少推进；但它向我标明你们究竟跟随我到了哪里，也让我能够向你们展示有待跨越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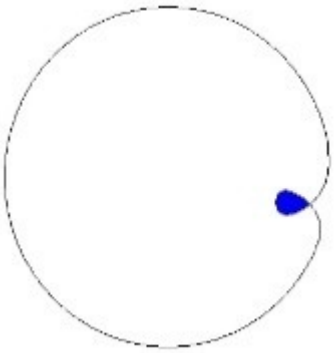
> [注7] 塞尔日·勒克莱尔：《精神分析中起作用的要素》，参见前注2。

那么，让我们重新拾起这篇论文，只为标出一点——这并非批评。还可以做许多别的工作；你们也需要读到这篇论文，它应当得到传播，我认为这很可取。客体的逻辑定义，我在这里容许自己称之为拉康式——因为这同谈论令人憎恶的拉康主义不是一回事——即欲望客体的逻辑定义；这个客体的逻辑功能既不取决于……这就是小圆形之新颖性所标示的东西：



我教你们圈定这个圆形，告诉你们：它本质上由这个点的在场构成；这个点可以位于它的中央场域〔1〕，也可以位于这个场域的边界〔2〕，甚至位于这里〔3〕。作为这个场域的最终缩约，这三种情形完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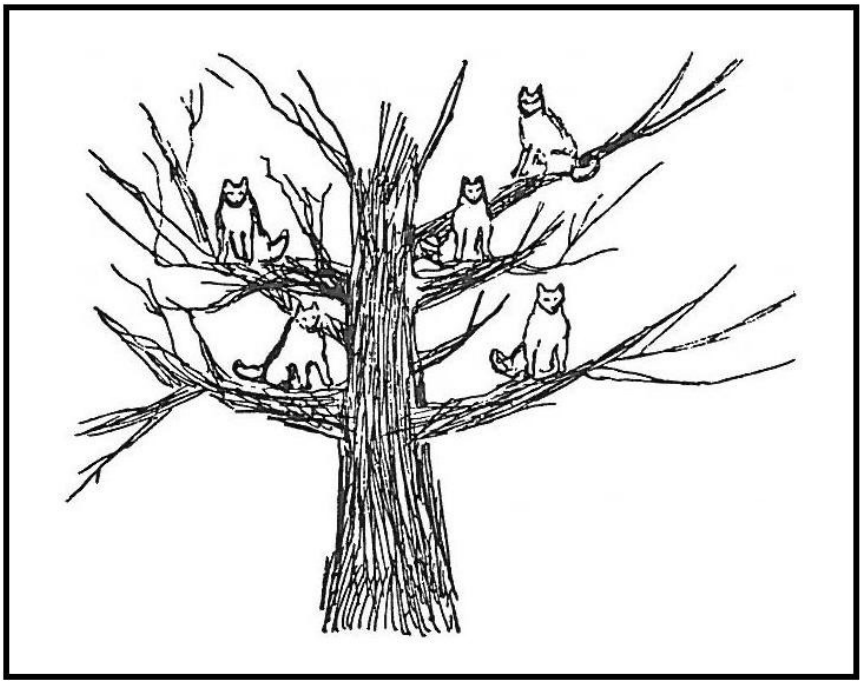




〔1〕　〔2〕　〔3〕

……它的逻辑功能既不取决于外延，也不取决于内涵；因为若能用“外延”标示某种东西，它的外延就取决于这个点的结构化功能。这个场域越可说呈“点状”，效应就越多；而且这些效应可说是倒置效应。依照这项原则，弗洛伊德对狼人幻想[注8]的再现不会造成问题。你们知道那棵树、那棵大树，还有栖在树上的狼——它们根本不是狼。图中有五只，而别处却说是七只。

[注8]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狼人》，收入《五大精神分析案例》，前引书。



如果我们需要一幅示范图像，来说明位于场域边界〔2〕的(a)是什么，那么它就在这里：它的阳具彻底性以一种可通达的奇点显现，而它只能在一个地方向我们显现，也就是当它接近或能够接近外部场域〔3〕、可被反射之物的场域、对称性可以容许镜像错误的场域时。

因为很清楚，处于他面前的东西当然不是狼人的镜像；然而它又恰恰是主体作为原初场景而经历之时刻的图像。我们很早就已经标明这一点，所以对我所说论文的作者而言并非新发现。

我的意思是，这就是面对这个场景的主体结构本身。也就是说，面对这个场景，主体使自己成为观看的狼，并使自己成为五只观看的狼。在这个圣诞之夜突然向他敞开的，是他自己在根本幻想中之所是的回

返。当然，有关场景本身受到遮蔽——稍后我们会回到这层帷幕。母亲张开的双腿中，他只看到一个像蝴蝶翅膀拍动的V，或者钟表时间的罗马数字V；那是炎热夏日的五点钟，相遇似乎就发生在那时。

但重要的是，他在幻想中看到的，是S自身作为(a)的切口〔S◇a〕。这些(a)就是狼。我今天谈到它，是因为在一段困难、抽象的论述旁边——以我们剩下的时间，我已经不指望把它推进到全部最终细节——这个欲望客体在此以一种让我能立即通向具体结构元素的方式得到图示。本来可以用更具演绎性的方式向你们阐述，但我没有时间，所以从这里经过。

作为欲望客体的这个非镜像客体，可以位于与主体图像相关的边界区域。为了说得快些——尽管有造成混淆的风险——我们可以说，它位于大他者构成的镜中；或者说，位于大他者展开的空间中，因为必须拿走这面镜子，除非把它变成一种大概并非偶然被称作“女巫镜”的镜子。我指有某种凹度、内部含有若干同心小镜的镜子；大镜中有多少小镜，你们就会看到自己的图像被反射多少次。

这里发生的确实正是这件事：幻想中在场的东西，也许只有通过我们经验的道路才能界定并通达；也许也可以通过我方才暗示的那些经验道路——我不知道，也不太关心——它具有欲望客体的本性。

这很有意思，因为它是一项逻辑参照：由欧拉圆标记并圈定的客体，是所谓“类”这项功能的客体。我会向你们展示它同剥夺功能之间紧密而结构性的关系；我指自己表述为剥夺—挫折—阉割的三个词项中第一个。只不过，剥夺的真正功能受到彻底遮蔽……

尽管人们可以接近它：我正是从这里出发，为你们画出全称命题与特称命题的图式。请记住，我曾说：“所有教师都有文化”〔参见上文1月17日〕；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一个教师。即使如此，这件事始终为真。剥夺作为一元特征、作为类之功能的构成者，其动力已经在这里得到充分标示。

但这正是辩证法、辩证理性的功能；尽管列维-斯特劳斯先生[注9]认为它只是分析理性的一个特例，也只好请他见谅：辩证理性恰恰只能从自身得到阐发的阶段出发，来把握自身的野生阶段。这并不是说，类的逻辑就是欲望客体逻辑的野生状态。

> [注9]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325页。

如果人们能够建立类的逻辑——我会请你们把下一次会面用于这个对象——那是因为存在一个遭人拒绝的、通向欲望客体逻辑的入口。换句话说，只有在阉割的光照下，才能理解剥夺主题的丰饶性。

在我澄清我们道路的当前阶段，一切都使我这样想：今天我只想指出一种自己早已辨认的功能，并把它作为能指在人类生命中最具决定性、甚至最残酷之影响的范例向你们展示。我曾告诉你们，嫉妒、性嫉妒要求主体懂得计数。我在某家动物园[注10]为你们描绘的那个小狮群里的母狮，显然并不彼此嫉妒，因为它们不会数数。

> [注10] 参见1956—1957年《客体关系》研讨班，1957年3月20日。

我们在这里亲手触及某种东西：在欲望层次构成的客体，也就是不依据剥夺、而依据阉割发挥功能的客体，很可能只有这种客体才真正具有数性。我不确定这足以肯定它可数；但当我说它具有数性时，意思

是它把数作为一种质随身携带。究竟是哪个数，无法确定：图中有五只，文本中有七只；但无关紧要，它们肯定不是十二只！

当我冒险给出这类提示时，什么使它成为可能？在这里，我像作一项冒险解释时一样安稳：我等待回答。我的意思是，向你们指出这种相关关系，就是请你们注意呈现在你们面前的材料中一切可能确认或否证它、而你们可能放过的东西。

当然，你们可以相信，我已经把欲望客体这个客体范畴同计数之间的关系之地位再推进了一点。但我之所以在此如此安稳，是因为可以给自己时间，只告诉你们我们稍后会重新讨论；与此同时，向你们指出一个由你们重新拾起便能照亮某些事实的标记，依然完全正当。

无论如何，在弗洛伊德笔下，我们在这个层次看到的是一幅图像：他告诉我们，主体的利比多从经验中迸裂而出，zersplittert, zerstört——劈裂、摧毁。我的亲爱朋友勒克莱尔不读德语；他没有把德语词放在括号中，我也没时间去核对。这同splitting即劈裂是同一件事。幻想中显现的客体带有我们曾多次称作主体劈裂的印记。

我们在这里发现的，确实位于界定欲望客体的拓扑空间本身中：这种内在的数很可能只是构成该场域的始创时间性的标记。双环的特征就是可说的彻底重复；它的结构中包含“绕行两圈”这一事实，而这个“绕行两圈”构成的结正是问题所在。

这既是时间的、也是时间性的元素；因为展开的时间如何成为我们论述所嵌入的日常用法之一部分，问题归根结底仍然开放。但它也是一项根本词项；在这里构成的逻辑正是借此同形式逻辑真正区分开来——后者的声望一直完好无损地维持到康德。

问题就在这里！既然形式逻辑对我们而言显得绝对“死寂”，它的声望来自何处？这项逻辑的全部声望，都在于我们自己把它缩减成的东西，也就是字母的使用。主体和谓词的小写a、小写b以及彼此包含，一切都在这里。

它从未给任何人带来任何东西，从未让思想取得哪怕最小进展，却作为我们所得到的少数思想力量范例之一，迷惑了人们几个世纪。为什么？它毫无用处，却本可以有用。只须像我们正在做的那样，把它的构成性误认重新放回去：A = A作为同一律就在这里；这就是它的原则。

我们说A——能指——只为说明它不是同一个大写A。能指在本质上不同于自身；也就是说，主体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同它认同而不把自己排除在外。这是非常简单、近乎显明的真理；它仅凭自身便足以开启一种逻辑可能性：在这个劈裂的位置、就在能指同自身差异的主体效应之位置，构成客体。这个构成人类世界的客体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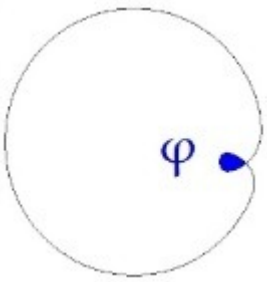
因为我要向你们展示的是：对于这样一个明显的心理事实——人能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把自己的欲望当作现实——我们非但毫不反感，反而必须从这里追随他。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对的：只有在他的欲望开出的沟槽中，他才能构成任何现实，无论它是否落入逻辑场域。

下次我会从这里重新开始。

第26课 · 1962年6月27日

今天，在我们本学年成功共同走过的理论教学框架中，我要告诉你们：可以说，我必须选择自己的轴线。我会把重音放在第三种认同的支撑公式〔S◇a〕上。早在图式时期，我就已经把它记作S◇a；如今你们知道，应当把它读作“被划杠的S切割对象小a”。

重音不会落在其中隐含的结点，也就是ϕ——借这个点，一项可以外翻进另一项，两个词项可以像正反面一样呈现为同一。可这并非随便哪种正反面；否则，我不必在适当位置向你们展示：当ϕ在我曾尝试以交叉帽说明其拓扑的那个特殊表面上表现双重切口时，它是什么。这里所标出的ϕ点，使这道切口画出的圆可以成为一种原初认同的心智图式。



关于这个点——我想，最近几次论述已经足够强调它的结构功能——对你们而言，它也许藏着太多令人满意的属性：这个阳具就在这里，带着我们全部论述长久以来赋予它的那种魔法功能。若在这里就找到落点，未免太容易。因此，我今天要把重音放在这一点上，也就是(a)、对象小a的功能上。严格说来，它既使我们能够设想分析理论中的

客体功能，即在心理动力学中为我们构造整个进展—退行过程的客体——我们在主体同其心理现实的关系中处理的正是它——同时它也是我们的客体，即分析科学的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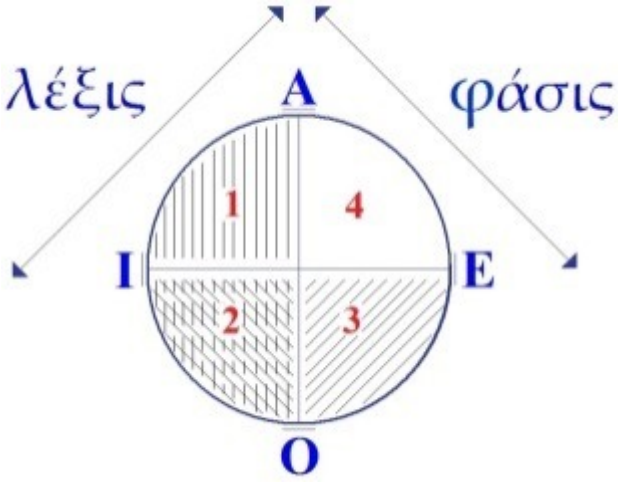
我今天要围绕它凸显的是：如果希望从严格的逻辑化视角界定这个客体，我们对它最好的说法莫过于：它是阉割的客体。我借此意指并明确的是，它相对于截至目前所界定的其他客体功能的地位。因为，如果可以说世界中受到辨别的客体是剥夺的客体，同样也可以说客体是挫折的客体。我会努力向你们展示，我们的这个客体如何同它们区分开来。

相关知识卡 阉割的客体：部分客体、丧失与对象 a

很清楚，如果这个客体是一个逻辑客体，那么在一切把所谓逻辑如其所是地表述出来的尝试中，它截至目前不可能完全缺席、无从察觉。逻辑并非自古以来始终以同一形式存在。那种曾让我们完全满意、令我们心满意足，甚至康德仍陶醉其中的逻辑，即有一天诞生于亚里士多德笔下的形式逻辑，一直发挥这种捕获与迷惑，直到上个世纪人们开始逐项重新处理它。例如，人们发现在量化方面遗漏了许多东西。真正有意思的肯定不是后来添加的内容，而是它借以留住我们的东西；人们认为必须增添的许多事物，只通向一种格外贫瘠的方向。

事实上，只有依据分析迫使我们思考的东西，即亚里士多德逻辑如此持久而执着的力量，逻辑的意义才会向我们呈现。我再次告诉你们，剥除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一切迷人细节的目光，必须抽离它给精神世界带来的决定性切口，才能真正理解先于它的东西。例如，理解整个柏拉图辩证法何以可能；人们总像形式逻辑已经存在那样阅读柏拉图，这彻底歪曲了我们的阅读。不过先放在一旁。

亚里士多德式客体——必须这样称呼——其属性恰恰可以说在于：它能够具有专属于自己的属性，即谓词；而这些谓词界定类。但这个建构完全归因于它混淆了我姑且称作是与有的范畴。此处值得作长篇展开；为了让你们跨过这一步，我不得不借助一个支撑性的例子。我已经在这个象限中展示过谓词的决定性功能：



一元特征的引入区分了言说（phasis）部分与词项（lexis）部分[注1]。在言说部分，例如会说“所有线条都是竖直的”，但这本身不蕴含任何线条的存在；而在词项部分，可能有竖直线条，也可能没有。说“所有线条都是竖直的”，应当是一种以剥夺特征为基础的逻辑所具有的原初结构，即普遍性和普遍化的功能。

> [注1] 拉康在此口误，颠倒了phasis与lexis。

Πᾶς〔pas〕[注2]就是“全部”……

> [注2] Πᾶς为阳性，πᾶσα为阴性，πᾶν为中性。

它让人联想到潘神，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回声。这恰恰是一种心智粘连，我请你们努力把它从笔记中划掉。潘神（Πάν）[注3]的名字同“全部”毫无关系；他夜晚在乡间淳朴心灵身边戏弄出的恐慌效应，也同任何神秘或非神秘的泛滥毫无关系。老作者所谓的“万物恐惧型”酒精性发作，这个名字倒是恰当，因为某种Πανικός〔panikos，恐慌〕的东西同样追逐并扰乱患者，使他跳出窗户。这里再没有别的东西。过度希腊化的心灵才会加入那种修订；我一位深受我爱戴的旧日老师就曾给我们纠正说，应当称作“万物恐惧型”发作。完全不对。

[注3] Πάν衍生出Πᾶνες，即牧神群，也衍生出Πανικός，即恐慌。

……Πᾶς〔pas〕确实就是“全部”；如果它同某物相关，那也是πάσασθαι〔pasasthai〕，即占有。如果我把这个πᾶς同possidere与possum中的pos联系起来[注4]，也许有人会纠正我；但我毫不犹豫。是否占有一元特征、特征性的划痕，正是显明亚里士多德式客体来源的一种新分类逻辑之建立所围绕的东西。

[注4] Possideo意为占有，possum意为有能力。

我有意使用“分类”这个词，因为多亏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你们如今拥有了分类功能在他亲自所谓“野生状态”中的语料总体与教义表述——这个幽默称呼由他负责。这种状态远比亚里士多德主义更接近柏拉图辩证法：世界被逐步分成一系列两半、成对的对跖项，并被包进各种类型。关于这一点，请读《野性的思维》[注5]；你们会看到，根本之处在于：不是“刺猬”的东西，而是你们随便要说的“鼬鼱”或“旱

獭”，就是另一种东西。亚里士多德式客体结构的特征却在于：不是刺猬的东西就是非刺猬。正因如此，我称它为剥夺客体的逻辑。

> [注5]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前引书，第二章《图腾分类的逻辑》，第4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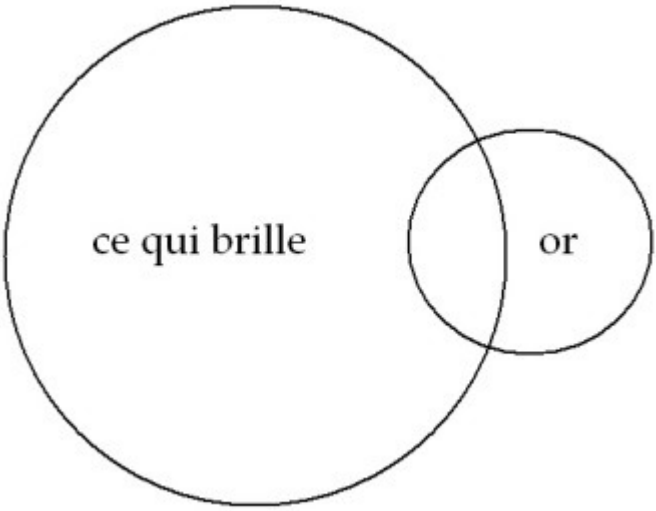
这可以把我们带得更远，一直带到某种回避：这项逻辑中的排中律功能始终尖锐地构成问题；你们知道，甚至在最成熟的逻辑——数理逻辑——核心，它仍然成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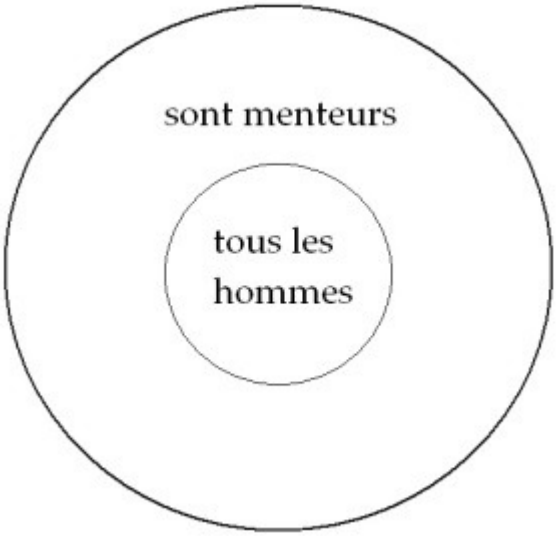
但我们要处理的是一个开端、一个更简单的核心；正如我所说，我想用一个例子为你们将它图像化。我不会到远处寻找，而会从法语中的一句谚语取例；它具有一个甚至不容易跃入法语使用者眼帘的特点。

谚语是：“闪光的并非都是金子。”例如在德语口语[注6]中，不要以为可以生硬地转写成：“Alles was glänzt ist kein Gold。”这不是好译法。我看见于贝弗赖特小姐〔？〕听到这里点头赞同。她同意这一点。“Nicht alles was glänzt ist Gold”从表面意义看也许更令人满意，因为借助把不合习惯的nicht提前，以一种强迫语言天性的方式突出alles；但仔细想来，它仍错过了意义，因为问题不在这种区分。

> [注6] Colloquium意为交谈、会谈。

我可以使用欧拉圆，也就是前几天讨论主体同任意一个案例如“所有人都是说谎者”的关系时使用的圆。





它的含义仅仅如此吗？如果在这里重画：闪光之物的一部分在金子的圆内，另一部分不在；意义就是这样吗？

不要以为我是逻辑学家中第一个停留于这个结构的人。事实上，不止一位研究否定的作者曾讨论这个问题；与其说从形式逻辑观点——如你们所见，形式逻辑几乎不停留于此，除非为了误认它——不如说从语法形式观点。他们强调："全部"的编排方式恰恰质疑了一种可说的"金性"，即闪光之物具有金子品质；它倾向于否认其金子的真实性，因而走向一种彻底质疑。

金子在这里符号化使事物闪光的东西。为了让你们理解，我强调说：它赋予客体欲望那种迷人的色彩。这类公式中重要的东西——请原谅我的文字游戏——就是问题所围绕的"风暴点（point d'orage）"：是什么使事物闪光？直截了当地说，这种闪光中有什么真的？当然，从这里出发，任何金子都不会真到足以保证欲望功能赖以存续的这个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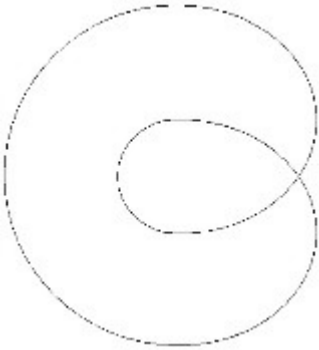
这就是我称作(a)的这类客体的根本特征：它是受到质疑的客体。可以说，作为使我们分析家感兴趣的东西，它同使任何教导的听众发生兴趣的东西一样。我看到某些人的嘴边浮现怀旧，仿佛想说，这并非无缘无故：

"为什么他不说——像某个人表达的那样——关于真的真话？"

每隔八天，一项论述就处于这种荒谬位置：我坐在桌子后面、处在你们面前，表述这类阐述；而通常人们明明完全满足于它总是回避这样的问题。你们竟然把如此巨大的荣誉给予这项论述。倘若有关的只是分析客体，即欲望客体，这种问题甚至绝不可能想到要冒出来；除非出自某个"休伦人"之口——他以为来到大学就是为了知道"关于真的真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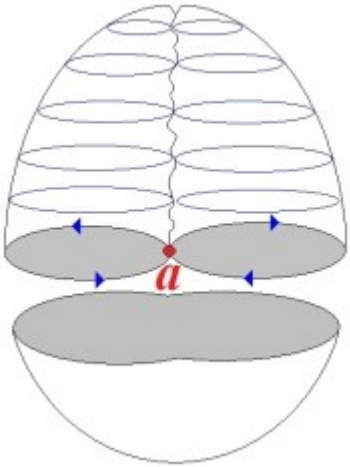
然而，分析所涉及的正是它。可以说，我们常常违背本意地让这个幻景在谈话对象的心中闪耀，因而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正如我说过，我们像鱼面对谚语中的苹果一样不知所措；可它确实就在这里，确实是我们所处理的东西。我们所谓阉割所针对的，正是位于结构核心的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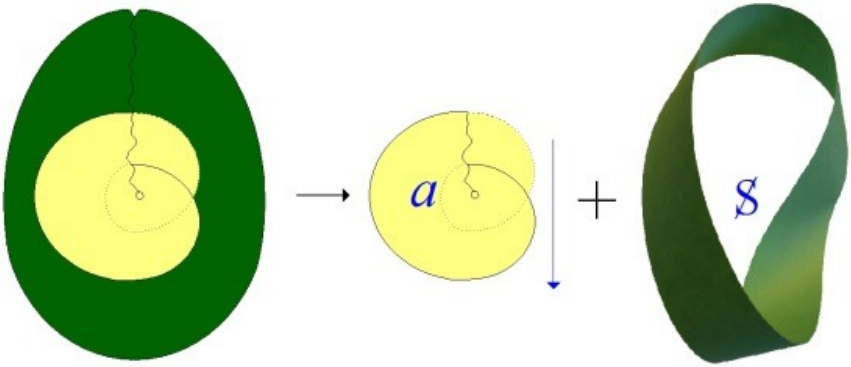
恰恰因为有一种围绕某类切口旋转的主体结构——我曾这样向你们表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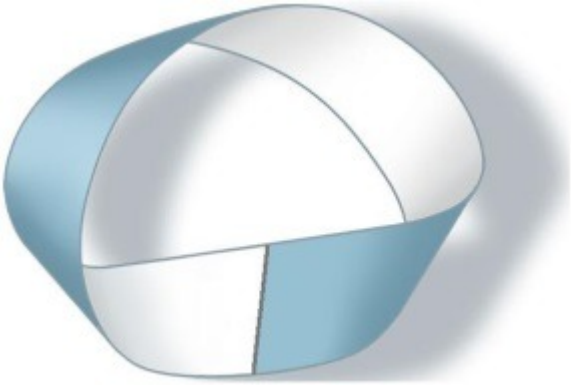
……幻想认同的核心才有这个组织性、诱发性的客体。我们所处理的整个焦虑世界也不可能例外；其客体被界定为阉割的客体。

这里我要提醒你们，上次我称作“被剜除”的部分取自什么表面；正是它给出了我们可以据以界定这个客体的圆之图像。我要向你们图示双圈圆具有何种属性。逐渐扩大这道切口的两个叶，使它们可说都经过前表面的后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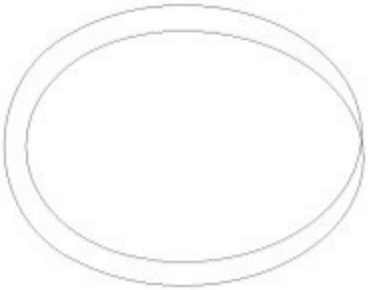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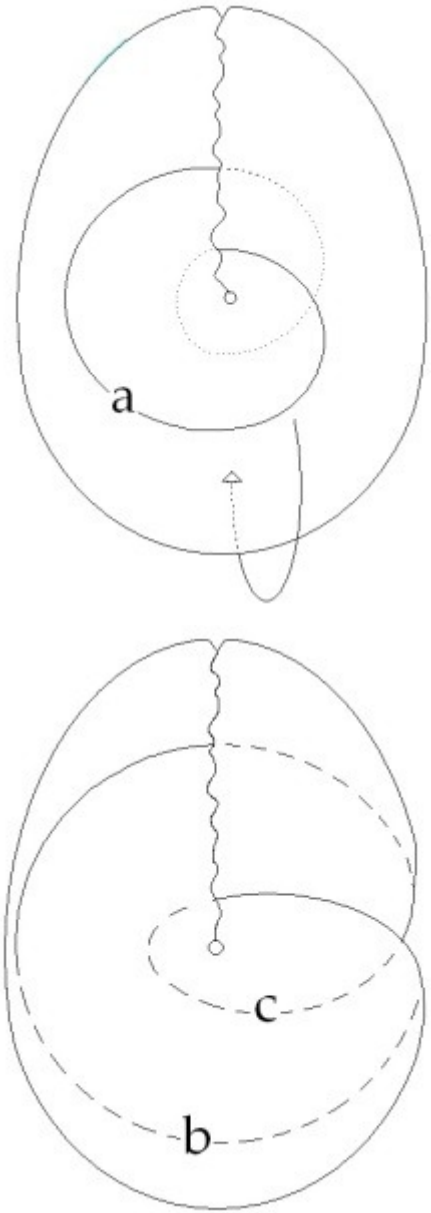
这毫无新奇，只是我已经向你们证明的移动切口的方式。事实上，只须移动切口，就很容易显明：相对于围绕两个中央薄片——或两个花瓣，如果要把它们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书封面的开篇隐喻“思想是一朵忧郁的花”乃至这幅图像联系起来——被分离之物而言，表面的互补部分是一条显明的莫比乌斯带。你们在这里找到的正是同一幅图：



事实上，当切口两环的两条边这样移动并靠近时，位于其间的是一条莫比乌斯带。但我在这里想向你们展示的是：为使双重切口接合并在自身上闭合——它自身的结构已经蕴含这一点——你们必须逐渐扩展内八字形的内环。你们期待的正是如此：让它满足于自身同自身的重叠。



让它回归常态，让人知道自己在处理什么：什么在外，什么在内。这幅图的当前状态向你们展示的——因为你们很清楚应当怎样看它——如下：


a
c
b

这个叶〔a〕延伸到另一侧，进入了另一面〔b〕。它清楚地向我们展示：在这个表面中，外环会同内环〔c〕接合，但条件是从外部经过。所谓射影平面的表面得到补全、闭合与完成。被界定为我们客体、形成欲望世界的客体，只有通过离心道路才能抵达自身的亲密处。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什么？

我从更上游重新说起：这个客体的功能同主体借以在大写A的他者之场所的关系中构成自身的关系相连；大他者的场所是能指现实得到编排的地方。

在一切意指都失灵并废除的点，在名为“大他者的欲望”的结点，在所谓阳具点——只要它意指一切意指本身的废除〔S_1 ：非语义能指〕——对象小a、阉割的客体就前来取得自身位置。因此，它同能指具有关系。

相关知识卡 阉割的客体：部分客体、丧失与对象 a

正因如此，我在这里还必须提醒你们我本学年出发时给出的能指定义：能指不是符号。亚里士多德谓词的含混性，恰恰在于试图把它自然化，使之成为自然符号：“所有三花猫都是雌性。”我曾告诉你们，符号为某个人代表某物；与之相反，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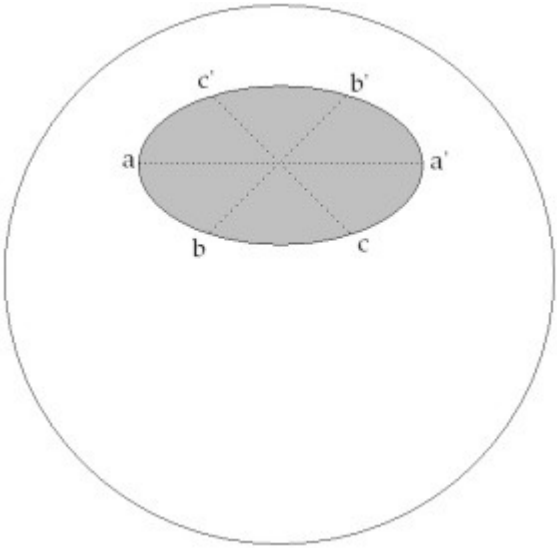
没有比印章更好的例子。印章是什么？我把这个公式交给你们的第二天，偶然遇见一件事：一位古董商朋友把一枚埃及小印章交到我手中。它形状并不寻常、但也不算罕见，像一只鞋底；上面画着脚趾和骨骼。正如你们已经理解的，我从文本中找到印章：它确实可说是一道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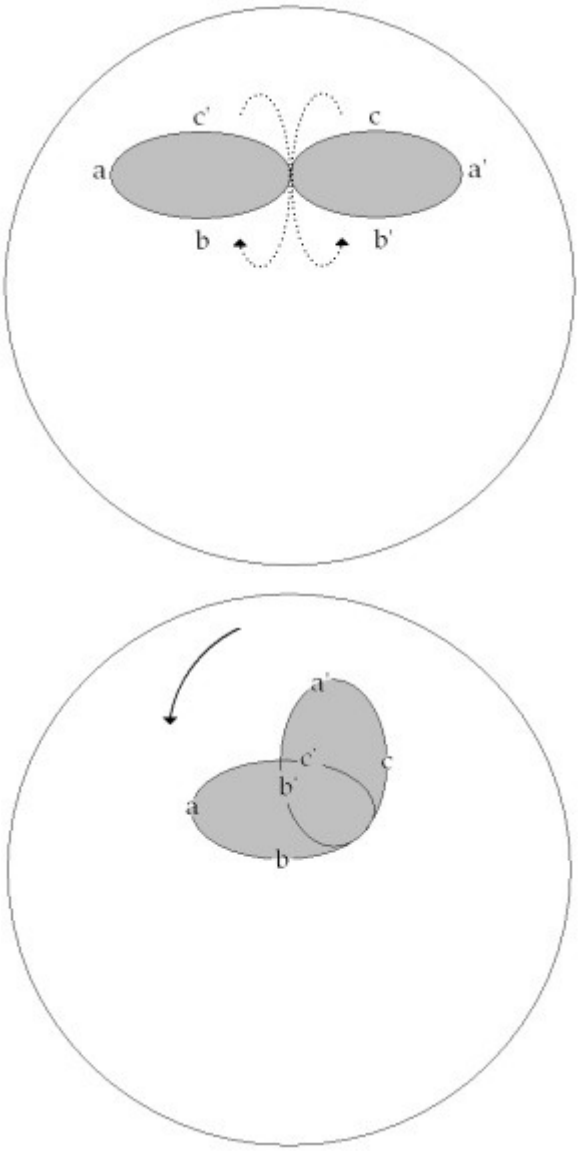
自然中确实到处是痕迹；但只有你们拿剪刀沿这道痕迹剪一圈，把它切出来，它才能成为能指。随后取出痕迹，它便能成为印章。我想，这个例子已充分照亮问题：印章代表主体、寄件人，但未必是为收件人而代表。一封信可以始终保持密封，但印章是为了信而在场，它是一个能指。那么，对象a、阉割的客体便具有这里所例示的能指本性；它是以这种方式构造的客体。事实上你们会发现，几个世纪关于知识功能的一切梦想走到尽头以后，我们手中只剩下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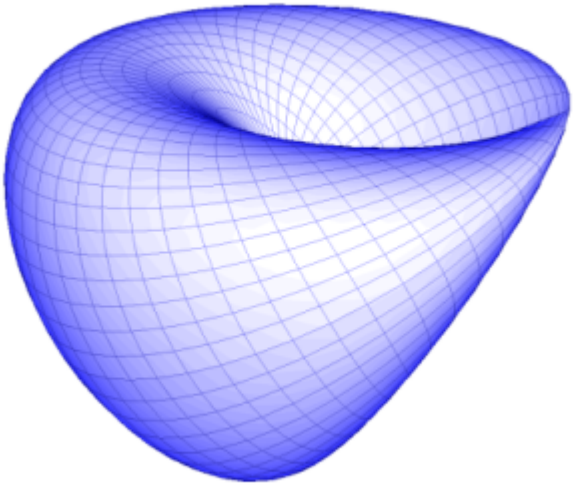
在自然中，可以说，有些物带着边界向我们呈现。我们能从中征服、并模拟成知识的一切，无非是把这条边界分离出来——不是使用它，而是忘掉它——以便观看剩余部分。奇怪的是，经过这种提取，剩余部分完全改变了，正如交叉帽向你们图示的那样。不要忘记：这个交叉帽是什么？它是一个球面，我已经告诉过你们；球面的底部必不可少，无法省去。

它是一个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带孔球面。你们完全可以设想：通过拉动其中一条边，或多或少地约束它，就能使某种东西显现并前来堵住孔洞；条件是使其中每一点同对跖点结合。当然，这会造成巨大的直观困难，甚至迫使我们作出我曾在你们面前详述的整个建构，以空间中的交叉帽图像来表现它。




c'
b'
a
a'
b
c


c'
c
a
a'
b
b'
a'
c'
c
b'
a
b



但怎样？重要的是什么？通过这项在孔洞层次发生的操作，球面的剩余部分转变成莫比乌斯带。通过剜除阉割的客体，整个世界以某种方式得到编排，可说给予我们它是一个世界的幻觉。

我甚至会说，为了在这种现实受到某种掩蔽的亚里士多德式客体同我在此试图为你们提升的客体之间设置一个中介，我会在中间引入这样一种客体。由于从认识论教育继承的偏见，它激起我们最大的不信任；但人们当然总会落入它，它是我们最大的诱惑……我们分析家若没有荣格的存在帮助驱魔……

……也许甚至不会察觉自己仍然多么相信它。这就是自然科学的客体，也就是可说的歌德式客体。这种客体在自然中仿佛阅读一本敞开的书，不断从一切图形中读出某种意图；若“上帝”一词没有在另一边得到如此严密的保存，就只好把这种意图称为近乎神圣的。

这种与其说“神圣”、不如说魔性的歌德式直觉，让他既能在丽都岛发现的颅骨中读出完全想象的维特形态，也能创立颜色理论。简言之，它给我们留下某种活动的痕迹；至少可以说，这种活动具有宇宙生成性，生出微观宇宙—宏观宇宙类比中最古老的幻觉，却依然能捕获一个离我们如此之近的心灵。这取决于什么？歌德的个人戏剧为何对我们发挥如此非凡的迷惑力？难道不是因为欲望的戏剧在他那里作为中央之物浮现？第一代分析家中的一位幸存者特奥多尔·赖克，曾写过一篇你们知道的文章：“歌德为何离开弗里德里克？”[注7]

> [注7] 特奥多尔·赖克：《歌德为何离开弗里德里克？》（Warum verließ Goethe Friederike?），载《Imago》，1929年。

歌德人格的独特性与迷人性质在于，我们在其中处处读到：欲望客体同为了把世界作为世界交付给我们而必须放弃的东西相认同。

在《神经症者的个人神话》中，我已经相当充分地回顾过这个案例的结构，并展示它同弗洛伊德在鼠人故事中展开的结构之类比；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某处未经我同意就把它发表出来[注8]。因为这篇文字我既未复阅，也未修订，以致它近乎无法阅读；但它四处流传，仍能从中找回大致轮廓。

> [注8] 参见《神经症者的个人神话》，1953年讲座，1956年由大学文献中心出版。

(a)——一种构成性阉割的客体，我们的客体本身就位于其中——同那个剩余之间具有互补关系；我们能够在剩余中读出一切，尤其是我们的图形i(a)。这就是我今年在论述尖端试图为你们说明的东西。在镜像幻觉、我们始终必须处理的根本误认中，S以i(a)的形式取得镜像功能，尽管可以说，它同镜像没有任何类似关系。

它绝不可能在其中读出自己的图像，理由很简单：如果这个S是某种东西，它就不是小写i乘对象小a〔i(a)〕的补体；我们至多会说，它可以是其原因。我有意使用“原因”这个词，因为近来、恰恰自从逻辑范畴开始有点摇晃以后，原因无论好坏，名声总之不佳，人们更愿意避免谈论它。

事实上，在这个功能中大概只有我们才找得到方向。走过全部精神进展以后，若要接近它古老的影子，归根结底只能把它看作一切表现为效应、却仍受遮蔽之物的某种同一物。

当然，这丝毫不能令人满意；也许除非原因的戏剧恰恰由下述事实支撑：原因处于某物的位置，并切断一切效应。此外，如果确有一种原因值得我们至少给予关注，它并不总是、也不预先就是一项失败的事业。

因此我们可以表述：有一点非但不能回避，反而必须加以强调——部分客体的功能绝不能被我们缩减，如果所谓部分客体是指因其丧失而标示压抑点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阉割的客体：部分客体、丧失与对象 a

世界具有宇宙性的幻觉正扎根于此。欲望的这个非宇宙点由阉割的客体标示；我们必须把它保存为枢纽点，即我们围绕作为客体性世界之构成所积累的一切事实的阐发中心。

但我们看到这个对象a出现在大他者失灵之点、能指丧失之点；因为这种丧失就是这个客体本身的丧失，是被肢解的荷鲁斯那永远没有找回的肢体[注9]。既然客体奠定了反思属性，反思属性从它出发，我们怎么能不把我愿戏仿地称作客体的“反思属性”赋予它？恰恰因为主体首先而且在本质上仅仅是这个客体的切口，某种东西才得以产生：表皮与肌肉之间、知觉（Wahrnehmung）与意识（Bewusstsein）之间的这个间隔，也就是自我意识（Selbstbewusstsein）。

[注9] 拉康在此口误；被肢解的是奥西里斯。

这里值得说明它在一种以我们的经验为基础的本体论中占据什么位置。你们会看到，它同海德格尔[注10]长篇评注过的、源自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公式汇合。这个客体同它所编排的世界图像之关系，构成柏拉图严格说来所谓的“二元组”；但条件是我们察觉，在这个二元组中，主体S与(a)位于同一侧。“Τὸ γὰρ αὐτὸ νοεῖν ἐστίν τε καὶ εἶναι”[注11]这个公式长期被用来混淆存在与认识——这无法成立——但它的含义无非就是这里所说的东西。

[注10]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前引书，第六章第44节《此在、敞开与真理》。

[注11] 巴门尼德：《论自然》第5节：“因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回事。”

相对于对象小a的相关物、相对于构成幻想的客体分离以后留下的东西，存在与思想位于同一侧，位于这个(a)一侧。对象小a就是存在，只要存在从根本上缺失于世界文本。正因如此，一切所谓被压抑者的回

返才得以围绕对象小a滑入；换句话说，令我们感兴趣的真正真理从中渗出并暴露自身。这个真理始终是欲望客体，而全部人类性与全部人文主义都被建构出来，使我们错失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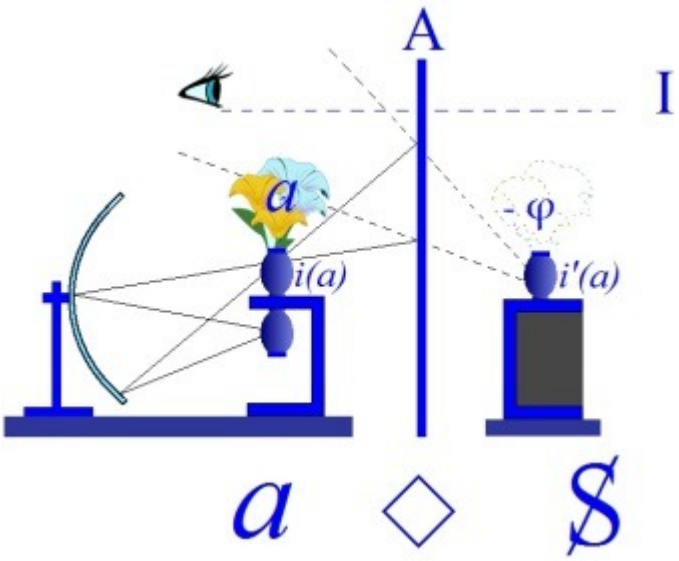
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世界中真正具有分量的，只有暗指这个客体的东西；大写A的他者占据客体的位置，以便赋予它意义。一切隐喻，包括症状的隐喻，都试图使这个客体在意指中显现；但无论它能生成多少意义繁殖，都无法堵住中央丧失的这个孔洞中有关之物。[注]

> [注] 法文 faire sortir cet objet dans la signification 使用的是 dans：“使这个客体在意指中显现 / 被带入意指”。它不是让客体“从意指中出来”或脱离意指；Staferla、Lutecium 以及 Hooson、Gallagher 英译在这一方向上相互印证。

这就是调节主体同大他者之关系的东西；它秘密地调节，却可以肯定，其效力绝不低于(a)同覆盖并凌驾于它的想象反映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在我们能够重新找到这个对象小a之影响的唯一道路上，我们首先遇见大他者被遮蔽的标记，而它处于同一个欲望之下。道路确实如此：(a)可以通过下述道路接近——大写A的他者在失灵主体、在幻想中的S身上所欲望的东西。

正因如此，我曾教你们：对欲望的恐惧被体验为等同于焦虑；焦虑就是害怕大他者在主体自身之中所欲望的东西，而这个“自身”恰恰建立在对大他者层次上何物被欲望的无知之上。(a)从大他者一侧来到光下，与其说它是缺失，不如说是有待存在。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它同原物的关系问题；不是Sache，而是我向你们称作das Ding的东西。

你们知道，我把你们带到这条边界，只是为了向你们指出：视角在此倒转，正是i(a)包裹着通向阉割客体的入口。



这里是图像本身在镜中构成阻碍；或者更确切地说，事情像在那些暗镜中发生的那样。每逢古代作者引入镜子的参照，都必须想到这种昏暗：某种东西可以在明镜给出的图像之外显现。明镜的图像，正是我曾称作美之屏障的东西攀附之处。因为，即使对象小a在这幅图像之外得到揭示，以最可怕的形式显现，它也始终会保留美的反光。

我想在这里同你们分享一种幸运：我在一位被自己纯粹而简单地视为我们文坛歌者的人笔下遇见这些思想。在实现幻想的道路上，无论今人还是古人，无疑没有人比他走得更远；我说的是莫里斯·布朗肖[注12]。很久以前，《死刑判决》对我而言就已经可靠地确认了我在伦理学研讨班中围绕“第二次死亡”所说的一切。

[注12]　莫里斯·布朗肖：《死刑判决》，巴黎，伽利玛“想象”丛书，1977年；《黑暗托马》，巴黎，伽利玛“想象”丛书，1992年。

我没有读过他第一部作品《黑暗托马》的第二版。我想，这样薄的一本书，在我读过下面这段以后，你们中不会有人不去亲自经受它。其中有某种东西把对象a的图像具体体现出来；我曾围绕它谈到恐怖，这也是弗洛伊德谈及鼠人时使用的词。

这里涉及的正是老鼠。乔治·巴塔耶[注13]曾写过一篇长文，围绕马塞尔·普鲁斯特那众所周知、同样涉及老鼠的中央幻想旋转：《老鼠的故事》。但还需要我告诉你们吗？阿波罗用瘟疫之箭射穿希腊军队，是因为——格雷瓜尔先生十分准确地觉察了这一点——如果埃斯库拉庇俄斯是一只鼹鼠，正如我很久以前教过你们的；而不久前我又在自己参观的又一座圆形建筑（tholos）中找到了鼹鼠洞的平面——那么阿波罗就是一只老鼠。

> [注13]　乔治·巴塔耶：《老鼠的故事》，收入《不可能》，午夜出版社，1962年。

请听。我从《黑暗托马》稍早一些的地方开始——它叫这个名字并非偶然：

“在他的房间里〔……〕，进来的人见他的书总是翻在同样的几页，便以为他假装阅读。他在读。他以无可比拟的细致和专注阅读。面对每一个符号，他都处在雄螳螂即将被雌螳螂吞食时的位置。两者彼此凝视。那些词来自一本正在取得致命力量的书；触碰它们的目光受到一种柔和而宁静的吸引。每一个词都像一只半闭的眼，让过于锐利的目光进入；在别的情形中，它本不会容忍这种目光。于是托马滑向这些走廊，毫无防备地靠近，直到被词语的内部看见。此刻还不可怕；相反，这是一个近乎愉悦、令他希望延长的时刻。读者欣喜地凝视这点生命火花，并确信是自己唤醒了它。他愉快地在那只看着他的眼睛中

看见自己。他的愉悦甚至变得极大，大到如此冷酷，以致他带着某种惊恐承受它；他站起身来——这是无法忍受的时刻——却没有从交谈者那里得到任何会意的信号，于是看见了其中全部陌生：自己竟被一个词像被活物一样观察；而且不只被一个词，还被这个词中的所有词、陪伴它的所有词观察；这些词又各自在自身中包含另一些词，如一列天使无限地敞开，直抵绝对之眼。”

我略过其间这些穿越，它们经过如下句子：

“与此同时，‘他’这个词与‘我’这个词骑在他的肩上，开始了它们的杀戮……”

直到我借这段文字向你们唤起的那场对峙：

“他的双手试图触碰一个不可触、非实在的身体。这项努力如此痛苦，以致那个远离他、又在远离中试图吸引他的东西，看起来同那个不可言说地靠近的东西完全相同。他倒在地上。他感觉自己浑身污秽。身体的每一部分都经受垂死之苦。他的头被迫触碰恶，他的肺被迫呼吸恶。他就在地板上扭动，继而缩回自身，继而又从自身出去。他沉重地爬行，同一条蛇几乎没有区别；他本想变成蛇，以便相信自己嘴里感觉到的毒液〔……〕。

就在这种状态中，他感到自己被某物咬伤或击中——他无法确定——那东西看似一个词，却更像一只巨鼠；它目光锐利，牙齿洁白，是一头无所不能的野兽。他看见它离自己的脸只有几英寸，无法摆脱吞食它、使它同自己达到最深亲密的欲望。他扑向它，把指甲插进它的内脏，试图占有它。夜晚走到尽头，穿过百叶窗闪耀的光熄灭了；但同这头可怕野兽的搏斗持续了无法计量的时间，而它终于显出无可比拟

的尊严与壮丽。这场搏斗对躺在地上的存在者极其恐怖；他咬牙切齿，抓破自己的脸，挖出自己的眼睛，以便把野兽塞进去。如果他还像个人，他本会像个疯子。

对这个长满红毛、双眼闪烁的黑暗天使来说，它近乎美丽。有时其中一方以为自己已经得胜，并看见“清白”这个词带着无法抑制的恶心下降到自己体内，玷污自己；有时另一方又反过来吞食他，把他从自己来时的孔洞拖走，再像一具坚硬而空洞的身体一样把他抛回。每一次，恰恰是那些萦绕托马、又被他像追逐噩梦及噩梦解释一样追逐的词，把他一直推回其存在最深处。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空、越来越沉，只能带着无尽疲惫移动。经历这么多搏斗以后，他的身体变得完全不透明；在观看他的人看来，他给人一种安睡的宁静印象，尽管他从未停止醒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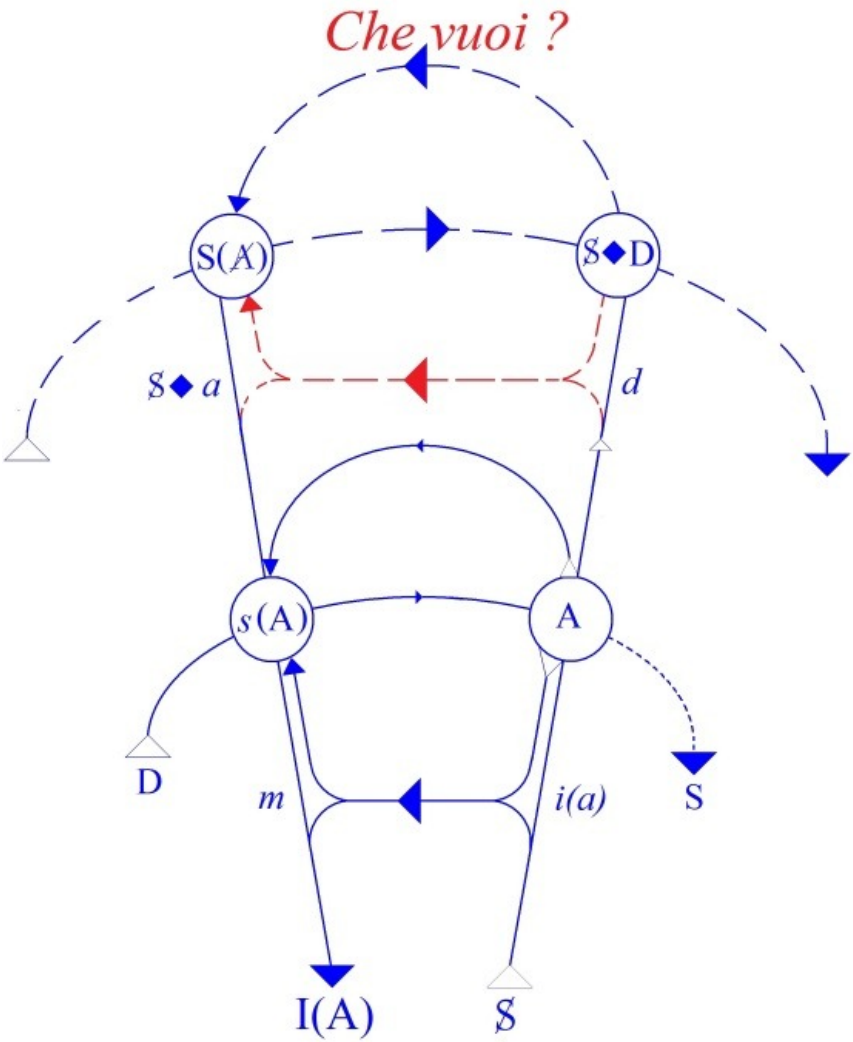
你们会读到后文。莫里斯·布朗肖向我们揭示的道路并不止于此。我之所以在这里特意向你们指出这段文字，是因为在本学年同你们告别之际，我想告诉你们：我常常意识到，自己在这里只是在使你们同我一道走到一点，而我们周围最优秀的许多人已经通过不同道路抵达那里。其他人也许已经注意到，当前某些研究同我们一起阐发的研究之间存在平行关系。我很容易提醒你们：在别的道路上，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注14]的作品及其本人对作品的反思，也同我们今年阐发的幻想研究之路汇合。

> [注14] 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萨德，我的邻人》，巴黎，瑟伊“Points”丛书，2002年；《如此不祥的欲望》，伽利玛出版社；《狄安娜的沐浴》，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80年。

小写i乘对象小a〔i(a)〕、二者的差异与互补性，以及一方为另一方构成的面具——这就是我本学年把你们带到的地方。因此，小写i乘对象小a的图像并不是对象小a的图像：它不代表这个阉割的客体；它绝不是受到压抑特殊针对的驱力代表，而且理由有二。这个图像不是它的表象（Vorstellung），因为图像本身就是一个客体、一幅实像——请参见我在《对丹尼尔·拉加什报告的评注》[注15]中围绕这一主题所写的文字；它是不同于对象小a的客体，也不是对象小a的代表。

> [注15] 参见《评注……》，收入《文集》第647页，或第二卷第124页。

不要忘记，欲望在图式中位于哪里？



它瞄准S◇a，即幻想；其方式类似于m层次上自我参照镜像的方式。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幻想同欲望者自身具有某种关系。但我们能否纯粹而简单地把这个欲望者当作欲望的施动者？不要忘记，在图式第二

层，d，即欲望，是回答一个问题的“谁”；它瞄准的不是“谁”，而是“你要什么（che vuoi）？”

对于“你要什么？”这个问题，欲望者就是回答；这个回答并不指明“谁想要？”中的“谁”，而是客体的回答。我在幻想中想要的东西决定了一个客体；幻想所包含的欲望者必须从这个客体之处承认自己是欲望者。

请始终在任何欲望客体的核心寻找这个欲望者；不要拿恋尸倒错来反驳。因为恰恰在这个例子中，人们可以在“第二次死亡”以前证明：身体死亡仍然令人有所欲求；身体在这里显现为完全被纳入一种能指功能，从自身分离，并见证恋尸者所拥抱的东西——一种不可把握的真理。

在同你们告别之前，让我们围绕客体同能指的关系回到这些思考的落脚点，也就是弗洛伊德本人围绕欲望认同——顺带说，是癔症者身上的欲望认同——于大他者的欲望所标明的东西。癔症者确实向我们清楚展示了这个客体同能指之间的距离。我把这种距离界定为能指的匮乏，但它仍蕴含同能指的关系。事实上，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当癔症者以大他者的欲望为方向，并由它驱使追逐时，她同什么认同？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情感和情绪——在他笔下，它们被看作可说卷入能指之中，并就此被重新拾起——正说明这一点。他说，一切得到认可的情绪、情绪的可说常规形式，无非是某种发生学铭写；他把它们比较并明确揭示为等同于癔症发作，这又使我们回到同能指的关系。情绪可说是行为的“脱落物”，是一些作为能指重新拾起的脱落部分。

最容易感觉到、也最能看见这一点的，是古代搏斗形式。看过电影《罗生门》[注16]的人，请回想那些古怪的间歇：它们突然悬停搏斗者；每个人各自围绕自己转三小圈，再向空间中某个我也说不清的未知点作出悖论式鞠躬。这是搏斗的一部分，如同求偶炫耀中的动作一样。

> [注16]《罗生门》，黑泽明执导，1950年。

弗洛伊德教我们辨认这种无法理解的顿挫所带来的悖论式中断。若癔症者向我们显示了情绪中的某种东西，恰恰是在她循着欲望踪迹之时：情绪带有一种明显的模仿性质，可以说不合时宜；人们正是在这里受骗，并由此产生虚假感。

这意味着什么？癔症者当然只能到大他者欲望所在、在大他者那里留下踪迹的地方寻找它：在乌托邦——甚至不如说无场所（atopia）——在无助乃至虚构中。简言之，全部症状性面貌如人们可以预期的那样，通过显现的道路展示出来。若这些症状找到了这条开出的道路，便是因为它们同弗洛伊德所指出的、大他者的欲望之关系相连。

关于挫折，我原本还有别的东西要向你们指出。今年我围绕身体关系带给你们的内容，只在我试图借一个数学体向你们初步展示的方式中得到勾勒；它包含我们能够形成何种身体观念的各种悖论。这些内容无疑会深刻改变我们对挫折的观念：不再把挫折看成相对于某种所谓原初总体之满足的匮乏——人们希望在母婴关系中看到这种总体得到标示。

奇怪的是，在这条路上，除了像往常一样藏在角落里的弗洛伊德观察以外，分析思想从未遇见这种东西。我这里特指《狼人》中

的“Schleier”一词：这个孩子戴着胎膜出生时的膜。它一直在分析文献中拖行，却从来没有人想到，这是通向一条极为丰饶道路的开端——印记。

如果某种东西能使我们设想一个包含我也说不清的原初自恋总体——我这里只能遗憾，曾向我提问的那个人已经离席——那肯定不是主体对受到寄生的母亲身体的参照，而是主体对这些丧失的包膜的参照。内部同外部的连续性在这些包膜中清楚可读；我今年的模型已经把你们引向它，而我们还必须回到这个模型。

我只想指出——因为以后会重新遇见——如果有什么地方应当强调同身体、同并入（incorporation）、同Einverleibung的关系，那就必须朝完全被撇在一旁的父亲一侧看。我把它完全放在一边，因为这会迫使我把你们引入——但什么时候才能做到？——一种可以称作神秘主义的完整传统。它在闪米特传统中的在场，无疑支配了弗洛伊德的全部个人历险。

然而，如果人们向母亲要求某种东西，你们难道不觉得引人注目吗？那偏偏是她唯一没有的东西，也就是阳具。近几年的全部辩证法，包括最为接近这一点的克莱因派辩证法，仍然受到歪曲，因为重音没有落在这项根本分歧上。

同样，也不可能纠正它；不可能理解分析关系的僵局，尤其无法理解教学分析传递分析真理时的僵局。原因在于，不可能把同父亲的关系引入其中：一个人不是其受分析者的父亲。我已经说得够多、做得够多，以至如今至少在我附近，没有人再敢冒险声称，他可以成为受分析者的母亲。

然而问题恰恰在这里。分析的功能插入弗洛伊德为我们留下开放延续、敞开踪迹的地方；也就是他的笔在围绕自我劈裂的文章中落下之处。它位于这篇文章把他带到的含混点：阉割的客体是一个足够含混的词项，以致主体在努力压抑它的同一时刻，反而把它前所未有地牢固建立在一个大他者中。

只要我们还未承认，这个阉割的客体正是我们借以把自己安置在科学场域中的客体——我的意思是，它是我们这门科学的客体，正如数或量可以是数学的客体——分析的辩证法、它的实践、它的贡献，甚至它的共同体结构，都会始终悬而未决。

明年我会严格承接今天留下你们的这个点，为你们讨论焦虑。

〔“认同”研讨班终〕

返回目录